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清史稿

(下册)

清史稿（下）

（第 三 册）

清史稿（下）目录

（第 三 册）

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一百十四

刘藻	1640
杨应琚	1641
子重英	1643
苏尔相	1644
明瑞	1644

卷三百二十八 列传一百十五

常青	1647
蓝元枚	1649
蔡攀龙	1650
梁朝桂	1651
普吉保	1652
丁朝雄	1653
鄂辉	1654
舒亮	1655

卷三百二十九 列传一百十六

宋元俊	1657
薛琮	1660

张芝元	1660
董天弼	1661
柴大纪	1663
卷三百三十 列传一百十七	
福康安	1666
孙士毅	1672
明亮	1675
卷三百三十一 列传一百十八	
海兰察	1681
子安禄	1689
奎林	1689
珠勒格德	1691
和隆武	1692
额森特	1693
普尔普	1696
卷三百三十二 列传一百十九	
富勒浑	1698
文绶	1700
刘秉恬	1702
查礼	1704
鄂宝	1705
颜希深	1706
徐绩	1707
觉罗图思德	1708
彰宝	1709

徐嗣曾	1710
陈步瀛	1711
孙永清	1712
郭世勋	1714
毕沅	1716
卷三百三十三 列传一百二十	
五岱	1718
五福	1720
海禄	1721
成德	1723
马彪	1725
常青	1726
官达色	1727
乌什哈达	1729
瑚尼勒图	1730
敖成	1731
图钦保	1731
木塔尔	1732
岱森保	1734
翁果尔海	1735
珠尔杭阿	1736
哲森保	1736
卷三百三十四 列传一百二十一	
马全	1738
牛天昇	1739

阿尔素纳	1739
张大经	1740
曹顺	1740
敦住	1741
乌尔纳	1741
科玛	1742
佛伦泰	1742
达兰泰	1742
萨尔吉岱	1743
常禄保	1743
玛尔占	1744
库勒德	1744
穆哈纳	1744
国兴	1745
巴西萨	1745
扎拉丰阿	1745
观音保	1746
李全	1746
王玉廷	1746
珠鲁讷	1746
许世亨	1747
子文谟	1749
尚维升	1750
张朝龙	1750
李化龙	1751

邢敦行	1751
台斐英阿	1752
阿满泰	1753
花连布	1753
明安图	1755
卷三百三十五 列传一百二十二	
富僧阿	1756
伊勒图	1757
胡贵	1758
俞金鳌	1759
尹德禧	1760
刚塔	1760
卷三百三十六 列传一百二十三	
叶士宽	1762
陈梦说	1763
介锡周	1763
方浩	1764
金溶	1765
张维寅	1766
顾光旭	1767
沈善富	1768
方昂	1769
唐侍陞	1770
张冲之	1771
卷三百三十七 列传一百二十四	

卢焯	1772
图尔炳阿	1774
阿思哈	1775
宫兆麟	1776
杨景素	1778
闵鹗元	1779

卷三百三十八 列传一百二十五

塞楞额	1780
周学健	1781
鄂昌	1782
鄂乐舜	1783
彭家屏	1784
李因培	1785
常安	1786
福崧	1789

卷三百三十九 列传一百二十六

恒文	1790
郭一裕	1791
蒋洲	1792
杨灏	1792
高恒	1792
子高朴	1793
王亶望	1794
勒尔谨	1796
陈辉祖	1796

郑源琦	1797
国泰	1797
郝硕	1798
良卿	1799
方世俊	1800
钱度	1800
觉罗伍拉纳	1801
浦霖	1803
卷三百四十 列传一百二十七	
王杰	1804
董诰	1807
朱珪	1809
卷三百四十一 列传一百二十八	
庆桂	1812
刘权之	1814
戴衢亨	1815
戴均元	1817
托津	1819
章煦	1821
卢荫溥	1823
卷三百四十二 列传一百二十九	
保宁	1825
松筠	1826
子熙昌	1831
富俊	1831

奚心传	1834
博启图	1834
卷三百四十三 列传一百三十	
书麟	1835
弟广厚	1837
觉罗吉庆	1837
觉罗长麟	1839
费淳	1840
百龄	1842
伯麟	1844
卷三百四十四 列传一百三十一	
勒保	1846
额勒登保	1852
胡时显	1859
德楞泰	1860
卷三百四十五 列传一百三十二	
永保	1867
惠龄	1869
宜绵	1872
子瑚素通阿	1875
英善	1875
福宁	1876
景安	1878
秦承恩	1879
卷三百四十六 列传一百三十三	

恒瑞	1881
庆成	1884
七十五	1886
富志那	1888
亮禄	1889
卷三百四十七 列传一百三十四	
杨遇春	1890
子国桢	1895
吴廷刚	1895
祝廷彪	1896
游栋云	1897
罗思举	1898
桂涵	1902
包相卿	1903
卷三百四十八 列传一百三十五	
赛冲阿	1904
温春	1907
色尔滚	1908
苏尔慎	1909
阿哈保	1910
纶布春	1911
格布舍	1912
札克塔尔	1913
桑吉斯塔尔	1915
马瑜	1916

蒲尚佐	1917
薛大烈	1918
罗声皋	1920
薛升	1921
卷三百四十九 列传一百三十六	
王文雄	1922
朱射斗	1924
子树	1926
穆克登布	1926
富成	1928
穆维	1929
施缙	1929
李绍祖	1930
宋延清	1931
袁国璜	1932
何元卿	1932
诸神保	1933
达三泰	1933
德龄	1934
保兴	1934
凝德	1934
多尔济扎布	1935
王凯	1935
王懋赏	1935
惠伦	1936

安禄	1936
佛住	1937
西津泰	1937
丰伸布	1938
阿尔萨朗	1938
乌什哈达	1939
和兴额	1939
卷三百五十 列传一百三十七	
李长庚	1940
子廷钰	1943
胡振声	1944
王得禄	1944
邱良功	1945
陈步云	1946
许松年	1946
黄标	1947
林国良	1948
许廷桂	1948
卷三百五十一 列传一百三十八	
沈初	1949
金士松	1950
邹炳泰	1950
戴联奎	1951
王懿修	1952
子宗诚	1952

黄钺	1953
卷三百五十二 列传一百三十九	
姜晟	1954
金光悌	1955
祖之望	1956
韩崱	1958
卷三百五十三 列传一百四三	
达椿	1960
子萨彬图	1961
铁保	1961
弟玉保	1962
和瑛	1963
觉罗桂芳	1964
卷三百五十四 列传一百四十一	
万承风	1967
周系英	1968
钱樾	1968
秦瀛	1969
李宗瀚	1971
韩鼎晋	1972
朱方增	1972
卷三百五十五 列传一百四十二	
魁伦	1974
广兴	1976
初彭龄	1977

卷三百五十六 列传一百四十三

洪亮吉	1981
管世铭	1988
谷际岐	1988
李仲昭	1991
石承藻	1991

卷三百五十七 列传一百四十四

吴熊光	1993
汪志伊	1996
陈大文	1998
熊枚	2000
裘行简	2001
方维甸	2003
董教增	2004

卷三百五十八 列传一百四十五

冯光熊	2007
陆有仁	2008
觉罗琅玕	2010
乌大经	2011
清安泰	2012
常明	2014
温承惠	2016
颜检	2018

卷三百五十九 列传一百四十六

岳起	2020
----------	------

荆道乾	2021
谢启昆	2023
李殿图	2025
张师诚	2026
王绍兰	2027
李奕畴	2028
钱楷	2029
和舜武	2030
卷三百六十 列传一百四十七	
司马驹	2031
王秉韬	2032
嵇承志	2033
康基田	2033
吴璈	2035
徐端	2037
陈凤翔	2039
黎世序	2040
卷三百六十一 列传一百四十八	
刘清	2043
傅鼐	2046
严如煜	2050
子正基	2052
卷三百六十二 列传一百四十九	
方积	2053
朱尔汉	2054

杨 贻	2056
廖 寅	2056
陈昌齐	2057
朱尔赓额	2058
查崇华	2060
卷三百六十三 列传一百五十	
曹振镛	2062
文 孚	2063
英 和	2065
王 鼎	2068
穆彰阿	2071
潘世恩	2073
卷三百六十四 列传一百五十一	
阮 元	2075
汪廷珍	2078
汤金钊	2079
卷三百六十五 列传一百五十二	
觉罗宝兴	2082
宗室敬征	2084
宗室禧恩	2086
陈官俊	2088
卓秉恬	2089
卷三百六十六 列传一百五十三	
孙玉庭	2091
蒋攸钰	2093

李鸿宾	2096
卷三百六十七 列传一百五十四	
长龄	2098
那彦成	2103
子容安	2106
容照	2106
玉麟	2107
特依顺保	2110
卷三百六十八 列传一百五十五	
杨芳	2111
胡超	2115
齐慎	2116
郭继昌	2117
段永福	2118
武隆阿	2118
哈琅阿	2121
巴哈布	2121
长清	2122
达凌阿	2123
哈丰阿	2124
庆祥	2124
舒尔哈善	2125
乌凌阿	2126
穆克登布	2126
多隆武	2126

壁昌	2127
恒敬	2129
卷三百六十九 列传一百五十六	
林则徐	2130
邓廷桢	2134
达洪阿	2137
卷三百七十 列传一百五十七	
琦善	2138
伊里布	2142
宗室耆英	2143
卷三百七十一 列传一百五十八	
颜伯焄	2147
怡良	2148
祁埭	2150
黄恩彤	2152
刘韵珂	2153
牛鉴	2156
卷三百七十二 列传一百五十九	
裕谦	2159
谢朝恩	2161
重祥	2161
关天培	2162
陈连升	2163
祥福	2164
江继芸	2164

陈化成	2164
海龄	2166
葛云飞	2166
王锡朋	2167
郑国鸿	2168
朱贵	2169
卷三百七十三 列传一百六十	
宗室奕山	2170
隆文	2173
宗室奕经	2173
文蔚	2176
特依顺	2176
余步云	2176
卷三百七十四 列传一百六十一	
姚文田	2178
戴敦元	2181
朱士彦	2182
何凌汉	2184
李振祐	2186
宗室恩桂	2188
卷三百七十五 列传一百六十二	
白镕	2189
孙桓	2190
史致俨	2190
那清安	2191

升寅	2192
李宗昉	2193
姚元之	2193
何汝霖	2194
季芝昌	2195
卷三百七十六 列传一百六十三	
辛从益	2197
张鳞	2199
顾皋	2199
沈维铎	2200
朱为弼	2200
程恩泽	2201
吴杰	2202
卷三百七十七 列传一百六十四	
鲍桂星	2204
顾莼	2205
吴孝铭	2206
陈鸿	2207
鄂木顺额	2208
徐法绩	2208
卷三百七十八 列传一百六十五	
黄爵滋	2209
金应麟	2212
陈庆镛	2213
苏廷魁	2215

朱琦	2216
卷三百七十九 列传一百六十六	
赵慎畛	2218
卢坤	2221
曾胜	2223
陶澍	2223
卷三百八十 列传一百六十七	
陈若霖	2227
戴三锡	2228
孙尔准	2229
程祖洛	2231
马济胜	2232
裕泰	2233
贺长龄	2234
卷三百八十一 列传一百六十八	
帅承瀛	2236
孙远燄	2238
弟承瀚	2238
左辅	2238
姚祖同	2239
程含章	2240
康绍镛	2243
朱桂桢	2245
陈奎	2246
吴其濬	2247

张澧中	2248
张日晟	2249
卷三百八十二 列传一百六十九	
瑚松额	2250
布彦泰	2251
萨迎阿	2253
卷三百八十三 列传一百七十	
张文浩	2256
严烺	2257
张井	2259
吴邦庆	2261
栗毓美	2263
麟庆	2266
潘锡恩	2268
子骏文	2270
卷三百八十四 列传一百七十一	
林培厚	2271
李象鵬	2272
李宗传	2272
王凤生	2273
黄冕	2274
俞德渊	2275
姚莹	2276
卷三百八十五 列传一百七十二	
杜受田	2279

子翰	2280
祁寯藻	2281
子世长	2284
翁心存	2284
彭蕴章	2287
卷三百八十六 列传一百七十三	
文庆	2289
文祥	2291
宝鋆	2299
卷三百八十七 列传一百七十四	
宗室肃顺	2301
穆荫	2303
匡源	2304
焦祐瀛	2304
陈孚恩	2305
卷三百八十八 列传一百七十五	
桂良	2307
瑞麟	2309
子怀塔布	2311
官文	2311
文煜	2316
卷三百八十九 列传一百七十六	
柏葭	2317
麟魁	2319
瑞常	2321

全庆	2322
卷三百九十 列传一百七十七	
贾桢	2324
周祖培	2326
朱凤标	2328
单懋谦	2329
卷三百九十一 列传一百七十八	
倭仁	2331
李棠阶	2333
吴廷栋	2335
卷三百九十二 列传一百七十九	
赛尚阿	2338
讷尔经额	2340
卷三百九十三 列传一百八十	
李星沅	2343
周天爵	2345
劳崇光	2348
卷三百九十四 列传一百八十一	
徐广缙	2351
叶名琛	2353
黄宗汉	2355
卷三百九十五 列传一百八十二	
常大淳	2358
双福	2359
王锦绣	2360

常禄	2360
王寿同	2360
蒋文庆	2360
陶恩培	2362
多山	2363
吉尔杭阿	2363
刘存厚	2365
绷阔	2365
周兆熊	2365
罗遵殿	2366
王友端	2367
缪梓	2367
徐有壬	2368
王有龄	2369
卷三百九十六 列传一百八十三	
吴文镛	2371
潘铎	2373
邓尔恒	2376
卷三百九十七 列传一百八十四	
陆建瀛	2377
杨文定	2379
青麐	2379
崇纶	2381
何桂清	2381
卷三百九十八 列传一百八十五	

宗室祥厚	2385
霍隆武	2386
福珠洪阿	2386
恩长	2387
陈胜元	2387
祁宿藻	2387
陈克让	2388
刘同纓	2388
瑞昌	2388
杰纯	2390
锡龄阿	2390
卷三百九十九 列传一百八十六	
吕贤基	2391
邹鸣鹤	2393
戴熙	2394
汤貽汾	2395
张芾	2396
黄琮	2397
陶廷杰	2398
冯培元	2398
孙铭恩	2399
沈炳垣	2399
张锡庚	2400
卷四百 列传一百八十七	
何桂珍	2401

徐丰玉	2402
张汝瀛	2404
金云门	2404
唐树义	2404
岳兴阿	2404
易容之	2404
温绍原	2405
金光筋	2406
李孟群	2408
赵景贤	2410
卷四百一 列传一百八十八	
向荣	2413
和春	2417
张国梁	2420
卷四百二 列传一百八十九	
乌兰泰	2423
长瑞	2425
长寿	2425
董光甲	2426
邵鹤龄	2426
邓绍良	2426
石玉龙	2428
周天受	2428
弟天培	2429
天孚	2430

饶廷选	2431
文瑞	2432
彭斯举	2432
张玉良	2433
鲁占鳌	2434
刘季三	2434
双来	2435
瞿腾龙	2435
王国才	2437
虎坤元	2438
戴文英	2440
卷四百三 列传一百九十	
胜保	2441
托明阿	2447
陈金绶	2448
德兴阿	2449

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一百十四

刘藻 杨应琚子重英 苏尔相 明瑞

刘藻，字素存，山东菏泽人。初名玉麟，以举人授观城教谕，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试一等，授检讨，更名。累迁左佾都御史。圆明园工兴，疏言：“园工不过少加补葺，视前代饰台榭之观者度越何啻万万？臣愚以为奢靡之渐，不可稍开。乞皇上慎始虑终，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来岁诸工酌量停减。”上嘉纳。迁通政使。六年，擢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寻以高邮诸生求赈而哄，左授宗人府府丞。藻居扬州候代，有吴之黼者，以文求教，藻行，馈糟鱼，受之，中途发视，得白金四百，藻畀两淮运使朱续晔还之黼。上闻，谕曰：“如此方不愧四知！”旋乞养归。孝贤皇后及长皇子定安亲王丧，藻诣阙入见。会大学士张廷玉乞归失上指，因奖藻，谓其知君臣休戚相关大义，以愧廷玉，加藻内阁学士衔，赐人参二斤，命归养母。母丧终，二十一年，授陕西布政使。

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加太子少保，兼领贵州巡抚。二十九年，例行大计，巡抚图尔炳阿未至，藻疏请先期举行，上嘉之，旋授云贵总督。三十年，疏言：“年来木梳野匪与缅甸所属木邦构衅，又与耿马土司毗连。自木邦至滚弄江，应设卡防守，请於各土司就近派拨。”诏如所请。

三十一年，移湖广总督，未行，寻奏：“副将赵宏榜等赴

孟连、耿马剿逐莽匪，镇臣乌尔登额赴滚弄江口。臣於普洱、思茅各隘调度。”又奏言：“由小猛仑进攻九龙江、橄榄坝诸寨，多斩获。惟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派赴整控江防御，冒昧渡江，遇贼败没。”寻奏琼诏等未死，请治贪功轻进之罪，上以“琼诏、明浩等遇贼败逃，又复妄言败没。此法所难宥，藻反称冒昧贪功轻进，何愤愤乃尔”？诏言：“藻本书生，军行机宜，非其所习，朕不责以所不能。至调度赏罚，并可力为筹办，乃舛谬若此，岂堪复胜总督之任？”因左授湖北巡抚，命杨应琚往代。复谕：“应琚未至，藻当实力经理。若自以为五日京兆，致误事机，必重治其罪！”部议夺职，留云南效力。藻闻上怒，惶迫自杀，巡抚常钧疏报。上令应琚至普洱，为求医治疗，伤平，传旨逮问。常钧旋奏藻死，上复诏责其张皇畏葸，旋槨归葬，不得听其家立碑书历官事实。

三十二年，巡抚鄂宁奏言：“缅甸本莽瑞体之后。乾隆十八年，木梳头目瓮籍牙逐其酋莽打喇而自立。夷人遂呼缅甸为木梳，或呼缅，或呼莽，非二种也。”

杨应琚，字佩之，汉军正白旗人，广东巡抚文乾子。应琚起家任子。乾隆初，自员外郎出为河东道，调西宁道。巡抚黄廷桂荐其才，高宗曰：“若能进於诚而扩充之，正未可量也。”累迁至两广总督。先后疏请练水师，筹军食，修漓水、陡河堤坝，贮柳、桂、庆、梧馥盐，皆如所请行。暹罗贡使殴伤通事，其国王鞫实，拟罚鍰，遣使牒礼部。应琚曰：“属国陪臣无上交。”好语谕遣之，称旨。二十二年，移闽浙总督。二十三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四年，移陕甘总督。疏言伊犁底定，宜先屯田，留兵五千垦特诺果尔、长吉、罗克伦。复以陕、甘非一督能治，请更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巡抚，甘肃巡抚为总督，上遂命应琚督甘肃，陕西提镇受节制，进太子太师。尝募巴尔楚克回户治多兰沟渠，垦喀喇沙尔以西各台，又增置兵备道、总兵，分驻阿克苏、叶尔羌二城，遂为重镇。应琚奏办屯垦，遣兵购畜，部署纷烦；至是，疏自言其非，请因利乘便规久远。帝嘉纳，下其疏示中外。二十九年，移驻肃州，拜东阁大学士。

三十一年，缅甸大入边，滇事棘。缅甸莽达拉自为木梳长所篡，击败贵家木邦，贵酋宫里雁奔孟连。时应琚子重谷为永昌知府，诱杀之，木酋亦走。缅甸益横，入犯思茅。上移应琚云贵总督视师。应琚至楚雄，缅人渐退，师乘间收复。应琚往孟艮、整卖正经界，集流亡，厘户口，定赋税，而令召丙、叭先俸分据之，请赏给三品指挥使。上以为能，赐珍物，官其孙茂龄蓝翎侍卫。又使人诱致孟密、孟养、蛮暮令献地，实则地悬缅甸境，内附特空言。诸将希应琚指，争谓缅甸势孤，易攻取。应琚初犹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所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副将赵宏榜怂恿之，遂下道、镇、府、州合议，亦谓寇势大，边衅不可开，总兵乌尔登额阻尤力，应琚滋不悛。

永昌知府陈大吕惧更初议，应琚乃往永昌受降，并为文檄缅甸，侈言水陆军五十万陈境上，不降即进讨。缅甸遂大发兵溯金沙江而上。其时宏榜顿新街，却走。应琚闻警即遽疾，上命杨廷璋往代，遣侍卫福灵安携御医往诊；并谕其子江苏按

察使重英、宝庆知府重谷省视。比廷璋至而疾已愈，乃令诸军进击，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不克，寇势益张。提督李时升告急，应琚不报。缅甸议款，遂以楞木大捷入告，而缅已渐入户腊撒。

时总兵刘德成拥兵干崖，饮酒高会，时升屡趣罔应。应琚遣缅甸通判富森持令箭督战，德成始抵盏达。缅惧击其后，潜引去，应琚仍以捷闻。缅甸复入猛卯，参将哈国兴等引还，炮械多遗失，应琚又报捷；并传令朱仑兼剿抚，阴示以和藏事，缅果累乞和。逾岁，奏言：“缅甸酋弟卜坑率聂渺遮乞款附，恳予蛮暮、新街互市。”上察其伪，数诃责。嗣木邦告警，国兴军抵蛮暮，寇款退，应琚又以复新街奏。上视所进地图，疑寇既屡败，何以尚据内地土司境，降旨驳诘。会福灵安先被命廉军事，具言宏榜诸人失守状，应琚亦劾德成等迟留不进，於是俱逮问，而以杨宁为提督，且以应琚不胜任，召明瑞代统其军。明瑞至，首发其欺罔罪，谓误木别为一事尤妄诞，鄂宁亦纠其掩败为胜。应琚恐，乃上言大举征缅，调湖广、川、滇军五万，五路并进，请敕暹罗夹攻，朝论皆斥之。未几，诏逮问，赐死。重谷亦坐笞杀人，弃市。

重英初至云南，隐以监军自居，嗣为鄂宁所劾，命以知府从军。明年，军士患饥，缅嫌诈媾和，参赞珠鲁讷遣重英往报，被执。上以重英且降缅，下其子长龄狱。已，缅归俘卒，赍贝叶书，附重英书乞罢兵，拒弗纳。四十一年，缅出都司苏尔相议和，仍弗许。五十三年，缅闻暹罗受封，乃款关求贡，并还重英。重英陷缅后，独居佛寺逾二十年，未改中国衣冠。上大悦，进道员，释长龄出狱，比以苏武之节，御

制《苏杨论》旌之。俄，病卒。

苏尔相，甘肃灵州人。自行伍从征缅甸、金川有劳，累迁云南奇兵营都司。三十五年，云贵总督彰宝以缅甸表贡久不至，遣尔相赍檄往谕，被留，迫使上书阿桂申表贡之议。上谓尔相且降缅，命甘肃疆吏执尔相妻孥致京师，子一、女二死於狱，妻死於道。四十一年，缅始送尔相还。上命阿桂传谕，令其诣京师，引见，授游击，赐诗亦比以苏武。累迁腾越镇总兵，兼署云南提督。卒。

明瑞，字筠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富文子。自官学生袭爵。乾隆二十一年，师征阿睦尔撒纳，明瑞以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有功，擢户部侍郎，授参赞大臣，於公爵加“毅勇”字，号承恩毅勇公。二十四年，师征霍集占，复有功，赐双眼花翎，加云骑尉世职。师还，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七年，出为伊犁将军，进加骑都尉世职。

三十年二月，乌什回为乱，驻乌什副都统素诚自戕，乱回推小伯克赖黑木图拉为渠，拒守。明瑞遣副都统观音保往讨，而帅师继其后。乌什回二千馀出御，明瑞与观音保力战破之，夺炮台七。贼入城，师合围。明瑞疏陈素诚狂纵激变，及参赞纳世通虐回民，阻援师，副都统弁塔哈掩败妄奏诸状，上令尚书阿桂至军，按诛纳世通、弁塔哈。贼夜袭我军，我军谕知之，预为备，射赖黑木图拉殄，贼拥其父额色木图拉为渠。明瑞以兵六百馀夜携云梯薄其城，不克，则毁其堞，且断汲道。贼待阿富汗援不至，乃缚献额色木图拉等四十二人

降，明瑞悉斩之，其胁从及妇稚万馀送伊犁。乌什平。上以明瑞得渠魁，未详鞠为乱状，乱回至围急始缚献首恶，不可轻宥，所措置皆不当，与阿桂同下部议，夺职，命留任。旋条上善后事，如所请。

是时缅甸为乱犯边，总督刘藻战屡败，自杀。大学士杨应琚代为总督，师久无功，赐死。三十二年二月，命明瑞以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经略军务。明瑞议大军出永昌、腾越攻宛顶、木邦为正兵，遣参赞额尔登额出北路，自猛密攻老官屯，会於阿瓦。十一月，至宛顶，进攻木邦，贼遁，留参赞珠鲁讷、按察使杨重英守之，率兵万馀渡锡箔江攻蛮结。寇二万，立十六寨，塞外浚沟，沟外又环以木栅，列象阵为伏兵。明瑞统兵居中，领队大臣扎拉丰阿、李全据东山梁，观音保、长青据西山梁。贼突阵西出，观音保、长青力战，明瑞督中军进，杀贼二百馀，贼退保栅。明瑞令分兵为十二队，身先陷阵，目伤，犹指挥不少挫。贼阵中群象反奔，我兵毁栅进，无不一当百。有贵州兵王连者，舞籐牌跃入阵，众从之，纵横击杀，馘二十馀，俘三十有四，贼遁走。捷闻，上大悦，封一等诚嘉毅勇公，赐黄带、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原袭承恩公畀其弟奎林。扎拉丰阿、观音保劝明瑞乘胜罢兵，明瑞不可。

师复进，十二月，次革龙，地逼天生桥渡口，贼踞山巅立栅。明瑞令别军出大道，若将夺渡口，而督军从间道绕至天生桥上游，乘雾径渡，进据山梁。贼惊溃，俘馘二千馀。复进至象孔，粮垂罄，欲退，虑额尔登额师已入，闻猛笼土司粮富，且地近猛密，冀通北路军消息，乃移军猛笼。贼尾我

军后，至章子坝，我军且战且行。明瑞及观音保等殿，日行不三十里，至猛笼已岁除，土司避匿，发窖粟二万馀石。驻三日，复引军趋猛密，人持数升粟，焚其馀积。贼蹙我军行，至夕驻营，初相距十馀里。贼诟我军饥疲，经蜚化，我军屯山巅，贼即营山半。明瑞谓诸将曰：“贼轻我甚，不一死战，无噍类矣！贼识我军号。明旦我军传号，若将起行，则尽出营伏箐待。”明旦贼闻声，蚁附上山。我军突出发枪炮，贼反走，乘之，斩四千有奇。自此每夜遥屯二十里外，明瑞令休兵六日。贼栅於要道，我军攻之不能拔，得波竜人引自桂家银厂旧址出。上闻明瑞深入，命全师速出。诏未达，三十三年正月，贼攻木邦，副都统珠鲁讷师溃自戕，执重英以去。额尔登额出猛密，阻於老官屯，月馀引还。绕从小陇川缓行，巡抚鄂宁檄援，不应，於是明瑞军援绝，而贼自木邦、老官屯两道并集。二月，至小猛育，贼麇聚五方馀。我军食罄，杀马骡以食；火药亦竭，枪炮不能发。明瑞令诸将达兴阿、本进忠分队溃围出，而自为殿，血战万寇中。扎拉丰阿、观音保皆死。明瑞负创行二十馀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於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

事闻，上震悼，赐祭葬，谥果烈。建旌勇祠京师，诸将死事者扎拉丰阿、观音保、李全、王廷玉，命并祀，珠鲁讷以自戕不与。额尔登额及提督谭五格坐失机陷帅，逮诣京师，上廷鞫，用大逆律磔额尔登额，囚其父及女，并族属戍新疆；谭五格亦弃市，而以其明日祭明瑞及扎拉丰阿、观音保，上亲临奠。

明瑞无子，以奎林子惠伦为嗣，袭爵。自侍卫累迁奉宸

院卿。嘉庆初，剿教匪湖北，自荆门、宜城逐贼入南漳山中，赐玉搬指、荷包；复逐贼至长坪，射贼渠，殪，馀贼兢集，中枪死，赐白金三千。

论曰：藻起词科，以廉被主知，陟历中外。应璩持节临边，著声绩。要皆不习军旅，措注失条理，事败身殉。明瑞深入，度敌不可胜，遣诸军徐出，而躬自血战，誓死不反顾，功虽不成，忠义凜烈，足以慑敌矣！

卷三百二十八

列传一百十五

常青 蓝元枚 蔡攀龙 梁朝桂 普吉保
丁朝雄 鄂辉 舒亮

常青，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安图，官至江西巡抚。常青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福州将军。乾隆五十一年，署闽浙总督。诸罗县民杨光勋与其弟争家业，纠众立会，县吏捕治不服，常青令按察使李永祺往按。上以台湾在海外，不可轻纵，谕勿使蔓延疏脱。寻实授闽浙总督。十二月，林爽文乱起，陷彰化，知县俞峻死之。常青檄水师提督黄仕简自鹿耳门进，副将丁朝雄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自淡水进，都司马元勋屯鹿仔港，分道部署；复如泉州会陆路提督任承恩调度，令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诣厦门弹压。寻复令承恩自鹿耳门继进。五十二年，奏贼陷诸罗。台湾镇总兵柴大

纪堵剿，贼势稍沮。爽文漳州人，其徒率漳籍。移会两广督臣防范，上责其张皇。授李侍尧闽浙总督，而移常青湖广。

既又命常青渡台视师，四月，至台湾。劾仕简、承恩迁延观望，拥兵自卫；壮猷守凤山，贼至，弃城走。谕逮承恩，罢仕简候命，而诛壮猷，遂授常青为将军。贼攻府城，常青督诸军御战，有所俘馘；贼攻桶盘栈，令游击蔡攀龙等分驻力御。奏入，上以常青年逾七十，能如此勇往督战，手诏嘉奖，授其子刑部笔帖式喜明三等侍卫，驰驿往省，并赐御用搬指。旋奏爽文还大里杙旧巢，其徒庄大田等万余人分扰南路，拟先南剿大田，乃北取爽文。上韪之，下部优叙。旋奏剿贼南潭，歼贼六百馀；爽文之徒庄锡舍出降，擒伪军师番妇金娘，请槛车送京师，上命授锡舍守备。又奏进剿凤山，出城未十里，贼三面并进，官兵奋勇击退；贼势蔓延，请厚集兵力，遣大臣督战。上命陕甘总督福康安往视师。旋奏：“贼犯府城，为丁朝雄击退。官军攻庄大田於南潭，杀贼二百馀。大营距府城未远，势相犄角，无后顾之忧。”得旨嘉奖，赐双眼孔雀翎。旋迭奏盐水港、笨港均为贼据，粮道既断，诸罗势甚危；令总兵魏大斌赴援，战贼失利，又令游击田蓝玉援大斌。上以兵分力薄，饬常青调度失当。又谕：“常青驻军桶盘栈，距南潭不过五里，不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结营自守。肘腋之间，任其逼处。”

八月，命福康安为将军，督诸将海兰察、普尔普等大出师讨爽文。谕常青，谓：“非责其师无功，特以年已七十，军旅非所素习。福康安未至，仍当相机进剿。旋奏：“贼自南潭来攻，侍卫乌什哈达等击败之。因雨后路滑，收兵；又进攻

南潭，焚草寮数百间，以天晚，山径通仄，不便深入。”蔡谓贼所居草屋也。上以其屡称遇雨路仄收兵，传旨严饬。上又闻贼谕知军中暑湿多病，常青机事不密，又不督兵深入，屡诘责。旋奏总兵梁朝桂剿贼多斩获，提督柴大纪报诸罗围急，令副将蔡攀龙赴援。上谕令亲援大纪，待福康安至，合军进攻。旋奏同江宁将军永庆等在竹篙厝等处歼贼甚众；山猪毛社义民尤趲捷，获炮一，生擒贼目张招。又奏总兵普吉保克月眉庄，距诸罗五里，令与大纪并力固守；又令诸生刘宗荣等给番社土目札谕防贼窜匿。屡得旨嘉许。

福康安渡台湾。上授常青福州将军，留办善后，令从将军职戴单眼孔雀翎。福康安劾大纪贪劣状，上责常青徇隐，夺职，交福康安严鞫。福康安旋以常青自承徇隐，请交部治罪，上特宥之。召诣京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五十四年，授礼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十八年，卒，谥恭简。子喜明，官至徐州镇总兵。

常青初视师，福州将军恒瑞，水陆二提督任承恩、黄仕简皆在行，战无功。承恩、仕简以误军机坐斩，台湾平，赦出狱。仕简至狼山镇总兵，承恩亦至副将，恒瑞自有传。

蓝元枚，字简侯，福建漳浦人，提督廷珍孙。父日宠，官福建铜山营水师参将。元枚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一年，命发广东，以外海水师参将用，补海门营参将。累迁总兵，历台湾、金门、苏松三镇。四十九年，授江南提督。五十二年正月，台湾民林爽文为乱，命元枚驰驿往泉州，署福建陆路提督，驻蚶江策应。至福州，奏言：“师渡台湾，乱民溃散，虑入内山与生番勾结。”上谕令速捕治，俾尽根株。水

师提督黄仕简率兵讨爽文，坐逗留夺官，以命元枚，并赐孔雀翎，授参赞，趣率兵渡鹿仔港、会总督常青进讨。六月，元枚率兵次鹿仔港，与总兵普吉保师会，即夜，师分道自柴坑仔、大武陇入，杀贼甚众。上嘉之，赐双眼孔雀翎。

元枚所将止浙江兵二千，奏请益师，上命总督李侍尧发福建兵二千、广东兵三千益元枚。时总兵柴大纪坚守诸罗，元枚使告大纪，期会兵攻斗六门。战阿栋社，战埤头庄、大肚溪，屡杀贼。复进攻西螺，焚条圳塘、中浦厝诸地贼庄。元枚族人启能等七十九人自贼中出，使为导。元枚奏闻，并言如察出启能等已从贼，当立诛。上嘉其公当，赐缙丝蟒袍、上佩荷包，并谕：“启能等既来归，前此已否从贼，不须追诘。”诸罗被围已两月，大纪屡就告急，上屡趣元枚赴援，谕：“廷珍平朱一贵，七月而事定。元枚当效法其祖，毋负委任。”七月，元枚病作。八月，贼自竹子脚、大肚溪、柴坑仔三道来攻。元枚力疾出战，病益剧，越十日，卒於军。赠太子太保，发白金千两治丧，赐祭葬，谥襄毅。元枚谥同廷珍，时称小襄毅以别之。

蔡攀龙，福建同安人。自行伍屡迁至福建澎湖右营游击。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为乱，巡抚徐嗣曾檄诣军。五十二年，贼破凤山，总兵柴大纪令督兵捕治。贼攻台湾府城，攀龙出战，屡破贼。贼屯西园庄，攀龙率诸将瑚图里、丁朝雄分道攻之，杀贼三百。贼复攻府城，总督常青令攀龙率诸将孙全谋、黄象新等御战。贼乘东、南二门，攀龙等力战，杀贼数百，夺九节炮。论功，擢北路协副将，赐孔雀翎。贼复至，攀

龙督战，复杀贼三百馀，予强胜巴图鲁名号。七月，常青令攀龙援柴大纪诸罗，上命授海坛镇总兵。攀龙师至盐水港，分八队以进。雨大至，贼乘雨合围，诸将贵林、杨起麟、杭富皆战死。会大纪以师来迎，攀龙及全谋兵不及千人，偕运饷民三千人入诸罗，复出城杀贼。总督李侍尧闻攀龙兵达诸罗，未知贵林等战死状，谓诸罗围已解，入告。上擢攀龙陆路提督，参赞军务，贵林、起麟、全谋并迁官。俄，侍尧复疏陈，上命恤战死诸将。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疏劾大纪，因言攀龙军嘉义西门外，并无出城杀贼事，自请夺职，拟请令还海坛本任。上谓攀龙屡战有功，其过尚可宽。五十三年，逮大纪治罪，移攀龙水师提督。师攻大武陵，令攀龙驻湾里溪。爽文既擒，其弟勇及贼渠庄大田犹窥伺府城，攻湾里溪，图断府城道。福康安遣攀龙分道进攻，颇有斩获。事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上自为赞，许为台湾战将中臣擘。师还，诸将言攀龙平庸，福康安亦言未能胜任，左迁江南狼山镇总兵。嘉庆三年，卒。

梁朝桂，甘肃中卫人。乾隆三十七年，以中卫营外委从征金川，先后攻克路顶宗、布朗郭宗及功噶尔拉、丫口、昔岭、阿喀木雅。三十九年，克溯普，进攻喇穆喇穆山梁，夺日丫口。四十年，剿勒吉尔博寨，先登被创。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山，潜师入，尽克其城碉，据康萨尔至，丫口山。十月，克西里山。录功，赐孔雀翎。累迁陕西潼关协副将。金川平，列五十功臣，图形紫光阁。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坐事罢。复起，自福建福宁镇移广东高廉镇。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庄大田应之，别为南路贼。朝桂率兵败大田於莒松，斩馘二百馀。贼众数千犯大营，击却之，毙贼三百。将军常青虑南路贼北扰诸罗，檄朝桂堵御，连败之南潭、中洲、十三里庄，歼数百人。九月，常青移师北路剿契文，以朝桂守台湾府城，贼来犯，击走之。其冬，授参赞恒瑞於盐水港，毁贼藁，赐号奋勇巴图鲁；复同恒瑞自鹿仔草进剿镇平庄，受创，力战败贼。时提督柴大纪被围诸罗急，朝桂欲驰援，恒瑞不听，大纪以闻，帝令将军福康安察奏。会福康安抵鹿仔港，檄朝桂仍驻守盐水港及鹿仔草。

五十三年春，就擢福建陆路提督。檄剿麻豆庄、大武陇屯贼，通郡城要道。大田时据大武陇拒守，朝桂自茅港尾绕至阿里港拦截；复赴打狗、竹仔各港口截其走路。大田力不支，自牛庄窜极南之郎峤，负山阻海。福康安自风港进至柴城，分六队直逼海岸，与朝桂环攻之，大田及他贼目四十馀悉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金门巡洋舰被劫，以朝桂不能戢盗，移广西。再移湖广。卒。

普吉保，札库塔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年，以蓝翎侍卫从军征乌什，有功，补三等侍卫。三十七年，从参赞大臣舒常攻日旁，有功。三十九年，从副将军丰昇额攻凯立叶山，进抵迪噶拉穆札山。贼分三队，普吉保偕侍卫玛尔占等夹攻，毙贼无算，赐冲捷巴图鲁名号。四十年，攻噶尔丹寺诸地，连破木城、石碉。上奖普吉保勇往，累擢福建汀州镇总兵。林爽文为乱，总督常青檄普吉保会剿，五十二年，率水师渡台湾，迭破贼鹿仔港、八卦山，上嘉其奋勉。爽文见师至，退守斗六门、大里杙。普吉保以师进，爽文攻诸罗，赴

援，抵笨港，率游击海亮等歼贼数百，毁贼庄七，得旨嘉奖，赐玉搬指、荷包、蟒袍。笨港溃贼纠众截我兵，普吉保击斩甚众。嗣以驻兵元长庄、月眉庄不进，旨严饬。寻攻大埔林，收复斗六门。爽文窜内山，普吉保从诸将徒步陟山搜捕。五十三年，以兵扼科仔坑口，合围，俘爽文。南路庄大田亦就擒。台湾平，图形紫光阁。普吉保初克鹿仔港，以福康安疏荐，授台湾总兵。明年，上念台湾初定，虑普吉保不能胜，命解任。寻授广西左江镇，坐责把总黎振乾投水死，戍伊犁。卒。

丁朝雄，字伯宜，江苏通州人。自行伍累擢福建台湾水师副将。乾隆五十一年，以任满赴部引见，至省城，闻林爽文乱起。朝雄策东港与凤山犄角，爽文所必争，白总督常青，请兵屯东港，断其粮道。常青不能用，遣朝雄还台湾，佐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讨爽文。

五十二年春，壮猷偕朝雄率兵二千馀击贼，馘三百，俘二十五。日将暮，贼复来攻，朝雄复杀贼百馀，贼始去。攻凤山，朝雄乘东门，首诸军入，凤山遂复。黄仕简檄朝雄守安平海口。贼攻府城，朝雄偕知府杨廷桦督兵民力御。贼攻桶盘栈，朝雄为前锋，出战，台湾道永福、同知杨廷理率兵民继，复杀贼百馀，贼败走。冬，朝雄偕游击倪宾率兵千二百、义民二千馀攻东港。东港贼数万，其渠吴豹以海岸浅，度舟不能至，不为备。朝雄遣谍以水注贼炮，乘雨至水涨，遣兵民分道登岸杀贼，俘豹。以兵寡不能克，报常青请益兵。常青令驻港口护饷道。既，令攻竹仔港，毁贼舟。

五十三年春，复攻东港，仍遣谍以水注贼炮，督兵攻渡

口，贼惊窜，逐三十馀里，乃倚山而军。贼夜来犯，朝雄戒勿动；及晓，贼倦，掩击，大破之。爽文遣其徒来援，朝雄筑垒困之。贼溃围出，设伏断其归路，而自将追之，大破贼，遂复东港。福康安上其功，授海坛镇总兵。既，福康安劾柴大纪受陋规，言朝雄为安平协副将时亦有此，当夺职戍军台，上以朝雄攻东港战有功，命留任。林麇舵、林明灼者，海盗渠也，五十四年，朝雄巡洋至汜澳，破盗巢，得麇舵等；而明灼拒杀参将张殿魁。上责总督伍拉纳，伍拉纳以属朝雄，督舟师出海，遇诸大麦洋，俟其近，发大炮，毙数酋，明灼穷蹙，跃入海，官军钩致，俘以归。

五十五年，追论朝雄在台湾失察天地会邪教，当夺职；上谕伍拉纳朝雄在官状，伍拉纳言朝雄督水师捕盗有劳，命还任。五十八年，摄水师提督。五十九年，入觐，至清江浦，病笃。乞罢归，卒於上海舟中。

鄂辉，碧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分发四川试用守备。七迁建昌镇总兵。从大学士阿桂定兰州回乱，予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再迁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二年，署四川总督。将军福康安讨台湾乱民林爽文，上命鄂辉率四川屯练降番济师。寻授参赞，从渡海援嘉义。鄂辉屯东庄溪桥，攻克牛稠山竹栅，嘉义围解。逐贼至大排竹，歼之。师攻斗六门，贼自山下扑，鄂辉督兵冲截，贼奔逸，攻克大埔林、大埔尾二庄，贼溃。爽文自所居大里杙奔内山番界，鄂辉逐之至集埔。五十三年春，谕知爽文所匿地曰东势角，福康安督鄂辉及舒亮追捕，自归仔头至麻荖社，分军，鄂辉自扑仔离东山路进，

舒亮直取东势角。是役遂俘爽文，乱乃定。上命台湾嘉义立诸将帅生祠，鄂辉与焉。师还，图形紫光阁，赐双眼孔雀翎、云骑尉世职。鄂辉朝热河行在。

廓尔喀侵西藏，据济咙、聂拉木诸地。上促鄂辉还四川，与提督成德帅师赴援，又命侍郎巴忠往按。巴忠先尝为驻藏大臣，习藏事，示意噶布伦，令赂廓尔喀返侵地。鄂辉等遂与议和，疏陈善后事。寻授四川总督。五十六年，廓尔喀渝盟，复侵济咙、聂拉木诸地。上命将军福康安督师讨廓尔喀，贵鄂辉误用巴忠议致复生事，夺官，予副都统衔驻藏，听福康安指挥，福康安令督饷。工部尚书和琳劾鄂辉得廓尔喀贡表不以上闻，命夺副都统衔，逮赴前藏荷校示罚。五十八年，命还京师，授拜唐阿。加员外郎衔，还热河总管。

嘉庆初，命以侍卫诣荆州从剿教匪，战有功，以都统衔加太子少保，授湖南提督。屡破贼，与额勒登保等攻克石隆山，斩贼渠石柳邓，封三等男。二年，擢云贵总督。三年，卒，谥恪靖，祀贤良祠。四年，追论在湖北军中受馈白金四千，罢祀。

舒亮，苏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参领。师征金川，舒亮从副都统齐里克齐率健锐营为裨将。攻穆谷，舒亮伏山下待贼，杀贼甚众。攻卡角，贼匿山沟，舒亮於密箐中望见火光，以火器就击之，贼惊溃。以功，累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从克噶拉依，赐穆腾额巴图鲁名号。师还，图形紫光阁。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讨撒拉尔乱回苏四十三，舒亮从。初至，破贼华林山。贼掘濠设卡以自固。阿桂令海

兰察自山西攻贼卡，舒亮自南山进，当贼锋，贼竞山，射舒亮，伤左股，舒亮拔箭裹创，复战，夺贼卡四，杀贼百馀。又与海兰察调贼不备，以土囊填濠渡军，歼夺濠贼，复夺十馀卡。苏四十三既诛，复剿华林寺馀匪。事平，还京师。

林爽文之乱，福康安出视师，舒亮以正黄旗护军统领为领队大臣。至台湾，福康安军道笨港教嘉义，令舒亮出别道分贼势。贼方据北大肚山拒我，舒亮迎击，败之，连破南大肚、王田、濂湑、半山、坑子诸庄，遂克乌日庄。会福康安军夹击，解嘉义围。五十三年，爽文窜匿东势角。福康安督舒亮等追逮，令舒亮直取东势角，山径峻险，将卒皆步上，杀贼二千馀。爽文复步老衢峙，舒亮督诸军急进，获之，乱遂定。

上以台湾远在海外，主客民杂处，风俗素悍，命於府城及嘉义立诸将帅生祠，示威德。祠成，命并及在事疆吏，首福康安，次海兰察、李侍尧、普尔普、鄂辉、徐嗣曾，而以舒亮殿焉。寻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师还，命监爽文及其徒赖大等生致京师。赖大道病，舒亮令诛之，不称上意，命仍为护军统领。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再图形紫光阁。出为荆州、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坐私市貂皮，夺官，削世职。

川、陕、楚教匪起，命以三等侍卫从军。嘉庆元年，战襄阳，再战刘家集，屡俘斩贼渠。攻当阳，先登，额中枪，奋进，杀贼千馀，获其酋，遂克当阳，赐孔雀翎，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贼自钟祥分窜唐、邓，设伏吕堰驿，西窜贼歼焉；乃合兵逐东窜贼，战草店，复中枪，费银丝盒、荷包。旋以纵贼渡滚河，夺孔雀翎、巴图鲁。二年，坐贼渡汉江，降三

品顶戴。三年，复以总督勒保劾剿贼不力，夺官，以兵丁留军。寻卒。

论曰：林爽文乱起，常青及福州将军恒瑞并水陆二提督，躬率师东渡，徘徊坐误。高宗爵柴大纪，诛郝壮猷，欲以激励诸将；继以元枚代，功未竟而卒，终烦禁旅，始克底定。承平久，水陆诸军不足用，不得独为大纪罪也。鄂辉、舒亮从福康安出师，与攀龙、朝雄皆有战绩；然大纪力保危城，当时声誉远出诸将上。功名之际，有幸有不幸，固如是夫！

卷三百二十九

列传一百十六

宋元俊 薛琮 张芝元 董天弼 柴大纪

宋元俊，字甸芳，江南怀远人。以武进士授四川成都营守备，迁怀远营都司。乾隆二十年，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两土司乘隙为乱，元俊为抚定，集孔撒、麻书、金川、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绰沃、白立、章谷、瞻对诸土司断曲直，使顶经立誓。累迁阜和营游击。

二十九年，金川土司郎卡侵丹坝、绰斯甲布两土司，诸土司请兵，署总督阿桂、提督岳钟琪奏令元俊偕署副将长清谕各土司合兵进剿。移漳腊营参将，坐事左迁。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掠鄂克什，阿桂檄元俊宣谕僧格桑还侵地及所掠番民。复补阜和营游击。三十六年，革布什咱

头人结郎卡子索诺木据革布什咱官寨，戕土司策楞多布丹，总督阿尔泰复令元俊往宣谕。小金川围鄂克什、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据纳顶寨，元俊与参将薛琮、都司李天佑率兵讨之，收纳顶寨，进攻索布大寨。琮率兵自山梁潜渡，元俊与天佑渡河夹击，获石卡十八，屡战皆捷，明正土司碉寨七百馀尽复。

师入小金川境，取噶中拉、莫加纳、扎功拉等地，进克纳咱。阿尔泰及侍郎桂林以闻，擢松潘镇总兵。师攻甲木，贼据喇嘛寺为固。元俊及守备陈定国攻破之，尽收所属城、卡、碉、寨，据墨尔多山梁。师复进，天佑、定国攻西山梁，元俊同侍卫六十一、参将巴克坦布等自喇嘛寺绕攻郭松，参领普宁自西山麓沿河攻甲木，侍卫哈青阿及琮自东山麓攻卡丫。师行以夜半，战自卯至巳，卡丫、郭松、甲木皆克。赐元俊孔雀翎。

三十七年，师攻革布什咱，元俊请於桂林，分兵为五道：一自郭宗济野宗攻木巴拉博租；一自章谷渡河夹攻，俾贼前后受敌，两军既合，先据默资沟，截金川来路，进取吉地官寨；一自巴旺之高石、嘉举诸山，分道攻萨玛多监藏布觉，取吉地；一自茂纽攻沙冲；一自喀勒塔尔攻党哩，会兵取丹东。策定，元俊及游击吴锦江等自章谷渡河据格藏桥，哈青阿、天佑出郭宗济野宗，两队军夹攻，贼惊溃，遂克木巴拉博租、萨玛多监藏布觉诸地。进克吉地官寨及默资沟。参将常泰等克党哩，郁司李天贵等克沙冲，元俊复克丹东。复革布什咱地三百馀里，民户二千馀。

桂林遣陈定国调绰斯甲布兵驻军界上，备调遣。上责桂

林不令元俊乘胜取金川。元俊旋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劾桂林欺诳及诸罪状，上为夺桂林职，令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命额駙、尚书、公福隆安按治。未至，诏元俊督兵赴绰斯甲布率土兵进攻金川。元俊奏：“自战失利，士气消沮，现在兵力不足并按两金川。请敕调湖南、湖北、山西、甘肃兵二万，分三道进军，计两月可竟事。”上以元俊请益师，未免张皇，令福隆安会阿尔泰、阿桂与元俊详悉核计。上谕军机大臣，谓：“元俊能治事，熟番情；但其人似狡猾好事，当留意驾驭。”

寻，福隆安疏陈所劾桂林状不实，上以方进兵，元俊熟番情，诸事不必穷究；惟言：“桂林以白金畀金川赎被掠官兵罪最重，今汪承霈自承出其意。承霈以曹司从军，不当与其事。当诘汪腾龙，成信谏。”福隆安复疏言：“腾龙以金嘱王万邦待巴旺、布拉底克归迷道官兵予金为赏，元俊诱万邦令具札言桂林使赎被掠官兵。事为元俊陷。”上乃怒，责元俊奸狡负恩，命夺职逮问，籍其家。参赞阿桂疏言：“元俊在川日久，熟番情，为近边土司所信服。诸将能驭番无出其右。臣遇事多与询商，冀收指臂之效。乞恩仍留军中，倘奋勉出力，使诈使贪，原所不废；如刚愎逞私，即据实严劾。”上命留总兵，还所籍财产。元俊同副都统永平、博灵阿等潜赴墨垄沟，进至郡崢。乘月督军登山薄贼卡，正大雾，我师腾跃入卡，克山梁三道、碉卡二十有四，进克格鲁克石。金川酋图占丹坝官寨，绰斯甲布土司发兵往助，阿桂奏令元俊增兵往剿，未行，卒于军。

元俊在边久，善驭诸土司。往时赉诸土司缯帛輶輶，元俊必以替者，诸土司皆喜。元俊出行边，诸土司率妻子出谒，

畀以茶、烟、簪珥，视若家人。稍不循法度，即诃谴，皆悚息听命。打箭炉徼外夹坝出没，元俊至，无敢犯行李者。诸番小有动静，争来告，以故元俊诸所措置皆中窾要。其得罪，上办知其枉。既卒，其子犹戍边。四十一年，金川平。元俊部将张芝元请於阿桂，谓元俊有功无罪，徒以忤专阉被罗织，语甚切。阿桂为疏请，赦其子还。

薛琮，陕西咸宁人。父翼凤，河南南阳镇总兵。琮以荫主入巡捕营。累迁四川漳腊营参将。阿尔泰讨金川，以琮从。克纳顶、边谷诸碉寨。温福代阿尔泰视师，攻巴朗拉，琮战最力。又克卡丫，取通甲木。攻阿仰东山，总督桂林与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将兵取墨垄沟，令琮将三千人自甲木、噶尔金后绕山道应大军夹击。桂林中道引还卡丫，又檄铁保、腾龙令退。琮深入，粮尽，待桂林不至。桂林令都司广著赴援。贼据高峰曰博六古通，险阻，广著师不得度。琮督兵直进，毁栅十馀，夺碉七十馀。贼力拒，琮督兵仰攻，中抢，没於阵，军尽覆，同死者都司张清士、陈定国等二十五人。阿桂破翁古尔垄，立祠战地祀琮等。

琮在诸将中号能战，元俊与最厚。尝与期旦日会师，孰后至当斩。琮至后二刻，元俊遣骑持刀呼取薛参将头。琮望见笑曰：“琮头当与贼，不与公也！”奋前夺数碉反。元俊犹为琮请罪，以功论赎乃已。及桂林误琮战没，元俊愤激论劾，卒以是得罪。

张芝元，四川清溪人。以千总从副将军明亮征金川有功，积官至越嶲营参将。金川酋以番僧诃军事，芝元言於明亮曰：“军事每为贼知，非去其谋，灭贼无日矣。”会大风雪，明亮

命芝元率数十人伪若以他事出者，宿番僧寺中。芝元故通番语，与僧饮甚次，僧醉眠，芝元出寺聚柴焚之，僧皆死。贼谋断，因招降其众。寻从成都将军特成额驻兵江卡，捕夹坝，围本肯贼寨，焚其碉，毙贼甚众，擢懋功协副将。台湾林爽文为乱，芝元率屯练降番佐军。参赞海兰察等分攻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庄，芝元为策应。贼据小半天山，将军福康安等自前山进，芝元与领队大臣普尔普领兵别为一队，夜半先发，绕大山夹攻贼后。黎明，诸军同抵山麓，攀援上，贼力拒，芝元先登，拔其栅，斩获无算，并堵贼去路。未几，爽文就擒。台湾平，擢建昌镇总兵，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寻调松潘镇总兵。廓尔喀掠西藏济咙、聂拉木，上命芝元率屯练降番往讨之。芝元至，值大雪，山谷皆满。芝元手大刀指挥，士卒皆感激用命，贼败走。廓尔喀再叛，芝元偕提督成德督兵攻聂拉木，守拍甲岭隘口断贼援，聂拉木遂下；乘胜攻济咙，复克之，贼惧，乞降。未几，卒。五十八年，论平定廓尔喀功，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芝元少以小校事元俊，后乃雪元俊枉。人以是多芝元，亦益贤元俊能知人也。

董天弼，字霖苍，顺天大兴人。自武进士授四川提标前营守备。乾隆初，师征金川，天弼在军有功。累迁维州协副将。金川酋郎卡攻丹坝土司，天弼偕游击宋元俊谕郎卡归所掠，毁所筑碉，兵罢，迁松潘镇总兵。旋擢四川提督。郭罗克部劫西藏入贡喇嘛，上命天弼按治，未得其渠，诏责其苟且。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子僧格桑为乱，攻鄂克什土

司色达克拉；围其寨。天弼督兵驻达木巴宗，檄僧格桑敛兵退色达克拉，以其寨粮尽，乞徙达木巴宗。天弼与总督阿尔泰议留兵戍焉。

三十六年，僧格桑复围达木巴宗，并略木耳宗、巴朗拉诸地。天弼自打箭炉出边，征省标及松潘、维州诸镇协兵，行至眠龙冈，贼已得巴朗拉，筑碉卡为久守计，且断我兵路。天弼议袭山神沟以解达木巴宗围，寻将四百人自山神沟至德尔密，克碉七，贼窜走；再进取毕旺拉，贼乘雾来犯，土兵惊溃，德尔密、毕旺拉皆陷。天弼疏请罪，上以天弼所将兵本少，总督阿尔泰不预策应援，宥其罪，谕以“当奋勉。再不努力，获罪滋重矣”。天弼复将五百人自木坪陟尧碛，顺山攻甲金达对面山梁，取碉二。天弼以鄂克什牛厂当要道，分兵歼守厂贼，驻军其地；乘胜上下截击，木坪、鄂克什诸土司错壤，要隘皆为我军有。未几，贼复袭据牛厂。上以阿尔泰师久无功，夺官。因责：“天弼始终贻误，与阿尔泰同罪，夺官，留军中充伍。如更退缩，正军法。”寻命下成都狱。诏未至，天弼以甲金达山峻不可上，求间道，得沟在两崖间。会大风雪，天弼率兵自沟中潜度，遂至达木巴宗，击僧格桑色达克拉；溃围出，并克木耳宗，迎温福师与会。上闻，命贷死，留军中。阿桂令天弼监火药军械。三十七年，师克资哩，阿桂令天弼将五百人驻焉。寻予副将衔，授重庆镇总兵。命督兵赴曾头沟，进至梭磨，梭磨土妇请以千人从。事闻，赐花翎。天弼督兵攻堪卓沟，自间道出纳云达，深入贼境五十馀里，克山梁三，破碉卡三十馀、木城三。迎温福师会於布朗郭宗，克大板昭、木丫寨，得碉三十六、卡十六。上以温

福已得布朗郭宗进克底木达，天弼所克不过空寨，疏语颇铺张，手敕戒之。寻授领队大臣。

三十八年，复为四川提督。时小金川已定，温福督师进讨大金川，令天弼以五百人夺底木达。温福进驻木果木，号大营；底木达当贼来路，为要隘。温福檄三百人益大营，又去其后援。时温福以军屡胜，不以贼为意。金川头人七图葛拉尔思甲布等以千余人诈降，温福使与厮养杂处，因诱诸降人为变，谗底木达兵弱无后援，六月乙丑朔，潜自山后拥众攻底木达，天弼率所部二百人抽刀力战，至夜半，贼以鸟枪数百环击，杀之。越九日，劫大营，温福亦死焉。上先命天弼驻丹坝，旋命移驻布朗郭宗，军中传贼来犯。时天弼方屯美诺，上命夺官逮治。总督刘秉恬疏言：“天弼自美诺驰赴底木达，途遇贼，右胁中枪死。”仍以贻误军事籍其家，戍其子举人联毅伊犁。

金川既平，获七图葛拉尔思甲布，传送热河行在，廷讯，具言天弼死事时力战状，乃赦联毅还，授内阁中书。

柴大纪，浙江江山人。自武进士授福建守备。累擢至海坛镇总兵，移台湾镇。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乱起。爽文漳州人，徙彰化，所居村曰大里杙。时奸民相聚，号天地会，漳州人庄烟为之魁，爽文与相结，谋为变。台湾知府孙景燧驰诣彰化，督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捕治，焚数小村以恠之。爽文因民怨，夜纠其徒来袭，赫生额等皆战死。明日，遂破彰化，景燧亦殉焉。傍攻诸罗、凤山，皆陷。大纪时以总兵守府城，贼分道来攻，大纪出驻盐埕桥御

之，击沉贼舟数十，馘千馀。

五十二年春，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先后赴援。大纪出攻诸罗，克之，即移军守诸罗。旋以守府城功，赐花翎。上以仕简、承恩师久无功，授总督常青将军，渡台湾视师。爽文攻诸罗，自二月至四月凡十至，大纪督游击杨起麟、守备邱能成等出战，杀贼数千。爽文之徒张慎徽伪降，大纪察其诈，置诸法。台湾诸府县皆编竹为城，不耐攻，大纪以忠义率兵民誓坚守。上嘉大纪劳，赐荷包、奶饼，下部议叙。六月，授福建陆路提督，仍兼领台湾总兵。盐水港者，诸罗通府城粮道也，贼来攻，大纪力御之。上促常青赴援，予大纪壮健巴图鲁名号，参赞军务。八月，上以常青衰老不能办贼，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令大纪参赞；而常青令总兵魏大斌援诸罗，贼邀诸途，退驻鹿仔草；复令总兵蔡攀龙援诸罗，大纪出战，迎入城共守。上移大纪水师提督，而以陆路提督授攀龙。十一月，加大纪太子少保。上以诸罗被围久，县民困守，奋力向义，更县名为嘉义。贼攻城益急，上密谕大纪：“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大纪疏言：“诸罗居台湾南北之中，县城四周积土植竹，环以深壕，壕上为短垣，置炮，防卫坚固。一旦弃之而去，为贼所得，虑贼势益张，盐水港运道亦不能守。且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馀人，助饷协守，以至於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上手诏谓：“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

抚琅玕予其家白金万，促福康安赴援。

十二月，福康安师至，嘉义围解，大纪出迎，自以功高拜爵赏，又在围城中，倥偬不具橐鞬礼，福康安衔之，遂劾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上谕谓：“大纪驻守嘉义，贼百计攻围，督率兵民，力为捍卫。朕谕以力不能支，不妨全师而出。大纪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以数万生灵委之於贼。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大纪尝奏贼以车载枪炮攻城，今福康安言得贼攻城大车，又委弃枪炮，为我军所得，足见大纪前奏不虚。大纪又奏县城食尽，地瓜、花生俱罄，以油糝充食。当时义民助饷，未必遽至於此。但大纪望援心急，以食油糝为词。普吉保、恒瑞两军尚复观望不进，若云犹有馀粟，则两路赴援更缓。此时县城存亡未可知，安怪大纪过甚其词耶？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侍郎德成自浙江奉使还，受福康安指，讦大纪。上命福康安、李侍尧、徐嗣曾、琅玕按治，福康安临致书军机大臣，言：“大纪纵兵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事闻，上谕谓：“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至其他声名狼藉、纵兵激变诸状，自当按治。”命夺大纪职，逮问。福康安寻以大纪纵弛贪黷、贻误军机，议斩，送京师。上命军机大臣覆讞，大纪诉冤苦，并言德成有意周内，迫嘉义民证其罪，下廷讯，大纪犹力辩。五十三年七月辛巳，命如福康安议弃市，其子发伊犁为奴。

论曰：元俊、天弼在边久，熟情伪，习形势，诸番仰其威惠。元俊厄於桂林，激而欲自白，不得直；微阿桂右之，罪且不测。天弼又见嫉於温福，驱至寡之兵以投方张之寇，既死犹尚以为罪。若大纪有功无罪，为福康安所不容。高宗手诏，可谓曲折而详尽矣，乃终不能贷其死。军旅之际，捐肝脑，冒锋刃，求尺寸之效，困於娼嫉，功不成而死於敌，若功成矣，而又死於法。呜呼，可哀也已！

卷三百三十

列传一百十七

福康安 孙士毅 明亮

福康安，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子也。初以云骑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再迁头等侍卫。擢户部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师征金川，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昇额为副将军，高宗命福康安赍印往授之，即授领队大臣。乾隆三十八年夏，至军，阿桂方攻当噶尔拉山，留福康安自佐。木果木师败，温福死事，复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分道再举。攻喇穆喇穆，福康安督兵克其西各碉，与海兰察合军，克罗博瓦山；北攻，克得斯东寨。贼夜乘雪陟山，袭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督兵赴援，击之退。贼屯山麓，乘雨筑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逾碉入，杀贼，毁其碉，上手诏嘉其勇。进克色溯普山，破坚碉数十，歼贼数百。又与额森特、海兰察合军，攻

下色溯普山南贼碉，遂尽破喇穆喇穆诸碉卡，并取日则丫口。再进克嘉德古碉，攻逊克尔宗西北寨。贼潜袭我军后，福康安击之退。贼以距勒乌围近，屡夜出击我师，福康安与战屡胜。

阿桂虑贼守隘不时下，改道自日尔巴当噶路入；檄福康安攻下达尔扎克山诸碉。再进，攻格鲁克古，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自山隙入当噶海寨，克陡乌当噶大碉、桑噶斯玛特木城石卡。再进，克勒吉尔博寨。阿桂令福康安将千人从海兰察赴宜喜，自甲索进攻得楞山，焚萨克萨古大小寨数百，渡河取斯年木咱尔、斯聂斯罗市二寨。再进，次荣噶尔博山。擢内大臣，赐号嘉勇巴图鲁。再进，至章噶。福康安偕额森特攻巴木图，登直古脑山，拔木城、碉寨五十，焚冷角寺，遂克勒乌围。

阿桂令取道达乌围进攻噶拉依，分其军为七队，福康安率第一队，夺达沙布果碉、当噶克底、绰尔丹诸寨为木栅，断科思果木走雅玛朋道。进克达噶木碉二，阿穰曲前峰碉木城各二十。焚奔布鲁木护起寨。取舍勒图租鲁傍碉一、寨二，格什格章寨一，萨尔歪碉寨三，阿结占寨二。陟科布曲山梁，尽得科布曲诸寨。四十一年春，再进，克舍齐、雍中二寺。自拉古尔河出噶拉依之右，移炮击其寨。噶拉依既下，金川平。论功，封福康安三等嘉勇男。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十二端、白金五百。图形紫光阁，赐双眼花翎。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出为吉林、盛京将军。

授云贵总督。南掌贡象，自陈为交趾所侵，乞以馀象易炮。福康安谕以国家法制有定，还其象，不予炮。疏入，上

深跽之。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四川莠民为寇盗，号咽匪，命福康安捕治。逾年，福康安疏言盗已徐戢，陈善后诸事。擢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石还京，署工部尚书。授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

四十九年，甘肃回田五等立新教，纠众为乱。授参赞大臣，从将军阿桂讨贼。旋授陕甘总督。师至隆德，田五之徒马文熏出降。攻双岷贼卡，贼拒战，阿桂令海兰察设伏，福康安往来督战，歼贼数千，遂破石峰堡，擒其渠。以功，进封嘉勇侯。转户、吏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福康安为将军，而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时诸罗被围久，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坚守。上褒大纪，改诸罗为嘉义，以旌其功。陆路提督蔡攀龙督兵赴援，围未解。福康安师至，道新埤，援嘉义，与贼战仑仔顶，克俾长等十馀庄。会日暮，雨大至，福康安令驻师土山巅，贼经山下，昏黑无所见，发铙仰击。福康安戒诸军士毋动。既曙，雨霁，海兰察已自他道入，师与会，围解。进一等嘉勇公，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大纪以方在围中，谒福康安未具麤犍礼，福康安衔之，疏论大纪骖法、牟利诸罪状，并及攀龙陈战状不实。上以大纪困危城久，攀龙亦有劳，意右之，诏谓“二人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为所憎，遂直揭其短”，戒福康安宜存大臣体。然大纪卒以是坐死。时论冤大纪，亦深非福康安嫉能，不若傅恒远也。福康安复劾攀龙，左迁；而福州将军恒瑞师逗遛不进，福康安与有连，力庇之，诏亦斥其私。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令海兰察督兵追捕爽文，槛致京师；

复得副贼庄大田。台湾平，赐黄腰带、紫纁、金黄辫珊瑚朝珠。命台湾、嘉义皆建生祠塑像，再图形紫光阁。疏请募熟番补屯丁，并陈善后诸事，要在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上悉从之。旋授闽浙总督。

五十四年，安南阮惠攻黎城，孙士毅师退。上移福康安两广总督，诏未至，福康安疏请往莅其事。上奖福康安忠，谓：“大臣视国如家，休戚相关，当若此也。”惠更名光平，乞输款，福康安为疏陈，请罢兵，上允之。御史和琳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为福康安致木材，令湖广粮船运京师，福康安疏请罪。上手诏谓阮光平方入朝，特宽之；命夺职留任，仍罚总督俸三年、公俸十年。五十五年，福康安率光平朝京师，以获盗免罚总督俸。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免罚公俸。五十七年三月，福康安师出青海，初春草未盛，马瘠，粮不给，督诸军速进。行四十日，至前藏，自第理浪古如绒辖、聂拉木，察地势，疾行向宗喀，至辖布基。诸道兵未集，督所部分六队，趋擦木，潜登山，夺贼前后二碉，歼贼渠三、贼二百馀，擒十馀。进次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贼渠手红旗，拥众登，令设伏诱贼进，至山半，伏起横击，拏旗贼尽殪。进攻济陇，济陇当贼要隘，大碉负险，旁列诸碉卡，相与为犄角；乃分兵先翦其旁诸碉卡，并力攻大碉，缚大木为梯，督兵附碉登，毁垒。战自辰至亥，克其寨，斩六百，擒二百。捷闻，上为赋《志喜诗》书扇，并解御用佩囊以赐。

六月，自济陇入郭尔喀境，进克索勒拉山。度热索桥，东

越峨绿山，自上游潜渡。越密里山，攻旺噶尔，克作木古拉巴戟山梁。攻噶勒拉、堆补木诸山，破甲尔古拉、集木集两要塞。转战深入七百馀里，六战皆捷。上诏褒福康安劳，授武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恃胜，军稍怠，督兵冒雨进；贼为伏以待，台斐英阿战死。廓尔喀使请和，福康安允之。廓尔喀归所掠后藏金瓦宝器，令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贡表进象、马及乐工一部，上许受其降。师还，加赐福康安一等轻车都统畀其子德麟，授领侍卫内大臣，视王公亲军校例，置六品顶戴蓝翎三缺，官其僉从。复图形紫光阁，大学士阿桂让福康安居首。

福康安初征金川，与海兰察合军讨乱回，同为参赞；及征台湾、定廓尔喀，皆专将，海兰察为参赞，师有功，受殊赏。上手诏谓：“福康安能克阳布，俘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当酬以王爵。今以受降班师，不克副初愿。然福康安孝贤皇后侄，大学士傅恒子，进封为王，天下或议朕厚於后族，富察氏亦虑过盛无益。今如此藏事，较荡平廓尔喀倍为欣慰。”阳布，廓尔喀都城；拉特纳巴都尔等，其渠名也。五十八年，疏陈西藏善后十八事，诏从之。

安南国王阮光平卒，上虑其国且乱，命福康安如广西。福康安母卒於京师，令在任守制。福康安途中病，命御医往视。福康安疏言：“安南无事，乞还京师，冀得庐墓数日。”诏许之，加封嘉勇忠锐公。移四川总督。旋又率金川土司入觐。恒秀时为吉林将军，以采参亏库帑累民，命福康安莅谕，拟罪轻，上责福康安袒戚谊。复移云贵总督。方寒，赐御服黑狐大腿褂。

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等为乱，命福康安讨之。柳邓围正大营、嗅脑营、松桃厅三城，福康安师至，力战，次第解三城围，赐三眼花翎。福康安率贵州兵破老虎岩贼寨，诃得柳邓踪迹。和琳时为四川总督，将四川兵来会，攻满华寨，焚贼寨四十。柳邓入湖北，投三保，三保方围永绥厅，福康安督兵赴援。师当渡，贼筑卡拒守。分兵出上流，缚筏，纵民牧牛，设伏；待贼至掠牛，伏起，夺贼船，所缚筏亦顺流至，师尽济。攻石花寨，越得拉山战，杀贼甚众，令总兵花连布间道援永绥，师从之，战三日，围解。

进次竹子山，贼屯兰草坪西北崖，以板为寨，树旗东南山阙；乃设伏对山，仍督兵若将自山阙入。贼来战，伏兵发炮，贼溃，退保瑯木陀山；再进，克之。山西为登高坡，与黄瓜山对，分兵出五道，冒风雨克黄瓜山，焚寨五十六；攻菹麻寨，夺大小喇耳山，焚寨四十。半生、三保悉众拒战，分兵攻雷公山，阻其援兵，击破西梁上中下三寨。再进至大乌草河，循河克沙兜寨、盘基坳山；战於板登寨，再战於雷公滩，贼屡败。取右哨营，渡河，於群山中越险，进克马蝗冲等大小寨五十。至狗脑坡，山益险，兵皆附葛藤，冒矢石，行陟其巅，破贼寨；再进，克虾蟆峒、乌龙岩。攻茶它，降者七十馀寨。上移福康安闽浙总督，进封贝子。

再进，克岩碧山，焚巴沟等二十馀寨。再进攻麾手寨山，总兵花连布将广西兵克苗寨四十，赐貂尾褂。围高多寨，吴半生穷蹙出降。上官福康安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再进攻鸭保寨，鸭保右天星寨，为贼中奇险处，督兵自雪中求道，进取木城七、石卡五，克垂藤、董罗诸寨，赐御

服黄里玄狐端罩。旋克大小天星寨。进攻爆木营，乘风雪夜进，拔地良、八荆、桃花诸寨。自平陇复乾州，尽克擒头坡、骡马峒诸隘，焚其寨三百。嘉庆元年，再进，克吉吉寨、大陇峒等寨。战於高吉陀，再战於两岔溪，屡败贼。贼袭爆木营，攻擒头坡，皆以有备败走。克结石冈，焚牧牛坪等大小寨七十。进克官道溪，再进攻大麻营石城，至廖家冲，夺山巅石卡。夜间，道出连峰坳，夺山梁七。上褒福康安，命赠傅恒贝子。

福康安染瘴病作，犹督兵进，五月，卒於军。仁宗制诗以诔，命加郡王衔，从傅恒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

福康安受高宗殊宠，师有功。在军中习奢侈，犒军金币辄巨万，治饷吏承意指，糜滥滋甚。仁宗既亲政，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德麟迎丧归，将吏具贖四万有奇，责令输八万。德麟旋坐雩坛视牲误班，降贝子。

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少颖导，力学。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以知县归班待铨。二十七年，高宗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大学士傅恒督师讨缅甸，以士毅典章奏。叙劳，迁户部郎中。擢大理寺少卿。出为广西布政使。擢云南巡抚。总督李侍尧以赃败，士毅坐不先举劾，夺职，遣戍伊犁，录其家，不名一钱。上嘉其廉，命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书成，擢太常寺少卿。复出为出东布政使。擢广西巡抚，移广东。初上官，疏言：“广东海洋交错，奸宄易藏。惟有洁以持身，严以察吏，

不敢因循讳饰。”上谕以勉效李湖，湖为广东巡抚，以风厉有声为上所深赏也。

寻署两广总督。陕甘总督福康安议练兵，诏下云、贵、四川、两广、福建诸行省令仿行。士毅疏请广东练水陆兵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二人，广西练兵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人，选人材精壮、技艺娴熟，责督、抚、提、镇实心训练；请严立科条，以惩积习。上谕曰：“此可徐徐为之，而必以实。”寻还巡抚任。广东民悍，多逋赋，州县吏当上计，或以私财应，冀课最，民益延抗为得计。士毅详核积逋，遣干按治逋赋最多诸州县，自乾隆四十年后，具册督追。州县吏以私财应计政者，察无他私弊，以督追所得偿之。上奖其能，惟谓：“州县吏职催科，乃以不能振作，民多逋赋。以私财应计政，不罪其诳已为宽典；若以督追所得偿之，将何以示儆？令续征逋赋当悉入官。”茭塘者，群盗所聚，拒捕伤官。士毅擒其渠，戮以徇。上复嘉其能，赐花翎。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其仆受赇，事闻，下士毅按治得实，富勒浑坐谴。上以士毅持正，即迁两广总督。富勒浑疏论广东鹺政，请增运艘，按季征饷价，复三十九埠运商清积逋。士毅受事，疏言：“增运艘，当去封押之扰，定经久之规，俾新旧船户皆各乐从；按季征饷价，当复旧例，岁终奏销；三十九埠运商以逋课黜，中铅山、南康、上犹、英德四埠当先复，请积逋当自三十九埠始。”皆下部议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士毅诣潮州戒备。师行，遣兵助剿，刍茭、器械皆立办，加太子太保，赐双眼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五十三年，台湾平，图形紫光阁。会安南国

王黎维祁为其臣阮惠所逐，其母、妻叩关告变。士毅以闻，督兵诣龙州防镇南关，帝嘉其识轻重、知大体，命自广西入安南，别遣云南提督乌大经自蒙自进。阮惠遣将拒於寿昌江，又分兵屯嘉观。士毅师至，击破惠所遣将，渡寿昌江，再进至市球江，惠守备甚设。士毅令阳於下游为浮桥，若将渡；密遣总兵张朝龙自上游渡，出贼后，贼惶扰。士毅勒兵乘筏渡，贼弃寨走；纵击，贼自投江中死，尸蔽江。游击张纯等亦击破惠屯嘉观军，副将庆成等设伏擒惠将。师再进至富良江，江南即黎城，惠令尽收战舰泊南岸拒守。士毅缚筏载兵，令提督许世亨将二百人夜过江，掠小舟数十，更番渡兵。黎明，兵渡者二千馀。惠军以舟遁，张纯追及之，分焚其舟，尽歼之，遂复黎城，阮惠走富春。维祁至军中，士毅承旨封为安南国王。捷闻，封一等谋勇公，赐红宝石顶。士毅辞，不许。命班师，士毅犹豫未即行。

五十四年春正月，阮惠率其徒攻黎城，维祁亦挈其孥潜遁。士毅引兵退，渡市球江，驻江北。惠军追至，总兵李化龙殿，度浮桥，堕水死；浮桥断，提督许世亨等皆战死。士毅还入镇南关，维祁与母子偕至，置诸南宁。上以士毅不遵诏班师，有此挫折，罢封爵，并撤红宝石顶、双眼花翎，解总督任，以福康安代之。方惠追我师至富良江，士毅欲复渡江与决战，世亨力谏，谓损大臣、伤国体，令千总薛忠挽其纆而退。至是具疏自劾，令驻镇南关治事。惠寻遣使求内附，福康安至，与士毅严斥之。既，以黎氏瞽乱，不堪复立国，遂偕奏安南不必用兵状，帝从其议。寻召士毅还京师，授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直南书房。是年冬，命署四川总督，逾

岁真除。未几，两江总督书麟坐高邮书吏伪印冒征被谴，以士毅代之，谕以江南吏治废弛久，当黾勉整饬，毋徇隐。徐州王平庄河决，筑毛城铺堤堰，赈被水诸州县，俱称旨。五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廓尔喀用兵，命摄四川总督，督饷。士毅自打箭炉出驻察木多，师已入后藏，复驰诣前藏，馈运无匮。以劳，复赐双眼花翎。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偕福康安、和琳驻前藏谋善后。福康安率金川土司入觐，命士毅再权四川总督。福康安移云贵总督，以和琳代之。上令士毅留四川董理讨廓尔喀之役军需奏销，士毅乞留福康安、和琳会核，上不许。

六十年春，湖南苗为乱，入四川秀山境，士毅督兵驻守击贼。嘉庆元年，湖北教匪为乱，侵四川酉阳境。士毅移军来凤，战屡胜，封三等男。贼屯茶园溪，大雨旬日，饷无备。夜击贼，人持短兵垒涌入，千总张超执长矛先登，斩其魁，追奔四十馀里。贼退据旗鼓寨，士毅移军从之。六月，卒於军中，赠公爵，谥文靖。以其孙均袭伯爵。

士毅故善和珅，病笃，遣书请入旗，高宗特许之，命均入汉军正白旗，授散秩大臣。寻以幼罢。十一年，自陈废疾，请以同祖弟玉墀袭爵，仁宗谕曰：“士毅克黎城，皇考命班师。士毅意在贪功，迟延失事，兵溃入关。所奏多有虚饰。朕体皇考遗意，未予追求。今均既病废，士毅原授伯爵当裁撤，并令均出旗归原籍。”

明亮，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都统广成子，亦孝贤高

皇后侄也。初以诸生尚履亲王允禩女，为多罗额駙，授整仪尉。累迁銮仪卫銮仪使。乾隆三十年，授伊犁领队大臣，从征乌什乱回。再移宁古塔副都统。从征缅甸，有功。

三十六年，两金川为乱，命以护军统领佐四川总督桂林出师。明年，桂林师出墨垄沟，败绩，明亮未以闻，上责其隐，夺职，旋授头等侍卫衔，令从军自效。时阿桂以参赞大臣代将，令明亮仍出墨垄沟，潜袭甲尔木，夺第一山梁。地高寒，不俟令引还，阿桂奏劾，降二等侍卫衔。复攻甲尔木，乘雪陟其中峰，克所筑碉卡，授二等侍卫。寻攻真登梅列，断贼粮道，迁头等侍卫，加副都统衔。复自都恭进破噶察、丹嘉诸寨，与阿桂会於僧格宗。阿桂授副将军，命明亮为领队大臣。再进，自僧格宗渡河，东攻美诺，令侍卫德赫布等为前队，明亮继，逐贼至美都喇嘛寺，围养诺，战一昼夜，克之。小金川悉定。

进讨大金川，温福出西路，丰昇额出北路，而阿桂出南路，明亮为参赞。三十八年正月，师次当噶尔拉山，亘二十馀里，贼筑十四碉拒守。明亮攻克第五、第四两碉。居敌月，温福师败，僧格宗、美诺皆陷。从阿桂敛师退驻翁古尔垄，擢广州将军。十月，师再举，阿桂出西路，授明亮定边右副将军，出南路，当一面。自思纽顺河取得里、得木甲诸寨，袭破宅垄，复取僧格宗，与阿桂会美诺。小金川复定，赐御用黑狐冠。三十九年正月，与阿桂策定进军道，明亮自巴旺、布拉克底土司进次马奈。马奈山峻险，河南有地曰斯第，为贼寨障。明亮夜攻马奈，遣参赞大臣富德自骆驼沟出寨后夹攻，战二日，克之。再进，次绒布寨。分兵授领队大臣奎林，以

皮船渡河，取斯第山梁木城二。再进攻卡卡角。其前地曰庾额特，山负河而立，危峰护其右，势绝险，山腰径隘，贼夹以巨碉。屡攻不能下，於其右筑五碉卫饷道。攻穆谷诸寨，贼拒守益力，而奎林军以乏水移驻深嘉卜。明亮诃得泉，使富德、奎林移军就之。分道攻斯第，贼前后并至，断我军为数部，战甚力，侍卫阿尔都陟险焚贼卡，乃破围出。明亮策攻正地，深入不遇贼，虑阻险设伏，未即进。阿桂令改出北路，与参赞大臣舒常合军攻宜喜，进克达尔图山梁。贼筑十八碉，迭战克其十五，复自木克什进次带石，东取谷尔提，西攻沙坝山，焚碉卡二百余。贼据隘断我军道，别得道出。

四十年四月，阿桂令参赞大臣海兰察助攻宜喜，分兵十馀道攻贼碉。明亮与海兰察、舒常巡行督战，克萨克萨谷山梁，达尔图、得楞、沙坝山诸贼皆溃，并得日旁诸寨，授内大臣。再进克基木斯丹当噶山，海兰察还佐阿桂。明亮军进次扎乌古，攻碉未即下，令奎林以炮击贼，破石真噶，北取琅谷，移师驻其地。阿桂已克勒乌围，进攻噶拉依，令明亮攻碾占。未即下，明亮疏请简精锐佐阿桂并力出西路。上不谓然，诏切责，乃自琅谷进攻纳木迪。阿桂遣驻美诺兵千馀助明亮。明亮策贼守纳木迪，扎乌古备必疏，遣奎林出间道袭破之。自日斯满至阿尔古山梁，上下二十馀里，诸碉卡尽下，纳木迪贼焚寨走。再进攻日斯满先取得耳谷，断贼后路；令和隆武等夹击，大破贼，还攻碾占。碾占为乃当山巅，其北曰阿尔占，其南曰甲杂。明亮袭破阿尔占，夜督兵缒下峭壁，陟山梁，尽破诸碉寨，遂攻乃当，贼溃遁。围甲杂，缺一面当水，贼走，师乘之，皆堕水死。阿桂军临噶拉依，明

亮取独松趋正地，降马尔邦，令奎林等军於巴布朗谷。督兵与阿桂军会，偕阿桂疏报噶拉依围合。四十一年春，命封一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师克噶拉依，金川平。时议以成都将军驻雅州总边政，以授明亮。明亮以雅州地隘，请还驻成都，陈善后诸事，皆从之。夏，师还，上郊劳，赐银币、鞍马。冬，复率诸土司入觐，命在军机处行走。四十三年，改授四川提督。四十五年，复率诸土司入觐。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乱，攻兰州。明亮将四川兵自巩昌入甘肃，合军讨贼。上幸木兰，觐行在，改授乌鲁木齐都统。员外郎开泰罪谴，命永远枷号；明亮徇协领富通请释之，未以闻。四十八年，移伊犁将军，而富通当引见，开泰惧失庇，投水死。事闻，上逮明亮诣京师，狱成，罪绞待决。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复乱，大学士阿桂出视师，命释明亮，赐蓝翎侍卫从军。乱定，授头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都统。五十五年，授刑部尚书。五十六年，出为黑龙江将军。五十八年，移伊犁将军。六十年，复入为正红旗汉军都统。坐在黑龙江令兵输貂予贱值，夺职，留乌鲁木齐自效。

贵州苗石柳邓、湖北苗石三保等为乱，嘉庆元年，命明亮出佐湖南军，授头等侍卫，旋以副都统衔署广州将军。贼久据孝感，署湖广总督永保讨之未克，明亮将三千五百人以往，至潼川铺，贼出战，分兵伏黄金庙，攻贼垒，伏起，贼炮裂，斂入城。明亮令积柴城门外纵火，贼突出，皆堕壕，三日火始烬，城遂破，赐轻车都尉世职。攻钟祥，得贼渠张家瑞等。战於双沟，屯吕堰，贼至，击败之。再进攻平陇，破养牛塘、刚息冲诸隘。围石隆，奋战，斩石柳邓，获其孥，封

二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

是时教匪起，延及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命明亮督兵赴四川，与总督宜绵合军讨贼。二年，明亮自永绥入四川，与宜绵军合。转战，焚金峨寺，破重石子、香炉坪，克分水岭、火石岭诸卡。贼渠王三槐出战，大破之，三槐中枪逸，贼死者万余人。复战精忠寺，俘三槐母。襄阳贼渠姚之富、齐王氏等窜四川，与三槐及达州贼渠徐添德合，势复张。之富等据开县南天洞，明亮击破之，逐贼，战於大凉山。云阳贼渠高名贵应贼，明亮与宜绵策擒名贵，歼其从。贼攻白帝城，明亮循江下宜昌，贼来犯，击破之。逐贼至独树，会湖广总督景安师至，合击，逼贼入南漳山中。度贼且渡汉北入河南境，令总兵长春屯谷城为备；督兵出隆中，贼北走，击之溃，赐紫缰。

贼屡败，不能北渡，乃自房县入陕西境。明亮逐贼，屡战皆捷，先后杀六千余人。贼走紫阳，明亮师次白沔峡，之富等与诸贼渠张汉潮、高均德分道窜走，明亮逐汉潮、均德入汉中。上责明亮不当置群盗而但逐汉潮、均德，夺爵及双眼花翎、紫缰。之富等亦渡江与均德合走汉阴，其徒入城固、南郑，乃夺职，逮诣京师。旋以军事急，命留军自效。督兵逐之富、齐王氏自山阳至郧西，急击之，之富、齐王氏皆投崖死，赐副都统衔、花翎。命捕治均德。

师进次西乡，汉潮与诸贼渠詹世爵、李槐合万余人，自竹谿至平利、太平，明亮追及於池子山，战，馘世爵、槐，而汉潮还走南乡，复攻陷西乡、石泉，命夺花翎。汉潮入河南境，攻卢氏，明亮赴援，汉潮复走陕西，攻五郎厅。四年，上

授勒保经略大臣，授明亮副都统、参赞大臣，逐汉潮入汉中。勒保弟永保先以孝感、钟祥剿贼无功坐谴，嫉明亮；至是起署陕西巡抚，与明亮不相能，汉潮往来奔窜，不以师应。上征勒保还，命明亮代将，迁正红旗汉军都统。明亮劾永保军久驻不进，永保言明亮有手札尼其移军。上为夺明亮职，逮诣京师，明亮方追贼入子午谷，战於张家坪，歼汉潮。师还，就逮，罪斩待决。

五年，上追录前功，以领催诣湖北从陕甘总督松筠讨贼，旋授蓝翎侍卫、领队大臣。败贼石花街，迁二等侍卫。再败贼斑竹园、远安镇，命以五品衔授宜昌镇总兵。贼窥荆、襄，明亮与战败之。贼欲西走陕，明亮守七星关，贼复折而东，战於朱家嘴，大破贼，进秩视三品。贼复入陕西境，明亮与巡抚倭什布合击之，贼还南窜。上命赴四川讨贼，明亮以陕西贼渠高二、马五等将至竹溪，驰赴迎击。上责明亮不即赴四川，复左授蓝翎侍卫。明亮已击破高二、马五，复擢三等侍卫、领队大臣。还师湖北，战於寿阳坪，破贼渠徐添德，战於狮子岩、余家河，破贼渠苟文明，复授宜昌镇总兵。时湖北贼渐定，上念明亮老，召还，授二等侍卫。

七年，自副都统外授乌鲁木齐都统。三省教匪平，行赏，封一等男。九年，内授都统，迁兵部尚书。十年，进一等子。十四年，加太子少保，进三等伯。十五年，赐双眼花翎，命协办大学士。十六年，以舆夫聚博，上闻，不以实奏，左授副都统。十七年，出为西安将军。十八年，内授都统、左都御史。十九年，复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太子太保。二十四年，进三等侯。道光元

年，致仕，食全俸。二年，卒，年八十七。宣宗亲临奠，赐陀罗经被。谥文襄，祀贤良祠。

论曰：福康安起戚里，然亦自知兵。征廓尔喀，贼守隘，命前军更番与战，而设伏隘侧，前军败退，贼逐出隘，伏起，贼骇走，我军蹙之入隘。福康安策骑督战，诸军悉度隘，遂夷贼屯。其才略多类此。士毅入安南，度重险，窋入其庭。是时诸将多骄侈，士毅独廉；盖亦有不可没者。明亮知兵过福康安，廉侔士毅，师屡有功，辄有畸之者，未能竟其绩。立朝既久，躬享上寿，进受封拜，非幸致也！

卷三百三十一

列传一百十八

海兰察子安禄 奎林珠勒格德
和隆武 额森特 普尔普

海兰察，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黑龙江。乾隆二十年，以索伦马甲从征准噶尔。辉特台吉巴雅尔既降，复从阿睦尔撒纳叛，师索之急，遁入塔尔巴哈台山中，海兰察力追及之，射坠马，生获以归，叙功，赐号额尔克巴图鲁。累擢头等侍卫，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三十二年，以记名副都统从征缅甸，师出虎踞关，海兰察率轻骑先驱，至罕塔，遇贼，殪三人，俘七人，遂攻老官屯，馘二百；设伏，歼贼四百，贼自猛密出袭我师，援击却之。三十三年，

再出师，度万仞关，败贼戛鸠江，毁江岸贼居，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师薄老官屯，攻贼於锡箔，毁其木栅，贼来攻，急击之，追戮其强半，缚二人以归。既还师，命留军防边。移镶白旗蒙古副都统。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命自云南赴四川与师会。三十七年六月，参赞大臣丰昇额方攻美美寨，贼御战甚力。海兰察师至，合力奋击，克之；乘胜毁贼寨十三，克木城，师屯其旁山冈，筑卡以守。七月，败贼策卜丹。八月，贼出贡噶山左，谋截粮，海兰察设四伏，斩级百馀。十月，进攻路顶宗及喀木色尔，破碉卡三百馀，歼贼数百，诏嘉奖，擢正红旗蒙古都统。十一月，进至格实迪，自色木僧格山后取玛觉乌大寨，仰攻布喇克及扎喀尔寨，得碉卡九十。十二月，进攻明郭宗，突入寨门，焚转轻楼，直捣美诺。

小金川既定，进讨大金川，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温福出西路，自功噶尔拉入。三十八年二月，趋昔岭，道经苏克奈，夺卡二，据木果木后山，与领队大臣额森特军合战，得碉卡五，凿冰开道，一日而至固木卜尔山。山接昔岭麓，昔岭多贼碉，当道碉凡十，我师遇贼碉，若山峰纵横并列，往往为之次第，便指目。海兰察与额森特计分兵为六队，力攻第九、第十二碉，先下，进取第七、第八两碉，力战冰雪中。及暮，阳撤兵，贼下追，伏起，殪二百人。第五碉尤坚厚，海兰察运炮轰击，昼夜无稍休，碉乃破。移军攻达扎克角山梁，夺获得斯东寨。上按地图示诸将形势，海兰察复移军攻功噶尔拉山口。五月，还攻昔岭，造炮台高与山齐，痛歼守贼。六月，后路贼攻陷底木达，进据登春。海兰察还御，战正力，俄

闻木果木大营有警，疾驰。次日大营陷，将军温福歿於阵。海兰察令领队大臣富兴整兵出，而为之殿。夜半，至功噶尔拉总兵牛天畀营，度功噶尔拉办不可守，合军引退，令额森特等为前导，与富兴、普尔普及天畀殿。是日暮，屯崇德。次日至美诺，与领队博清额、五岱、和隆武合军，驰奏请罪。上谕以“镇静，鼓士气，图恢复”。与五岱共守美诺，贼屡来攻，均战退。

时当新败，绿营兵多溃散。海兰察请遣回怯卒，毋使摇乱新兵，上从其请。寻调知阿桂方驻军当噶尔拉，乃分兵千人，令额森特自南山往迎；又令普尔普将三百人巡鄂克什诸隘口。七月，贼大至，美诺、明郭宗俱失守，海兰察退保日隆。上责其不能御贼，命阿桂按治。阿桂至日隆，奏：“海兰察当兵溃时，前后拦截，未与懦卒同溃。惟平日不能申明军律，咎不能辞。”命左授领队大臣，停俸。十月，命以阿桂为定西将军，谋再举，海兰察偕领队常清等将八千人自达木巴宗北山取道分三路进，夺别斯满大小十馀寨。复与富兴等攻取帛噶尔角克、底木达、布朗郭宗诸寨，师复克美诺。上嘉海兰察奋勉，命支俸。

三十九年正月，阿桂令海兰察将五千人自明郭宗进谷噶山击贼，又令与保宁将二千人自喇穆喇穆横梁绕八十馀里，攻登古山。登古山在诸山最峻，罗博瓦山与对峙，亦贼中奇险处。二月，令普尔普顺山梁进，海兰察出山后，自石罅跃登，搏贼酣战；额森特、保宁至，合力击贼，贼少却；复分队冒死冲突，射之，殪数十人，馀贼负矢遁。乃还取罗博瓦前山，攻第三、第四峰，而额森特攻第二峰，普尔普攻第一峰，俱

克之。上谕罗博瓦为贼险要门户，海兰察力攻功最，授内大臣。

三月，从第四峰下，进攻得斯东寨，克之。四月，贼乘雾雨於山坡立两碉，海兰察率兵毁之。五月，於喇穆喇穆山后筑栅，贼屡自林中来犯，与额森特合击，贼披靡走。六月，攻色溯普冈，贼设大碉六，互相应。额森特克左两碉，乌什哈达克右一碉，海兰察独克中三碉及附近卡寨。七月，抵色溯普，南崖石壁陡滑，督兵手足攀援上，歼东西峰守碉贼殆尽。又自喇穆喇穆山麓乘胜攻日则丫口，取碉卡百馀，贼坚守该布达什诺木城。师循山沟，海兰察出其左，额森特出其右，官达色出中路，三道并进，遂逼逊克尔宗。上嘉海兰察为诸将倡，屡克险要，赐号绰尔和罗科巴图鲁，并赉白金三百。

八月，偕额森特自逊克尔宗峰脊分左右翼仰攻，登碉顶，纵火毁碉卡二百馀；又旁出逊克尔宗西，逼贼寨，督兵踊跃进。贼穴地匿，不敢出。九月，取逊克尔宗水碉，断贼汲道。乘胜攻官寨，贼枪石如雨，督兵奋进，额森特取其右第一寨；海兰察左颊伤，裹创力战，克第二寨。军中目贼渠所居大寨为“官寨”，亦曰“正寨”，示与他碉卡别也。上以海兰察伤甫平，即督兵攻夺坚碉，手敕嘉奖。十月，克默格尔山梁及密拉噶拉木，得大寨一、石碉四，山后凯立叶官寨亦下，复授参赞大臣。又自默格尔西进攻布拉克森及格思巴尔，焚寨落数百，於是凯立叶附近碉卡皆尽。命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十一月，夜度山沟，进格鲁克古丫口，崖礧壁立，督兵揉登，天明，登者六百人，贼并力拒，夺二碉，循山梁下攻

桑噶斯玛特；别遣兵自陡乌当噶山进克沙木拉渠什尔德诸寨，复督兵攻克革什戎冈及作固顶。贼寨横越诸山，下沟上梁，鼓勇径度，尽克诸碉寨，与丹坝军合。十二月，抵桑噶斯玛特山，贼於碉外设木城为护。师自栅隙发矢，或拔栅木撞之，城立毁。四十年正月，自康萨尔分路进剿，据山沟碉寨。二月，克甲尔纳沿河诸寨。进攻勒吉尔博寨，海兰察克山麓碉二。贼自噶尔丹寺来援，击败之。四月，将军阿桂令往宜喜，会明亮调兵入道，约期合攻。上赐缎二端。

寻分兵千人偕福康安赴宜喜，先取甲索贼碉，进攻得楞山冈，皆下，焚萨克萨谷大小寨落数百，西北两路兵合。五月，攻上、下巴木通大碉，并克色尔外、安吉、达佳布诸寨，焚噶尔丹寺。六月，自荣噶尔博山梁攻巴占寨落，贼恃险拒攻，未下；紆道绕舍图枉卡以入。海兰察督兵进据昆色尔山梁，克果克多碉，进至拉枯喇嘛寺。再进经菑则大海，又攻章噶上下十馀寨，尽克之。合诸路兵逼勒乌围，海兰察自托古鲁逾沟直上山梁。八月，取隆斯得寨三，分地设伏，遂克勒乌围。

九月，整军进攻噶拉依。初自达思里正路入，虑贼防密，改自达乌达围进。海兰察绕至莫鲁古上，连夺噶克底、绰尔丹诸寨，又克西里山梁并科布曲诸碉。十月，攻达噶，自中路由入，分兵张两翼出旁径，克两坚碉，下攻雅玛朋寨。闰十月，据黄草坪，筑栅断贼援。贼起木城，海兰察督兵陟山，自上压下，克之。十一月，分道攻奔布鲁木，夜迫山下，焚贼木城，遂据西里正寨。又克舍勒固租鲁寨四。进攻雅玛朋正寨，从中路设伏，偕普尔普等尽克附近寨落。十二月，克勒

隈勒木通石碛，筑栅至科布曲。海兰察冒枪石进，乘胜克索隆古、得木巴尔、们都斯诸寨。贼又於布哈尔下积木设伏拒师，海兰察分兵三道并进，立时攻破，遂取奇石砢；又遣兵悉收库尔纳、额木里多诸寨，及巴斯科官寨。四十一年正月，克舍齐、雍中两寺。海兰察屯兵噶拉依河岸，扼要隘。寻偕福康安、普尔普等截噶拉依右路，克大石卡，移炮进击扎木什克寨。二月，大金川酋索诺木就缚，金川平，封海兰察一等超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领侍卫内大臣。补公中佐领。

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据华林山。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疏请以海兰察自佐。上已命为领队，驰驿诣军前。四月，抵兰州，督兵攻龙尾山，贼伏穴中守。阿桂至，令海兰察尽护诸军。五月，偕明亮、额森特等分左右翼陟山杀贼。复逾水磨沟，猝上华林山，贼骇，倾穴出；师阳退，贼来逐，还兵击之，歼贼甚众。贼被创巨，望见海兰察乘马出阵，辄先惊窜。闰五月，将阿拉山马兵绕出华林山江南潜伏，候贼至，突出壕杀贼；又督屯练兵取贼卡四，步战中枪伤。上悯其劳，谕阿桂抚慰。贼据大卡负隅，海兰察单骑至五泉山审度，还向华林山暂伏壕中，诃贼还，急起猛攻，遂克之。入贼营，焚所居板屋。贼退保华林寺，督兵逼寺立栅，歼贼众，馘渠传示各回民。贼平，上谕奖海兰察功，官其子安禄三等侍卫。四十九年四月，甘肃回复私起新教，聚众滋事。命尚书福康安视师，授海兰察参赞大臣。贼屯静宁底店，海兰察督巴图鲁侍卫等进逼贼巢，设伏痛歼之，

遂破石峰堡，擒贼渠张文庆等。擢安禄二等侍卫，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将军福康安视师，仍授海兰察参赞大臣。十月，渡鹿仔港，登岸后三日，率巴图鲁二十人至彰化八卦山察地势。贼方於山上筑卡，海兰察跃马登，贼拥至，发箭殪数贼，馀惊遁。上以其能用少击众，谕奖之。十一月，自笨港开道，同福康安援嘉义，分队五，沿途搜剿，自仑仔顶、仑仔尾逼至牛稠山，贼万馀阻溪守。海兰察越溪径上山梁，攻克贼栅，贼遁，追至大排竹，尽焚贼藪，嘉义围解。上嘉海兰察身先士卒，勇略过人，进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

十二月，剿城西大仑庄及海岸贼，又焚城东兴化店、员林贼庄，督兵直剿北路。时贼屯中林，尤剽悍，海兰察冒枪石驰剿，克之。大埔林、大埔尾诸庄贼俱溃。收斗六门，抵水沙连，贼已遁。寻踪搜捕，见贼渠方乘马执帜，射坠马，获以归。进攻大里杙，林爽文起事地也，歼贼目数十、贼党二百。林爽文逃入番社，即自内山平寨仔逐贼至集集埔。贼寨前阻大溪，海兰察策马迳渡，尽歼寨中贼，追十馀里，至浩淮角，焚草藪千。进剿小半天山寨，海兰察遍历东势角山峰狮子头、打铁藪、鰕骨、合欢诸社，至极北炭窑，捕治馀贼。五十三年正月，得爽文於老衢崎，槛送京师。上念海兰察功，解佩囊赐之。二月，还兵至南路，自弯里社至极南瑯峤，执贼渠庄大田，磔於市。台湾平，赐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再图形紫光阁。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仍以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

为参赞大臣，率巴图鲁侍卫及索伦兵千人往讨。出西宁，明年三月，抵后藏。闰四月，抵第哩浪古。与福康安分往绒辖、聂拉木察地势，定策自济咙进兵。海兰察偕阿满泰出中路，贼两碉前后相辅，师夺前碉，贼守后碉不出；督兵毁旁垣入，短兵接，杀贼目三、贼兵二百，进屯擦木。乘胜克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贼渠率众陟山，我兵暂伏，贼至山半，横击之，贼且战且退，海兰察疾驰下击贼，斩贼渠七、贼二百馀，俘三十。海兰察马足中枪，上闻，戒以“接仗时宜持重，毋轻冒险”。

师进攻济咙官寨，海兰察与台斐英阿督索伦兵往来冲击，自丑至亥，克之，斩贼六百，俘二百。自济咙进至索喇拉山，山下有石卡。师直攻之，贼弃卡奔。逐至热索桥，贼撤桥，攻之不及。海兰察密令阿满泰等东越峨绿山，自上流潜渡，贼骇奔，坠河者甚众。师悉渡，遂据热索桥，进至密哩顶，越崇山数重，抵旺噶尔，深入八百七十里，不见贼。旺噶尔西南有大川横亘，北曰旺堆，南曰协布鲁，迤东为克堆寨，贼各筑卡以守。师至旺堆，贼扼河抵御，不得渡，乃留兵牵贼；密从上游缚木以济，出贼不意，直薄克堆寨，大败之。六月，督兵自协布鲁进，由噶多东南越雅尔赛拉山，昼夜行，至博尔东拉前山。贼筑木城三、石卡七，据要隘，乃转从山巅下临贼卡，与阿满泰上下夹击，诸城卡尽下；乘胜逐贼至玛木拉，杀伏贼百馀人。师屯雍雅山，廓尔喀乞降，拒不许。七月，进攻噶勒拉山，三道皆胜。逐贼至堆补木山，夺其卡。山下为帕朗古横河，贼扼桥以拒。官兵夺桥渡，驰上甲尔古拉山；别兵从上游潜渡，抵集木集山，合军。贼来侵，往来迎

击，战两日夜，越大山二，克木城四、大小石卡十一，戮贼目十三，毙贼六百，俘十七。廓尔喀渠畏惧，力请降，诏许之，进海兰察一等公。

五十八年三月，卒，谥武壮。复图形紫光阁，甫成，上制赞嗟惜，谕曰：“海兰察以病卒，例不入昭忠祠。念其在军奋勉，尝受多伤，加恩入祀。”

子安禄，袭公爵，授头等侍卫。嘉庆四年，佐经略勒保征四川教匪，战屡有功。贼渠苟文明等窥开县，安禄与总兵朱射斗合军逐剿，贼不敢东窜。十一月，与射斗逐贼枯草坪，乘雨登汪家山杀贼，贼多坠崖死。安禄望见数十贼匿山沟，率数骑逐之，贼溃散，独策马从其后，数贼自林中出，安禄仓卒中矛死。谥壮毅，赐白金千治丧，加骑都尉世职，合前赐骑都尉为三等轻车骑尉。是时奎林子惠伦亦战没。上以二人皆名将子，与乌合乱民战，没於行阵，深致惜焉。

奎林，字直方，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傅文子也。自拜唐阿袭云骑尉，擢云麾使，袭承恩公爵，授御前侍卫。累迁镶白旗护军统领，管理健锐营。

乾隆三十七年，授领队大臣，从副将军阿桂征金川，与侍卫和隆武攻纳围山梁，攻当噶尔拉。木果木师溃，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召奎林入咨军事。旋命佐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自墨垄沟进攻得里。贼筑碉山岭，奎林率兵昼伏夜行，至其侧，突击破之。攻拉约，夜渡河，鼓噪，克贼垒，遂抵僧格宗，连破石碉，获军粮火药。时阿桂复美诺，明亮遣奎林往会师。复从明亮攻斯第，奎林率第一队兵先占班得古水泉，与贼持两

昼夜，涉险鏖战，飞石伤脊。两贼握利刃突前，侍卫珠勒格德射之，殪，馀贼惊逸。上谕嘉奎林勇猛。攻达尔图，贼碉绵亘数里，奎林冒雨先登，立拔第一碉。官军乘势疾击，克碉十五，俘贼目八，获粮械无算。复自木克什山梁进克贼碉一，中枪伤顶，上谕曰：“奎林平日战甚力，今顶伤中要害。”时富德军於马尔那，令奎林代防，即以富德佐明亮击贼。旋授镶红旗汉军都统。

伤愈，复从明亮攻宜喜。阿桂遣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会奎林度地势，约两军隔河夹击，直捣勒乌围。勒乌围、噶拉依，两金川渠所居地也。奎林分攻甲索，又自萨克萨谷攻得楞，贼弃碉窜，乘胜追蹙，堕崖死者相枕籍。攻基木斯丹当噶，夺碉二、卡九，又夺茹寨麦田十馀里，赐绷武巴图鲁名号。复趋噶西喇嘛寺，拔沙尔尼沟碉卡。阿桂破勒乌围，奎林偕明亮、和隆武等攻扎乌古山，未克，请益兵。上谕奎林、和隆武：“毋以勇往好胜，愧激轻进。虽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亦当审度机要，权利害而行，不可冒昧。”旋自什扎古进兵，偕和隆武自山沟潜行，登其巅，碉内贼无一脱者。上谕明亮、奎林、和隆武：“宜黽勉立勋，毋让西路专美！但当度利害，不可但知轻进。”进克扎乌古山梁。再进据纳木迪、斯底叶安，夺三十馀寨。又自耳得谷下击贼碉卡，毙贼百馀。复自碾占进攻，达撒谷，拔碉卡三十，毙贼百。趋独古木思得，贼溃，平山上下八十馀寨。师经乃当，降其渠。攻甲杂，俘贼酋，降其众千馀。克卡拉尔，抵舍斯满，贼出降。奎林绕山巅行三百里，至底角河沿，抚定寨落数百，遂与阿桂军合围噶拉依。上加奎林一等男，命其子崇伦承袭，并赐双眼

花翎。遂俘金川酋索诺木。师还，凯旋，上郊劳，赐文绮十二、银五百、御用鞍辔马一。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右翼前锋统领，擢理藩院尚书。

四十五年，出为乌鲁木齐都统。骁骑校常福杖毙披甲多罗，奎林论劾，上以多罗不孝，罪当死，责奎林误劾。改授乌里雅苏台将军。坐在乌鲁木齐失察各州县浮报粮值，命以公爵畀其叔傅玉承袭。复授乌鲁木齐都统。迁伊犁将军。

奎林贵戚有军功，嗜酒躁急。五十二年，参赞海禄疏劾，上命乌鲁木齐都统永铎勘奏。逮至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按治，狱成，奎林坐擅杀罪人，拟杖；海禄所劾不尽实，亦有罪，坐诬告，死罪，未决，拟流；帝以奎林孝贤皇后侄，而海禄所论劾不尽虚，拟罪乃反重，失平，命俱夺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旋授奎林蓝翎侍卫，再迁台湾镇总兵。时林爽文乱甫平，多盗，为民害。上欲严惩之，谕奎林：“勿拘泥，勿姑息，有犯必惩。”奎林屡捕治剧盗，复论诛裨将坐赃及营兵之为盗者，称上旨，加提督衔。五十六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师征廓尔喀，改授成都将军、参赞大臣，帅师入藏。五十七年，行至江卡，疽发於顶，遂卒，谥武毅。

珠勒格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军。其救奎林也，上命擢一等侍卫，赐号扎克博巴图鲁。战於木克什，据水卡，断贼汲道，设伏以待。贼乘雾分道来犯，守碉兵御之，伏起；贼复自山下援，珠勒格德突入阵，刃三人，大败之，遂克木克什山下碉。复与都统和隆武等袭取日旁山后碉十馀，日旁近勒乌围，贼碉寨相望，后路必争地也。授

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奎林攻什扎古，珠勒格德与和隆武设伏琅谷，奎林兵至，夹击，破木城；进攻扎乌古，克贼碉四、卡八。自日新满至巴扎木，贼碉林立，珠勒格德与和隆武分兵进，连克贼碉十七。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御制赞犹及救奎林事。寻卒。

和隆武，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宁夏将军和起子也。初隶镶蓝旗，以和隆武功，高宗命以本佐领抬入正黄旗。凡抬旗，或以功，或以恩，或以佐领，或以族，或以支，皆出特命。和隆武装一等子爵，授三等侍卫。

乾隆三十七年，从护军统领明亮征金川，自墨垄沟攻甲尔木山梁。师分道而进，和隆武为领队侍卫，明亮攻美诺喇嘛寺，和隆武傍水夹攻，贼溃而复聚，尽歼之，夜克美诺诸碉寨，复分攻纳围正面山梁，败贼於鸠寨，夺碉五十馀，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旋收僧格宗。从富德攻克绒布寨北沃什山、摩格、孟格、里格、穆图德宗，进攻卡角。从奎林等取斯第，贼迎战，和隆武摩众荡决，矢尽，以矛斗，被创，赐玉搬指、荷包。进攻克木克什第一碉，赐黄马褂。师攻日旁，和隆武自周叟绕出其后，突入碉，贼惊溃，枪石不及施，短刃相搏，循山逐贼碉十馀，隳二百馀，日旁贼歼焉。复偕珠勒格德攻谷尔堤诸地碉寨，尽克之。上屡诏嘉奖，授正蓝旗蒙古都统。进攻得楞以南碉卡，又进攻额尔替山梁，杀贼甚众。贼据石真噶，和隆武与奎林乘胜运炮，军甚器，分队突出攻据之，贼奔溃。四十年七月，阿桂师逼勒乌围，而和隆武与明亮、奎林合军出北路，自扎乌古山进。语已具《奎林

传》。

四十一年，金川平，进和隆武三等果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赐御用鞍辔马一，并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七功臣。出为宁夏将军，移吉林将军。卒，谥壮毅。

额森特，台褚勒氏，满洲正白旗人。以前锋马甲从征伊犁。右部哈萨克与塔什罕相攻，参赞大臣富德使额森特谕哈萨克内附，使入觐，额森特护至京师。擢蓝翎侍卫。迁二等侍卫。乾隆三十四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征缅甸，攻老官屯，贼出战，额森特率索伦兵击败之。

三十六年，从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攻巴朗拉，夺其东山峰，毁碉，赐号丹巴巴图鲁。师取达木巴宗，额森特由别道出山北，连破碉卡。至资哩，合师，夺北山。贼乘夜筑卡，将兵邀击，贼数百踵至，三却三进，额森特中枪，力击败之，遂克资哩。复策取普尔玛寨。攻东玛，连战败贼，擢头等侍卫。贼分两道出战，伏兵逆击，贼大败；薄其碉，身被创，大呼杀贼，遂克东玛。进克美美卡，拔路顶宗山碉，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至博尔根，夺山巅大寨。夜渡水，仰攻纳拉觉山，克碉十二、卡十五。击格实迪，破公雅山。逾木尔古山麓，取沟内寨卡，据嘉巴山，授领队大臣。

小金川平，复从将军温福至功噶尔拉山。功噶尔拉者两金川接壤要隘也，峰陡绝，积雪封径，贼碉扼险。额森特督兵直上，副都统乌什哈达继之，渐克旁碉，战于固木卜尔山，败贼。从温福移营木果木，会攻昔岭，贼碉密布，与海兰察合攻，冰雪中相持数十日，木果木军溃。副将军阿桂在当噶

尔拉，全师撤驻翁古尔垄。上命阿桂为定边将军，再进，额森特与总兵海禄夺北山桥卡。总兵成德至，三路合攻阿喀木雅山，乘胜取木兰坝，平鄂克什官寨。师至路顶宗，额森特越山攀堞跃入，刃贼数十，堕崖死。进攻明郭宗，遂复美诺，授正红旗护军统领，赐御用黑狐冠。

偕海兰察至谷噶山下，有横梁曰喇穆喇穆，峰势峻险。海兰察与侍卫公保宁从旁进，额森特当其前，夜乘雪影穿箐越险，直前奋击，转战至黎明，已二十馀里，始见高峰列大碉九，缭石墙。俄雪又作，乘晦抵碉趾，贼不敢出，乃攻取其左、右山梁及附近僭巴拉克山峰。夜击梁东色依谷山，与海兰察兵合。海兰察据登古山，与罗博瓦山相对，险特甚。共率兵由石罅跃登，林中炮石如雨，及第三峰麓，贼数百分队迎击，卒败之，攻克第二峰碉。上奖其奋勉，授散秩大臣。进剿得斯东寨，斫寨门，纵火，贼出，杀之。雪夜，贼劫副将常禄保营，额森特闻枪声赴援，贼败走。贼乘雨雾建二碉於罗博瓦山，额森特与海兰察率兵八百，夜雨中薄碉，毁墙入，贼惊窜，平其碉。贼夜劫乌什哈达营，追击败之。

贼於罗博瓦峰下色溯普大冈置大碉六，左右相应援。海兰察克其中三碉，额森特克其左二，乌什哈达克其右一，山寨皆平，上嘉之，制诗纪事。额森特於大雨中攻色溯普左偏，砍栅进，克二木城，遥见该布达什诺各寨烟起，知海兰察兵至，遂乘机夺笔郎纳克、该笔达乌诸寨，改墨尔根巴图鲁，赐白金二百。

师围逊克尔宗，额森特与海兰察毁平房、碉卡二百馀。克水碉，攻官寨，自丛木中骤逼寨墙，贼死战，额森特伤鼻及

足；扑第三寨，贼举枪折其弓弰，伤指，易弓，连毙数贼。上以额森特被伤能易弓射贼，手诏嘉奖，赐貂冠、猞猁狲褂。攻默格尔山，与海兰察共攻克密拉噶拉木碉及凯立叶官寨。败勒乌围援贼，馘百馀，授参赞大臣。乘胜取布拉克森及格斯巴尔二山，毁山下罗卜克鄂博沟口七碉，於是凯立叶上下及附近寨落皆平。上奖其奋勉超群，命在乾清门行走。

复与海兰察分队乘月黑度山沟，入格普古丫口，得碉卡十二。抵桑噶斯玛特，破石城、木栅，夺擦庸、群尼二寨。攻上下巴木通，克之。下寨落百馀，贼不敢复拒。至直古脑山顶，与福康安兵合，直趋勒乌围贼巢。贼负高阻深，力战克之。额森特负伤不能乘马，上命驻守勒乌围。额森特隔河见明亮兵攻阿尔古，发炮助之。上闻，曰：“额森特不分畛域，无愧为参赞！”额森特望见攻西里官兵得捷，率保宁、常禄保等攻西里山麓，克其木城。勒乌围前山曰克尔古什拉斯者，取噶拉依正道也。贼於山上城碉密布，额森特攻克之。乘胜取格隆古。师将逼贼巢，贼恃布哈尔、则朗噶克为门户，斫木塞道。额森特率诸将乌尔纳、那木扎、彰霭等进攻，贼伏积木中，发枪如雨。额森特乘栅以登，设伏兵夹击，贼遂惊溃。进克喀尔巴山后，毁附近寨落，遂薄噶拉依。上嘉额森特勇，封一等嫫勇男，世袭。金川平，赐御用鞍马、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因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命从大学士阿桂讨之，额森特与海兰察、明亮等分攻华林山，力战被伤。贼平，进三等子。四十七年，卒。

普尔普，额尔特肯氏，蒙古正黄旗人。父巴图济尔噶尔，本额鲁特杜尔伯特部宰桑。来降，隶蒙古正黄旗。从征准噶尔，讨霍集占，皆有功。官至内大臣，赐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

普尔普自闲散再迁三等侍卫。从征缅甸，擢御前侍卫，授公中佐领。乾隆三十七年，命率额鲁特兵诣金川，从定边右将军温福进讨。师攻达克苏，普尔普夺贼卡，断贼来路。从参赞大臣丰昇额攻明郭宗，命为领队侍卫，偕巴雅尔取明郭宗南寨，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尔拉，经丫口，尽得贼卡寒。偕副都统海兰察攻昔岭，克要路碉二。普尔普与海兰察、额森特、巴雅尔、乌什哈达、马全、阿尔纳素战尤力。复与诸将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山梁，克之。进攻色布色尔山梁，得贼碉十馀。罗博瓦者，金川渠所恃为门户者也，师进，悉据其诸峰，授散秩大臣。贼劫副将常禄保，援击败之。与海兰察合攻喇穆喇穆，射杀红衣贼渠。又拔该布达什诺木城二，赐御用黑狐冠。贼劫我军所置卡，与乌什哈达赴援，贼溃。攻逊克尔宗，中创，复攻舍图旺，断逊克尔宗去路。偕台斐英阿等攻章噶，得贼寨二十馀。又克隆斯得寨，贼贮铅丸火药处也，遂偕台斐英阿等克勒乌围，赐什勒玛咳巴图鲁名号。进攻阿穰曲强达巴，克大碉三、木城四。仰攻西里山峰，贼越碉窜，普尔普逐捕，所杀伤过当。攻舍勒图租鲁，得碉一；攻开布智章，得寨一。又克萨尔歪，阿结占贼寨，据勒隈勒木通、科布曲山梁，斩获甚众。四十一年正月，合诸军围噶拉依，普尔普出其右，与海兰察筑垒逼贼巢，遂克之。金川平，封三等奋勇男，世袭。图形紫光阁，列前五

十功臣。

师还，上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授正红旗护军统领，正白旗满洲副都统，赐双眼花翎。四十三年，扈跸谒泰东陵。离营住宿，坐夺双眼花翎。林爽文之乱，授领队大臣，命从将军福康安赴台湾援嘉义，解围，克大里杙。爽文逃小半天山顶，同海兰察进攻，贼拒战，山路险恶，普尔普率广东兵及屯练降番攀木栅先登，贼溃，遂擒爽文。进军瑯嶠，追剿贼目庄大田，贼来劫营，普尔普於大武垵隘口冲杀，败之。谕於台湾嘉义建生祠。事见《福康安传》。大田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晋封二等男，袭一次，以三等男世袭。五十五年，卒。

论曰：海兰察勇而有智略。每战，微服策马观敌，察其瑕，集兵攻之，辄胜。平生惟服阿桂知兵，福康安礼先焉，乃为尽力，师所向有功。奎林亦孝贤皇后诸侄，刚而不挠，勋名与群从并。和隆武、额森特、普尔普皆以克敌功最受封爵。乾隆中多将材，此尤其魁杰也。

卷三百三十二

列传一百十九

富勒浑文绶 刘秉恬查礼 鄂宝 颜希深
徐绩 觉罗图思德彰宝 徐嗣曾
陈步瀛 孙永清 郭世勋 毕沅

富勒浑，章佳氏。初自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户部郎中。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迁山东按察使。以在冀宁道失察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左授山西雁平道。再迁浙江布政使。三十五年，署巡抚。奏劾总督崔应阶仆诬指钱塘民为贼，擅刑致毙，论罪如律。三十七年，调陕西。寻擢湖广总督，入觐，赐孔雀翎。四川总督阿尔泰坐贪黷玩纵得罪，上命富勒浑如四川，会总督文绶按治。阿尔泰纵子明德布与布政使刘益相结受赇，明德布在京师，上令军机大臣传讯，自承，富勒浑奏论益立斩。上以为过重，改监候，狱连署布政使李本，富勒浑奏本罪当夺职，枷示不足蔽辜，请留军效力。上责其名重实宽，意存取巧，命枷示期满，留军效力。

三十八年，师征金川，四川总督刘秉恬出驻美诺，命富勒浑留署四川总督，总理各路军需。秉恬奏：“拣发往川省各员视军营为畏途，惟恐出口办差不通闻问。”上以责富勒浑，富勒浑奏陈：“司道公议，新到各员出口办差，未免踟蹰。请以现任各员调赴，而令新到者分别署理。”上责富勒浑玩公沽

誉，令劾倡议者，富勒浑奏司道公议，并无倡始。上益不择，谓：“富勒浑竟敢以罚不及众吓朕！”下部议，夺官，命宽之。

木果木师溃，底木达被陷。富勒浑率新至贵州兵驰赴蒙固桥防守，事闻，上嘉之。旋夺秉恬官，即以富勒浑实授，令驻美诺，以钦差大臣关防督饷。时美诺亦被陷，富勒浑屯明郭宗河口，据山梁设卡防守，复发兵分驻路顶宗、巴朗拉。将军阿桂进攻小金川，上命富勒浑与提督王进泰统兵策应。师克美诺，上令富勒浑、进泰严守美诺，并分兵驻僧格宗、明郭宗。阿桂奏富勒浑、王进泰通慎而蒞，於山川形势、行军机要均未能悉，请令副都统成果、云南提督常青驻守后路，上从之，谕戒富勒浑等勿存畛域。奏新开楸底至色利沟运道，军粮归此路运送。玛尔当、明郭宗诸地存米，借防兵一月粮，馀俱运军前，请撤前设台站；又奏分兵驻防大板昭及梭格泊古诸地。四十年，奏阿桂等督兵进捣贼巢，应用粮饷、军火、铜片、炮料，储备充裕，并造皮船济师；又奏调梭格泊古、玛尔当兵分防沙坝、三松坪，以护运道：皆称旨。上命富勒浑驻布朗郭宗，富勒浑奏阿桂、明亮合攻甲索山梁，布朗郭宗距军五百馀里，虑难於策应。上谕曰：“阿桂进攻勒乌围，自应随军督饷。兵事移步换形，不必泥前旨也。”师克勒乌围，奏请撤前设卓克采一路台站。四十一年，复授湖广总督，命师还上官。金川平，议叙。

四十二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三年，调工部。授镶蓝旗蒙古都统。四十四年，复授湖广总督。四十五年，调闽浙，上南巡，迎谒。时李侍尧以贪纵得罪，富勒浑入对，上谕及之。富勒浑对：“侍尧实心体国，为督抚中所罕见。”及上命各督

抚议罪，又请行诛，上责其前后歧异。浙江巡抚王亶望丁忧，留办塘工，携家居杭州。亶望得罪，上又责富勒浑未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阅海塘，疏劾杭嘉湖道王燧，又责富勒浑徇庇。夺孔雀翎，降三品顶带，授河南巡抚。河溢万锦滩，富勒浑亲赴防护；又溢青龙冈，四十七年，工竟，还现任顶带。

复授闽浙总督。台湾漳、泉民械斗，劾总兵金蟾桂、知府苏泰等，并夺官。五十年三月，入京，与千叟宴。调两广。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入觐，上询富勒浑操守，对：“未敢深信。”及命军机大臣诘之，又发富勒浑纵仆殷士俊纳赇状，下巡抚孙士毅按治。士俊常熟人，并令江苏织造四德等籍其家资累万；士毅奏亦发富勒浑与士俊等关通纳贿事实，上夺富勒浑官，遣尚书舒常如广东会讯。大学士阿桂方按事浙江，又命士毅逮富勒浑监送阿桂鞠治，论斩，下刑部狱。五十二年，诏释之。五十三年，坐在闽浙失察总兵柴大纪贪劣，复下刑部论绞，仍释之。五十四年，罗源盗发，上追论富勒浑废弛玩误，戍伊犁。五十五年，释回。六十一年，又发热河，是年即释回。卒。

文绶，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十三年，自监生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授甘肃凉州知府。累迁转山西布政使。三十一年，坐迎合巡抚和其衷徇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夺官，戍军台。旋授道衔，往哈密办事。三十三年，授河南巡抚，未上官，调陕西。三十六年，署陕甘总督。土尔扈特内附，命赴齐齐哈尔犒劳。授四川总督，未行，仍调授陕甘。

师征金川，奏陕、甘发兵三千，延绥镇总兵书明阿以千

人赴维州，兴汉总兵张大经以二千人入四川从征，文绶如巩昌、安定视师行。三十七年，疏言：“巴里坤、乌鲁木齐年来日繁盛。招民垦地，户给三十亩，并农具籽种，视新疆例，六年升科。玛纳斯城南可二万馀亩，瑚图壁城西北可六千馀亩，巴里坤城外及傍近诸地五千九百馀亩，玉门、酒泉、敦煌三县可五千馀亩。往时嘉峪关恒闭，过者候讥察，今关外已同内地，请令辰开酉闭；兼开乌鲁木齐城南七达色巴山梁以利行旅。”又酌定收捐监粮，筹备巴里坤移驻满洲兵粮料；并於巴里坤山湾设厂牧羊，令满洲兵子弟取乳剪毛，以广生计。均如所请行。

三十七年，调四川总督。前政阿尔泰坐误军兴，又纵其子明德布婪索，得罪，上命文绶察明德布婪索状。文绶言：“明德布侍阿尔泰日久，与属吏往还，尚无婪索事。”而明德布在京师，上命军机大臣按鞫，具服，乃责文绶袒护，夺官，往伊犁效力。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总督富勒浑奏报金川酋攻明郭宗河口，上授文绶头侍卫，佐富勒浑治军。未几，授湖广总督，仍署四川总督。偕富勒浑奏言：“增兵需饷，请令商民愿自湖广运粮入四川者，视乾隆十三年范毓黻助饷加衔例，谷一石当银九钱，授以贡监职衔。”并议行。四十一年，实授。四十四年，入觐。子国泰，官山东巡抚，召诣京师相见。四十五年，疏言：“云南昭通、东川诸属改食川盐，应於川、滇交界隘口设稽察。”上可其奏，并谕云贵总督福康安一律严防。四十六年，诏停打箭炉收税部员，由总督委员管理，因条奏裁改诸事，从之。四川多盗，民间号咽噜子，阑入邻近诸省。湖广总督舒常、湖南巡抚刘墉、贵州巡抚李本先后

疏言盗自四川入境，遣将吏捕治。文绶奏后入，上责其玩纵，降三品顶带。尚书周煌复陈盗为民害，将吏置不问，甚或州县吏胥身为盗扰民，上以文绶因循贻患，夺官，往伊犁效力。四十八年，释回。四十九年，卒。子国泰，自有传。

刘秉恬，字德引，山西洪洞人。乾隆二十一年举人。二十六年，明通榜，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再迁郎中。三十二年，考选福建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大学士傅恒督师讨缅甸，以秉恬从，擢鸿胪寺少卿。师还，超擢左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调工部，再调仓场。

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大学士温福出西路，总督桂林出南路，授秉恬钦差大臣，督西路粮运。寻以南路径僻站长，挽运尤艰，命改赴南路。秉恬以西路需饷急，请暂留料理，上韪之。又奏：“南路运粮，人俱畏其难。臣非敢言易，然天下无必不可办之事。”上谕令勉为之。寻奏：“师自甲尔木进攻小金川，道路险阻，唯羊可陟。乃招蛮民贩羊至军，以六羊当米一石。”又奏：“师攻克僧格宗，距达乌围六十馀里。臣往勘，擢於策尔丹色木设站。其地有喇嘛寺，粮至即贮寺，以蔽风雨。”旋赴美诺督运。上嘉秉恬不辞劳瘁，赐孔雀翎，授四川总督，仍留美诺督运。

三十八年，师克小金川，温福督兵进攻昔岭。上命秉恬将美卧沟、曾头沟两路酌量形势，分别驻守，赴木果木及功噶尔拉两地察勘。秉恬奏至，与上谕正合，深嘉之，谕谓：“勤劳军务，与统兵督战无异。命交部照军功议叙。”秉恬途中得绰斯甲布土司遣头人投禀，讐绰斯甲布与金川亲昵，虽

从征未尝尽力，并请归金川所侵噶尔玛六宗诸地。秉恬谕：“师讨金川，断不中止。噶尔玛六宗诸地，事平后当有公断。尔土司从征未得一地，且纵金川人在境内为盗，所谓尽力者安在？”头人语塞，奉檄而去。疏闻，上嘉秉恬甚合机宜。秉恬至木果木，复奏：“臣自崇德抵功噶尔拉，地气极寒，四山皆雪，甫经设站，以蔑席支棚，使人畜暂有栖止。至族拉角克为布朗郭宗运粮要道，两口东西相距六七十里，开修土路，通至木波，即合帛噶尔角克碉及布朗郭宗大道。又自功噶尔拉至木果木，路陡雪滑，已饬修路凿冰，不致少误粮道。”报闻，加太子少保。木果木师溃，以提督董天弼失守底木达、布朗郭宗责秉恬不先奏劾，夺官，予按察使衔留军。旋并削衔，命佐按察使郝硕督西路运粮。

三十九年，奏面视米易取携，已由四川采办十数万斤；又奏修整楸坻至日尔拉萨拉驿道，并与总督富勒浑议以北路军饷归西路递运：上并嘉纳。四十年，以督运无误，授兵部郎中，仍赐孔雀翎，以钦差关防督饷。未几，擢吏部侍郎。以母病召还京师，旋丁忧。未几，起署陕西巡抚。四十五年，召入觐，调署云南巡抚。

四十六年，署云贵总督。安南国王以内地人民出边居住，胁制土民欠税，且动称内地差委，征索租赋，大为民扰，咨请防禁。秉恬拟照会，略谓：“内地百姓缘尔国需用货物，特准开关通市，为尔国利赖。本非在外垦田种地，无应纳租赋，焉有胁制土民欠税之理？如滋生事端，惟有责令尔国察出送回内地究治。”奏闻，上嘉其得体，仍令军机大臣删改，寄秉恬具答。累年以运铜妥速，议叙。五十一年，召授兵部侍郎。

五十二年，调仓场。嘉庆四年，复调兵部。五年，卒。

查礼，字恂叔，顺天宛平人。少劬学。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科，报罢。入赏授户部主事，拣发广西，补庆远同知。举卓异，上命督抚举堪任知府者。巡抚定长、李锡秦先后以礼荐。十八年，擢太平知府，母忧去。服阕，补四川宁远。三十三年，擢川北道。三十四年，调松茂道。

小金川用兵，总督阿尔泰檄礼治饷；将军温福师进巴朗阿，大营以礼从，令修建汶川桃关索桥，逾月工竟，上嘉之，命专司督运西路粮饷。三杂谷土司为小金川煽惑，颇怀疑惧。礼谕以利害，众感服。时温福出杂谷脑，遣提督董天弼分兵自间道出曾头沟。军需局以储米半运杂谷脑，曾头沟军粮不足，礼坐夺官，仍留军效力。师克美诺，温福令礼与天弼清察户口地粮，总兵五福自美诺移军丹坝。总督刘秉恬奏礼虽文员，颇强干，谙番情，命署松茂道，代五福驻美诺抚降番。

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礼偕游击穆克登阿赴援，至蒙固桥，闻喇嘛寺粮站陷，士卒狼顾；会松茂总兵福昌至，遂复进，遇伏，礼率督兵击之，擒寨首，馀寇惊遁。美诺已陷贼，阿桂驰援，以达围垂陷，檄礼驻守，寻命真除。三十九年，阿桂师再进，令礼专任卧龙关路粮饷。阿桂秉上旨，以南路阴翳，设疑兵牵缀，奇兵自北山入。礼请自揪抵至萨拉站开日尔拉山，山高五十里，冰雪六七尺，故无行径。礼登高相度，以火融积冻，凿石为磴，不匝月通路二百馀里。自揪抵达西北两路军营，视故道皆近十馀站，省运费月以巨万计，特旨嘉奖。

郭罗克掠蒙古军牲畜，杀青海公里塔尔，富勒浑令礼及

游击龚学圣捕治，得盗二，还牛马五百馀，盗渠未获。富勒浑以礼行后粮运渐迟误，奏促礼还。四十一年，金川平，礼留办兵屯，拊循降番，叙功，赐孔雀翎。上遣理藩院郎中阿林、知府倭什布、参将李天贵出黄胜关捕郭罗克盗渠，未得，皆坐夺官；仍令礼往捕，礼调三杂谷士兵四千，先令裹粮疾进。礼至，宣布上意，郭罗克酋玛克苏尔袞布来谒，问盗渠所在，诿不知；礼执送内地，责其弟索朗勒尔务捕盗。四十三年，玛克苏尔袞布病死，上责礼失抚驭番夷之道。四十四年，擢按察使。瞻对番劫里塘热寨喇嘛寺，礼往按，得盗，置於法。

四十五年，迁布政使。寻擢湖南巡抚。入觐，四十六年，卒於京师。子淳，大理寺少卿。

鄂宝，鄂谟託氏，满洲镶黄旗人。父西柱，官西安将军。鄂宝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再迁户部员外郎。乾隆十六年，授奉天府尹。二十年，署广西巡抚。二十六年，总督李侍尧劾陆川知县应斯鸣等纵贼害民，鄂宝奏前后相歧，夺官，以三品衔往库车办事。三十一年，召还，署左副都御史。仍授巡抚，历湖北、贵州、福建、广西、山西诸省。内迁刑部侍郎。

金川用兵，三十七年七月，命侍郎刘秉恬及鄂宝督饷，秉恬主西路，鄂宝及散秩大臣阿尔泰主南路，寻令改主西路。鄂宝议人负米五斗，日行一站，骡负米石，日行可二三站，改以骡运，军糈得无缺，赐孔雀翎。三十八年，仍授山西巡抚，督饷如故。温福师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昇额自绰斯甲布入。鄂宝驻大板昭主馈温福军，秉恬驻底木达

主馈阿桂军；而丰升额军出绰斯甲布，南路自打箭炉往，秉恬兼任之，西路自三杂谷、丹坝往，鄂宝兼任之。木果木师溃，底木达、大板昭皆陷贼。上命阿桂整兵复进，鄂宝仍驻觉木交督饷。旋进翁古尔垄，疏调副将董果护后路。上又命原任江西布政使颜希深驰驿往佐之。副将军明亮等又请令鄂宝驻丹东，上念鄂宝兵少，命以湖广续调兵千人属鄂宝。阿桂又疏请桂林率李世杰主南路，令鄂宝主西路。丹坝至绰斯甲布粮运，鄂宝请以丹东属桂林兼领。旋诣丹坝置台站，副将军丰昇额自凯立叶进兵。鄂宝请自三杂谷、梭磨、卓克采转输凯立叶，较丹坝道为近。丰昇额进攻谷噶，鄂宝请自梭落柏古转输色木多，凯立叶留少兵，即裁站夫，省糜费。会明亮自宜喜进兵，既克达尔图，两路军合师沙坝，克勒乌围。鄂宝请将西路台站以次裁撤。

四十一年，金川平，军功加一级。七月，调湖南巡抚，仍留办军需奏销。十月，授漕运总督。四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等议报销四川军需不符，请令鄂宝等分偿，得旨豁免。四十八年，授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五十二年，卒。子文通，官内阁侍读学士，兼公中佐领。

颜希深，字若愚，广东连平州人。入赀授山西太原同知。累迁山东泰安知府。建考棚、书院，清察征漕浮收诸弊。高宗东巡，召对，褒以“他时可大用”。乾隆二十七年，授四川按察使，入觐，上以希深母老，尚欲随任，希深亦不敢奏请改补近地，母子知大义，命调希深江西。二十八年，迁福建布政使。三十二年，调江西，丁母忧去。三十四年，仍授江西布政使，又丁父忧去。三十八年，诣京师，命赴金川军佐

鄂宝治饷，授河南布政使，仍留军。疏言：“粮台设木池，因限於山，与军营相隔，将山地开平安营。臣与黄岩总兵李时扩督兵防护，时令将弁操演，不但技艺熟练，而枪声远近相闻，亦可牵缀贼势。”又言：“觉木交深林密箐，贼易以藏身。臣督兵斩伐林木，使附近贼碉有径可通处，绝无遮蔽，藉免窃发。”皆称旨，赐孔雀翎。木池站焚毁火药，希深请与时扩分偿。师深入，山重雪积，希深催督拊循，恒终夜露宿。四十二年，擢湖南巡抚。旋入为兵部侍郎。四十五年，复出署贵州巡抚，调云南。卒。

徐绩，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入资授山东兖州泉河通判。累迁山东济东泰武道。三十四年，擢按察使，丁父忧，命以按察使衔往哈密办事，赐孔雀翎。三十五年，擢工部侍郎、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三十六年，奏：“玛纳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请驻兵，使声势联络。”从之。授山东巡抚。三十八年，上幸天津，迎谒，赐黄马褂。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绩率兵捕治，次临清城南，为伦所围，总兵惟一赴援，战败。上遣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兵援绩，并令大学士舒赫德视师。谕曰：“绩为巡抚，地方有此奸民，不早觉察，不为无罪；但以民乱将巡抚治罪，适足长其刁顽，事定，功过自不能掩。”寻事定，命解任，责捕伦餘党，捕得伦弟柱、林等二十余人。上嘉绩黽勉，授河南巡抚，仍缴进孔雀翎示儆。四十二年，奏按察使赵铨健忘，上责绩於铨应否去留不置一辞，下吏议，夺官，命宽之。召授礼部侍郎。四十七年，坐雩祭礼器误，夺官，以三品顶带往和阗

办事。召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迁正红旗汉军都统。六十年，上询前政弘吁在官事迹，奏不实，夺官，以六品顶带往和阗办事。

嘉庆元年，授三等侍卫、乌什办事大臣。召授大理寺少卿，还孔雀翎。再迁宗人府府丞。十年，以病乞休。十二年，重与鹿鸣宴，赐二品衔。十六年，绩子锜，授建宁总兵，入觐，上以绩年逾八十，调锜直隶正定总兵，俾就养。卒，锜官至直隶提督。

觉罗图思德，满洲镶黄旗人。初自诸生授光禄寺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外授江南常镇道。再迁贵州布政使。乾隆三十七年，擢巡抚。疏言：“贵州威宁玛姑柞子厂，水城福集厂产黑、白铅，岁供京局及各省鼓铸。厂员营私滞运，请立条款，严处分。”并下部议行。三十九年，署云贵总督。上令出驻永昌，并谕以防边事重，视前政彰宝旧日章程益加奋勉。抵任后，疏言：“清厘彰宝移交文牒，永昌军需造销牵混，应请各归各款，以清眉目。造解京箭，各镇协称现多损坏，与彰宝原奏不符；又有批准保山等厅县添买仓谷，亦滋疑义。”寻劾保山知县王锡、永平知县沈文亨侵亏仓谷，请夺官鞫治。上命侍郎袁守侗驰驿往按，锡言彰宝勒索供应四万馀，致亏短兵粮，上震怒，逮彰宝治罪。图思德以箭二十万解四川军营，上嘉之。十一月，兼署云南巡抚。

自傅恒征缅甸还师，缅甸贡使久不至，闭关绝市年久。图思德奏言：“侦知缅民亟盼开关，缅甸亦窘迫有投诚意。惟风闻难信，但当简练军实，使闻风生畏。”上韪之。及兼署巡抚，

自永昌还会城，令提督锦山等董理边防，疏报，拂上意，严旨促仍赴永昌督办边防。四十一年，复奏：“侦知缅甸懵驳已死，子赆角牙嗣立，方幼，头人得鲁蕴将遣使叩关纳贡。”上以缅甸初无悔罪输诚之意，谕勿轻听。寻奏：“得鲁蕴遣使投稟，愿送还内地官人，贡象，乞开关。已飭龙州将吏与以回文。”上以图思德示缅甸有迁就结案之意，斥为大谬。四十二年，又奏得鲁蕴欲将所留杨重英、苏尔相、多朝相等送还，并叩关纳贡。上念受降事重，图思德不能胜其任，命大学士阿桂赴云南主持。调李侍尧云贵总督，图思德回贵州巡抚任。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卒，赐祭葬，谥恭愍。

彰宝，鄂谟託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自翻译举人授内阁中书。十八年，授江苏淮安海防同知。累迁江宁布政使。三十年，授山西巡抚。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事发，具得巡抚和其衷界银五百为弥补及布政使文绶等知情状，奏闻。上遣侍郎四达会鞫得实，其衷、成功论斩，文绶等戍军台。安邑知县冯兆观揭河东盐政达色累商及受贽礼、门包，又遣四达会鞫，并得河东运使吴云从因被四达纠参，噉兆观揭发状，达色论死，云从、兆观治罪如律。三十二年，调江苏。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征银，上以此项历年均未奏明，自乾隆十一年起，应有千馀万，命彰宝会同详察。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均坐是得罪；又发前任监掣同知杨守英诈取商银；并论如律。

三十四年，命驰驿往云南署巡抚。师征缅甸，署云贵总督，命出驻老官屯督饷，加太子太保。三十五年，奏：“永昌沿边千馀里，山深径僻，应於曩宋关、缅箐山、陇川、龙陵、

姚关及顺宁箠笆桥设卡驻兵。”上令实力督率。又奏：“贵州调至兵间有老弱，现加甄汰。”上责：“彰宝现为总督，两省皆所辖，何不劾奏？”三十七年，劾云南巡抚诺木亲才识不能胜任，召还；又奏车里宣慰土司刀维屏逃匿，请裁土缺设专营，上从其议，定营名曰普安。寻实授云贵总督。三十九年，以病请解任。王锡事发，夺官，逮京师论斩。四十二年，卒於狱。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四十年，授云南迤东道。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擢巡抚。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为乱，调浙江兵，经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议。乱既定，五十三年，命赴台湾勘建城垣，因命偕福康安、李侍尧按柴大纪贪劣状，上责嗣曾平日缄默不言。寻疏言大纪废弛行伍，贪婪营私，事迹昭著。又奏：“抚恤被难流民，给银折米，福建旧例，石准银二两；今以米贵，请改为三两。”上以福康安奏晴雨及时，岁可丰收，仍令视旧例。偕福康安等奏清察积弊，筹酌善后诸事，均得旨允行。尝以台湾吏治废弛，不能早行觉察，自劾，上原之。命台湾建福康安、海兰察生祠，生嗣曾并列。寻奏台湾海疆刁悍，治乱用严，民为盗及杀人者，役殃民，兵冒粮，及助战守义民或挟嫌害良，皆立置典刑，以是称上旨，嘉嗣曾不负任使。事粗定，命内渡，寻又命俟总兵奎林至乃行。庄大田者，与爽文同乱，坐诛，嗣曾捕得其子天畏及用事者黄天养送京师，又得海盗，立诛之。五十四年，赐孔雀翎、大小

荷包。图像紫光阁。

请入覲，未行，安南阮光平据黎城，福康安督兵赴广西，嗣曾署总督。福康安濒行，奏福建文武废弛，宜大加惩创，上谕嗣曾振刷整顿。嗣曾奏许琉球市大黄，限三五百斤，谕不可因噎废食。又奏：“福建民多聚族而居，有为盗，责族正举首，教约有方，给顶带；盗但附从行劫未杀人拒捕，自首，拟斩监候，三年发遣，免死。”上谕曰：“捕盗责在将吏。令族正举首，设将吏何用？族正皆土豪，假以事权，将何所不为？福建多盗，当严治。若行劫后尚许自首免死，何以示儆？二条俱属错谬。”

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台湾生番头人请赴京祝嘏，嗣曾以闻，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覲。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

陈步瀛，字麟洲，江南江宁人。乾隆二十六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擢郎中，外授河南陈州知府。再迁山西按察使。寻以山西狱讼繁多，改命长麟，仍留步瀛兰州道。旋授甘肃按察使。

萨拉尔回苏四十三乱既定，四十九年，盐茶厅回田五复据石峰堡为乱，总督李侍尧率兵讨之，以步瀛从，捕治诸乱回家属。旋奏令赴安定、会宁督饷，行次隆德，闻副都统明善战死高庙山，步瀛以静宁、隆德、平凉诸州县当下陇要冲，静宁驻兵三百，请益兵。步瀛调固原兵五百赴平凉、隆德守，为犄角；复往静宁收明善馀兵守隘，上奖许之，寻谕：“步瀛兵事径行陈奏，不必拘体制。”步瀛奏：“臣收明善馀兵，尚

存九百有奇。石峰堡回越隆德犯静宁，平凉知府王立柱督兵民击之，回退据翠屏山。静宁距省五百馀里，中间会宁、安定为粮运要道。虑回自静宁南窜袭我师之后，已稟督臣发重兵防护。”旋疏报静宁围解，并筹济南、西二路官军粮饷药弹，称上旨。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以福康安代侍尧为总督。上谕以军事咨步瀛，擢布政使。福康安奏：“步瀛明白诚实，督饷甚力，但才具不如浦霖。”命调安徽布政使。事定论功，赐孔雀翎。

江、淮大饥，民胁众劫夺。步瀛行县，督吏赈恤，而捕治其不法者，自夏迄秋，事渐定。步瀛以劳瘁致疾，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疾大作，卒。

孙永清，字宏度，江南金匱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永清未入官，尝佐广东布政使胡文伯幕。土司以争袭相讐，验文牒皆明印，大吏欲以私造符信罪之。永清具稿请文伯力陈，得免者二百馀人。旋充军机处章京，撰拟精当，事至辄倚以办。迁侍读。四十二年，云南总督图思德奏缅甸将遣使入贡，上遣大学士阿桂往莅，以永清从。缅甸使不至，阿桂令永清撰檄谕之，送所留守备苏尔相还。四十四年，授刑部郎中。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四十五年，超授左副都御史。授贵州布政使。奏言柞子厂产黑铅，课馀三十馀万斤，请以十万斤运广。四十九年，署巡抚。又奏：“柞子厂黑铅，例於四川永宁设局收发，课馀三百万斤，请岁以五十万运存永宁。”

五十年，擢广西巡抚。劾新宁知州金垲等逋税，按察使杜琮、盐道周延俊等并坐夺官。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为

乱，征广西兵，永清奏：“兵出征，在例马兵赏、借银各十两，步兵赏、借银各六两，请於借银留三两为制衣。”命议叙。五十三年，藤县狱系盗梁美焕谋穴墙逃，捕得，永清令立诛之，奏闻，上谕曰：“狱囚反狱劫狱当立诛，若钻穴越墙，祇求苟免，不得与此同科。今之督抚皆好杀弄权，永清失之太过。”

安南阮惠为乱，国王黎维祁出亡，其臣阮辉宿护维祁母、妻、宗族至龙州，永清及总督孙士毅疏闻。士毅寻发兵讨惠，永清出驻南宁，奏太平设军需局，以福建延建邵道陆有仁、桂林知府查淳董其事。五十四年，维祁复国，使迎其母、妻、宗族，永清为具行李，并传上旨赉锦缎、绸、布及白金四百。谕奖永清自驻南宁，弹压边关，筹办饷糈，措置得宜，赐孔雀翎。

士毅师败还，福康安代为总督。永清与福康安奏：“安南用兵，关内外支放银百万、米八万馀，逐款详核，例可用而未用，或用不及数者，以实用之数具报。如有军行紧急，略有变通。与例不符者，仍如例核减。”上谕令以实为之。秋，以广西秋审册自缓决改情实凡三案，谕责永清宽纵。东兰州安置台湾降人郑管、陈廷乘舟走，追捕，以溺水报。上命夺知州黄图等官逮讯，永清坐降调，命留任。

是时阮惠更名光平，上封为安南国王，请以来年诣京师祝万寿，使阮宏匡等叩关入贡。永清令在太平候旨，疏闻。上令光平使臣於来年灯节前至京师，与外藩蒙古等一体入宴，责永清拘泥。永清旋奏光平使臣自桂林北行。上察广西学政潘曾起不称职，以谄永清，永清言曾起性情褊急，未愜士心。上责永清不先奏劾，以方料理安南内附，光平将入觐，不遽易

人，罚养廉二年。五十五年春，光平又以新赐印并御制诗使叩关入贡，永清疏以应否令光平使诣京师请旨。上谕曰：“光平遣使陈贡，自应令诣京师，何必奏请？”永清又奏太平、南宁、镇安三府与安南接壤，请屯兵防隘，立栅开壕，分隶龙凭、馘麤二营管辖，报闻。四月，光平入关，以其子光垂、臣吴文楚从，奏闻，上嘉之。寻卒。

弟藩，监生。以四库馆议叙，授中书科中书。官至安徽布政使。子尔准，自有传。

郭世勋，汉军正红旗人。初自笔帖式擢吏部主事。选福建龙岩知州。五迁湖南布政使。乾隆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调广东。上谕曰：“广东有洋商盐务，为腥羶之地。世勋操守廉洁，治事勤实，务慎持素履。”监临乡试，奏额送科举多取数百名，经费由督抚捐贍备办，谕国家无此政体，不允。奏禁大黄出洋，西洋各国岁不过五百斤，琼州、台湾亦如之；暹罗、安南贡船至，亦五百斤。五十五年，总督福康安入觐，命世勋署两广总督。劾雷琼镇总兵叶至刚误民为匪，左江镇总兵普吉保滥刑毙命，皆论罪如律。参将钱邦彦巡洋崖州，遇盗被戕，上以福康安诣京师后，世勋不能整饬，严斥之。

暹罗国王郑华咨：“乾隆三十一年被乌图构兵围城，国君被陷。其父昭克复旧基，十仅五六。旧有丹菩氏、麻叻、涂坯三城，仍被占据。请代奏令乌图割还三城。”乌图即缅甸。世勋以其非礼妄干，留其使广东，奏闻。上命军机大臣拟檄，略谓：“故缅甸酋懵驳与暹罗诏氏构兵，非今国王孟陨事。暹罗又系异姓继立，不宜追问诏氏已失疆土。天朝抚驭万国，緬

甸固新封，暹罗亦至华嗣掌国始加封爵，宜释嫌修好，共沐宠荣，不得以非分干求，妄行琐渎。”命世勋与福康安联衔照会，并告来使，但云：“札商福康安，未经代奏。”

五十六年，世勋奏洋船准携炮，内地商船不准携炮。上谕之曰：“商船出洋，携炮御盗。不特各国来船未便禁止，即内地商船遇盗不能御，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祇令海口将吏察验，不可因噎废食。”上以广东多械斗，谕世勋稽察化导。有步文斌者，以罪配德庆州，传习邪教，世勋捕得四十余人送京师。上谕以其渠送京师，余令世勋系狱，候刑部拟罪。

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咨言：“国境嵩陵等七州毗连云南开化，莫氏旧人黄公瓚父子据守，夤缘内附，吁恳代奏详察。”使至龙州，龙州通判王抚棠以所请非分，发书驳还。世勋奏闻，上嘉抚棠，赐大缎奖之。光平又以黎维祁弟维祇结土酋农福缙为乱，遣兵剿灭，具表献捷。表内并言：“维祇为乱，因维祁从人丁迺衡等为维祁通消息，请按治维祁罪。”世勋以光平所言臆度无凭，对扬失体，照会令将表文删节，缮正奏闻。上已先得巡抚陈用敷奏，令谕光平具确据，并通消息者何人，送京师按治，命世勋遵前旨照会光平。五十八年，暹罗、安南贡使至，世勋遣吏伴送诣京师。上以所派职卑才庸，虑为外藩所轻，降旨申饬。潮州总兵託尔欢请觐，例具清字折，朱批令来见。世勋奏委署总兵，译汉文为俚语，上赐荷包愧之。

英吉利遣使入贡，请遣人留京居住，上不许，虑英吉利贡使还经广东复多所陈乞，时已授长麟两广总督，命与世勋和衷商榷。寻奏英吉利贡使请在黄埔盖房居住，已严行拒绝，

并禁内地奸民指引勾结，上赐荷包奖之。五十九年，入觐，途次病作，至京师卒，赐祭葬。

毕沅，字纘蘅，江南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庶子。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从总督明山出关勘屯田，调安肃道。擢陕西按察使。上东巡，覲行在，备言甘肃旱。谕治赈，并免逋赋四百万。擢布政使，屡护巡抚。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匮，授巡抚。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募民垦兴平、盩厔、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馀顷。浚泾阳龙洞渠，溉民田。嘉峪关外镇西、迪化士子赴乡会试者，奏请给驿马。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屡署总督。四十一年，赐孔雀翎。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四十五年，陕西巡抚缺员，谕：“沅在西安久，守制将一年。命往署理，非开在任守制例也。”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沅会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发兵讨之。事平论功，赐一品顶带。甘肃冒赈事发，御史钱沣劾沅瞻徇，降三品顶戴。四十八年，复还原品，寻实授巡抚。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厅回田五复乱，沅遣兵分道搜剿。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沅治军需及驿传供亿，屡得旨奖励。

沅先后抚陕西十年，尝奏：“足民之要，农田为上。关右大川，如泾、渭、灞、浚、沔、洛、漆、沮、汧、纳诸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以时蓄

泄，自无水旱之虞。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处畜牧，为天下饶，若酌筹闲款，市牛羊驼马，为畀民试牧；俟有孳生，交还官项，馀则畀其入以为资本。耕作与畜牧相兼，实为边土无穷之利。”议未行。

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奏：“河北诸府患旱，各属仓储，蠲缓赈恤，所存无多，请留漕粮二十万备赈。”既又请缓征民欠钱粮，并展赈，上温谕嘉之。命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御制《淮源记》以赐。五十一年，赐黄马褂。授湖广总督。伊阳盗秦国栋戕官，上责沅捕治未得，命仍回巡抚。五十三年，复授湖广总督。江决荆州，发帑百万治工。沅奏：“江自松滋下至荆州万城堤，折而东北流，南逼窖金，荆水至无所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坝、鸡嘴石坝，逼溜南趋，刷洲沙无致壅遏。”又请修襄阳老龙堤、常德石柜堤、潜江仙人堤，凿四川、湖北大江险滩，便云南铜运。

五十九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邪教并起，称传自湖北，沅赴襄阳、郧阳按治，降授山东巡抚。上以明年归政，令督抚察民欠钱粮豁免，奏蠲山东积逋四百八十七万、常平社仓米谷五十万四千馀石。六十年，仍授湖广总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为乱，命赴荆州、常德督饷，以运输周妥，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民聂人杰等挟邪教为乱，破保康、来凤、竹山，围襄阳，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当阳又陷，复移驻荆州，上命解沅总督。旋克当阳，获乱渠张正谟等，复命沅为总督如故，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寻奏乱渠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皆就获，惟石柳邓未获；请撤各省兵，留二三万分驻苗疆要隘。上谕曰：“撤兵朕所愿，但平陇

未克，石柳邓未获，岂能遽议及此？”寻获石柳邓。上命沅驰赴湖南镇抚。疏言：“樊城为汉南一都会，请建砖城，以工代赈。”二年，请以提督移辰州，增设总兵驻花园汛。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赐活络丸。旋卒，赠太子太保。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

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於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论曰：“富勒浑、秉恬、鄂宝、辉金川之军，绩当临清之乱，图思德招缅甸之使，步瀛御石峰堡之变，嗣曾肃台湾之政，永清受安南之降，世勋屡却暹罗、安南干请。若英吉利入贡，中外交涉，於此萌芽。川、楚教匪，沅当其始，久而后定。诸人者皆身膺疆寄，与兵事相表里，功罪不同，赏罚或异；欲求其事始末，固不可略焉，故类而录之。

卷三百三十三

列传一百二十

五岱 五福 海禄 成德 马彪
 常青 官达色 乌什哈达 瑚尼勒图
 敖成 图钦保 木塔尔 岱森保
 翁果尔海 珠尔杭阿 哲森保

五岱，瓜尔佳氏，黑龙江人。乾隆十八年，命隶满洲正

黄旗。初以前锋从征准噶尔，授三等侍卫，赐墨尔根巴图鲁名号。战叶尔羌，复迁二等侍卫。霍罕使者至，命往宣谕，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赐骑都尉世职。三十六年，从将军温福讨金川，授参赞大臣。攻巴朗拉，克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鄙之不与为伍，温福以是轻五岱。五岱密疏言：“温福在军好安逸，不亲督战，自以为是，寒将士之心。”温福亦劾：“五岱刚愎自用，自成都至军，途中夺驿马骚扰；方攻巴朗拉，绿营兵惊退，五岱不能禁，诈言被创昏晕。”上命丰昇额、色布腾巴勒珠尔诣军中按治。色布腾巴勒珠尔等疏言鞫五岱俱不承，请夺其职，留军前自效，上责色布腾巴勒珠尔等所论列不得要领；复疏言温福轻五岱，致起衅。温福疏辩，谓五岱与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谋倾陷，上命色布腾巴勒珠尔等逮五岱诣热河行在。是时尚书福隆安奉使如四川，疏言五岱无夺驿马及攻巴朗拉诈言被创事，色布腾巴勒珠尔亦未尝袒五岱。五岱至热河，军机大臣廷鞫，戍伊犁。居数月，授蓝翎侍卫，命从阿桂出南路听差遣。阿桂令率士兵赴美诺、明郭宗诸地，相机夹击。寻授头等侍卫。

木果木师溃，阿桂驻宜喜。命五岱为领队侍卫，率贵州兵防后路。阿桂为定西将军，授五岱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复为参赞大臣。从副将军丰昇额自丹坝进攻凯立叶，山峻，未深入。上命丰昇额佐阿桂合军进，而以五岱驻凯立叶牵贼势，贼屡来攻，屡击败之。五岱疏言军中护军校等缺，当择应升人员，请上命。上以参赞佐将军治军事，不得自专，责五岱非是。阿桂、丰昇额自日尔巴当噶进攻，五岱自凯立叶督兵

夹击，进逼勒乌围。阿桂令五岱移驻日则丫口。寻率兵协攻珠寨及噶朗噶各寨。师攻勒乌围，五岱率所部自东北入，合攻克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四十九年，自塔尔巴哈台诣京师，至兰州，闻石峰堡回为乱，请从军。上谕陕甘总督李侍尧，以五岱尝从征金川，知军事，令率兵进攻。侍尧令偕副都统永安、提督刚塔讨贼，自马家堡逐贼至鹿鹿山，大雾，驻军数日，贼出后山，分军捕治，命署固原提督。战优羌城外，杀贼三百馀，贼遁入山，遣兵搜捕，俘二百三十馀。复逐贼至秦安县，拟进攻底店。上令尚书福康安视师，五岱从，克底店；进攻石峰堡，率兵搜捕黑砣塔、白杨岭馀匪，毁床子滩礼拜寺，回乱平。上以五岱自塔尔巴哈台班满还京，道闻回乱，自请从军；福康安未至，转战击贼，奋勉，予骑都尉世职。寻擢镶蓝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谙达，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五福，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自世袭佐领累迁四川维州协副将。乾隆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与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构兵，五福请於总督阿尔泰，檄泽旺责使服罪。泽旺子僧格桑尤桀骜，渐侵明正土司，乃令五福将五百人屯梭磨界朴头，擢松潘镇总兵，如美诺护粮道。小金川平，偕松茂道查礼按行边徼屯练，及新附汗牛十四寨。

时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同为乱。上虑两酋逃往鄂罗克，命五福驻丹坝。丹坝，往鄂罗克道所必经也。贼袭攻底木达及大板昭，师自登春入，五福自后路会攻。

寻请以副将西德布率兵还丹坝，而躬巡梭磨，土妇卓尔玛初附，加以驾驭。上命五福事毕仍还屯丹坝。五福旋自丹坝进攻穆尔津山，再战陟其冈，毁贼碉，败援贼。师进攻，五福以三百六十人为应，令官兵作攻扑状缀贼，士兵伏作固顶水卡旁。贼至，伏发，殪其头人，遂进攻山半贼碉，五福督兵斫碉门杀贼。将军阿桂等师克格鲁克古丫口，将达丹坝，五福隔山见师至，即督兵攻普笼、玛让诸碉，同时尽毁，於作固顶以下傍水设营卡。

师进攻勒乌围，五福自陟乌当噶夹攻，毙贼甚众，进攻荣噶尔博，毁贼碉一。师屯巴克图仰木山巅，五福克萨木卡尔山下诸碉卡，与大军会。自达乌达围进攻，五福同总兵常禄保等为应。既克黄草坪，贼自山后出，五福夹击败之。师自奔布鲁木进攻，为三队，五福与副都统乌什哈达率第三队，围贼碉。贼越碉窜，与第一、二队合，至西里正寨，贼溃遁。分攻瓦尔占、舍勒固租鲁，夜移炮轰毁之。进攻萨尔歪贼寨，复为三队，五福与都统海兰察自中路进，贼弃寨窜；复绕出寨后，歼贼甚众，贼寨皆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师既还，以两金川地势寥阔，命五福将三千人屯美诺。寻擢广西提督。卒。

海禄，齐普齐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征伊犁，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屯济尔哈朗，副将军富德攻叶尔羌，攻伊西洱库尔淖尔，海禄皆在军中，赐花翎，并号噶卜什海巴图鲁。又以边功，擢二等侍卫。温福讨金川，海禄将四百人攻斑斓山及斯当安，攻日耳、东玛、美美诸寨，及固卜济山梁，又

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破明郭宗沟内碉卡。自前锋参领摄陕西固原镇总兵。温福师败绩，海禄自美诺退巴朗拉，定西将军阿桂论劾，当夺职，命宽之。师自资哩南山入，得阿喀木雅山上碉一。至路顶宗，山陡峻，夜半潜入贼垒，歼贼三十馀，坠崖死者相枕藉，遂拔路顶宗，即督兵进攻明郭宗，克之。直抵美诺，贼惊溃，获大炮十馀、米粮百馀石，擢固原镇总兵。

从阿桂自萨尔赤鄂罗山攻克登古碉卡。复自喇穆喇穆迤西进，得石卡一。攻得斯东寨、色溯普、喇穆喇穆山梁，屯日则丫口要路。又攻该布达什诺木城，连克碉寨。攻逊克尔宗，贼出伏兵，击之溃。旋偕副都统富兴进至达尔沙朗，克大碉五，并克伊格尔玛迪等碉卡。再进，偕副都统乌什哈达夺罗卜克鄂博沟内碉寨，攻克格鲁克古山梁。再进攻康萨尔，督兵跃壕入，贼窜。再进，攻克勒吉尔博山梁，乘胜沿河击贼，大破之。师攻木思工噶克丫口，海禄以兵应，歼贼甚众。攻克迈过尔山梁，复偕乌什哈达攻丫口左木城、石碉，拔之。又自舍图枉卡分攻巴占，攀藤扶石，自山腰斜上，遂夺据毗色尔，进攻章噶大碉，克之，并夺木城一。偕襄阳镇总兵官达色攻黄草坪，占其地。移直隶天津镇总兵。旋率土兵夺兜窝碉卡，复夺取莎罗奔甲尔瓦沃杂尔所居之拉布咱占。又偕副都统书麟等攻则朗噶克，焚噶尔噶木、勒乌、果木得克、聂乌诸贼寨。金川平，图形紫光阁，赐骑都尉世职，擢云南提督。

四十六年，入觐。至湖南，闻萨拉尔回苏四十三叛，请从军。贼占华林山，海禄从海兰察攻之，多所斩获。旋进至

华林寺，毁贼巢，歼焉。授乌鲁木齐都统

海禄刻核吏事。在边，禁古城迤北瑚图斯金厂。重定新疆屯田征租功过，视旧例为苛。追论文武吏士剥下营私状，领队大臣图思义、提督彭廷栋以下皆坐谴。又请裁汰经费，视内地编保甲；台湾民坐械斗戍边，入乌鲁木齐铁厂输作，予巴里坤诸地戍兵为奴：皆议行。复疏请自哈密至精河设台车三百五十，乌鲁木齐设台车一百五十，定值视雇商车减三之二。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惠龄、陕甘总督福康安皆言车值过薄，福康安并力陈设台车不若雇商车便。上为罢海禄议，造台车糜帑，令责偿。伊犁将军伊勒图又疏请罢海禄所议屯田征租功过及戍边入铁厂例，左授伊犁额鲁特领队大臣。

五十三年，劾将军奎林毁佛像，辱职官，折罪人手足掷水中，得遣戍罪人赃，又於哈萨克以羊易布，私其羨金。上夺奎林职，令海禄并诣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廷鞫。奎林承毁佛像、杀罪人，馀事皆无据。上命并夺海禄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行走。寻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卒。

成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初入健锐营充前锋。从征准噶尔、叶尔羌，俱有功。征缅甸，从将军明瑞自锡箔进兵，攻贼旧小蒲坡，中枪伤，战猛拜、天生桥、猛城诸地。从副将军阿里充攻顿拐，毁其寨。从经略大学士傅恒渡戛鸠江，自猛拱、猛养进兵，败贼於新街。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成德从攻斯当安，裹创力战，进攻巴朗拉。再进，克资

哩、古布济、八角寨诸地，复被创；自空卡、昔岭进兵，屡捷，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木果木大营陷，温福死之，成德时将别军驻美诺，亦陷於贼，命夺官，仍留任。将军阿桂令自南山攻取阿喀木雅，会领队大臣额森特、总兵海禄三道并进，击东沟贼碉，歼贼甚众。路顶宗、明郭宗诸营卡皆下，复美诺，赐黑狐冠。小金川平，复官。

师自谷噶入大金川，抵罗博瓦山，成德偕总兵特成额等分兵缀贼。复会克色溯普山，夺坚碉数十。进攻喇穆喇穆东面山碉，贼分两路袭师后，击败之。偕散秩大臣普尔普等夺石碉四，又偕总兵官达色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会内大臣海兰察进围逊克尔宗，赐号赛尚阿巴图鲁。进攻甲尔纳寨，围急，贼潜以皮船渡，成德击破之。贼据赤布寨，其北为得思古寨，循沟下有噶朗噶、噶尔噶诸寺，碉寨繁密。师循沟进，破最东水碉。成德乘胜夺大碉五、木城二，直抵濒河噶尔丹寺，贼奔溃，师克舍图枉卡。成德潜师至日则丫口，与游击普吉保上下合击，破石碉八、木城四，遂克逊克尔宗，贼退勒乌围，复进，会师破之。进克甘都瓦尔、黄草坪等处，遂克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署四川提督。三暗巴番渠安错煽乱，督兵捕治，命真除。

五十三年，廓尔喀侵后藏，命成德为参赞大臣，督兵偕总督鄂辉、驻藏大臣侍郎巴忠会剿。巴忠授意噶布伦丹津旺珠尔与廓尔喀议岁费、还侵地，成德争不获，即以此议入奏。师还，授成都将军。后藏不如约，靳岁费不与，廓尔喀复来犯，巴忠自经死。上命鄂辉、成德督兵定藏自赎；复以濡滞失机，夺将军，予副都统衔，以领队大臣属将军福康安调遣。

攻聂拉木，与穆克登阿夜督兵进。成德攻寨西北，穆克登阿出西南，掷火弹杀贼，破寨，尽歼守寨贼，无一得脱者。福康安自济咙进兵，令成德等分道进屯德亲鼎山，克敌卡，自俄玛措山进，迭克果果萨喇嘛寺，乘夜取札木铁索桥。又自江各波迈山梁趋陇冈，与彦吉保会；逐贼至利底，与福康安师会，所向克捷。廓尔喀乞降，师还，命成德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帮办大臣。图形紫光阁，前十五功臣，以成德为殿。寻命署杭州将军。

仁宗即位，移署荆州将军。教匪起，成德偕总督惠龄攻贼宜都灌湾脑山，擒贼首张正谟。寻以纵贼窜逸，夺勇号。四年，致仕，卒。以曾孙女配宣宗为孝全皇后，追封三等承恩公，谥威恪。子穆克登布，自有传。

马彪，甘肃西宁人。以行伍从军，累迁至四川川北镇总兵。高台县丞邱天宠私伐巴彦济鲁萨林木，贝勒罗卜藏达尔札诉於上，词连彪，夺职。寻赐游击衔，驻雅尔。复起，除云南昭通镇总兵。

乾隆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将军温福以彪屡出师勇往，令将贵州兵三千以从，克巴朗拉碉卡，赐花翎。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彪偕侍卫额森特等自北山进，夺贼碉卡，斩馘百馀，与师会。彪以贵州兵二千驻资哩北山梁，东西距三十馀里。贼夜犯都司黄壮略、守备王廷玉营，彪与侍卫巴三泰驰援，败贼，失炮三。上以彪战甚力，不之罪。嗣都司徐大勇等守色布色尔，贼屯十里外高峰。参赞五岱檄彪赴援，未至，副将色伦泰战没。五岱劾彪逗遛，当夺职，上命留任。寻

自硕藏噶尔进驻色布色尔，阿桂军次喇卜楚克山麓，逼木阑坝；令彪伏兵东崖下，克其水碉。进攻色尔渠，彪从参赞丰昇额等击东玛寨，克之。乘胜攻哲木克郭罗郭罗美罗喇嘛寺诸寨，皆下，夺碉五，俘馘数十。攻美美卡，彪率二百人自山梁小径入。贼来援，力战破之。美美卡至日喀尔桥，有小径曰兜乌。贼毁桥筑卡以拒，彪伐木为桥济兵，贼弃卡走。又与提督哈国兴合克喀木色尔穆拉斯郭寨，遂据兜乌。寻自达克苏山后攻明郭宗，彪将千人自格实迪下攻，贼弃碉窜，授西安提督。复偕侍卫乌尔图纳逊攻达尔图大碉，毙窜贼甚多。遂偕领队大臣华善等以六千人驻宜喜，贼来犯，击之，斩贼三十余人。以三千五百人攻达尔图碉，未下。贼自沙坝三道袭宜喜军，又别遣贼夜扑达尔图军，击走之。师克乃当，至独松，彪与贼战中巴布里、下巴布里及玛雅冈角木，贼皆弃寨遁。旋与副将钦保克尔玛及扎乌古山梁，与总兵敖成克甲索。

金川平，赴西安任。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移湖广提督。卒，赠太子太保，谥勤襄，予云骑尉世职。

常青，苏木克氏，满洲镶白旗人。自前锋累迁护军参领。外擢云南曲寻镇总兵。从将军明瑞讨缅甸，战於蛮结。明瑞将中军，常青与领队大臣观音保踞西山梁。贼突至，常青等奋击，馘二百馀；贼败窜，又馘二千馀，俘三十四。再战天生桥、宋寨、黄土冈诸地，屡败贼。明瑞军败绩，上召常青入对，命仍还云南，从副将军阿里衮出万仞关。经略大学士傅恒令诣野牛坝督造战船，率兵赴新街，杀贼夺寨，获敌舟

及粮械。旋自新街进攻老官屯，克毛西寨。师还，授云南提督。

乾隆三十八年，师征金川，令率云南兵二千赴打箭炉佐将军阿桂出西路。偕都统海兰察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诸山梁，克之，留屯美诺。师攻布朗郭宗，阿桂奏请常青策应。常青遣游击福敏泰驻木波，游击保宁驻噶鲁什呢，守备张启贵驻美卧沟，而与副都统富兴率兵为布朗郭宗声援。西藏语谓为盗曰“放夹坝”，常青与富兴督绿营兵捕盗，焚其林。阿桂师进攻勒乌围，常青与富勒浑护饷道，自明郭宗至大板昭，兵卒巡视，分守小沙坝、沙坝、三松坪诸地，自间道出功噶尔拉击贼。上嘉之，谕以此路官军久未进攻，今自间道出奇，足以缀贼；惟地势险峻，仍戒其轻举。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移古北口提督，而以海禄代之。疏言缅甸方议抚，请暂留张凤街，与海禄相机筹办。上以夷性多疑，文檄仍用常青旧衔，俟事定赴新任。历浙江、江南、直隶、福建陆路提督，又继海禄为乌鲁木齐都统，移西安将军。卒，谥庄毅。

官达色，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前锋从征准噶尔。将军兆惠自鄂垒扎拉图转战至特讷格尔，上方南巡，遣官达色及副护军校兆坦赍疏诣行在，召对，授蓝翎侍卫。准噶尔平，予云骑尉世职。迭迁副参领，外擢云南顺云营参将。自陈不通汉文，乞还京师，经略大学士傅恒讨缅甸，以官达色监铸炮，令从军。旋授健锐营前锋参领。

乾隆三十六年，将军温福征金川，令将成都驻防兵四百

人从攻巴朗拉山梁，与乌什哈达督兵自山右登，夺卡六。再战，官达色发炮毁贼碉，战三昼夜，克之，赐号巴尔丹巴图鲁，畀白金百。师逾达木巴宗至斯底叶安，贼力拒，官达色发炮隳其碉楼，命署四川松潘镇总兵。师乘雪击贼，贼引退。官达色逐贼，贼乱流渡，窜阿喀木雅。移军逼贼寨，官达色发炮击之，寨垂破，贼夜遁。温福督师攻南山，官达色与总兵牛天畀合军，天畀取第二碉，官达色取第三碉，复命署湖北襄阳镇总兵。

师攻达尔图，贼蔽碉为固，官达色发炮击之，日毙贼数十。师进，破碉二，拔栅，歼贼甚众。副将军丰昇额攻谷噶，官达色与侍卫普济保等以四千人往会。旋以将军阿桂檄，从参赞海兰察攻喇穆喇穆，夺卡三，逼碉下掷火弹，以雨不燃，暂引退。复以六百人直陟高峰，峰有大碉二，夜半，援石壁蚁附登，伏碉旁，黎明突起，遂破二碉。过攻该布达什诺，贼为大碉倚壕，辅以木城。官达色督兵冒枪石跃壕以度，铲碉址成，遂援以上。贼退保木城，阿桂令海兰察出城后，官达色当其前，力战克之。再进，攻默格尔山梁，官达色与额森特等合军取碉三。旋与海兰察、额森特分道裹粮深入，攻格鲁克古丫口，克当噶海寨及陡乌当噶大碉，焚沙木拉渠寨。循格鲁克古山梁以下，贼傍箐置卡，督兵攻之下。真除襄阳镇总兵。

再进，攻勒吉尔博，战於山麓，破贼碉；再进，攻荣克尔博，克其麓木城。督兵陟山巅，与普尔普逾沟拔木栅二十六。自舍图柱卡循昆色尔山梁，攻据雅木则碉，取果克山诸碉寨，围拉枯喇嘛寺，尽歼之。再进，与海兰察等同攻章噶，

贼缘碉凿深沟，设栅其上，官达色督兵拔栅以覆沟，援附至碉巅下攻，贼惊窜，遂克之。与海兰察合军向勒乌围，分攻隆斯得，其地有三寨，克其二；遂潜破后寨，寨内蓄铅子，积地二尺许，火药百馀篓，悉收以佐军，设炮台，遍转经楼，与保宁、彰霭合军克之，勒乌围亦下。与海兰察等攻达乌，连破诸碉寨。进攻西里，贼四出力御，官达色逾沟与战，贼穿林逃。攻黄草坪，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海禄拔沟北栅为应。攻奔布鲁木峰木城，亦与海兰察偕。攻瓦喇占，发炮破其碉。循瓦喇占而下曰萨尔歪，有寨三，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左右合击，贼弃寨走，邀殄之。攻科布曲木城，又与海兰察偕，官达色冒枪石先登。攻朗阿古，海兰察自山腰险径度兵，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出其左。攻雍中喇嘛寺，官达色与普尔普等自右入，皆力战杀贼，遂破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移山西大同镇总兵，再移直隶宣化总镇兵。卒。

乌什哈达，吉林满洲正黄旗人。师征缅甸，以前锋校从，有功，赐号法福哩巴图鲁。师征金川，以三等侍卫从，其与官达色同克巴朗拉也，贼攻据所驻山，复力战破贼，夺其山还。事闻，上以功过足相当，宥之。战屡有功，累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外授和阗领队大臣，讦办事大臣德风受贿，按治不尽实，夺职。师征台湾，以头等侍卫从，与普尔普自茅港转战，通嘉义道。寻将水师至瑯嶠，获庄大田，还前所赐勇号。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师征廓尔喀，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先行治道，蹶而伤。师还，赏不及，入见，

以为言。上责其巧佞，夺职，戍伊犁。嘉庆初，赦还。师征川、楚教匪，以头等侍卫从，贼渠王三槐拥众渡江，乌什哈达与战，死之，予轻车都尉世职。

瑚尼勒图，鄂讷氏，黑龙江人。以护军入满洲镶黄旗。累迁护军参领。从征金川，亦与巴朗拉之役，赐号多卜丹巴图鲁。攻资哩南山，战自喇卜楚克山梁，绕登高峰，夺贼卡二，遂陟其巅，又夺贼卡二。复从海兰察等攻罗博瓦前山，贼二百余自其右缘山梁斜上，瑚尼勒图击杀十余人，贼遁走，进攻该布达什诺，克之，加副都统衔。复进攻逊克尔宗，焚贼寨十余，贼来援，却之。师攻勒乌围，遣瑚尼勒图夺据默格尔山，进占日尔巴当噶尔之西。危峰突起，海兰察等更出其西，自密拉噶拉木山巅下击，遂克凯立叶，谕嘉奖。乘胜攻克日尔巴当噶山阳左右五碉。又从海兰察等攻取桑噶斯玛特山寨。与福康安督兵将出箐，见贼碉二，奋勇跃入杀贼，贼溃，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师攻达佳布、安吉诸碉，督兵自山腰贼碉间攀越而过，先入碉，皆克之。进攻木思工噶克，令瑚尼勒图攻丫口。潜师而入，游击梁朝桂等为继，丫口峰左右碉十有四，同时皆破。师次荣噶尔博，有山梁曰巴占，为勒乌围门户，贼守御甚力。诸将议自舍图柱卡间道入，而使瑚尼勒图屯巴占分贼势。师克章噶，瑚尼勒图亦取巴占。分攻隆斯得寨，以斧破寨门，获所储铅药，遂攻下勒乌围。复攻西里山梁，瑚尼勒图与乌什哈达督兵径陟，克大碉三、木城四。师攻西里正寨，与福康安以火攻破寨；又与海兰察取朗阿古，攻克得拉古碉卡；复自巴萨沙进，取奇什矾官寨，与福康安等克雍中喇嘛寺。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

臣，转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寻授散秩大臣，管理健锐营。卒。

敖成，字丹九，陕西长安人。入伍，从征瞻对、金川、库车，战喀喇乌苏河，攻叶尔羌，俱有功。乾隆三十八年，师再征金川，成以广西右江镇总兵入觐，上询知成尝出师瞻对、金川，赐花翎，并畀白金百，给驿诣军前。旋移甘肃宁夏镇，以将军阿桂请，复移贵州镇远镇。师三道进，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请以成驻僧格宗防后路。上虑成未足当一面，命从明亮军进讨。桂林疏言：“南路当自塔克撒至宜喜诸地设防。成自萨穆果穆渡河，经美诺至塔克撒驻军。”明亮移军宜喜，攻达尔图山梁，使成偕副都统舒景安率师攻日旁，夺贼卡二，破碉寨四百余，歼贼甚众。诸军攻宜喜，围合，诃甲索守贼皆老弱，当攻其瑕。成偕副将常泰等率土、汉兵二千五百分三道进，破其要隘，先后夺碉十一。上嘉其勇，赐号僧格巴图鲁。复自达尔图山梁进攻噶尔丹，直薄巴布里山脊。值夜大雪，潜师出碉后奋击，连克防隘贼卡四。守碉贼惊溃，追斩无算。复偕常泰攻克碾占，偕提督马彪率师至甲杂官寨，贼弃寨溃窜。师三路毕会，遂克噶喇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御制赞，以乘雪取巴布里比诸李愬之入蔡州。擢贵州提督，入觐，赐黄马褂。卒，赠太子太保，谥勇惠，予云骑尉世职。

图钦保，瓜勒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前锋校从将军明瑞征缅甸，有功，授三等侍卫，赐号法福礼巴图鲁。迁健锐营副前锋参领。乾隆三十七年，从将军阿桂征金川，以皮船

济师，袭达乌西山碉卡。图钦保与总兵王万邦自其左进，攻克其碉。复与侍卫三宝等合兵，至邦甲山梁，缘沟以登，尽取诸碉卡，自山下夹攻，贼溃。师至纳围纳札木，副将军明亮等分兵三道并进，图钦保与游击谷生炎攻山坡碉卡，贼力拒。复与侍卫德赫布三面合围，垒石卡逼贼，贼弃碉夜遁。师进至僧格宗，图钦保自河西科多渡桥攻河东，至喀咱木笼山梁，抵奢垄，贼奔美诺。复与参领拉布栋阿以五百人取马奈。擢湖南长沙协副将。师复进，至萨克萨谷，其北曰茹寨，麦方熟，贼设碉以卫，图钦保力攻克之，焚沿河各寨，贼窜出，中矢被枪及坠河死者无算，麦田十馀里，皆为我兵所据。事闻，上手诏奖勉。复攻石真噶山下木城，毁贼寨，再进，攻扎乌古山梁，功最，擢陕西固原镇总兵。事定，图形紫光阁，与德赫布并列前五十功臣。四十六年，撒拉尔回叛，图钦保将五百人助战。贼退踞八蜡庙、水磨沟诸地，图钦保从都统海兰察率兵越水磨沟自山梁进逼贼巢。贼自山坡逆上，图钦保持刀奋战，马蹶，坠山下，被创，卒，赐白金七百。

木塔尔，小金川人。乾隆三十七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为乱，拒我师，木塔尔率亲属及所部降。将军温福令从军，即率土兵夺八角碉，降千馀人，复官寨。攻木果木，面中石伤。克达响谷山梁，枪伤额。累擢三等侍卫，赐孔雀翎。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头人索诺木匿之，与同乱。将军阿桂令木塔尔侦路，约内应，遂克阿不里，招其叔朗纳降。金川山径歧互，阿桂令木塔尔指画，绘图呈览；又以功噶尔拉贼守坚，谕木塔尔。木塔尔言：“谷噶山路崎岖，树木深密。若密遣精

兵昼伏夜行，出贼不意，亦一策也。”从之。战有功。官兵护台站，遇贼稍却。阿桂令木塔尔偕降人赉噶率士兵截击，擒头人穆工阿鲁库。攻噶鲁什尼后山及登春诸地，擒头人拉尔甲，创僧格尔结，以功赐缎。贼遣别斯满尼僧布薄伪降，私询木塔尔军事，木塔尔密以闻。上嘉其诚，累擢头等侍卫。师攻噶拉依，索诺木等出降，赐号赞巴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授八角碉屯守备，督帛噶尔角克及萨纳木雅诸地降人屯田。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攻陷兰州，上命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军讨之，木塔尔从，中枪伤，赐银缎。复攻华林寺，再受伤，赐二品衔，以四川管理降番副将题补。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田五等馀党踞石峰堡，上命成都将军保宁讨之，木塔尔从，力疾赴调，赐散秩大臣衔。至石峰堡，屡有斩获，被石伤。

五十三年，从征台湾，皆侍卫博斌等生擒首逆庄大田于瑯嶠。台湾平，复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六年，廓尔喀为乱，攻陷聂拉木。木塔尔从成德守木萨桥，获头人格喇达喀叽哈等，加副都统衔。师攻济咙，木塔尔偕侍卫哲森保先攻克东南山梁，移兵逐贼，复济咙，歼贼数百，殄贼目七。师攻雅尔赛拉、博尔东拉，木塔尔率兵自噶多普紆道渡河，夺石卡、木城。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上特召慰劳，赐酒，赉银缎。

六十年，从征苗匪。贼居下石花、土空等处，循沿河山坡筑城卡，阻我师。总督福康安遣木塔尔於下游河岸设伏，贼出卡抢掠，突出击之，夺其渡船。师进迫之，贼不能御，连

克城卡。进攻土空，偕总兵花连布等连战三昼夜，破之，赐荷包。以病还师，至资阳，道卒，赐白金百。

岱森保，库雅拉阔绰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以粘竿处拜唐阿从征缅甸。移师征金川，与攻路顶宗、喀木色尔、授蓝翎侍卫。战於昔岭，贼乘高而下，以火器奋击，贼溃，授三等侍卫。战於罗博瓦，歼贼数十，复夺取喀木喇玛山碉，擢二等侍卫，赐号布隆巴图鲁。攻勒吉尔博山梁，拔鹿角，跃壕，以火弹掷碉巅，破之。从将军阿桂攻勒乌围，发炮断其桥，隧以入栅，克木城，与诸军合攻，勒乌围遂下，授头等侍卫。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乾隆四十四年，以护军参领从征台湾。与侍卫乌什哈达等击贼沙嵌，进至茑松，歼贼二百馀。击贼中洲，发巨炮杀贼，进击贼南潭，贼溃，焚贼藁数百。再进，击贼三坎店，夺贼中炮械。寻从闽浙总督常青等援诸罗，出盐水港，战贼屡胜，赐副都统衔。福康安视师，岱森保攻贼牛庄，贼阻溪为固，督兵逾溪击之，俘斩甚众，乘锐抵南潭，遂俘庄大田等。师旋，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出为伊犁领队大臣。

廓尔喀为乱，上命岱森保将索伦、达呼尔兵千人，偕参赞大臣海兰察自京师道青海入西藏，佐福康安等讨之。既至，福康安令偕成都将军成德将三千人向聂拉木缀贼。分兵自措克沙木间道入，自率兵趋亲鼎山，破贼卡，贼败窜。旋偕侍卫永德道哈那滚木山，克扎木。复偕成德败贼多洛卡，追蹙至俄赖巴，分兵两路深入，廓尔喀酋降。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嘉庆初，教匪起，命岱森保讨贼陕、甘。张汉潮侵五郎，自盩厔出大建沟扰洵阳，偕总兵长春、副都统纶布春随所在御之。上责肃清甘肃境，与西安巡抚台布选能战兵四千有奇，逐贼转战，屡有克捷。五年秋，击贼沔县，以兵寡未获穷追，还军驻长寨。疾作，行至汉中，卒。

翁果尔海，噶巴喀氏，满洲镶黄旗人。初充亲军，迁蓝翎侍卫。乾隆五十二年，从福康安征台湾，击贼八卦山，斩馘无算，赐号额腾额巴图鲁。累迁二等侍卫。林爽文遁老衢峙，义民高振以告。翁果尔海与追击，获之。台湾平，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从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往讨之。贼据擦木，其地两山夹峙，惟一径可通。夜雨，翁果尔海分兵潜进，越山直上山梁，与师会，薄贼寨，逾墙入，歼贼数百，克其碉。贼夺据济咙官寨，师围之。翁果尔海直攻东南山梁，贼恃碉拒师；督兵缘碉上，歼贼六百馀，擢头等侍卫。贼据热索桥，师自摆马奈撒入，与夹河相持。翁果尔海自峨绿山紆道出上游，斫木编筏潜济，自间道疾驰攻贼寨，师悉渡，赐副都统衔。贼窜协布鲁，负水筑卡为守，师不得即渡，暮雨，伏兵林中，夜将半，援木涉水进击。师绕出对山，并力下攻，贼溃走，追斩三百馀，焚寨五；遂进攻东觉，道噶多。翁果尔海从海兰察为前锋，紆道出雅尔赛拉、博尔东拉，穿林越箐，潜师步行。贼为木城三、石卡七，守甚坚。翁果尔海督兵逾险攻之，右臂创甚剧，援兵至，奋勇转战，殪头人二、馀贼二百有奇，贼乃遁，悉隳其城卡，赐

白金五十。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嘉庆初，卒。

珠尔杭阿，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累擢二等侍卫。从征甘肃石峰堡乱回，赐号锡利巴图鲁。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上命鄂辉、成德讨之，命珠尔杭阿佐军，鄂辉以第理浪古、窝浪卡两地当冲要，令珠尔杭阿察形势，督兵屯守。寻偕侍卫永德攻克聂拉木寨，赐大缎。复偕将军福康安自宗喀攻擦木，与参赞大臣海兰察合军，自正路攻贼寨，克之，赐大小荷包。复同头等侍卫阿满泰等克济咙，迁头等侍卫。复从海兰察攻雅尔赛拉、博尔东拉，毁木城、石卡，歼贼甚众。又破贼於玛木拉，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勒拉堆补木大山，分兵三路，珠尔杭阿偕三等侍卫阿哈保等自右路夹击，焚贼卡。复自横河上游修桥渡，攻集木集，克之，寻命为领队。廓尔喀头人拉特纳巴都尔降。福康安令珠尔杭阿护贡使诣京师。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累迁御前侍卫、正白旗护军统领。神武门获为逆者陈德，赐骑都尉世职，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卒。

哲森保，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初充吉林乌拉马甲。征缅甸，偕侍卫阿尔苏拉击贼新街，从副都统明亮击贼老官屯。从讨王伦，侍卫音济图擒贼，将就缚，突有贼持械出拒，哲森保射杀之。从讨苏四十三，攻华林山，枪殪贼渠，哲森保亦被创，赐号法福里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再出讨石峰堡乱回，中石伤，擢头等侍卫，授公中佐领。从

征廓尔喀，攻擦木。哲森保与翁果尔海各将一队，自东、西两山分进，克之。攻济咙，首夺东南山梁；师继进，遂克济咙官寨。贼断热索桥，哲森保与阿满泰出间道，越峨绿山，自上游砍树结筏潜渡，骤攻贼卡，贼骇愕奔窜，师得济，赐副都统衔。至博尔东拉，与贼力战，左膝中枪，赐白金百，令还济咙休养。至协布鲁，创发，卒。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祀昭忠祠，赐骑都尉世职。

子富永，亦在军，以战功累擢三等侍卫，袭职。官至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论曰：金川地小而险，悬崖绝壁，垒石为碉，师至不能下。高宗读《太宗实录》，知其时攻城用云梯，命教其制，督八旗子弟习焉。师再出攻碉，赖是以济。诸将有劳者，五福将四川兵，彪将贵州兵，常青将云南兵，成将绿营，木塔尔将土兵，馀皆率禁旅；而官达色督炮兵，图钦保佐健锐营，尤专主攻碉，摧坚决险，非豫不为功。成德、岱森保及木塔尔复从征廓尔喀有功。翁果尔海等未与金川之役，而屡从征伐，转战立勋名，亦裨佐之良也。

卷三百三十四

列传一百二十一

马全牛天昇 阿尔素纳 张大经 曹顺敦住
乌尔纳 科玛佛伦泰 达兰泰 萨尔吉岱
常禄保玛尔占 库勒德 穆哈纳 国兴
巴西萨 扎拉丰阿观音保 李全 王玉廷
珠鲁讷 许世亨子文谟 尚维升 张朝龙
李化龙 邢敦行 台斐英阿阿满泰
花连布明安图

马全，字具堂，山西阳曲人，初名璵。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自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与同官争言，夺职。更名，寄籍大兴。二十五年，会试再中式，上御紫光阁校阅，见全识之，问曰：“尔马璵耶？”全叩头谢罪，遂成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二十七年，扈上南巡，命署江西南昌镇总兵，赐孔雀翎。疏陈校阅各营操练，赴禁山隘口巡查，防奸民阑入。上褒其奋勉，授江苏苏松镇总兵，擢江南提督。请改归原籍。调甘肃提督，陛见，赐黑狐褂。

三十八年，命从征金川，为领队大臣。将军温福驻军木果木，全偕都统海兰察分攻昔岭，夺碉二，贼大至，鏖战冰雪中一昼夜，卒败贼。会日暮撤兵。贼后尾追，为伏击败之。搜山麓逸贼，建栅数十为声援。木果木大营溃，全殿后，战竟夜，死之，事闻，上曰：“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

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同时死事诸将有战绩者，牛天昇、阿尔素纳、张大经。

天昇，山西太谷人。以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征金川，天昇率兵赴木坪，佐提督董天弼进剿。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天昇偕侍卫阿尔素纳击贼於玛尔瓦尔济山巅，战三昼夜，克卡十，与大军会，赐孔雀翎。师围资哩，天昇攻南山，参赞五岱攻北山，未下。上以阿喀木雅地当孔道，得此可破资哩，手敕谕诸将。天昇偕侍卫乌什哈达将四百人觅路，伏箐中，诱阿喀木雅守贼出寨，击之，贼败匿。天昇列兵山麓截贼援，贼四百馀突出寨，援贼二百自得尔苏山至，天昇击之，斩五十馀级。参赞大臣阿桂代五岱攻北山，贼不支，天昇自南山夹击，遂克资哩，阿喀木雅、得尔苏贼皆溃。天昇捕治馀贼，岩洞箐林，搜戮殆尽，自得尔苏山巅下至河岸讫北山麓，皆属我师。攻喇卜楚克山巅，贼守甚密。副都统富勒浑出山后，夺卡四；天昇自前登，夺卡一。贼自林中出，天昇督兵冒枪石，纵火焚贼卡；又偕章京德保等进攻布朗郭宗，取德木达碉寨三、石卡七，与大军会，遂克之。进取底木达，俘泽旺。三十八年，师攻功噶尔拉，天昇与副都统乌什哈达、总兵张大经冒雪陟山前二峰，夺其碉，贼自山后至，击之走。定边将军温福疏陈天昇战功，请署贵州提督。木果木大营溃，天昇力战死之，谥毅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敬一，自陈文生不习弓马，赐举人。

阿尔素纳，禄叶勒氏，吉林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时，以前锋随征西域、缅甸，累迁二等侍卫，赐号额腾伊巴图鲁。金川叛，从征，攻巴朗拉，与侍卫额森特先登；攻资哩、阿喀

木雅、美美卡、兜乌诸地，均有功，擢一等侍卫，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随大军移营木果木，屡克碉卡，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大营陷，率满洲兵退，行至大坝沟，遇贼，力战死，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大经，山西凤台人。乾隆时，由武进士历官陕西兴汉镇总兵。三十六年，率西宁、陕西兵各千人从征金川。师围资哩，大经出中路，进攻兜乌。大经以兵千驻阿喀木雅，旋移驻木阑坝鄂克什旧寨，从攻明郭宗，克之。复从攻底木达，俘泽旺。三十八年，温福进驻木果木，大经将五百人分驻簇拉角克。上以其地在功噶尔拉丫口之北，形势险要，谕增兵协防。四月，偕乌什哈达等攻达扎克角山，击败伏箐贼；沿山下攻得斯东寨，贼弃寨遁。木果木大营溃，参赞大臣海兰察檄大经撤兵出，遇贼於乾海子，路险不能骑，徒步力战，死，予骑都尉世职。

诸将死事皆祀昭忠祠，全、天昇、阿尔素纳并图形紫光阁；全列前五十功臣，天昇、阿尔素纳皆列后五十功臣。

曹顺，四川阆中人。入伍。从将军温福征金川。师攻固卜济山梁，贼为栅阻木阑坝路，匿栅内发枪石，其渠启栅门出，顺斩之；夺门入，焚栅，歼栅内贼，赐孔雀翎。从攻明郭宗，自木雅山至木尔古鲁山麓，夺贼寨卡，进克嘉巴，赐号扎亲巴图鲁。顺与头等侍卫乌什哈达督兵至功噶尔拉，攻昔岭；又与司饔托尔托保率瓦寺鄂克什士兵先逼卡，杀贼数十，赐缎二匹。攻昔岭第五碉，与副都统巴朗、普尔普等分兵攀登，沟内伏贼起，迎击，斩其渠，顺面中石伤。先后叙

功，迁湖南衡州协副将。阿桂策督诸军攻宜喜，先攻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梯，缀贼使不相应，令书麟等攻丫口碉卡，贼赴援，顺攻峰右碉，克之。师自康萨尔进据丫口山峰，贼悉力拒，退复进者七，顺与侍卫穆哈纳等迎击，群贼悉殪，遂克擦庸碉寨。师分道断贼后路，顺督士兵纵火，与参赞大臣丰升额为犄角，并进，贼不能支，穴寨后窜，顺奋击，迫贼坠箐死，取石碉十二，遂克逊克尔宗，擢甘肃肃州镇总兵。四十年闰十月，攻西里山麓黄草坪，顺跨木栅指麾，贼於暗中发枪，被创，没於阵。金川平，与福建建宁镇总兵敦住、陕西延绥镇总兵乌尔纳并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同列前五十功臣。

敦住，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昭勋公图赖四世孙。图赖曾孙马尔萨事圣祖，自佐领擢至本旗都统。雍正初，授内大臣，佐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驻和通呼尔。哈诺尔贼来犯，马尔萨力战，杀千余人，大风雨，渡哈尔噶河，战没，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敦住，其从子也。乾隆初袭职，累迁头等侍卫。从征金川，三十九年，令署总兵。攻宜喜，冒雨克达尔图、俄坡诸碉。十一月，攻日旁，自木克什进，短兵搏战，没於阵。

乌尔纳，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自护军累迁至甘肃兰州城守营参将。从征金川，克沙坝山，赐孔雀翎。攻逊克尔宗，攻甲尔纳，皆力战，中枪；攻荣噶尔博，败援贼；再迁总兵。复克迈过尔，进屯凯立叶。从攻木思工噶克、勒吉尔博、得式梯诸地，累有功。师攻勒乌围，乌尔纳从攻转经楼，尽下诸城寨。师征大金川、攻西里，乌尔纳督兵造甲尔日礮

浮桥，贼至，击败之；力战至科布曲，率前队渡河，克其第四碉。四十一年，从攻噶喇依。二月，噶喇依既克，喇嘛寺火起，延及火药房。乌尔纳往救，药轰石跃，中伤死。上以乌尔纳转战甚力，功成身殒，深嗟惜焉。议恤，顺予世职骑都尉兼云骑尉，敦住进世职三等轻车都尉，乌尔纳官其子都司。

科玛，敖拉氏，满洲正黄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征金川。师攻克邦甲山梁，科玛自翁克尔垄力战至美诺，夺碉寨，赐号纳亲巴图鲁。攻当噶尔拉山梁，科玛督兵斧斫栅，逼碉，毁其垣以入，杀贼。从克美诺、拉约，将六百人取卡卡角，绕出山后仰攻，歼守贼。副将军明亮攻斯第，科玛将三百人陟西冈；又克达尔图第六碉。累擢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将六百人攻谷尔提，获头人索尔甲、木达尔甲等。督兵攻沙坝，掷火弹焚贼寨二百馀，加副都统衔。乾隆四十年四月，自得楞力战至基木斯丹当噶，深入贼阵，中枪死。

佛伦泰，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亦以三等侍卫从师克巴朗拉，赐号扎勒丹巴图鲁。攻资哩，冲入石卡，杀贼四十馀，俘十二，遂克之，将五百人取咱赞及沟东诸寨。攻美美卡，佛伦泰自西山下，多斩获。从攻路顶宗、底木达、达尔图、日旁、凯立叶，皆有功。攻逊克尔宗，两目受石伤。攻康萨尔，克其碉，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四十年四月，师攻基木斯丹当噶，科玛战死，佛伦泰自萨克萨谷进至荣噶尔博，力战，亦没於阵。

达兰泰，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以护军从征缅甸，战

新街、老官屯，有劳。征金川，命选年壮得力将士，达兰泰与焉。攻明郭宗、昔岭夺据达扎克角泉水。师攻罗博瓦山，贼来援，达兰泰迎击，贼溃；督兵杀贼，上驻军山峰，赐号额依巴尔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攻甲尔纳来珠寨，贼出我军后，自山梁下；达兰泰设伏射贼，贼负创遁。四十年五月，击贼达撒谷，被数创，卒。

萨尔吉岱，博和尔氏，齐齐哈尔镶红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克马奈、日旁；再进，攻该布达什诺、色溯普，萨尔吉岱冲入贼阵，力战，尽克其碉卡，赐号善巴巴图鲁。从克默格尔、凯立叶，授三等侍卫。攻格鲁克古丫口，贼负险据寨，枪石并发；萨尔吉岱奋登丫口，射贼殪，贼引退，我师从之，越山沟五，夺碉五十、寨卡三百余。攻达玛噶朗，陟山梁，克其碉。师临勒乌围，分道攻转经楼，贼来援，萨尔吉岱伏兵横击，贼溃。师自达乌达围向当噶克底，萨尔吉岱为前锋，冒雨拔栅以登，击守碉贼尽殪。四十年闰十月，击贼阿穰曲，麾士卒倚栅射贼，中枪死。

金川平，科玛、佛伦泰、达兰轰、萨尔吉岱并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常禄保，赫舍哩氏，满洲镶蓝旗人。其先有德禄者，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常禄保袭职，自三等侍卫屡迁四川提标左营游击。从征金川，擢成都城守营参将。副都统海兰察等攻得拉密色钦山梁，贼潜伏林内，常禄保往来搜击，进攻明郭宗，取旁近山梁。师进攻路顶宗所属喀木色尔寨，常禄保从海兰察自南山大涧潜越山顶，克之；复进取博尔根山，仰

攻，克木城，受石伤。温福等上其功，赐孔雀翎。又从副都统阿尔素纳等分路进攻昔岭大碉，贼百馀从旁冲出，常禄保督兵横击败之，进驻日垄。旋擢甘肃河州协副将。定西将军阿桂等攻克罗博瓦，常禄保驻山巅，贼九百馀乘雪夜分两队劫营，四面环攻，势甚迫，常禄保督兵力战御之，被枪石伤，贼窜入卡内者皆歼焉。副都统乌什哈达等先后赴援，常禄保督兵夹攻，贼败窜，赐号西尔努恩巴图鲁、白金百。寻擢广东高廉镇总兵。分攻菑则大海诸碉，贼掘壕，排松，签鹿角，备御甚严。常禄保分兵出贼后，合攻各碉卡，同时皆下。又偕总兵官达色合攻雅木贼碉，克之。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师攻科布曲山梁，贼死拒，枪石交下，常禄保被创，殁於阵。

事平，录死事诸将，图形紫光阁，功稍次者为后五十功臣，常禄保及侍卫玛尔占、库勒德、穆哈纳，参将国兴，佐领巴西萨皆与焉。

玛尔占，巴尔汗氏，察哈尔正白旗人。自准噶尔来降。以三等侍卫从军，攻日旁，马蹶，伤，仍请从军。擢二等侍卫，命创愈仍从军。攻凯立叶，力战，赐号拉布巴尔巴图鲁，迁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及色淖普前碉，先登，又被创，子副都统衔。三十九年，攻康萨尔大碉，战没。

库勒德，沃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军，攻昔岭及达扎克角木栅，累迁二等侍卫。攻克默格尔山梁，赐号朗亲巴图鲁。攻逊克尔宗、康萨尔，被创。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克，战死。

穆哈纳，瓜尔佳氏。以护军校从军，攻克默格尔山梁及

凯立叶碉寨，迁三侍卫。攻木思工噶克丫口，直前夺其碉，贼溃；攻巴木通，正浓雾，督兵分道击贼，贼伏深箐中，皆歼焉，尽克其碉卡：赐号巴尔丹巴图鲁。四十年八月，攻勒乌围，力战死。

国兴，贵州大定人。以千总从贵州威宁镇总兵王万邦征金川，攻巴朗拉。温福疏言贵州绿营将士功多。攻资哩北山，兴为前锋。进攻墨垄沟、甲尔木，再进攻东玛，我师为木卡，兴将三百人为守。贼夜至，兴灭火以待；贼逼卡，发枪炮，贼尽殪。又从阿桂攻勒乌围，赐孔雀翎，号图多布巴图鲁。累迁朗洞营参将。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兴持斧斫木城，率众拥入，克其碉。贼来攻，兴督兵射贼，贼散复聚者七，卒不能陷。兴负创，越日卒。

巴西萨，布拉穆氏，索伦正红旗人。以佐领从军，攻罗博瓦山，山甚峻，巴西萨督兵攀登，射贼殪，遂取山梁，诸碉卡皆下，赐孔雀翎，号塔尔济巴图鲁。四十年，攻康萨尔，攻碉迫悬崖，贼无路，殊死战，巴西萨死焉。

扎拉丰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前锋统领定寿孙。袭二等轻车都尉，授三侍卫，累迁御前侍卫。从讨霍集占，师次阳阿里克，扎拉丰阿将五百人捉生，俘三十馀。师还，赐西朗阿巴图鲁名号，进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出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旋令赴科布多经理屯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入觐，令署将军印。召还京，以正白旗护军统领从明瑞出师，授领队大臣。次蛮结，战破贼，加都统衔。贼围小猛育，中枪死，谥昭节，进封一等男。

子春宁袭爵，官至绥远城将军。

观音保，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健锐营前锋蓝翎长，再迁前锋参领。从副将军兆惠战济尔哈朗，从参赞大臣雅尔哈善攻库车，战甚力，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予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出为伊犁领队大臣。从明瑞攻乌什，负创奋进，克其城，赐卓里克图巴图鲁名号。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署云南楚雄镇总兵。从明瑞出师，为领队大臣，战於蛮结，日昃大雾，贼出林中。扎拉丰阿率众薄贼垒，观音保当贼冲，杀贼二百馀，乘雾深入，破木寨。师至小猛育，贼围急，观音保发数矢，辄殪贼，箠仅馀一矢，欲复射，骤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射喉死，予二等轻车都尉。

李全，山西阳曲人。自行伍拔山西抚标把总，累迁云南永昌镇总兵。从征，战蛮结，与扎拉丰阿据东山梁，张犄角，破象阵；至天生桥，乘雾破贼垒。至蛮化，贼大至，中枪，数日卒。

王玉廷，甘肃武威人。自行伍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从征，攻老官屯，贼据木城拒守，玉廷亲发炮乘雾督攻，中枪伤股，战益力。贼败，匿不出；复自力督战，创发卒，谥勤义。玉廷初从讨达瓦齐，援将军兆惠黑水营之围；佐雅尔哈善围库车；又从兆惠攻喀什噶尔；皆有战功。至是，与全同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珠鲁讷，那尔氏，满洲镶白旗人。翻译举人，授笔帖式，充军机处章京。再迁户部颜料库员外郎。出为荆州副都统，入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兼署兵部。明瑞出师，授参赞大臣，驻雅尔。移军木邦，土司瓮团降，请於清水河招商复业，遣兵

监焉。摆夷环歇等五十辈伪降，斩以徇。奏设木邦至阿瓦台站凡五，分兵防卫，上嘉之。缅甸兵自东、西二山来犯，遣裨将分御。俄，贼焚游击福珠营，夜围珠鲁讷，珠鲁讷具遗奏，遣笔帖式福禄突围出，遂自戕。上责珠鲁讷怯懦，以其情亦可愍，赐祭葬，祀昭忠祠。

许世亨，四川新都人，先世出回部。初为骑兵。从征金川、西藏，并有劳。旋以武举授把总，累迁守备。复从征金川，从四川总督阿尔泰攻约咱东、西山梁，进攻扎口、阿仰、格藏、达乌诸地，连拔碉寨。复攻甲尔木山梁及岳鲁、登达诸地，拔木城、石卡，又克多功山坡及日木城碉寨。进击古鲁碉，贼夜劫营，世亨率兵百馀御战，至曙，度贼且去，开壁奋呼追击，杀贼无算，遂克古鲁碉寨，赐孔雀翎，加劲勇巴图鲁。寻累擢参将。从参赞大臣、副都统明亮攻当噶尔拉山梁，拔第五碉。又从参赞大臣富德自墨垄沟进兵；克甲尔木、日赤尔丹思、僧格宗诸寨。又从定边将军明亮自底旺至马奈，克拉窠、绒布、根扎葛木、卡卡角、思底、喀咱普诸碉寨。又从明亮自宜喜攻达尔图山梁，擒头人丹巴阿太，夺俄坡、木克什、格木勺诸碉卡。又从领队大臣奎林攻木克什西南山寨。又从副都统三宝攻西郭洛，进驻得尔巴克山梁。又从明亮攻得楞山梁，拔数碉，进击基木思丹当噶及萨谷诸山梁，毁其碉，俘馘无算。克额尔替第一碉，杀贼四十馀，又克第二碉；又克石真噶、沙尔尼、琅谷、乌岳、斯当安诸碉寨。凡七战，皆胜。进攻扎乌古，时贼踞山巅，碉卡连亘。世亨冒石矢率兵直上，拔数碉卡；又克碾占山、阿尔古山及平

坝诸寨。又克达撒谷大山梁，毁其碉寨。又克独古木上、下寨，进踞布吉鲁达那两道山梁。又克甲杂官寨独松隘口。夺获大小寨落数十，并获贼渠雍中旺尔结。遂西至噶拉依，与南路马尔邦军会。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擢云南腾越镇总兵。

四十九年，甘肃回乱，世亨奉命往安定捕逸回，获二百馀。事竣，补贵州威宁镇总兵。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叛，世亨率黔兵二千馀赴剿，攻克集集堡，俘斩甚众，获伪印、器械、旗帜。进攻小半天，贼奔溃，追袭至老衢峙，俘爽文，并头人何有志。又从参赞成都将军鄂辉自大武陇进攻南路水底蔡，手杀头人一。时庄大田等败窜瑯峤，众尚数千，世亨率黔兵与诸军分队，水陆合攻，擒大田并诸贼目。台湾平，改赐坚勇巴图鲁名号，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三年二月，擢浙江提督，未至，调广西提督。安南有大酋曰阮惠，攻其国都，逐其君黎维祁。两广总督孙士毅主用兵，世亨谏不听。师行，将两广绿旗兵八千人，与总兵尚维升、张朝龙等从出关入安南境，至其国都，有大川三：北曰寿昌江，南曰市球江，又南曰富良江。十一月辛未，师渡寿昌江。甲戌，师次市球江。惠兵据南岸山，守甚固。朝龙兵自上游渡，世亨亦力战，杀贼数千，赐御用玉搬指、大小荷包。越三日丁丑，黎明，师次富良江，南岸即黎城，黎城者安南国都，以王姓名其城也。惠兵尽伐滨江竹木，斂舟泊对岸。循江岸得小舟，载兵百馀，夜分至江心夺惠军舟，世亨等亲率二百馀人先渡，复掠小舟三十馀，更番渡兵，分捣

惠军，惠军溃，焚其舟十馀，俘其将数十。戊寅旦，师毕济，黎氏宗族及安南民出迎，世亨从士毅入城安抚。求维祁，承制立为王。捷闻，封一等子，疏辞，弗许。

阮惠有分地曰广南，去黎城二千馀里。方议进讨，请益兵筹饷。上欲罢兵，世亨亦谓士毅曰：“我兵深入重地，惠未战遽退，事叵测。及时振旅入关，上计也。”士毅不纳。五十四年正月戊午朔，士毅召诸将置酒高会。己未，维祁告惠兵至，士毅仓皇夺围出，渡富良江，浮桥断，世亨与维升、朝龙率数百人战桥南，阵没。士毅初奏言：“惠兵至，臣与世亨督兵决战；贼众围合，臣与世亨不相见，乃夺围出。”上犹冀世亨全师而还；既闻其战死，命予恤。副将广成自军中还，见上，言：“当惠兵攻黎城，士毅与世亨退据富良江拒惠。士毅欲渡江与惠战，不利，以身殉。世亨力谏，以大臣系国重轻，不可轻入，令庆成护士毅还师。又命千总薛忠挽士毅马以退。世亨督诸将渡江陷阵，力战死。”上愍世亨知大体，进封三等壮烈伯，祀昭忠祠，谥昭毅。福康安师至，惠更名光平，乞降。立祠黎城祀死事诸将，世亨居首列。

子文谟，自武举袭爵，命在头等侍卫上行走。期满，以湖广参将用，并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教匪聂人杰为乱，湖北巡抚惠龄令文谟捕治，有劳，赐继勇巴图鲁名号，擢副将。贼党邓之学诈降，诃知之，俟其入垒将半，文谟突起擒斩。从总兵庆溥防贼黄柏山，又从副都统德楞泰击冉文俦等大神山，迁四川建昌镇总兵。又与总兵德龄、副将褚大荣击贼陈家场，德龄战败，文谟驰救，杀贼二百馀；又战大竹、梁山、忠州，屡败贼，擒其渠陈陇光等四十馀，防嘉陵江，遏

贼不令渡：加提督衔。复督兵捕治川北馀匪，擢广东提督。寻调福建水师提督。海盗蔡牵为乱，文谟渡海讨之，并焚毁竹园尾、太史宫庄诸贼巢，再调浙江提督。卒，谥壮勇。

尚维升，汉军镶蓝旗人，平南王可喜四世孙。自官学生授銮仪卫整仪尉，五迁广西右江镇总兵。五十三年，随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十一月辛未，维升与副将庆成以兵千馀至寿昌江，阮惠军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桥断，皆超筏直上，惠军雾中自相格杀，我兵遂尽渡，大破贼，渡市球江，乘筏夺桥，奋勇直进，赐孔雀翎。渡富良江，斩获甚众，从士毅入黎城，士毅败退，维升战死，谥直烈。

张朝龙，山西大同人，寄籍贵州。以马兵从征缅甸，战老官屯，枪伤左额。又从征金川，攻阿喀尔布里、布朗郭宗。又从参赞大臣海兰察自大板昭进剿，克喇穆喇穆、色溯普，朝龙先登。攻逊克尔宗，复先登，被枪伤。攻康萨尔山，战勒吉尔博，攻达佳布唵吉，皆有功。又从攻勒乌围，克之，赐蓝翎。攻西里、阿穰曲，克木城十馀。又攻雅玛朋、格隆古、索隆古诸地碉寨，克之。金川平，叙功，赐孔雀翎。累擢广东抚标中军参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朝龙率广东兵进剿，多所斩获，赐诚勇巴图鲁名号。进攻大里杙，枪伤右肩，爽文就擒。朝龙复与诸军合攻庄大田于瑯嶲，擒之。台湾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福建南澳镇总兵。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寿昌江。朝龙以别军破阮惠军於柱石，进临市球江，江宽，南岸群山绵亘，惠军据险列炮，我师不能结筏。诸将督兵阳运竹木造浮桥示且渡，而朝龙以兵二千循上游二十里，求得流缓处，小舟宵济。诸将乘筏薄南

岸，方与惠军相持，朝龙自上游绕出惠军后，乘高下击，惠军溃。复进薄富良江，夺舰渡河，入黎城。士毅败退，朝龙战死，谥壮果。

李化龙，山东齐东人。自武进士授蓝翎侍卫，擢贵州铜仁协都司。从大学士傅恒讨缅甸，师次老官屯，化龙以大炮杀贼。乾隆三十七年，又从将军温福讨金川，克固卜济、玛尔迪克诸碉卡。嗣进攻路顶宗、明郭宗等处，化龙皆力战有功。明年三月，师次昔岭，化龙射贼渠殄。征小金川，克阿噶尔布里、别斯满诸地。从都统海兰察克兜乌山梁，复连克路顶宗、明郭宗诸地，旋收美诺。征大金川，从海兰察攻克喇穆喇穆诸地，被石伤，赐绵甲。先后攻克逊克尔宗、格鲁古、群尼、木思工噶克诸地山梁，被枪伤，赐孔雀翎。金川平，累迁广东左翼总兵。林爽文为乱，率广东兵赴剿，至鹿仔港，总兵普吉保令化龙留守。爽文攻诸罗急，化龙密令游击穆腾额率兵自番仔沟至大肚溪为疑兵，而亲率游击裴起鳌等自八卦山抵柴坑，贼聚拒，化龙督兵力战，贼溃。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市球江，阮惠军拒战，化龙督兵发炮击贼，造浮桥，与张朝龙等率兵径渡，入黎城。士毅败退，至市球江，令化龙先渡，渡浮桥，落水死。

邢敦行，直隶安州人。乾隆四十三年一甲一名武进士。自头等侍卫累迁广东三江口协副将。阮惠攻黎城，战死。敦行事母孝，将出战，解衣付其仆，使归告母。

予恤，维升、朝龙三等轻车都尉，化龙、敦行骑都尉。诸裨将同时死者二十一人。师还，经富良江，惠军追至，战死者九人。又有参将邓永亮、都司卢文魁，以出师时战死。

台斐英阿，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自护军补司辔长，授乾清门蓝翎侍卫。乾隆三十九年，从征金川，命为领队。与内大臣海兰察等攻喇穆喇穆山梁，破碉，毁木城，复循山梁逐贼至其麓。进攻该布达什诺，夺贼碉；再进，围逊克尔宗，毁碉二百余；再进，克默格尔以西及凯立叶前山梁诸碉卡：擢三等侍卫。复自罗卜克鄂博逾沟攻格鲁克古丫口，破沙木拉渠革什式图诸寨；复从领队大臣福康安攻勒吉尔博山脊，克两碉，进攻萨克萨谷山梁及舍图柱卡，再进攻克觉拉喇嘛寺，及所属卦尔沙巴等寨：赐号拉布凯巴图鲁。又偕海兰察攻章噶山峰，进攻托古鲁，潜师自山岭涉险攀援而上，尽破之。再进，遂克勒乌围。师自达乌达图攻达思里，海兰察分兵七队，台斐英阿领其一，自悬崖下，夜半抵达乌达围，夺碉一。及旦，至当噶克底，乘雾薄碉，贼众皆就戮。从攻阿穰曲，克大碉、木城各二。进攻布鲁木山峰，连克舍勒固租鲁、瓦喇占、萨尔克尔、古什拉斯等诸寨。又从福康安攻雍中喇嘛寺，尽降其喇嘛，擢二等侍卫。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从剿撒拉尔叛回，败贼龙尾山梁；登华林山，歼贼无算。贼平，擢头等侍卫。从剿甘肃石峰堡叛回。以功加副都统衔，补公中佐领，擢御前侍卫。旋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擢正红旗护军统领，调镶黄旗。

五十六年，征廓尔喀，从福康安分攻擦木，克之。进攻济咙，率索伦劲骑冲击，转战至东觉山，克贼寨十一，炮殪贼目二，俘七十有六。加都统衔，授散秩大臣。进逼甲尔古

拉山，贼三道来犯，台斐英阿射毙红衣贼目二，突中枪，卒於阵，谥果肃，赐白金千。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阿满泰，郭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本黑龙江达呼尔披甲。从征回疆，攻喀什噶尔城，逐贼自阿拉楚尔至巴达克山，获其渠，令入旗充护军。乾隆三十八年，授蓝翎侍卫，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山梁，贼自庚额特山出，阿满泰与前锋参领巴克坦布据险要殄贼。攻达尔旺山梁，克之。攻格木勺，截甲索贼来路。与侍卫阿兰保等攻科拉木达，扑碉，胜援贼。擢三等侍卫。赐号扎努恩巴图鲁。攻扎乌孤山梁、加杂肚、绒布、巴鲁坦诸处，皆有功。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擢副护军参领。兰州回为乱，从军攻华林山，歼贼百馀，身被创，擢护军参领。攻石峰堡，侦贼底店，夺卡，擢头等侍卫。从征廓尔喀，自中路破擦木隘口，出济咙，破其官寨；进破贼热索桥，渡河至雅尔寨，登博尔东拉山巅，破木城三、石卡七；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进至堆补木，自帕朗古攻横河大桥，我师临北岸，贼据南岸御。阿满泰先登，师从之。渡桥，阿满泰中枪，落水死，水深，战方急，求其尸不可得。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

花连布，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性质直。少读书，习《论语》、《左传》。充健锐营前锋，累迁火器营委署鸟枪护军参领。以参将发湖广，授武昌城守营参将，累迁贵州安笼镇总兵。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征贵州乱苗，令将精兵三千为

前驱，通松桃、铜仁两路饷道；援永绥，释正大营围；赐孔雀翎。军自哑喇塘经阿寨营、安静关转战而入，经岩板桥，收诸碉寨。又经上下麻洲、高陂塘、上下长坪，自嗅脑至松桃，平缘道苗卡，填坑谷过大军。上以花连布奋勇，赐号刚安巴图鲁，赉白金百。又战卡落塘，击梁帽寨，且战且前。时永绥被围已八十馀日，花连布军至，方战，围始解。苗皆乌合，未见大敌，相惊为神兵。花连布著豹皮战裙督战，因呼为花老虎。又击贼小排吾，攻巴茅汛、鸭西、黄瓜诸寨。自滚牛坡循崖下攻腊夷寨，枪伤左腋。上手诏奖其勇，问创已愈未。复自葫芦坪攻克党槽、三家庙诸寨，焚上下竹排。再进破桿子坳，屯军古哨营山梁。上录花连布功，授贵州提督。

福康安军至，令结垒大营前，悉以兵事属之，日置酒高会。苗谕知福康安持重不战，一日数至，花连布力御之，昼夜徼循，苗屡败，颇畏惮。福康安益易视之，苗益掠焚无忌。头人吴半生集群苗拒战，花连布与额勒登保会总兵那丹珠等合军攻爆木林，克苗寨十馀。深入，自成光寨至上下狗脑坡，山峻险，冒矢石，援藤葛，直陟山巅，苗渐却。分兵下攻，福康安焚附坡诸苗寨；花连布督兵伐竹木，薰室大小岩峒，死者枕藉。又自猫头进克茶林碉、上下麻冲诸寨。下黄毛山坡，遇苗兵数千，额勒登保迎战，花连布出贼后夹击，大破之。再进，克马脑、猪革、杀苗坪、竹子诸寨。分兵攻岩板井、灊水沱、溪头、绿树冲、关镶坪诸隘，皆下。吴半生亡匿高多寨，与诸军分道入，环攻之，生得半生。又有头人吴八月据平陇，自称吴三桂后，纠党转盛。福康安令花连布引兵攻鹅洛等二十四寨，皆下。进攻龙角峒，奋战，自辰至酉，乃克

之。附近诸苗寨皆降。又克大坡脑等三十馀卡。攻鸭保，去平陇七十里。时已昏，风大作，山木动摇，崖高沟窄。花连布督兵攀越，纵火痛击，破木城七、石卡五。旁收垂藤、董罗诸寨，遂擒八月。其子廷礼、廷义犹据险，乘胜克小、中、大三天星寨。再进，取黄冲口等十三寨，得盘、木营两山梁。岁暮雨雪，进围地良坡，收八荆、桃花诸寨。转战经连云山、猴子山、蛇退岭、壁多山、高吉陀，下贵道岭等四十馀卡。抵长吉山，围石城，未至平陇三十里所。

诏责复乾州厅。时福康安感瘴卒，和琳代将，令花连布率兵攻全壁岭，自马鞍山入，山蔽厅城，下瞰大河。将济，惧苗涉水相袭，花连布分兵剿旁近诸寨翼大军，遂复乾州。会和琳亦卒，上谕湖南巡抚姜晟以军事谘花连布。贵州清溪民高承德以邪术纠众为乱，戕县吏，花连布督军捕治，克槐花坪四寨。进攻小竹山，破其寨，歼承德及戕县吏贼；再进攻大小鬼壑，戮馀贼。嘉庆元年九月丁卯日加巳，贼攻夏家冲，花连布令副将海格、参将施缙张两翼击贼，贼数千拒战。花连布出其中逐贼，贼见攻急，据坡掷石，花连布方上坡，中石，自岩堕深涧，骂贼，贼欲钩出之；自力转入岩下，颈折死。诸将争杀贼，贼却，出花连布尸，颅骨寸寸折，失一臂。上愍其死事烈，加太子少保，赐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赉白金八百，谥壮节。

明安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红旗人。以云骑尉授三等侍卫，累迁湖南保靖营游击。从征金川，大小战五十有四，叙功，累迁镇筴镇总兵。贵州、湖北苗石柳邓、石三保等纠众为乱，明安图督兵御战，永绥协副将伊萨纳赴授，同战死。

苗攻滚牛坡，劫我军馈运，云南鹤丽镇中营游击永舒、四川阜和协左营都司班第共击之，没於阵。

论曰：师再征金川，历四年，大小数百战，将士夷伤众矣。全、顺等平时力战功最，死事尤凛凛。扎拉丰阿等死缅甸，与明瑞并烈。世亨等死安南，以全孙士毅，赏尤厚。台斐英阿死廓尔喀，福康安因以受降还师。花连布善战，死，不欲为群苗得，糜躯矢节，其状视诸死事者尤惨，烈矣哉！

卷三百三十五

列传一百二十二

富僧阿 伊勒图 胡贵

俞金鳌尹德禧 刚塔

富僧阿，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授拜唐阿，累迁头等侍卫。出为副都统，历成都、三姓、宁古塔诸地。擢将军，自荆州移黑龙江。黑龙江北邻俄罗斯，康熙二十九年，与定界。岁久，将吏惮行边，道里不能详。富僧阿遣副都统瑚尔起等分探诸水源，皆至兴堪山还报。乃上疏言：“副都统瑚尔起探格尔毕齐河源，自黑龙江至格尔毕齐河口，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其间无人迹。协领纳林布探精奇哩江源，自黑龙江入精奇哩江，北行至托克河口，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伟保探西里

木第河源，自黑龙江经精奇哩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河，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阿迪木保探钮曼河源，自黑龙江入钮曼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口，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诸地俱无俄罗斯偷越。臣按呼伦贝尔有额尔古讷河，西为俄罗斯界，东属我国。自此至珠尔特，处处设卡。今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设卡二，索博尔罕增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断难偷越。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兴堪山延亘至海。嗣后请飭打牲总管每岁六月遣章京、骁骑校、兵丁，自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巡察还报；三年遣副总管、佐领、骁骑校於冰解后，自水路至兴堪山巡察还报；黑龙江官兵每岁巡察格尔毕齐河口，三年亦至兴堪山巡察还报；岁终报部。”上从之。

富僧阿治事严，尝疏请罪人予官兵为奴，并其妻子皆令为奴；又以遣犯脱走，出巡并将校婪索，皆请逮送刑部：上不许。移西安将军，西安、宁夏移驻满洲兵，复分驻巴里坤，富僧阿议定规制，皆如所请。乾隆四十年三月，卒官。

伊勒图，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初，以世管佐领授三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出驻乌鲁木齐，移阿克苏。三十二年，授伊犁参赞大臣，移喀什噶尔。内擢理藩院尚书，外授伊犁将军。三十四年，师征缅甸，授副将军，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分道进军，缅甸人拒戛鸠江，筑寨。伊勒图偕参赞大臣阿里充与战，夺寨三，杀贼五千馀。师还，授兵

部尚书。复外授伊犁将军。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等率所部三万馀户来归，先期使至伊犁，具书通款。伊勒图以闻，高宗命加意抚绥，俾得所。於是土尔扈特部悉内附，哈萨克、布鲁特两部厄鲁特降者日众。伊勒图请增置佐领，俾领其众，从之。三十六年，左授参赞大臣，驻乌什，移塔尔巴哈台。三十八年，复授伊犁将军。兵部议禁鸟枪，伊勒图以土尔扈特部新归附，牧马御豺虎恃鸟枪，不当一体收禁。四十八年，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五十年七月，卒，谥襄武，封一等伯，祀贤良祠。发帑金千，遣侍卫丰伸济伦如伊犁赐奠。

伊勒图在边二十馀年，诸所经画，缜密垂久远。其在塔尔巴哈台受代去，上谕继任参赞大臣庆桂循其规制。镇伊犁尤久，伊犁屯田，请兵得携妻子。於塔尔奇沟口外乌可尔博苏克、东察罕乌苏、霍尔果斯、巴彥岱诸地筑城堡，水足地厚，俾得久屯。设宝伊局铸钱，采哈尔哈图铜矿，三年得九千馀斤，令加铸，於乌什铸普尔。乌什及库车、哈喇沙尔诸城与伊犁钱并用，普尔，回钱名也。又於崆郭罗鄂博诸地采煤，听商人充窑户，征其税。都统海禄请令遣犯皆入铁厂，与罪人畀官兵为奴者同例。伊勒图请仍如旧制，使遣犯与为奴者有别。其卒，上称其镇静妥协，各部落皆心服，封恤特厚。

胡贵，字尔恒，福建同安人。少有智略。入伍，稍迁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雍正六年，赍奏入都，世宗召入见。再迁后营游击。监修战舰，出巡海，坐误工，吏议当左授，上特宥之。累迁江南苏松镇总兵。督运漕粮十万转海赈福建，道

温州凤凰洋，颶作，损米五百馀，请出私财以偿。高宗谕曰：“冒险已可嘉，岂有复令出私财偿米之理？”命罢勿偿。旋坐废弛当夺职，复特宥之。疏言：“本镇春、秋两哨，中营游击司粮饷，奇兵营游击职城守，例不出巡。惟既任水师，当知海道，应从众出巡。陆路将士愿改水师者，先令出海演试，如有胆略，量为改补。”并从所请。崇明海涨，没民庐。召县吏议赈，吏言当待请。贵曰：“民死在顷刻，岂能俟报？有谴吾任之。”即发仓以赈，令所属为助，众有难色，贵曰：“设官非以卫民乎？赈不周，生它变，岂能免患？”疏请发帑金十八万、仓谷二十八万，并留漕米续赈，上深嘉之。历广东潮州、琼州诸镇，擢提督。增城民王亮臣为乱，贵勒兵驰赴，分遣所属防隘，扼贼走路。总督阿里充军亦至，分道捕治，诸贼皆就擒。以失察自劾，贷勿问，仍叙劳。入觐，赐花翎。移福建水师提督，复自浙江还广东。乾隆二十五年，卒，谥勤惠。子振声，附《李长庚传》。

俞金鳌，字厚庵，直隶天津人。乾隆七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山东，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命如伊犁董理屯田，岁丰，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绿营兵二千二百名，人获米二十八石有奇。得旨，叙劳。移巴里坤总兵，擢乌鲁木齐提督，仍领屯田事。奏请移沙州副将驻安西，巴里坤迤西至玛纳斯，择有水草地设墩塘，皆议行。时令移军戍乌鲁木齐及玛纳斯，得挈妻子以往，谓之“眷兵”。金鳌请具一岁粮，亦从其请。历江南、福建、甘肃诸省提督。固原回李化玉与河州回田五纠众为乱，攻靖远，金鳌与凉州副都统图桑阿合军讨之，逐贼马营街，固原提督刚塔亦以师来会，多所斩获。

土司杨宗业以土兵助战，贼凭山设拒，土兵败走，金鳌击贼退。贼夜走石峰堡，纠会宁诸回，势复张，副都统明善战死。金鳌进次乌家坪，击贼，毙头人三，擒二十有九。转战至秦安土鼓山，贼败窜莲花城，师从之，至於双岷，从总督李侍尧自中路进攻，败之。福康安督兵剿石峰堡，令金鳌防底店护运道。

回乱定，移湖广。复移直隶，未行，凤凰厅苗石满宜纠众为乱，金鳌闻报驰赴，令镇筴镇总兵尹德禧督军破贼寨，生致其渠。上以金鳌习苗疆事，命仍留湖广。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德禧将湖北兵二千以往，金鳌出驻凤凰厅镇苗疆。旋入觐，命在乾清门行走，赐紫禁城骑马。引疾乞罢，上以金鳌有劳，下总督毕沅察病状，乃加左都督，允解官归。旋卒。

金鳌尝预千叟宴，高宗赐之酒，命赋诗纪事，金鳌辞不能诗。上顾笑曰：“汝为香树妻弟，又从受业，岂不能诗者？”香树，钱陈群字也。官湖广，和珅已柄政，欲纳交焉，金鳌谢不可。

尹德禧，镶黄旗包衣人，初名色喀通额。以领催从征伊犁，迁至防御。开户出旗，更姓名，改籍直隶密云县。从征金川，复六迁至总兵。石满宜据句捕寨为乱，德禧破寨获满宜，赐花翎。上诘德禧：“当苗乱，何不专摺奏？”德禧请罪，命货之。搜捕满宜余党，苗疆悉定。其出师台湾，师至，爽文已就俘，福康安令德禧屯竹仔港防贼逸。台湾定，召入见，令署湖南提督。卒，遗言请还旗籍，复隶镶黄旗包衣。

刚塔，乌济克忒氏，满洲正蓝旗人。初充前锋，从征准

噶尔，授云骑尉世职。三迁直隶泰宁镇中营游击。从克临清，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留山东。四迁直隶提督，兼领马兰镇总兵。移陕西固原提督。乾隆四十九年，盐茶厅小山回田五纠众为乱，攻破安西州。刚塔督兵逐贼，杀贼数十，射殪乘马贼渠，赐上用玉襟、大小荷包。复逐贼至浪山，田五战被创，自杀。其徒窜据马家堡，刚塔督兵合围，贼夜出堡逾山遁，环垒树木杆，悬衣帽其上，给官军。官军逼垒，乃知贼已走。刚塔督兵逐贼，战於马家湾，刚塔中矢。复进至马营街，杀贼数十，得级二十五。贼攻陷通渭，其徒分据石峰堡。西安副都统明善攻之，没於阵。上以师无功，令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出视师。上谓马营街、石峰堡皆通渭地，刚塔方逐贼马营街，通渭陷不赴援，明善又以攻石峰堡战死，诏诘责。刚塔疏言：“获贼言将自通渭道伏羌、秦州攻潼关。”上责刚塔信贼妄语摇军心，令福康安传谕，夺刚塔职，逮送京师。上方幸热河，留京王大臣等谏当斩，上以刚塔歼贼渠田五，战马家湾身被创，贷死，戍伊犁。卒。

论曰：富僧阿镇黑龙江，察国界，定巡徼之制。伊勒图镇伊犁，徕属部，著拊循之绩。建威销萌，边帅之职举矣。贵定增城，金鳌、刚塔攻石峰堡，名位显晦殊，要不可谓无功也，故类次焉。

卷三百三十六

列传一百二十三

叶士宽 陈梦说 介锡周 方浩
金溶 张维寅 顾光旭 沈善富
方昂 唐侍陞 张冲之

叶士宽，字映庭，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授山西定襄知县。求民隐，涤烦苛，不假胥吏，事办而民不扰。雍正八年，擢沁州知州，署潞安知府。除无名诸税，复四门集以便商民。历署平阳、太原，治行为山西最。十二年，举卓异，擢浙江绍兴知府。有情民格杀士人，众哗，将罢试，士宽方勘三江闸，驰归，数言谕解之。风潮陷海塘，躬任堵筑，三月而工完。乾隆初，调金华。东阳饥民求赈者以万计，士宽曰：“按册施赈，是赈册非赈民也。”乃召饥者前注名於册，而斥二人，众乃定。二人者：一妇人，曾以讼至官，服华服，至是易敝衣乞赈，士宽识之，令褫其敝衣，内华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泽，令饮痛菜汁，呕出酒肉。众惊服，冒赈潜散去。在金华三年，多善政，郡人为立生祠。擢杭嘉湖道，调金衢严道。衢州地高，西安、龙游诸县，素筑坝蓄水溉田。木商入山者，私开坝，水日涸，士宽严禁之，民皆称便。八年，调宁绍台道。绍兴大水，萧山、诸暨民多挟众诣县求食，巡抚恶之，不欲赈。士宽曰：“某来时，民饥几欲死。何忍坐视其悉填沟壑耶？”继以泣请，乃得上闻给赈。士宽以待饥而赈

常不及，议浚绍兴之鉴湖、宁波之广德湖，会去官，未果。著《浙东水利书》，冀后有行之者。父忧归，遂不出。

陈梦说，字晓岩，山西绛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谏决，执法不阿上官；兼提牢，役不能为奸。累迁礼部郎中。出为浙江宁绍台道。台州素犷悍，宁海梅村民拒捕，提督将以兵往，旁村皆惊窜。梦说轻骑临县，县令已縲系窜者数十人，尽释之，曰：“吾来捕梅姓数人而已。”获诛拒捕者，而释其少子一人。台人感之，谣其事为《存孤记》。修鄞县钱湖闸。值上南巡，召见，素知其在刑部有能名，赐绮貂。寻以失察属吏不职挂议，仍以道员用。授督粮道，却馈金，漕政肃然。时讹言妖人剪发，萧山捕僧了凡等四人，诬服，梦说平反之。后或言事由浙见，解京讯治无验，抵妄捕者罪，以梦说轻比，降秩。修馮杭南湖堤。署嘉兴、严州、处州、湖州诸府，复原官。梦说官浙十二年，所至有声。寻乞归。

介锡周，字鼎卜，山西解州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初，授贵州毕节知县。乌蒙土司叛，督运军粮，遇逆苗，徒役欲弃粮走，锡周厉声曰：“失粮法当死，犯苗亦死。死法毋宁死贼！”策马径前，千夫拥粮而进，逆苗眙愕，鸟兽散。迁平远知州。乌蒙傜夷复叛，川、滇苗、傜应之。锡周先往抚大定苗，平远得无患。十三年，擢大定知府。古州苗乱，陷黄平、清平，驿路俱梗。塘兵妄报土酋安国贤通古州苗，克期犯贵阳。大吏发川兵将至，国贤辖地九百里，众惶骇。锡周甫莅郡，立石国贤至，谕以祸福。国贤伏地陈无交通古州状，锡周曰：“汝率众苗就抚，我以百口保汝不死，且止川兵。”

时丹江亦被围，乃请以川兵往援，丹江围解而大定安堵。

南笼民王祖先素无藉，以书符惑众，播为逆词。又粤西侬人王阿耳为寨长王文甲所执，窜入苗寨，诬文甲将纠合册亨诸寨叛。二狱同时起，株连千余人，南笼狱不能容。滇、粤错壤，寨苗多逃。锡周奉檄往会鞠，蔽罪悉当，释文甲及系累者，逃亡并归，边境以靖。摄贵东道，管粮运。时军兴，岁馈饷金二百四十余万两、米八十余万石，调马三千、夫五千，麇集镇远，漫无纪，夫糜廩食，马累里户；复於上游南笼诸府役民夫加运九站，下游铜仁诸府则增雇调二千人助役。锡周画三策：以马设台站，运凯里、丹江诸路；夫按期日运台拱诸路，楚、粤米皆由水运；分清江及古州、都江两路，挽输迅速，粮乃集。上游之加运，下游之调夫，皆止之，省帑数十万，民间亦减劳费之累。补贵西道，调粮道。兵米折色，不收馀羨，兵民交颂之。乾隆中，擢按察使。

锡周在黔中久，吏治、风土、民苗疾苦皆熟习，莅之以诚，慎刑狱，兴教化。性素耿介，不谐於时，以老乞休。上念其劳勩，召入觐，授太仆寺少卿。阅三年，告归。

方浩，字孟亭，安徽桐城人。雍正八年进士，授山西太原知县。尝知隰、平定二州。隰民有茹素号为大乘教者，浩召至庭，啖以酒肉，人莫知其故。其后逮捕大乘教人连数郡，而隰民独免。平定旱，奸民煽哗求赈，捕渠魁一人置之法，馀悉不问。迁潞安知府。会上西巡，取道泽、潞，吏平道，及道旁民田。浩以銮舆未出而民废耕作，非上爱民之意，令耕如平时。民得收获，而事亦治。擢江西广饶九南道按察副使，

兼摄九江府事。岁旱，米商未至，他郡县乏食，大吏檄运仓粮往济。浩以郡民咸待食，而移粟他往，恐生事，请独输九江仓，而属县停运，违大吏意。未几，安仁以阻运成大狱，大吏以此重浩。旋调吉南赣道。奸民据险为乱，驰诣捕缉。比大吏至，谋主已就擒，其敏捷如此。坐事罢，循例复职。方需次吏部，以疾卒。

金溶，字广蕴，顺天大兴人。雍正八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诏求直言，溶上疏言安民五事：一曰开垦之地缓其升科；二曰带征之项宜加豁免；三曰关税正额之外免报盈馀；四曰州县殿最首重民事，不以办差为能；五曰巡狩之地崇尚朴素，不以纷华取媚。当是时，上命翰詹科道各进经史摺子，溶又上疏曰：“头会箕敛以裕囊橐者，匹夫之富也；轻徭薄税使四海咸宁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损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损》；损上益下，上损矣而反名《益》。盖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圣人制卦之意可深长思也。”乾隆九年，湖广总督孙嘉淦因徇巡抚许容夺职，命修顺义城。溶上疏论曰：“赏罚者，人主御世之大权。臣工有罪，有罚辄一例，因其素非廉吏，使天下晓然知所得者终不能为子孙计留也。孙嘉淦操守不苟，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而罚令出赏效力，恐天下督抚闻之，谓以嘉淦之操守，尚不免於议罚，或一不得当，而罚即相随，势必隳廉隅预为受罚之地。是罚行而贪风起，不可不慎也。臣为嘉淦所取士，不敢避师生之嫌而隐默不言。”奏上，部议夺职。

未几，特起为福建漳州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馀交结

大吏家奴，势力出长官上。有吴成者，设局诱博，擒治之，民称快。华葑村距县治二百里，康熙时尝议设县丞，以不便於胥吏，格不行。溶复以请，布政使文不下府而直行县，溶大怒，严讯县胥，得其交通状，乃详请治罪而设官。其父老叹曰：“微金公，吾侪奔驰道路死矣！”十三年春，闽省旱，斗米千钱，大府檄溶平糶。溶劝富家出糶，给印纸令商人赴余；又请宽台湾米入内地之禁：民情帖然。其他修文庙乐器，增书院膏火，皆次第举行。迁台湾道。补陕西盐驿道，署布、按两司事。调浙江粮道，与巡抚陈学鹏牴牾，学鹏论溶迂缓不任事，原品休致。卒，年七十三。

张维寅，字子畏，直隶南皮人。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江南司主事。江南赋役甲天下，支销留解，端绪毛栉。维寅综核精密，猾吏不能欺。迁吏部员外郎，考选监察御史，补掌贵州道。劾奏闽督诱人受赇而坐之罪，失政体，上是之，为通行饬戒。简云南迤东道，至，改补驿盐。滇盐无成法，维寅一一调之，使井官、煎户、运夫、铺商无偏累，滇人称便。岁节缩归公银七千两。以前官累，左迁知府。於时东川官设牛马站，通百色，铜往盐返，谓可省费。既奏行，而路险阻，车摧折，牛马多死，铜盐耗失。维寅奉勘得实，以事不可已，请夷路用车，险雇夫役，赀出炉息，无溢费，且不扰民，从之，获济。署鹤庆、永北，补临安，调首郡，兼楚雄。值地震为灾，躬勘鹤庆、剑川、浪穹、丽江、昌门赈，活灾氓每数万计。迁督粮道，整顿铜厂，代偿前官亏帑，待罪得脱。调浙江盐道，未数月，调福建汀漳龙道。闽俗犷悍，痛惩以法，

擒巨猾，散伙党，健讼斗狠之风为息。察冤决疑，人称神明。举卓异，入觐，上奖慰甚至，复之官，病卒。

顾光旭，字晴沙，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晋员外郎，主盐策，两淮解银，辄挂欠百之十五。光旭谓：“各省库平皆部较颁，何独两淮历久如是？是银库多索也。”白於长官除免之。擢御史。二十四年，直隶、山东大水。次年春，疏曰：“上年两省灾，截漕发帑加赈。近见流民扶老携幼入京，春来尤甚。五城米厂饭厂人倍增，询之，近京数百里，毁屋伐树，卖男鬻女，老弱踣顿，不可胜计。耳目所及如此，其外可知。伏思救荒无奇策，惟督抚及有司亲民之官实心实力方克有济。各州县未尝不施赈，或委任佐贰，或假手胥吏，或设厂远离村镇，穷民奔走待食，或得或不得。良法美意，一入俗吏之手，沾实惠者十不及五。一二贤有司抚循周至，则他境流民闻风毕集，转难措手。此督抚不能真实爱民，下亦以应付塞责，一切皆属具文。请敕下随地抚绥，毋致流移失所。疏导积水，以工代赈，借给牛种，以资耕作。有流民有旷土，即重治督抚州县之罪。来京饥民，已领厂赈。一年之计，在於东作。无力自回者给资遣送，其本籍无倚赖者归大兴、宛平安辑，勿令栖流无著。又每遇水旱，司、道、府亲勘，先以供应烦州县，所委佐贰，亦滋扰累，请严参重处。”奏入，上善之。命赴京畿察勘，疏消文安、大城积水。乐亭民拥哄县门，抚定之，驰章请加赈。历宝坻、滦州，卢龙，两月竣事。迁给事中。

寻出为甘肃宁夏知府，调平凉。三十五年，大旱，请赈，

初为上官所格。光旭亲察灾户，亟发银米，煮粥以赈，邻县饥者率就之。时灾黎鬻妻子，道殣相望，光旭巡视山僻，赋诗曰：“轮蹄鸟道羊肠路，沟壑鸠形鹄面人。”又曰：“产破妻孥贱，肠枯草木甘。”诵者感动。自夏至次年三月始雨。平凉、隆德、固原、静宁各设粥厂二，饥民日增。虑入夏疫作，给每口两月粮，遣使归耕。时已擢凉庄道，总督文绶任以河东赈事，一切钱粮听支取，知府以下听调遣。分八路比户清勘，刊发三连票备考核。发奸摘伏，官吏惕息。竟事无中饱，民获更生。

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文绶调四川总督，疏请光旭随往，司三路馈饷，署按察使。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为咽噜子，至是益众。严捕治之，改悔者发为运丁，颇收其用。以秋审失出，罢职，留治粮饷。四十年，金川平，驻西路卧龙关经理凯旋兵十馀万，帖然无扰。事竣，乞病归，年未五十。

里居遇灾，助赈一如在官时。主东林书院数十年，聚生徒讲论道义，继其乡顾宪成、高攀龙之绪。著《响泉集》。

沈善富，字既堂，江苏高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江西、山西乡试。撰制诰，办院事，纂修《国史》、《续文献通考》，勤於其职。出为安徽太平知府，在官十有六年，尤尽心灾赈。三十四年，大水，坐浴盆经行村落，得赈者五十万口。当涂官圩决，密劝富家出粟，禁转掠，使各村自保。有告某家不粟者，笞之，曰：“汝奉何明令使富家出粟耶？”民乃定。三十六年，泗州水，大吏檄善富往赈之，

厘户口之弊，民受其惠。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瘞，绝荤祈禳。前后课属县种柳数百万株，官路成阴。埋暴露十馀万棺。时传妖人割发，搜捕令下，诸郡骚然，独太平不妄捕一人。兄弟讼，察其词出一手，杖主讼者。兄弟悔悟如初。师弟互讦阴事，取案前文卷盈尺火之。曰：“尔词必有稿，可上控郡守焚案，不汝靳。”两造皆泣，讼乃息。贵池有争地讼於部者，视旧牒，得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官契，念愚民安知闰，检《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闰四月文，据以定讞。

四十六年，擢河东盐运使。盐池受淡水，歉产，商运蒙古盐多劳费。及盐产复盛，弊多商困。善富曰：“盐池自古为利，不当废革。若听民自贩，必致蒙盐内侵。商人之力，不患寡，患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据肥，一也；费浮地远，伙攫其利，二也；金代之期，贫富倒置，三也。”乃总三省引地为三等均之。复以道路远近顺配为五十六路，阉分签掣之，於是賂绝弊清。后乾隆末废商运，蒙盐果内侵，至嘉庆十一年，仍复旧制，皆如所预计。所至兴学爱士，人文蔚起。以母老乞终养，居乡多善举。著《味铎斋诗文集》。

方昂，字坳堂，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晋郎中。会秋谏更新例，凡金刃杀人，概为情实。昂分别其轻重，固争不得，后高宗特旨改正。坐是为同僚所忌，淹滞十年。又数上书与长官争，长官愠之，卒重其人。以荐出为江西饶州知府。安南阮光平入觐，驿传所经，多饰供帐。昂曰：“国家以威德服四夷，非夸以靡丽。”戒所属勿与。擢江苏苏松道，已受代将行，营弁缉盐，波及良善，众汹汹

不平。营弁以民变告，且征兵；昂曰：“新守与民未习，民勿信。”自出晓谕，捕倡首者置法，申请上官褫营弁职，事即定。至任，有尼之者，遂谢病去官。

病痊，复出署松太道。闽，广洋盗窜入吴淞，总督、巡抚、提督会师於宝山。昂建议曰：“衢山与大小羊山，江、浙之分界，港汊丛杂，盗船随处可寄椗。一得风潮之便，倏忽出没，猝不及防。当其乘风而来，迎击之时，彼顺而我逆；及其趁潮而退，追击之，则我后而彼先：是使盗常凭胜势也。请於要隘多设伏，俟其至，则纵使过，而蹑其后；遇其退，则扼不使前，以待后队之追剿。盗虽黠，无能为也。”从其议，盗果大摧。补江宁盐巡道。缉讼师，剔衙蠹，戢强暴，弭盗贼，尤以砥砺风俗为先，屏绝酬酢。同官闻其风采，咸重之。嘉庆三年，擢贵州按察使，八阅月，迁江宁布政使。未久，以病乞归。

昂刚劲勤职。其归也，上曰：“此人可惜！”寻卒。

唐侍陞，字赞宸，江苏江都人，巡抚绥祖孙。乾隆中，以荫生授南河山盱通判。历任宿虹、铜沛、里河、外河同知。以治河绩考最，擢湖北郢阳知府，母忧去官。四十七年，服阕，会河决青龙冈，屡筑屡圯，大学士阿桂督治，以侍陞习河事，疏调赴工。阿桂方与总河议改河之策，决计於侍陞，侍陞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当；欲逆挽归正道，难矣。但於南岸上游百里外开引河，则不与急流争，其全势易摯。以逸待劳，此上策也。”於是定计开兰阳引河，至商丘归正河，以侍陞总其事。工成，被诏嘉奖。

擢开归道。时新引河堤初成，溜逼甚险，复於仪封十六堡增开引河。夏汛水至，果分为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由仪封旧城之南达所增引河。又於毛家寨增筑月堤，睢汛七堡建挑水坝，水势乃畅下，无溃决。五十三年，署彰卫怀道。测河势将有变，请於铜瓦厢大堤后增筑撑堤，总河兰锡第以无故兴大工难之，固请乃可。次年夏，铜瓦工内塌，势岌岌。总河李奉翰新至，视河，曰：“奈何？”侍陞曰：“侍其塌多，必大决。今当於堤之下口新筑撑堤内掘开数丈，使水回溜而入。入必淤，淤则大堤撑堤合为一。河直注之力已杀，堤乃可保。”从之，堤合险平。锡第曰：“君之出奇制胜者，在前之预筑撑堤也。”

侍陞前官铜沛时，亦用放淤平险之法；又在宿虹时，夏家马路黄、运交逼，里河淤浅，水将没堤，效黄河清水龙法，疏其淤而堤安；於徐州城外增筑石工，石矶嘴增烂石，城乃无患。卫河水弱、漕艘不利，掘地引沁挟济以助卫。其应变弭患多类此。尝论治河之道曰：“河行挟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畅其势，曲以杀其威。无废工而不可逼，无争土而不可让。守此岸则虑彼岸，治上游则虑下游。”世以为名言。寻补山东运河道，调充沂曹济道。以失察，左迁。遂乞病归。

侍陞历官皆有声，有功於河、淮者为多。先是南汝光道张冲之亦以治河著。

冲之，字道渊，顺天宛平人。雍正初，以诸生举孝廉方正，授工部主事。遇事奋厉，於总理果亲王前持议无避忌。各行省奏追亏帑积数千万，牒冗无实，请分别核免之。寻以事被谪。乾隆初，复原官，改刑部。累迁户部郎中。治事平恕。

二十六年，擢河南南汝光道。是年秋，河决杨桥，大学士刘统勋、兆惠奉命往塞之，调冲之襄河事。时征稿秸，价腾至一茎两钱，既大集，河员犹以多备请，官吏在事者群附和之。冲之曰：“计工需料若千万，今已赢矣。灾民搜括脂髓来供用，忍复乘以为利耶？”亟白使臣，请及时戢塞，期以某日合龙，当有馀料若千万，力持其议。卒听冲之减征秫秸六千万、麻六百万，即责冲之董其役，果如期合龙，仍有馀料，殫数给还，以纾民力。巡抚胡宝琮喜曰：“吾为国家得一良总河矣！”在官三年，治罗山狱，活诬服者四人；修城工务核实，有司不得缘为蠹；民德之。以商城狱坐徇庇，夺职，效力军台。逾年放归。

论曰：诸道本以佐布政、按察二使分领郡、县；乾隆中，罢参政、参议、副使、僉事，道始为专官。士宽等皆觥觥能举其职，侍陞尤以治河著。观其所设施，益於国，泽於民，虽古循吏，不是过也。

卷三百三十七

列传一百二十四

卢焯 图尔炳阿 阿思哈

宫兆麟 杨景素 闵鄂元

卢焯，字光植，汉军镶黄旗人。入赀授直隶武邑知县。县旧有均徭钱供差费，遇差仍按里派夫，焯革除之，又归火耗

於公，捕盜尤力。雍正六年，解饟詣京師，世宗特召對。遷江南亳州知州，禁械鬥。再遷山東東昌知府，總督田文鏡遣官并四出訪事，東昌民逮下獄甚眾，焯至，悉判遣之。會有水災，焯疏運河，筑護城長堤，動帑賑恤。上遣大臣閱視，獨東昌得完。九年，遷督糧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按察使。十一年，遷布政使。

十二年，擢福建巡撫，賜孔雀翎。十三年，高宗即位，焯疏言被水州縣不成災，上諭曰：“被水雖不成災，仍須加意賑恤，毋使小民失所。”乾隆元年，請查丈建陽民田，上諭曰：“小民畏查丈如水火。汝初為加賦起見，今又以豁除掩非，一存觀望之心，所謂无一而可也。”尋奏減邵武永安所、霞浦福寧衛屯田征米科則，豁閩、侯官諸縣額缺田地。又以平和、永安、清流諸縣田少丁多，請減免攤餘丁銀。又奏教民蚕績，疏浚省會城河。

三年，調浙江巡撫，兼鹽政。奏請停仁和、海寧二縣草塘歲修銀，減嘉興屬七縣銀米十之二。又奏陳鹽政諸事：請禁商人短秤；飭州縣捕私鹽毋擾民；毋捕肩挑小販；鹽場征課不得刑比。上諭曰：“所奏各條皆是。汝先過刻，茲乃事事以寬沽名。過猶不及，汝其識之！”尋請裁鹽場協辦鹽大使，改海寧草塘為石塘。既，又請浚備塘河運石。五年，上諭曰：“盧焯至浙江，沽名邀譽，舉鄉賢名宦，絡繹不絕。海塘外已漲沙數十里，焯既請停草塘歲修，又請改建石塘。心無定見，惟事揣摩，已彰明較著矣。”六年，左都御史劉吳龍劾焯營私受賄，上解焯任，命總督德沛、副都統旺扎爾按治，事皆實，請奪官刑訊。事連嘉湖道呂守曾、嘉興知府楊景震。守曾已

擢山西布政使，逮至浙江，自杀。杭州民数百为焯讼冤，毁副都统厅前鼓亭。德沛等以闻，上谕责办理不妥。七年，谪上，焯、景震皆坐不枉法赃，拟绞。八年，焯以完赃减等，戍军台。十六年，上南巡，阅海塘，念焯劳，召还。

二十年，授鸿胪寺少卿，署陕西西安巡抚。二十一年，调署湖北，以陈宏谋代焯。宏谋未至，上命发归化城米运金川馈军，急驿谕宏谋。焯发视，奏言：“归化城虽产米，路远费重；西安有贮米，先发以馈军。仍请擅行罪。”上嘉焯知大体，合机宜，实授湖北巡抚。二十二年，西安布政使刘藻入觐，言焯在西安入贡方物，但量给薄值；及调任湖北，欲借库帑，未应付。上责焯负恩，夺官，戍巴里坤。二十六年，召还。三十二年，卒。

图尔炳阿，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吏部笔帖式，累迁郎中。乾隆三年，授陕西甘肃道。累迁云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巡抚。十五年，永嘉知县杨茂亏银米，图尔炳阿令后政弥补结案。总督硕色论劾，上责图尔炳阿欺隐徇庇，夺官，逮京师，下刑部治罪，坐监守自盗，拟斩监候。十七年，上以图尔炳阿赃未入己，释出狱。授吏部员外郎。未几，授河南布政使，调山东，又复还河南。

二十年，擢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江苏布政使夏邑彭家屏以病告家居，觐徐州行在，入对，言乡县被水。上谕图尔炳阿，图尔炳阿奏收成至九分，上责图尔炳阿文过。图尔炳阿又奏“去岁被水尚未成灾”，上斥为怙恶不悛。遣员外郎观音保密察灾状得实，上夺图尔炳阿官，发乌里雅苏台效力。上发徐州，夏邑民张钦、刘元德诣行在诉知县孙默讳灾

及治賑不实，上亲鞫，元德言诸生段昌绪指使。上复遣侍卫成林会图尔炳阿至夏邑按治，於昌绪家得传钞吴三桂檄。上谕曰：“图尔炳阿察出逆檄，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且以如此梗不知化之民，而治其司牧者以罪，是不益长浇风乎？免图尔炳阿罪，仍留巡抚任治賑。图尔炳阿若因有前此罪斥之旨，心存成见，或不释然於灾民，则是自取罪戾，亦不能逃朕洞鉴。”寻家屏亦以藏禁书罪至死，图尔炳阿仍以匿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逾数月，召诣京师，命往乌里雅苏台治饷。

二十八年，授贵州巡抚，二十九年，调湖南。三十年，病作，遣医往视。卒。

阿思哈，萨克达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十年，擢甘肃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西巡抚。疏言：“各营操演枪炮，须实子弹。营马应令骑兵自饲。技艺以纯熟得用为要，步法、架势不必朝更夕改。”上嘉其言得要。旋调山西。十六年，平阳旱，未亲往抚恤，诏责之。十七年，蒲、解等处复灾，请以平阳富民捐款解河东道库加賑。上谕之曰：“賑济蠲缓，重者数百万，少亦数十万，悉动正帑，从无顾惜。富户所捐几何，贮库助賑，殊非体制。此端一开，则偏灾之地，贫民既苦艰食，富户又令出赀。国家抚恤灾黎，何忍出此？”责阿思哈卑鄙错谬，不胜巡抚任，召还，夺官。寻授吏部员外郎。二十年，命以布政使衔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擢内阁学士。

二十二年，命署江西巡抚，莅任，清理屯田，寻真除。学

政谢溶生劾阿思哈婪贿派累，命尚书刘统勋、侍郎常钧等按鞫，得实，拟绞。二十六年，诏免罪，以三品顶戴发乌鲁木齐效力。二十八年，命往伊犁协同办事。

二十九年，授广东巡抚，调河南。三十年，疏言：“卫河运道浅阻，浚县三官庙、老鹳嘴诸地砂礪挺据河心，重载尤艰浮送。向於上、下游浅处建筑草坝以束水势。详考河形，夏秋水盛，无须草坝；冬令源涩，草坝亦属无益。不如於上游先期蓄水，临时开放。飭府县督河员於九月望后起，至漕船出境止，暂闭外河以上民渠，使水归官渠，重运自可疏通。凿去砂礪，并集夫疏浚浮沙，以利漕运。”又请借司库闲款，委员分购河工料物，以除沿河州县按亩派累，均报闻。

三十四年，擢云贵总督。师征缅甸，阿思哈出铜壁关至蛮暮军中，奏军中粮马不敷。上责其畏难，解任，以副都统衔在领队大臣上行走。旋召为吏部侍郎，入对失上指，夺官，戍伊犁。三十九年，释回，仍充军机章京。擢左都御史。大学士舒赫德师讨王伦，命阿思哈偕额驸拉旺多尔济率健锐、火器两营以往。事定、拉旺多尔济言城北搜剿王伦余党，阿思哈未同往，下吏议，夺官，命留任。四十一年，署吏部尚书，旋授漕运总督。卒，赐祭葬，谥庄恪。

阿思哈初抚江西，上眷之独厚。广西巡抚卫哲治入覲，上问各省督抚孰为最劣，哲治引罪，上谓：“姑置汝！”哲治举阿思哈对，时以为难能。

宫兆麟，字伯厚，江南怀远人。自贡生授湖北安陆通判，累迁至山东粮道。乾隆三十一年，授湖南按察使。桂阳州民

侯七郎殴杀从兄岳添，贿其兄学添自承。知州张宏燧讞上，巡抚李因培疑之，令兆麟详鞫得实。因培调福建去，巡抚常钧庇宏燧，以七郎呼冤劾兆麟，兆麟亦入奏。上遣侍郎期成额会总督定长按治，如兆麟讞；兆麟又发宏燧买金行贿赂状，期成额等奏闻，逮讯，买金非行贿赂，乃迎合因培及湖北布政使赫升额意指，代武陵知县冯其柘补亏空。因培、赫升额、常钧、宏燧皆坐谴。

三十二年，兆麟调云南按察使。三十三年，迁布政使，擢广西巡抚。云南军营需硝，敕兆麟筹画，兆麟以广西旧存硝七万七千馀斤运剥隘，复拨通省营贮火药二十万斤继运，得旨嘉许。调湖南。

三十五年，又调贵州。桐梓县民为乱，命速赴任，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捕治。乱定，古州党堆寨苗香要等为乱，复偕吴达善督兵捕诛之。兆麟奏党堆寨苗老响以阻香要乱被杀，令即寨立庙以祀良苗，并将死义被旌及香要等叛逆伏诛状，译苗语榜庙门，俾令警戒；并请移驻将吏，建下江营土城，驻兵镇抚。是夏，兆麟奏请於邻省湖南、四川、广西买米运贵州赈济。至秋，丰收，复奏请停运。上斥其冒昧，勅令详慎。兆麟复奏请简发知府三员赴贵州，上以“此端一开，各省效尤，妨吏部选法；且开幸进之门”，下旨严飭。会贵州布政使观音保入覲，讪兆麟粗率喜自夸，口给便捷，人号为“铁嘴”。上曰：“观音保人已粗率，今尚以兆麟为粗率，则粗率更甚可知。”谕兆麟猛省痛改。寻诏诣京师，降补甘肃按察使。三十六年，坐贵州任内失察厂员亏欠铅斤，夺官。四十一年，东巡，兆麟迎驾，诏与三品衔。四十六年，卒。

杨景素，字朴园，江南甘泉人，提督捷孙。父铸，古北口总兵。景素孱弱，不好章句，贫不能自给。入赘授县丞，发直隶河工效力。乾隆三年，补蠡县县丞，累迁保定知府。十八年，授福建汀漳龙道。漳浦民蔡荣祖欲为乱，景素率营卒擒斩之。调台湾道。厘定汉民垦种地，并生熟番界址。革游民为通译而不法者，代以熟番。又禁入山采木，借修造战船材料为名，累诸番。三十三年，授河南按察使。三十五年，擢甘肃布政使，调直隶。命从尚书裘曰修勘察堤埝各工。坐失察雄县知县胡锡瑛侵蚀灾赈，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俟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大学士舒赫德督兵讨之。上命景素具车马济师，令分守河西。贼以粮艘结浮桥欲渡，景素与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当阿等督兵御之，董劝回民助师。夜焚桥，贼不得渡。事旋定，擢山东巡抚。疏请编查保甲。四十年，疏请选京师健锐、火器营裨佐发山东，司营伍教演。四十一年，上东巡，临视临清毁桥断道及乱民窜据所在，景素述当时战状，上嘉其劳，赐黄马褂。汶上宋家洼旧渠淤垫，渚水淹民田。四十二年，景素奏请浚旧渠，并开支河二，令仍趋南阳、昭阳二湖，下部议行。

擢两广总督，四十三年，调闽浙。疏言：“浙西歉收，总督杨廷璋请拨台湾仓谷十万接济。北风盛发，未能即到。请於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属拨仓谷十万，听商运赴嘉、湖出棗；仍饬台湾运归四府补仓。”得旨嘉奖。四十四年，调直隶。荐于易简为布政使，上以易简为大学士敏中弟，责景

素。十二月，卒，赠太子太保，赐恤如例。

四十五年，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景素操守不谨，并发官兵得赃纵盗状。两江总督萨载勘有河堤城垣工程，罚景素家属承修。福康安又奏景素在两广婪索商捐六万馀，责景素子炤限年缴还。五十四年，以福建吏治废弛，追咎景素，戍炤伊犁。五十九年，释回。

闵鹗元，字少仪，浙江归安人。乾隆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督山东学政。二十七年，自学政授山东按察使，调安徽。迁湖北布政使，调广西、江宁。四十一年，迁安徽巡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李侍尧以赃败，罪至斩，下大学士、九卿议，请从重立决；复下各省督抚议，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鹗元窥上指欲宽侍尧，独奏言：“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上从之，侍尧得复起。

四十五年，调江苏。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坐伪灾冒赈得罪，事连鹗元弟同知鵬元。上责鹗元隐忍瞻徇，知其事而不举，降三品顶戴，停廉俸。四十八年，还原品顶戴，支廉俸如故。五十年，江南旱。五月，鹗元奏淮、徐、海三府如得雨二三寸，犹可种杂粮。上谕曰：“得雨二三寸未为沾足，焉能种杂粮？地方雨水，民瘼攸关。鹗元何得含混入告？”寻奏请截漕十万石，淮、徐、海三府州被灾较重，碾米治赈，如所议行。

五十五年，高邮巡检陈倚道察知书吏伪印重征，知州吴琬置不问；牒上，鹗元亦置不问，揭报户部。上谕鹗元，鹗

元犹庇瑛不以实陈，乃遣尚书庆桂、侍郎王昶按治；责鹗元欺罔，夺官，逮鹗元等下刑部治罪。巡抚福嵩劾鹗元得句容知县王光陞牒发粮书侵挪钱粮，但令江宁府察核。上责鹗元玩视民瘼，徇情骖法，命置重典。狱具，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五十六年，释还里。嘉庆二年，卒。

论曰：法者所以持天下之平。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焯、阿思哈、景素坐贪皆勘实，犹尚复起；图尔炳阿匿灾至面谩，反诛告者；兆麟口给，鹗元迎上指，至不胜疆政而始去之。高宗常谓：“朕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不能执法。”执法固难，自克其爱憎喜怒，尤不易言也。

卷三百三十八

列传一百二十五

塞楞额 周学健 鄂昌 鄂乐舜 彭家屏
李因培 常安 福崧

塞楞额，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擢翰林院侍讲。四迁至侍郎，历刑、兵、礼诸部。雍正二年，出署山东巡抚，入为户部侍郎。如广东按将军李杻纵部兵毁米厂、哄巡抚署，事竟，仍署山东巡抚。疏请以东平州安山湖官地分界穷民栽柳捕鱼为业，上许之，并令发耗羨备用银为建屋制船；又疏请浚柳长河，开引河二，疏

积水。复入为工部侍郎，缘事夺官。乾隆元年，赐副都统衔，如索伦、巴尔虎练兵。寻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出为陕西巡抚，移江西。疏请筑丰城石堤，封广信府铜塘山，均许之。再移山东。十一年，擢湖广总督。

十三年，孝贤皇后崩，故事，遇国恤，诸臣当於百日后剃发。锦州知府金文醇违制被劾，逮下刑部，拟斩候。上以为不当，责尚书盛安沽誉，予重谴。江苏巡抚安宁举江南河南总督周学健剃发如文醇，上并命逮治。因诏诸直省察属吏中有违制剃发者，不必治其罪，但令以名闻。是时塞楞额亦剃发，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及诸属吏皆从之。得诏，塞楞额具疏自陈，上命还京师待罪。谕谓：“文醇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则无怪於文醇；岂知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又无怪於学健。”因释文醇，宽学健，皆发直隶，以修城自赎。树葵、锡绂误从塞楞额，锡绂并劝塞楞额检举，皆贷罪；令树葵分任修城，示薄罚。塞楞额至刑部，论斩决。上谓：“祖宗定制，君臣大义，而违蔑至此，万无可恕！以尚为旧臣，令宣谕赐自尽。”

学健，江西新建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迁至户部侍郎。命如山东按事，两诣上下江会督抚治灾赈、水利，出署福建巡抚、浙闽总督。加太子少保，授江南河道总督，坐违制剃发，夺官，命江西巡抚开泰籍其家。开泰发其往来私书，中有丁忧充沂曹道吴同仁行赂学健，乞举以自代。上为罢陈举自代例，诏曰：“朕令大臣举可以自代之人，凡以拔茅茹、显俊乂之意也。今同仁嘱学健许以两千，朕不解焉。问之钱陈群，始知为赂。夫考绩黜陟，何可为苞

苴之门，岂朕若渴之诚尚未喻於二三大臣耶？朕甚恐焉！其罢之。”别诏又谓：“学健卞急刚愎，不料其不励名检竟至於此！”下两江总督策楞覆勘，具得学健营私受赃、纵戚属奴仆散法状，刑部引塞楞额及前步军统领鄂善例论斩决。上谓学健违制罪已贯，婪赃鬻破荐举事视鄂善尤重，赐自尽。

鄂昌，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从子也。雍正六年，以举人授户部主事。七年，超擢陕西宁夏道。十年，迁甘肃布政使。十一年，署陕西巡抚，旋授四川巡抚。西阳州土司冉元龄老病，子广烜袭，土民苦其贪暴，鄂昌奏请改土归流。十三年，总督黄廷桂劾鄂昌贪纵，命夺职，以杨馥代之。遣刑部侍郎申珠浑会馥按治，得鄂昌枷毙罪人及受属吏银瓶诸状，命逮下刑部，论杖徒，遇赦免。乾隆元年，令在批本处行走。二年，授直隶口北道，迁甘肃按察使。山西民梁玥等在高台遇盗死，知县伍升堂捕良民锻炼论罪，鄂昌雪其冤，得真盗置之法。巡抚黄廷桂疏陈鄂昌平反状，旨嘉奖。九年，迁广西布政使。十一年，署广西巡抚。疏请以鄂尔泰祀广西名宦，上责其私，不许。十二年，疏自陈举布政使李锡泰自代，上复责其朋比。因命督抚不得举本省藩臬自代，著为例。迭移江苏、四川、甘肃诸省，署甘肃提督、陕甘总督。复移江西巡抚。时传播尚书孙嘉淦疏稿有诬谤语，命诸行省究所从来。鄂昌以坐广饶九南道施廷翰子奕度逮下刑部，鞫无据，雪其枉，召鄂昌诣京师待命。狱定，诛千总卢鲁生。责鄂昌误讞，下刑部，论杖徒，命贷罪，发往军台效力。十九年闰四月，命以甘肃贮官茶发北路军备用，命鄂昌

董其事。旋授甘肃巡抚，理军需。

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集》，文辞险怪，上指诗中语讪上，坐悖逆诛。中藻故鄂尔泰门人，鄂昌与唱和。上命夺职，逮至京师下狱。大学士九卿会鞫，籍其家，得所著《塞上吟》，语怨望；又闻鄂容安从军，辄云“奈何奈何”，上责以失满洲踊跃行师旧俗。又得与大学士史贻直书稿，知贻直为其子奕簪请托，上为罢贻直。谕：“鄂昌负恩党逆，罪当肆市。但尚能知罪，又於贻直请托状直承无讳，朕得以明正官常，从宽赐自尽。”

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上举其诗有曰“又降一世”，曰“亦天之子”，曰“与一世争在丑夷”，无虑数十事，语悖慢；又有“西林第一门”语，斥其攀援门户，恬不知耻。因及鄂尔泰及张廷玉秉政，各有引援，朋分角立。谓：“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命罢贤良祠祀。

鄂乐舜亦鄂尔泰从子，初名鄂敏。雍正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秋谏侍班，刑部侍郎王国栋放纵愆仪。上命之退，鄂敏未引去。因以责鄂敏，夺官。逾年，复编修。出为江西瑞州知府，累迁湖北布政使。命更名鄂乐舜。迁甘肃巡抚，疏请茶引备安西五卫积贮；移浙江，修海塘；皆议行。寻移安徽，又移山东。未行，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密劾鄂乐舜在浙江时，布政使同德为婪索盐商银八千，命侍郎刘纶、浙闽总督喀尔吉善按治。纶等言鄂乐舜实假公使银。上又命两江总督尹继善会鞫，得婪索盐商状，如富勒浑言，但无与同德事，鄂乐舜论绞，富勒浑亦坐诬治罪。上以定拟失当，擢富勒浑布政使，逮鄂乐舜至京师，赐自尽。时后鄂昌死未一

年也。

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外授直隶清河道。三迁江西布政使。移云南，再移江苏。以病乞罢。乾隆二十二年春，高宗南巡，家屏迎谒。上谕岁事，家屏奏：“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重。”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朝行在，上以家屏语诘之，犹言水未为灾，上命偕家屏往勘；又以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师载奏如家屏言，上谓师载笃实，语当不诳，饬图尔炳阿秉公勘奏，毋更回护。上幸徐州，见饥民困苦状，念夏邑、永城壤相接，被灾状亦当同；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往视。上北还，发徐州，夏邑民张钦遮道言县吏讳灾，上申命图尔炳阿详勘。次邹县，夏邑民刘元德复诉县吏施赈不实，上不怪，诘主使，元德举诸生段昌绪，命侍卫成林监元德还夏邑按其事；而观音保还奏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县灾甚重，积水久，田不可耕；灾民鬻子女，人不过钱二三百，观音保收灾民子二，以其券呈上。上为动容，诏举其事，谓：“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事不忍言。”因夺图尔炳阿职，戍乌里雅苏台，诸县吏皆坐罪。

成林至夏邑，与知县孙默召昌绪不至，捕诸家，於卧室得传钞吴三桂檄，以闻上。上遂怒，贷图尔炳阿遣戍及诸县吏罪，令直隶总督方观承覆按。召家屏诣京师，问其家有无三桂传钞檄及他禁书。家屏言有明季野史数种，未尝检阅，上责其辞遁，命夺职下刑部，使侍卫三泰按验。家屏子传笏虑得罪，焚其书，命逮昌绪、传笏下刑部，诛昌绪，家屏、传

笏亦坐斩，籍其家，分田予贫民。图尔炳阿又以家屏族谱上，谱号《大彭统记》，御名皆直书不缺笔。上益怒，责家屏狂悖无君，即狱中赐自尽。秋谏，刑部入传笏情实，上以子为父隐，贷其死。上既谴家屏等，召图尔炳阿还京师，逮默下刑部，命观音保以通判知夏邑。手诏戒敕，谓：“刁顽既除，良懦可悯。当善为抚绥，毋俾灾民失所也。”

李因培，云南晋宁人。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特擢翰林院侍讲学士，督山东学政。十四年，再擢内阁学士。十八年，署刑部侍郎，兼顺天府尹。蝗起，因培劾通永道王楷等不力捕，皆夺职；又劾涿州知州李钟俾亏仓谷，论罪如律。衡水知县刘士玉，因培乡人也，以贿赂，为直隶总督方观承论劾。冀州知州夸喀谒因培，因培称士玉冤，夸喀因为申布政、按察两司。十九年，直隶布政使玉麟以其事闻，因培坐夺职。甫三月，起光禄寺卿。复督山东学政。二十一年，移江苏。二十四年，迁内阁学士。学政任满，移浙江。二十七年，任又满，复移江苏。上南巡，赋诗以赐。二十八年，授礼部侍郎，寻改仓场侍郎，皆留督学。

二十九年，授湖北巡抚。上谕湖广总督吴达善曰：“因培能治事，学问亦优，但未免恃才，好居人上。今初任民事，汝当留意，治事有不当，善规之；不听，即以闻。朕久未擢用，亦欲折炼其气质。今似胜于前，但恐志满易盈，负朕造就耳。”旋移湖南。三十一年，又移福建，将行，常德被水。上令速予灾民一月粮，诏未至，因培令秋后勘灾如故事。上责因培“以将受代，五日京兆，不恤民瘼”，下部议，当降调。甫两

月，授四川按察使。

因培在湖南日，常德知府锡尔达发武陵知县冯其柘亏库帑二万馀。时因培报通省仓谷无亏，虑以歧误得罪；示意布政使赫升额，令桂阳知州张宏燧代其柘偿万馀，不足，仍疏劾。会宏燧谏县民侯岳添被杀，误指罪人，为按察使宫兆麟所纠。因培及继任巡抚常钧覆谏不能决，上命侍郎期成额即讯，因得宏燧营私亏帑，及承因培指代其柘偿金诸状，以闻。上命夺因培官，逮送湖北对簿，具服。谕曰：“诸直省仓库亏缺，最为锢弊。昔皇考严加重戒，朱批谕旨，不啻三令五申，人亦不敢轻犯。朕御极三十馀年，有犯必惩，乃近年营私骫法，屡有发觉。岂因稽查稍疏，故态复作？朕自愧诚不能感人，若再不能执法，则朕亦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也。”期成额奏至，因培下刑部论斩决，上命改监候。秋谏入情实，赐自尽。

常安，字履坦，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以诸生授笔帖式，自刑部改隶山西巡抚署。雍正初，擢太原理事通判。世宗时，庶僚皆得上章言事。常安疏请裁驿站馆夫及诸官署镫夫，省科派，从之。寻擢冀宁道。迁广西按察使，移云南。就迁布政使，移贵州。疏言：“苗疆多事，由於兵役扰累。嗣后有扰累事，罪该管文武官。”下云贵广西总督议行。迁江西巡抚。十三年，以母丧去官。

乾隆元年，还京师，舟经仲家浅，其仆迫闸官非时启闸越渡，高宗闻之，谕谓：“皇考临御时所未尝有！徒以初政崇尚宽大，常安封疆大吏，乃为此市井跋扈之举，目无功令。”下东河总督白钟山按治，夺官，下刑部论罪，当枷号鞭责，命

贷之，往北路军营董粮饷。四年，授盛京兵部侍郎。内移刑部侍郎，外授漕运总督。内阁学士雅尔呼达请增遣满洲兵驻防口外，直隶总督孙嘉淦疏请於独石口、张家口外择可耕地屯兵招垦。常安以为侵蒙古游牧地，疏请寝其事。

六年，移浙江巡抚，谢上，因言：“属吏贤否视上司为表率，惟有身先砥砺，共励清操。”上谕曰：“廉固人臣之本，然封疆大臣非仅廉所能胜任。为国家计安全，为生民谋衣食，其事正多。观汝有终身诵廉之意则非矣。”上念浙江海塘为民保障，诏询近时状，并命闽浙总督那苏图、杭州将军傅森会常安详勘。常安等议：“海宁至仁和原有柴塘，塘外临水，仿河工络坝之法，用竹篓盛碎石，层层排筑，外捍潮汐，内护塘基。水去沙停，渐有淤滩，再用左都御史刘统勋议，改建石塘。”别疏又言：“塘工可大可小，大则终年兴工，亦难保其无虞；小则应兴则兴，应停则停，惟期免於冲决。是在因时损益，不宜惜费，亦不宜糜费。乾隆四五年间所修石塘，竭力督催，明岁可望全完。各塘不无阔狭高低，必须整齐坚固。臣谕督塘兵培补镶垫，俾塘有坚工，兵无闲旷。海宁塘后旧有土塘以备泛溢，令民间栽柳，根株盘结塘身，枝干藉资工用。”八年，石工乃成。

常安在浙江久，有惠政：尝用保甲法编太湖渔舟，清盗源；厘两浙鹾政诸弊，苏商困；以温、处二府贫瘠鲜盖藏，招商转江苏米自海道至，佐民食。江苏巡抚陈大受疏论常安轻开海禁，常安疏辨，谓：“苏视温、处彼此虽殊，两地皆皇上赤子，大受不当过分畛域。”上谕曰：“汝等以此而矛盾，皆为民耳，出於不得已。以后丰年可不须，若需谷孔亟，当视

此行耳。”常安巡视宁波沿海诸地，泛海至镇海，又至定海，疏陈内外洋诸岛屿状，谓内洋宜招民广垦，外洋宜封禁。上嘉其冲冒风涛，勤於王事。嘉、湖二府奸民迷诱民间子女，常安督吏捕治，悉获诸奸民。上令视采生折割例从重定拟，饬常安宽纵。寻上疏言：“州县亲民吏，必於辖境事无繁简、地无远近莫不深知，而后有实政以及於民。应饬於斋戒停刑暇日亲历乡村，以次而遍。引其父老，询以疾苦，於地方利弊了然胸中，且籍以周知户口。如遇灾赈，董理易为力。”上深然之。钱塘江入海处近萧山为南大亶，近海宁为北大亶，蜀山南别有中小亶。旧为江海汇流处，渐淤塞，水趋南大亶，逼海宁。九年，尚书讷亲莅视，议复中小亶故道。常安令就沙嘴为沟四，引潮刷沙，历数年，沙渐去。十一年，疏言：“春伏两汛已过，南沙坍卸殆尽，蜀山已在水中。倘秋汛不复涌沙，大溜竟行中小亶矣。”上谕曰：“此言岂可轻出？亦俟三五年后如何耳。如能全行中小亶，果可喜事也。”

十二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劾常安多得属吏金，婪索及於盐政承差、海关胥吏，纵仆取市肆珍贵物不予值，凡十数事。上命解任，以顾琮代之，令大学士高斌会顾琮按治。常安亦疏劾布政使唐绥祖徇私狂悖，上为下高斌等并按。高斌等按常安婪赃纳贿状皆不实，惟纵仆得赇；常安劾绥祖事尽虚，疏请夺常安官。上命大学士讷亲覆按，未至，高斌等又言常安岁易盐政承差，有婪索状；讷亲至，又言常安尝以公使钱自私，按律拟绞，下刑部，卒於狱。

常安少受业於尚书韩菼，工文辞，有所论著，多讥切时事。其坐谴多举细故，遽从重此。时论疑其中蜚语以死，非

其罪也。

福嵩，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湖广总督硕色孙也。乾隆中，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外授四川川北道，迁甘肃按察使。再迁福建布政使，未行，苏四十三乱作，从总督勒尔谨讨贼，即移甘肃。事定，赐花翎。勒尔谨坐冒赈得罪，命福嵩从总督李侍尧察通省仓库，亏银八十八万、粮七十四万有奇，立例清偿，无力者以责上官。福崧亦应分偿，上特免之。

四十七年，迁浙江巡抚。上以王亶望、陈辉祖相继抚浙江，皆贪吏，复命察通省仓库，亏银一百三十万有奇，立例清偿如甘肃。桐乡县征漕不如律，民聚哄，福崧令捕治，因疏陈严除漕弊，条四事，下部议行。四十九年，上南巡，两浙盐商输银六十万，以海宁范公塘改柴为石，福崧为请，上允之。五十一年，福崧以诸属吏清偿仓库亏银未能如期，疏请展限；并言於正岁集司道以下等官设誓，共砥廉隅。上以期已三四年，乃复请展限，非是，且设誓亦非政体，命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伊龄阿如浙江按治。会福崧请筹柴塘修费，上疑新建石塘无益，劳民伤财，令文植等并按，召福崧还京师待命。文植等疏陈浙江仓库实亏数，为定善后章程；别疏言柴塘坦水为石塘保障，宜有岁修。上允其请，察福崧无败检事，失但在柔懦，命署山西巡抚。

旋以浙江学政窦光鼐劾平阳知县黄梅贪黷，论如律，责福崧未能发，左授二等侍卫，充和阗帮办大臣。五十二年，移阿克苏办事大臣。五十四年，再移叶尔羌参赞大臣。五十五年，授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还授浙江巡抚。五十七年，疏

请补修海塘石工，与前巡抚琅玕改筑柴坝异议，上命江苏巡抚长麟往按，请如福崧议。浙江盐道柴慎迁两淮盐运使，亏帑，私移两淮盐课二十二万补之。两淮盐政全德疏劾，上以福崧领两浙盐政，虑有染，夺官，以长麟代之。命尚书庆桂会鞠，谓福崧尝索慎赀十一万，又侵公使钱六万有奇。狱具，论斩，逮致京师，寻命即途中行法。福崧饮酖卒。

福崧为巡抚，治事明决，御属吏有法度，民颂其治行。其得罪死，颇谓其忤和珅，为所陷。尤虑至京师廷鞠，或发其阴私，故以蜚语激上怒，迫之死云。

论曰：居丧不休浴，百日剃发，亦其遗意也。塞楞额坐是中危法，学健虽以他事诛，然得罪仍在初狱。鄂昌以门户生恩怨，家屏以搢绅言利病，皆足以掇祸。罗织文字，其借焉者也。因培起边远，受峻擢，屡蹶屡起，乃以欺罔傅重比。常安、福崧死於赀，然封疆有政声。论者以为冤，事或然欤？

卷三百三十九

列传一百二十六

恒文 郭一裕 蒋洲 杨灏 高恒子高朴

王亶望 勒尔谨 陈辉祖 郑源琦 国泰

郝硕 良卿 方世俊 钱度 觉罗伍拉纳

浦霖

恒文，乌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四迁兵科给事中。外授甘肃平庆道，再迁贵州布政使。乾

隆初，方用兵金川，恒文奏言：“兵贵神速。臣官甘肃平庆道时，见提督以下诸营，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择勇健者，名为援剿兵将，备预定旗帜器械，及奖赉诸项亦预存。贵州乃无此例。本年四川调兵二千，迟至六日方得起程。请仿甘肃例预为计，提督驻安顺，设重兵，请於府库贮银五千待用。”既又疏上行军诸节目。上嘉其能治事，移直隶。十六年，擢湖北巡抚。疏请采汉铜广鼓铸，请增筑武昌近城石堤，请停估变省城道仓空廩、备贮协济邻省米石，均得旨允行。十八年。署湖广总督，移山西巡抚。

二十一年，擢云贵总督。二十二年三月，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鞫实论斩。恒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议制金炉上贡，恒文令属吏市金，减其值，吏民怨咨。一裕乃疏劾恒文贪污败检，列款以上。上命刑部尚书刘统勋会贵州巡抚定长即讯，得恒文令属吏市金减金值，及巡察营伍纵仆婪索诸事，逮送京师。上责恒文：“为大臣，以进献为名，私饱己囊，簠簋不饬，负恩罪大。”遣侍卫三泰、扎拉丰阿乘传就恒文所至，宣谕赐自尽。

郭一裕，湖北汉阳人。雍正初，入赀为知县，除江南清河知县。稍迁山西太原知府。乾隆中，累擢云南巡抚。恒文对簿，具言贡金炉议发自一裕。统勋等察知一裕亦令属吏市金，见恒文以减值敛怨，乃先发为掩覆计。事闻，上谓：“一裕本庸鄙，前为山东巡抚，尝请进万金上供。在官惟以殖产营运为事，但尚不至如恒文之狼藉。”命夺职，发军台效力。手诏谓：“恒文及一裕罪轻重一归允当，毋谓一裕以汉吏劾满洲终两败也。”一裕呈部请输金赎罪，会蒋洲、杨灏皆以婪索

属吏坐诛，洲狱具，得同官朋比状。上因谓：“恒文事发自一裕，尚彼胜於此。”特许其纳赎。居数年，予三品衔，授河南按察使。以老罢。卒。

蒋洲，江南常熟人，大学士廷锡子。自主事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二十二年，就迁巡抚，旋移山东，以塔永宁代。塔永宁劾洲贪纵，亏库巨万。将行，令冀宁道杨龙文、太原知府七赉札诸属吏纳赎弥所亏。统勋自云南还，上命驰往会塔永宁按治。解洲任，逮送山西严鞫，得实，诛洲，并及龙文、七赉论绞候。诸属吏亏帑，文职知州朱廷扬等、武职守备武璉等，皆论罪如律。陕西巡抚明德，以前官山西尝取洲及诸属吏赀，亦论绞候。上命发甘肃交黄廷桂听差遣。

杨灏，直隶曲阳人。乾隆中，官湖南布政使。时以湖南仓谷济江南当余补，灏发谷值百取一二，得金三千有奇。巡抚陈宏谋疏劾，谏实，坐斩。二十二年，秋谏，巡抚蒋炳以灏限内完赃，拟入缓决，上怒，命诛灏，夺炳官，逮京师，论罪坐斩。上以炳意在沽誉，尚未尝受贿，改戍军台。按察使夔舒亦坐是夺职。

高恒，字立斋，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子也。乾隆初，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安口榷税，署长芦盐政、天津总兵。二十二年，授两淮盐政。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言：“海州产盐盛，请令河东买运配引赴陕西引地行销。淮北盐贱，并令淮南商买运适中之地，作常平仓盐备缺额补配。”命高恒会两江总督尹继善覆议，寻疏陈：“海洲产盐盛衰，视天时晴雨，难定成数。距陕西三千馀里，

黄河逆流而上，断难挽运。自海州出场，经淮、徐、海各属，皆淮北食盐口岸；徐州以上，又系长芦引地。恐沿途挟私，淮南额引多，盐场广，有盈无绌。即淮北盐价稍贱，加以脚费折耗亦相等。若令淮南销淮北余盐，尤非商情所便。纵发官帑与之收买，亦难强其领运。”疏入，上从之。湖广总督李侍尧疏言湖北盐骤贵，请飭淮商减价。命高恒赴湖北会议。定湖北盐价，视淮商成本每包以二钱三分一厘为制。二十九年，授上驷院卿，仍领两淮盐政。三十年，以从兄高晋为两江总督，当回避，召署户部侍郎。疏陈整顿纲课，定分季运清奖励之制，命以告后政普福。寻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十二年，署吏部侍郎。是时上屡南巡，两淮盐商迎蹕，治行宫扬州，上临幸，辄留数日乃去，费不貲，频岁上贡稍华侈。

高恒为盐政，陈请预提纲引岁二十万至四十万，得旨允行。复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为公使钱，因以自私，事皆未报部。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上夺高恒官，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尤拔世按治。诸盐商具言频岁上贡及备南巡差共用银四百六十七万馀，诸盐政虽在官久，尚无寄商生息事。上责其未详尽，下刑部鞠实，高恒尝受盐商金，坐诛。普福及盐运使卢见曾等罪有差。

子高朴，初授武备院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巡山东漕政。三十七年，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值月食，救护未至，上谕谓：“高朴年少奋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见长，退后辄图安逸，岂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吏议夺职，命宽之。迁兵部右侍郎。上录诸直省道府姓名，密记治行优绌，谓之《道府记载》，太监高云从偶泄於外廷。左都御

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倪承宽尝因侍班私论其事，高朴闻，具疏劾，上怒，下刑部鞠治。寻命诛云从，贷观保等，不竟其事。诏谓：“云从以贱役无忌惮，岂可不亟为整饬以肃纪纲？但不屑因此兴大狱，故不复穷治。诸大臣岂无见闻，独高朴为之陈奏，内省应自惭。若因此图倾高朴，则是自取其死。高朴若沾沾自喜，不知谨懍，转致妄为，则高云从即其前车，朕亦不能曲贷也。”四十一年，命往叶尔羌办事。距叶尔羌四百馀里，有密尔岱山，产玉，旧封禁。高朴疏请开采，岁一次。四十三年，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诉高朴役回民三千采玉；婪索金宝，并盗鬻官玉。乌什办事大臣永贵以闻，上命夺官严鞠，籍其家，得寄还金玉；永贵又言叶尔羌存银一万六千馀、金五百馀。高朴坐诛。

方上诛高恒，大学士傅恒从容言乞推慧贤皇贵妃恩贷其死，上曰：“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傅恒战栗不敢言。至是，谕曰：“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王亶望，山西临汾人，江苏巡抚师子。自举人捐纳知县，发甘肃，知山丹、皋兰诸县。选授云南武定知府，引见，命仍往甘肃待缺，除宁夏知府。累迁浙江布政使，暂署巡抚。乾隆三十八年，上幸天津，亶望贡方物，范金为加意，饰以珠，上拒弗纳。三十九年，移甘肃布政使。甘肃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上令罢之。既，复令肃州、安西收捐如旧例。亶望至，申总督勒尔谨，以内地仓储未实为辞，为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既，又请於勒尔

谨，令民改输银。岁虚报旱灾，妄言以粟治赈，而私其银，自总督以下皆有分，亶望多取焉。议初行，方半载，亶望疏报收捐一万九千名，得豆麦八十二万。上谓：“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馀粮？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年复一年，经久陈红，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於閭阎，听其自为流转？”因发“四不可解”诘勒尔谨，勒尔谨饰辞具覆。上谕曰：“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为之可也。”

四十二年，擢浙江巡抚。四十五年，上南巡，亶望治供张甚侈。上谓：“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建屋宇，点缀灯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取。”戒毋更如是。亶望旋居母丧，疏请治丧百日后，留塘工自效，上许之。浙江巡抚李质颖入觐，奏陈海塘事，因及亶望意见不相合，遂言亶望不遣妻孥还里行丧。上降旨责其忘亲越礼，夺官，仍留塘工自效。

四十六年，命大学士阿桂如浙江勘工。阿桂疏发杭嘉湖道王燧贪纵、故嘉兴知府陈虞盛浮冒状，上谕曰：“朕上年南巡，入浙江境，即见其侈靡，诘亶望，言虞盛所为。今燧等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必亶望为之庇护。”命逮燧严鞫。会河州回苏四十三为乱，勒尔谨师屡败，亦被逮。大学士阿桂出视师，未即至，命尚书和珅先焉，和珅疏言入境即遇雨，阿桂报师行亦屡言雨。上因疑甘肃频岁报旱不实，谕阿桂及总督李侍尧令具实以闻。阿桂、侍尧疏发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私诸状，上怒甚，遣侍郎杨魁如浙江会巡抚陈辉祖召亶望严鞫，籍其家，得金银逾百万。上幸热河，逮亶望、勒尔谨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赴行在，令诸大臣会鞫。亶

望具服发议监粮改输银，令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在官尚奢侈，皋兰知县程栋为支应，诸州县馈赂率以千万计。狱定，上命斩亶望，赐勒尔谨自裁，廷赞论绞，并命即兰州斩全迪；遂令阿桂按治诸州县，冒赈至二万以上皆死，於是坐斩者栋等二十二人，馀谴黜有差。上谓：“此二十二人之死，皆亶望导之使陷於法，与亶望杀之何异？”令夺亶望子裘等官，发伊犁，幼子逮下刑部狱，年至十二，即次第遣发，逃者斩。陕甘总督李侍尧续发得贼诸吏，又诛闵鹗元等十一人，罪董熙等六人。

五十九年，上将归政，国史馆进《师传》。上览其治绩，乃赦亶望子还，幼者罢勿遣，谓“勿令师绝嗣也”。

勒尔谨，宜特墨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初，以翻译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外授直隶天津道。累迁陕甘总督。四十二年，河州回黄国其、王伏林为乱，驰往捕治，诛国其、伏林及其徒四百余人。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复起，勒尔谨令兰州知府杨士玠、河州协副将新柱率二百人往捕，为所戕，遂破河州。勒尔谨赴援，闻贼将自小道径攻兰州，引还城守。上责勒尔谨观望失机，夺官；下刑部论斩，上命改监候，卒坐亶望狱死。陈辉祖又以籍亶望家匿金玉器，谴诛。

辉祖，湖南祁阳人，两广总督大受子也。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外授河南陈州知府。累迁闽浙总督，兼领浙江巡抚。亶望狱起，辉祖弟严祖为甘肃知县，狱辞连染。上以辉祖当知状，诘之，不敢言，诏严切，乃具陈平日实有所闻，惧严祖且得罪，隐忍未闻上，因请罪，降三品顶戴留任。时安徽巡抚闵鹗元亦坐其弟鹗元，与辉祖同谴。既，布政使

盛柱疏言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命大学士阿桂按治，具得辉祖隐匿私易状，论斩。上曰：“辉祖罪固无可逭，然与亶望较，终不同。《传》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辉祖盗臣耳。亦命改监候。”四十七年，浙江巡抚福崧奏桐乡民因征漕聚众哄县庭，辉祖宽其罪，次年乃复哄。闽浙总督富勒浑奏两省诸州县亏仓谷，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台湾民互斗，於是上罪辉祖牟利营私，两省庶政皆废弛贻误，罪无异亶望，赐自裁。五十三年，又以湖北吏治闾茸，弊始辉祖为巡抚时，戍其子伊犁。

乾隆季年，诸贪吏首亶望，次则郑源琇。

源琇，直隶丰润人。以贡生授户部主事，累迁湖南布政使。仁宗既诛和珅，有言源琇贪黷状，下巡抚姜晟按治。源琇具服收发库项，加扣平馀，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上宣示源琇罪状，因言：“诸直省大吏宴会酒食，率以嘱首县，首县复敛於诸州县。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展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通谕诸直省，令悛改积习。”寻命斩源琇。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子也。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文绶官陕甘总督，奉命按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明德布婪索属吏，徇不以实陈，戍伊犁。国泰具疏谢，请从父戍所赎父罪。上谕曰：“汝无罪，何必惶惧？”四十二年，迁巡抚。

国泰纨绔子，早贵，遇属吏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

布政使于易简事之谄，至长跪白事。易简，江苏金坛人，大学士敏中弟也。大学士阿桂等以国泰乖张，请改京朝官。四十六年，上为召易简诣京师问状，易简为国泰力辨。上降旨戒国泰驭属吏当宽严得中，令警惕改悔。会文绶复官四川总督，以咽匪为乱，再戍伊犁，国泰未具疏谢。居月馀，疏谢赐鹿肉，上诘责。国泰请纳养廉为父赎，并乞治罪，上宽之。

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劾国泰及易简贪纵营私，征赂诸州县，诸州县仓库皆亏缺。上命尚书和坤、左都御史刘墉按治，并令沣与俱。和坤故祖国泰；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验历城库银银色不一，得借市充库状。语互详《沣传》。国泰具服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易简谄国泰，上诘不敢以实对。狱定，皆论斩，上命改监候，逮系刑部狱。巡抚明兴疏言通察诸州县仓库，亏二百万有奇，皆国泰、易简在官时事。上命即狱中诘国泰等，国泰等言因王伦乱，诸州县以公使钱佐军兴，乃亏及仓库。上以“王伦乱起灭不过一月，即谓军兴事急，何多至二百万？即有之，当具疏以实闻。国泰、易简罔上行私，视诸属吏亏帑愒置不问，罪与王亶望等均”。命即狱中赐自裁。

郝硕，汉军镶黄旗人。父郝玉麟，官两江总督。郝硕袭骑都尉世职，授户部员外郎，直军机处，迁郎中。外授山东登莱青道，三迁江西巡抚。将朝京师，以行李不具，征属吏纳贿。四十九年，两江总督萨载论劾，逮京师鞫实。上谓：“郝硕罪同国泰，国泰小有才，地方事尚知料理。郝硕尝朝行在，问以地方事，不知所对。不意复贪婪若是！且郝硕托辞求赂，正国泰事败时，乃时知故蹈，无复忌惮。即视国泰例

赐自裁。”因通谕诸直省督抚，当持名节，畏宪典，以国泰、郝硕为戒。

良卿，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外授直隶通永道，累迁贵州布政使。三十二年，命署巡抚。

师征缅甸，良卿董台站。上谕良卿：“师行供顿有资民力者，核实奏闻。”良卿疏言：“此项多乡保措办，银数多寡参差，无从核算。”上谓：“师行供顿有资民力，亦当官为检核。若以乡保措办遂置不问，民瘼何所仰赖？且吏役因以为奸，又何所不至耶？良卿以布政使署巡抚，何得谗为不知？”下吏议，当降调，命改夺官，仍留任。既，上发帑佐军需，良卿请确查散给，上诘良卿：“既言无从核算，何能确查散给？”命留供续发官军。良卿又疏陈贵州兵极能走险耐瘴，请募五千人习枪炮、藤牌备征发。上嘉其尽心，赐孔雀翎。寻移广东，以募兵事未竟，仍留贵州。贵州产铅，岁采运供铸钱，以粮道主其事。三十四年，良卿疏劾威宁知州刘标运铅不如额，并亏工本运值，夺标职，令良卿详讞。良卿疏陈标亏项，并劾粮道永泰，请简大臣会鞫，上为遣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良卿按治。永泰揭户部陈标亏项由长官婪索，因及良卿及按察使高积贪黷状，上解良卿职，复命刑部侍郎钱维城、湖广总督吴达善即讯。故事，奏摺置黄木匣，外护以黄绫袱，至御前始启。上发副将军阿桂军中奏，於袱内得普安民吴俛诉官吏、土目私派累民状，命吴达善密勘；而刘标亦遣人诣户部诉上官婪索，呈簿记，上申命吴达善严鞫。

吴达善先后疏言标积年亏帑至二十四万有奇。良卿意在弥补掩覆，见事不可掩，乃以访闻奏劾；及追缴银六千有奇，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入查封，始终隐饰。又及高积鬻储库水银，良卿有袒庇状。良卿长支养廉，为前布政使张逢尧及积署布政使时支放。普安州民吴国治诉知州陈昶籍军兴私派累民，良卿即令昶会鞠，不竟其事，乃致俛贿驿吏附奏事达御前。上乃责良卿负恩欺罔，罪不止於散法婪赃，命即贵州省城处斩，销旗籍，以其子富多、富永发伊犁，畀厄鲁特为奴。积、逢尧、标皆坐谴。

方世俊，字毓川，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太仆寺少卿，外授陕西布政使。二十九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二年，调湖南巡抚。刘标讦发上官婪索，言世俊得银六千有奇，上命夺官，逮送贵州，其仆承世俊得银千。狱成，械致刑部，论绞决，上命改监候。秋谳入情实，伏法。

钱度，字希裴，江南武进人。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徽州知府，累擢至方面。其为江安督粮道、河库道，皆再任，历十馀年。上嘉其久任奋勉。二十九年，授云南布政使。三十三年，迁广东巡抚。师方征缅甸，度主馈军，命以巡抚衔领布政使。未岁，移广西巡抚，乃之官，贺县囚越狱，度请宽知县郑之翀罪。上命夺之翀职，责度宽纵。学政梅立本按试郁林，索供应，民聚哄。上命度定学政供应夫船事例，度拟从宽备，失上指，仍左授云南布政使。三十七年，监铜厂。宜良知县朱一深揭户部，告度贪婪，勒属吏市金玉，上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如云南会总督

彰宝、巡抚李湖按治。贵州巡抚图思德奏获度仆持金玉诸器，自京师将往云南，值银五千以上；江西巡抚海明奏获度仆携银二万九千有奇，自云南将往江南，并得度寄子酆书，令为复壁藏金，为永久计；两江总督高晋籍度家，得窖藏钱二万七千，又寄顿金二千。守伺等讯得度刻扣铜本平馀，及勒属吏市金玉得值，具服，逮送京师。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覆讞，以度侵欺勒索赃私具实，罪当斩，命即行法。子酆亦论绞，上为改缓决。寻遇赦，仍不令应试出仕。嘉庆五年，弛其禁。

觉罗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户部笔帖式，外除张家口理事同知，累迁福建布政使。林爽文之乱，伍拉纳主馈军，往来蚶江、厦门、事定，赐花翎，迁河南巡抚。乾隆五十四年，授闽浙总督。上以福建民情犷悍，戒伍拉纳当与巡抚徐嗣曾商榷整饬。伍拉纳督属吏捕盗，先后所诛杀百数十人。以内地民多渡海至台湾，疏请海口设官渡，便稽察。时定往台湾者出蚶江，民舟或自厦门渡，亦令至蚶江报验，疏请罢其例，俾得迳出厦门。言者以海中岛屿多，流民散处为盗藪，当毁其庐，徙其民，毋使滋蔓。下滨海诸直省议，伍拉纳疏言：“福建海中诸岛屿，流民散处，凡已编甲输粮者，当不在例中。”上命诸岛屿非例当封禁，皆任其居处。浙江嘉善县民诉县吏征漕浮收，下伍拉纳按治，论如律。

伍拉纳治尚严，疏劾金门镇总兵罗英笈巡洋兵船遇盗不以实报，英笈坐谴；又论邵武营守备余朝武等侵饷，营吏黄国材等冒饷，黄岩右营守备叶起发属兵遇盗不以实报，外委陈学明避盗伪为被创，营兵柯大斌诬告营官，皆傅重比。五

十七年，同安民陈苏老、晋江民陈滋等为乱，设骯黥会。“骯黥”字妄造，以代“天地”。伍拉纳率按察使戚蓼生赴泉州捕得苏老等，诛一百五十八人，戍六十九人。五十九年，义乌民何世来，宣平民王元、楼德新等为乱，立邪教。伍拉纳率按察使钱受椿赴金华。浙江巡抚吉庆已捕诛世来、德新，伍拉纳覆讞诸胁从，复诛鲍茂山、吴阿成等，还福建至浦城，捕得元，诛之。

六十年，台湾盗陈周全为乱，陷彰化。伍拉纳出驻泉州，发兵令署陆路提督乌兰保、海坛镇总兵特克什布赴剿，彰化民杨仲舍等击破周全，乱已定。是岁，漳、泉被水，饥。伍拉纳至，民哄集乞赈，未以闻。上促伍拉纳赴台湾，累诏诘责，伍拉纳自泉州往。福州将军魁伦疏言：“伍拉纳性急，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治狱多未协。漳、泉被水，米值昂，民贫，巡抚浦霖等不为之所，多入海为盗。虎门近在省会，亦有盗舟出没。”上为罢伍拉纳、浦霖，命两广总督觉罗长麟署总督，魁伦署巡抚。

伍拉纳至台湾，劾鹿仔港巡检朱继功以丧去官，贼起，即携眷内渡，请夺官戍新疆。上谕曰：“伍拉纳为总督，台湾贼起，陷城戕官，朕屡旨严饬始行。继功丁忧巡检，转责其携眷内渡，加以远戍。伍拉纳畏葸迁延，乃欲以此自掩，何其不知耻也！”伍拉纳、浦霖贪纵、婪索诸属吏，州县仓库多亏缺。伍拉纳尝疏陈清查诸州县仓库，亏谷六十四万有奇、银三十六万有奇，限三年责诸主者偿纳。至是，魁伦疏论诸州县仓库亏缺，伍拉纳所奏非实数。上命伍拉纳、浦霖及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皆夺官，交长麟、魁伦按讞。

长麟、魁伦勘布政司库吏周经侵库帑八万有奇，具狱辞以上。上疑长麟等意将归狱於经，斥其徇隐。长麟等疏发伍拉纳受盐商赇十五万，霖亦受二万，别疏发受椿谏长秦械斗狱，狱毙至十人，得赇销案。籍伍拉纳家，得银四十万有奇、如意至一百馀柄，上比之元载胡椒八百斛；籍霖家，得窖藏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值六万有奇，他服物称是：逮京师，廷鞫服罪，命立斩。

伊辙布亦逮京师，道死。受椿监送还福建，夹二次，重笞四十，乃集在省诸官吏处斩；又以长麟主宽贷，夺官召还，以魁伦代之，遂兴大狱，诸州县亏帑一万以上皆斩，诛李堂等十人，馀谴黜有差。

霖，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授湖北安襄郢道。累迁福建巡抚，移湖南，复迁福建。及得罪，上谓：“伍拉纳未尝学问，或不知洁己奉公之义。霖以科目进，起自寒素，擢任封疆，乃贪黷无厌，罔顾廉耻，尚得谓有人心者乎？”霖及伍拉纳、伊辙布、受椿诸子皆用王亶望例戍伊犁。嘉庆四年，赦还。

论曰：高宗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於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乃营私馥法，前后相望，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抑以坐苞苴败者，亦或论才宥罪，执法未尝无挠欤？然观其所诛殛，要可以鉴矣！

卷三百四十

列传一百二十七

王杰 董诰 朱珪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以拔贡考铨蓝田教谕，未任，遭父丧，贫甚，为书记以养母。历佐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皆重之。初从武功孙景烈游，讲濂、洛、关、闽之学；及见宏谋，学益进，自谓生平行已居官得力於此。

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宸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及引见，风度凝然，上益喜。又以陕人入本朝百馀年无大魁者，时值西陲戡定，魁选适得西人，御制诗以纪其事。寻直南书房，屡司文柄。五迁至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刑部侍郎，调吏部，擢左都御史。四十八年，丁母忧，即家擢兵部尚书。车驾南巡，杰赴行在谢，上曰：“汝来甚好。君臣久别，应知朕念汝。然汝儒者，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服阕，还朝。五十一年，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台湾、廓尔喀先后平，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太子太保。

杰在枢廷十馀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坤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坤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坤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

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嘉庆元年，以足疾乞免军机、书房及管理部事，允之。有大事，上必谘询，杰亦不时入告。

时教匪方炽，杰疏言：“贼匪剿灭稽迟，由被贼灾民穷无倚赖，地方官不能劳来安辑，以致胁从日众，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此时当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三年之内，川、楚、秦、豫四省杀伤不下数百万，其幸存而不从贼者，亦皆锋镝之余，男不暇耕，女不暇织。若再计亩征输，甚至分外加派，胥吏因缘勒索，艰苦情形无由上达圣主之前。祈将被贼地方钱粮蠲免，不令官吏舞弊重征。有来归者概勿穷治，贼势或可渐孤矣。至於用兵三载未即成功，实由将帅有所依恃，怠玩因循，非尽士卒之不用命也。乞颁发谕旨，曲加邻恤，有骄情不驯者，令经略概行撤回，或就近更调召募，申明纪律，鼓行励戎，庶几人有挟纊之欢，众有成城之志。”又言：“教匪之蔓延，其弊有二：一由统领之有名无实。勒保虽为统领，而统兵大员名位相等，人人得专摺奏事，於是贼至则畏避不前，贼去则捏称得胜。即如前岁贼窜兴安，领兵大员有‘匪已渡江五日，地方官并不禀报’之奏，此其畏避情形显而易见。又如去岁贼扰西安城南，杀伤数万，官兵既不近贼，抚臣一无设施；探知贼去已远，然后虚张声势，名为追贼，实未见贼。近闻张汉潮蔓延商、雒，高均德屯据洋县，往来冲突，加入无人之境。秦省如此，川省可知。实由统领不专、赏罚不明之所致也。一由领兵大员专恃乡勇。乡勇阵亡，无庸报部，人数可以虚捏；藉乡勇为前阵，既可免官兵之伤亡，又可为异日之开销，此所以耗国帑而无可稽核也。臣以为军务紧要，莫急於去乡勇之名而为召

募之实，盖有五利：一，民穷无依，多半从贼，苟延性命，募而为兵，即有口粮，多一为兵之人，即少一从贼之人；一，隔省征调，旷日持久，就近召募，则旬日可得；一，征兵远来，筋力已疲，召募之人，不须跋涉；一，隔省之兵，水土不习，路径不谙，就近之人，则不虑此；一，乡勇势不能敌，则逃散无从惩治，召募之兵退避，则有军法。具此五利，何不增募，一鼓而歼贼？如谓兵多费多，独不思一万兵食十月之粮，与十万兵食一月之粮，其费相等而功可早奏也。”疏入，并被采用。

二年，复召直军机，随扈热河。未几，因腿疾，诏毋庸入直，先行回京。三年秋，川匪王三槐就擒，封赏枢臣，诏：“杰现虽未直军机，军兴曾有赞画功，并予优叙。”

洎仁宗亲政，杰为首辅，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优礼之。五年，以衰病乞休，温诏慰留，许扶杖入朝。七年，固请致仕，晋太子太傅，在籍食俸。八年春，濒行上疏，略谓：“各省亏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营求馈送，以国帑为夤缘，上司受其挟制，弥补无期。至嘉庆四年以后，大吏知尚廉节，州县仍形拮据，由於苦乐不均，贤否不分，宜求整饬之法。又，旧制，驿丞专司驿部，无可诛求。自裁归州县，滥支苛派，官民俱病。宜先清驿站，以杜亏空。今当军务告竣，朝廷勒求治理，无大於此二者。请睿裁独断，以挽积重之势。”所言切中时弊，上嘉纳之。陛辞日，赐高宗御用玉鸠杖、御制诗二章，以宠其行，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时论谓足尽其生平。既归，岁时颁赏不绝，每有陈奏，上辄亲批答，语如家人。

九年，杰与妻程并年八十，命巡抚方维甸赍御制诗、额、珍物，於生日就赐其家。杰诣阙谢，明年正月，卒於京邸。上悼惜，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端。

杰体不逾中人，和霭近情，而持守刚正，历事两朝，以忠直结主知。当致仕未行，会有陈德於禁城惊犯乘舆，急趋朝请对曰：“德庖厨贱役，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慝主使行明张差之事，当除肘腋之患。”至十八年林清逆党之变，上思其言，特赐祭焉。

孙笃，道光二年进士，历编修、御史，出为汀州知府、广东督粮道，署盐运使。时林则徐为按察使，治海防，甚倚之。募广州游手精壮者备守御，以机敏称。擢山东布政使，署巡抚。失察家人、属官受贿，连降罢职归，襄理西安城工。卒，赠布政使銜。

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尚书邦达子。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因大臣子，改二甲第一。选庶吉士，即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散馆，授编修。三十二年，命入懋勤殿写金字经为皇太后祝嘏。次年，大考翰詹，因写经未与试，特加一级。寻擢中允，丁父忧。三十六年，服阕，入直南书房。初，邦达善画，受高宗知。诰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历署吏、刑两部侍郎，兼管乐部。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命辑《满洲源流考》。四十四年，命为军机大臣。五十二年，加太子少保，擢户部尚书。台湾、廓尔喀先后底定，并

列功臣，图形紫光阁。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珪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於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珪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大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命总理礼部，仍兼管户部事。二年，丁生母忧，特赐《陀罗经》被，遣御前侍卫、额駙丰绅殷德奠醊。

诰既以丧归，川、楚兵事方亟，高宗欲召之，每见大臣，数问：“董诰何时来？”逾年，葬母毕，诣京师，和珅遏不上闻。会驾出，诰於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素服视事，不预典礼，专办秋谳及军营纪略，且曰：“诰守制已逾小祥，不得已用人之苦心，众当共谅。”寻以王三槐就擒，与军机大臣同被议叙。四年春，高宗崩，和珅伏诛，命诰复直军机，晋太子太保。既，服阕，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如故。高宗山陵礼成，命题神主，晋太子太傅。七年，三省教匪平，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高宗实录》告成，诏以诰在馆八年，始终其事，特加优奖，赐其父邦达入祀贤良祠。十四年，万寿庆典，晋太子太师。充上书房总师傅。十七年，晋太保。

十八年，扈从秋猕。林清逆党突入禁城，时回銮，中途闻变，有议俟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诰曰：“是滋乱也，献俘

者行至矣！”即日扈驾进次，人心乃定。穷治邪教，诰谓：“烧香祈福，愚民无知，率所常有。惟从逆者不可贷。”凡论上，皆以是定讞。林清既诛，滑县逆匪寻平，论功，迭被优叙，赐子淳为郎中。二十年，因病请致政，温诏慰留，改管兵部。未几，复命管刑部。二十三年，再疏乞休，许致仕食全俸。是年十月，卒，赠太傅。上亲奠，入祀贤良祠，赐金治丧，御制诗挽之，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命刻诗於墓，以彰忠荃。谥文恭。

诰直军机先后四十年，熟於朝章故事，有以谕者，无不悉。凡所献纳皆面陈，未尝用奏牍。当和坤用事，与王杰檣柱其间，独居深念，行处几失常度，卒赞仁宗歼除大憝。及林清之变，独持镇定，尤为时称云。

朱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人。先世居萧山，自父文炳始迁籍。文炳官盩厔知县，曾受经於大学士朱轼。珪少传轼学，与兄筠同乡举，并负时誉。乾隆十三年成进士，年甫十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数遇典礼，撰进文册。高宗重其学行，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五年，出为福建粮驿道。擢按察使，治狱平恕，以父忧去。三十二年，补湖北按察使。会缅甸用兵，以部署驿务详慎，被褒奖。

调山西，就迁布政使，署巡抚。疏请归化、绥远二城谷二万馀石搭放兵粮，以省采买、免红朽；又免土默特蒙古私垦罪，以所垦牧地三千馀顷，许附近兵民认耕纳租，岁六千馀两，增官兵公费；又太仆寺牧地苦寒，改征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议行。珪方正，为同僚所不便，按察使黄检奏

劾读书废事。

四十年，召入觐，改授侍讲学士，直上书房，侍仁宗学。四十四年，典福建乡试。次年，督福建学政。濒行，上五箴於仁宗：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仁宗力行之，后亲政，尝置左右。五十一年，擢礼部侍郎，典江南乡试，督浙江学政。还朝，调兵部。五十五年，典会试。出为安徽巡抚。皖北水灾，驰驿往赈，携仆数人，与村民同舟渡，赈宿州、泗州、砀山、灵璧、五河、盱眙馀灾，轻者贷以粮种。筑决堤，展春赈，并躬莅其事，民无流亡。五十九年，调广东。寻署两广总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仍留巡抚任。嘉庆元年，授总督，兼署巡抚。珪初以文学受知，洎出任疆寄，负时望，将大用。和珪忌之，授受礼成，珪进颂册，因加指摘，高宗曰：“陈善纳诲，师傅之职宜尔，非汝所知也。”会大学士缺，诏召珪，卒为和珪所沮。以广东艇匪扰劫闽、浙，责珪不能缉捕，寝前命，左迁安徽巡抚。皖北复灾，亲治赈，官吏无侵蚀。三者教匪起，安徽亦多伏莽。珪曰：“疑而索之，是激之变。”亲驻界上筹防御，遍莅颍、亳所属，集乡老教诫之，民感化，境内迄无事。明年，授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留巡抚任。

四年正月，高宗崩，仁宗即驰驿召珪，闻命奔赴。途中上疏，略曰：“天子之孝，以继志述事为大。亲政伊始，远听近瞻，默运乾纲，霏施涣号。阳刚之气，如日重光，惻怛之仁，无幽不浹。修身则严诚欺之界，观人则辨义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惟愿皇上无忘尧、舜自任之心，

臣敢不勉行义事君之道。”至京哭临，上执珪手哭失声。命直南书房，管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赐第西华门外。时召独对，用人行政悉以谘之。珪造膝密陈，不关白军机大臣，不沽恩市直，上倾心一听，初政之美，多出赞助。

寻充上书房总师傅，调户部尚书。诏清漕政，禁浮收。疆吏以运丁苦累，仰给州县，州县不得不取诸民，於是安徽加赠银，江苏加耗米。珪谓小民未见清漕之益，先受其害，力争罢之，令曹司凡事近加赋者皆议驳。长芦盐政请加增盐价，驳曰：“芦东因钱价贱，已三加价矣。且免积欠三百六十万两，馀欠展三年，商力已宽，无庸再议加价。”广东请滨海沙地升赋，驳曰：“海沙淤地，坍涨靡常，故照下则减半赋之。今视上、中田增赋，是与民计微利，非政体。且民苦加赋，别有涨地，将不敢报垦，不可行。”仓场请预纳钱粮四五十倍，准作义监生，驳曰：“国家正供有常经，名实关体要。於名不正，实必伤，断不可行。”凡驳议每自属稿，奏上，皆黻之。五年，兼署吏部尚书。

先是彭元瑞於西华门内坠马，珪呼其輿入舁之，为御史周栻所劾。寻有珪輿人殴伤禁门兵，忌者嗾护军统领讦之。诏：“珪素恪谨，造次不检，特申戒。”坐褫宫衔，解三库事，镌级留任。七年，协办大学士，复太子少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太子少傅。九年，上幸翰林院，联句赐宴，御书“天禄储才”额刻悬院中，以墨书赐珪家。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上以是命遵高宗谕，遣诣裕陵谢。逾岁，年七十六，以老乞休，温诏慰留，赐玉鸠杖；命天寒，间二三日入直。

未几，召对乾清宫，眩晕，扶归第，数日卒。上亲奠，哭之恸。赠太傅，祀贤良祠，赐金治丧。诏：“珪自为师傅，凡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稍涉时趋者不出诸口，启沃至多。揆诸谥法，足当‘正’字而无愧，特谥文正。又见其门庭卑隘，清寒之况，不减儒素。”命内府备筵，遣皇子加奠。启殡日，遣庆郡王永璘祖奠目送。逾年，上谒西陵，璘墓近跽路，遣官赐奠。《高宗实录》成，特赐祭，擢长子锡经为四品京堂。二十年，复因谒陵回銮，亲奠其墓，恩礼始终无与比。

璘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锐意求才。嘉庆四年典会试，阮元佐之，一时名流搜拔殆尽，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学无不通，亦喜道家，尝曰：“朱子注《参同契》，非空言也。”

论曰：“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国运系焉。王杰、董诰、朱璘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一旦共、骞伏法，众正盈朝，摅其忠诚，启沃新主，殄寇息民，苞桑永固。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臣矣。

卷三百四十一

列传一百二十八

庆桂 刘权之 戴衢亨 戴均元
托津 章煦 卢荫溥

庆桂，字树斋，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继善

子。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超擢内阁学士。

乾隆三十二年，充库伦办事大臣，迁理藩院侍郎。三十六年，授军机大臣。居二载，出为伊犁参赞大臣，调塔尔巴哈台。哈萨克巴布克诡称阿布勒毕斯授为哈拉克齐，偕阿布勒毕斯之子博普来贡马。庆桂以博普未至，巴布克狡诈不可信，斥之。上嘉其有识，曰：“尹继善之子能如此，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四十二年，授吏部侍郎。调乌里雅苏台将军，授正黄旗汉军都统，以病回京。逾年，授盛京将军，调吉林，再调福州。四十九年，入觐，授工部尚书，仍直军机，调兵部。逾年，署黑龙江将军。时陕甘总督福康安赴阿克苏安辑回众，上以庆桂练边事，命带钦差关防，驰往甘肃，暂署总督。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一年，召授兵部尚书，历署盛京、吉林、乌里雅苏台将军。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图形紫光阁，上亲制赞。

两淮盐运使柴桢私挪课银弥补浙江盐道库藏，命偕长麟赴浙按治，得巡抚福崧婪索侵蚀状，谏上，福崧、桢俱伏法。寻授荆州将军。逾年，召授正红旗蒙古都统，命勘南河高家堰石工。嘉庆四年，授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复直军机。授内大臣，监修《高宗实录》，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总理刑部。裕陵奉安礼成，晋太子太傅，管理吏部、理藩院、户部三库事。七年，三省教匪平，以赞画功，予骑都尉世职，赐双眼花翎。九年，授领侍卫内大臣。《高宗实录》成，赏紫缰，晋太子太师。十六年，扈跸热河，以腿疾免从行围，予假回京。十七年，晋太保。上念其年老，罢直军机处，仍授内大臣。

庆桂性和平，居枢廷数十年，初无过失，举趾不离跬寸，时咸称其风度。逾年，命以原品休致，给予全棒。二十一年，卒，谥文恪。

刘权之，字云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司经局洗马。四十三年，督安徽学政。预修《四库全书》，在事最久，及《总目提要》告成，以劳擢侍讲。五十年，大考二等。逾年，擢太常寺卿，迁左副都御史。疏言：“大挑举人多夤缘，请於事前一简派王大臣，闻命即宿朝房，以杜弊窦。”於是命在午门莅事，御史监视，护军巡察，步军、五城一体严查，著为令。寻督山东学政。五十六年，擢礼部侍郎。六十年，典江南乡试，留学政。嘉庆二年，调吏部。

四年，擢左都御史，典会试。疏言：“买补仓谷，地方官奉行不善，在本境采买，不论市价长贱，发银四五钱。花户不愿纳谷，惟求缴还原银，加倍交价。富户贿吏飞洒零户，转得少派。善良贫民深受其累。官以折价入己，仍无存米。遇协济邻省，令米商仓猝购办，发价克扣，起运勒掯。请飭遇应买补，向丰稔邻县公平采办，不得於本县苛派，严禁胥吏舞弊。”又言：“社仓大半借端挪移，管理首事与胥吏从中侵盗，至歉岁颗粒无存，以致殷实之户不乐捐输，老成之士不愿承办，请一律查禁。”诏趣之，飭各直省严禁，民得免累，湖、湘间尤称颂焉。

编修洪亮吉上书王大臣言事戇直，成亲王径以上达，权之与朱珪未即呈奏，有旨诘问，自请严议。上以权之人品端

正，平时陈奏不欺，宽其处分。寻迁吏部尚书。五年，典顺天乡试。六年，命为军机大臣。越一岁，会川、楚、陕教匪戡定，权之入直未久，上嘉其素日陈奏时有所见，叠予褒叙。在吏部久，疏通淹滞，铨政号平。九年，失察书吏虚选舞弊，因兼直枢廷，薄谴之，调兵部。十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军机章京、中书袁煦者，故大学士纪昀女夫也，入直已邀恩叙，权之於昀有旧恩，至是复欲以袁煦列荐。同官英和议不合，已中止，英和密请宴见，面劾权之瞻徇。上不悦，两人同罢直，下廷议革职，念权之前劳，降编修。未岁，擢侍读，迁光禄寺卿，历迁兵部尚书。

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典顺天乡试。是年，帝以秋猕幸热河，明年，幸五台，并命留京办事，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复加太子少保。十八年，目疾乞假，遣御医诊视。会逆匪林清为变，事定，朝臣衰病者多罢退，诏以原品休致回籍，给半俸。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谥文恪。

戴衢亨，字莲士，江西大庾人。父第元，由编修官太仆寺卿。衢亨年十七，举於乡。乾隆四十一年，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三年，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典试湖北。叔父均元、兄心亨并居馆职，迭任文衡，称“西江四戴”。寻命仍直军机。秋猕扈蹕，射麇以献，高宗赐诗美之。累典江南、湖南乡试，督山西、广东学政，历迁侍讲学士。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凡大典撰拟文字，皆出其手。二年，命随军机大臣学习行走，以秩卑，特加三品卿衔。累迁

礼部侍郎，调户部。四年，仁宗始亲政。衢亨以病乞假；假满，兼署吏部侍郎。六年，擢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户部三库。川、楚、陕教匪以次削平，以赞画功，屡荷优褒。七年，大功戡定，诏嘉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克尽忠愍，加太子少保，予云骑尉世职。九年，失察顺天府书吏盗印，罢兼尹。十年，调户部，兼直南书房，典会试。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典顺天乡试。十三年，偕大学士长麟视南河。时河事日敝，帝锐意整顿，中外臣工议不一，特命查勘筹议。衢亨叔均元方以总河谢病家居，许便道省视，遂与长麟三疏陈治河要义，斟酌缓急，停修毛城铺滚水坝，复天然闸东山罅闸坝，以减黄济运；於王营减坝西，增筑滚坝、石坝，普培沿河大堤，以淮、扬境内为尤急。云梯关外八滩以上，接筑雁翅堤以束水势。高堰、山盱石堤加筑后戗土坡，为暂救目前之计，徐办碎石坦坡以护石工。智、礼二坝加高石基四尺，以制宣泄。疏上，帝深韪之，命嗣后考核河工以为标准。十四年，万寿庆典，晋太子少师。

衢亨性清通，无声色之好。朝退延接士大夫，言人人殊，不置可否，而朝廷设施，有见之数月数年之后者。柄政既久，仁宗推心任之。给事中花杰疏论长芦欠课，衢亨方管户部，议下盐政核办。杰乃劾衢亨与盐商查有圻姻亲，馈送往来，助营第宅，不免徇庇；又廷试阅卷，授引洪莹为一甲一名，有交通情状；荐周系英、王以銜、席煜、姚元之入南书房，与英和阴附结党。衢亨疏辨，下廷臣察询，命二阿哥监视洪莹覆写试策，无误，迭诏为衢亨湔雪；惟斥其令部员刘承澍在园寓具稿，致招物议，予簿谴，镌级留任；坐杰污蔑，承澍

漏泄，降黜有差。因调衢亨工部。复以凡部臣有直军机者，遇交议，同官每向探意旨，事后辄相推诿，特谕申儆焉。十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掌翰林院如故。

十六年春，扈蹕五台，至正定病，先回京。寻卒，年五十有七。温诏优恤，称其谨饬清慎，实为国家得力大臣，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子嘉端，年甫十一，赐举人，袭云骑尉。

戴均元，字修原。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典江南、湖北乡试，督四川、安徽学政。嘉庆三年，由安徽任满还京，兄子衢亨先已超授军机大臣，故事，大臣亲属任科道者，对品回避，均元例改六部员外郎，特命以鸿胪寺少卿候补。累擢工部侍郎。

八年，偕侍郎贡楚克扎布察视张秋运河及衡家楼决口工程。历户部、吏部侍郎。十年，南河黄流夺运，高堰石工坏，特命驰视筹度。明年，诏以湖、河异涨，高堰堤工赖先筑子堰，保卫无虞，清水畅注，河口积淤刷涤，已复三分入运、七分入黄旧制，为河事一大转机，嘉均元尽心宣防，特复正、副总河旧制，授南河总督，以旧督徐端副之。在任三年，堵合黄河周家堡、郭家坊、王营减坝、陈家浦，及运河二堡、壮原墩，筑高堰义字坝，拆修惠济闸，以减坝合龙，加太子少保。病，乞解任，寻愈，因事降三品京堂，授左副都御史，督顺天学政。未几，迁仓场侍郎。十八年秋，河决睢州，出为东河总督。诏以均元曾任南河，许便宜调用工员，责速堵合。明年春，以吏部侍郎内召，途次擢左都御史。寻迁礼部尚书，

调吏部。二十年，协办大学士。逾年，授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二十四年，河决武陟马营坝，自秋徂冬尚未启工，奉命驰视，还报购料未集，诏严斥在事诸臣以示儆。

二十五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蹕，帝不豫，向夕大渐。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篋，得小金盒，启鏐，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泊还京，因撰拟遗诏有“高宗降生於避暑山庄”之语，误引御制诗注，枢臣皆被谴镌级，均元与托津并罢直。道光二年，裕陵隆恩殿柱蠹朽，距修建甫二十年，承办工员俱获罪。均元以在事未久，从宽罢管部务，夺宫衔，责同赔修，工毕复之。漳水北徙，命均元驰视。次年，因漳水下流溃直隶元城红花堤，塞之则元城北境水无所泄，不塞则山东馆陶受其害，复命均元往视。议展宽旧有引河，俾积水穿堤入卫水，别就堤下新刷水沟挑成河道，分流泄入馆陶境，筑堤防溢。复偕巡抚程祖洛勘上游，议：“漳水自乾隆五十一年南徙合洹水后，卫水为所格阻，频年冲决，由於合则为患。今漳水北徙，与洹水分流入卫，当因势利导，各完堤防，使漳、洹不再合。”疏上，诏从之。四年，予告回籍，食全俸。

先是建万年吉地於宝华峪，均元相度选定。帝敦崇俭朴，命偕庄亲王绵课、协办大学士英和监修，面戒规制一从节减。迨七年，孝穆皇后梓宫奉安，帝亲视，嘉其工程坚固，晋均元太子太师。及是，地宫有浸水，上震怒，严谴在事诸臣，褫均元职，逮京治罪，拟重辟，念其耄老，免罪释归。

均元历官五十馀年，叔侄继为枢相，家门鼎盛。自在翰

林，数司文柄，及跻卿贰，典顺天乡试一，典会试三。晚岁获咎家居，世犹推为耆宿。二十年，卒，年九十有五。

托津，字知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尚书博清额子。乾隆中，授都察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银库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嘉庆元年，命解饷银赴达州。五年，授副都统，留治四川军需。疏请军饷先一月预拨，忤旨召回。及至京，於饷数、军事无所陈告，褫职，予头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七年，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复授副都统。八年，召为仓场侍郎。

十年，调吏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偕直隶总督吴熊光往湖北，按讯盐法道失察岸商抬价，及钱局鼓铸偷减，治如律。时总督百龄被讦在广东索供应、造非刑，命托津偕总督瑚图礼治其狱，请褫百龄职。十一年，调户部，偕侍郎广兴按东河总督李亨特勒派厅员，夺亨特职，遣戍。十二年，偕侍郎英和按讯热河副都统庆傑贪婪，褫职遣戍。

十三年，偕尚书吴璥勘南河。先是，云梯关外陈家浦漫决，由射阳湖旁趋海口，疆臣、河臣请改河道径由射阳湖入海。托津等疏言：“马港口、张家庄漫水西漾数十里，始折归北潮河。如果地势建瓴，何以转向西流？北潮河已汇流数月，水未消涸，显见去路不畅，改道断不可行。请仍修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收束水势，较为得力。”又言：“河口高堰各工，因运河西岸堵筑漫缺，头、二坝口门较宽，不能擎托畅注，请速补筑。”皆如所议行。

十四年，往江南谳狱。金山寺僧志学与王兆良争垦沙地

械斗，毙多人，依律治罪。请以蒋家沙洲归公佃种，岁给宝晋书院及金山寺租银各千两。仓场书吏高添凤舞弊，通州中、西二仓亏缺，命偕福庆勘讯，坐以奸吏骫法罪。既而，部鞫添凤，复得私出黑档领米状，托津亦以久任仓场，谴责分赔。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有联号弊，偕侍郎周兆基、少卿卢荫溥往按得实，论凤诰遣戍。山西署布政使刘大观劾前任巡抚初彭龄任性乖张，偕侍郎穆克登额往按，彭龄，大观俱被严议。十五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兼都统。偕卢荫溥往四川按事，总督勒保寝匿名揭帖，据实上闻，罢勒保大学士职。又偕府尹初彭龄往南河清查工帑。十六年春，两江总督松筠调任，命托津暂代。寻回京，加太子少保，兼内大臣。

十八年，扈蹕热河，教匪林清逆党阑入禁城，命托津回京察治。林清就获，诏优奖，授协办大学士。时匪党李文成据河南滑县，山东、直隶皆震动。那彦成督师，迁延未进，托津往代。既而那彦成连战皆捷，命托津赴开州、大名督率提督马瑜剿匪。十九年，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拜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晋太子太保。侍郎初彭龄劾两江总督百龄、江苏巡抚张师诚受馈送，布政使陈桂生册报蒙混，命偕尚书景安往按。彭龄坐劾未实，被谴。二十一年，那彦成前在陕甘总督任与布政使陈祁挪赈事觉，命托津往按，那彦成逮京，即代署直隶总督，寻回京。

仁宗综核庶政，知托津朴诚，於行省有重事大狱，率以任之，无一岁不奉使命。二十二年，管理理藩院。二十四年，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紫缰。二十五年，仁宗崩於热河避

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寻因遗诏引事舛误，诏切责，托津、均元并以年老罢军机大臣，降四级留任。道光元年，命题仁宗神主，晋太子太傅。二年，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给像，御制诗有“立朝正色”之褒。调管刑部。以子妇乘轿入神武门中门，坐治家不严，夺紫缰、双眼花翎，寻复之。十一年，致仕，食全俸。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帝亲奠，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定。

章煦，字曜青，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内閣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员外郎。屡典乡试，督陕甘学政，任满仍留刑部，改御史。嘉庆六年，擢太仆寺少卿。诏以军事方殷，煦习机务，仍留直。七年，三省教匪平，始罢直供本职。偕侍郎那彦宝往云南按布政使陈孝升等冒销军需，治如律。历太仆寺卿、顺天府尹。十年，出为湖北布政使。逾年，擢巡抚。十三年，召为刑部侍郎。偕侍郎穆克登额往云南按事。贡生任澍宇诬讐官吏冒销军需不实，论反坐。授贵州巡抚，未至，调云南，署云贵总督。十四年，调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时议行海运，下煦筹议，疏陈不便，寝之。十七年，入觐，乞改京秩，授刑部侍郎，偕侍郎景安往直隶谳狱。十八年，河南教匪起，直隶总督温承惠赴剿，命煦代摄。寻擢工部尚书，调吏部，仍留署职。捕教匪冯克善械送京师，加太子少保。

十九年，回京，典会试。山东金乡窃贼聚众拒捕，巡抚同兴以邪教馀党闻。煦偕那彦宝往鞠，得状，依律论罪。知

州袁洁诬报，褫其职。上知山东吏治废弛，命煦等严察以闻，遂劾同兴玩泄，以致地方凋敝，仓库空虚，及布政使朱锡爵徇私废公状，并褫职，命煦署巡抚，清查亏空。寻以陈大文调任，同治其事，责煦议定章程。疏言：“嘉庆十四年清查，原奏亏银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今查十四年以前实亏三百四十一万有奇，十四年以后又续亏三百三十四万有奇。拟请清厘藩库，严交代，定征解分数，以杜新亏；立追缴及分赔限期，催征民欠，以惩延宕；核减提款，确查无著之亏，以示体恤；核摊捐案，据估变流抵产物扣抵，先尽正项仓库一律筹补，军需垫解，查明方许列抵，以防朦混。”凡十四条，下部议行。

二十年，偕侍郎熙昌往湖北、广东、江苏、安徽谳狱：襄阳人吴焕章诬告易成元、易登朝等勾结谋逆，反坐论罪；襄阳知县周以焯滥押毙命，遣戍。雷州府经历李棠诬讦两广总督蒋攸钰，遣戍；雷琼道胡大成苛派属员，褫职；贵县知县吴遇坤刊书诋毁上官，遣戍；洋商卢观恒滥祀乡贤，黜之；江苏知县王保澄诬讦上官讳匿邪书，遣戍；阜阳捻匪纠抢杀人，论如律。

二十一年，调礼部尚书，授军机大臣。调刑部，管理礼部。二十二年，病免。寻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顺天府尹事。二十三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万寿庆典，晋太子太保。二十五年，以足疾累疏乞休，予告致仕，食全俸。居家久之，道光四年，卒，谥文简。

煦久任枢曹，练习政事，扬历中外，数治大狱。晚始参枢务，未久病去，再起管部。以尽心刑事，京察特被奖叙焉。

卢荫溥，字南石，山东德州人。祖见曾，康熙六十年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父谦，汉黄德道。

见曾起家知县，历官有声。为两淮盐运使，以罪遣戍，复起至原官。当乾隆中叶，淮鹺方盛。见曾擅吏才，爱古好事，延接文士，风流文采，世谓继王士禛。在扬州时，屡值南巡大典，历年就盐商提引，支销冒滥，官商并有侵蚀。至三十三年，事发，自盐政以下多罹大辟。见曾已去官，逮问谕绞，死於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谦谪戍军台。荫溥甫九岁，贫困，随母归依妇翁，读书长山。越三年，大学士刘统勋为见曾剖雪，乞恩赦谦归，授广平府同知。荫溥刻苦励学，至是始得应科举。

乾隆四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阿桂为掌院，激赏其才。五十六年，大考，降礼部主事。阿桂言荫溥能事，改部可惜。帝曰：“使为部曹，正以治事也。”累司文柄，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嘉庆五年，充军机章京，川、楚军事，多所赞画。八年，孝淑睿皇后奉安山陵，故事，皇后葬礼无成式，礼臣所议未当。荫溥回直仪曹，考定礼文，草撰大仪，奏上，如议行。数随大臣赴各省按事，累擢光禄寺少卿。十六年，大学士戴衢亨卒，仁宗以荫溥谙习枢务，数奉使有劳，加四品卿衔，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兵部侍郎，调户部。扈从热河，会教匪起，滑县林清入犯禁城，夜半闻报，至行在面进机宜，越日从驾还京。事平，优叙，赐子本举人。

二十二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上以荫溥实心任事，特加太子少保。寻调户部，兼署刑、吏两部尚书。二十三年，馆

臣撰进《明鉴》，未合上意，命荫溥偕托津、章煦、英和、和瑛为总裁，遴择翰林才识兼长者，重加核改，书成，诏褒之。工部主事潘恭辰监督琉璃窑，不受漏规，驭吏严，吏诬讦侵冒，下狱。恭辰贫而无援，文书证据不得直，罪且不测，舆论愤之。上微闻，命荫溥详鞫，得其状，释恭辰，置吏於法。后恭辰至云南布政使，以清操名。二十五年，典会试，会元陈继昌，故大学士宏谋玄孙也，乡试、殿试皆第一。有清一代科举得三元者，惟乾隆中钱棨及继昌两人。上制诗，命荫溥等赓和，以纪盛事。是年秋，帝崩，因撰拟遗诏不慎，降五级留任。寻调工部。

道光元年，调吏部，兼管顺天府尹，罢军机大臣。次年，犹以直军机久，调任后亦能尽心，加恩予优叙。七年，协办大学士。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十三年，以疾乞休，加太子太保，食全俸。十九年，重宴鹿鸣，晋太子太傅。寻卒，年八十，赠太子太师，谥文肃。

论曰：“仁宗综核名实，枢臣中戴衢亨最被信用，衢亨亦竭诚赞襄，时号贤相，晚遭弹劾，而眷注不移。均元继之，卒以顾命嫌疑，不安於位。岂盈满之不易居耶？庆桂、刘权之并以老成雍容密勿，托津、章煦、卢荫溥则奉使出入，数按事决狱，寄股肱耳目之任。因人倚畀，盖各有所专焉。

卷三百四十二

列传一百二十九

保宁 松筠子熙昌 富俊羹心传 博启图

保宁，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靖逆将军纳穆札勒子。乾隆中，纳穆札勒殉节回疆，锡封三等公。

保宁由亲军袭爵，授乾清门侍卫。从征金川，力战，迭克要隘，将军阿桂荐其才，擢陕西兴汉镇总兵。金川平，绘像紫光阁，御制赞，褒其胆勇持重，少年如宿将。寻调河南南阳镇、直隶马兰镇，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擢江南提督。

四十九年，授成都将军。甘肃石峰堡回叛，命选屯练番兵赴巩昌、安定助剿，平之。五十一年，授四川总督。保宁谨慎有操守，尽心边事。边夷上下孟董、九子等寨生齿日繁，请增设营员，以屯练有劳绩者拔补；改修打箭炉城，扼要筑卡，驻兵捍卫；改黄梁、大定、白鸡、白鹿等八寨熟苗编入民户；并协机宜。

次年，调伊犁将军，兼内大臣，筹备仓储。疏言：“伊犁一年支粮十六万六千馀石，不敷二万三千石，历就旧储五十馀万石内填补。现剩三十馀万石，虽尚可敷十馀年之用，地处极边，若不补筹馀粮，偶遇歉收，或有需粮之事，虑难接济。请拨兵丁七百名，增开七屯，自来年耕种，岁可收粮一万九千馀石，永远备贮。”从之。又奏添设惠远城鸟枪步甲四百名。五十五年，入觐，途次命赴四川暂署总督事。次年，回

任，加太子少保，授御前大臣。惠远城创立三十余年，户口日繁，於城东展筑，扩旧城四分之一。伊犁无通晓俄罗斯语言者，请於京师俄馆选派一人来教习官兵子弟，五年期满，试最优者充笔帖式。俄属乌梁海潜往哈屯河外汗山地方游牧，帝虑其滋事，命保宁察视，疏言：“乌梁海居住甚安戢，不必驱逐，飭边卡防范，无庸添兵。”察哈尔兵丁及土尔扈特私窃哈萨克马匹，缉获，置之法。帝嘉保宁无偏袒，得外藩心，予议叙。

六十年，召授吏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甫数月，复出为伊犁将军。嘉庆二年，协办大学士，寻拜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任边事如故。土尔扈特家奴三吉污主母孀妇伯克木库殒命，特诏予伯克木库旌表。保宁疏陈驻防孀妇守节，未举旌表之典，请照内地一体办理。於是采访各城，请旌者凡七十人，后著为令。七年，召还京，授领侍卫内大臣，管理兵部，兼管三库。八年，因孝淑皇后山陵典礼会疏措词不经，褫衔镌级留任。

保宁两镇伊犁，历十余年，西陲无事，藩部悦服。既往任，朝廷遇边疆兴革，每谘决焉。十一年，以疾乞休，命在家食公爵全俸。逾两年，卒，赐金优恤，谥文端，祠祀伊犁。

子庆祥嗣爵，殉回疆之难，自有传。次子庆惠，由荫生授侍卫，历官侍郎，三以罪黜复起。道光中，官至热河都统，以疾归，卒，谥勤僖。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翻译生员，考授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能任事，为高宗所知。累迁

银库员外郎。乾隆四十八年，超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

五十年，命往库伦治俄罗斯贸易事。先是，俄属布哩雅特人劫掠库伦商货，俄官不依例交犯，仅罚偿，流之远地，檄问未听命，诏停恰克图贸易。松筠至，寻充办事大臣。闭关后，边禁严而不扰，遇俄人皆开诚待之。擢户部侍郎。俄罗斯以贸易久停，有悔意，撤旧官，屡请开市，未许。卡伦兵出巡，复为布哩雅特人所杀。松筠曰：“旧事未了，又生旁支，然亦了事之机也。”檄俄官缚送三人，亲讯於界上，斩其二，流其一，请两案并结。诏斥专擅，褫职，仍留库伦效力。会西路土尔扈特喇嘛萨迈林者，迷路入哈萨克，归携书信，讹言俄人诱致土尔扈特谋乱，下松筠察状。疏言俄罗斯实恭顺，无可疑。俄人亦自陈证萨迈林书信出伪造。诏置萨迈林於法，许复开市。五十七年，召俄官会议定约，亲莅俄帐宴饮，谕以恩信，大悦服。事历八年然后定。召还京，授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命护送英吉利贡使回广东，凡所要索皆严拒。

五十九年，署吉林将军。寻命往荆州察税务，道出卫辉，大水环城，率守令开仓赈恤。诏嘉奖，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驻藏大臣，抚番多惠政。和珅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

嘉庆四年春，召为户部尚书。寻授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时教匪张汉潮及蓝号、白号诸党扰陕、甘。松筠至，驻汉中，治粮饷给诸军。自军兴，给陕西饷粮一千一百万两，至是续拨一百五十万，设局清厘，按旬咨部。命陈诸将优劣，密疏言：“明亮知兵而罔实效；恒瑞前战湖北功最，年近六旬，

精力大减；庆成有勇无谋；永保无谋无勇，不能治兵，并不能治民；惟额勒登保、德楞泰能办贼。”仁宗深嘉纳之。明亮劾永保、庆成避贼，下松筠逮治。永保亦与荆州将军兴肇讦明亮诳报军功，诏并褫职，遣尚书那彦成赴陕会鞠。会明亮已击毙张汉潮，松筠请缓其狱，又请留撒拉尔回兵，令庆成率以协剿，帝不允。既而那彦成劾恒瑞弃蓝号垂尽之贼，折回陕西，由松筠所误。诏褫松筠官衔、侍卫，仍留总督任。川匪犯南郑，复分犯西乡、沔县、略阳。松筠素谓匪多胁从，可谕降，欲单骑赴之。副将韩嘉业固谏曰：“谕之不从而丧总督，大损国威，为天下笑。请先往。”嘉业果被害。贼窜徽县、两当。五年春，额勒登保、那彦成会剿，乃分路遁。於是命长麟代为陕甘总督，授松筠伊犁将军，未之任，暂署湖广总督。自请入觐面陈军事，先在陕上疏言：“贼不患不平，而患在将平之时。既平之后，请弛私盐、私铸之禁，俾馀匪散勇有所谋生。”帝以其言迂阔，置之。至京，复以为请，忤旨，降副都统衔，充伊犁领队大臣。

七年，擢伊犁将军。乾隆中屡诏伊犁屯田，皆以灌溉乏水未大兴，松筠力任其事，预计安插官兵。惠远城需八万亩，惠宁城需四万亩，乃於伊犁河北引水开渠，逶迤数十里，又於城西北导水泉。凡两城有水之地皆开渠，授田为世业，给谷种、田器、马牛。然旗人多骄逸，或杀食所给牛，鬻田器弃不耕，反覆晓谕始听命。比去任，凡垦田六万四千亩。宁远叛兵蒲大芳等遣戍塔尔巴哈台，其党马友元等分戍南路诸城。十三年冬，大芳复谋逆，捕其党五十余人诛之。次年，檄调马友元等百余人赴伊犁种地，悉斩於途。诏斥未鞠而杀，失

政体，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复授陕甘总督。

调两江总督。南河自马港口垫陷，黄水倒漾，淤运阻漕。偕河督吴璥察勘海口，请复故道。制疏沙器具，试之河口果验；又造拨船千艘，改小运船，亲驻河干督趲，渡黄回空皆迅速。迭疏论河务，宜引沁入卫，可利漕运。又谓吴璥於黄泥嘴、俞家滩逢湾取直，以致停淤，为璥等论驳。复密陈吴璥、徐端所论不实，工程虚捏，自请调任总河察其弊，又荐蒋攸钰、孙玉庭可任。帝以松筠忠实，治河非所长，用攸钰为河督，责令相助为理。寻兼署河督事。十六年，调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内大臣。召为吏部尚书。

十七年，命往盛京会勘陵工，兼筹移驻宗室事，疏请小东门外建屋七十所，居闲散宗室七十户，户给田三十六亩。又言：“西厂大凌河东有可耕地三千顷，可移驻二千馀户。东厂周数百里，地多积水，其水自北山柳条边来，若相地开河，可涸出沃壤；又东柳河沟亦多积水，若自北山东横开大渠，可得沃壤数千顷。”“续勘彰武台边门外迤西牧厂闲地，横三四十里，纵六七十里，并可移驻。请於大凌河西厂东界先试垦种。”诏并允行。而试垦事为将军晋昌奏罢，论者惜之。回京，授军机大臣。未几罢，改授御前大臣。

十八年，复出为伊犁将军，拜东阁大学士，改武英殿大学士。以平定滑县教匪，叙功，加太子太保。诏偕参赞长龄通筹新疆南北诸城出纳，量减内地馈运。疏言：“北路塔尔巴哈台岁需内地银四万数千两，南路回疆八城岁需内地银五万数千两，地方贡赋皆入经费之内，无庸议减。伊犁岁需内地经费银六十万两，可撙节者无几。惟乌鲁木齐为新疆腹地，岁

需银一百一十馀万两，宜裁减。请复屯田，广垦芦滩荒地，开采铜铅各矿，抽收迪化州、吐鲁番木税。”又议绿营粮饷，凡仓储充裕处，改给银米各半，并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捐监之例，使边地就近纳粟。所议或行或不行，於内地岁输卒未大减。

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听其妻色奇纳言，多不法，私与浩罕酋爱玛尔交通。爱玛尔欲使尊为汗，遣使请自设哈子伯克，用浩罕税例征安集延商。十九年，松筠巡视回疆，诛色奇纳，械玉努斯，禁锢伊犁；拒浩罕之请，斥去其使。二十年，喀什噶尔回人仔牙敦作乱，亲往治之。仔牙敦就获，与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并置极刑。诏斥松筠不待命，削宫衔，召还京。松筠初任时，筑四堡於伊犁河北，议移置八旗散丁，事未竟而去。再至，乃筑室堡中，堡置百户，户授田三四十亩，三时务农，冬则肄武。规画粗备，以属代者，而代者不置意，田遂荒。

二十二年，诏来年幸盛京，抗疏谏阻，罢大学士，出为察哈尔都统，署绥远城将军。逾年，子熙昌歿，帝怜之，召还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寻授礼部尚书，调兵部，复御前兼职。未几，出为盛京将军。松筠素以忠諫见重，在朝时，凡燕游执御之事，乘间直言无避。既屡忤旨，二十五年，以兵部遗失行印，追论，降山海关副都统。复以事，迭降为骁骑校。是年秋，仁宗崩於热河，梓宫回京，宣宗步行於班僚中见之，扶而哭，翌日授左副都御史，擢左都御史。其复起也，甚负时望，然卒不安於位，未一月，出为热河都统。

道光元年，召授兵部尚书，调吏部，复为军机大臣。二

年，暂署直隶总督。以代改理藩院奏稿，忤尚书禧恩，被劾，降六部员外郎。寻授光禄寺卿，迁左都御史。又出为盛京将军，调吉林。数年之中，两召还朝，为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迭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热河都统、直隶总督。九年，调兵部尚书，往科布多鞫狱。十年，往山西按巡抚徐忻被控事。回疆方用兵，密疏有所论列，诏令陈善后方略，多被采纳。是年秋，自以衰病请罢，数日复请任使，诏斥进退自由，负优礼大臣之意。又以前赴科布多囑道员徐寅代购什物，罢职，予三品顶戴休致。

至十二年，浩罕遣使进表，松筠曾言浩罕通商，边境可靖，帝思其言，复头品顶戴，署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命赴归化城勘达尔汉、茂明安、土默特三部争地，据乾隆朝图记判定，三部皆悦服。还，授理藩院侍郎，调工部，进正蓝旗蒙古都统。十四年，以都统衔休致。逾年，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卹，谥文清，祀伊犁名宦祠。

松筠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服膺宋儒，亦喜谈禅。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

子熙昌，以荫生官至刑、工两部侍郎，署热河都统兼护军统领。数奉使赴各省按事，亦被信用。嘉庆二十三年，卒於长沙，帝深惜之，赠都统，谥敬慎。

富俊，字松岩，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翻译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累迁内阁蒙古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元年，擢兵部侍郎，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四年，

授乌鲁木齐都统，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历叶尔羌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召署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侍郎。

八年，出为吉林将军，调盛京。清治民典旗地，限年首官，不首者治罪，追典价租息入官。富俊疏言：“一年之内，一千六百馀案，应追缴者不下万人，年久转典，株连繁多。旗、民多穷苦，既获罪，又迫追呼，情实可悯，请悉宽免。”允之。十二年，考覈军政，以洁己奉公，边陲安辑，特诏褒美，予议叙。十五年，因采参搀杂，受属员蔽，褫职，遣往吉林效力。既而言官论关东三省赌博风炽，仁宗念富俊在官时曾严禁，即起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及六边边门事务。十八年，授黑龙江将军，疏请内外臣工三年更调，及禁奢、讲武数事，诏以更调非可限年，馀并嘉纳。又以东三省官兵技艺优娴，每届五年挑送京营，著为令。

十九年，调吉林将军。先是，议筹八旗生计，诏勘吉林荒地开垦，移驻京旗，将军赛冲阿言拉林近地闲荒可垦，未有规画。富俊至，疏言：“乾隆中移驻京旗，建屋垦地，多藉吉林兵力，垦而不种，酌留数人教耕，一年后裁汰。京旗苏拉不能耕作，始而雇觅流民，久之田为民有，殊失国家爱育旗人之意。今筹试垦，莫若先办屯田。请发吉林闲散旗人一千名为屯丁，每丁给银二十五两、籽种二石，官置牛具，人给荒地三十晌。垦种二十晌，留荒十晌，四年征粮，每晌一石。十年后移驻京旗，人给熟地十五晌，荒五晌，馀十晌荒、熟各半，给原驻屯丁为恒产，免征其租。因利而利，糜帑无多，将来京旗移到，得种熟地，与本处旗屯犬牙相错，学耕黉种，实为有益。”并详列屯垦、出纳、设官、经理事宜，诏

如议行。

二十年，富俊亲驻双城子，地在拉林河西北，横一百三十里，纵七十馀里，沃衍宜耕。遣员履丈，分拨伐木於拉林河上游，建立屯屋。分五屯，设协领一、佐领二，分左右翼统治之，即名屯地曰双城堡，於二十一年一律开垦。是年霜早歉收，屯丁仅足糊口，又挈妻子者不敷居住，间有逃亡。乃展缓征粮一年，添盖窝棚，借给籽种，心始安。二十二年，调盛京。疏陈双城堡馀荒尚多，续发盛京、吉林旗丁各千名往垦，分左、右二屯，旧屯名为中屯，遂复调富俊吉林，任其事。二十四年，先到屯丁千名，盛京旗人多有亲族偕来，自顾入屯，惟隶宁古塔者，因近地亦可耕荒，不愿轻离乡土，听其还，以空额二百名改拨盛京。二十五年，复续到千名。富俊巡历三屯，疏陈：“比屋环居，安土乐业，有井田遗风。中屯开垦在先，麦苗畅发，男耕妇馌，俱极勤劳。”仁宗大悦，报曰：“满洲故里，佃田宅宅，洵善事也。”续议三屯应增事宜，诏嘉实心任事，予议叙。道光元年，疏言：“三屯开垦九万数千晌，已著成效，可移驻京旗三千户。请自道光四年始，每岁移驻二百户，给资装车马，分起送屯，官给房屋牛具。”报可。二年，召授理藩院尚书，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御制诗有“勤劳三省，不凋松柏”之褒。

四年，复出为吉林将军。方双城堡之兴屯也，富俊欲推其法於伯都讷围场，以旗户往往赖帮丁助耕，不如迳招民垦。前后疏六七上，为廷议所格。至是，复言伯都讷围场荒地二十馀万晌，募民屯垦，较双城堡费半功倍，始允之。五年，丈地分屯，申画经界，名曰新城屯。分八旗为两翼，每翼初立

二十五屯，后定为十五屯。每屯三十户，以“治本於农务滋稼穡”八字为号。以次拨地，同时并垦。至七年，陆续认佃三千六百户，总为一百二十屯，与双城堡相为表里。初议京旗每岁二百户移驻双城堡，至六年，仅陆续移到二百七十户；七年，续移八十五户；而地利顿兴，自此双城堡、伯都讷两地号边方繁庶之区焉。

垦事既定，复召为理藩院尚书，协办大学士，兼镶黄旗汉军都统。次年，京察，以在吉林宣劳，予议叙。疏言：“京、外竞尚浮奢，官民服饰及冠婚、丧祭，任意逾制，有关风俗人心。请依《会典》仪制，刊布规条，宣谕民间。”诏下有司议行。时富俊年逾八十，渥被优礼，遇常朝免其入直。迭谪狱盛京、吉林，俱称旨。十年，调工部，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理藩院。十二年，复请禁僭用服色，犯者拿捕，诏斥徒滋扰累，寝其议。寻以天时亢旱，自称奉职无状，引年乞罢，不许。授内大臣。疏言：“科举保荐，并认师生，馈遗关通，成为陋习。请严禁，以端仕进。”诏嘉纳，申诫臣工务除积习。十四年，卒。帝悼惜，称其“清慎公勤，克尽厥职”，赠太子太傅，亲临奠醊，谥文诚，入祀贤良祠。

富俊尚廉节，好礼贤士。在吉林时，请调黑龙江戍员马瑞辰掌教白山书院，且被严斥。其治屯垦，专任实心传，卒以成功。

心传，山西人。以进士官奉天宁海知县，坐东巡治御道有误，罢职。富俊知其才，辟佐垦务，规画悉出手定，始终在事，以劳复官。世比诸陈潢之佐靳辅治河。

博启图，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孙。嘉庆初袭爵，授头等

侍卫。历兵部侍郎、察哈尔都统。道光七年，调吉林将军，继富俊之后，守其成规。治边有法，富俊请以屯垦专任之。时京旗以边地早寒，又助耕乏人，愿往者少。博启图疏请减户增田，许其买仆代耕，统居中屯，改建住屋，俾便御寒；虽得请，寻召授工部尚书兼领侍卫内大臣，继任者不果行其议，故移驻卒未如额。十四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敬僖。

论曰：保宁、松筠、富俊并出自藩族，久膺边寄，晋纶扉，称名相，伊犁、吉林屯田，利在百世；然限于事势，收效未尽如所规画，甚矣缔造之艰也！松筠在吉林，请开小绥芬屯垦，当时以不急之务沮之；至咸、同间，其地竟划归俄界。苟早经营，奚致轻弃？实边之计，顾可忽哉！

卷三百四十三

列传一百三十

书麟弟广厚 觉罗吉庆 觉罗长麟

费淳 百龄 伯麟

书麟，字绂斋，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晋子。初授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冠军使，擢西安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大军征金川，命为领队大臣，从参赞大臣丰昇额，力战辄先登，克坚碉数十，功最。金川平，加等议叙，图形紫光阁。授广西巡抚，以父忧去。起，署兵部侍郎。

四十九年，出为安徽巡抚，岁旱，请留漕粮五万石、关

税银三十五万两赈之。阜阳有荒地六千馀顷，疏请宽限清厘，民间交易用官弓丈量，以杜欺隐，期於渐复旧额。帝以书麟尽心民瘼，予优叙。黄、运两河漫溢，帝因两江总督李世杰未谙河工，命书麟佐之。与世杰及河督李奉翰议，漫口有四，惟司家庄、汤家庄两处分溜，急兴工堵筑；又奏：“桃源境内河流因顺黄坝生有淤滩，水势纡折不畅。於玉皇阁下挑引河，俾黄流东注会清，以资宣泄。”

五十二年，擢两江总督。书麟素行清谨，出巡属邑，轻骑减从，民不扰累，特诏嘉之。和珅柄政，书麟与之忤。未几，有高邮巡检陈倚道揭报书吏假印重征事，遣重臣鞫实，坐书麟瞻徇，下部严议；又失察句容书吏侵用钱粮，褫职，遣戍伊犁。寻起为山西巡抚。内阁学士尹壮图论州县亏空由於派累，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和珅尤忌之，命壮图赴各省清查仓库，自山西始，壮图因获谴。五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两淮盐政巴宁阿交结商人，坐书麟徇庇，复夺职，予三等待卫，赴新疆效力。

嘉庆四年，和珅败，召授吏部尚书，兼正红旗汉军都统，加太子少保。寻协办大学士，授闽浙总督。弟广兴，以首发和珅奸擢官，既得官，多所弹击，书麟不善所为，尝於帝前言之。至是，广兴以掌四川军需获咎，书麟请严治，且自引罪，诏宥之。调云贵，鞫前督富纲，得其贪婪状，论如律；又按问云南巡抚江兰讳灾，得实，褫江兰职。时倮夷不靖，疏陈江兰所奏不实，办理草率，帝嘉其公正。遂亲赴黄草坝督兵分路进剿，擒贼首李文明等，遣降倮入箐招谕，晓以利害，夷众五十二寨悔罪输诚；以土司苛派扰夷，立牌申禁；优诏

褒賚，加太子太保。

五年，调湖广，督师剿青、蓝、黄三号教匪。会长龄已败贼瓦房口，书麟以东川、保丰为粮运要路，亲往截剿。帝念其年逾七旬，奔驰山谷间，贼情诡诈，戒毋冒险轻试。六年，由竹山、房县进剿徐天德，擒斩甚众。疏言：“剿贼之法，以固民心、培民气为要。抚辑得宜，贼即是民；任其失所，民即是贼。”帝俞之。川匪苟文明等由陕西平利越老林图窜房县，偕长龄、明亮进击，遇贼狮子崖，大败之；复分兵伏余家沟、高尖山，天德等来袭，却之。疏请於襄阳添设提督，移协镇於郧阳、竹山二处。天德等屯聚茅伦山，令孙清元等分队破之。因病乞解职，遣侍卫率御医驰视。未几，卒於军，帝深惜之，赠太子太傅，封一等男爵，以子吉郎阿嗣，谥文勤。寻以倭什布治饷迟误，诏斥书麟知而不举，念其清廉公正，治军成劳，奠醊恩礼仍有加焉。

弟广厚，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御史，出为江西吉南赣宁道，迁甘肃按察使。嘉庆初，偕总兵吉兰泰击教匪张映祥、杨天柱於巩昌、泰州，进蹙诸白水江，歼焉。迁江西布政使，调甘肃。贼出没於岷州、礼县间，广厚督兵由岷州遮羊铺遏其冲，保完善之地，境内乂安。调广东，坐与总督那彦成游宴，解职，予三等侍卫，为库车办事大臣，调哈喇沙尔。官至安徽、湖南巡抚。卒。

觉罗吉庆，隶正白旗。父万福，骑都尉，官江宁将军，兼散秩大臣。吉庆由官学生补内阁中书，迁侍读，历御史。乾隆五十年，嗣世职。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累迁兵部侍郎。命

赴山东、湖南、湖北、河南讞狱，均称旨，调户部。

五十六年，出为山东巡抚，岁祲，截留漕米三十万石，拨豫、东军船运米赈饥。调浙江，闽海渔船赴浙洋剽掠，吉庆於岛岙编保甲，禁米出洋，严缉代卖盗赃；兼署提督，获海盜陈言等，及临海邪匪李鹤皋，置之法。盐政岳谦执拗病民，劾罢之，遂兼盐政。

嘉庆元年，擢两广总督，劾水师提督路超吉不胜任，贬超吉秩。二年，广西西隆亚稿寨苗匪勾结贵州仲苗，窜踞八渡，率提督彭承尧进剿，克其要隘。黔苗潜渡百乐窥泗城，令副将德昌等分路攻扑，毁苗寨十有九；进攻亚稿，至戛雄遇贼，大败之。永丰、百乐等苗目渡江降，给酒食，令回寨招抚。亚稿山路陡峻，选精卒由间道潜袭，克其巢，斩首千级，以功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亚稿之捷，投诚者十馀寨，惟附近那地、小河、广平、蒙里等寨犹恃险抗拒，会云南兵至，会剿，尽克之。贼首龙登连父子乞降，粤境悉平。六年，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

吉庆居官廉而察吏疏，博罗县重犯越狱，司府徇隐；又通省赃罚银按县派征，为臬司漏规。事并上闻，诏斥其因循。陈烂屣四者，於博罗山中纠众为添弟会，知府伊秉绶请发兵往捕，吉庆为提督孙全谋所蔽，未许。七年，陈烂屣四果剽掠作乱，扰及数县，遣师擒斩之。馀党曾鬼六复勾结永安诸贼相继起，吉庆驰往剿捕，请调江西兵二千为助。诏斥其张皇，始疑之。寻败贼於义容墟，曾清浩率众四千余人缴械降。全谋擒贼渠薛文胜，暨匪众四百馀，悉诛之。事闻，帝以吉庆奏报前后不符，措置失当，罢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命

那彦成往按。

吉庆复奏永安降匪多，请留兵防范，诏斥颛预结局，解任听勘。巡抚瑚图礼素与有隙，既奉密谕洞察，遂疏劾其疲软不职，那彦成犹未至，独鞫之，据高坐，设囚具，隶卒故加诃辱。古庆恚曰：“某虽不肖，曾备位政府，不可受辱伤国体！”因自戕。帝闻，命那彦成陈状，寻以吉庆素廉洁，治匪有功，无故轻生，诏免追论。

子寿喜，仍袭世职，坐事黜，以弟常喜嗣。

觉罗长麟，字牧庵，隶正蓝旗。乾隆四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貌奇伟，明敏有口辩，居曹有声。历郎中，出为福建兴泉永道，累迁江苏布政使。五十一年，召授刑部侍郎。

五十二年，授山东巡抚，责所属浚河道，修四十一州县城工；捕钜野、汶上剧盗田玉堂等，置之法；诏嘉奖。劾莱州知府徐大榕治平度州民罗有良狱，误拟，大榕诉於京，刑部尚书胡季堂等往鞫，不直长麟。帝以防河有劳，特宽之。复以审拟滨州举人薛对元罪失实，褫职，留修城工。未几，授江苏巡抚。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擒治强暴，禁革奢侈，清漕政，斥贪吏，为时所称。

五十七年，调山西。入覲时，有市人董二诬告逆匪王伦潜匿山西某家，和坤於宫门前言，务坐以逆党。长麟至官，访悉某实董仇家，故倾陷，慨然曰：“吾发垂白，奈何灭人族以媚权相？”终反坐董二，和坤大忤。

调浙江，擢两广总督，加太子少保。整顿水师，擒获海盗。六十年，调署闽浙。会将军魁伦劾总督伍拉纳、巡抚浦

霖贪纵，并闽省库藏亏绌事，命长麟按治，未得实，诏切责，乃奏婪索纳贿状。伍拉纳故和珅姻戚，帝疑长麟瞻徇，并斥其平日沽名取巧，夺职，予副都统衔，赴叶尔羌办事。寻授库尔喀拉乌苏领队大臣，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减回子王公年班进京行李，以恤驿站。罢回民土贡。有边警，请调兵堵剿，诏以张皇斥之。

嘉庆四年，授云贵总督，调闽浙。五年，调陕甘。时教匪未靖，劝民筑堡团练，令川、陕、豫、楚交界处，一体仿行，募精壮难民入伍。督师败伍金柱於唐家河，又击於傅家镇。将军富成来援，战歿。复偕固原提督庆成击贼於沔阳乾沟河。六年，迭败高天德、马学礼於铁炉川、旧州铺、纲厂、武关，擒襄阳贼首马应祥，诏嘉奖。寻以副将萧福祿捕汧阳悄悄会匪，滥杀邀功，仁宗疑之，谕察得实，斥长麟徇庇，停其议叙。又以傅家镇之战，漫无筹措，致富成阵亡。七年，召回京，降署吏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兼都统。复命督两广，以母老留京。

八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兼管户部三库。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寻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命偕尚书戴衢亨察视南河。长麟至清江浦，闻安徽诸生包世臣习河事，亲访之，同视海口，实不高仰，用其说罢改道之议。与衢亨通筹河工，具得要领，帝嘉之。复偕衢亨清查两淮盐务，责盐政每年杂费悉报部覈销，以息浮议。

十五年，以目眚久在告，特诏解职。逾年，卒，谥文敏。

费淳，字筠浦，浙江钱塘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刑

部主事。历郎中，充军机章京。出为江苏常州知府，父忧去。服阕，补山西太原，擢冀宁道。累迁云南布政使，有惠政。以母老乞终养，丧除，起故官。六十年，擢安徽巡抚，调江苏。嘉庆二年，疏言：“淮、徐、扬三府属被水洼地，贵州县劝植芦苇，以收地利。应纳钱粮，即照芦课改折征输。”诏议行。调福建，复还江苏。四年，擢两江总督。

淳历官廉谨，为帝所重，两淮盐政征瑞与淳为姻家，免其回避。时南河比岁漫溢，淳以江督事繁，自陈未谙河务，乞免兼管，允之。命淳与总河详议河务工程，应行分办事具闻，帝密询漕督蒋兆奎等优劣，谕曰：“安民首在任贤，除弊必先去贪。汝操守虽优，察吏过宽。去一贪吏，万姓蒙福；进一贤臣，一方受惠。其悉心访闻，慎勿迎合朕意，颠倒是非。”淳具以实闻。有匿名讦告常州知府胡观澜者，下淳按治，疏纠观澜与江阴知县杨世绶勒派累民，得实，请严谴。诏斥不先劾，以平日廉洁，覆奏无徇隐，宽之。寻劾盐巡道彭翼蒙奢侈糜费，褫翼蒙职。复劾漕运总督富纲私受卫弁馈银，时富纲已调云贵总督，命吉庆严鞫。置诸法。漕运旗丁苦累，屡议加征调剂，偕漕督铁保疏陈：“原征随漕项下有款可拨，以裨运丁；又旗丁月米，令州县改给折色，应领运费，责粮道放给，以免层层剥削。”如所请行。

五年，邵家坝河工合龙，加太子少保。六年，以足疾乞归医治，允之，命毋解职。寻称足疾已瘳，若遵旨回籍，转涉欺蒙，诏嘉其得大臣体，赐内府药饵。七年，宿州土匪王潮名纠众戕官，檄镇将剿捕。事定，请於宿之南平集设抚民同知。裁宁国府同知，移驻其地，并调设营汛，从之。八年，

召授兵部尚书。时河决河南衡家楼，横溢张秋以南，由盐河入海，有妨漕运，命淳往勘治，於张秋西岸加宽裹头，东岸加高长堤，以防溜势北掣，南口趁汶水北注之势，引归河身；北口自大溜迤北，分导馀流，以资挽运；并仿南河刷沙法，制混江龙铁篦船以疏淤。明年，粮运过张秋无阻，降诏褒赉。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偕尚书长麟按问直隶藩司书吏侵冒钱粮狱，鞫实，论如律。

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管户部三库。十四年，以库银被窃，镌秩留任。已，复坐失察工部书吏冒领三库银，诏切责，削宫衔，左迁侍郎，调兵部。逾年，复授工部尚书。十六年，卒，复大学士，谥文恪，祀云南名宦。

百龄，字菊溪，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掌院阿桂重之，曰：“公辅器也！”督山西学政，改御史，历奉天、顺天府丞。百龄负才自守，不干进，遭回闲职十馀年。

仁宗亲政后，始加拔擢。嘉庆五年，出为湖南按察使，调浙江，历贵州、云南布政使。八年，擢广西巡抚。武缘县有冤狱，诸生黄万镠等为知县孙廷标诬拟大辟，百龄下车，劾廷标逮问，帝嘉之，赐花翎；洎定讞，特加太子少保。十年，调广东。南海、番禺两县蠹役私设班馆，羁留无辜，为民害，重惩之；劾罢纵容之知县王轼、赵兴武，严申禁令；诏予优叙。寻擢湖广总督。两湖多盗，下令擒捕，行以便宜，江、湖晏然。未几，王轼讦百龄在粤用非刑毙命，逼勒供应，临行用运夫二千馀名。总督那彦成疏劾，并及到湖北后，截留广

东会奏批摺。命吴熊光等按鞫，议褫职遣戍，帝原之，命效力实录馆。寻予六品顶戴，赴福建治粮饷，事竣，授汀漳龙道。擢湖南按察使，调江苏。以病归。病痊，授鸿胪寺卿，历山东按察使，就擢巡抚。

十四年，擢两广总督。粤洋久不靖，巨寇张保挟众数万，势甚张。百龄至，撤沿海商船，改盐运由陆，禁销赃、接济水米诸弊。筹饷练水师，惩贪去懦，水师提督孙全谋失机，劾逮治罪。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巡哨周严，遇盗辄击之沉海，群魁夺气，始有投诚意。张保妻郑尤黠悍，遣朱尔赉额、温承志往谕以利害，遂劝保降，要制府亲临乃听命。百龄曰：“粤人苦盗久矣！不坦怀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单舸出虎门，从者十数人，保率舰数百，轰炮如雷，环船跪迓，立抚其众，许奏乞贷死。旬日解散二万余人，缴炮船四百馀号，复令诱乌石二至雷州斩之，释其余党，粤洋肃清。帝愈嘉异之，复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子轻车都尉世职。

十六年，再乞病，回京，授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兼都统。未几，授两江总督。时河决王家营，上游绵拐山、李家楼并漫溢，论者谓河患在云梯关海口不畅，多主改由马港新河入海。百龄亲勘下游，疏言：“海口无高仰形迹，亦无拦门沙堤。其受病在上年挑河二段内积淤三千馀丈。又亲至马港口以下，见淤沙挑费更钜，入海路窄。二者相较，仍以修浚正河为便。并请加挑灶工尾以下河身，两岸接筑新堤，於七套增建减水坝，修复王营减坝，重建磨盘埽。”诏如议。百龄年逾六旬始生子，值帝万寿日，闻之，赐名扎拉芬以示宠异，勉其尽心治河。次年春，诸工先后竣，漕运渡黄较早，迭

加优赉，赐其子六品荫生。洪湖连年水涨，五坝坏其四，诏责急修。百龄以礼坝之决，由於河督陈凤翔急开迟闭，以致棘手，奏劾之。凤翔被严谴，诉道厅请开礼坝时，百龄同批允；又许淮扬道朱尔赓额为百龄所倚，司苇荡营有弊。言官吴云、马履泰并论其举劾失当，命松筠、初彭龄往按。帝意方向用，议上，专坐朱尔赓额罪，以塞众谤。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

十九年，初彭龄奉命赴江苏同查亏帑，议不合。彭龄为所掣，恚甚，遂刻百龄受盐场税关馈遗，按之未得实，彭龄坐诬被谴。会盐运使廖寅捕逆犯刘第五，部鞫为伪。百龄亦坐失入，褫宫衔，罢协办大学士。江南莠民散布逆词，连及百龄，严诏责捕。二十年，获首、从方荣升等百五十人，并抵法，复宫衔，封三等男爵，兼署安徽巡抚。是年冬，病甚，命松筠往代，卒於江宁。帝闻，悼惜，诏复协办大学士，遣侍卫赐奠，许枢入城治丧。将遣皇子奠醊，既而以江北灾民未能抚恤，停其奠醊，仍赐祭葬如例，谥文敏。子扎拉芬，袭男爵。

伯麟，字玉亭，瑚锡哈哩氏，满洲正黄旗人。由翻译举人授兵部笔贴式，擢右春坊右赞善，累迁内阁学士。乾隆五十七年，授盛京兵部侍郎，寻授山西巡抚。

嘉庆九年，擢云贵总督。十年，缅甸与暹罗属夷戛于腊构衅，求助於孟连土司刀派功，往援遇害，失其印。伯麟以刀派功祸由自取，惟责暹罗缴所得印。十一年，缅甸请预期纳贡。伯麟知其与暹罗构兵，为求助地，却之。后缅甸为戛

于腊所败，果来乞援，伯麟拒勿应，戛于腊旋亦败走。缅兵次车里土司界，严兵守边，移檄训戒，缅兵遂退。迤南江外倮匪入边劫掠，遣普洱镇总兵那林泰剿平之。十三年，缅甸四大万头目来请十三板纳地，伯麟责其冒昧，谕以十三板纳为九龙江土司所辖，俱属内地，毋生觊觎，诏嘉其得体。十四年，入觐，赐花翎。

十七年，腾越边外野寨头目拉干出扰，遣兵擒之。缅宁、腾越要隘旧设土练一千六百名，久废，规复其制，给旷土耕种。僧铜金从倮夷李文明为乱，已悔罪投诚，更姓名为张辅国，充南兴土目；至是复勾结倮众侵扰，伯麟赴缅宁督土司会剿。十八年正月，进逼南兴，破其巢，辅国就戮，边境肃清。增设腾越镇马鹿塘、大坝二汛。

二十二年，临安边外夷人高罗衣自称窝泥王，伪署官职，纠众万馀，攻杀土目龙定国，扰瓦渣、溪处两土司境，渡江窥伺内地，伯麟亲往剿平之。议定善后条规，使各土司绥靖夷民，以安反侧。叙功，加太子少保。寻命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二十三年，罗衣从侄高老五窜藤条江外复为乱，扰及郡城。督师剿擒之，余党悉歼。增设临安江内东、西两路要隘塘汛官兵，以江外烟瘴最盛，降夷就抚，裁撤留防兵练。二十五年，召授兵部尚书，兼都统。复疏陈滇、黔边务六事，如议行。

道光元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寻以年老休致，仍充实录馆总裁。三年，万寿节，与十五老臣宴。逾年，卒，谥文慎。

伯麟任边圻凡十六年，廉洁爱民，士林尤感戴之。还朝

后，以旗人生计为忧，疏陈调剂事宜，深中利弊。论者谓有名臣风。

论曰：“仁宗倚畀疆臣，膺重寄者，多参揆席。书麟、吉庆并勤劳军事，而尽瘁辱身，有幸不幸焉。长麟、费淳先后治吴，一严一宽，才德互有优绌。百龄号能臣之冠，机牙锋锐，凌轹一时，晚节乃招物议。如伯麟之安边坐镇，遗爱不涇，识量岂易及哉？

卷三百四十四

列传一百三十一

勒保 额勒登保 胡时显 德楞泰

勒保，字宜轩，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温福子。由中书科笔帖式充军机章京。乾隆三十四年，出为归化城理事同知。坐事当褫职，高宗以温福方征金川，特原之。授兵部主事，仍直军机处。累迁郎中，出为江西赣南道，调安徽庐凤道。以母忧去官，命为库伦办事章京。四十五年，充办事大臣。累擢兵部侍郎，仍留库伦。五十年，内召。未几，授山西巡抚。五十二年，署陕甘总督，寻实授。五十六年，大军征廓尔喀，治西路驼马、装粮、台站，加太子太保。

初，安徽奸民刘松以习混元教戍甘肃，复倡白莲教，与其党湖北樊学明、齐林，陕西韩龙，四川谢添绣等谋不轨。五十九年，勒保捕刘松诛之，而松党刘之协、宋之清传教於河

南、安徽。以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煽动愚民，事觉被捕。诏诛首恶，赦馀党，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之协远扬不获，各省大索，官吏奉行不善，颇为民扰。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荆州、宜昌株连数千人，川、楚民方以苗事困军兴，无赖者又因禁私盐、私铸失业，益仇官，乱机四伏矣。

六十年，勒保调云贵总督。湖南、贵州苗疆不靖，福康安督师进讨，勒保赴军，安抚正大、铜仁、镇远降苗，并治军需。云南威远保匪扰边，勒保将赴剿，会保匪即平，福康安、和琳相继卒於军，命偕明亮、鄂辉接办军务，未至，而湖北教匪炽，蔓延川、陕。林之华、覃加耀踞长阳黄柏山，福宁攻之不克，勒保往会剿，嘉庆二年春，连战败之。方乘胜薄其巢，而贵州南笼仲苗王囊仙等叛，诏勒保督师讨之。王囊仙者，洞洒寨苗妇，当丈寨韦七绺须，以囊仙有幻术，推为首。分遣其党大王公、李阿六、王抱羊围南笼府，及府属之永丰、黄草坝、捧乍、新城、册亨，安顺府属之永宁、归化诸城。册亨陷，滇、黔道梗。三月，勒保至，令总兵德英额、札郎阿、袁敏分守东、西、北三路。其南际滇、粤，咨两广总督吉庆、云南巡抚江兰防之；自率按察使常明、副将施缙，进克关岭。抵永宁，副将巴图什里已解其围，都司周廷翰援归化，围亦解。会提督珠隆阿击永丰，自率总兵张玉龙、七格，解新城围，进至南笼，围始解。诏嘉南笼固守，赐名兴义。遣常明、施缙解黄草坝围。贼悉众围捧乍、永丰益急，分兵援之，先解捧乍围，自率常明、施缙攻洞洒、当丈贼巢。贼纵火自焚，都司王宏信、千总洪保玉冒烈焰入，擒王囊仙、韦七绺须，旋解永丰围。吉庆亦自广西至，复册亨。

六月，仲苗平，诏改永丰曰贞丰，锡封勒保一等侯爵，号曰威勤。

九月，调湖广总督。时川、楚贼氛愈炽，立青、黄、蓝、白、线等号，又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伪称。先命永保总统诸军，易以惠龄，又易以宜绵，皆不办；至是宜绵荐勒保以自代，允之。三年正月，至四川梁山，贼曾柳起石坝山，而白号王三槐、青号徐天德、蓝号林亮工诸贼聚开县。勒保先破石坝山，斩曾柳，诏嘉为入川第一功。调授四川总督。三槐走达州，与蓝号冉文俦合，惟亮工仍在开县之开州坪，勒保令副都统六十七、总兵富森布剿之；亲追三槐，九战皆捷。贼走巴州，掠阆中、苍溪而西，追之急，复东入仪陇。勒保以贼踪靡定，所至裹胁，乃画坚壁清野策，令民依山险扎寨屯粮，团练乡勇自卫。贼由仪陇趋孙家渠，欲与白号罗其清合。偕惠龄、恒端截剿，三槐南窜渠县，文俦遁入其清寨。勒保留惠龄、恒瑞剿孙家渠，仍亲蹙三槐。五月，三槐犯大竹，分窜梁山、垫江、新宁，东奔开县，亮工出为犄角，击走之，斩其党林定相。天德来援，败之，擒其党张洪钧，天德奔新宁。三槐与冷天禄踞云阳安乐坪，进围之。七月，诱三槐降，擒之，械送京师，诏晋封公爵。

天禄尽有三槐之众，负隅抗拒，围攻久不下；黄号龙绍周、龚建、樊人杰来援，击却之。十月，天禄粮尽，诡请降，夜突营，大为所挫，寻走新宁。四年正月，天德为额勒登保所败，亦窜新宁仁市铺，与黄号王光祖合。偕额勒登保夹击，天德走垫江，天禄走忠州。勒保令额勒登保截击天德，总兵百祥追天禄，自率大军策应。仁宗以前此诸军事权不一，特

授勒保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勒保以贼势重在四川，请暂驻梁山、大竹等处督师。寻破天德，天禄分窜邻水、长寿，复败之，天禄为额勒登保所歼。二月，移驻达州。疏言扎寨团练，行之四川有效，请通行於湖北、陕西、河南；又言安民即以散贼，请各省被贼之区，蠲免今岁应征钱粮；并如议行。四月，追剿天德、绍周、建、人杰及张子聪等，贼遁开县东乡。旋分窜竹峪关、渡口场，意图入陕。五月，子聪勾合蓝号冉天元北窜，遗额勒登保兜击，逼回川境。子聪窜通江，蓝号包正洪窜云阳，青号王登廷窜东乡，天德、绍周、建、人杰及线号龚文玉，白号张天伦窜大宁老林，勒保檄调诸军分剿。六月，总兵朱射斗歼正洪於云阳；七月，德楞泰擒文玉於大宁；八月，提督七十五擒建、人杰於开县：贼势寢衰矣。

会治饷大臣福宁劾勒保月饷十二万两，视他路为多，所办贼有增无减；而天德复由大宁阑入湖北境，总督倭什布飞章告警。诏褫职，命尚书魁伦赴川勘问，以额勒登保代为经略。勒保能得军心，而八旗兵素骄，稍裁抑之，遂腾蜚语，及就逮，所部将士为之讼冤。魁伦窥帝怒不测，未以上闻，稍为申辨糜饷纵贼罪，卒坐以明亮、恒瑞不听调度；副都统讷音兵哗哄，不据实参奏；又贼犯楚境不即驰报，玩视军务，论大辟。帝念前功，改为斩监候，解部监禁。

五年春，额勒登保等剿贼陕西，魁伦专任川事，而将士不用命。天元、子聪合黄号徐万富、青号汪瀛、线号陈得俸，渡嘉陵江，魁伦退守潼河，事闻，起勒保赴川。三月至，贼已越潼河，赴中江截剿，连败之，诏逮魁伦，授勒保四川提

督，兼署总督。时德楞泰已大破贼於马蹄冈，冉天元、陈得俸、雷世旺先后殄灭；合剿汪瀛於嘉陵江口，擒之。四月，击败高天升、马学礼，贼遁甘肃番境，五月，复犯龙安，罢提督，专任总督。六月，贼北走甘肃，遣副都统阿哈保追之，自率兵剿川东、川北诸贼。七月，与德楞泰合击白号苟文明、鲜大川於岳池新场，败之，大川走死，实授总督。

八月，白号贼与青号赵麻花合，进击，歼其党汤思举。麻花复合王珊向陕境，欲迎天德入川。勒保截之於江口，毙麻花，珊亦为德楞泰所诛。十二月，蓝号李彬、白号杨开第、黄号齐国谟自巴州窜仪陇，德楞泰击毙国谟，勒保亦斩开第，独彬遁走。六年正月，移师川东，败蓝号杨步青於大宁，而樊人杰、徐万富含蓝号王士虎、冉天士扰广元、苍溪。遣阿哈保往援，贼伪向仪陇，阴沿嘉陵江南下，欲潜渡；驰至南部与阿哈保合击，歼万富。二月，蓝号张士龙窜巴州，遣七十五击斩之；自击蓝号陈朝观、白号魏学盛，败之巫山、云阳间。贼北窜入陕、楚界，追至竹山。六月，贼回窜东乡，击败之，擒青号何子魁，歼蓝号苟文明、鲜俸先。七月，又擒徐天寿、王登高。八月，白号高见奇合魏学盛窜广元，邀击之，追至通江。适蓝号冉学胜自老林至与合，乘夜攻之，擒学胜。诏封三等男。九月，见奇、学盛分窜南江及陕西西乡。勒保抵南江，闻李彬方掠巴州、苍溪，恐逾嘉陵江，亟往，贼已东窜通江；乃移兵大竹，剿汤思蛟、刘朝选，追至太平，擒其党萧焜。

是冬，偕额勒登保、德楞泰疏言：“剿匪大局已定，请酌撤官兵。”诏以“臣贼未尽除，遽思将就了事”，严斥之。七

年正月，复疏言：“川省自筑寨练团，贼势十去其九。拟分段驻兵，率团协力搜捕馀匪；遣熟谙军事之道、府、正、佐各员，分专责成。兵力所不到，民力助之；民力所不支，兵力助之：庶贼无所匿。”诏如议行。是月，擒青号何赞於忠州。二月，李彬窜南江，为建昌道刘清所擒。三月，张天伦、魏学盛扰川北，遣总兵田朝贵往剿，不利；亲率罗思举等继进，大败贼於巴州，天伦、学盛并就歼。五月，遣罗声皋、达斯呼勒岱剿擒白号虔向瑶；总兵张绩剿青号，擒徐天培；田朝贵剿蓝号，歼杨步青。七月，刘朝选纠青、蓝、黄号残匪窜大宁，勒保遣将击之，罗思举擒朝选，达斯呼勒岱歼赖飞陇，诏晋一等男。十月，罗思举擒张简，而汤思蛟败窜亦就获。十一月，思举擒黄号唐明万。时川中著名逆首率就擒歼；馀匪窜老林，不复成股。在陕、楚者亦多为额勒登保、德楞泰所歼。十二月，合疏驰奏蔽功，晋封一等伯爵，仍以“威勤”为号。

八年，搜捕馀匪，擒白号苟文富、宋国品、张顺，青号王青，招降黄号王国贤，偕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奏肃清。未几，陕西南山馀孽复起，至九年八月始平。十年，入觐，诏曰：“自嘉庆四年，勒保在川省令乡民分结寨落，匪始无由焚劫，且助官军击贼。其后陕、楚仿行，贼势乃促。今三省阊阎安堵，实得力此策为多。加太子太保、双眼花翎，回镇四川，与民休息。”时解散乡勇，令入伍为安。

十一年秋，陕西宁陕镇新兵倡乱，遣总兵唐文淑往援剿，叛将浦大芳缚首逆乞降，德楞泰受之。勒保奏劾：“叛兵罪重於逆匪，率以纳降。不知畏威，安能悔罪？他兵从而生心，益

骄难制。”帝韪其言，命赴陕西会治善后事宜。寻闻四川绥定新兵亦叛，桂涵捕擒首逆，磔之，馀党并论如律。十三年。凉山夷匪扰马边厅，剿平之。十四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十五年，召来京供职。坐在四川隐匿名揭帖未奏，降授工部尚书，调刑部。十六年，出为两江总督。寻内召。复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改兵部，授领侍卫内大臣。十八年，充军机大臣，兼管理藩院。十九年，以病乞休，食威勤伯全俸。二十四年，卒，诏赠一等侯，谥文襄。

勒保短小精悍，多智数。知其父金川之役以刚愎败，一反所为，寄心膺於诸将帅，优礼寮属，俾各尽其长，卒成大功。晚入阁，益敛锋芒，结同朝之欢，而内分泾、渭。既罢相，帝眷注不衰，命皇四子瑞亲王娶其女，以恩礼终。

子九，长英惠。科布多参赞大臣，袭三等威勤侯，卒；孙文厚，嗣爵。第四子英绶，工部侍郎；孙文俊，江西巡抚。

额勒登保，字珠轩，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世为吉林珠户，隶打牲总管。乾隆中，以马甲从征缅甸大小金川，累擢三等侍卫，赐号和隆阿巴图鲁，乾清门行走。四十九年，剿甘肃石峰堡回匪。五十二年，平台湾。叠迁御前侍卫。五十六年，从福康安征廓尔喀，摄驻藏大臣。攻克擦木贼寨，七战七胜，抵帕朗古河，班师殿后，加副都统衔。论台湾、廓尔喀功，两次图形紫光阁。寻授副都统兼护军统领，擢都统。

六十年，贵州松桃苗石柳邓、湖南永绥苗石三保相继叛，陷乾州。福康安视师，请额勒登保偕护军统领德楞泰率巴图

鲁侍卫赴军。至则松桃围已解，石柳邓逸入石三保黄瓜寨中。额勒登保由松桃进攻，解永绥围，克黄瓜寨。攻贼首吴半生於苏麻寨，克西梁；半生遁高多寨，擒之：授内大臣。又获乾州贼目吴八月，馀党据平陇，进抵长吉山，败之。嘉庆元年，福康安卒，和琳代。时石三保就擒，石柳邓在平陇，乃进兵复乾州，赐花翎，署领侍卫内大臣。秋，和琳卒於军，统兵者惟额勒登保、德楞泰及湖南巡抚姜晟三人。诏将军明亮、提督鄂辉往会剿。十月，克平陇，石柳邓遁踞养牛塘山梁，分兵克之。十二月，斩石柳邓，苗缚吴八月子廷义以献。军事告竣，诏嘉其功最，锡封威勇侯，赐双眼花翎。

二年，移师剿湖北教匪。时林之华、覃加耀踞长阳黄柏山，地险粮足，总督福宁攻之久不下。三月，额勒登保至，克四方台。贼遁鹤峰芭叶山，其险隘曰大垭口，六月克之。贼窜宣恩、建始，分兵三路进，十月，毙之华於大茅田，而加耀遁施南山中，寻窜长乐朱里寨，三而悬崖，惟东南一径。十二月，遣死士缒登，掘地雷火药轰之，贼争走，坠崖，坑谷皆满。惟加耀偕贼二百遁，踞归州终报寨。诏斥额勒登保纵贼，降三等伯爵。三年春，加耀始就擒，仍以葺事缓，夺爵职、花翎，予副都统衔，命赴陕西协剿襄匪高均德、姚之富、齐王氏等。会李全自盩厔至蓝田，欲与诸贼合，击走之。姚之富、齐王氏失援，遂为明亮、德楞泰所歼。进剿均德於两岔河，贼分窜商州、镇安。四月，赴荆州会剿张汉潮，败之竹山，蹙追，由陕西入四川。九月，击汉潮於广元，擒其子正澹。与德楞泰等合剿川匪罗其清。其清踞营山之箕山，已为德楞泰所破，窜大鹏寨。额勒登保与德楞泰、惠龄、恒瑞

四路进攻，十月合围。其清突走青观山，树栅距险。额勒登保鉴於黄柏山、芭叶山顿兵之失，议主急攻，亲逼栅前，席地坐，令杨遇春督兵囊土立营，且战且筑，诸军继之，攻击七昼夜。贼不支，窜渡巴河，踞遂风寨废堡。德楞泰同至，围之数重，势垂克，薄暮，忽传令撤围。贼倾巢夜溃，迟至黎明始驰追，贼四路逃窜，至方山坪已散尽，获其清於石穴，逸匪数日内并为民兵擒献。是役，贼趋绝地，无外援，开网纵之，饥疲就缚，士卒不损，竟全功焉，复花翎。十二月，追徐天德、冷天禄於合州。

四年春，诏以勒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与明亮同授副都统为参赞。三月，追冷天禄於大竹，闻萧占国、张长庚由阆州窜营山，回军迎击。贼踞黄土坪，临江负山，令总兵朱射斗绕出鸡猴寨，截其西；自率杨遇春由东袭攻城隍庙，贼西走，为射斗所扼，夹击，歼其半，越山窜走尚数千。乘夜围击於谭家山，陨崖死及生擒几尽，斩占国、长庚。有冒难民逃出者，投冷天禄，述兵威，天禄曰：“我曾於安乐坪破经略兵数万，何惧此乎？”时踞岳池，距大军不远，天禄遣大队先行，自率悍党八百殿后。额勒登保冒雨由间道进至广安，令穆克登布据石头堰以待，杨遇春潜出贼后；自将索伦劲骑冲之，贼死斗，天禄毙於箭。次日，迫其大队於石荀河，斩溺过半，先渡者追歼之。旬日间连殄三剧贼，叠诏嘉赉，先封二等男爵，晋一等。四月，追剿白号张子聪於云阳，子聪纠合黄号樊人杰、线号萧焜、卜三聘等，叠败之寒水坝。贼稍散。五月，子聪复合冉天元窥陕境，扼御之。子聪窜通江，追败之於苟家坪，又败天元於木老坝。七月，天元窜镇龙关，欲

与王登廷合，登廷屯马鞍寨，击走之。穷追至大竹、东乡，援贼麇至，分兵进击，擒斩甚众，仍蹑登廷。

额勒登保战绩为诸军最，湖北道员胡齐仑治饷馈送诸将，事发，独无所受，诏嘉其“忠勇公清，为东三省人杰”。八月，勒保以罪逮，命代为经略，授领侍卫内大臣，补都统。疏陈军事曰：“臣前数年止领一路偏师，今任经略，当筹全局。教匪本属编氓，宜招抚以散其众，然必能剿而后可抚，必能堵而后可剿。从前湖北教匪多，胁从少；四川教匪少，胁从多。今楚贼尽逼入川，其与川东巫山、大宁接壤者，有界岭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川、陕交界，自广元至太平，千馀里随处可通，陕攻急则入川，川攻急则入陕，是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川东、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馀皆崇山峻岭，居民近皆扼险筑寨，团练守御；而川北形势更便於川东，若能驱各路之贼逼川北，必可聚而歼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但使所至堡寨罗布，兵随其后，遇贼迎截夹击，以堵为剿，事半功倍，此则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陕、楚，晓谕修筑，并定赏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贼。至从征官兵，日行百十里，旬月尚可耐劳，若阅四五年之久，骡马尚且踣毙，何况於人？续调新募者，不习劳苦，更不如旧兵。臣一军尚能得力者，以兵士所到之处，亦臣所到之处；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将弁以及士卒，无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尽然。近日不得已，将臣兵与各提镇互相更调，以期人人精锐。”又言：“军中出力人员，应随时鼓励，令各路领兵大员，自行保奏，以免咨送迟延。”帝并韪之。

时徐天德败於湖北，折回川东，渐衰弱；而王登廷与冉

天元、苟文明合阮正潞窜广元，贼势重在川北。九月，率杨遇春歼正潞於云雾山。十一月，登廷、天德、天元及樊人杰会合抗拒，叠战於巴州何家院、东君坝，擒贼目贾正举、王国安，追至苍溪猫儿垭。额勒登保以天元善战，令杨遇春、穆克登布合左右翼力击。穆克登布轻进，为天元所乘，伤亡甚众；贼萃攻经略中营，血战竟夜，贼始退，次日，登廷在南江为乡团所擒。额勒登保以实闻，诏嘉其不讳败，不攘功，不愧大臣。天元窜开县，额勒登保病留太平，遣杨遇春、穆克登布追之。将与德楞泰夹击，而杨开甲、辛聪、王廷诏、高天升、马学礼诸贼以川北守御严，无所掠，乘间由老林窜陕西城固、南郑，提督王文雄不能御，前路贼且入甘肃。额勒登保疏请以川事付魁伦、德楞泰，自力疾赴陕，而德楞泰先已西行赴援，不及回军。

五年春，天元纠胁日众，乘魁伦初受事，遂夺渡嘉陵江，朱射斗战死。未几，潼河复失守，川中震动。诏逮魁伦，起勒保与德楞泰同办川贼，责额勒登保与那彦成专剿陕贼。时那彦成破南山馀贼於陇山、伏羌，德楞泰追王廷诏、杨开甲於成县。额勒登保亦至，乃令德楞泰回川西，自与那彦成分三路，遏贼入川及北窜之路。杨遇春、穆克登布破张天伦於岷州，庆成等破张世龙於洮河。廷诏、开甲合犯大营，击走之，分兵追贼。大军移剿高天升、马学礼，迭败之，贼逾渭北窜，寻要之於巩昌，又要廷诏、开甲於岷州。诸贼并逼回渭南，而张世龙等走秦州，将趋北栈。留那彦成追高、马二贼，自率杨遇春、岱森保回陕，令王文雄及总兵索费英阿等分扼南北栈。张汉潮已为明亮所歼，馀党留陕者纠合复众。张

世龙、张天伦为大兵所驱，窜滇安，皆注汉北山中，东向商、雒，贼复蔓延。严诏诘责，召那彦成回京。闰四月，额勒登保率杨遇春连败贼於商、雒、两岔河，令遇春扼龙驹寨，使不得犯河南。贼乃回窜，留后队缀官军，连破之洵阳大、小、中溪，设伏溪口，擒斩三千馀，毙蓝号刘允恭、刘开玉，於是汉潮馀党略尽，晋封三等子。杨开甲、辛聪、张世龙、张天伦、伍金柱、戴仕杰等皆西窜。五月，令杨遇春等追击金柱等於汉阴手扳崖，阵毙贼目庞洪胜等。进攻杨开甲等於洋县茅坪，贼踞山巅，诱之出战，伏兵绕贼后夹击，阵斩开甲。六月，贼窜甘肃徽县、两当，蓝号陈杰偷越栈道，擒之。八月，遇春斩伍金柱於成县，毙宋麻子於两当，贼复回窜陕境。疏陈军事，略谓：“贼踪飘忽，时分时合，随杀随增，东西回窜，官军受其牵缀，稍不慎即堕术中，堵剿均无速效，自请治罪。”又言：“地广兵单，请将防兵悉为剿兵，防堵责乡勇，促筑陕、楚寨堡以绝掳掠。”温诏慰劳，以剿捕责诸将，防堵责疆吏，分专其任。会贼逼武关，截击走之。

六年春，奏设宁陕镇为南山屏障，如议行。二月，杨遇春奉擒王廷诏於川、陕交界鞍子沟，擒高天德、马学礼於宁羌龙洞溪，三贼皆最悍。诏晋二等子，复双眼花翎。时贼之著者，陕西冉学胜、伍怀志，湖北徐天德、苟文明，四川樊人杰、冉天泗、王士虎等，尚不下十馀股。四月，剿学胜於渭河南岸，又蹙之於汉南，贼遁平利。张天伦纠合五路屯洵阳高塘岭、刘家河，令杨遇春击走之。五月，穆克登布擒伍怀志於秦岭。七月，遇春擒冉天泗、王士虎於通江报晓垭，徐天德、冉学胜并为他师所歼；而姚之富子馨佐及白号高见奇、

辛斗等方扰宁羌，督诸将进剿，逼入川北。九月，总兵杨芳等擒辛斗於通江。十月，丰伸、桑吉斯塔尔擒高见奇於达州。於是贼首李元受、老教首阎天明等各率众降，贼势穷蹙。条上搜捕事宜，诏嘉奖，晋封三等伯。十一月，苟文明合各路残匪窜阶州，裹胁复众，回窜广元、通江。十二月，败之於瓦山溪，文明窜开县大宁。七年正月，斩黄号辛聪於南江，文明由西乡偷渡汉江。额勒登保自请罪，隆一等男，诏以川匪责德楞泰、勒保等，额勒登保兼西安将军，仍专办陕贼。二月，文明窜入南山，与宋应伏、刘永受合，督师入山搜剿。六月，歼其众於龚家湾，文明仅以身免，刘永受潜遁，为乡民所歼。七月，歼文明於宁陕花石岩，晋一等伯。疏陈军事将竣，请撤东三省及直隶、两广兵，远地乡勇分别遣留。遂穷搜南山余匪，八月，擒苟文齐，毙张芳。赴平利与德楞泰会剿楚匪，五战，擒斩过半。十月，毙青号熊方青於达州，尽歼竹溪股匪。十一月，令穆克登布追贼通江铁铮台，擒景英、蒲添香、赖大祥，及湖北老教首崔连乐，晋三等侯。著名匪首率就歼，零匪散窜老林。十二月，疏告蒞功，诏嘉额勒登保：“运筹决策，悉中机宜，躬亲行阵，与士卒同甘苦，厥功最伟。”晋封一等侯，世袭罔替，授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赐用紫缰。余论封行赏有差。

八年春，留陕搜捕，擒姚馨佐、陈文海、宋应伏等於紫阳。穆克登布遇伏战歿。六月，移师入川，擒熊老八、赵金友於大宁，熊老八即戕穆克登布者。疏陈善后事宜：“各省酌留本省兵勇：四川一万二千，湖北一万，陕西一万五千，分布要地。随征乡勇有业归籍，无业补兵，分驻大员统率。”七

月，驰奏肃清，命暂留四川经理善后。编阅陕、楚营卡事竣，振旅还京。十二月，至，行抱见礼於养心殿，奖赉有加，命谒裕陵。

九年春，因前遭母忧不获守制，补持服。寻命赴四川偕德楞泰歼馀孽。十年，回京。总理行营，充方略馆总裁。八月，上幸盛京，额勒登保以病不克从，谒陵礼成，特诏加恩晋三等公爵。是月，卒於京师，年五十八。上闻震悼，回銮亲奠，御制《述悲诗》一章。於地安门外建专祠，曰褒忠，谥忠毅，命吉林将军修其祖墓立碑焉。

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由是晓畅战事。天性严毅，诸将白事，莫敢仰视。然有功必拊循，战胜亲饷酒肉，赏巨万不吝，人乐为用。尝谓诸将曰：“兵条条生路，惟舍命进战是一死路；贼条条死路，惟舍命进战是一生路。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一法。追贼必穷所向，不使休息。师行整伍，仓卒遇贼，即击。每宿，四路侦探；临敌，矢石从眉耳过，勿动。”於同列不忌功，亦不伐己功，尤严操守。凯旋过卢沟桥，他将輜重累累，独行李萧然，数骑而已。歿时，子谟尔赉额生甫数月，帝临奠，抱置膝上，命袭侯爵，寻殇，以侄哈郎阿嗣，承袭一等威勇侯，自有传。

额勒登保不识汉文，军中章奏文牒，悉倚胡时显。

时显，字行偕，江苏武进人。少因科举。乾隆中，侍郎刘秉恬治金川粮饷，从司文牒独勤。荐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和珅用事，数与抗，出为广东雷州知府，以亲老乞留。寻从福康安征苗有功，赐花翎。洎额勒登保剿教

匪，从赞军务，刚直无所徇，额勒登保能容之。每日跨马与诸将偕，或有逗留，辄叱之。遇贼务当其冲，诸将无敢却者。回营后，凡战地曲折夷险，粮运断续，器仗敝坏，兵卒劳饥，及贼出没情状，诸将功过，一一言之。军中敬畏时显与经略等。陈奏战事必以实，上嘉经略，并嘉时显。猫儿垭之战，及擒王登廷，章奉不欺，特赐三品卿衔。在军凡五年，累擢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以劳卒於兴安军次，赠光禄寺卿，赐祭葬。

德楞泰，字惇堂，伍弥特氏，正黄旗蒙古人。乾隆中，以前锋、蓝翎长从征金川、石峰堡、台湾，皆有功，累迁参领，赐号继勇巴图鲁。五十七年，从福康安征廓尔喀，冒雨涉险，攻克热索桥贼寨。加副都统衔，图形紫光阁。寻授副都统，迁护军统领。

六十年，率巴图鲁侍卫从福康安征湖南苗，与额勒登保并为军锋。福康安既解松桃、永绥围，高宗悦，将待以不次之赏，於是德楞泰建议深入苗地为犁庭埽穴计。苗酋吴半生踞大乌草河以抗，大兵连克沿河诸寨，渡河抵盛华哨。苗於山半立木城，坚甚，断其汲路，火攻克之，又克古丈坪，进攻摩手寨，由间道出寨后，夺据石城，遂偕额勒登保擒半生，授内大臣。进攻鸭保寨，克木城、石卡三十馀，又克天星寨木城七，石卡五，擒贼目吴八月。

嘉庆元年，福康安、和琳相继卒於军，先克乾州，又从将军明亮克平陇，擢御前侍卫，署领侍卫内大臣。克险隘养牛塘山梁，贼首石柳邓就歼，苗疆略定，锡封二等子爵，赐

双眼花翎。二年，命偕明亮移军四川剿教匪。时贼首徐天德、王三槐踞重石子、香炉坪，南曰分水岭，北曰火石岭，贼卡林立，进战，夺岭，三槐扑营受创逸。五月，破重石子，明亮亦破香炉坪，追歼教首孙士凤。会襄阳贼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等窜入四川，与徐、王二匪合屯开县南天洞，击破之，贼分走云阳、万县。云阳教首高名贵欲与天德合，以计擒之，尽歼其众於陈家山。七月，齐王氏等由奉节、巫山东走湖北，与明亮绕出宜昌迎剿，贼南趋，留明亮屯宜昌；自赴荆州解远安围。八月，贼犯荆门、宜城，往援之，会总督景安以索伦劲骑至，合剿大捷，二城得全。贼欲北窜河南，扼要隘，斩贼目袁万相等，截回湖北，赐紫缰。九月，歼贼於房县、竹溪、竹山，贼走陕西平利，图入川东，败之树河口。贼北走紫阳，又合白号高均德，西走汉中。十一月，贼窥渡汉江，令副都统乌尔图纳逊突击於江滨，窜入川境。

三年正月，均德复扰陕西褒城，与明亮夹击，连败之於洋县、城固、洵阳。齐王氏、姚之富方窜广元宁羌山中，乘虚由石泉渡汉，与均德合，东走汉阴。诏斥明亮战不力，褫其职；嘉德楞泰每战在前，责速剿。三月，与明亮追齐、姚二匪，由山阳至郧西，日行百七十里，连破之於石河、甘沟，乡勇遏其前，贼无去路。踞三岔河左右，两山尽锐，围攻悉歼之。齐王氏、姚之富投崖死，传首三省。均德由镇安窜雒南，败之两岔河，余贼与李全、张天伦合。五月，又败之五郎庙，均德走宁羌、广元，合龙绍周、冉文俦踞渠县大神山，有众二万。诏斥纵贼，夺爵职，留副都统衔。七月，偕惠龄、恒瑞攻克大神山，贼窜营山，蹙之黄渡河。均德中枪，逸入

箕山坪，与罗其清合。箕山围径百馀里，三面陡绝，惟东南有路可通。徐天德、王登廷、樊人杰踞凤凰寺，阻粮道，与为犄角。八月，克凤凰寺，贼奔箕山，负固不下。十月，分三路进攻，克之。其清退踞大鹏寨，额勒登保自阆中来会剿。十一月，贼被攻急，乘夜雨扑营。德楞泰侦知之，潜伏贼寨南门，梯而登，火其寨；额勒登保等亦袭破西门，歼其清父从国；合兵穷追，擒其清於巴州方山坪，复花翎。冉文俦窜踞东乡麻坝，乘除夕大破之於通江。

四年元旦，生擒文俦，尽歼其众，予一等轻车都尉。经略勒保疏陈诸将惟额勒登保、德楞泰尤知兵，得士心，诏德楞泰专剿徐天德。天德与冷天禄窜涪州，冒难民入鹤田寨，击走之，又败之於开县。三月，天德自大宁北趋，追及於太平；又遇龙绍周、唐大信等，迭击之，贼不得犯陕境。既而天德入大宁老林，与绍周、大信及樊人杰、龚建、卜三聘、张天伦、辛聪等合，牵缀大军。天德、建窜太平山箐，令赛冲阿分兵击之；自击人杰、绍周、大信、天伦於安康、紫阳，连破之，驱入川东，遂犯湖北。七月，线号龚文玉亦自夔州至，分兵追剿，擒文玉、三聘於竹溪，加予骑都尉世职。八月，命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楞泰为参赞，赴兴山截击天德，逼回川东；蹙追天伦及聪等入陕。十月，高均德改名郝以智，率贼万，踞高家营，欲由白河窥渡汉。绍周及冉天元窜放马场，欲趋紫阳。率赛冲阿、温春回援，先破放马场，进攻高家营，擒均德，槛送京师，晋封二等男爵。十一月，进兵川北，歼白号张金魁於通江，擒其党符曰明等於广元。十二月，追鲜大川、苟文明至川东，贼晌大兵俱在川境，遂先后窜陕、甘。

五年正月，偕额勒登保分路抵秦州，而冉天元纠合徐万富、汪瀛、陈得俸、张子聪、雷世旺众五万，遽乘间渡嘉陵江，分扰南部、西充，魁伦不能制，诏促德楞泰回援。二月，天元踞江油新店子，乃由间道进剿。贼分四路迎战，锐甚，赛冲阿、温春深入被围；自驰援，夹击竟日，杀伤相当，擒得俸，斩冉天恒，皆悍贼也。转战连夺险隘。三月，天元屯马蹄冈，伏万人火石垭后。德楞泰令赛冲阿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攻龙子观，自率大队趋马蹄冈，过贼伏数重始觉。俄伏起，八路来攻，人持束行、湿絮御箭铙，鏖斗三昼夜，贼更番迭进，数路皆挫败。德楞泰率亲兵数十，下马据山巅，誓必死。天元督众登山，直取德楞泰，德楞泰单骑冲贼中坚，将士随之，大呼奋击，天元马中矢蹶，擒之，贼遂瓦解。乡勇亦自山后至，逐北二十馀里，擒斩无算。天元雄黠冠川贼，专用伏以陷官军，至是五日四战，致死决胜负，血战破之，群贼夺气，诏晋三等子。是月，复大破贼於剑州，又破张子聪、雷世旺於蓬溪，斩世旺，晋二等子，授成都将军。

魁伦以失守潼河逮问，起勒保代为总督，与德楞泰合兵剿贼。四月，贼分扰遂宁、安岳，逼中江，欲趋成都。与勒保夹击，连破之，邀击於嘉陵江口，俘斩溺毙者数千；馀贼渡江，为达州乡勇所败，擒汪瀛；潼河两岸肃清。自此德楞泰威震川中，诸将往往假其旗帜，贼望见辄走。闰四月，追贼至达州、新宁，歼刘君聘、苟文富；而白号苟文明、鲜大川、樊人杰等复由陕入川。五月，移师川北，贼走营山、渠县，六月，败之恩阳河；又与勒保合击，歼苟文礼於岳池。七

月，大川为民寨诱斩，文明遁。八月，追剿白号贼於东乡，歼汤思举，馀贼与赵麻花、王珊合。九月，与勒保夹击於云阳，麻花、珊先后毙。十月，湖北黄、白、蓝、线四号贼合犯夔、巫。龙绍周由太平、通江北窜，兵至贼去，兵去贼至；樊人杰、冉学胜、王士虎遂由川入陕；徐天德由陕入楚。诏斥德楞泰堵剿不力，降一等男。十二月，李彬、杨开第、齐国谟合窥嘉陵江。与勒保合击，连败之於渠县安仁溪、仪陇观音河，毙开第、国谟，晋三等子。

六年正月，白号高天升自洵阳偷渡汉江，图窜河南，追及於山阳乾沟，破之，追歼之於野猪坪，复一等子。二月，击龙绍周於兴安，逼入川境，连败之於大宁长坝、二郎坝。绍周窜湖北竹山、房县，复败之，走太平，复双眼花翎。四月，徐天德、樊人杰合曾芝秀、陈朝观窜陕西白河，分扰民寨。遣兵直攻其巢，擒朝观。五月，大破贼於西乡，天德窜紫阳。率赛冲阿、温春璧之仁和新滩。大雨水涨，天德溺毙。绍周乘虚阑入房县、竹溪，截击之，复回太平，擒其党陈文明。八月，追至巫山、巴东，擒王鹏、李天栋。九月，绍周遁平利，令赛冲阿等追歼之，晋封二等继勇伯，仍用巴图鲁旧号也。十二月，苟文明西扰宁羌，与额勒登保夹击。贼窜川北，大败之於通江，走开县，遣兵追之。自率轻骑赴大宁，断其入楚之路。

七年正月，文明复入陕北，窜老林，至秋，乃为陕军所歼。川东零匪犹四扰，诏德楞泰仍专办川贼。二月，破线号馀匪於奉节，又破白号张长青於云阳。时樊人杰及崔宗和、胡明远、戴仕杰、蒲天宝等麇聚湖北境。四月，率精兵间道抵

东湖，绕出贼前，夹攻鸡公山贼巢。天宝别屯当阳河，五月，冒雨进击，天宝负创走，又败之於穆家沟，分兵留剿；自移师东趋，直取人杰，冒雨入马鹿坪山中，出贼不意，痛歼之。人杰窜竹山，投水死。人杰倡乱最久，诸贼听指挥，与冉天元埒，至是伏诛，晋三等侯。七月，天宝乘间夺踞兴山、房县交界鲍家山，死守抗拒。以大军缀其前，令总兵色尔袞、蒲尚佐率精兵出深箐攻贼巢，截其去路，擒斩殆尽。天宝遁，至竹溪坠崖死。

时巴乐、兴山尚有馀匪，皆百战之馀，悉官军号令及老林路迳，屡合围，辄乘雾溜崖突窜。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免脱，所馀无几，而三省不能解严。与额勒登保、吴熊光会於竹溪议搜剿，额勒登保专任陕境，德楞泰专任楚境，先后歼戴仕杰、赵鉴、崔连洛、崔宗和、陈仕学、熊翠诸贼，迨十一月，捕斩略尽，优诏，晋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命其子苏冲阿赉珍赉至军宣慰。八年，驻巫山、大宁，捕逸匪曾芝秀、冉璠、张士虎、赵聪等，先后擒歼。至冬事竣，入觐热河行在，帝大悦，御制诗赐之，恩赉优渥。寻以陕西南山馀孽扰及川境，命回镇成都。遣将招降，数为贼害，坐降二等侯。九年，偕额勒登保穷搜老林，斩首逆苟文润，馀匪悉平，复一等侯。十年，召授领侍卫内大臣，充方略馆总裁，总理行营事务，管理兵部。

十一年，宁陕镇新兵陈达顺、陈先伦等作乱，命驰往剿治。叛将蒲大芳等乞降，缚献达顺等，磔之。大芳等遣戍回疆。议以降众归伍，诏斥宽纵，夺职。寻授西安将军。十三年，剿定瓦石坪叛匪。十四年，晋三等公。寻卒，柩至京师，

帝亲奠，御制诗挽之，谥壮果。诏四川建立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

德楞泰英勇超伦，战必身先陷阵，名与额勒登保相亚。马蹄冈之战，转败为胜，时称奇绩。既卒，奉诏褒卹，特举是役保障川西数十万生灵，厥功最伟。在军俘获，必详讯省释，未尝妄杀良民妇女，保全甚众，蜀民尤感颂焉。

子苏冲阿，一品荫生，授侍卫。每德楞泰战胜，辄擢其官，累迁至盛京副都统，署黑龙江将军，袭一等侯。孙倭什讷，杭州将军；曾孙希元，吉林将军；并嗣爵。次孙花沙纳，官至吏部尚书，自有传。

论曰：仁宗亲政，以三省久未定，卜於宫中，繇曰：“三人同心，乃奏肤功。”后事平，叙劳：额勒登保第一，德楞泰次之，勒保又次之。论战绩，勒保未足与二人比，然当德楞泰偕明亮由楚入陕，见民苦虏掠，陈坚壁清野策，廷议以筑堡重劳，未之许也；勒保至四川，始力行之，推之三省，贼竟由是破灭。三人者相得益彰，未容有所优劣；勒保宽能容众，额勒登保忠廉忘私，德楞泰仁及俘虏，识量并有过人。为国方、召，延世侯封，岂偶然哉！

卷三百四十五

列传一百三十二

永保 惠龄 宜绵子瑚素通阿
英善 福宁 景安 秦承恩

永保，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勒保之弟也。以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乾隆三十七年，父温福征金川，永保赉送定边将军印，遂随军。明年，温福战歿木果木，永保冒矢石夺回父尸，袭轻车都尉，迁吏部郎中。洎金川平，追论木果木之败，咎在温福，夺世职，仍留永保原官。出为直隶口北道，历霸昌、清河两道。迁布政使，调江苏。四十九年，擢贵州巡抚，历江西、陕西。五十一年，署陕甘总督。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六年，哈萨克汗斡里素勒坦遣子入觐，诏嘉永保抚绥有方，授内大臣，赏双眼花翎。五十八年，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授户部侍郎，留驻新疆。六十年，调乌鲁木齐都统。

嘉庆元年春，湖北教匪起，永保奉诏入京，行抵西安，命偕将军恒瑞率驻防兵二千，调陕西、广西、山东兵五千会剿。三月，至湖北，总督毕沅疏陈各路剿杀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诏分专责成：永保、恒瑞任竹山、保康一路；毕沅、舒亮任当阳、远安、东湖一路；惠龄、富志那任枝江一路；鄂辉任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一路；孙士毅任酉阳、来凤一路。永保偕恒瑞复竹山，进房县，擒贼首祁中耀；馀贼遁保

康白云寺山，复败之，擒贼目曾世兴等。永保疏言：“襄阳贼数万，最猖獗，贼首姚之富、齐王氏、刘之协皆在其中，为四方诸贼领袖，破之则流贼自瓦解。宜俟诸军大集，合力分攻。”帝韪之。五月，永保等驰赴襄阳，自樊城进取邓桃湖，会军吕堰。贼退屯双沟，分军五路夹击，歼贼二千馀，贼分窜孝感，距汉阳百馀里，幸为潦阻，武昌戒严。时毕沅围当阳数月不下，惠龄剿枝江贼亦无功，诏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先靖襄阳，而后分攻孝感、当阳两路。参将傅成明等击孝感贼，遇伏败歿；永保令明亮驰救，复请调苗疆防兵助剿。六月，永保渡滚河，破梁家冈、张家塙贼营二十馀座，贼窜枣阳，潜踞随州之梓山、青潭，连破之。复偕恒瑞、庆成破贼於红土山，擒贼渠黄玉贵。於是襄阳、吕堰迤东百数十里，及枣阳、随州、宜城无贼氛。孝感之贼，亦为明亮所歼。诏嘉永保调度协宜，加太子太保。

先是命署湖广总督，及毕沅复当阳，永保请寝前命，允之。八月，移剿钟祥，明亮以师来会。贼自温浹口至千弓塙，依山结营，亘数十里。永保率大军由西北进击，绘图陈奏。帝方以东南空虚，虑贼逃窜，适明亮疏言：“钟祥为贼剿穴，宜四面夹攻，以防漏网。今永保以九千馀兵由西北追压，而东南要截之兵仅三千馀，地阔兵单，难杜窜逸。”帝以永保拥众自卫，切责之。明亮败贼土门冲，永保不能夹击，贼转而北，永保偕明亮追至襄阳双沟。贼分两路窜河南：东由枣阳趋唐县，西由吕堰趋邓州。官军蹙西路，败诸吕堰，获姚之富母、媳及孙，而东路贼已入唐县溁沱镇。疏言：“追贼经月，兵力疲惫，难以痛歼，请增兵助剿。”诏斥其无能，调山东、直隶

兵四千，复简健锐、火器营各军赴之。十一月，新兵既至，攻破唐县贼屯十一。姚之富已遁，犯枣阳，复渡滚河而西，蹂吕堰，向光化、谷城。围景安於邓州魏家集，越二日，援兵始至。帝怒永保拥劲旅万馀，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褫职逮京，下狱，籍其家，并褫其子侍卫宁志、宁怡职，发往热河。

三年，以兄勒保擒川贼王三槐功，推恩宥释。勒保请将永保发军营效力，不许。四年，勒保为经略大臣，予永保蓝翎侍卫，赉经略印赴军。寻擢头等侍卫，署陕西巡抚。与明亮会剿张汉潮於终南华林山中，遇伏败绩；复与明亮不协，互攻讦。诏逮问，并坐前在湖北动用军需受馈遗事，论大辟，诏原之，免罪，予八品领催，自备资斧赴乌里雅苏台办事。六年，充参赞大臣。

七年，授云南巡抚。八年，威远、思茅倮匪扰边，永保赴普洱，偕提督乌大经进讨。肇乱土弁刁永和闻风遁，威远倮匪亦退，擒思茅倮酋扎安波赛闷，馀匪奔逸。南兴土司张辅国屡与孟连土司争界构衅，至是勘定之。永保疏陈善后事：“内地杂居夷人不法，按律惩治；土司夷境滋事，但遣兵防范，不使内窜。”诏嘉得大体，弭边衅，赏花翎。

十三年，兼署贵州巡抚，调广东。寻擢两广总督，未至，卒於途。赠内大臣，诏念前劳，曾籍没，家无馀赀，赐银千两治丧，谥恪敏。孙文庆，咸丰中官大学士，自有传。

惠龄，字椿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父纳延泰，乾隆中，官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少保。因喀尔喀

台吉沁多尔济规避军事，不劾奏，罢职，复起用，终於理藩院侍郎。

惠龄由翻译官补户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员外郎，缘事夺职。起户部主事，仍直军机，乾隆四十年，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调伊犁领队大臣。擢工部侍郎，调吏部。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年，回京，署正黄旗满洲副都统。授湖北巡抚，调山东。五十六年，擢四川总督。征廓尔喀，命为参赞，赴西藏会剿，督治粮运。事平，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中。五十八年，授山东巡抚，调湖北，再调安徽。六十年，授户部侍郎。苗疆用兵，留署湖北巡抚，治粮饷。

嘉庆元年正月，教匪聂杰人、张正谟等倡乱於枝江、宜都，率师往剿，总兵富志那擒首逆聂杰人，而襄、郢、宜、施诸郡贼并起。命惠龄专剿枝江、宜都一路，自春徂夏无功，以大雨为解，严诏切责。八月，克灌脑湾贼寨，擒张正谟等，加太子少保，署工部尚书，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进攻凉山，捣其巢，擒首逆覃士潮，宜都、枝江悉平，移军长阳黄柏山会剿。十一月，襄阳贼姚之富自黄龙瑯偷渡滚河，窜河南，黜总统永保，以惠龄代之，驰赴襄阳。疏言：“襄、邓平衍，无险可扼。贼习地势，必不自趋绝地。惟有严防汉江潜渡，并堰唐河、白河，移难民於河西，守岸团练以蹙贼。”会之富折回湖北境，惠龄迎击，遏其西轶，败之茅茨畈，分兵五路兜剿。二年二月，败贼於鲍家畈，擒贼首刘起荣；复败贼於曾家店，鏖战於郑家河，歼获甚众，赏双眼花翎，擢理藩院尚书，兼镶白旗蒙古都统。惠龄偕恒瑞、庆成剿襄阳贼，屡破

之，餘众仅数千，势甚蹙，分路窜河南境，官军疲於尾追，不易得一战，先后并入陕西，遂复猖獗。五月，李全、王延诏、姚之富合为一路，由紫阳白马石窜渡汉江；后五日，惠龄始至，夺宫衙、世职、花翎，易宜绵总统军务，降惠龄为领队，听节制。

贼既分窜入川，十月，王廷诏、高均德复北犯，窥渡汉江，惠龄邀击败之，斩贼二千。诏嘉其仅兵二千当贼二万，以少击众，复双眼花翎。十一月，齐王氏、张汉潮、姚之富、高均德合入汉中南山，自黄官岭至新集，连营二十里，欲渡汉。惠龄军北岸，蹙其半济，贼走宁羌，追败之，折窜汉中。因移兵扼汉南，贼不得北窜，复分道入川，惠龄绕由西乡、太平赴大宁、夔州兜剿。时川匪王三槐、徐天德窜梁山，罗其清、冉文俦分屯营山、仪陇。三年，陕、襄诸贼在川境者俱会於文俦，而三槐、天德自太平走与合，势张甚。诏总统勒保会诸将，分路进剿，惠龄与德楞泰为一路，夹攻罗、冉二贼。五月，击文俦於仪陇，其清及阮正通先后来援，皆败之。贼屯大神山，连营数十里，六月，与德楞泰合攻，破之，斩贼甚众。文俦走箕山龙凤坪，与其清相犄角，阮正通等又与合。帝以首逆稽诛，屡诏严责，於是德楞泰破贼箕山，其清奔天鹏寨，惠龄分路进攻，十二月，其清就擒，槛送京师。四年正月，文俦就擒，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丁母忧，会其清讞词称惠龄一军较弱，帝斥其为贼所轻，命回京守制，降兵部侍郎。寻授山东巡抚。六年，擢陕甘总督，专剿南山餘匪。复以剿贼迟缓，降二品顶戴。七年，教匪平，复头品顶戴、花翎。九年，卒，赠太子少保，封二等男，谥勤襄。子桂斌，官

和闐帮办大臣。

宜绵，初名尚安，鄂济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兵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员外郎。从征金川，进郎中。乾隆四十三年，出为直隶口北道，擢陕西布政使。四十七年，擢广东巡抚，以盐商沈翼川狱瞻徇，褫职，戍新疆。寻予四品衔，充吐鲁番领队大臣。石峰堡回乱，驻守平凉。历库车、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乌鲁木齐都统。五十九年，入觐，道经固关，值水灾，饬官吏赈抚，高宗嘉之，命改名宜绵。六十年，授陕甘总督。

嘉庆元年，教匪起，湖北、陕西戒严。宜绵驻军商州，令副将百祥剿郧阳、郧西贼，克孤山大寨，贼首王全礼伏诛，汉江以北安堵，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甘肃岁祲，命宜绵回兰洲赈抚。是年冬，四川教匪起，由太平入陕境，扰安康、平利、紫阳诸县，宜绵督军驰剿，贼逼兴安，分踞城南安岭、城北将军山，进攻克之，擒其渠王可秀、冯得士等。复歼汉江北岸大小米溪贼。偕提督柯藩、总兵索费英阿移攻汉南洞河、汝河诸贼，贼并五云寨，乘雪夜火其寨，歼馘甚众，诏宜绵进剿达州。二年春，攻太平贼於通天观、高家寨、南津关，连败之。川匪最悍者，达州徐天德，东乡王三槐、冷天禄，巴州罗其清，通江冉文俦。天德、三槐等合陷东乡，踞张家观；其清踞方山坪，文俦窜王家寨，图据周家河，梗运道，且乘间与张家观合。宜绵遣兵攻王家寨，分袭张家观，自率队夜焚曾家山贼栅，天德分援两路，遂乘虚下张家观，复东乡；馀贼奔清溪场、金峨寺，据险抗拒，四月，官军分五路进克之。天德等窜重石子、香炉坪，将与巴州贼合。宜绵

潜攻王家寨，贼走方山坪，天德来援，败之。知县刘清素得民心，令招谕诸贼，三槐率众诡降，阴图袭营，宜绵觉其诈，设伏击退。五月，达州贼倾巢出犯，有备不得逞。宜绵驻军大成寨，遣将袭三槐於毛坪，三槐中枪跳免。

时襄贼由汉江北渡入陕，署总督陆有仁以罪逮，乃调英善督陕甘，黜惠龄总统，命宜绵代之，兼摄四川总督。於是令明亮攻重石子，德楞泰与乡勇罗思举夹击败之，分二路窜，追歼孙士凤於磨子坝。士凤为四川教首，三槐等皆其徒也，至是为德楞泰所诛。馀贼西走徐家山，乘雾夜遁。其方山坪贼为百祥所截，舒亮围贼林亮工於巴州白崖山，观成、刘君辅破大宁贼，围之於老木园，川贼渐蹙；而襄阳贼李全、王廷诏、姚之富等由陕分道入川，与之响应，势复炽。云阳贼伏陈家山，与襄贼约犯官军，为罗思举所歼。李全等踞开县南天洞、火焰坝，旋奔云安场，开、万诸匪应之，谋犯夔州，附近贼蜂起，诏责宜绵专剿。七月，驻军夔山关，开县、东乡交界地也。

川贼分立名号：罗其清称白号，冉文俦称蓝号，踞方山坪；王三槐称白号，徐天德称青号，踞尖山坪。刘清率乡勇与百祥、朱射斗会剿方山坪，贼溃围窜通江、巴州，与天德合。既而天德等窜青杠渡，围巴州，其清、文俦欲从仪陇、南部分犯保宁，夺官军饷道，百祥扼其前，退走黄渡河，旁掠仪陇；宜绵扼之官渡口，三槐等窜渠县，其清、文俦走巴州。三槐复分攻邻水；陷长寿，东趋重庆。时齐王氏、姚之富已窜湖北，李全、高均德先后分窜陕西。宜绵疏言：“惠龄、恒瑞、明亮、德楞泰皆入陕，惟臣一人在川。诸贼齐扰川东北

运道，嘉陵江防孔亟，欲亲赴保宁，则川东千里无人调度。请别简总督治理地方，而已亲督师专一办贼。”帝亦以宜绵年老，十月，命勒保总统军务，宜绵以总督兼理军需。又疏言：“军兴以来，四川调兵一万九千有奇，陕、甘合调二万有奇，两湖更无馀兵可调。各省募补者难备攻剿；州县团勇，各卫村庄，尤难责其长驱赴敌。目前贼势，明亮、德楞泰至襄阳，则郧贼窜兴安，宜昌贼回夔、巫；况云阳、奉节伏莽尚多，兵力日分日薄。请敕添练备战之兵，四川、陕甘、湖北各五千。至随营乡勇，费与兵等，赏过则骄，威过则散，究非纪律之师。不若选充营伍，贼平即补营额，费不虚糜，而骁悍有所约束。”诏行之。

三年春，调勒保四川总督，宜绵回任陕甘，驻陕境办贼。未几，高均德、齐王氏窜汉阴，禡明亮职，命宜绵赴军督剿；而齐王氏、姚之富已为德楞泰、明亮所歼，阮正通、张汉潮先后犯陕境，川贼刘成栋走与合。宜绵自镇安分路截剿，汉潮折向通江、巴州，正通窜城固，李全与高均德合屯五郎、镇安、山阳间。宜绵偕明亮要之雒南，鏖战两河口，均德窜秦岭，正通折入川。五月，贼分股北出凤县，掠两当，阑入甘境，诏斥宜绵疏防。既而明亮败贼於略阳，成栋、汉潮复由竹溪窜平利。命宜绵与额勒登保为一路，专剿平利之贼，寻败之於孟石岭，贼遁入川，责宜绵严遏回窜。八月，徐天德、冉文俦、高均德由仪陇窜广元，汉潮北入南江，欲还湖北，官军蹙之上游不得渡。宜绵檄兵扼宁羌、沔县，汉潮窜太平。於是川、楚匪多流入陕境，其魁樊人杰、龙绍周、李澍、阮元瀚各拥众数千，迭扰安康、平利、紫阳诸县。

四年，汉潮窜五郎，诏斥宜绵畏葸避贼，命解任来京，在散秩大臣上行走。既至，复斥其辨饰，降三等侍卫，赴乌里雅苏台办事。五年，追论军需冒滥，褫职，遣戍伊犁，罚银二万两助饷，逾两年释回。及三省教匪平，以员外郎用。后帝阅方略，宜绵曾论乡勇，切中时弊，追念前劳。擢大理寺卿。病免。十七年，卒。

子瑚素通阿，初名瑚图灵阿。乾隆五十二年进士。由刑部员外郎改翰林院侍讲，累迁左副都御史。嘉庆初，疏陈关税、盐课积弊；又请却贡献，停损纳。居官有声，擢盛京刑部侍郎。宜绵遣戍，瑚素通阿以交老请代行，未允。在盛京，劾将军琳宁宽纵番役及私参、官吏分肥事，侍郎宝源查办不实，宝源、琳宁并黜罢。内调刑部侍郎，赴河南谳狱，漏泄密封。降笔帖式。后起用，终刑部侍郎。

英善，萨哈尔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由亲军补侍卫处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改御史，除甘肃兰州道，以亲老留京职。乾隆五十年，出为直隶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调江苏，丁母忧归。命署广西布政使，调补四川，五十六年，护理总督。寻擢贵州巡抚，调湖北，以治西藏军需，未之任。嘉庆元年，调广东。旋召授刑部侍郎，而四川教匪起，仍留摄总督。

初，四川自金川木果木之败，逃兵与失业夫役、无赖游民散匿剽掠，号为咽匪。官捕急，则入白莲教为逋逃藪。及湖北襄阳败匪窜入川，一旦揭竿，战斗如素习。至是，达州奸民徐天德等激於胥役之虐，与太平、东乡贼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英善率兵五百驰剿，复调成都驻防兵，副都统勒

礼善、佛住率以往，连破贼剿，擒贼目何三元等。贼窜横山子，据险负隅，遣总兵袁国璜、何元卿分路进攻，战三日，国璜、元卿并歿於阵。寻克马鞍山贼寨，擒贼首徐天富；而王三槐、徐天德等合陷东乡，佛住战死，贼炽兵单，诏责英善固守毋轻进，命宜绵赴达州督师。二年二月，宜绵至，英善连破贼於贯子山、罗江口，通周家河运路；偕宜绵克张家观，复东乡。五月，命赴甘肃摄总督。王三槐等由通江、巴州分犯保宁，英善赴广元迎剿，偕总兵富尔赛、朱射斗击之於仪陇、阆中，多所斩获。贼逼苍溪，设伏败之，遂遁。

三年，命与福宁赴达州治四川粮运。四年，调兵部侍郎，充驻藏大臣，调吏部，驻藏如故。五年，帝以教匪久未平，追论始事诸臣玩寇罪，褫职，以四品顶戴仍留驻藏。七年，召授头等侍卫。擒刑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十一年，以驻藏时於福宁私挪库款，徇隐未举，降太常寺卿。十四年，卒。

福宁，伊尔根觉罗氏。初隶贝子永固包衣。由兵部笔帖式擢工部郎中。乾隆三十三年，出为甘肃平庆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五十五年，擢湖北巡抚，抬入镶蓝旗满洲。调山东，治卫河运务，称旨。五十九年，漳、卫二河溢，疏消积水，抚恤灾黎。曹、单漫水，下流为丰、碭坝堰所阻，驰往会勘，酌开坝堰以泄水，并协机宜。调河南，寻擢湖广总督，驻襄阳，捕治教匪，获首逆宋之清等置诸法。

六十年，调两江。会黔苗石柳邓勾结楚苗石三保焚掠辰州，命留湖北会剿，福宁至镇筴防后路。嘉庆元年，湖北教

匪攻来凤甚急，福宁驰抵龙山，击败之。贼屯旗鼓寨，偕四川总督孙士毅合剿，士毅卒於军，福宁代之。偕将军观成、总兵诸神保进攻，破其寨，擒贼首胡正中，馀众穷促乞降，诱入龙山城，骈诛二千余人，以临阵歼戮奏，加太子少保。移军剿林之华、覃加耀於长阳、巴东，贼窜黄柏山：偕观成、惠龄会剿未下，惠龄赴襄阳，观成入川。二年，命额勒登保移师黄柏山，福宁以兵隶之。地形天险，围攻数月，贼窜鹤峰芭叶山，继窜大垭口，又窜建始、宣恩：十一月，始歼之华於长阳，加耀遁归州。以剿贼不力，夺宫衔。三年，擒加耀於终报寨，帝犹斥诸将迁延贻误，福宁有地方之责，咎尤重，褫职，罚银四万两充饷；予副都统衔，偕英善驻达州，治四川军需。

四年，英善调驻西藏，福宁遂专任其事。时军营支用冒滥，统兵大员奢糜无度，兵勇口粮反多迟延，几致枵腹，四川饷数更多於湖北数倍，屡诏训戒，福宁不能综核，以奏报浮泛被诘。又奏贼数有增无减，勒保疏辨；命魁伦赴达州察视，覆陈贼数实减，而大股分为小股，贼名反多，得福宁理饷含混状，诏褫副都统衔，留达州候命。寻以旗鼓寨杀降事觉，帝方以剿抚责诸路，而川贼高均德被擒，言贼党恐投降仍遭诛戮，故多观望。诏斥福宁此举失人心而伤天理，逮治论罪，遣戍新疆，寻原之，命赴额勒登保军前效力。会贼窜渡嘉陵江，由於福宁裁撤乡勇所致，仍戍伊犁。五年，予三等侍卫，赴西藏办事。九年，召还，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十一年，以三品衔休致。十九年，追论在西藏擅借库帑，及湖广任内滥用军需，久不完缴，下狱。寻卒。

景安，钮祜禄氏，满州镶红旗人，和珅族孙也。由官学生授内阁中书，洊擢户部郎中。出为山西河东道，累迁甘肃、河南按察使，河南、山西、甘肃布政使。乾隆五十六年，征廓尔喀，命治西宁至藏台站，留藏督饷运。事平，以亲老归。未几。擢工部侍郎，历仓场、户部。六十年，授河南巡抚。

嘉庆元年，湖北教匪北犯，景安驻军南阳，以筹济恒瑞军饷，加太子少保。十二月，姚之富犯邓州，围景安於魏家集，恒瑞援至始解。二年，浙川教匪王佐臣谋应贼，布政使完颜岱捕斩之。景安欲攘功，蹙兵戮难民，以捷闻，赏双眼花翎，封三等伯。时襄阳贼屡为惠龄、庆成等所破、窥北面可乘，遂分三路犯河南：王廷诏出北路，窜叶县，焚保安驿，围官军於裕州，总兵王文雄兵至，乃引去，景安尾追至南召，闻桐柏有警，驰回防御；李全出西路，窜信阳、确山、罗山、浙川，趋卢氏，出武关，庆成追之；姚之富、齐王氏出中路，窜南阳，掠嵩县、山阳，惠龄追之。贼入河南后，虏胁日众，不迎战，不走平原，忽合忽分，以牵兵势，先后并入陕西复合。景安顿兵内乡，贼入陕后二十馀日，始追至卢氏，贼尤轻之，号为“迎送伯”。三年春，擢湖广总督。四月，率师次荆门州，刘成栋来犯，与布政使高杞分路击走之。六月，贼由竹溪窜入陕，诏切责。四年，张汉潮扰陕西五郎、洋县，景安屯郧阳，遣总兵王凯扼郧两。汉潮已分路自安康折窜镇安，景安疏称赴郧西迎剿，诏斥其不实。时仁宗初亲政，以景安堵剿不力，抚治失当，解职，命治四川军需。寻夺伯爵，戍伊犁。

是年冬，帝召见惠龄，论其恇怯纵寇及浙川冒功事，逮京讞，拟大辟，缓刑，禁锢。七年，教匪平，得释，发热河充披甲。逾年，宥还，以六部笔帖式用，效力河南河工。衡家楼工竣，晋秩员外郎，授直隶承德知府。擢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十一年，授江西巡抚，调湖南。召为内阁学士，累迁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守护昌陵。道光二年，休致。寻卒。

景安初附和坤，懵於军事，然居官廉。当其逮京，值朱珪入见，帝曰：“景安至矣！军事久不定，欲去一人以警众，如何？”珪曰：“臣闻景安不要钱。”帝曰：“若乃知操守耶？”竟以是获免。后复用之。

秦承恩，字芝轩，江苏江宁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出为江西广饶九南道，累迁直隶布政使。五十四年，擢陕西巡抚。

嘉庆元年，教匪起荆、襄，承恩率师赴兴安筹防。至冬，四川达州教匪自太平入陕犯兴安，承恩偕总督宜绵迭击败之。十二月，会剿洞河、汝河诸贼。二年正月，击安康贼於光头山，首逆王刘氏伏诛，陕境略平。宜绵进剿川匪，承恩专任陕防。三月，襄匪由河南卢氏窜商南，勾结陕匪，纷起应之。承恩移军商州，偕恒瑞歼山阳西牛槽贼。雒南石板沟奸民起，总兵富尔赛捕斩之。姚之富由商州犯孝义，窥西安，承恩扼之於秦岭。惠龄等追击。贼走镇安，与李全、王廷诏合掠洵阳、安康。时陕西兵力仅有乡勇万余人，提督柯藩守兴安府城，兵止二百，无力攻剿。惠龄、恒瑞合击贼於黄龙铺，贼

分竄复合，六月，由汉阴至紫阳渡汉江。诏斥承恩疏防，夺翎顶。贼走汉南，与川匪合，八月，复入陕，竄白河石槽沟。承恩率乡勇扼安康要隘，贼分路来犯，御之於平利金堂寺。既而贼逼兴安，偕惠龄击走之，以功复翎顶。

三年春，丁母忧，军事方亟，夺情视事。二月，高均德、齐王氏合竄汉阴观音河，纠李全，王廷诏分道由城固、南郑北出宝鸡，合攻郿县，掠盩厔，将犯西安，承恩恇惧，率师回防。总兵王文雄力战，败贼於焦家镇、圪子村，大创之，贼复分竄。三月，文雄复破李全馀众於翔峪、澧峪。四月，李全纠阮正通折回镇安，西扰汉阴、石泉，高均德逾秦岭走老林，承恩与文雄扼子午峪。既而均德、全与张天伦合为一路，正通由石泉、洋县西竄，均德等寻竄入川。承恩进兵汉中。八月，川匪徐天德、冉文俦、樊人杰，襄匪张汉潮先后并入陕境。

承恩师久无功，四年，命解职回籍守制。会剿张汉潮於凤翔，承恩遣游击苏维龙扼东路，战失利，汉潮突围遁；褫承恩职，逮京论大辟。诏以承恩书生，未娴军事，宥归。寻遣戍伊犁，七年，释还。起主事，纂修《会典》。出为直隶通水道，擢江西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署巡抚事。十一年，召授工部尚书，调刑部，署直隶总督。十三年，以治宗室敏学狱瞻徇，降编修，效力文颖馆。迁司经局洗马，晋秩三品卿。十四年，卒。

论曰：方教匪之初起也，苗疆军事未蒞，楚、蜀空虚，草泽么麽，燎原莫制。永保、惠龄号曰总统，局於襄阳一隅。景

安，秦承恩不谙军旅，贼遂蹈瑕，蔓延豫、陕。宜绵受事，仅顾蜀疆，及劲兵移陕，束手求退矣。英善、福宁并皆庸材，三年之中，防剿无要领，如治丝而益纷。仁宗亲政，赫然震怒，诸臣相继罢谴，士气一新，事机乃转。庙堂战胜，固有其本哉！

卷三百四十六

列传一百三十二

恒瑞 庆成 七十五 富志那亮禄

恒瑞，宗室，隶正白旗，吉林将军萨喇善子。乾隆中，授侍卫，赴西藏办事，擢热河都统，迁福州将军。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作乱，命率驻防兵往剿，参赞军务，偕总督常青赴南路。凤山贼势方炽，高宗知常青、恒瑞不可恃，命福康安督师。贼围总兵柴大纪於诸罗，恒瑞驻军盐水港，逗留不进，诏解任。福康安至，屡为疏陈战绩，帝益怒，斥其徇护，逮恒瑞论罪。事平，减死戍伊犁。寻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城将军，调西安。

嘉庆元年，命率驻防兵三千，偕都统永保会剿湖北教匪。三月，与总兵文图破贼竹山。永保至，合师由房县进剿，文图分剿三里坪、喇叭洞诸贼悉尽；而恒瑞追贼至保康，未大创之。贼首姚之富踞襄阳，势甚炽，命恒瑞进剿。五月，偕明亮进次吕堰，击贼岳家沟、刘家集，擒斩二千馀。贼围枣阳，设伏王家冈，诱贼败之；又败之於蒋家瑯、曲家湾，枣

阳围解。贼伪降，潜袭官军后路；急以后队为前队，击退之。贼走丫儿山，与张家瑄贼相犄角，奋击一昼夜，破贼营十馀，歼贼甚众，被奖赆。七月，破贼随州龙门山，与水保会攻钟祥贼巢，连破之邓家河、黑沙河、双沟。贼乃分窜唐县、吕堰，追至淖沱镇，复窜仓台。寻，之富渡滚河，围景安於邓州。诏斥诸将玩误，逮永保，责恒瑞戴罪立功。

二年正月，偕惠龄等剿襄阳贼，贼首刘起荣就擒；又与庆成败贼郑家河，擒贼目李潮；进剿泰山寺、龙凤沟，擒贼目姚爽等：赐花翎。於是贼分窜，由河南入陕，恒瑞追贼至山阳，遇王廷诏、李全等，击走之。五月，追贼陕南，与惠龄夹攻於黄龙瑄，歼贼三千馀。廷诏、全复与贼之富合趋紫阳，渡汉江，恒瑞坐纵贼，夺花翎。贼遂分路入川，廷诏窜开县、云阳、万县，犯夔州，西与大宁贼响应，恒瑞追及，连败之，乃窜太平。八月，当阳逸匪掠白河、洵阳，命驰赴兴安扼剿，偕庆成击贼於张家滩，由牛蹄岭绕出贼前，夺贼营九。廷诏等奔紫阳，与惠龄夹击败之。恒瑞率师还汉中，败贼西乡，又败之褒城黄沙铺。十一月，之富等西奔，将渡汉北窜。偕庆成蹙诸半渡，贼西趋宁、沔。师进，遇高均德於桑树湾，乃议四面设伏，恒瑞令撒拉尔回兵假乡勇旗帜诱之，自由山梁驰下，庆成等分路夹击，俘斩甚众。捷闻，被优赆。十二月，破王廷诏於保宁，进解营山围。

三年，川匪罗其清犯顺庆，偕庆成往援，因贼势蔓延，请勒保、宜绵遣兵会剿。贼窜蓬州，潜结冉文俦扰仪陇，恒瑞扼磨盘寨，与惠龄等合击之，文俦败走，陕匪龙绍周与合，败之杨家寨。六月，与德楞泰夹击高均德於石人河，复偕惠龄

攻老林场贼卡，进逼大神山，均德、文俦踞险死拒，分路进攻，贼奔箕山；而徐天德、樊人杰为将军富成追击，穷蹙，亦入焉。惠龄、德楞泰攻其前，恒瑞攻其后，尽破山寨，先后斩馘近万。其清，李全、王廷诏奔大鹏山，进围，十一月，克之。命赴陕与宜绵等会剿张汉潮。未几，李全、樊人杰窜西乡。帝以恒瑞未迎击，严斥之。

四年，署陕甘总督，赴宁羌击蓝、白两号贼。张应祥等窜秦州、两当，又击走张汉潮、冉学胜股匪。五月，解署任，剿白号贼於白马关，地与川西龙安接壤，遣将冒雨掩击，贼窜西和、礼县；令布政使广厚，总兵吉兰泰截剿，自趋贾家店、黑马关抄击蓝号贼，败之於老柏树，复花翎。贼窜川北，至秋，折回陕境，击走之。乃赴城固、洋县，会明亮剿张汉潮，破之东西叉河，贼从马垭道遁老林，要之於清水沟，复乘雾雨徐渡三渡水。帝疑诸将纵贼，又以恒瑞前剿蓝号贼垂尽，舍之回陕，下尚书那彦成察劾。那彦成，恒瑞之婿也，覆陈回师出总督松筠意，得免罪。寻明亮歼汉潮，恒瑞自五郎追击，餘党李得士等由大建沟入老林，趋秦岭，与那彦成会剿冉学胜等，贼奔涝谷；扼两岔河，追击於山阳东沟，败之。

五年，川匪二万馀由略阳寇两当、徽县，恒瑞自褒城入栈，贼窜陇州、清水、秦安，偕那彦成追至汪家山，大败之。总兵凝德战歿秦安，恒瑞赴援，复偕那彦成败贼於龙泉沟、深都堡，总兵多尔济、札普战歿洵阳。诏促恒瑞赴镇安、五郎剿贼，三月，抵唐藏。杨开甲、高均德方扰南星，留总兵观祥驻守，自赴商州。帝疑其趋避，累诏诘责，乃赴镇安剿冉文胜等，败之於大中溪。会额勒登保破开甲於辉峪，恒瑞自

龙驹寨抄截，开甲逸走，围副将李天林於漫川关，驰援，斩贼目罗贵等，贼乃分路西窜。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六月，率总兵德忠驻守太渠、唐藏。时伍金柱、高天德、马学礼犯西乡，提督王文雄战歿，乃进兵大石川，贼奔滩口，为杨遇春所破。

恒瑞自教匪起，久在行间，以遍师数临大敌，至是老病，久无显功。帝虑其不任战，询额勒登保，上其状，命回镇西安。逾年卒。

庆成，孙氏，汉军正白旗人，提督思克曾孙，都统五福孙也。由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广东督标副将。乾隆五十三年，从总督孙士毅征安南，屡擒敌有功，赐花翎、锡郎阿巴图鲁勇号。内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御前侍卫、正红旗护军统领。五十七年，出为古北口提督。

嘉庆元年，率兵赴南阳、襄阳剿教匪，偕恒瑞迭败姚之富、刘之协於双沟、张家集。贼屯枣阳丫儿山，分踞张家瑯，连营十馀里，遮官军，庆成先进，袭其寨，大破之，擒宋廷贵、陈正五，追败馀匪於红土山，擒黄玉贵，加太子少保。之富窜钟祥，合刘起荣、张富国等众五六万，偕永保等冒雨攻克之，晋太子太保。贼遁双沟，扰唐县滹沱镇。庆成等以久战兵疲，不能围剿，诏严斥之。贼窜枣阳太平镇，四路合攻，斩数千级，庆成受矛伤，被优赉。十一月，贼潜渡滚河北窜，与永保等并被严谴，尽夺宫衔、花翎、勇号，易惠龄为总统。寻偕惠龄连破贼於王家城、梓山。二年正月，大战兴隆集，斩二千馀级。分路追贼，庆成射中贼首刘起荣，擒之，在诸将

中战最力。高宗以庆成为五福孙，不次擢用；自纵贼滚河，虑其少年自用，不能服众，命惠龄察奏，至是诏免前罪。二月，击贼曾家店，胸中矛，裹创而战。贼败窜河南境，分数路，庆成追李全，连破之确山五里川、卢氏火焰沟。四月，李全、王廷诏合陷郾西，驰复其城，贼不战分遁。未几，之富窜渡汉江，降二品顶戴，暂留提督任。襄匪窜开州，偕惠龄追败之南天峒、火焰坝，复花翎。贼趋大宁，与川匪合，庆成与川军会剿。九月，偕恒瑞截击湖北回窜之贼於洵阳，而李全、王廷诏沿汉东走，庆成登舟下汉以要其前；惠龄、恒瑞从陆蹑其后，至紫阳夹攻之，贼窜兴安，庆成一昼夜追及，大破之司渡河。

川匪王三槐扰保宁，罗其清、冉文俦分掠川东，命移兵赴川，与宜绵合剿。三年，截击其清，腿中枪，创甚，解任回旗就医。四年，创愈，仍在御前侍卫行走。寻授成都将军，命赴陕西与永保协剿张汉潮。会明亮讦奏永保、庆成失机，命那彦成、松筠按治，褫职逮问；又以在湖北受军需馈遗，籍其家。汉潮既歼，宥罪戍伊犁，未行，五年正月，命仍赴陕军効力。额勒登保檄剿高天德、马学礼，连败之礼辛镇、何家衢，擒斩数千，予三等侍卫。协剿伍金柱、曾柳，授陕安镇总兵。七月，金柱与冉学胜、张天伦合犯陕，扼之渭河，贼分窜；追天伦於教场坝、麻池沟，歼其党宋麻子，又败金柱馀党曾芝秀於南山；兼署固原提督。时经略赴川，陕、甘兵三万馀皆归庆成节制，川匪冉天元、冉学胜、樊人杰先后渡汉江，诏斥庆成疏防，责戴罪立功。六年，徐天德、樊人杰复至东岸，欲偷渡郾西，击却之，实授提督。击杨开甲馀匪

於广元，获其子麟生，加头品顶戴。苟文明潜入甘肃境，击走之，复勇号。追川匪辛聪等於宁沔，擒其党曾显章、张添潮。七年，败张天伦馮党於凤县、两当，擒张喜、魏洪升，贼窜紫柏山老林，裹粮入捕，悉殄其众，复太子太保。

先是庆成父歿，军事方亟，不得去；至是南山匪渐少，乃许回旗守制。寻署湖北提督，服阕实授，迁成都将军。十一年，入觐，帝眷其劳，问：“曾戴双眼花翎否？”庆成对：“征安南蒙赐，和坤禁勿用；获刘起荣，先帝欲赐，复为和坤所阻。”命军机处检档无之，遂以欺罔褫职，戍黑龙江。逾年，授围场总管，历马兰镇总兵、湖北提督、福州将军。十七年，卒，谥襄恪。

七十五，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中，以护军从征缅甸，继赴金川，战辄力，累迁护军参领，授贵州大定协副将。总督福康安荐其才，四十九年，擢宜昌镇总兵。父忧去官，坐事降秩，起为健锐营前锋统领。五十七年，从征廓尔喀，克济咙，又克热索桥，追贼东觉山、雍雅山、攻甲尔古拉，并有功，擢翼长。

嘉庆元年，赴湖北剿教匪，二年四月，追贼入陕，败之山阳周家河，授西安右翼副都统，兼领健锐营。其冬，王三槐回窜四川，追击於达州崖峰尖，伤右臂；逾日，贼复至，裹创力战，斩获甚众。三年，擢四川提督，败贼巴州。七月，战广木山，克险隘，受伤，被优赉。九月，击冷天禄於木瓜坪，右服中枪，创甚，就夔州疗治，四年，始瘳。六月，连破贼於宝塔、莲花池，扼其入楚之路。会卜三聘窜大宁，追败之。

八月，擒龚建於开县火峰寨。十月，与穆克登布夹击樊人杰於通江、巴州界上，贼走太平，他贼自湖北回窜，偕朱射斗迎击於云阳，遂追贼川东。

时贼聚川北，而东路久无军报，适侍郎广兴疏言七十五驻兵夔州，仁宗疑其逗留，下经略察状，七十五方以攻麇子坪受重伤，额勒登保为疏辩，得白。五年二月，鲜大川扰蚂蝗坪，创发，不能骑，舁至军前督战。冉天元拥众渡嘉陵江，重庆戒严，魁伦檄令回守，病不能军，遣李绍祖率兵赴川西，自就医顺庆。帝疑其饰辞，诏解任，命松筠、勒保察验得实，以提督衔留营差遣。五月，高天德、马学礼由陕犯川，折入番地，偕阿哈保夹击於旧关摩天岭，克新寨，进围铁炉寨。贼乘雨宵遁，追击之，贼弃牲畜、仗械，惊窜山谷，由草泥土司地步岷州，又走秦州。七月，兵经新宁，侦马驿沟有贼，设伏，败之，仍授四川提督。贼势趋重川境，德楞泰、勒保方进剿，七十五分击之。至冬，诸贼相继窥汉江，德楞泰议击之南岸，而以七十五出广元三家坝攻其西北。七十五不听调，曰：“兵深入，将逼贼入陕，非计也。”帝闻，切责之。

六年正月，率子武隆阿由广元趋南江，击张世龙於三台山、后河岭、北溪河，阵斩世龙，擒其党赵建功、李大维；又追贼至太平华尖山，擒邱天富、周一洪，被优叙。三月，攻竹园坪。五月，贼分窜陕、楚，七十五追冉天士至平利大渝河，间道据后山，逼其出隘，伏起邀击，擒斩二千馀，特诏嘉赉。乘胜追贼入湖北境，六月，破汤思蛟、刘朝选於羊耳河；又败之於保康，歼贼首王镇贤，遂与德楞泰追龙绍周入川。七月，偕李绍祖败樊人杰於邻水，追至开县，复遇思蛟、

朝选，连败之於马家亭、桑树坪，由通城进剿苟文明，擒之。馀贼与苟文明合，将窜陕，八月，击之於大宁山，歼擒及半，文明仅身免，俘其家属。

是年冬，留防川北，败贼於南江；又与德楞泰合击於广元、苍溪，进搜老林，贼多散匿，百十为群，时有斩获。十二月，苟文明纠各路馀匪二千余人，乘间西奔。七十五与勒保不和，追贼入山，饷半载不至，兵饥疲，就粮太平，六日，贼已渡嘉陵江上游，直趋阶州，亟偕庆成驰击。额勒登保、德楞泰先后劾其顿兵纵寇，未几，贼复自广元渡江入甘肃，帝益怒，严诏褫职逮问。

七十五故宿将，勇而讷，临阵辄死斗，身被重创十五次。将弁畏其苦战，不乐相随。自领偏师当艰险，数以军报后时遭谴；至是，复失机就逮，一军皆恸哭。额勒登保等为疏陈战状，乞恩，许留营自赎。七年，剿张长庚、陈自得残匪於夔州，留防川东。旧创发，予护军校，还京。逾年，卒，赠副都统衔，赐恤如例。子武隆阿，自有传。

富志那，赫舍哩氏，满洲正红旗人。起健锐营前锋，从征叶尔羌、缅甸、金川，授副前锋参领，出为湖南永绥协副将。乾隆六十年，苗叛，驻守永绥。苗踞张坪、亚保阻粮运，悉众来犯，富志那击却之。追至狮子山，谗知有伏，预为戒备，夹攻，多所斩获。越日，苗复以数千人扑营，殊死战，简精锐迎击，大败之，赐花翎。永绥被围久，粮刍且尽，居民随官军昼夜登陴，城赖以固。大军至，围乃解。从福康安克高多寨，吴半生就擒。福康安荐其老成明干，苗民感畏，擢

总兵。迭攻高斗山、擒头坡、吉吉寨，皆捷，赐蟒衣一袭。

嘉庆元年，湖北教匪聂杰人、张正谟於枝江、宜都倡乱，巡抚惠龄驻军太和山，富志那驰赴之，进击凤凰山，擒杰人。馀贼乘雨扑营，击却之，又败之於杨白堰。正谟踞灌湾脑，四面环山，富志那自蔡家坡进，冒雨夺卡，而伏队於深箐，贼至，左右夹击，多坠岩涧死；山前设疑兵，别由径道深入，出不意击之，大捷：赐号法福礼巴图鲁。迭克鸡公山、王母峒，进攻筲箕垱，正谟势蹙，四出求救，富志那与副都统成德分路设伏，伪树白帜为援兵，诱贼出，大破之，遂克筲箕垱；乘胜取灌湾脑，擒正谟。枝江、宜都悉平。

命回苗疆治善后。二年，议辟永绥北路，留兵二万分防黔、楚、授富志那为总兵，驻镇筴，与提督分领其军。苗疆自同知傅鼐筑碉屯田，边备渐严，而苗未遽服，构众抗拒，大吏诿过於鼐，将劾之，富志那力争乃止。移军需助其建设，后屯田利兴，苗患遂息。人称鼐功，兼颂富志那不置云。五年，镇筴晒金塘黑苗出掠，与鼐并力御击；又要击苗党於狗砦，焚其寨，苗惧，乞降。八年，永绥苗龙六生扰动，擒之。署湖南提督，调授贵州提督，军政肃然，时称名将。十五年，卒於官。

亮禄，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袭轻车都尉世职，授密云协领。嘉庆初，以参将发河南，署游击。三年，教匪窥河南，巡抚吴熊光驻防卢氏，兵多他调。宝丰、郟县贼起，掠汝州。布政使马慧裕不娴军事，亮禄曰：“兵贵神速。今贼初起，乌合易灭，请兼程往剿。”贼屯宝丰翟家集，东阻大沟，恃险不退，亮禄声言京兵且至，树八旗大纛，鞭马腹，俾腾

蹕嘶号，声震数里，贼惧；夜吹角而进，跃马逾壕，火其寨，一鼓歼之，擒其渠李岳等。奏入，仁宗大悦，立擢副将。累迁云南开化镇总兵。七年，卒，帝甚惜之。

论曰：恒瑞、庆成戮力襄阳，剿匪最久，后皆独当一面，功过不掩，故仁宗始终保全，七十五孤军苦战，徒以失欢群帅，未奏显功，论者惜之。富志那独平枝江、宜都一路，移镇苗疆，与傅鼐和衷弭乱，有足称焉。

卷三百四十七

列传一百三十四

杨遇春子国桢 吴廷刚 祝廷彪 游栋云

罗思举桂涵 包相卿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人。以武举效用督标，为福康安所识拔。从征甘肃石峰堡、台湾、廓尔喀，咸有功，累擢守备。

乾隆六十年，调赴苗疆，力战解嗅脑围，进援松桃，独取道樟挂溪，山险寨密，率敢死四十人为前锋，由间道纵马入贼屯，呼曰：“大兵至矣！降者免死。”贼相顾错愕；复呼曰：“降者跪！”於是跪者数千人，直抵城下，围遂解，赐花翎。复解永绥围，赐号劲勇巴图鲁。首逆吴半生就擒，擢游击。额勒登保攻茶山，为贼所围；遇春率壮士冲击，夺据对山，纵横决荡，当者辄靡。福康安望之惊叹，立擢参将。复

乾州，擢广东罗定协副将。

苗平而教匪起，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赴湖北剿覃加耀、林之华，破芭叶山，连败之长阳、宣恩、建始、恩施。加耀窜终报寨，峭岩陡绝，夜缒而登，擒加耀及其党张正潮。三年，从额勒登保赴陕，败李全於蓝田，又败高均德於紫溪岭。五月，还湖北。张汉潮窜谷城，兜击，大败之，又败之竹山菩提河。追蹙入陕，败之於平利孟石岭。九月，败高均德、李全於广元吴家河。丁父忧，赐金治丧，命墨经随征。迭破罗其清於观音坪、大鹏寨、青观山，其清就擒，擢甘肃西宁镇总兵。四年，从额勒登保斩萧占国、张长庚，获王光祖，毙冷天禄，功皆最，威震川、陕，妇孺皆知其名。追剿张子聪，自夏徂秋，迭败之於梁山、云阳、太平、开县、通江间。子聪被追急，数与樊人杰、龚建、冉天元合，最后欲合王登廷。登廷踞马鞍山，进攻克之，蹙追迭击，擒其党靳有年於土丫子，斩阮正澹於广元云雾山。

至冬，登廷由陕入川，与冉天元合。额勒登保率遇春与穆克登布会击之於苍溪猫儿垭。穆克登布违约，先期进，挫败，遇春据废垒力拒，燃草炬掷山下，战彻夜，幸得全师，迭击皆获胜。登廷子身至蒲江，为乡团擒献，斩之。五年，擢甘州提督，偕穆克登布破张天伦於两当，又从额勒登保追杨开甲於商、雒，扼龙驹寨，歼张汉潮馀党刘允恭、刘开玉，予云骑尉世职。

遇春与穆克登布为经略左、右翼长，议每不合，自苍溪战后，益不相能。额勒登保等疏言：“诸将中惟遇春谋勇兼优，可当一面。请益所部兵，与经略、参赞分路剿贼。”遂以提督

别领偏师，沿渭西上，剿汧、陇之贼。五月，击伍金柱於汉阴手极岩及铜钱窖，战方酣，杨开甲从间道突至，腹背受敌，自午至酉，围愈急，有白袍贼手大旗，直犯遇春，相去咫尺，忽坠马，则为后队护枪所毙，乃金柱悍党庞洪胜也。贼惊溃，额勒登保兵亦会，追贼至洋县茅坪，斩开甲，又擒陈杰於大石坂。八月，斩金柱於成县峡沟，斩宋麻子於凤县潘家沟。六年，破冉学胜於石泉石塔寺。高天德、马学礼、王廷诏为大军所驱，窜五郎坝。遇春方追学胜，侦知之，乘夜掩击。天德等分窜，乃由斜峪关蹊击，阻其入甘肃之路，复破贼於钢铺厂，一昼夜驰四百里，追及廷诏於川、陕界鞍子沟擒之，天德、学礼窜禅家岩。遇春料贼由宁羌奔逸，急由斜谷趋二郎坝，设伏龙洞溪，贼果至，俘斩殆尽，二贼就擒，晋骑都尉世职。是役，释降众健者八百人，编为一队，皆愿效死。会经略檄合剿冉学胜，获谍，得贼虚实，谓降众曰：“汝等立功赎罪，此其时矣！”至紫阳天池山，贼於伏莽中突起，八百人力战，冲贼为数段，遂大捷。张天伦纠五路贼聚洵阳，学胜复与合，大破之於孙家坡。追贼入川，擒冉天泗、王士虎於通江报晓垭。士虎故剧盗，专劫寨峒避大军。遇春夜往捕，适贼由他路袭营，遇春不回救，伏巢外候贼归，擒斩无遗。贼中有名号者剿除几尽，馀匪以老林为藪。遇春专任搜剿，以迟缓，严诏切责。七年秋，歼苟文明，调固原提督。寻以大功戡定，诏遇春功尤著，歼首逆独多，晋二等轻车都尉。

八年，丁母忧，赐金，给假四十日。苟文明馀党苟文润集千余人，皆犷悍，蹂躏汉江左右，诸军久役不振。遇春至，乃奋，连战红山寺、平溪河，歼之，贼氛渐清。十年，凯撤，

诏许回籍补持母服百日，假满入覲。会宁陕镇兵变。镇兵新设，入伍者多乡勇、降贼，不易制。总兵杨芳赴固原摄提督，因停给盐米银，发包谷充粮，遂戕副将、游击，劫库狱以叛。遇春行至西安，闻变，偕巡抚方维甸驰往。诏德楞泰赴陕治其事，命遇春扼方柴关，贼锐甚，兵交数失利。贼首蒲大芳望见遇春，下马遥跪，哭诉营官蚀饷状，遇春晓以顺逆，知可以义动，与杨芳谋，同主抚。诸帅尚犹豫，遇春按兵缓攻，令芳单骑入贼营谕之。越数日，大芳竟缚倡逆之陈达顺、陈先伦诣遇春降。遂率大芳邀击馀贼於江口，斩其渠朱先贵。德楞泰疏陈叛兵穷蹙乞命，请释归伍，诏斥纵叛废法，降遇春宁陕镇总兵，大芳等二百余人皆戍新疆。十三年，入覲，命兼乾清门侍卫，仍授固原提督。

十八年，天理教匪李文成踞滑县，命陕甘总督那彦成讨之，以遇春为参赞。贼萃精锐道口镇，遇春率亲兵八十人，沿运河西进覘之，遇贼数千，即突击，贼辟易，追渡河，擒斩二百；收队少二人，复冲入贼阵，夺二尸还，贼为丧气，遂断浮桥，焚渡船，进攻，贼望见辄靡。寻克道口，复击走桃源、辉县援贼，合围滑城，用地隧轰破之，文成自焚死。十二月，滑县平，封二等男爵，赐黄马褂。

陕西南山贼万五倡乱，十九年正月，移师往讨，斩万五及其党，凡两越月蒞事，晋一等男。陛见，仁宗慰劳有加，命至膝前，执其手曰：“朕与卿同岁，年力尚强，将来如有军务，卿须为朕独当一面。”手赐珍物，见遇春长髯，称美者再。时遇春弟逢春为曹州镇总兵。命绕道视所练兵，宣宗即位，加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道光五年，署陕甘总督。

六年，回酋张格尔叛，诏遇春率陕、甘兵五千驰赴哈密。寻命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遇春为参赞，会兵阿克苏进剿。七年二月，连败贼于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擒斩数万，追至浑河，距喀什噶尔十馀里，贼悉众抗拒，列阵二十馀里。会大风霾，前队迷道，未即至，将军欲退屯十馀里，须霁而进，遇春不可，曰：“天赞我也，贼不知我兵多少，又虞我即渡，时不可失！且客军利速战，难持久。”乃遣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自率大兵乘晦雾骤渡上游，炮声与风沙相并，乘势冲入贼阵，贼大奔。三月朔，遂复喀什噶尔，甫旬日，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以次复，加太子太保。张格尔远遁，诏遇春先入关。八年正月，杨芳擒张格尔於铁盖山，遇春入觐，捷音适至，帝大悦，赐紫缰，实授陕甘总督，图形紫光阁。遇春坐镇陕、甘凡十年，务持大体，不轻更张，讨搜军实，镇驭边疆，皆有法。十五年，以老子告归，召至京，陛辞，晋封一等昭勇侯，食全俸，御制诗书扇赐之。十七年，卒於家，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赐金治丧，入祀贤良祠、乡贤祠，谥忠武。

遇春结发从戎，大小数百战，皆陷阵冒矢石，未尝受毫发伤。仁宗询及，叹为“福将”。治军善於训练，疲卒归部下即胆壮，或精锐改隶他人，仍不用命。将战，步伐从容，虽猝遇伏，不至失措。俘虏必入贼三月以外始诛，老稚皆赦免。驭降众有恩，尤得其死力。操守廉洁，治家严整，子弟皆谨守其家风。

弟逢春，久随军中，积功授重庆镇标游击。后从赛冲阿平陕西洋县匪，累擢山东曹州镇总兵，调兗州镇。

子国佐，四川茂州营都司，加副将衔。

国桢，字海梁。以举人入赘为户部郎中，出任颍州知府，累擢河南布政使。洎回疆底定，宣宗推恩，就擢巡抚，疏请留其父部将训练河南兵。武臣父子同时膺疆寄，与赵良栋、岳钟琪两家比盛焉。遇春歿，袭侯爵，服阕，授山西巡抚，历官皆有声。道光二十一年，擢闽浙总督。寻以腿疾乞归，在籍食俸，数年卒。

遇春尤知人，奖拔如不及。识杨芳於卒伍中，力荐之，卒为大将，勋名与之埒，天下称“二杨”，自有传。部曲多游至专阃，著者曰吴廷刚、祝廷彪、游栋云。

廷刚，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征苗，擢守备。从遇春剿教匪，善侦敌。嘉庆四年，破王登廷於青龙坪，擢都司。五年，剿杨开甲、辛聪於龙驹寨，倍道掩袭，败贼辉塔、洞寨。伍金柱踞手板岩，轻骑往探，获贼谍，驰报，得大捷。追张天伦至马桑坝，高天升、戴仕杰由箭杆山突出，迎击，大败之，擢游击。六年，孙家坡之战，分追馀贼至关垭，夺据山顶，贼多坠崖死，擢参将。追高见奇、姚馨佐至通江，山径纡险，弃马行，见贼数十人，夺路走，擒其酋，乃辛斗也。通江贼李彬夜窜熊家湾，廷刚先至，横冲贼为二，后贼回窜，与大军夹击，大破之，擒魏中均、苟朝万、王士元。七年，迭击辛聪、刘永受於老君岭、菜子坪、太平峒、燕子岩，贼四窜；偕祝廷彪徒步入山，追贼田峪，将归队，过桃川沙坝，见山树红旗，疑之，侦知贼首苟文明冒官军，奋击败之，分路要截，擒斩数百。文明将入川，追至花石岩，见山上炊烟起，麾兵仰攻，文明知不能脱，掷跳岩下，就斩之；又擒歼苟七麻子、

吴廷诏、张芳等。八年，搜剿南山馀匪，往来老林。九年，贼聚川、陕边界，廷刚至桃木坪，贼乘雾冲扑，受矛伤，穷追越楚境，迭败之石渣河、亢喜坡。进攻马鞍山，贼伏陡崖，径驰上，擒贾灿华、苟文华、王振、谢尚玉等。贼遁老山，偕祝廷彪选健卒持乾糒轻骑蹑剿，遍历险僻。至十年，擒斩殆尽，擢甘肃凉州镇总兵，调汉中镇。十八年，剿三才峡匪万五，别贼起古子沟，分兵克之。万五乘间连踞峒寨，败之於袁家庄、平木山梁，分兵抄袭，设伏沙坝，擒其党周在庭、周之顺。万五穷蹙，窜鳌屋山中，为他军所擒。进剿馀党，擒尹朝贵、刘功。十九年，事平，诏廷刚首先进剿，功最，加提督銜。寻擢广东陆路提督，未至，卒。诏念前劳，予优恤，谥壮勤。

廷彪，四川双流人。由行伍征苗，擢守备。嘉庆五年，从遇春歼刘元恭、刘开玉，擢都司。六年，擒王廷诏，擢游击。七年，剿贼平安寨，设伏长沟，乘夜掩击，中矛伤，裹创力战，毙苟文清於阵；偕吴廷刚歼苟文明於花石岩，擒苟文齐於鳌锅山；擢参将。又破张世云於北沟口。八年，迭击贼於老林、小岔沟、白果园，擒冉璠。九年，偕罗思举追贼入界岭老林，攻望都观贼巢。从遇春击贼凤凰寨、坝口、马鞍山，并多斩获。十一年，擢汉中协副将。值宁陕兵变，赴南山截剿。甫定，瓦石坪周士贵复起，偕罗思举合击擒之，赐号迅勇巴图鲁。十四年，擢甘肃宁夏镇总兵，调陕西西安镇。十九年，剿三才峡匪万五馀党，偕吴廷刚擒尹朝贵於木瓜园。分路剿贼黄草坪，毁其巢，追入手板岩老林，贼诡降，设伏，擒其渠陈四，擢湖南提督。道光三年，内召，授头等侍卫，仍

兼提督銜。以熟悉南山情形，未几，复授西安镇总兵。在任凡十年，擢贵州提督，调浙江提督。二十年，英吉利兵陷定海，守招宝山，吏议褫职，诏留任。寻以年老休致，归，卒於家。

廷彪果敢力战，善抚士卒，当时降众多生事，所部帖然，世称之。

栋云，四川巫山人，寄籍华阳。以武举补把总，从征廓尔喀、苗疆，积功累擢宁羌营游击。从额勒登保剿教匪，与遇春偕，后乃为其部将。攻终报寨先登，功最。嘉庆三年，从遇春追张汉潮、詹世爵、李槐等，由汉中入川境。诸军合剿於隘口，栋云据高俯击，断槐手，箭贯世爵胸，皆毙。汉潮窜梅子关，迎击，败之；又连败之巴东及陕境两河关。设伏王家河，贼至，痛歼之，窜追至河南卢氏，汉潮遁。四年春，败贼凉沁河，兵仅五百，斩获三百馀级。贼走龙驹寨，屯康家河，栋云蹙之，忽山坳突出悍贼，中矛伤，战愈力，射殪执旗者，贼乃却。事闻，特诏嘉奖。四月，汉潮踞红门寺，冒雨出间道击走之，扼之黑龙口，与明亮、兴肇为犄角。溪水涨，潜涉上游袭击，贼大溃，又冒雨克栾家河。八月，败贼犁泽坪，窜石峡子，栋云设伏野鸡沟，与大兵夹击，汉潮穷蹙入老林；分路追剿，擒李潮於张家坪，而汉潮已为明亮击毙，至是获其尸；擢甘肃提标参将。五年，擢安庆协副将。败冉学胜於沔阳，连击高天德、马学礼於狮子梁、樱桃埡；六年春，复破之於五郎坪、凤凰山。天德、学礼为遇春所擒。馀党踞八斗坪，栋云分队袭之，擒罗凤友；又破伍金柱馀党於三岔坪。至七年春，所部凯撤，擢狼山镇总兵，父忧去官。十

一年，授河州镇。西宁番族出扰，栋云专剿贵德一路，破贼甘坝山，连败之六哈图河、什尖里、斡汪科合山，遂克沙卜浪贼巢，进至红露井。番僧昂贤率十二族降，焚其巢，番境悉平。以母忧去，起补陕安镇，调宁夏镇。十八年，从遇春剿南山匪，数战於陇州、沔阳，擒贼渠。二十三年，标弁江芝诬讐栋云侵饷，下总督察治，得白，抵芝罪。栋云坐私役兵丁，褫职，诏赴遇春军委用。道光初，署盐茶都司，乞病归，卒。

罗思举，字天鹏，四川东乡人。少有胆略，趫捷，逾屋如飞。贫困，为盗秦、豫、川、楚间。结客报仇，数杀不义者。遭阨，幸不死，久之自悔。教匪起，充乡勇，誓杀贼立功名。

王三槐踞东乡丰城为巢，众数万，官军莫敢击，出掠罗家坝，团勇不习战。思举见贼前锋数百，诡呼曰：“数十人耳！”众气倍，击走之。游击罗定国使侦丰城，还报：“请率死士夜捣之，官兵外应，可一举灭。”定国以为狂。思举愤，独携火药往，乘烈风燔之。贼黑夜相蹂杀，走巖岩，踏死无算，遂奔南坝场。是役，一夫走贼数万，声震川东，总督英善给七品军功，隶副都统佛住。川贼以罗其清、冉文俦、徐天德、王三槐为最强，徐、王二贼合窥东乡。思举请佛住严备，勿听。乃为知县刘清说其清降，知其诈，驰归，则贼已陷东乡，戕佛住，清亦拔营去。时嘉庆二年正月也。调苗疆凯旋兵犹未至，总兵索费音阿率甘肃兵来援，用思举策，扎营大团堡，开壕树栅，埋火药，诱贼入，轰之，遂夺金峨寺贼巢，复东乡。

贼窜重石子、香炉坪，德楞泰、明亮并以兵会，思举请仍如破丰城事，德楞泰壮之。只身夜入贼营，会大雨，火药不燃，贼觉，惧而遁。自是常将乡勇，分路为奇兵，与官军犄角，或为前锋，歼孙士凤於净土庵，又败贼於峨城山，皆以火攻劫营获捷。

时川贼与襄阳贼齐王氏等合，云阳教党亦起应。获谍，知王三槐将赴陈家山，即假所获贼旗，夜驰往，声言白号贼至，贼下山迎，悉诱歼之，擒贼首高名贵，其党张长庚觉而奔，追斩甚众，擢千总。三年，总督勒保诱擒三槐，其党冷天禄踞安乐坪，环攻不下；召思举往，夜率死士焚其巢。将明，殿旅出，大呼曰：“我丰城劫寨罗思举也！”贼胆落，溃围走。思举战绩至是始上闻，擢守备。

德楞泰围罗其清等於箕山，复召思举问计。思举相地势，曰：“贼各隘皆垒石守，惟山后悬削数十丈，必恃险乏备。若官军攻於前，使不暇他顾；我率勇敢者梯而上，可捣也。”如其言，夹击，大破之，馀贼四逸。思举料其必走方山坪，率乡勇先往，伏坪后，越数日，贼为官军追击，果至，擒斩几尽，遂获其清。四年，其清馀党踞东乡四季坪，从提督七十五破之。秋，败贼巴州豆真坡，又援田朝贵於铁炉山。五年春，德楞泰剿冉天元於川西，檄思举率乡勇三千赴军。战青龙口，贼踞山险，选精锐九十人夜薄贼巢，破之。贼分趋农安，将入陕，思举献计，请致书额勒登保，约守阳平关，易装潜入贼卡，杀二贼，众追捕，乃弃所赍书逸出。贼果不敢前，回窜江油。思举先驱深入，伏起，奋斗，而贼以挡牌御矢统，因德楞泰於马蹄冈；急趋救，使乡勇人取石乱击，毁

挡牌。会冉天元马蹶就擒，贼瓦解。假贼旗追逐馀匪，斩雷士玉。攻鲜大川於天寨子，山险不能上，德楞泰遣箭手五百助之，令伏岩下，先以乡勇诱贼，俟擂石且尽，仰射，箭落如雨，贼退避，遂克之，思举手擒贼六十余人。德楞泰诃其轻生，声色俱厉；思举跪谢，良久出，则冠上已换花翎，由是深感德楞泰，乐为尽力。

寻从勒保防嘉陵江，七十五以桂涵新败，调思举代领所部乡勇，擢都司。六年，歼张世龙於铁溪河，击援贼陈天奇，阵斩之，赐号苏勒芳阿巴图鲁，擢游击。自是转战老林，饷不时至，煮马鞢，啖贼肉以追贼。七十五卞急，屡为贼所窘，辄赖思举援救得捷。既而七十五坐事逮，德楞泰攻苟文明於瓦山溪，贼踞楠木坪，三战不克。召思举率乡勇至，皆衣狗皮，蹣草履，人笑为丐兵，夜越后山伏，一战破之，歼苟明猷、苟文举。众诧曰：“丐兵破贼矣！”始补给饷，制衣履，擢参将。七年，迭败庾向瑶於风碛子、万古楼，破齐国点於通江，歼张天伦、魏学盛於巴州。秋，击刘朝选於仙女溪，遁鞋底山，擒之。又偕罗声皋擒张简、罗道荣於巴州。冬，唐明万窜大宁，追至石柱坪，贼方食，奋击，大溃，擒明万。仁宗以明万剧贼久稽诛，特诏嘉赉。诸贼渐就歼除，搜捕南山馀孽，两年始清，擢太平协副将。十年，德楞泰剿宁陕叛兵，檄思举赴军，寻就抚，尽释归伍。思举曰：“兵变，杀将陷城破官军，乱无大於此者。反赏，是劝叛也！何以惩后？请诛首逆，以申国法。”诸将不可。后川、陕兵果数叛。十一年，思举攻西乡叛兵，斩首逆於阵，风稍息。署川北镇，擢凉州镇总兵，未之任，调重庆镇。

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叛，夹河筑碉。总兵罗声皋不能克，许其降，以专擅遣戍。命思举进剿，克四寨，洛布七力就歼，请分其地以赏上下瞻对诸出力头目，事乃定。道光元年，擢贵州提督，历四川、云南、湖北提督。

十二年，湖南江华锦田寨瑶赵金龙为乱，与长宁赵福才纠合九冲瑶肆掠，提督海凌阿战死，势益炽。诏总督卢坤偕思举讨之，至永州，议遏贼南窜，断其西道州、零陵、祁阳山径，进兵兜击。於是驱诸瑶出山，皆东窜常宁洋泉镇，檄各路进逼合围，四月，大破之，金龙中枪死，擒其妻子及死党数十，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时命尚书禧恩督师，未至军，先三日奏捷。禧恩方贵宠用事，怒其不待，盛气陵之。思举曰：“诸公贵人多顾忌。思举一无赖，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恩无如何，则诘金龙死状虚实，思举获其尸及所佩印、剑、木偶为证，乃止。二十年，卒於官，赐太子太保，谥壮勇。子本镇，袭世职。

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檄川、陕、湖北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皆称旨。晚年自述年谱。川中殄诸剧寇，多赖其力，功为人掩，军中与二杨并称。杨芳於诸将少许可，独至思举，以为“烈丈夫”。尝酒酣袒身示人，战创斑斑，为父母割股痕凡七，其忠孝盖出天性云。

同时起乡勇者，桂涵名与之亚，包相卿较后出，亦至专阃。

涵，亦东乡人。少恃勇，横行乡里，亡命出走。继归，与思举同应募为乡勇。父天聪，聚族党屯罐子山。贼数为涵所窘，欲报之，万众来攻。涵率壮士伏隘，诱贼入空寨，痛歼之。嘉庆二年，从朱射斗攻金峨寺，贼突出，围涵於山峒，火熏水灌皆不伤，反多毙贼，贼乃走。寻战净土庵，偕思举陷阵，大破之，徐天德党众几尽歼。同里闻其屡捷，争来投效，德楞泰、明亮特编涵字营，使涵领之，擢千总，由是知名。

三年，大军围安乐坪，冷天禄诈降出走，涵侦知之，伏兵於方家坝、鱼鳞口，贼至伏发，擒斩甚众，擢守备。四年，从德楞泰追贼入陕，每由间道出贼前，与官军夹击，数捷。又从朱射斗歼包正洪於云阳芦花岭。从七十五破龚建於开县火峰寨，手擒建以献，擢都司。五年，复从射斗破贼云阳，擒其渠李甲，纵归，招出党众数百人，自是降者日至。

既而改隶勒保军，始与思举分路，转战川东西，所至有功，累擢游击。六年，从阿哈保追汤思蛟於垫江，贼夜走，涵谓：“穷寇且死斗，请先伏魏家沟。”俟其至，突击，大破之。又从薛大烈追李彬、冉天士於通红，至小中河，大雪，贼不为备，涵率乡勇夜半薄贼垒，与官军四面乘之，贼奔旷野，劲骑冲踏，尽歼焉。彬遁，未几，为刘清所获。自七年后，复偕思举遍历老林，搜剿匪，累迁夔州协副将。九年秋，从经略、参赞围馀匪於太平火烧梁山，峻无路。涵议：“守此相持，虽数月无如贼何。山下小溪通民峒。贼久困，必出劫峒粮，请以步卒伏山后。”贼果以骁锐千馀潜出，诸将皆死战，半日歼之，前山自溃。遂殄灭净尽，川、陕肃清。

十一年冬，绥安兵叛，涵在梁山闻变，虑本部兵与通，单

骑驰入郡城，声言越两日出兵；密令弟吉出募乡勇旧部为一队，约期合攻。时贼踞景市庙，将往麻柳场。涵至，令急赴景市庙，中途改趋麻柳场，距贼数里止队，入深箐，谍报贼逾千，且至，叱曰：“安得有此众？”戒毋轻进，毋漏言涵至。既而贼自山冲下，三进三退，乃突起击贼；而弟吉已率五百人据山顶，贼大溃，擒首逆王德先。叛兵起事甫五日，一鼓平之，赐号健勇巴图鲁。十三年，署重庆镇，寻授川北镇总兵。十九年，击三才峡匪党吴抓抓等於沔县，走之。川北获安。道光二年，擢四川提督。果洛克番匪劫西藏堪布贡物，命剿擒首逆曲俊父子，被优赉。在任十载，遇番、夷蠢动，兵至辄定。十三年，讨越嵩夷匪，连战皆捷。忽遘疾，卒於军。优恤，赠太子太保，谥壮勇。子三人，并晋官秩。

相卿，邻水人。嘉庆六年，以乡勇隶松潘镇标。尝从思举击陈朝观於通江龙凤垭，追贼受矛伤，裹创力战。七年，破张天伦於巴州金子寺，相卿斩天伦穀子山下，给蓝翎、八品顶戴。又歼张简、唐明万，功皆最。十年，思举侦襄贼王世贵、谢应洪匿太平老林，檄相乡蹊捕，歼之，授千总。十二年，剿瓦石坪叛兵，擢守备。累迁广元营游击。十三年，调征台湾。会峨边越嵩倮夷叛，命回川从提督杨芳赴剿，攻克咽噜崖。夷踞曲曲乌乌斯坡，相卿梯绝壁，牵挽负炮而上，破之，进毁巴姑贼寨，擢参将。十五年，倮夷复叛，攻克峨边十三支夷巢，破越嵩沈喳夷，抵滥田坝，两厅叛夷悉降，累迁懋功协副将。剿马边夷，擒其渠，加总兵衔。再署建昌镇总兵，总督鄂山、宝兴皆以边事倚之。十九年，病归，卒。

论曰：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材武骁猛，萃於行间，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者，厥惟二杨及罗思举为之冠。遇春谋勇俱绝，剧寇半为所歼。思举习於贼情、地势、险厄，强梁非其莫克。至於忠诚忘私，身名俱泰，遇春际遇之隆，固为稀觐；而思举以蕲泽臬杰，终保令名，焕於旗常矣。乡兵出平钜寇，亦自其为始云。

卷三百四十八

列传一百三十五

赛冲阿温春 色尔滚 苏尔慎 阿哈保
 纶布春格布舍 札克塔尔桑吉斯塔尔
 马瑜蒲尚佐 薛大烈罗声皋 薛升

赛冲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袭云骑尉世职，充十五善射，授健锐营参领。征台湾力战，赐号斐灵额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历吉林、三姓副都统。

嘉庆二年，率吉林兵赴四川，始终隶德楞泰麾下。张汉潮等窜平利，败之澍河口，又败之大宁黑虎庙。追齐王氏、姚之富入宁羌山中，要之罗村坝，以劲骑横冲贼阵，往来击射，大破之。三年春，破高均德於洋县金水铺，蹙追至安子沟。贼夜突营，偕总兵达音泰跃垒而出，斩贼千馀。齐、姚二贼复与均德合扰安康。师次判官岭，贼隐深林，遣数百人诱战，赛冲阿鼓勇先入，败之。贼走山阳，截击於坝店，遂与明亮、德楞泰三路进逼，大破之於郧西三岔河，齐、姚二贼投崖死。叙

功，被珍贄。四月，分剿均德於华州，连败之洋县茅坪、关西沟。均德合诸贼奔渠县大神山，会诸军克之。自秋徂冬，迭克箕山、大鹏寨、青观山，遂擒罗其清、冉文俦，功皆最。

四年夏，败徐天德於开县旗桿山，败张天伦於太平修溪坝。秋，龚文玉踞夔州八石坪。从德楞泰进攻，破贼寨，追败之竹溪大禾田，擒文玉。冬，击高均德於大市川，遂破高家营，擒均德。进兵川北，歼张金魁於通江空水河，擒符曰明等於广元野人村。复移军川北，迭败苟文明、鲜大川於猫儿梁、马家营。

五年春，从德楞泰由陕回川西，击冉天元於江油新店子，又大战马蹄冈，并深入遇伏，先挫后胜，天元就擒。详《德楞泰传》。乘胜破贼剑州李家坪、石门寨。俄而张子聪、雷世旺犯蓬溪，围成谷、太和、仁和、仁义四寨。偕温春往援，斩世旺。破冉天泗、王士虎於南江长池坝，破鲜大川、苟文明於岳池新场，擢固原提督。命赴陕专剿高天德，马学礼诸贼，德楞泰素倚吉林马队，赛冲阿尤得众心，士卒闻其将去，环跪乞留，累疏陈状，请权缓急，暂留川，允之。秋，从德楞泰击赵麻花、王珊於云阳寒池坝、滥泥沟，并歼之。冬，败杨开第、李彬、齐国谟於观音河。

六年春，破高天升於镇安野鸡坪，歼之；又破唐明万等於和冈溪，进至黄花庙，贼夜犯营，奋击，溃走。夏，从德楞泰击徐天德、樊人杰等於白河黄石坡，擒陈朝观，偕温春破天德於宁陕两河口，蹙之於紫阳仁和、新滩，天德赴水死，授西安将军。

谍报龙诏周由川入楚，率劲骑蹙击，先俘其妻子，复歼

其兄绍华、弟绍海；至平利岳家坪，冒雨雪纵兵冲踏，阵斩绍周，并萧四馀匪尽歼之，予骑都尉世职。冬，迭破刘朝选於东乡土黄坝，奉节、大宁边境。七年春，又大破之潘家槽，擒斩殆尽，朝选仅以千馀人逸；败宋国品於梁山柏林槽，擒席尚文於东乡袁家坝；与勒保部将夹击陈自得於大竹、邻水，大破之：调宁夏将军。

夏，从德楞泰赴楚剿樊人杰，人杰与蒲天宝相犄角，迭败人杰於鸡公山、谭家庙，又克天宝於大垭口。人杰窜平口河脑，自黄茅垭进逼之，无去路，人杰投河死。额勒登保檄赴陕，驻太平河，截剿川、楚窜匪。是冬，大功戡定，诏论诸将战绩，以赛冲阿与杨遇春居最，予轻车都尉世职。九年，调西安将军，命偕德楞泰检捕南山残匪，随同奏事。寻以迟延降骑都尉。贼平，还旧职，调广州将军。

十一年春，海盗蔡牵犯台湾，命副德楞泰往讨，会牵为李长庚击走，乃专任赛冲阿为钦差大臣，提督以下受节制。寻责专办陆路，至则凤山已复，南北两路仅馀零匪，请停调两粤、福州驻防兵，水师责成李长庚，陆路责成许文谟。诏嘉其晓事，调福州将军。秋，牵复入鹿耳门，檄镇将击沉贼舰十一，获船十，擒贼目林略等。十二年，蔡牵、朱濆皆穷蹙，乃赴本官。

十四年，调西安，寻调吉林。十六年，入觐，途见岫岩、复州流民，奏下副都统松霖安抚。会松霖疏请驱逐流民出境，诏斥其误，命如赛冲阿所议行。十八年，调成都将军。二十年，剿陕西南山匪，连破之木竹坝、太阳滩，进薄汉北，凡两月肃清，封二等男爵，赐双眼花翎。二十一年，廓尔喀与

披楞构兵，互请援，命赛冲阿行边防之而已。误会上旨，驰檄谕诘，复请越境胁以兵威，诏斥贪功构衅，夺双眼花翎，降二品顶戴。寻以两国言和，复之。二十二年，召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寻授盛京将军。二十四年，复召为理藩院尚书，兼御前诸职如故。宣宗即位，加太子少保，赐紫缰，管理咸安宫蒙古、唐古忒，托忒诸学。

道光元年，出为西安将军。三年，入祝万寿，赐宴玉澜堂，列十五老臣，绘像，御制诗褒之。四年，召授内大臣、镶蓝旗蒙古都统，充总谙达。六年，以疾乞休。寻卒，赠太子太师，命皇子赐奠，谥襄勤。子额图浑，三等侍卫。孙特克慎，袭男爵，坐事除名。曾孙清福，袭官四等侍卫。

温春，默尔丹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拜唐阿累擢三等侍卫。从征廓尔喀。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南苑行围，以杀虎超擢头等侍卫。明年，从征苗疆，连克苏麻寨、大乌草河，赐号克酬巴图鲁。大战尖云山，与总兵达音泰分将左右军，昼夜鏖斗，遂复乾州。苗平，从德楞泰赴四川。嘉庆二年，败贼东乡马耳沟，又败齐王氏、姚之富於夔州白帝城，加副都统衔，充领队大臣，驻守竹溪、平利，贼来犯，并却之。李潮、张世虎馀党走渡汉，率索伦骑兵蹙之於中流，歼贼千。

三年，破高均德，歼齐王氏、姚之富，破罗其清、冉文俦。四年，破张天伦，擒龚文玉，擒高均德。诸役皆与赛冲阿同为军锋，名绩相埒。方高家营之未破也，贼扼大市川，倚险抗拒，鼓勇先登，马蹶，易骑而上，杀贼独多，诏特嘉之。五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江油新店子及马蹄冈之战，并分当一路，濒危，克捷。冉天元馀党与张子聪、虔向瑶筹合

窜潼河西岸，追及渡口，歼其后队千馀，迭败贼於蓬溪、中江。秋，偕赛冲阿击鲜大川於新场，偕薛大烈击汤思蛟於倒流水，从勒保击虔向瑶於长坝，皆捷。六年，偕赛冲阿歼徐天德。其秋，击龙绍周於湖北境，绍周合众万馀，已进和冈溪，后队攻天平寨诱战，而伏千贼截官军后，赛冲阿击攻寨者，温春扼溪口以要伏贼，遂入峡攻其中坚，大败之，追斩绍周於岳家坪，予云骑尉世职。七年，偕赛冲阿败刘朝选於土黄坝，分兵破虔文正於潘家槽，擒之；又偕赛冲阿破樊人杰於平河口脑，阵斩其弟人礼及二子，人杰走死。是年功藏，被优赉。凯旋，授虎枪长、正红旗护军统领。

十一年，宁陕兵变，赴陕协剿。十五年，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行抵乌兰博木图，病卒，帝悯之，命其子护丧归，予祭葬。子乌凝袭世职，官至护军参领。

色尔滚，莫尔丹氏，黑龙江正黄旗人。由打牲兵袭佐领。从征廓尔喀，以功赐号托默欢武巴图鲁，迁副总管。嘉庆二年，从德楞泰剿教匪。三年，歼齐王氏、姚之富於郧西，受枪伤，擢协领。合攻箕山，破贼於顺水寺、郭家庙、廖家碛，及贼由青观山败窜，要击於濛子滩，擒罗其清，又败冉文俦於麻坝寨。四年春，擢总管。从德楞泰入陕，破高均德於大市川，擒之，色尔滚战功居最。五年，从战马蹄冈，冉天元负创逸，追至包家沟，天元就擒，又败贼於石门寨、风如井、铁山关，加副都统衔。夏，截击刘朝选於东乡茨竹林，蹙击张子聪等於九亭场，进捣通江长池坝冉天士贼巢，皆败之。秋，剿鲜大川、苟文明於巴州元口镇，沿江兜截，与大军合击，斩贼渠吴耀国、鲜文炳，擒苟文礼。又击汤思蛟、赵麻花於茅

坪、倒流水。冬，歼麻花於大禾田，被奖叙。

六年，从德楞泰入陕，擒龚如一、高天升；合击龙绍周、徐天德，先后擒歼。冬，击苟文明於槽子沟，陷阵被创。七年，从德楞泰追樊人杰入楚，驰三百里绕其前；又偕蒲尚佐破蒲天宝於鲍家山，徒步入贼巢，天宝走死。诏嘉其奋勇，命在乾清门侍卫行走。又歼戴仕杰於兴山施家沟。八年，搜剿餘匪，肃清，被优叙。历阿勒楚克副都统、伊犁领队大臣。

十四年，叛兵蒲大芳等在戍所煽乱，将军松筠令色尔滚往诛之，诏嘉所使得人，召来京，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历伯都讷、阿勒楚克副都统。十八年，命协剿滑县教匪李文成，遁，设伏白土冈败之。贼固守司寨，毁垣入，登楼杀贼，文成自焚死，加都统衔，予云骑尉世职。历黑龙江副都统、呼伦贝尔办事大臣。道光七年，乞病，给全俸。十三年，卒，赐金治丧，谥壮勇。子明晋，孙济克扎布，袭佐领兼云骑尉。

苏尔慎，苏都里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马甲。从征廓尔喀。嘉庆初，从德楞泰剿教匪，积功授三等侍卫，改隶京旗。五年，马蹄冈之战，初不利。德楞泰憩山上，贼至，驰下奋击，苏尔慎射冉天元马，应弦倒，天元就擒，贼遂大溃。论功最，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其冬，攻大垭口，陷阵被创，赐号西林巴图鲁。六年，战红花垛、鲫鱼垭，追贼至陕境黄石坂，首先跃马冲入贼阵，擒贼渠庞士应、方文魁，寻歼徐天德、樊人杰、苟朝献，战皆力。七年，破凤皇山、鸡公梁、桂林坪，先登夺隘，军中号为勇敢。凯旋，擢头等侍卫。

十八年，林清党犯禁城，闻警入，首先杀贼，加副都统

銜，命为领队大臣，率巴图鲁侍卫赴山东剿教匪。诏称其材武出众，可当百人，爱惜之，戒勿步战。破曹州、武定贼巢十一，复偕提督马瑜破贼於滑县潘章村，擒贼目郭明山。事定回京，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充上书房谳达。二十四年，上幸热河，乘马蹶，苏尔慎控止之，擢镶蓝旗蒙古都统。道光元年，随扈昌陵，马逸，突乘舆，降蓝翎侍卫。逾年，以二等待卫休致。未几，卒，赠副都统衔。

阿哈保，鄂拉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司辔护军授侍卫。从征台湾，解诸罗围，擒林爽文，赐号锡特洪阿巴图鲁，图形紫光阁。继从征廓尔喀，擢二等待卫。苗疆事起，转战最力，论功居上等，迭擢头等侍卫、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嘉庆二年，命率吉林兵赴襄阳，偕景安剿教匪，击贼於独树塘、枫树垭，擒斩甚众。三年，追贼入川，合攻大神山，分克插旗山贼卡，尽歼之。四年，合击徐天德於渠河，又破之於谭家坝，贼大溃。冬，设伏白水碛，歼贼千馀，被奖叙。

五年，冉天元等犯川西，御之场院，失利，责领新到贵州兵戴罪立功。从德楞泰击天元，独当火石垭一路，先败后胜。冬，偕薛大烈击杨开第於安仁溪山梁，追越大山数重，至两台山，所过贼寨皆下，开第伏诛，被优赉，擢御前侍卫。六年秋，复偕大烈击青、黄、蓝三号贼於巴州石淩山，分路设伏，夜袭之，歼戮二千馀，授正红旗护军统领，并赐其子阿颜托克托为蓝翎侍卫。搜剿老林，擒老教首邓金祥，予云骑尉世职。寻合击高见奇等於大茅坪，因病赴达州医疗。七年，召回京。逾岁，以扈驾神武门，陈德突御舆，失於防护，褫职，予副都统衔，在乾清门行走。历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正

红旗护军统领。十年，病，加都统衔，遂卒，依都统例赐恤。子阿颜托克托袭世职，兼三等侍卫。

纶布春，罗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黑龙江学围驻京，授司辔。从征廓尔喀、苗疆，赐号色默尔亨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嘉庆元年，裹创克骡马冈险隘，加副都统衔。平陇贼寨尤固，纶布春从狮子坡入，囊土填壕，毁墙栅，出间道抚其背，大军进薄石隆，遂擒石柳邓。

二年，苗平，从额勒登保剿湖北教匪，破林之华於芭叶山，追贼红土溪、铁矿坡、罗锅圈，迭败之，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三年，擒覃加耀於终报寨，移军入川，败高均德於野猪坪，击李全等於紫泥岭。贼走湖北，额勒登保自汉江下襄阳，令纶布春将骑兵由陆出平利。遇张汉潮於南漳，败之於菩提河，孟石岭，歼贼数千。寻，汉潮与詹世爵、李槐合，众可二万，偕明亮扼之清池子山口，汉潮先遁，世爵、槐於隘口抗拒，纶布春以劲骑截击，木石并发，贼窘，多触崖死，世爵、槐并歼焉。秋，从额勒登保击高均德於吴家河口；贼自林中出，矛伤左胁，力战败之。进攻张公桥，擒汉潮子正澹及刘朝佐等。

四年春，械送诸贼至京，命偕侍卫十八人解饷回川，坐报侍卫等患病失实，降黜。未几，败汉潮於黄牛铺，诸军合击之张家坪，汉潮就歼，纶布春获其尸，擢乾清门侍卫。迭破馀贼於教场坝、药坝、茨沟、板房子，那彦成疏陈战绩超众，屡诏褒赉。

五年，随那彦成出宝鸡，遏白号贼北犯，破之於龙山镇，

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黄号贼分屯，连营十馀里，纶布春潜师先破八里湾，回击牛蹄岭，贼傍秀金山列队以拒，径冲入阵，手刃数贼，遽却；进援卡狼寨，扼石峡口夹击，大败之。夏，偕穆克登布击杨开甲於七盘沟，而高天德、马学礼犯汉中，提督王文雄战死，诏责纶布春专剿，败之於白溪。俄，冉学胜渡汉北，将与伍怀志合，偕总兵汪启邀击於留坝，又会诸军败之於大吉河、鱼洞河。

六年春，以追剿学胜久无功，被劾褫职，以马甲留营效力，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於五郎铁锁桥，率三十人先驱冲敌，杀贼数十。贼据山拒斗，跃登横击，贼众披靡，追击於红水河，徒步奋战，夺山梁。诏嘉其愧奋，授蓝翎侍卫。复偕穆克登布蹙贼，侦知潜匿老林一层窑，地险绝，督兵猱升而上，怀志与党六七人惶急投崖下，为纶布春所获，授二等侍卫，复巴图鲁。其冬，病卒於汉中，依头等侍卫议恤。

格布舍，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父萨克丹布，以吉林新满州留京为前锋。乾隆中，从海兰察征石峰堡、台湾有功，累擢三等侍卫，赐号伯奇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又从额勒登保征苗疆，擢二等侍卫。遂从剿教匪，破芭叶山，其大金坪、抱窝山两战尤力。以病解军事，久之始卒。临歿，仁宗念前劳，加副都统衔。

格布舍亦起前锋，累迁三等侍卫。随父赴苗疆，平陇之役，从额勒登保克岩人坡、大坝角诸寨，赐号库奇特巴图鲁。及赴湖北黄柏山，战频有功，又歼逃贼於巫山。嘉庆四年，歼冷天禄。奏诸将功，格布舍第一。上夙知其将门子，善用鸟枪，特嘉经略所列公允，加副都统衔。五年，偕杨芳夹击杨

开甲於两岔河，陷阵，被创坠马，跃上再战，追斩甚众，予恩骑尉世职。又偕杨遇春歼伍金柱、宋国富，六年，擒王廷诏及高天德、马学礼，功皆最，晋云骑尉世职。其冬，击辛斗於黑龙洞。七年，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冒雨深入老林，文明就歼。留川、陕边界检捕残匪。凯旋，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乾清门行走。十二年，出为伊犁领队大臣，寻授宁夏副都统。召还，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

十八年，命往河南剿教匪，将行，值匪犯禁城，急入捕贼，被优奖，命充领队大臣，率火器营赴军。迭败贼於道口，进围滑县，败援贼於城北，掘东门隧道，为贼觉，复踞西南隅，穴成火发，格布舍仍攻东门，以云梯先登，获贼目徐安国於地窖，擢御前侍卫，予骑都尉世职，迁正蓝旗护军统领。坐失察部下私携俘获子女，议褫职，帝曰：“格布舍出兵时，闻警，由德胜门奔赴大内，朕不忍负之。”改留任，予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在大门行走。既而直乾清门，帝阅步射，中三矢，赏黄马褂，擢宁夏将军。道光初，回疆军事起，命驻哈密为声援，调乌里雅苏台将军，移师守吐鲁番。八年，召为正白旗蒙古都统，复出为宁夏将军。十年，卒，谥昭武。子秀伦，袭骑都尉。

札克塔尔，张氏，满州正黄旗人，初金川土番也。父为索诺木所杀。年末二十，密献入番路径於将军阿桂，随征，洊擢守备。高宗怜之，命隶内务府旗籍，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嘉庆四年，从尚书那彦成赴陕军，击高天德、马学礼於

灰峪林，又击川匪於龙草坪。五年，偕纶布春夹击白号贼於秦安龙山镇，擒贼渠余礼等，赐号瑚尔察巴图鲁。又偕击王廷诏、杨开甲於牛蹄镇，由山梁驰下，马蹶，复起力战，大破之，迁镶白旗护军统领。那彦成破张天伦於岷州林家铺，转战巩昌、文县，贼据河岸，且击且济，逼贼郭家山，自中路仰攻，擒高天德子狗儿；又偕纶布春破伍金柱、杨开甲於分水岭。

是年夏，召那彦成还京，札克塔尔留听额勒登保节制。每战猛锐无前，军中号曰“苗张”。杨开甲等窜湖北，间道邀击於郢西黄莺铺，擒斩千馀，予恩骑尉世职。偕杨遇春破伍金柱於手扳崖、铜钱窖，歼杨开甲於茅坪。诏以是役得其分击之力，优予赉叙。诸贼循渭东窜，札克塔尔邀击於宽滩，乃折趋栈道。帝廕陕事急，趣其还军，乃偕庆成驻褒城、西乡，兼顾川、楚。窜匪高天德、马学礼窥渡汉，从额勒登保钞截，屡败之。

六年元旦，破贼五郎坪，蹙伍怀志馀党於瓦子沟，擒教首彭九皋，遇贼南郑狼渡礮，跃马冲贼为二，擒其渠王凌高。夏，追冉学胜於栈东，夜袭黄安坝贼营，破之。偕杨遇春夹击於天池山，突占山梁，擒其党陈学文，追败之竹溪、草鞋峡，贼窜陕。又偕遇春夹击姚馨佐、曾芝秀於南唐岭、刘家河口。诸贼寻与学胜合，又败之孙家坡、渭子池，与遇春同被褒赉。

七年，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贼匿太白山老林，瞭於山巅，军至即遁。札克塔尔以围捕非计，撤辛峪口兵诱之，果出，昼夜追奔，扼其三面，偕杨遇春夹击於镇安石门沟，贼

复窜老林，屡出屡入，诏斥旷日持久，褫职留任。历数月，获文明妻子，始复之。

八年，凯旋，充奏事处领班。扈驾回宫，入神武门，有男子陈德突犯御舆，扎克塔尔手擒之，封三等男爵。十一年，宁陕兵变，从德楞泰往剿，战於方柴关，不利。既，叛兵就抚，德楞泰以震慑乞降奏。上召扎克塔尔询状，斥其隐饰，褫职留男爵，回四川，以副将用。寻予副都统衔，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十三年，召还，授护军统领，兼武备院卿。十七年，卒，赐金治丧。子常安，袭爵。

桑吉斯塔尔，满洲正黄旗人，亦四川土番。应募征金川，历石峰堡、廓尔喀之役，赐号察尔丹巴图鲁。累擢头等侍卫，改隶内务府满洲。嘉庆四年，与扎克塔尔同赴陕军，迭败张汉潮於黄牛铺、二郎坝、洵阳坝。迨汉潮就歼，加副都统衔，连击教场坝、大坝、韭菜坪，并下之。五年，陇山镇、林江铺、郭家山诸战，皆与扎克塔尔俱，又歼刘允恭於陕境大中溪，败伍金柱於镇安手扳崖，被优叙。寻，金柱为杨遇春所歼，其馀党西走，要其去路，蹑追，自文县、宁羌至龙安击之，贼窜射箭炉寨，山径险狭，弃马徒步，及於窄口子，痛歼之。分兵击木兰沟伏贼，仅存二百馀人，遁三岔河，与冉学胜合。诏斥迟留，额勒登保为疏辩，得白。六年，偕扎克塔尔迭败贼於狼渡礮、天池山、孙家坡。贼自孙家坡败窜，桑古斯塔尔设伏杨柏坡以待，擒斩几尽，高见奇就诛，被奖叙。是冬，召回京。

八年，偕扎克塔尔捕陈德，予骑都尉世职。十一年，率巴图鲁侍卫赴宁陕剿叛兵。及还，坐召对迟到，降头等侍卫。

寻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八年，率火器营赴滑县剿贼，以火攻，克城先登，复在御前行走。坐军中携俘童当黜，原之；又坐事褫副都统，仍以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二十三年，卒，赐金优恤。子策楞讷尔，三等侍卫，袭骑都尉，请葬父於近京，允之，赐葬费焉。

马瑜，甘肃张掖人。祖良柱，官四川松藩镇总兵，遂寄籍华阳。瑜少以武生入伍，从征廓尔喀、苗疆，累迁游击。嘉庆元年，赴达州剿教匪，战大园堡、安子坪，数有功，赐号达春巴图鲁。三年，从德楞泰歼齐王氏、姚之富於郧西，瑜间谍功居多，擢参将。击高均德於雒南铁钉垭，贼奔就冉文俦，合踞大神山，诸军合击，瑜攻其东，克之。及攻大鹏寨，瑜冒雨毁其南门。四年春，文俦就擒，授四川督标副将。从德楞泰入楚，擒高均德，寻赴援陕、甘。五年春，复从德楞泰回川西，击冉天元，战江油新店子，进攻重华堰，深入火石垭，瑜分路助击有功。追贼石门寨、开封庙，至嘉陵江岸，迭败之。又设伏败蓝号匪於七孔溪，克长池坝贼巢，擢贵州安义镇总兵，调重庆镇。瑜祖故温福部将，勒保与有旧，甚倚之，又久从德楞泰为翼长，军事多所赞画。八月，白号度向瑶窜长坝，将渡河，瑜率步骑掩至，蹙之，向瑶赴水逸。

六年春，徐天德自洵阳北窜，留后队於峪河口，前队夺渡汉江，追及乾沟，擒斩千馀，贼奔镇安，雪夜间道出野猪坪要之。时龙绍周分党入太平老林，自率大队赴楚，欲与天德合，蹙之竹山官渡河，夜闻追骑声，争赴水，漂溺泰半。夏，从德楞泰追天德，破之黄石坂，进逼毗河铺，贼势瓦解，天

德甯死河滩。遂偕赛冲阿等追绍周入川，战菜子垭、云雾溪，皆捷，贼西趋陕。冬，歼绍周於平利岳家坪，於是黄号略尽。又败贼於通江刘家坝，俘获甚众。

七年春，师次巫山十二峰，检捕线号残匪。夏，击樊人杰等於东湖鸡公山梁，又败蒲景於大垭口，人杰走死。冬，追贼老山施家沟，山径险狭，徒步而入，擒其渠赵鉴，歼馀匪於中子洋。侦巴、巫界上有匿匪，月夜捣其巢，悉歼之，被奖赉。时贼势穷蹙，瑜自巫山向北搜剿。八年，擒王三魁於马家坝，三槐之弟也。会楚匪复逼入川，偕色尔滚破之，擒盗窝，馀匪殆尽。三省设防，瑜驻川界徐家坝，击陕境逸匪，歼之。九年，擢江南提督，调云南，皆未之任，留办善后。歼湖北甯匪苟文华等，被优赉。寻坐添紫城疏防，夺巴图鲁、花翎。率兵二千入老林追贼，攻克凤凰寨，擒斩数百。既而苟文润就歼，复花翎、勇号。

十年，赴本官，历江南、直隶提督。十八年，从车驾幸热河，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其秋，滑县贼起，命偕总督温承惠进剿，破南湖、北湖贼，进击道口。寻赴开州搜捕，毁潘章、李家庄、袁家庄诸贼巢。事平，优叙。十九年，调江南。坐事左迁徐州镇总兵，调袁州镇。二十四年，复任江南提督。未几，卒，以前劳优恤，谥壮勤。

蒲尚佐，四川松潘人。由行伍拔补千总，从征苗疆，累擢游击。嘉庆三年，从德楞泰歼齐王氏、姚之富於郧西，赐号劲勇巴图鲁。克箕山有功，擢参将。五年，偕马瑜合击蓝号贼於陡坎子山，大破之，擢四川维州协副将。围赵麻花於石虎林，贼夜突围者三，皆击却，次日尽歼焉，被奖叙。

六年，从德楞泰破高天升於洵阳江岸，追至二峪河，雪夜出山径进攻，天升就诛，擢云南鹤丽镇总兵。败龙绍周於茅坝，迭败徐天德於庙坪、黄石坂，又追击於川、陕境上。每战辄殪数百，数蹶入楚，沿路搜剿，及绍周为赛冲阿等所歼，其余党窜竹山，围剿歼戮无遗。

七年，从德楞泰转战川、楚，谍知樊人杰屯杉木岭，蒲天宝屯代峰，别有贼屯鸡公山为声援，先破之。人杰走雾露河，尚佐迎击，转战七昼夜，斩获无算。天宝走当阳，偕色尔滚侦踪追击，贼收残众屯兴山桂连坪，袭破之。贼走踞鲍家山，德楞泰冲其前，尚佐等攀危崖，绕出贼巢上，痛歼之，馀贼狂奔出山，仅数百人，窜入老林。天宝被追急，坠崖死，被优赉，兼乾清门侍卫。又偕副都统富僧德歼戴仕杰於兴山，擒崔连乐、崔宗和於房县，斩陈仕学於巴东。

八年，青号刘渣胡子与黄号陈大贵踞老鸦寨，尚佐乘雾雨袭之，贼弃寨循当阳河走，遇富僧德伏兵，争赴水死，擒大贵。驻巫山，搜捕馀匪，贼氛遂净。十三年，擢湖南提督，调甘肃。二十年，以病解职，归，卒。

薛大烈，甘肃皋兰人。由行伍从征台湾、廓尔喀，累迁都司。嘉庆二年，从总督宜绵剿教匪，由陕入川，数有功，擢游击。三年，迭克贼於白沙河、兰场。时王三槐踞东乡安乐坪，勒保令刘清招降。清遣刘星渠偕二武员往，留为质。三槐偕至大营，星渠密请擒之。大烈争曰：“舍守备、千总二员易一贼，衰国体，失军心。”乃止。越数日，三槐复自来，遂羁留，而以阵擒上闻，勒保受上赏，大烈亦赐号健勇巴图鲁，

擢参将。未几，擢四川提标副将，充翼长。善伺勒保意，预诸将黜陟，军中属目焉。

五年，擢川北镇总兵。勒保以罪逮，魁伦代之，诸将不用命，贼益猖，遂连渡嘉陵江、潼河，大烈偕阿哈保等御之。寻复起勒保督师，从剿贼於保宁。别贼自开封庙截大军后路，大烈击却之。偕阿哈保扼嘉陵江，贼不得渡，被奖叙。夏，连败白号贼於龙安铁笼堡、竹子山，遂从勒保击苟文明，解高寺寨围。追贼循嘉陵江至石板坨，德楞泰蹑其后，勒保绕其前，贼分遁。大烈掩击馀匪於飞龙场，尽歼之。九月，败贼下八庙，进扼倒流水。会赛冲阿、温春兵至，夹击，大破之，歼汤思举。冬，偕阿哈保破杨开第於渠县安仁溪，追奔百馀里，至巴州两台山，擒斩二千馀。开第逸入营山柏林场，乱予毙之。

六年春，剿杨步青於大宁金竹坪，乘雪进击，连败之白马庙、大盖顶，樊人杰、徐万富屯仪陇碑寺寨，偕阿哈保夜袭之，歼万富，贼奔川东，追及之，人杰跳崖遁，散窜老林。大烈进剿杨开第、张汉潮馀党，拔九杵寨，追击於沙箕湾，擒贼目李尊贤。蓝号曹世伦窜南江九岭子，偕田朝贵合击歼之。夏，青、蓝两号贼窜东乡，犯仁和、永兴二寨，师分三路入，大烈由右，蹙之华尖坝河滨，歼苟文通、鲜俸先，又击贼巴州石淩山，遣兵伏龙凤垭，自与阿哈保奋击，擒贼渠徐天寿、王登高等，诏奖赉，授其子千总。白号高见奇、魏学盛合窜栈道，大烈要之於大茅坪山半，偕阿哈保夹击，勒保督诸将自山顶下压，贼大溃。见奇窜空山坝，与冉学胜合，屯南江卢家湾，乘不备击之，擒学胜，予雪骑尉世职。冬，败白号

賊於达州盧硐寺，又追敗之開縣，擒黎朝順，賊竄西鄉漁渡壩。大烈裹糧追躡，由陝入川，敗之於通江羅村，復偕羅聲皋等尾擊之。師次八台山，別賊圍趙家坪寨峒，掩擊敗之。又殄黃號餘賊於太平邀仙崖，乘勝破八卦山，殲賊渠李顯林。

七年，搜剿老林，連敗苟文明於雙河口、圓嶺山，擒其黨姚青雲。額勒登保檄回剿川賊，大烈乞病，解職回籍。九年，病痊，命在乾清門行走。扈從墜馬，遣蒙古醫療治，給頭等侍衛歲俸。尋授天津鎮總兵，擢直隸提督，賞黃馬褂。十一年，從德楞泰赴寧陝剿撫叛兵，調固原提督。明年，偕楊遇春平瓦石坪之亂，予優敘。調江南，復調直隸。坐為子娶所屬守備女，降天津鎮總兵。尋授廣東提督。復坐動用馬乾銀，再降漢中鎮總兵，調河北鎮。二十年，以睢工出力，加提督銜。卒於官，錄前勞，依提督例賜恤，謚襄恪。

羅聲皋，四川雙流人。由行伍授把總。從孫士毅赴湖北剿匪，克旗鼓寨、芭葉山，擢守備。嘉慶三年，勒保調回四川。四年，從額勒登保破徐天德、冷天祿，累擢游击。五年，授提標中軍參將，破冉天士於南江長池壩，賜花翎。六年，偕薛大烈殄曹世倫，追湯思蛟、劉朝選入楚，敗之於竹山柳林店。青、藍號賊擾東鄉，偕大烈敗之，又偕擊賊石淩山，徐天壽就擒，賜號濟特庫勒特依巴圖魯。遂合擊高見奇，擒冉學勝。冬，偕張績擒蕭焜於太平。黃號餘賊屯茨竹溝，聲皋自花角園進攻，大軍繼之，擒葛士寬等。

七年，遷督標中軍副將，充翼長。張簡與湯思蛟合擾東鄉，敗之於老生園、楊家壩，偕田朝貴兵合擊，蹙之河濱，賊爭赴水，擒思蛟弟思武，追擒汪貴於太平梧桐坪。廣向瑤竄

东乡凤皇山，偕达思呼勒岱合围，歼其众，擒向瑶。川匪渐清。楚匪被剿急，多窜川境。偕达思呼勒岱合击，歼赖飞龙於云阳阎王碛；又偕罗思举追贼巴州，分两路遁，思举擒简，声皋获思蛟於东乡村店。八年，搜剿馀匪，擒青号张朝陇、李明学。军事大定，赴达州办理凯撤兵勇事宜。十三年，从勒保剿马边凉山彝匪，克曲曲乌彝寨，擢重庆镇总兵，调松潘镇。二十年，剿中瞻对叛番，克沧龙沟。番酋洛布七力守险，未大创，乞降，受之，以专擅褫职，戍伊犁。逾三年赦归，卒於家。

薛升，贵州毕节人。以乡勇剿仲苗，授把总。嘉庆三年，从勒保赴四川军，偕罗思举攻安乐坪，攀援绝壁入贼营，斩馘多，进攻祖师观，夜伏手把岩下，拔栅而登，又从薛大烈设伏，破扑营贼，常为军锋，擢守备。四年，歼龚文玉、包正洪，升皆从战有功，赐花翎。五年，兜剿川东窜匪，升率兵分驻黄草坝，寻击贼八石坪，追至东乡南坝场，败之。军驻芦花岭，贼夜扑营，先伏兵山洞伺击，贼大溃，擢都司。偕桂涵破猴儿岩贼巢，擒唐大魁。六年，从薛大烈击贼巴州石淩山，分路要截，多有斩获，擒徐天寿於王家坪，擢游击。七年，从勒保歼张天伦，遂从田朝贵防川、陕边界，擒徐天培於徐罗坝，歼杨吕清於白岩峒。八年，入山搜捕，击走苟朝九股匪於八百溪，擢云南新嶧营参将。军事蒞，赴本官，历东川、寻沾参将。十八年，调剿滑县教匪，攻克南门，擢副将，寻回云南。二十三年，从剿临安夷匪，授永昌协副将。道光元年，剿大姚夷匪，擢鹤丽镇总兵。历陕西河州镇、直隶大名镇，擢直隶提督，调湖南。十六年，新宁瑶生蓝正樽习

教拒捕，犯武冈城，镇筸兵滋事戕官，事皆旋定，吏议镌级留任。升年已七十，总督林则徐疏论其老於军事而无振作。未几，以杨芳代之，调升广西提督。二十二年，英吉利犯广东，赴浔梧治防。因病乞假归，寻休致，以旧劳予食全俸。咸丰元年，卒，谥勤勇。

论曰：额勒登保以杨遇春、穆克登布为翼长，德楞泰以赛冲阿、马瑜为翼长，勒保以薛大烈、罗声皋为翼长，观偏裨之人材，其成功可知矣。是诸人者，其后多膺军寄，二杨而外，亦无赫赫功，岂非材器有所限哉？勒保部将差弱，盖赖罗思举、桂涵等乡勇之力为多焉。

卷三百四十九

列传一百三十六

王文雄 朱射斗子树 穆克登布

富成穆维 施缙李绍祖 宋延清 袁国璜

何元卿 诸神保 达三泰 德龄 保兴 凝德

多尔济扎布 王凯 王懋赏 惠伦安禄 佛住

西津泰 丰伸布 阿尔萨朗 乌什哈达

和兴额

王文雄，字叔师，贵州玉屏人。由行伍从征缅甸、金川，擢至游击，洊升直隶通州协副将。嘉庆元年，调剿襄阳教匪，从庆成战刘家集、梁家冈、张家垱，赐号法佛礼巴图鲁。秋，

贼围钟祥，进击破之，擢南阳镇总兵。冬，贼分窜河南，命率兵二千回境防御。二年春，败贼禹山，又败之郑家河；追剿至裕州四里店，值他军与贼战，夹击败之。夏，息县奸民张云路倡乱，驰剿即平。秋，仍赴襄阳。时姚之富等逼南漳，文雄驻军五盘山，扼其冲，击贼於白虎头、峡口。闻贼窜陆坪，分兵击之，追至羊角山，斩其渠。贼乃以数百人缀官军，潜趋南漳城，文雄伏兵百步梯，火之，贼多坠崖死，遂赴陕西、河南界御贼，且防兴安江岸。

三年春，高均德自宁羌渡汉，齐王氏、姚之富乘官军往剿，偕李全自西乡、洋县分道踵渡，掠郿县、盩厔，西安戒严。文雄驰援，败贼焦家镇，追至屹子村，猝遇贼万馀。文雄兵不满二千，张两翼待。贼亦分左右来犯，为火器击退；复分四路至，又败之，遂悉马步围官军数重，文雄为圆阵外向，贼以千馀骑猛扑，令藤牌兵大呼跃出，贼马惊，返奔，追杀数千人，毙其党王士奇。自是贼不敢北犯，省城获安。诏以文雄当数倍之贼，五战，所杀过当，深嘉之，立擢固原提督。追败贼於尹家冲，其分窜翔峪、灃峪者尽歼焉。夏，败高均德於盩厔，又败阮正通於南郑。秋，张汉潮由南郑东南窜，文雄冒雨疾驰两昼夜，追及於廉水埡，贼踞山，以炮仰击之，乃分马步队潜来抄截，三路迎击，毙贼千馀。正通窜西乡西流河，而设伏於铜厂山梁，文雄分兵破其伏，自攻中坚，擒张金等。

四年，命与恒瑞分领总督宜绵所部兵，专剿陕境窜匪。秋，败苟文明於倒水洞，连败冉天元於沙田坝、景山坪、皮货铺，川贼龙绍周窜黛池坝，欲应天元，扼之贯子山。别贼冒齐家

营者来犯，悉歼之。黄号伍义兰、蓝号曾六儿踞老鹰崖，分兵进击，擒其党李智花等，馀贼遁入川。冬，樊人杰、唐大信窜四乡。文雄积劳呕血，力疾督战，温诏慰劳。寻，黄号诸贼复自川入陕，令游击梁焕击之，遇伏几殆，驰救，解其围。疾复作，而贼之匿老林者，潜出犯南郑、沔县、略阳，欲渡嘉陵江，诏斥疏防，当治罪，以病原之。

五年夏，败杨开甲於土门关。唐大信踞西乡节草坝、大祥坝，夜袭克之。龙绍周与大信合，败之魏家寨，又连败之黑山万曲湾、火石垭、山王庙，贼遁入川。未几，高天德、马学礼及戴家营贼窜西乡堰口，窥县城，迎击败之。侦贼众潜屯法宝山，夜偕副将鲍贵等分三路进，贼掷石以拒，文雄督众仰攻，突有骑贼从沟中出，截其后，山上贼出间道扑鲍贵队，急趋救。贼乘势悉众下山，鏖战至午，围益急，文雄被创十馀，犹力斗，左臂断，坠马，伏地北向呼曰：“不能仰报君恩矣！”遂卒。仁宗震悼，封三等子爵，祀昭忠祠，谥壮节，谕慰其母，赐银千两。逾年，获戕文雄之贼马应祥，命传首就其家致祭。子开云，袭子爵，官至山东盐运使。

朱射斗，字文光，贵州贵筑人。幼读书。入伍，从征缅甸、金川，功多，累擢至都司。果毅善战。为将军阿桂所激赏，洊升贵州平远协副将。乾隆五十年，擢湖南镇筴镇总兵，调云南普洱镇，民、苗杂处，绥抚得宜，边氓翕服。从征廓尔喀，历福建福宁镇、四川川北镇。苗疆事起，率本镇兵赴剿，迭克险隘。平陇之战，潜师袭后山贯鱼坡，贼乃溃。偕额勒登保攻石隆寨，伏沟下募入，断其要路，贼来争，奋击

尽歼，遂斩贼魁石柳邓，赐号干勇巴图鲁。

嘉庆二年春，凯撤回川北，王三槐踞金峨寺。合攻克之，连破王家寨、茨茹梁、富成寨，要击於黄家山，三槐中枪，坠马跳免。合攻重石子、香炉坪贼巢，击秋波梁窜匪，歼之。偕总兵百祥攻罗其清、冉文俦於方山坪，败走巴州。射斗驻保宁，诏以本镇辖地，责严守。三槐扑天华山营，力战却之。又合徐天德分扑风门铺、角山、茶店，驰击，贼遁走。三年，其清窜仪陇双路场，偕穆克登布追剿，斩七百馀级。其清等踞大鹏寨，诸军合攻，射斗与恒瑞当其北，贼冒雨突营，出其后夹击，贼窜伏深沟，悉擒之。及贼由青观山逸出，追至方山坪，奋击大溃，其清旋就擒。

四年春，从德楞泰破贼麻坝寨，获文俦。既而萧占国、张长庚窜营山，额勒登保迎击黄土坪，令射斗扼其西，占国、长庚就歼。夏，包正洪潜匿邻水，连败之唐家坪、赵家场，追至开县九龙山，痛歼之；穷追及毛坪，贼踞山，以火枪仰击，毙正洪，予骑都尉世职。秋，破卜三聘於八石坪，又截击高天德、马学礼，擒其党潘受荣。

五年春，张世龙窜南江，迭败之竹坝、草庙。会额勒登保、德楞泰先后赴陕，冉天元纠群贼乘虚入川。总督魁伦初任军事，诸将中惟射斗忠勇可恃，所部兵仅二千，至达州，贼已渡嘉陵江，乃自顺庆渡河，迎击於西充文井场，歼贼后队；乘胜至蓬溪高院场，贼踞山下扑，众数倍官军，遂被围。魁伦初约自率兵继进而不至，射斗力战，队伍冲断，手刃十余人，遇坎坠马，歿於陈。仁宗悼惜，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依提督例赐恤，谥勇烈，入祀昭忠祠。后获贼李自刚戕射斗者，

诏磔之，设射斗灵致祭，复传首祭奠。

射斗从军三十四年，受高宗知，仁宗尤以宿将重之。额勒登保入川数大捷，皆倚射斗及杨遇春如左右手，贼畏之，号曰“朱虎”。在军得士心。尤恤难民，前后拯济不下万人。歿后兵民胥流涕。贼既退，收遗骸，遗左足，川民於战处得之，瘞於潼川凤皇山仙人掌，建祠以祀。

子树，袭世职，授户部主事。道光中，累官漕运总督，休致归。咸丰中，命治本籍团练捐输事宜。同治初，卒。

穆克登布，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将军成德子。乾隆中，成德驻西藏，入觐，高宗询知穆克登布曾从征金川，授蓝翎侍卫。累擢直隶提标游击。嘉庆元年，从剿湖北教匪，以功赏花翎。迁山东参将，遂转战川、陕。四年春，从惠龄克麻坝寨，加总兵衔，擢贵州清江协副将。从额勒登保歼阆中贼萧占国、张长庚，乘胜进剿冷天禄於岳池。令穆克登布先据人头堰，与杨遇春夹击，大破贼众，歼天禄，赐号济特库勒特依巴图鲁。於是额勒登保军威大振，遂任经略，穆克登布与杨遇春为左右翼长，常为军锋。冬，与七十五夹击樊人杰於通江，败之，擢山西太原镇总兵。

时川贼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合挠官军，阻饷道。额勒登保以贼皆劲悍，集师合击於苍溪猫儿垭，议与穆克登布、杨遇春分三路进攻。穆克登布恃勇，先期往，为贼所乘，腹背受敌，伤亡副将以下二十四人、士卒数百。及遇春至，据险与贼相持，经略中军亦被攻，血战竟夜，黎明贼始却，登廷旋就擒。偕遇春追天元至开县，与德楞泰会师夹击，贼势

乃蹙。

五年，从经略入陕。夏，与杨遇春合击伍金柱於手扳崖、铜钱窖，追歼杨开甲於茅坪。秋，要击张天伦於两当剪子岩，追杀数十里。贼折奔阶州，遇於佛堂寺，击败之，斩其渠曾印。六年春，冉学胜将入陕，雪夜率劲骑冲之，贼溃，又败伍怀志於五郎江口，擢乾清门侍卫。夏，伍怀志纠党由汉北东窜，分兵昼夜穷追，及之於秦岭，擒怀志，馀党尽歼，予云骑尉世职。七年，调湖南永州镇，擢甘肃提督。驰剿川东、湖北窜匪，破王国贤於平利，追入川，迭败贼於青冈坪、太平坡，擒景英。是年，军事将蒞，录诸将功，擢御前侍卫，晋骑都尉世职。

八年春，搜捕馀匪，由巴峪关深入，擒宋应伏，又擒姚馨佐等於南江。应伏最悍，馨佐乃之富子，皆贼之著名者。应伏党尚存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并百战猾贼。熊老八年二十馀，死党百馀，皆壮悍矫捷，所用矛长数丈，出没老林，伤将士甚众。至是，诱官军入林，设伏狙伺。穆克登布卞急轻敌，劲卒又为他将分调，仓猝中矛，歿於阵，加予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二等男爵，谥刚烈。严诏捕熊老八，期必获。武弁陈弼贿降俘取贼尸，伪冒以献，立擢弼参将，传首祭穆克登布墓。逾年，罗思举始捕得老八，磔之，军中不敢上闻。

子颐龄，袭爵，二等侍卫，孝全成皇后之父也。道光十四年，册立皇后礼成，追封一等承恩侯，抬入镶黄旗，谥荣僖，以孙瑚图哩兼袭两爵。三十年，文宗即位，晋封三等承恩公，以长子文寿袭，次子文瑞袭男爵。

富成，石莫勒氏，满洲镶黄旗人。起健锐营前锋，从征乌什、大小金川，积劳至参领，历火器营营总。出为广西、直隶副将，擢山西太原镇总兵。坐失察盗马贼入边，降京营游击。复擢山东衮州镇总兵。嘉庆元年，教匪起，率本镇兵赴河南协剿。先清邓州贼剿，进剿吕堰驿、随州红土山，黄玉书就擒，叙功，以提督升用。又连败贼於钟祥邓家冈、香花园、南线畈。命兼领直隶、吉林新调兵。

二年，进攻梁家集，总统惠龄与贼战槐树冈，富成闻炮声，驰往夹击，大败之。偕庆成合击刘起荣，又败贼於温峡口。襄匪由河南窜入陕境，总督宜绵疏调富成赴西安，率甘肃兵二千、回兵二千助剿。夏，分兵五路围贼於大凉山下，歼贼千馀，擒其渠李天德等，又连败贼於双河口、清庄坪、放牛坡、大石川，擢江南提督。赴汉中宁羌，扼川贼入窜之路，循汉南而西，与明亮夹攻，贼距江近，佯引兵入山，图潜渡，富成绕出贼后兜击之，斩获甚众，被奖赉。

三年春，赴达州击退犯城贼，通新宁运道，又连败贼於夔山关、木竹坪、白山寺，擢成都将军。命剿徐天德，屡诏责战甚急。冬，战清凉寺，歼贼数百。四年，张映祥窜广元、宁羌，击之毛家山，又与恒瑞夹击於略阳、阶州。经略勒保疏言其兵力不足，未能制贼，褫职逮问。会富成连败贼於黄家坪、大水沟、党家坪，蒋家坪，诏免治罪，以披甲留营效力，驻镇安防剿。五年夏，总督长麟追剿冉学胜、伍金柱等，而高天德、马学礼亦来犯，富成驰援徽县。贼袭长麟营，官军败绩於架子山，富成力战被重创，遂歿於阵。上初以剿张映祥久无功，故加重谴，至是惜之，命入祀昭忠祠，予云骑

尉世职，子三等侍卫普亮袭。

时军事久不定，兵多，或事剽掠，乡勇尤甚，人目为“红莲教”。富成与总兵穆维驭下较严，为时所称云。

维，直隶清苑人。隶督标。乾隆中，山东王伦倡乱，以阵斩贼渠杨垒功，擢千总。贼闻京兵南下，掠粮艘造浮桥，图西窜，维直搏获贼炮二，焚其桥，赐号奋勇巴图鲁。累擢胶州协副将。嘉庆元年，偕富成赴襄阳。恒瑞攻刘家集，维率骑兵横贯贼营，大军蹙其后，获大捷。师次滚河，贼屯对岸董家冈、梁家坳，维偕王文雄选精兵夜潜渡，破贼营。二年，擢登州镇总兵。冬，高均德、王廷诏分扰班鸠关，窥渡汉江，偕副都统六十七连败之双河塘、土门垭，被优奖。三年春，赴四川，从勒保败王三槐、徐天德於石坝山，偕富成要贼竹峪关、洪口诸隘，又败冉文俦於黑马山。夏，贼出李家山西逸，要之大完山，以炮俯击，贼退，他将乘势追击。维直捣李华寺，破贼巢，劳甚致疾，卒於军，诏视阵亡例赐恤。

施缙，陕西定边人。由行伍从征缅甸，累擢云贵督标都司。苗疆事起，应调随征，屡有功，赐号毅勇巴图鲁。累擢湖南参将。嘉庆二年，从总督勒保剿贵州仲苗。三月，连克关岭、巴陇诸要隘，进逼永宁，克下山塘贼寨，解新城围。五月，与总兵张玉龙分两翼，进克望城坡、碧峰山贼寨，攻羊肠山，追贼至新店，擒其渠梁阿站等，擢副将。六月，从勒保攻克水烟坪，偕按察使常明设伏八角洞坡，进攻阿捧，毁寨十一。大军进卡子河，缙分克纳赖坡、鸡湾寨，攻普坪，渡河解南笼围；进攻九头山，擒贼渠陆宝贵，焚其巢，克马鞭

田山寨。七月，破韦七绺须於普磨，擒其孥，围阿召山梁李景寨，设伏破援贼，擢临元镇总兵。偕常明攻安有大寨，率勇士攀藤上，克之，擒贼渠贺阿豆、吴阿降。九月，从勒保克洞洒贼巢，擒首逆韦七绺须。十一月，搜剿上下罗障，直达关岭，前后克寨二十。调贵州安义镇。十二月，偕总兵七格等搜剿各路，乘胜击坝郁、嵒峒诸寨。自捧乍至黄草坝，贼皆净尽。松林、红岩、石门坎、香炉箐诸苗，尚负固抗拒，要击破之，焚寨十九，特诏嘉奖，予优叙。三年，复从总督鄂辉进剿两薛岩、师赵屯诸苗，克寨五十，苗境遂平。

五年春，四川教匪复炽，起用勒保，会贵州巡抚常明荐缙率贵州兵往协剿，仁宗知缙剿仲苗奋勇冠军，为勒保旧部，兵将相习，命所领自为一军；又虑地利贼情未悉，听德楞泰节制。三月，至潼川，连破贼於大双墩、潼河岸。四月，高天德、马学礼由甘肃窜农安，从勒保迎击盘龙驿、旋河口，败之，偕阿哈保迎击於黄连垭。白号、蓝号众贼窜合江口，夺渡嘉陵江，偕阿哈保分四路进击，大败之。诏以嘉陵江西肃清，贵州兵新到屡捷，特予褒叙。时高、马二贼欲与蓝、白诸号合屯竹子山，勒保以龙安西北两面俱通番地，议分三路兜剿，自率一军出东北，一军出西北，而以缙军由南进。甫抵山南，贼乘高下压，缙挥军迎击，奋力急战；贼来益众，猝受矛伤，殒於阵。缙最为勒保所倚，至川以不习地势致败，优诏依提督例赐恤，称为骁将，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登科，袭骑都尉；占科，袭云骑尉。

李绍祖，顺天大兴人。以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山东武定营游击，累迁临清协副将。嘉庆元年，赴襄阳，数击贼

有功，赏花翎。二年，从恒瑞赴四川，迭败贼於田家坝、大宁山梁、金子梁。三年，擢甘肃巴里坤总兵。秋，合攻打石坡、插旗山、古战坪，皆捷。冬，从惠龄克马鞍山贼巢。四年夏，从德楞泰击贼於王家坝、川垭子。秋，偕七十五破樊人杰於开县，又败之临江市。五年春，冉天元等渡嘉陵江，总督魁伦调七十五往援，会其病，以兵付绍祖，率赴川西，进击盐亭、南部。德楞泰击贼於江油白家坝，檄绍祖驰赴，贼踞箐林口，宵犯绍祖营，击却之。贼谍诡称难民，诣营献计，诱官军往，德楞泰知其诈，率绍祖掩击之，大捷，追败之於包家沟，进战火石垭。以功被优叙。诏以川西略定，命绍祖率贵州兵赴陕，额勒登保疏请仍留川，遂从德楞泰击张子聪於中江黄鹿山、朱家坪，擒斩甚众。调四川松潘镇，旋调广东高廉镇，仍留军。夏，败张子聪、虔向瑶於达州土主河，又击刘朝选於七孔溪山，大破之。追馀匪至大竹，遇苟文明屡夜来扑营，击却之。八月，徐万富窜房县，追败之两河口。贼窜木瓜铺，逼近远安县城，绍祖扼之牛鹿坡。贼分二队，一犯县城，一薄绍祖营。绍祖力拒，贼佯败走，匹马追之，遇伏被害。依提督例赐恤，谥果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霖袭。

宋延清，山东招远人。乾隆四十六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贵州都司，迁游击。从征苗疆，迭克山寨。从额勒登保攻鸭保山，率健卒夺贼卡，夜大风，攀崖纵火，克之，赐号趯勇巴图鲁，擢参将。仲苗之役，勒保调回贵州，率兵为左翼，克关岭、碧峰山诸隘，破洞洒、当丈贼巢。论功居最，擢大定协副将。嘉陵三年，从勒保赴四川，击贼董溪口、大

元山，皆力战，斩馘多。乘胜追贼至杨家坝，中枪，殁於阵。延清骁勇出众，勒保常置左右。剿仲苗时，每战归，持刀负首级累累，衣尽赤，勒保辄手酌酒慰劳。至川未逾月即战歿，深惜之，加等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袁国璜，四川成都人。由行伍从征金川，屡克坚碉，擢守备。复革布什咱全境及达尔图，功皆最，洊升游击。金川平，擢江南狼山镇总兵。乾隆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克大埔尾、斗六门、水沙连、大里杙，赐号博济巴图鲁。及林爽文窜匿东势角，山径深隘，徒步搜捕，生擒於老衙崎，被优叙。病归，起署四川建昌镇，寻授重庆镇总兵。从征廓尔喀，克象巴宗山、甲尔古拉卡。台湾、廓尔喀两次论功，再图像紫光阁。六十年，从总督孙士毅由川境进剿苗疆，数有功，被褒赏。

嘉庆元年，四川教匪蜂起，蔓延数县。川兵多赴苗疆，署总督英善仓猝偕副都统勒礼善、佛住驰往，兵仅数千，檄国璜及总兵何元卿进剿达州。贼屯天星桥，国璜奋击，斩戮千馀。贼窜横山子，偕元卿焚其卡，夺据山梁。贼自东乡纠党数千来犯，炮击之退，次日复聚，迎击，毙贼数百，而来者愈众。国璜苦战三日，力竭阵亡，依提督例赐卹，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起袭。

何元卿，四川华阳人。从征金川、廓尔喀、苗疆，积劳擢副将。嘉庆元年，从福宁克旗鼓寨，擢陕西兴汉镇总兵。达州横山子之战，与国璜同遇害，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孙胜先袭，官至湖南沅州协副将。

诸神保，马佳氏，满州正红旗人。起护军校，出为四川游击，驻西藏，累擢重庆镇总兵。廓尔喀之役，守绒辖要隘，赏花翎。调建昌镇，从征苗疆。嘉庆元年，赴湖北剿教匪，从福宁破贼来凤，克旗鼓寨，赐号喀勒春巴图鲁。二年，从额勒登保围攻芭叶山，贼夜突营，由诸神保汛地逸出，坐褫职，留营自赎。寻击贼红土溪，被创坠马阵亡，依参将例赐恤，予云骑尉世职。

达三泰，原名达音泰，呢玛奇氏，满洲镶黄旗人。由鸟枪蓝翎长累迁副护军参领。从征石峰堡，授陕西循化营参将。历甘肃永固协副将，署西宁镇。从征廓尔喀有功，赐号常勇巴图鲁，授四川松潘镇总兵。乾隆六十年，湖南苗犯酉阳，率屯土兵击之，克炮木山、石花诸寨。偕提督花连布进解永绥围，又偕阿哈保、塞灵额攻纳共山，攀绝而上，斩获甚众。克贵道岭、马鞍山，追贼黄土坡，被创力战，大捷，特赐蟒服。又破贯鱼坡，苗疆平。嘉庆二年，移军湖北剿教匪，遂赴四川。齐王氏、姚之富趋达州，欲与王三槐等合，达三泰先据白帝城，连战却之，进援巫山、巴东、要击之小河口，又追败之均州、竹溪。贼复由陕入川，与明亮合击於黄坝驿。三年，从大军逼贼三岔河，齐、王二贼就歼，被优赉。寻击高均德於山阳，合围大神山，设伏诱贼，败之静边寺，擒斩甚众。会诸军克箕山，擢甘肃提督。勒保调赴川东助剿冷天禄，攻手把岩，夺鱼鳞口贼卡，遇伏被害。优恤，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呢玛善袭。

呢玛善从父军中，以战功授蓝翎侍卫。父歿，转战三省，累擢头等侍卫，授河北镇总兵，历郾、衢州、南阳诸镇。道

光初，擢成都将军，平果洛克番匪。卒，谥勤襄。

德龄，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由拜唐阿累擢銓輿卫冠军使。出为直隶副将，擢山西太原镇总兵。调赴襄阳剿教匪，从庆成等转战，以功赐花翎。嘉庆二年，驻防夔州。三年，偕观成合攻老木园。贼既歼，剿铁瓦寺余匪。四年秋，击张金魁於岳池场、安家山，败之。追至万县陈家坡，后队为贼所袭，驰马回战，歿於阵，予骑都尉世职。

保兴，承吉氏，满洲镶白旗人。乌枪护军队长。从征缅甸、金川，累迁参领。出为陕西神木协副将，丁忧回旗。甘肃撒拉尔回叛，起署河州协。兵事初定，抚绥有法，军民安之。调督标中军，擢直隶宣化镇总兵，历陕西兴汉镇、甘肃河州镇。嘉庆二年，赴川、陕剿教匪。偕朱射斗击贼营山，又败之小垭口。王三槐扰大竹、广安，要击之。邻水被围，知县杨为龙坚守，驰援，贼始退，被优赉。偕朱射斗破贼天华山，乘胜连夺要隘。三年，攻弹子坝，歼贼渠。时王三槐犯开县，罗其清、冉文俦合踞东乡后河，将窥陕。保兴绕出贼前，与杨秀夹击，败贼於固军坝，赏花翎。贼自陕回扰达州，保兴要击於龙凤垭。又战石梯坎，径路纷歧，会大风雨，贼压而阵，遂遇害。予骑都尉世职，河州民为立祠。

凝德，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尚书官保子。授蓝翎侍卫，历銓輿卫治仪正、冠军使。出为直隶独石口副将，调督标中军。嘉庆元年，赴湖北军，从破黄玉贵於红土山，赏花翎。二年，赴孤山冲防剿，寻入川。三川槐扰渠县，扼守红春坝。四年，擢甘肃巴里坤总兵。从恒瑞剿贼甘肃，驻守三曹河。贼北走，追败之老柏树、牟家坝、两河口。五年，辛

聪馮党竄秦安，訛言伏羌被围，凝德率兵四百赴援，未至四十里遇賊，众寡不敌，拒战被害。予骑都尉世职。

多尔济扎布，巴鲁特氏，蒙古镶黄旗人。由蓝翎侍卫累擢湖北郧阳参将。从剿镇筸苗，迁副将。嘉庆元年，檄防竹山、竹溪。三年，署宜昌镇总兵。从击张汉潮於山中，蹊踪穷追，被嘉奖。五年，授广东碣石镇总兵。二月，剿陕匪於洵阳三岔山，乘胜深入，贼分队绕袭后路，四面受敌，挥军杀贼百馀，日暮力尽，被害。予骑都尉世职。

王凯，贵州贵筑人。从征金川，积劳至游击，累擢浙江定海镇总兵。嘉庆二年，以不谙水师降副将，命赴贵州从勒保剿仲苗，补都匀协。三年，授宜昌镇总兵，驻守郧县，败贼於黄龙滩。率兵二千，分守郧西、巴州，防张汉潮。四年，贼竄房县，击走之。五年，复来犯，大败其众，又破贼於东湖。夏，徐天德窥襄、郧兵单，犯当阳、远安，踞马鞍山，合诸军环攻，凯傍左麓进，贼走马家营。师分三路入，贼张左右翼拒战，别遣步队抄截后路，凯奋击，贼稍却，兵进遇伏，贼自林中山，猝被害。优恤，谥勇壮，予骑都尉世职。

王懋赏，山东福山人。乾隆四十一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出为云南景蒙营游击，累迁广西浔州协副将。从征苗疆，克结石冈，破尖云山，复乾州，皆有功。嘉庆二年，以剿西隆匪，回广西。五年，调赴湖北军。六年，败贼余家河、茅伦山、赏花翎。攻鹅坪坡、秦家坪，擢湖南永州镇总兵，驻守兴州、房县、大竹，防川、陕竄贼。七年，曾家秀等竄保康，倍道穷追，贼踞马鬃岭拒战，懋赏先登，中矛，殁於阵。予骑都尉世职。

惠伦，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承恩公奎林子。出嗣伯父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袭爵，擢头等侍卫、尚茶正、镶蓝旗护军统领，授奉宸苑卿。嘉庆二年，命偕副都统阿哈保率东三省兵赴湖北剿教匪，时贼氛方炽，诏惠伦迅往襄阳，如明亮、德楞泰犹在贼后，即会同王文雄攻剿，听景安调度。惠伦至襄阳，击贼小河口，偕阿哈保追杀二十馀里。大兵适自荆州至，乘机夹击，贼大败，窜入南漳山中，优诏奖赉。又偕德楞泰击贼耗子沟，贼众猛扑，达三泰连射贼，惠伦挥军突进，冲入贼阵，会明亮自枫树垭夹攻，斩获甚多。贼窜花石岭，总兵长春诱之下山，达三泰设伏山半，惠伦以劲骑横击。贼败窜黄龙滩，欲分走郢阳斗河，无船可渡。追及草甸，贼五路迎拒，官军亦分五队，明亮等据山梁，贼上扑，击败之。别贼突出援，惠伦等又败之。乃奔陈家山梁，乘雾图遁。惠伦渡涧追击，见一贼执旗指挥，知为渠魁，追至长坪，射之，应弦倒；馀贼竞集，连射毙数贼，猝中枪，殁於阵。仁宗震悼，诏惠伦父子效命疆场，实为可悯，从优议恤，赐内帑三千两治丧，以子博启图袭公爵，在御前侍卫行走。博启图自有传。

安禄，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超勇公海兰察子。以海兰察平石峰堡功，推恩授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并予骑都尉世职。从征廓尔喀，赐号哈什巴巴图鲁。乾隆五十八年，承袭公爵，擢头等侍卫。嘉庆四年，命解饷赴四川，遂从额勒登保军。时徐天德败窜鸡公梁，额勒登保乘夜追之，黎明，贼复拒战，安禄偕格布舍以左翼冲贼阵，贼窜城隍庙，右

翼杨遇春伏起，前后夹击，歼戮无算。又败王登廷，追至西乡鱼渡坝。王登明与齐家营股匪合踞青冈岭，安禄等三路竞进，贼大溃。鲜大川、苟文明窥开县，偕朱射斗败之於枯草坡，乘雾夺汪家山，馀贼数千奔下山沟，安禄率五六骑大呼驰击，贼众披靡，突林中数矛攒刺，遂歿於阵。事闻，优恤，赐内帑一千两，谥壮毅，加予骑都尉世职。仁宗深惜之，诏以惠伦、安禄皆名将子，膺五等之封，为莠民所戕，国威大损，戒统兵大臣以满洲、东三省兵自为一队，及锋而用，勿致疏虞。子恩特贺莫札拉芬，袭公爵，兼骑都尉。寻议又加骑都尉，并为三等轻车都尉，以安禄弟安成袭。

佛住，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侍郎三泰子。三泰殉难叶尔羌，封三等伯，佛住袭爵，为散秩大臣、世管佐领，充阿克苏领队大臣，授成都副都统。嘉庆元年，充哈密办事大臣，行抵西安，闻达州教匪起，自请偕英善往剿，允之。时贼扑东山庙，与丰城贼合，佛住与副都统勒礼善分路进攻，冒雪由山路破贼卡，扼东山隘口。贼自大东林潜渡河，率协领塔克慎，知县刘清隔岸炮击之。又偕英善、勒礼善擒徐天富，被优赉。二年正月，丰城贼倾巢出，游击范楸、守备杨成阵亡，贼遂逼东乡，别贼复自张家观来犯，佛住率众力战，歿於阵。诏：“佛住已调哈密，自请回川剿贼。今在东乡捐躯，其父三泰亦系阵亡，尤为可悯，从优议恤。应给世职，并为一等子爵，加一云骑尉。”子瑞龄袭。

西津泰，和色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前锋侍卫。从征台湾，累战皆捷，赐号法尔沙台巴图鲁，图像紫光阁，擢护军参领。从征苗疆，克榔木陀山、大坪山、雷公滩、大乌草河，

围高多寨，复连破贼於大坡脑、得胜山，克垂藤、董罗诸寨，焚大小天星寨，进克马鞍山，擢头等侍卫，加副都统衔。从额勒登保克石隆贼巢，石柳邓就歼，予优叙。嘉庆二年，赴四川，破王三槐於冉家垭、金峨寺，从宜绵击贼於花潭子，又克香炉坪贼巢，迭被优赉。进击安子坪，贼退精忠寺，围之，倾剿出犯，西津泰冲入贼阵，手刃十馀贼，身受重创，阵亡。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丰伸布，唐古忒氏，蒙古镶红旗人，福州驻防。由马甲累擢协领。从征台湾，擢西安右翼副都统。嘉庆元年，率军驻兴安，防湖北教匪。二年，移防商、雒要隘。贼犯双树卡，又间道攻县城。连却之，赏花翎。进驻竹溪，遏贼入陕。贼掠近地，屡击走。高天升大股踞石槽沟，率兵千自竹山进剿。关庙河，要隘也，冒雨进扼之，贼来争，丰伸布先据山梁，贼分两路猛扑，杀伤相当，而贼益垒集，短兵相接，丰伸布受创甚，至暮大雨，息军山巅，以伤殒。优恤，谥壮勇，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六年，高天升就擒，传首祭奠。无子，以侄阿克当阿袭职。

阿尔萨明，赖奇忒氏，蒙古镶白旗人。以副前锋参领从征金川，迭克山寨坚碉，破扎古功尤著。战达撒谷受创，特诏慰问。累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金川平，图像紫光阁。历喀什噶尔、伊犁领队大臣，召回京，会甘肃石峰堡回叛，自请从剿，连破贼於云雾山、田家山，进围石峰堡，攻其西北，以火攻克之，斩虏特多，授护军统领，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嘉庆元年，率健锐、火器营从永保剿教匪，转战河南、湖北，屡破贼。二年五月，驻兵王家坪，营

垒未定，贼自山沟出袭，阿尔萨朗力战，猝中枪，歿於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及高天升传首京师，命祭其墓。

乌什哈达，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前锋从征缅甸有功，赐号法福哩巴图鲁，授三等侍卫。从征金川，屡克坚碉，擢二等侍卫、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予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充和阗领队大臣，坐与办事大臣德凤互讦，褫职，效力乌什边卡。寻复起授头等侍卫、虎枪营营长、健锐营翼长。从征台湾，率水师擒贼渠庄大田於琅峤，复勇号、世职。授吉林副都统，调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征廓尔喀，乌什哈达临阵勇敢，论功辄最，三次图像紫光阁。召对，自伐战绩，高宗恶之，褫职戍伊犁。嘉庆元年，赦归，请赴湖北军剿匪自效，偕副都统鄂辉败贼襄阳，进战钟祥。二年，驻守宜城西岸，贼窥古河口，击走之。移防四川石砬，攻白岩山，克贼卡。三年，王三槐由梁山、垫江窜渠口，与白岩山贼潜结，引之渡江。乌什哈达兵少不敌，力战遇害。予轻车都尉世职，子图尔弼善袭。

和兴额，葛济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鸟枪护车从征缅甸、金川、撒拉尔、石峰堡，赐号佛尔钦巴图鲁，累擢广州右翼副都统。坐事降调，授头等侍卫，充巴里坤领队大臣，复授广州左翼副都统。嘉庆二年，仲苗扰及广西西隆，从总督吉庆赴剿，败贼於戛雄。苗屯亚稿，设伏山径，由深箐绕出夹击，歼之。进攻那地，西隆肃清。围岩场寨，连败之红水江、板蚌、板阶，解册亨围。仲苗平，调甘肃凉州副都统。五年，赴陕西防剿。冉学胜等由辛峪窜出，和兴额不能御，夺勇号、花翎，降为防御，随营效力。寻破贼沔县乾沟河，授

佐领。六年，樊人杰由黑河西窜，和兴额扼之於五丁关，擒斩甚众，擢协领。冉学胜屯大坝，偕总兵杨奎猷击之，和兴额先进，遇伏，歿於阵，依副都统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福格袭。

论曰：教匪之役，首尾十年，《国史·忠义传》所载副参以下战歿至四百餘员，其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餘人。王文雄、朱射斗，一时名将；穆克登布、施缙，亦号骁勇；惠伦、安禄，并贵胄隼才。仓猝摧仆，三军气燄，当宁为之震恻，旌恤特示优异；餘虽功过相参，要皆竭忠行间，殒身不顾。呜呼，烈已！当日岩疆悍寇，军事艰难，盖可见云。

卷三百五十

列传一百三十七

李长庚子廷钰 胡振声 王得禄

邱良功陈步云 许松年 黄标林国良 许廷桂

李长庚，字西岩，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浙江衢州营都司，累迁乐清协副将。五十二年，署福建海坛镇总兵。邻海有盗，误指所辖界，坐褫职。罄家财募乡勇，捕获巨盗，起用，补海坛游击，迁铜山参将。自乾隆季年，安南内乱，招濒海亡命劫内洋，以济饷为患，粤东土盗凤尾、水澳两帮附之，遂益肆扰。五十九年，夷艇始

犯福建三澎，长庚击走之。

嘉庆二年，迁澎湖协副将，擢浙江定海镇总兵。三年，迭击洋匪於衢港及普陀。四年，凤尾帮引夷艇入温州洋，败之，赐花翎。五年夏，夷艇合水澳、凤尾百馀艘萃於浙洋，逼台州。巡抚阮元奏以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击之，会师海门。贼泊松门山下相持，飓风大作，覆溺几尽，其泊岸及附败舟者皆就俘，获安南伪侯伦贵利等四总兵，磔之，以敕印掷还其国。是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寻调浙江。安南乌艚船百馀号，总兵十二人，分前中后三队，所获四总兵，其后队也。

未几，安南新阮内附，受封守约束，艇匪无所巢穴。其在闽者，皆为漳盗蔡牵所并，有艇百馀，粤盗朱溃亦得数十艘。牵，同安人，奸猾善用众，既得夷艇，凡水澳、凤尾诸党悉归之，遂猖獗。阮元与长庚议夷艇高大，水师战舰不能制，乃集捐十馀万金付长庚，赴闽造大舰三十，名曰霆船，铸大炮四百馀配之。连败牵等於海上，军威大振。

八年，牵窜定海，进香普陀山，长庚掩至，牵仅以身免，穷追至闽洋，贼船粮尽帆坏，伪乞降於总督玉德，遣兴泉永道庆徠赴三沙招抚，玉德遽檄浙师收港，牵得以其间修船扬帆去。浙师追击於三沙及温州，毁其船六。牵畏霆船。贿闽商造大艇，高於霆船，出洋以被劫报，牵得之，渡横洋，劫台湾米以饷朱溃，遂与之合。

九年夏，连舩八十馀入闽，戕总兵胡振声，诏治闽将不援罪，长庚总统两省水师。秋，牵、溃共犯浙，长庚合诸镇兵击之於定海北洋，冲贼为二，自当牵，急击，逐至尽山。牵以大艇得遁，委败朱溃，溃怒，於是复分。十年夏，调福建

提督。牵闻长庚至，遂窜浙，追败之青龙港，又败之於台州斗米洋。复调浙江提督。

十一年正月，牵合百餘艘犯台湾，结土匪万餘攻府城，自号镇海王，沉舟鹿耳门阻援兵。长庚至，不得入，谍知南汕、北汕、大港门可通小舟，遣总兵许松年、副将王得禄绕道入，攻洲仔尾，连败之。二月，松年登洲仔尾，焚其藁，牵反救，长庚遣兵出南汕，与松年夹击，大败之。牵无去路，困守北汕。会风潮骤涨，沉舟漂起，乃夺鹿耳门逸去，诏夺花翎、顶戴。四月，蔡牵、朱溃同犯福宁外洋，击败之，追至台州斗米洋，擒其党李按等。

长庚疏言：“蔡逆未能歼擒者，实由兵船不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牵船，尚低五六尺。曾与三镇总兵愿预支养廉，捐造大船十五号，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借帑四五万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贼无两年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柁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仅餘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燂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贼何日可灭？”诏逮治玉德，以阿林保代。既至福建，诸文武吏以未协剿，未断岸奸接济，惧得罪，交谮长庚。阿林保密劾其逗留，章三上，诏密询浙江巡抚清安泰。清安泰疏言：“长庚熟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及。两年在军，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赀。所俘获尽以赏功，士争效死。八月中战渔山，围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创，将士伤百四十人，鏖战不退。贼中语：‘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实水师诸将之冠。”且备陈海战之难，非两省

合力不能成功状。时同战诸镇，亦交章言长庚实非逗留。仁宗震怒，切责阿林保，谓：“朕若轻信其言，岂不自失良将？嗣后剿贼专倚长庚，倘阿林保从中掣肘，玉德即前车之鉴！”并饬造大同安梭船三十，未成以前，先雇商船备剿。长庚闻之。益感奋。是年秋，击贼於渔山，受伤，事闻，复还翎顶。

十二年春，击败牵於粤洋大星屿。十一月，又击败於闽洋浮鹰山。十二月，遂偕福建提督张见升追牵入澳，穷其所向，至黑水洋。牵仅存三艇，皆百战之寇，以死拒。长庚自以火攻船挂其艇尾，欲跃登，忽炮中喉，移时而殒。时战舰数十倍於贼，见升庸懦，遥见总统船乱，遽退，牵乃遁入安南外洋。上震悼，褒恤，初拟俟寇平锡以伯爵，乃追封三等壮烈伯，谥忠毅，於原籍建专祠。

长庚治军严，信赏必罚，自偏裨下至队长水手，耳目心志如一，人人皆可用。与阮元同心整厉水师，数建功，为玉德所忌。及阿林保之至闽也，置酒款长庚，谓曰：“大海捕鱼，何时入网？海外事无左证，公但斩一酋，以牵首报，我飞章告捷，以馀贼归善后办理。公受上赏，我亦邀次功，孰与穷年冒风涛侥幸万一哉？”长庚谢曰：“吾何能为此？久视海船如庐舍，誓与贼同死，不与同生！”阿林保不恚。既屡劾不得逞，则飞檄趣战。长庚殁所落齿寄其妻，志以身殉国。既歿，诏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勉以同心敌忾，为长庚雪仇。二人遵其部勒，卒灭蔡牵，竟全功焉。

长庚无子，养同姓子廷钰为嗣，袭伯爵，授二等侍卫。道光中，出为南昌副将，累擢浙江提督。因病不能巡洋，夺职家居。咸丰初，治本籍团练，迭克厦门、金岛、仙游，授福

建提督。寻以误报军情解任，仍会办团练。十一年，卒，孙经宝袭爵。

胡振声，亦同安人，提督贵子。起行伍，累擢至温州镇总兵。从长庚大破夷艇於台州松门洋，自是屡从长庚击贼海上。嘉庆九年六月，率二十六艘运舟材赴福建，至浮鹰洋，遇贼，与总兵孙大刚夹攻，歼贼甚众，而舟为炮焚，闽师不能救，遂被害。优恤，谥武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王得禄，字玉峰，福建嘉义人。林爽文倡乱，陷县城。得禄家素丰，捐貲募乡勇，助官军复之，授把总。明年，贼复围城，从总兵柴大纪固守。及围解，率乡勇搜捕大坪顶等处馀匪，焚琅峤贼巢，贼渠庄大田就擒。台湾平，赐花翎、五品顶戴，迁千总。嘉庆元年，巡洋至獭窟，遇贼，得禄先登，擒吴兴信等。历年出洋捕海盗，号勇敢，累擢金门营游击。七年，从李长庚击蔡牵於东沪洋，擒贼目徐业等百余人，又擒吕送於崇武洋，被奖叙。九年，从总兵罗仁太击贼於虎头山洋面，获船械甚多。十年，击蔡牵於虎井洋，败之，署澎湖协副将。九月，遇牵於水澳，焚其舟，擒歼朱列等百余人。十一年春，牵入台湾，围府城。李长庚令得禄与许松年驾小舟自安平港入侦之，帆樯弥望，夜纵火焚贼舟，遂入屯柴头港。明日，贼自洲仔尾攻府城北门，得禄率兵蹙其后，大呼以前，贼惊却。城内军出夹攻，大败之，乘胜至洲仔尾，破其营，贼乃遁。五月，牵复窜鹿耳门，得禄首先冲击，获船十，沉船十一。叙功，加总兵衔。寻擢福宁镇总兵。

十二年，调南澳镇。七月，败朱溃於鸡笼洋，获船十四。

十一月，又败其党於古雷洋，射殪贼目朱金，擒张祈，被奖叙。未几，李长庚战歿，命得禄与邱良功继任军事。十三年，擢浙江提督。既而调福建，邱良功代之。时阮元再任浙江巡抚，张师诚为福建巡抚，两省合力，得禄与良功同心灭贼。十四年八月，同击蔡牵於定海渔山，败之。牵东南走，追至黑水洋，合击累日，良功以浙舟骈列贼舟东，得禄率闽舟列浙舟东，战酣，良功舟伤暂退，得禄舟进，附牵舟，诸贼党隔不得援。牵铅丸尽，以番银代，得禄额腕皆伤，掷火焚牵舟尾楼，复冲断其舵。牵知不免，举炮自裂其舟沉於海。诏以牵肆逆十有四年，渠魁就殄，厥功甚伟，锡封得禄二等子爵，赐双眼花翎。馀党千二百人，后皆降，海盗遂息。

得禄为福建提督历十载，屡疏陈缉捕事宜，改定水师船制，皆如议行。二十五年，调浙江提督。道光元年，乞病归。十二年，台湾张丙作乱，得禄率家属擒贼目张红头等，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台匪沈和肆掠，输粮助守，晋太子太保。二十一年，英吉利犯厦门，命驻守澎湖。次年，卒，赠伯爵，谥果毅。次子朝纶袭子爵，官户部员外郎。

邱良功，福建同安人。起行伍，屡以获盗功，洊擢闽安协副将。嘉庆十年，偕许松年会剿蔡牵，追至小琉球，见台湾师船二为贼围，赴援，松年举旗招之，未至。以违调遣被劾，褫职逮讯。得白，复原官，署台湾副将。十一年春，从李长庚击蔡牵，破洲仔尾贼巢，牵乘间逸，夺顶戴。五月，破牵於鹿耳门，赐花翎。十二年，朱溃犯淡水，偕王得禄追至鸡笼洋，连败之，擒歼甚众，被优叙。十三年，擢浙江定海镇总兵。十四年，擢浙江提督。偕王得禄合击蔡牵於渔山外

洋，乘上风逼之，夜半浪急，不得进。明日，复要截环攻，牵且战且走，傍午逾黑水洋，见绿水。良功恐日暮贼遁，大呼突进，以己舟逼牵舟，两篷相结。贼以槳冲船，陷入死斗。良功腓被矛伤，毁贼槳，得脱出。闽师继之，牵遂裂舟自沉。谕功，锡封三等男爵，次於王得禄。或为之不平，良功曰：“海疆肃清，已为快事，名位轩轻何足计？”二十二年，入覲，卒於途，赐恤，谥刚勇。子联恩袭男爵，官直隶河间协副将。

陈步云，浙江瑞安人。入伍隶水师，数获盗，以勇力称，授温州营把总。从良功追蔡牵，步云以四十人驾舟径逼牵舰鏖斗，舟小不相当，见两提督至，亟投火罐焚贼舰，以长戟钩舷，率数卒跃登，短兵相搏，歼牵妻及其党。贼舰已坏，牵犹持利刃踞舵楼，顾欲取之。良功隔船疾呼，船与水平，速去，放长绳水中援之起，而牵船没矣。步云身被十数创，两提督皆临慰视。事闻，赐奖武银牌，擢千总。累迁闽安副将。总督孙尔准欲裁减师船，步云言李提督所造船高大坚致，其利远胜同安夹板、快驹诸船，裁之缉匪无具，有事不能制敌，议乃寝。尔准荐其才可胜专阃，入覲，宣宗曰：“汝即随邱、王两提督攻沉蔡牵之陈步云耶？”询战功甚悉。遂擢定海镇总兵，历琼州、福宁、金门、海坛诸镇。道光十九年，以伤发，乞解职。三十年，卒。

许松年，字蓉隼，浙江瑞安人。以武举效力水师，从李长庚积功至提标参将。嘉庆十年，护理金门镇总兵。击蔡牵於小琉球；又击朱溃、乌石二於宫仔洋，从李长庚追败之於闽、粤交界甲子洋。又迭击牵於青龙港、斗米洋。十一年，偕

王得祿敗牽於台灣洲仔尾，跼海水而登，焚溺无算。是年夏，李长庚攻牽於鹿耳門，松年扼張坑、返埕洋面，獲賊船一，沉船三，又於水澳擒蔡三來等。李长庚論水師將材，舉松年可獨當一面，總督阿林保以疏聞。十二年，從長庚擊蔡牽於大星島、浮鷹洋，松年躍入賊船獲之，被優叙。十三年，朱潰潛匿東涌外洋，命松年躡剿，遂移師入粵。追至長山尾，瞭見賊船四十餘，知其最臣者為潰所乘，並力圍攻，潰受炮傷，未几斃。詔嘉松年奮勇，克殄渠魁，賜花翎，予云騎尉世職。粵匪張保仔竄閩洋金門、廈門，松年遣漁船誘之，以舟師圍擊，獲船七，沉船六，被優叙。十五年，傷發回籍，尋丁母憂。十九年，授甘肅西寧鎮總兵，歷延綏、漳州、天津、碣石諸鎮。道光元年，擢廣東陸路提督，調福建水師提督。六年，台灣械鬥，松年方閱兵，彈壓解散，總督孫爾准與之不協，尋以治理輕縱，被議褫職，留台效力。乞病歸，卒於家。子錫麟，襲世職。

黃標，字殿豪，廣東潮州人。由行伍拔補千總，擢守備。乾隆五十五年，艇匪肆掠，總督福康安議練水師，募奇才异能者領之。標技勇過人，生長海墻，習知水道險易，能久伏水底，視物历历可數，特被識拔。以捕獲龍門洋盜及狗頭山匪功，擢都司，署游击。

嘉慶元年，剿匪於南澎外洋，獲李超勝等三十餘名。仁宗素知其名，詔嘉緝捕勤能，擢參將。二年，俘洋盜胡三勝等，復擊斃安南匪首，盡獲其眾，被優叙。三年，遷澄海副將。未几，擢廣東左翼鎮總兵，命總統巡洋水師，責以肅清

海盗。四年，剿匪大放鸡山及双鱼桅、夹门外洋，歼获甚众，赐花翎，命绘像以进。寻以盗劫盐艘被劾，诏原之。六年，复击贼於南澎外洋，获田亚猛等。七年，偕提督孙全谋剿博罗会匪，连破羊矢坑、罗溪营要隘，捣其巢。事平优叙，并被珍赉。自将水师，饮食寝处与士卒共，先后获匪六百余名，粤海倚为保障。八年，偕孙全谋出海捕贼，贼遁广州湾。标议合兵守隘，俟贼粮尽可尽歼。全谋虑持久有风涛患，乃分兵，贼得突围逸出。标叹曰：“此机一失，海警未已！”愤懣成疾。寻坐师久无功，吏议夺职留任。未几，卒。

自安南夷艇散后，余党留粤者分五帮：曰林阿发、曰总兵保、曰郭学显、曰乌石二、曰郑乙。提督钱梦虎、孙全谋皆庸材，不能办贼。标歿后，益无良将，惟林国良、许廷桂以死事闻。

国良、福建海澄人。世袭骑都尉，授广东碣石镇标游击，累迁海澄副将，继标为左翼镇总兵。十三年，追剿乌石二於丫洲洋，击沉数艘，贼舰续至益多。国良以伤殒，优恤，谥果壮。

廷桂，广东归善人。由行伍擢千总。乾隆中，从征台湾，累迁海门营参将。国良歿，护理左翼镇总兵。十四年，击歼匪首总兵保於外洋，围其余党。张保仔率大队来援，众寡不敌，廷桂死之。赐恤，予云骑尉世职。

洎蔡牵既灭，惟粤匪存，於是百龄为两广总督，乃断接济，整军纪，越一年，剿抚以次定。东南海氛始靖。

论曰：东南海寇之扰，始末十有馀年。惟浙师李长庚一

人能办贼，以闽帅牵掣而阻成功，然长庚忠诚勇略闻於海内，上结主知，庙算既孚，乃专倚畀。泊闽、浙合力，贼势浸衰，不幸长庚中殒，而王得禄、邱良功等以部将承其遗志，卒歼渠魁。粤将惟黄标可用，而未尽其才。百龄乘闽、浙殄贼之后，剿抚兼施，遂如摧枯拉朽。要之海战惟恃船坚炮利，与断接济而已，循之则胜，违之则败。得失之林，故无幸哉！

卷三百五十一

列传一百三十八

沈初 金士松 邹炳泰 戴联奎

王懿修子宗诚 黄钺

沈初，字景初，浙江平湖人。少有异禀，读书目数行下，同郡钱陈群称为异才。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明年，成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编修。三十二年，直懋勤殿，命写经为皇太后祝厘。逾年，大考翰詹，以直内廷未与试，诏褒初学问优美，特晋一秩，擢侍讲。三十六年，直南书房，督河南学政，未赴任，丁祖母承重忧。服阕，迁右庶子。累擢礼部侍郎，督福建学政。遭本生父忧，服阕，起兵部侍郎。寻以母病乞归终养。后起故官，督顺天学政，调江苏。任满回京，调吏部，又督江西学政。

初以文学受知，历充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裁，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校勘太学《石经》。嘉庆元年，与千叟宴，充会试知贡举。擢左都御史，授军机大臣，迁兵部

尚书，历吏、户二部。四年，以老罢枢务，免直内廷，充实录馆副总裁。未几卒，谥文恪，祀贤良祠。

金士松，字亭立，江苏吴江人，寄籍宛平。举顺天乡试，改归原籍。乾隆二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直懋勤殿写经。典福建乡试，督广东学政。直南书房，累迁詹事，以生母忧归。服阕，会高宗南巡，迎銮道左，回京督顺天学政。以寄籍辞，诏免回避，联任凡七年。累擢礼部侍郎，调兵部。五十年，帝御乾清宫，赐千叟宴。士松年五十七，未得与，特命试诗，赏赉同一品。调吏部。直讲经筵，校勘《石经》，迁左都御史。嘉庆元年，再与千叟宴，迁礼部尚书。二年，调兵部，罢直书房。五年，扈蹕谒裕陵，途次婴疾，遣御医诊视。还京，卒，谥文简，祀贤良祠。

邹炳泰，字仲文，江苏无锡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四库全书》，迁国子监司业。国学因元、明旧，未立辟雍，炳泰援古制疏请。四十八年，高宗释奠礼成，因下诏增建辟雍。逾两年，始举临雍礼，称盛典焉。寻超擢炳泰为祭酒。累迁内阁学士，历山东、江西学政。嘉庆四年，授礼部侍郎，调仓场，剔除积弊。坐粮厅颜培天不职，劾去之。六年，京察，特予议叙。军船交粮挂欠，已许抵补，后至者复然。炳泰虑年年积欠，与同官达庆意不合，自具疏奏，诏斥其偏执使气，镌级留任。又奏监督轮值宿仓，仓役出入滋弊，宜令於仓外官房居住，从之。十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书工部，管理户部三库。十一年，兼管

顺天府尹事。十二年，调吏部。十四年，加太子少保。仓吏高添凤盗米事觉，坐久任仓场无所觉察，褫宫衔，降二品顶戴，革职留任，久乃复之。十六年，署户部尚书。寻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炳泰在吏部久，尤慎铨政。十八年，铨选兵部主事有误，同官瑚图礼徇司员议，回护坚执。炳泰力争曰：“吾年已衰，何恋恋禄位？不可使朝廷法自我坏！”自具疏白其故，上韪其言，卒罢瑚图礼。既而有降革官捐复者二人，准驳不当，侍郎初彭龄论与不合，疏闻，上斥炳泰无定见，镌级留任。又盗劫兵部主事姚瑩於昌平八仙庄，诏以地近京畿，官吏鬬茸，不能治盗，罢炳泰兼管府尹事。及教匪林清变起，逆党多居固安及黄村，追论炳泰在官不能觉察，以中充、赞善降补。寻休致，归。二十五年，卒。

炳泰自初登第，不登权要之门，浮觉馆职，久之始跻卿贰。屡掌文衡，称得士。立朝不苟，仁宗重之，而终黜。

戴联奎，字紫垣，江苏如皋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联奎少从邵晋涵受经学，既通籍，以清节自厉，在翰林久不迁。大学士嵇璜掌院事，将保送御史，列联奎名，满掌院学士曰：“吾未识其人，何以论其才否？”璜以语联奎，使往见，联奎漫应之，不往。及京察举一等，又列联奎名，复言如前，终不得与，璜乃益重之。和珅为掌院，访时望傅其子丰绅殷德，或荐晋涵及联奎，晋涵移病归，联奎亦坚辞。循资累迁至内阁学士。嘉庆九年，迁兵部侍郎，历礼部、兵部、吏部。二十一年，擢左都御史。逾年，擢礼部

尚书，调兵部。二十五年，失行印，坐降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督浙江学政。道光元年，擢礼部侍郎，又擢兵部尚书。召还京，未至，卒。

王懿修，字仲美，安徽青阳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授庆郡王永璘读。典陕西、广东、江西乡试，督广西、湖北学政，洊擢少詹事。五十四年，引病归，终父母丧始出，复乞病在告。嘉庆元年，举行千叟宴，懿修与焉，被御制诗刻、玉鸠杖、文绮之赐。七年，起授通政司副使，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八年，擢礼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十年，擢左都御史，回京供职。寻擢礼部尚书，管户部三库事。十二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十四年，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典会试。

懿修持躬端谨，制作雅正，甚被仁宗眷遇。十八年，以老致仕。逾二年，年八十，赐寿，谒宫门谢，逢上出御经筵，亲解佩囊赐之。二十一年，卒。谥文僖。

子宗诚，字廉甫。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嘉庆中，历典云南、四川、陕西乡试，督河南、山东、江西学政，洊擢礼部侍郎，历工部、兵部，典会试。道光二年，擢兵部尚书，历署礼部、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当懿修为侍郎时，宗诚已官学士，寻随父扈蹕东巡，侍宴翰林院，父子同席。《高宗实录》成，赐宴礼部，懿修以尚书主席。懿修致仕后，宗诚继直上书房，海内推为荣遇。上亦以其两世官禁近，皆能清慎，特优睐焉。道光十七年，卒。

黄钺，字左田，安徽当涂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和珅管部务，钺不欲趋附，乞假归，不出。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朱珪荐之，召来京。入见，上曰：“朕居藩邸时，知汝名久矣，何以假归不出？”钺以实对，荷温谕，寻直懋勤殿。九年，改赞善，入直南书房，未补官，命与考试差，典山东乡试。十年，督山西学政，累迁庶子。十五年，差满，仍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十八年，复典山东乡试，留学政，擢内阁学士。是年，滑县教匪起，蔓延山东，劾罢失察武生习教之菏泽训导宋璇，请恤击匪阵歿之曹州学录孔毓俊、生员孔毓仲，奖励手擒贼渠之金乡生员李九标。十九年，召回京，仍内直，擢户部侍郎，寻调礼部。充《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总阅、全唐文馆总裁，书成，并邀赏赉。复调户部。二十四年，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寻调户部尚书。

钺受仁宣特达之知，久直内廷，书画并被宸赏。习於掌故，持议详慎。宣宗即位，始畀枢务，甚优礼之。道光四年，以年老罢直军机。累疏乞休，六年，始许致仕，在籍食半俸。二十一年，卒，年九十二，赠太子太保，谥勤敏。

论曰：国家优礼词臣，回翔禁近，坐致公卿。沈初、金士松，高宗旧臣，获恩礼终。王懿修父子同朝，尤称盛事。黄钺以不附和珅，特邀殊遇，改授馆职，驯参机务。邹炳泰、戴联奎皆有耿介之操，晚节枯菀乃殊，要不失为端人焉。

卷三百五十二

列传一百三十九

姜晟 金光悌 祖之望 韩封

姜晟，字光宇，江苏元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擢光禄寺少卿，转太仆寺，仍兼刑部行走。四十四年，出为江西按察使。逾年，超擢刑部侍郎，屡命赴各省按事谳狱。五十二年，授湖北巡抚。时大军征台湾，晟运米十万石济饷需，上嘉之，予议叙。五十三年，荆州江堤溃，命大学士阿桂等往勘，以晟未能疏浚上游涨沙，并坐属吏婪索淮盐匣费，褫顶带。寻召授刑部侍郎。

五十六年，复出为湖南巡抚。芷江境失饷鞘久不获，晟捕首犯置之法。洞庭湖盗董舒友等积年为商旅害，逻获之，传首湖干，盗风以靖。六十年，黔苗石柳邓叛，永绥苗石三保应之，晟偕总督毕沅往剿。寻云贵总督福康安来督师，晟驻辰州治军需，分兵屯诸要隘，缉获奸匪百户杨国安父子解京，诏嘉其治军镇静，下部议叙。三月，赴镇筴查缉边备，并抚难民，上以辰州要冲，命仍回驻。首逆吴半生就获，予优叙。

嘉庆元年，湖北枝江、来凤邪匪起，遣副将庆溥击贼於龙山，走之，湖南境内获安。是年，福康安、和琳先后卒於军，晟偕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剿抚，加总督衔。苗疆渐平，驻辰州治善后事宜。二年，兼署总督。三年，京察，予议叙。布政使郑源琇附和坤，以贪著，需索属吏，必多金始得赴任。属

吏籍胥役为干办，纵令吓诈浮收，苦累百姓。四年，和坤败，为言官论劾。诏‘晟平日居官犹能自守，因畏和坤不敢参劾，尚非通同舞弊’，命逮讯源琇，籍其贓财，彻底根究，具得源琇加扣平餘、蓄养优伶、眷属多至三百人诸罪状，论大辟；晟坐失察，当革职留任，上特宽之。冬、镇筴苗吴陈受倡乱，晟督师守隘，同知傅鼐以计擒斩之，加太子少保。五年，实授总督，寻调直隶。六年，畿辅久雨，永定河决。坐奏报迟延，褫职逮问，发河工效力。工竣，予主事衔，刑部行步。七年，授刑部侍郎。

晟自为曹郎，以治狱明慎受知高宗，扬历中外，至是凡三入佐刑部。仁宗尤重刑事，晟谳鞫务得其平，多平反者。江西巡抚张诚基剿义宁州匪，饰称自率兵临阵，为属吏所讦。命晟往按，得实，逮诚基，遂暂署巡抚。寻回京。九年，兼署户部侍郎，命赴南河查勘清口运道，疏言河身淤垫，黄水增高，致清水不能畅注，宜启祥符五瑞等闸以减黄，增运口盖坝以蓄清，如议行。擢刑部尚书。十一年，以老疾乞休，温诏慰留。以刑部事繁，特调工部。章再上，乃命解职在京养病。寻以前在直隶失察藩库虚收事，降四品京堂。归，卒於家。

金光梯，字兰畦，安徽英山人。由举人授内阁中书。乾隆四十五年，成进士，转宗人府主事。迁刑部员外郎，历郎中。截取京察，并当外任，仍留部。五十五年，部臣奏请以四品京堂用，允之。江西举人彭良彝为子贿买吏员执照，光梯与为姻亲，御史初彭龄劾光梯瞻徇，坐降调，仍补刑部员

外郎，留部核办秋审。御史张鹏展复劾之，诏：“光悌在部久，平日毁多誉少，停其兼部。”寻兼内阁侍读学士。

嘉庆七年，授山东按察使，晋布政使。十年，召授刑部侍郎，数奉使赴山东、直隶、天津、热河勘狱，并得实以报。十一年，授江西巡抚。疏言江西积案繁多，请设局清厘。十四年，擢刑部尚书。

光悌自居郎曹，为长官所倚，至是益自力。以当时讞狱多以宽厚为福，往往稍减罪状上之，部臣悬千里推鞠，苟引律当毋更议。故遇事必持律，不得减比。人咸以光悌用法严，然亦有从宽者。旧例，坚守自盗限内完赃者减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减等，光悌奏复旧例。后阿克苏钱局章京盗官钱，计赃五百两以上，主者引平人窃盗律，当绞情实。光悌曰：“盗官钱当拟斩监追，不决，绞情实则决矣。不得引窃盗律。”奏平之。仁宗览奏曰：“官盗较私盗反薄耶？”对曰：“与其有聚斂之臣，宁有盗臣。律意如是。”卒如其议。光悌练习律例，议必坚执，同列无以夺之。然屡被弹劾，时论亦不尽以为平允。十七年，卒於官，诏依尚书例赐恤。

祖之望，字舫斋，福建浦城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洊升郎中。俸满当截取外任，以谙悉部务留之。京察一等，以四五品京堂用。历通政司参议、太堂寺少卿，仍兼部务。五十八年，出为山西按察使。摘律例民间易犯罪名条列之，曰《三尺须知录》，刊布於众，俾民无误罹法。六十年，迁云南布政使。上以之望亲老，调湖北，俾便迎养。

嘉庆元年，教匪起荆、襄，蔓延郢、宜、施南诸郡。总督巡抚皆统师出，之望一人留武昌治事，讹言数作，时获贼谍，伪檄遍通衢。之望静定不惊，防御要隘，城乡市镇设保甲互稽，民心帖然。贼犯孝感，调师翦灭，下游五郡皆安堵。诏以之望虽未与贼战，坐镇根本，武、汉无虞，嘉其功，赐花翎。二年，丁父忧，命留任素服治事。四年，安襄郢道胡齐仑侵饷事发，命之望察治，齐仑侵蚀馈送，轆轳猝不易究，上切贵之，命解任来京。及讞定，之望坐徇庇降调。上知之望无染指，居官有声，素谙刑名，以按察使降补。逾月，授刑部侍郎，予假葬父省母。

五年，授湖南巡抚。镇筴黑苗出峒焚掠，蔓延三厅，遣兵击平之。亲勘常德堤围私垦洲地百数十处，造册立案，永息争端。寻复召为刑部侍郎。至京，面陈永绥厅孤悬苗境，不足资控制，请移厅治花园，移协营茶洞，沿边遍设碉卡，以永绥旧城为汛地，使苗弁驻扎，约束诸苗寨，下所司议行。六年，偕侍郎那彦宝勘近畿水灾，又偕侍郎高杞监疏长辛店河道。

七年，命赴山东按皂役之孙冒考，巡抚和瑛诬断事，和瑛谴罢，即授之望巡抚。寻调陕西。大军剿南山馀孽，之望筹备军食，安插乡勇，抚恤灾黎，偕总督惠龄奏筹善后事宜甚悉。调广东，乞假省亲。九年，仍授刑部侍郎。逾一年，以母老乞养归。十四年，仁宗五旬万寿，之望入都祝嘏。其母年八十有三，上垂问褒嘉，赉予有加。寻丁母忧，服阕，擢刑部尚书。十八年，以病解职，寻卒。

韩封，字桂龄，江苏元和人。父是升，客游京师，授经诸王邸，以名德称。封少慧能文，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累擢郎中。乾隆五十四年，出为河南彰德知府，迁广东高廉道。坐失察吴川知县庇纵私盐事，降刑部主事，复洊迁郎中。

嘉庆六年，授湖南岳常澧道，迁按察使，调福建，署布政使。蔡牵方扰台湾，海疆多事，封筹军备杜接济甚力，迁湖南布政使。十一年，召为刑部侍郎。十二年，命赴荆州按将军积拉堪与知府交结事，又命勘南河。十三年，宗室敏学恃势不法，谏拟轻比，诏斥部臣屈法纵奸，谴责有差。封方奉使河间谳狱，未与画诺，上以封先於召对面陈，意存开脱，且部事素由封先核定，迹近专擅，降授广东按察使。未几，擢巡抚。

时英吉利兵船占澳门炮台，入黄埔。久之始退。总督吴熊光不即遣兵驱逐，以罪罢，命封兼署总督。十四年，封查阅澳门夷民安堵，因疏陈：“西洋人於其地旧设炮台六，请自伽思兰炮台迤南，加筑女墙二百馀丈，於前山寨驻专营，莲花茎增关闸石垣，新涌山口筑炮台，填蕉门海口，以资控制。”如议行。又密陈粤海形势：“沿海村落，处处可通，外洋盗匪，易生窥伺。必先固内而后可御外。凡属扼要炮台，宜简练精锐，严密防守。并令沿海绅衿耆董，督率丁壮，互相捍护，自卫身家，较为得力。”百龄继为总督，会奏：“华、洋交易章程，外国兵船停泊外洋，澳内华、洋人分别稽核。各国商贾，止许暂留司事之人，经理债务，馀俱饬依期回国，不得在澳逗留。洋船引水人，责令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买办等华人，责成地方有司慎选承充，随时稽察。洋船起货时，不许洋商私

自分拨。”下军机大臣采择议行。

逾年，海盗张保仔就抚，乌石二、东海霸以次诛降，赐花翎。十六年，复署总督。疏请免米税，以通商贩、裕民食。又疏陈：“潮州多械斗，而营员无协缉之责，请令文武会拿；距省远，请军流以下就近由巡道覆核。”又言：“惩治悍匪，请如四川例：初犯械系，限一年改行；积两限如故，即治以棍徒屡次滋扰律。”皆允行。十八年，入觐，授刑部尚书。封父是升年八十，给假三月归为寿。二十一年，丁父忧，服阕，以一品衔署刑部侍郎，寻补刑部尚书。

道光四年，平反山西榆次县民阎思虎狱，被议叙。初，思虎强奸赵二姑，知县吕锡龄受赇，逼认和奸，赵二姑忿而自尽，亲属京控。命巡抚亲提，仍以和奸拟结。御史梁中靖疏劾，提解刑部，审得实情是强非和，并原审各官贿嘱、徇纵、回护诸弊状，思虎论斩，赵二姑旌表，巡抚邱树棠、按察使卢元伟及府县各官，降革遣戍有差。诏嘉刑部堂司各官秉公申雪，并予议叙。梁中靖参奏得实，亦加四品衔。会有官犯侯际清拟流，呈请赎罪，部议因际清犯罪情重，仍以可否并请。诏斥含混取巧，命大学士托津等查讯，侍郎恩铭、常英、司员恩德等皆有贿嘱情事，封亦解任就质，坐失察司员得贿，嗣子知情，亲属撞骗，议夺职遣戍，因年老，从宽，命效力万年吉地工程处。逾岁，召署刑部侍郎。六年，以病乞归。十四年。卒。

论曰：有清一代，於刑部用人最慎。凡总办秋审，必择司员明慎习故事者为之。或出为监司数年，稍回翔疆圉，入

掌邦宪，辄终其身，故多能尽职。仁宗尤留意刑狱，往往亲裁，所用部臣，斯其选也。姜晟、祖之望，扬历中外，并有政绩。金光悌、韩封，皆管部务最久，光悌治事尤厉锋镞，号刻深云。

卷三百五十三

列传一百四十

达椿子萨彬图 铁保弟玉保 和瑛
觉罗桂芳

达椿，字香圃，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历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大理寺卿。二十九年，入直上书房，充《四库全书》总阅，累擢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四十五年，坐会同四译馆屋坏，毙朝鲜使臣，革职留任。五十四年，左迁内阁学士。达椿直内廷，不附和坤，数媒孽其短，以旷直褫职，仍留上书房效力行走。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复迭以大考降黜授检讨。仁宗知其屈抑，至嘉庆四年，诏：“达椿因旷班被谴，其过轻，当时刘墉亦缘此降官；今刘墉已为大学士，达椿尚未迁擢，加恩补授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子萨彬图，时亦同官，命达椿班次列萨彬图之前。历礼部、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兼都统，迁礼部尚书。六年，典会试。七年，卒。

萨彬图，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典贵州乡试，改历翰詹，累迁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和珅既伏法，仁宗不欲株连兴狱，而萨彬图屡疏言和珅财产多寄顿隐匿，有尝管金银使女四名，请独至慎刑司讯鞫。诏严斥之，命从王大臣讯，不得实，议革职，予七品笔帖式，效力万年吉地。寻以其父年老，召还京，授户部主事，累擢仓场侍郎。十二年，出为漕运总督。逾三岁，京仓亏缺事觉，降光禄寺卿。迁盛京户部侍郎，十六年，坐奉天灾民流徙出边，褫职。寻卒。

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姓觉罗，称为赵宋之裔，后改今氏。父诚泰，泰宁镇总兵，世为将家。铁保折节读书，年二十一，成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袭恩骑尉世职。於曹司中介然孤立，意有不可，争辩勿挠。大学士阿桂屡荐之，迁郎中，擢少詹事，因事罢。寻补户部员外郎，调吏部。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仍兼吏部行走，历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五十四年，迁礼部侍郎，兼副都统。校射中的，赐花翎。调吏部。

嘉庆四年，奏劾司员，帝责其过当，左迁内阁学士，转盛京兵部、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寻复召为吏部侍郎，出为漕运总督。五年，值车驾将幸盛京，疏请御道因旧址，勿辟新道；裁革馈送扈从官员土仪；禁从官妄拿车马；上嘉纳之。七年，迁广东巡抚，调山东。河决衡家楼，诏预筹运道。九年三月，漕运迅速，加太子少保。寻以水浅船迟，革职留任。十年，擢两江总督，命覆鞫安徽寿州武举张大有妒奸毒毙族侄狱，苏州知府周锸受贿轻纵，及初彭龄为安徽巡抚，勘实署法。铁保坐失察，褫宫衔，降二品顶戴，寻复之。

十二年，疏请八旗兵米酌给二成折色，诏斥妄改旧章，革职留任。先后疏论治河，请改建王营减坝，培筑高堰、山盱堤后土坡及河岸大堤，修复云梯关外海口，遣大臣勘议，并采其说施行。十四年，运河屡坏堤，荷花塘决口合而复溃，镌级留任。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酖杀委员李毓昌，至是事觉，诏斥铁保偏听固执，河工日坏，吏治日弛，酿成重狱，褫职，遣戍乌鲁木齐。逾年，给三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授浙江巡抚，未之任，改吏部侍郎。擢礼部尚书，调吏部。请芟吏、兵两部苛例，条陈时政，多见施行。林清之变，召对，极言内监通贼有据，因穷治逆党，内监多衔恨，遍腾谤言。会伊犁将军松筠劾铁保前在喀什噶尔治叛裔玉素普之狱，误听人言，枉杀回民毛拉素皮等四人，上怒，追念江南李毓昌之狱，斥其屡蹈重咎，褫职，发往吉林效力。二十三年，召为司经局洗马。道光初，以疾乞休，赐三品卿衔。四年，卒。

铁保慷慨论事，高宗谓其有大臣风。及居外任，自欲有所表见，倨傲，意为受憎，屡以措施失当被黜。然优於文学，词翰并美。两典礼闈及山东、顺天乡试，皆得人。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复增辑改编，得一百三十四卷，进御，仁宗制序，赐名《熙朝雅颂集》。自著曰《怀清斋集》。

弟玉保，字闾峰。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入翰林，有才名。高宗亲试八旗朝詹，与兄铁保并被擢，时比以郊、祁，轼、辙。官至兵部侍郎，究心兵家言。川、楚教匪起，尝愿自效行间。会上欲用为巡抚，为和珅所阻，郁郁卒，年甫四十。

和瑛，原名和宁，避宣宗讳改，字太葦，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出为安徽太平知府，调颍州。五十二年，擢庐凤道，历四川按察使，安徽、四川、陕西布政使。五十八年，予副都统衔，充西藏办事大臣。寻授内阁学士，仍留藏办事。和瑛在藏八年，著《西藏赋》，博采地形、民俗、物产，自为之注。

嘉庆五年，召为理藩院侍郎，历工部、户部，出为山东巡抚。七年，金乡皂役之孙张敬礼冒考被控，知县汪廷楷置不问，学政刘凤诰以闻，下和瑛提鞠，误听济南知府德生言诬断，为给事中汪鏞所纠。上以和瑛日事文墨，废弛政务，即解职，命鏞从侍郎祖之望往按，得实，褫和瑛职，又以匿蝗灾事觉，遣戍乌鲁木齐。寻予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九年，授理藩院侍郎，仍留边任。疏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仓储足供军食，请减运伊犁布疋，改征杂粮四千石，减价出粜，且请嗣后折收制钱，以免运费。”允之。劾喀喇沙尔历任办事大臣私以库款贷与军民，及土尔扈特、回子取息钱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十一年，召还京为吏部侍郎，调仓场。未几，复出为乌鲁木齐都统。十三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爱星阿欲调玛纳斯戍兵四百人番上屯田，和瑛谓玛纳斯处极边，戍兵专事操防，不谙耕作，咨驳以闻，上韪之。

十四年，授陕甘总督。坐前在仓场失察盗米，降大理寺少卿。十六年，迁盛京刑部侍郎。复州、宁海、岫岩饥，将军观明以匿灾罢免，授和瑛为将军，廉得边门章京塔清阿等

承观明意，讳灾不报，降革有差。寻以误捕屯民张建谟为盗，锻炼成狱，刑部覆讯雪其冤，议革和瑛职，诏宽之，留任。调热河都统，未上，召为礼部尚书，调兵部。坐失察盛京宗室裕瑞强娶有夫民妇为妾，降盛京副都统，迁热河都统。二十一年，授工部尚书。命赴甘肃按仓库亏缺，得总督先福徇庇及贪纵状，治如律。二十二年，调兵部，加太子少保，历礼部、兵部。二十三年，授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充上书房总谙达、文颖馆总裁。逾一岁，调刑部，罢内直。道光元年，卒，赠太子太保，谥简勤。

和瑛娴习掌故，优於文学，著书多不传。久任边职，有惠政。后其子璧昌治回疆，回部犹归心焉。璧昌自有传。

觉罗桂芳，字香东，隶镶蓝旗，总督图思德孙。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尝召对，仁宗曰：“奇才也！”不数年，累擢内阁学士。十一年，入直上书房，迁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侍郎，兼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迭典顺天、江南乡试，兼直南书房。桂芳家素贫，有门生馈纳，曰：“执贽礼甚古。某忝佐司农，俸入粗给，无藉乎此。”封还之。大学士禄康與夫聚博，命偕侍郎英和按治，无所徇。上嘉其不避嫌怨。

十八年，教匪林清逆党阑入禁城，桂芳方直内廷，偕诸王大臣率兵歼捕，叙劳，加二级。上遇变修省，训诫臣工，颁御制文七篇，示内廷诸臣，命各抒所见，书以进御。桂芳书《罪己诏》后曰：“皇上临御以来，承列圣深仁厚泽，日以爱民为政，四海之内，莫不闻睹。今兹事变，岂不怪异？而臣

窃以为此未足为圣德之累。昔孔子论仁至於济众，论敬至於安百姓，皆曰：‘尧、舜其犹病诸。’岂真以尧、舜之圣为未至哉？夫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而决其无一夫之梗者，盖自古其难之。然而揆之人事，则实有未尽者。夫林清先以习教被系，既释归，转益煽乱。数年之间，往来纠结於曹、卫、齐、鲁之间，其党至数千人。阉寺职官，竟有与其谋者，而未事之先，曾无一人抉发，是吏无政也。藏利刃，怀白帟，度越门关，饮於都市，无调而知者，是逻者、门者无禁也。禁兵千计，贼不及百，阖门而击之，俄顷可尽，乃两日一夜始悉擒戮，是军无律也。夫吏情卒骄，文武并弛，而法制禁令为虚器，则事之可忧，岂独在贼？我皇上观微知著，洞悉天下之故，诏曰‘方今大弊在因循怠玩’，至哉言乎！臣敬绎之，盖因循怠玩，亦有所由。无才与识，则有因循而已；无志与气，则有怠玩而已。是故得人而任之，则因循怠玩之习不患不除。倘非其人，微独不能除其习而已；就令除之，不因循而且为烦苛，不怠玩而且为躁竞，其无裨於治则均耳。是在皇上询事考言，循名责实，器使之以奏其能，专任之以收其效，因小失而崇丕业，在陛下一旋转间耳。”

书《行实政论》后曰：“实心者何？忠是也。忠者一於为国，而不亟亟於求上之知。其所以急於公者如急於己，一政而便於民，其行之而恐不及也；一政而不便於民，其去之恐不速也。不以避疑谤而易其是非之公，不以处疏逖而违其夙夜之志。故其於政也，筹之至审，而不为旦夕之谋；行之务当，而不揣诏旨之合；惟力是视，不必其事之谅於人；惟善之从，不必其谋之出於己。若是者谓之实政。夫为臣之道，畴

不当忠，然而忠之实盖如此。非然者，初无寸劳，而已为见功之地；未必加谴，而已存巧避之心。取容於唯诺，而不以国事为忧；快意於爱憎，而不以人才为惜。如斯人者，虽我皇上日讨而训之，尚望其能行实政乎？夫政者，上所以治天下之具。然而行之以实，乃能有功，不则文具而已。官无实政，民乃不治，非细故也。皇上震动恪恭，求贤纳谏，敕中外诸臣，改虑易志。稍有人心者，畴敢不勉；而臣所欲言者，则又在陛下之心矣。臣昨岁恭录乾隆朝臣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於《御制养心殿记》册末，伏愿万几之暇，时赐观览。用其说以考诸臣之政，因以识诸臣之心，则贤才不患其不思奋，庶绩不患其不咸熙。较臣管蠡之见，似更有助於高深焉。”

又论致变之源，由於民穷，民穷由於币轻，币轻则国与民交病。论刑用重典而不得其平，则不能格奸定乱。论民惑邪教，由士大夫好言因果利益有以导之。因事纳规，所言多切中时弊。於是复条陈时事，或见之，谓其未必尽合上意。桂芳慨然曰：“此何时，尚以迎合为言耶？”及上，嘉纳之，命暂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未几，授军机大臣。

十九年，军事竣，以赞画功赐桂芳子炳奎七品小京官。寻命往广西按事，授漕运总督。未至广西，於武昌途次病疫，卒。上以桂芳明慎直爽，方向用，至是优诏褒卹，叹为“良才难得”，赠太子少保，加尚书衔；复以曾授三阿哥读书，丧至京师，命三阿哥往奠，御制诗悼之，谥文敏。著有《经进稿》、《敬仪堂诗存》，才华丰赡，为时所称。

论曰：承平既久，八旗人士起甲科、列侍从者，亦多以

文字被恩眷。达椿忤权相，晚乃见用，其守正有足称。铁保、和瑛并器识渊雅，述作斐然。桂芳通达政体，建言谔谔，最为一时隗才，年命不永，未竟其用，惜哉！

卷三百五十四

列传一百四十一

万承风 周系英 钱樾 秦瀛
李宗瀚 韩鼎晋 朱方增

万承风，字和圃，江西义宁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上书房，侍宣宗读。六十年，典试云南。时仁宗在潜邸，赐诗宠行。累迁翰林院侍读。嘉庆三年，大考，降检讨。四年，督广东学政。琼州海寇猝发，承风以闻，命总督吉庆按治，总兵西密扬阿等以恇怯置吏议。累迁侍讲学士，任满还京，直上书房，擢詹事。督山东学政，整厉士习，扶持善类。洊擢礼部侍郎，命还京。

十二年，督学江苏。以清江浦、荷花塘河工取势太直，屡筑屡圯，奏请复旧，诏如议行。调兵部。十四年，上五旬万寿，陈请解任还京祝嘏，诏严斥，左迁内阁学士。调安徽学政。定远士子与风阳胥役有隙，至试期辄修怨，当事者庇胥役，士益愤，承风疏请下巡抚严治胥役，置诸法。擢兵部侍郎，还京，仍直上书房，充经筵讲官。十七年，引疾归，寻卒，入祀乡贤祠。宣宗即位，追念旧学，赠礼部尚书衔，谥文恪。道光十二年，晋赠太傅，子方楸等加恩有差。

周系英，字孟才，湖南湘潭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嘉庆十年，督四川学政。十四年，入直南书房，擢太常寺卿。寻改直上书房，授三阿哥读。上谕：“不但授读讲习诗文，当教阿哥为人居心以忠厚为本。”系英请加授《资治通鉴》，以知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民间疾苦，上韪之。转光禄寺卿，督山西学政。任满回京，仍直上书房。十九年，擢兵部右侍郎，母忧去，服阕，补吏部侍郎。

二十四年，湘潭民与江西客民哄，相杀伤，巡抚吴邦庆亦籍江西，陈奏偏袒。系英询赉奏人，得事始末，於召对时面陈，乃调邦庆福建，诏以狱事畀总督察治。系英素以朴直被眷遇，邦庆初与善，约地方事有见闻必告，至是手书言其曲直；系英子汝楨亦致书在籍给事中石承藻询狱事：书并为邦庆得，先后以两书上闻。上怒系英庇乡人，部议革职，犹命以编修用。继以汝楨致书事，褫职回籍。

道光初，以四品京堂召用，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二年，迁工部侍郎，督江西学政，寻调江苏，许密摺言地方利病，人才臧否。会濒江大水，学政驻江阴，系英目击灾状，贻书督抚，留官吏素得民者治赈务，假库帑三万两购米平糶，民感之。四年，调户部左侍郎，卒於任。

钱樾，字黼棠，浙江鉴善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陕西乡试，督四川学政。直上书房。两典江西乡试，督广西学政，累擢少詹事。嘉庆四年，还京，仍入直。骤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时吴县令甄

辅廷治诸生纠控罪过当，学政平恕曲徇所请，斥革生员二十五人。上闻之，解平恕任，以樾代，至则先复诸生名，仅坐首事者三人，士民称庆。方其赴任，途中见行船有大书“内廷南府”者，因上疏劾奸吏诡托，上累圣明，诏飭关津禁绝，严罪所司。

时南河邵坝决口，瓜、仪私梟充斥，为閭阎害，命樾密访以闻。疏陈：“黄河自豫东界至桃、宿以上，水缓沙停，致河高堤浅，所在防溃。请於霜降后鸠工疏正河，并增筑堤防，先务所急。又以私梟为患，皆由官盐价贵，民利食私，若稍平盐价，则私梟自绝。”疏入，俱报可。寻调吏部，任满回京，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事务。奏请申禁改漕折色，以清弊端。复调吏部，九年，坐失察书吏舞弊，以告病治中赵曰濂虚选运同，降内阁学士，樾上疏置辩，议革职，加恩赐编修。十年，擢鸿胪寺少卿，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母忧归，服阕，引疾不出。二十年，卒。

秦瀛，字凌沧，江苏无锡人，谕德松龄玄孙也。乾隆四十一年，以举人召试山东行在，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洊迁郎中。五十八年，出为浙江温处道，有惠政。嘉庆五年，擢按察使。宁、绍、台三府水灾，有司匿不报，瀛力言於巡抚，乃得赈。调湖南，衡州岁歉，有司匿不报，方议派济陕西兵米，瀛复力言於巡抚，留米平糶。七年，以病归。逾两年，起授广东按察使、督郡县治盗，擒著盗梁修平、吴鰕喜置诸法。抚琼州黎匪，严禁赌博白鸽票。

十年，迁浙江布政使，入觐，乞内用，授光禄寺卿，转

太常寺卿。疏陈广东治盗事宜，略曰：“海盗始在高、廉，近则阑入广州。大股如郑一、乌石二、总兵宝、朱凌等，声势甚张。内地顺德、香山、新会三县，连有肆劫，以马观、李英芳为之魁，与海盗勾结，捕急则遁入海中。统将出海，藉词迁延，不能尽力。黜提督孙全谋，而魏大斌即为之续。臣愚以为剿捕之法：一曰讨军实。水师废弛，则帑饷虚糜。洋商、盐商捐输宽裕，经手之员尚有侵渔，遣委之将仍复骄惰，非立法痛惩，徒资耗费。一曰树声威。盗善侦探，非先声慑人，盗已轻我。兵行之日，督抚宜举觞欢饮；有功而归，开辕行赏，不用命者，杀无赦。一曰戒虚饰。擒盗岂能皆真，一念邀功，谏多失实，偶有平反，不复深咎。嗣后总期弋获真盗，毋纵毋枉。至守御之法，尤宜急讲。炮台防守口岸，口岸多而汛兵少，盗船乘间直入；巡船复少，不能御盗，且为盗资。保甲仅属虚名，纵役讹索，反成厉政。欲行保甲团练，先须百姓服从。臣以为严防守必先澄清吏治，澄清吏治必先固民心。一曰清狱讼。粤民好讼，大小案件，谕旨严饬，尚多沉搁。殆由案之初起，迟延不办，士棍讼师，从而把持，遂至供情屡易，莫可穷究。惟有督饬州县，有一案即清一案，务洗慵惰遍私之习。一曰抑冗滥。六计尚廉，近海州县有缉捕解犯之责，尤宜撙节，庶不亏仓库而累闾阎。一令到任，幕友长随，多人坐食，势不能复为廉吏。杂职武弁，惟利是图，稍授以权，即挟制文吏。杂职差委过多，亦滋扰累。一曰惩蠹役。胥役熟习地方情形，串同官亲家属，肆为民害。广东胥役，每有暗通盗匪，收受陋规，此尤不可不严惩创也。三者既举而吏治澄，吏治澄而民心固，於以举行保甲团练，无

不可使之民，即无不可行之法矣。”疏上，诏下疆吏采行。迁顺天府尹。

十二年，擢刑部侍郎。以宗室敏学狱会拟轻纵，议褫职，诏原之，左迁光禄寺卿。历左副都御史、仓场侍郎。诏整顿仓场，虑瀛齿衰，以二品顶戴调左副都御史。寻授兵部侍郎，复调刑部。瀛治狱平慎，在浙辨定海难民十二人非盗。及海盜诬攀族人，已入告，卒更正省释。在部治运丁盗米，讐者谓以药置米中立溢，试之不验，仁宗亲试明其枉，尤为时称。十五年，以病解任。道光元年，卒。

瀛工文章，与姚鼐相推重，体亦相近云。

李宗瀚，字春湖，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左赞善。累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典福建乡试，母忧归，服阕，补原官，转侍读学士。九年，督湖南学政，历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丁本生母忧，服阕，在籍奏请终生祖母养，允之。道光三年，遭祖母丧。先是礼臣建议，为父后者为生祖母终三年丧，宗瀚幸奉功令，既而部议仍改期服，宗瀚本生父秉礼已老，而有子四人，以出继不得终养。五年，入都，召见，询家世官资甚悉。宗瀚具陈终养始末，宣宗为之嗟叹，遂补原官。八年，擢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哀毁，扶病奔丧，卒於衢州，以衰服殓，年六十三。

宗瀚孝谨恬退，中岁以养亲居林下十年，书法尤为世重。

韩鼎晋。字树屏，四川长寿人。乾隆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嘉庆九年，改御史。疏言天主教流传之害，请申禁以绝根株。从之。以母老请终养，十六年，服阕，补原官。疏陈四川积弊六事，曰：禁科派以安闾阎，除咽匪以防积渐，查卡房以全民命，禁拐骗以警贪顽，严摊捐以养廉洁，核戎政以归实效。又言京师赌风大炽，多属王公大臣舆夫设局，倚势骹法，帝命指实，下诏严治。逾日，获赌案三，大学士、步军统领禄康舆夫为之魁。亲贵近臣，莫不悚息。

巡视山东漕务，转工科给事中、光禄寺少卿，督陕甘学政。疏言：“榆、绥诸州县仓贮空虚，宜设法筹补，其地资蒙古粮食接济。今腹里边外俱荒，当分别安署抚恤。”又言：“南山善后事宜，宜行坚壁清野之法。山内流民杂处，最为奸藪，当严行保甲，使奸宄无所匿。军中掳胁难民子女，请严禁。南山附近及豫东并经兵燹，宜慎选牧令，以苏民气。川北荒歉，与陕、甘毗连，盐泉咽匪多出其中，请先事豫防。”并下疆吏如所请行。历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

二十四年，命察视近畿水灾，督黄村赈务。督福建学政，疏言：“闽中吏治久窳，请不限资格，用廉干吏补汀、漳、泉三郡望紧要缺，久其任以专责成。漳、泉营伍通盗，请责提镇立予重典，勿稍袒庇。”道光六年，迁仓场侍郎，以病罢。起补工部侍郎，京察，原品休致。卒於家，祀乡贤祠。

朱方增，字虹舫，浙江海盐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云南乡试，迁国子监司业。十八年，教匪之

变，方增劾直隶总督温承惠贻误地方，黜之。

应诏陈言，论用人理财，略曰：“近今大臣中，罕有以进贤为务者。盖荐举之事，易於徇私，党援交结，不得不防，而大臣亦遂引嫌自避。夫大臣避徇私之名。而忘以人事君之责，所谓因噎废食，非公忠体国者所宜有也。至於任用之方，则无过於考言询事。皇上博访周谘，徐为印证。於召对时，各就所长，谕使面陈，果能洞悉原委，又当试之以事，以观其能践与否。如或敷奏并无条理，则其人固不足用，而大臣之识见优绌，心地公私，亦可见矣。抑臣思臣工居职，苟非鬬茸齷齪者流，孰不思自效？况蒙皇上训饬至再至三，而犹故习相仍，骤难振拔者，良有数端：条例过繁、文案琐屑，虽有强敏之吏，而精神疲於具文，其实关於政治民生，转致不能详核。一也。差务络绎，公私赔累，身家之恤不遑，民物之怀渐愆。二也。讦告之风，至今益甚。尝有以田土、斗殴细故而叩阊京控者，有司畏其挟制，不得不姑息委蛇。虽有急公自好者，其寻常琐屑之事，岂皆一一可达圣聪？甚至匿名揭帖，无主名之可指。蠹吏猾胥，奸民恶仆，求谋不遂，惩治过严，皆可造作飞语，讦及阴私。足使任事之心，不寒而栗，委曲隐忍。奸宄横行，大都由此。三也。今皇上欲整饬因循积习，臣愚以为必先除此三者之弊，庶廓然无所疑畏，而得专精实政矣。经国之方，理财尤要。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斟酌盈虚，量入为出，用能经济不匮。今户部岁入岁出，年一汇奏。惟中外未合为一，条绪繁赜，极难厘剔。且凡拨解即谓之出，并未实计所用。新旧牵濶，浚杂益甚，而出纳诸款，又因有无定之款，盈朒参差。以故一岁之中，所

出几何，核之所入，赢馀若干，不能得其实数。请旨敕下户部，岁入岁出，宜合中外为一。核计赢馀总数，仍取前一二岁所赢馀，确实比较，然后审其轻重缓急，举一切例内例外诸用款，有可裁省停缓者，酌加撙节。庶合於古人通年制用之法，而度支充裕矣。”

二十年，入直懋勤殿，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寻督广西学政，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道光四年，大考第一，擢内阁学士。典山东乡试。七年，督江苏学政。十年，卒。

方增熟谙朝章典故，辑国史名臣事迹，为《从政观法录》，行於世。

论曰：万承风、周系英、钱樾以侍从之臣，轺车所至，建白卓然。秦瀛之治绩，李宗瀚之孝行，非仅以文藻称。韩鼎晋、朱方增侃侃献纳，言有体要，皆风采著於朝列矣。

卷三百五十五

列传一百四十二

魁伦 广兴 初彭龄

魁伦，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副将军查弼纳孙也。袭世管佐领，兼轻车都尉，授四川漳腊营参将，累擢建昌镇总兵。尝入觐，高宗询家世，魁伦陈战功甚悉。乾隆五十三年，擢福州将军。喜声伎，制行不谨，总督伍拉纳欲劾之。伍拉纳故贪，逼勒属吏财贿，复纵洋盗，盗艇集五虎门外不问。魁

伦遂叠疏劾闽省吏治废弛，伍拉纳及巡抚浦霖溺职，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助虐。上怒，褫伍拉纳等职逮问，命长麟署总督，偕魁伦鞠讯，得伍拉纳等贪婪及库藏亏绌状，俱伏法。伍拉纳为和珅姻戚，当按治时，上切责长麟瞻徇，罢去，以事由魁伦举发，特宽之，代署总督，严捕海盗，屡获其魁。

嘉庆元年，实授总督。三年，巨盗林发枝投首，海患稍戢。以母忧归。自治闽狱，以伉直闻於时，仁宗尤眷之。四年，起署吏部尚书。魁伦屡於上前自称昔治四川咽匪功，谓贼不难办，请赴军前，时上督责诸将平贼甚急，经略勒保未称帝意，命魁伦赴四川，逮勒保治罪，即代署总督，驻达州治军饷。勒保获谴由蜚语，既就逮，所部诉其冤，乞代奏，魁伦稍稍为置辩，终以玩误军务谏拟复辟，军心因之涣散，不为用。额勒登保继为经略，与德楞泰先后赴甘肃剿窜匪，魁伦专任四川军事。

五年春，冉天元纠数路残匪潜匿大竹，魁伦逡巡未发，威胁众数万由定远渡嘉陵江，图扰川西，魁伦绕道邻水，自顺庆追剿，檄总兵七十五还守重庆。上以数年来贼氛皆在川东北，惟川西完善，地为军饷所出，斥魁伦疏防，革职留任。贼寻渡江掠蓬溪，诸将独总兵朱射斗力战而兵少，魁伦约为接应复不至，射斗战死。魁伦退屯潼川，降三品顶戴，诏责严守潼河，曰：“此尔生死关头也！”复起勒保为四川提督，偕德楞泰进剿川西、川北。四月，贼伺川西备严，乘间窜渡潼河，焚太和，逼成都，上怒魁伦屡失机纵贼，褫职逮问，命勒保代署总督。侍郎周兴岱往会鞠，寻逮京赐死，子扎拉芬戍伊犁。

魁伦居官廉，自为尚书时，诏宽减闽关赔缴银六千两，至是罄家产不足偿，上益怜之，给还宅一区，俾其妻有所栖止；又因其孙幼稚，命扎拉芬到戍三年释归，宣谕廷臣，使知法戒焉。

广兴，字赉虞，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晋第十二子。入赉为主事，补官礼部。敏於任事，背诵案牘如泻水，大学士王杰器其才。累迁给事中。嘉庆四年，首劾和坤罪状，擢副都御史。命赴四川治军需，综核精严，月节糜费数十万金，为时所忌，以骚扰驿传被劾，上优容之。复屡与总督魁伦互劾，召还，左迁通政副使。九年，擢兵部侍郎，兼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署刑部侍郎。同僚轻其於刑名非素习，广兴引证律例，屡正误讞，众乃服。十一年，奏劾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拣选官缺专擅违例，廷臣察询，不直所言，降三品京堂，罢兼职。寻补奉宸苑卿，擢刑部侍郎，复兼内务府大臣。上方倚任，广兴亦慷慨直言，召对每逾晷刻。上曰：“汝与初彭龄皆朕信任之人，何外廷怨恨乃尔？”广兴俯首谢。数奉使赴山东、河南按事，益作威福，中外侧目。

内监鄂罗哩者，自乾隆中充近侍，年七十馀，尝至朝廊与广兴坐语，以长者自居。广兴艷然曰：“汝辈阉人，当敬谨侍立，安得与大臣论世谊乎？”鄂罗哩恨次骨，思以中之。十三年冬，内库给宫中綢段不如数，且窳败，鄂罗哩言由广兴克减，上即命传谕，出而漫言之，广兴不知为上旨，坐而与辩。鄂罗哩入奏其坐听谕旨，上怒，一日，面诘广兴，广兴言总管太监孙进忠与库官勾通，欲交外省织造，藉遂需索规

费之计。上以莫不能指实库官何人，挟诈面欺，下廷臣议罪、寻宽之。罢职家居，於是与广兴不协者，蜂起媒孽其短。上密谕山东、河南两省巡抚察奏，遂交章劾其奉使时任意作威，苛求供顿，收纳馈遗诸罪状，下狱议绞。上亲廷讯，尚欲缓其狱，广兴未省上意，抗辩开引罪语，而赃私有实据，上益怒，遂置之法，籍其家，子蕴秀戍吉林，并罪两省官吏及山东言官各有差。

广兴伉爽无城府，疾恶严，喜诋人阴私。既得志，骄奢日甚，纵情声色，不能约束奴仆，终及於祸。

初彭龄，字颐园，山东莱阳人。乾隆三十六年，巡幸山东，召试，赐举人。四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江南道御史。劾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徇私为婿侄营事，元瑞被黜；又江西巡抚陈淮以贪著，劾罢之，风采振一时。累迁兵部侍郎。

嘉庆四年，出为云南巡抚。时总督富纲请罢官盐，改归民运民销，诏下彭龄议。疏上，略曰：“滇盐向例官督灶煎，分井定额，按月完纳省仓。行销之法，按州县户口多寡定额，地方官备价运销交课。其始灶户所领官给薪本敷裕，交足额盐之外，尚有馀盐；官售额盐，扣还脚价之外，尚有馀课。行之日久，不肖州县勾通井官，私买额外馀盐，行销肥己。灶户利於卖私，益滋偷漏。前巡抚刘秉恬遂令州县额销十万斤者加销一二万，以资办公。灶户薪本不核，无力加煎，搀和灰土，州县滞销，因有派累之事。乾隆五十六年，盐道蒋继勋以官银尽买安宁等井私煎之盐，并发州县销售，欲以弥缝

亏空。额盐积压愈多，於是州县又有计口授盐、短秤加课之弊。烟户无论男女老幼，皆应交课，穷困已极。迤西一带，遂至聚众抗官，毙差焚屋。前年威远保夷滋扰，即有此等奸民。禄丰一案，亦由盐务起衅，江兰并匿情不奏。富纲到滇，实见有不得不改章以苏民困者。窃思滇盐官运官销，积弊难返，应如督臣所奏，改为就井收课，听民自便。”於是损益原奏，令灶户自煎自卖，商贩领照，听其所之，试行二三年，再定各井岁额，下部议行。又筹署堡田，免徭役加派，滇民感之。劾前抚江兰匿抱母、恩耕二井水灾不奏，兰因黜罢。

六年，自陈亲老，乞改京职，允之，以贵州巡抚伊桑阿代。途次劾伊桑阿骄奢乖戾，苛派属员，剿石岷苗饰词冒功。遣使勘实，置伊桑阿於法。回京，授刑部侍郎。七年，偕副都统富尼善往贵州按事，劾巡抚常明铅厂之弊，褫职治罪，即代署巡抚。寻调署云南巡抚，劾布政使陈孝升、迤西道萨荣安以维西军务冒帑，治如律。八年，偕侍郎额勒布清查陕西军需，自巡抚秦承恩以下，黜罚有差。调工部侍郎，又调户部。

九年，误听湖北巡抚高杞言，劾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不得实，后复以独对时密谕私告杞，事觉，下廷臣议罪，以大辟上。仁宗知彭龄无他，不欲因言事加重谴，诏斥诸臣所拟过当，有意杜言事者之口；又念彭龄亲老，免远谪，罢职家居。逾年，起授右庶子，骤迁内阁学士。

十一年，偕侍郎英和往陕西谳狱，途经山西，命察议河东盐务。寻授安徽巡抚。寿州武举张大有因妒奸毒毙族侄张伦及雇工人，总督铁保徇苏州知府周锸以自中蛇毒定谳，彭

龄推鞠得实，诏嘉之，特予议叙，铁保等降黜有差。父忧归。

十四年，夺情授贵州巡抚，固辞不起。服阕，署山西巡抚，遂实授。劾前巡抚成龄需索供应，又劾布政使刘清、署按察使张曾献及府州县多人，寻调陕西。河东道刘大观揭劾初彭龄任性乖张，命回山西听勘，以怒斥前抚金应琦及瞻徇知府朱锡庚，部议革职，诏宽之，降补鸿胪寺卿。迁顺天府尹。

十六年，偕尚书托津清查南河工帑，劾罢厅营四十八员，复偕尚书崇祿往福建谳狱。迁工部侍郎，署浙江巡抚。寻命往两湖按讯湖北按察使周季堂及湖南学政徐松，季堂无贪迹，惟袒庇属员，褫职，免治罪；松需索陋规，出题割裂圣经，褫职遣戍。

十七年，调户部侍郎。时两江总督百龄劾南河总督陈凤翔误启智、礼两坝，凤翔已被谴，自诉辩，又讦百龄信任盐巡道朱尔赓额督办苇荡失当，命彭龄、松筠往按。百龄於启坝时实同画诺，遂请薄惩百龄，而朱尔赓额被重谴，语详百龄等传。署南河总督，寻调仓场侍郎。

十九年，命往广西按讯巡抚成林，以恣意声色，用度侈靡，褫成林职，籍其家。擢兵部尚书，特命署江苏巡抚，清查亏空，疏言：“亏空应立时惩办，而各省督抚往往密奏，仅使分限完缴。始则属官玩法，任意侵欺；继则上司市恩，设法掩盖。是以清查为续亏出路，密奏为缓办良图，请飭禁。”帝韪之。劾江宁布政使陈桂生、江苏布政使常格催征不力，并褫职。寻巡抚张师诚回任，仍命彭龄会同清查。彭龄与百龄、师诚意不合，各拟章程，上诏斥其不能和衷。既而疏劾百龄、

师诚受关道盐员馈银，又劾陈桂生弊混，命大学士托津、尚书景安往按，至则百龄、师诚嗾属员多方沮格，所劾并不得实。上以彭龄性褊急，嫉恶过严，斥其轻躁，降内阁学士，召回京。茅豫者，以部员随赴广西，因留江苏佐理，改知府。至是彭龄疏陈豫两耳重听，代为乞假。诏斥越职专擅，再降，以翰林院侍读、侍讲候补。百龄复劾彭龄沉湎於酒，事一委茅豫，文致陈桂生之罪，私拆批摺，挟怨诬参；且豫实非耳聋，亦徇欺。上怒，褫彭龄职，停其母九旬恩赉，令闭门思过。

二十一年，起为工部主事。丁母忧，未归，请改注籍顺天，服阕，以员外郎用。道光元年，授礼部侍郎，寻擢兵部尚书。三年，万寿节，与十五老臣宴，绘图於万寿山玉澜堂，御制诗称其耿介，优赉珍物。四年，以年老休致，食半俸。五年，卒，诏优恤。

论曰：甚矣直臣之不易为也！赤心为国，犯颜批鳞，而人主谅之。苟有排异己市盛名之心，借径梯荣，众矢集焉；况身罹负乘，或加之贪婪乎？魁伦，广兴之所以不得其死也。初彭龄虽亦褊躁，然实政清操，蹶而复起，克保令名，宜哉！

卷三百五十六

列传一百四十三

洪亮吉 管世铭 谷际岐 李仲昭

石承藻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人。少孤贫，力学，孝事寡母。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词章考据，著於一时，尤精研輿地。乾隆五十五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年已四十有五。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未散馆，分校顺天乡试。督贵州学政，以古学教士，地僻无书籍，购经、史、《通典》、《文选》置各府书院，黔士始治经史。为诗古文有法。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授皇曾孙奕纯读。嘉庆三年，大考翰詹，试《征邪教疏》，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陈情归。

四年，高宗崩，仁宗始亲政。大学士朱珪书起之，供职，与修《高宗实录》，第一次稿本成，意有不乐。将告归，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略曰：“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翰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

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端、张文和、孙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馀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太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愤糊涂，贪赃玩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凌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臣贵，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主，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诸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材，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倘所举非人，所言失实，刚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过於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

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於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王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亮吉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徕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蔽国家之事。有明中叶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沅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者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如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教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以同乡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吴，二吴即袖其稿走权门，藉为进身之

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矣。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馀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量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藉其姓名，於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己甚，而是非邪正之辩，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而诸巨又群起而集其门矣。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听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於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

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輶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爱，如国体何？’是知国体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化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进一恬退之流，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脂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於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玄虚之习复见於今，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於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於后，又益以景安、奉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拿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近日常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

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僨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僨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凡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廷寄，皆震惧失色，则驭军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僨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而欲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匱。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隐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蕘、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隐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夫欲吏治之肃，则督、抚、藩、臬其标准矣。十馀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琚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

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赠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於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於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主；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书达成亲王，以上闻，上怒其语戇，落职下廷臣会鞫，而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

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於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於家。所著书多行世。

管世铭，字緘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谏牒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傍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谷际岐，字西阿，云南赵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校《四库全书》。充会试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乞养归，主讲五华书院，教士有法。连丁父母忧，服阕，起原官。

嘉庆三年，迁御史。时教匪扰数省，师久无功，际岐遍访人士来京者，具得其状。四年春，上疏，略曰：“窃见三年以来，先帝颁师征讨邪教，川、陕责之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楚北责之总督毕沅、巡抚汪新。诸臣酿衅於先，藏

身於后，止以重兵自卫，裨弁奋勇者，无调度接应，由是兵无斗志。川、楚传言云：‘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云：‘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前年总督勒保至川，大张告示，痛责前任之失，是其明证。毕沅、汪新相继殁，景安继为总督。今宜绵、惠龄、秦承恩纵慢於左，景安怯玩於右，勒保纵能实力剿捕，陕、楚贼多，起灭无时，则勒保终将掣肘。钦惟先帝昔征缅甸，见杨应琚挑拨掩覆之罪，立予拿问。今宜绵等旷玩三年之久，幸荷宽典，而转益怀安，任贼越入河南卢氏、鲁山等县。景安虽无吞饷声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贼焚掠襄、光各境，均为法所不容。况今军营副封私札，商同军机大臣改压军报。供据已破，虽由内臣声势，而彼等掩覆僭事，情更显然。请旨惩究，另选能臣，与勒保会同各清本境，则军令风行，贼必授首。比年发饷至数千万，军中子女玉帛奇宝错陈，而兵食反致有亏。载赃而归，风盈道路，嘲之者有‘与其请饷，不如书会票’之语。先帝严究军需局，察出四川汉州知州与德楞泰互争报销，及湖北道员胡齐仑侵饷数十万，一则追赔，一则拿究。他属类此者必多，尤宜急易新手清厘。则侵盗之迹，必能破露，不但兵饷与善后事宜均得充裕，销算亦不敢牵混矣。”

间又上疏曰：“教匪滋扰，始於湖北宜都聂杰人，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当教匪齐麟等正法於襄阳，匪徒各皆敛戢。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入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

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於江。歿狱中者，亦无棺殓。聂杰人号首富，屡素不厌，村党结连拒捕。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两县同变。襄阳之齐王氏、姚之富，长阳之覃加耀、张正谟等，闻风并起，遂延及河南、陕西。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臣思教匪之在今日，自应尽党枭磔。而其始犹是百数十年安居乐业人民，何求何憾，甘心弃身家、捐性命，铤而走险耶？臣闻贼当流窜时，犹哭念皇帝天恩，殊无一言怨及朝廷。向使地方官仰体皇仁，察教於平日，抚弭於临时，何至如此？臣为此奏，固为官吏指事声罪，亦欲使万祀子孙知我朝无叛民，而后见恩德入人，天道人心，协应长久，昭昭不爽也。常丹葵逞虐一时，上厪圣仁，下殃良善，罪岂容诛？应请飭经略勒保严察奏办。又现奉恩旨，凡受抚来归者，令勒保传唤同知刘清，同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妥议安插。楚地曾经滋扰者，亦应安集。臣闻被扰州县，逃散各户之田庐归女，多归官吏压卖分肥。是始不顾其反，终不愿其归。不知民何负於官，而效尤腴忍至於此极？若得惩一儆众，自可群知洗濯。宣奉德意，所关於国家苞桑之计匪细也。”两疏上，仁宗并嘉纳施行。寻迁给事中，稽察南新仓，巡视中城。

云南盐法，官运官销，日久因缘为奸，按口比销，民不堪命；又威远调取民夫，按名折银，折后又征实夫，迤西道属数十州县，同时哄变，解散后不以实闻，官吏骫法如故。际岐上疏痛陈其害，下云南督抚察治。总督富纲请改盐法以便民，巡抚江兰方内召，欲沮其事，际岐复疏争。初彭龄继为巡抚，际岐门下士也，熟闻其事，始疏请盐由灶煎灶卖，民

运民销，一祛积弊，民大便。语详《盐法志》。

蔡永清者，总督陈辉祖家奴，拥厚货居京师，以助赈叙五品职衔，出入舆马，揖让公卿间。际岐疏劾，自大学士庆桂、朱珪以下，多所指斥，下刑部鞠讯，褫永清职衔，际岐坐论奏未尽实，降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以老乞休，贫不能归，主讲扬州孝廉堂垂十年，卒。

自乾隆末，云南之官於朝以直言著者，尹壮图、钱沅，时以际岐并称焉。

李仲昭，字次卿，广东嘉应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长芦盐商伪造加重法马，每引浮百斤，损课滞销，商人查有圻家巨富，交通朝贵。自给事中花杰劾芦盐加价，连及大学士戴衢亨，不得直，且被谴，遂无敢言者。仲昭疏劾之，户部犹袒商，或腾蜚语，谓仲昭索贿不遂。仁宗方幸热河，命留京王大臣同鞠，得舞弊状，有圻论如律，在事降革有差，人咸侧目。仲昭又劾吏部京察不公，亦鞠实。既而赴户部点卯，杖责书吏，户部摭其事奏劾，下吏部议。群欲以倾仲昭，侍郎初彭龄号刚正，以妻丧在告，语人曰：“诸人欲报怨，加以莫须有之罪。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部员闻彭龄言，遽议降四级，甫两日而奏上，仲昭竟黜。

石承藻，字黼庭，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三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敢言有声。王树勋者，江都人，乾隆末入京应试不售，乃於广慧寺为僧，名曰明心。开堂说法，假扶乩卜筮，探刺士大夫阴私，扬言於外，人益崇

信。达官显宦，每有皈依受戒为弟子者。朱珪正人负重望，亦与交接。时和珅为步军统领，访捕治罪，以贿得末减，勒令还俗，遂游荡江湖。值川、楚匪乱，投效松筠军中，以谈禅投所好，使易装入贼寨说降，奖予七品官衔，洊擢襄阳知府。数年，入觐京师，不改故态。刑部尚书金光悌廷医子病，怵以祸福，光悌长跪请命，为时所嗤。嘉庆二十年，承藻疏请澄清流品，劾树勋，下刑部鞫实，褫职，枷号两月，发黑龙江充当苦差。仁宗奖承藻曰：“真御史也！”诏斥被惑诸臣，有玷官箴。其已故者免议，侍郎蒋予蒲、宋熔以下，黜降有差。

二十四年，湘潭有土、客械斗之狱，侍郎周系英与巡抚吴邦庆互劾。承藻适在籍，系英子汝楨致书承藻询其事，为邦庆所发，承藻牵连降秩。久之不复迁，终光禄寺署正。

论曰：仁宗诏求直言，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科道中竭诚献纳，如卫谋论福康安贪婪，不宜配享太庙。马履泰论景安畏缩偷安，老师糜饷，及教匪宜除，难民宜抚；又论百龄举劾失当。张鹏展论金光悌专擅刑部，恋司职不去。周栻论疆臣参劾属员，不举劣迹，恐烦恼无华者以失欢被劾；又论朱珪以肩舆擅入禁门，无无君之心，而有无君之迹。沈琨论宜兴庇护属员，致兴株系诸生大狱；又谏阻东巡。萧芝论端正风俗，宜崇醇朴。王宁炜论用人宜习其素，不可因保举遽加升用；又论督抚壅蔽之习，及士民捐输之累，州县折收之患。游光绎论大臣未尽和衷，武备未尽整饬，愿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诸人所言，虽有用有不用，当时皆推说直。又龚镗当松筠因谏东巡获罪，密疏复

陈，自庀身后事而后上，卒蒙宽宥。其章疏多不传，稽之史牒，旁见纪载，謇谔盈廷，称盛事焉。洪亮吉诸人身虽遭黜，言多见采，可以无憾。或犹以时方清明，目亮吉之效痛哭流涕者为多事，过矣。

卷三百五十七

列传一百四十四

吴熊光 汪志伊 陈大文 熊枚
裘行简 方维甸 董教增

吴熊光，字槐江，江苏昭文人。举顺天乡试，乾隆三十七年，登中正榜，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郎中，改御史。当罢直，大学士阿桂素倚之，请留直如故。阿桂屡奉使出剿匪、治河、阅海塘、谳狱。熊光辄从。累迁通政司参议。

嘉庆二年，高宗幸热河，夜宣军机大臣，未至，命召章京，熊光入对称旨，欲擢任军机大臣。和珅称熊光官五品，不符体制，因荐学士戴衢亨，官四品，在军机久，用熊光不如用衢亨，诏同加三品卿衔入直。居政府六阅月，和珅忌之，出为直隶布政使。四年，高宗崩，仁宗亲政，和珅伏诛。熊光言和珅管理各部日久，多变旧章以营私，大憝虽除，猾吏仍可因缘为奸，亟宜更正，上韪之。

擢河南巡抚。教匪逼境，熊光驻防卢氏，张汉潮窜商州，分掠蓝田，疏请截留山东兵赴明亮军协剿；复以张天伦窜近

鄖阳江岸，谋犯豫南，调直隶正定标兵备剿。上以所见与合，诏嘉奖。寻汉潮趋雒南，遣总兵张文奇、田永桐击走之。令南汝光道陈钟琛扼襄河要隘，粮道完颜岱率满营兵协防。拨寿春镇兵五百驻樊城。请召募练兵五千，并以开封练勇千名改为抚标新兵，从之。

五年，楚匪自均州、鄖县窥渡襄河，赖预防击退。上念河南兵单，命直隶、山西遣兵赴援，又命添募乡勇，熊光疏言：“河南卢、浙一带，原有乡勇万馀，而贼窜自如。凡游民应募，贼至先逃，反摇兵心。是以上年撤勇添兵，贼未敢肆，此兵胜於勇之明验。今有直隶等省官兵，择要驻守，已足策应，无庸募勇。”七月，歼宝丰、郟县溃匪於彭山，教首刘之协遁叶县就擒，予议叙。

六年，擢湖广总督。途遇协防陕西兵二百馀人，逃回本营，廉得其缺饷状，杖首谋者二人，馀释不问。房县乡勇纠缠民寨，缚送三十馀人，立诛之。提督长龄、巡抚全保率师防剿，迭败汤思蛟、刘朝选等。川匪扰兴山、竹溪、房县，分兵追剿，歼获甚众。平樊人杰馀匪，俘贼首崔宗和。上以熊光调度供支，迭诏褒奖。新设湖北提督，改移鄖阳镇协，添兵三千五百名，即以无业乡勇充之。又奏定稽查寨勇章程，略言：“寨勇习於战斗，轻视官兵，流弊不可不虑。今将寨堡户口、器械逐一登记，阳资其力以助此日之军威，默挈其纲以弭将来之民患。”上韪其言。七年，三省匪平，加太子少保。遣撤乡勇，以叛产变价给赏，诏嘉其撙节。

九年，劾湖南巡抚高杞违例调补知县，杞坐降调。未几，侍郎初彭龄劾熊光受沔阳知州秦泰金，及两淮厘费，上诘彭

龄，以得自高杞对。命巡抚全保按验无迹，彭龄、杞俱获谴。传谕熊光返躬自省，平心办事，戒勿躁妄。

十年，调直隶。时两广总督那彦成与湖广总督百龄互讦，命偕侍郎托津赴湖北按之。百龄被讦，事有迹。方鞫治，未定讞，那彦成亦以倡抚洋盗逮京，调熊光两广总督。会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发，历任总督藩司俱获谴。上以熊光任藩司无虚收，任总督无失察，特诏嘉之。

十三年八月，英吉利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鸡颈洋，其酋率兵三百擅入澳门，占据炮台，兵舰驶进黄埔。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於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意主持重。逾月始上闻，言已令停止开舱，俟退出澳门，方准贸易。上以熊光未即调兵，故示弱，严诏切责。洋船迁延至十月始陆续去。下吏议，褫职，效力南河。百龄代其任，疏言熊光慈懦，上益怒，遣戍伊犁。逾年，召还，授兵部主事，引疾归。道光八年，重与鹿鸣宴，加四品卿衔。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四。

熊光尝曰：“刑赏者，圣主之大权，而以其柄寄於封圻大吏。若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驳斥之术处之，舛矣。刑一人，赏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虽不符於例，所必及也。不得请，必再三争，乃为不负。若忧嫌畏讥，随波逐流，其咎不止溺职而已。”当调直隶，入觐，上曰：“教匪净尽，天下自此太平。”熊光曰：“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百姓有恩可怀，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难致。若稍懈，则伏戎於莽，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及东巡返，迎驾夷齐庙，

与董诰、戴衢亨同对。上曰：“道路风景甚佳！”熊光越次言曰：“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上有顷又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蹕过之，其风景诚无匹。”熊光曰：“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上又曰：“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熊光叩头曰：“皇上至孝，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后熊光告人，“坟堆”、“粪船”两语，乃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重述之耳。

熊光晚年著《伊江别录》、《春明补录》、《葑溪笔录》三书，纪所闻名臣言行，多可法云。

汪志伊，字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充四库馆校对，议叙，授山西灵石知县。除征粮扰累，刻木为皂隶书里分粮数，以次传递，民遵输纳。调榆次，迁霍州直隶州知州。代州民孟木成杀人，已定讞情实，其弟代呼冤，巡抚勒保檄志伊往按，平反之。承审者护前失，不决，命大臣临鞫，重违众议，志伊坚执与争，孟木成竟得免死。志伊以此负强顶名。

擢江苏镇江知府，调苏州，连擢苏松粮道、按察使。五十八年，迁甘肃布政使，调浙江。江、浙漕重积弊，由官吏规费多。志伊历任，皆先除规费之在官者，然后以次裁革，严设科条。嘉庆元年，以杭州、乍浦驻防营养贍钱三月未放，被

劾，议降二级调用，诏以志伊平日操守尚好，加恩授江西按察使。二年，迁福建布政使，未数月，就擢巡抚。

时海盗方张，仁宗於闽事特加意。志伊屡疏陈水师人材难得，请宽疏防处分，变通选补章程，副参以上，兼用本省之人；以下，两省通融拨用。又州县征粮处分过严，升调要缺难得合例，请人地相需者，不拘俸满参罚。皆允行。诏飭严惩会匪及械斗恶习。

五年，疏报漳、泉一带，匪徒节经剿捕，均知敛迹。谕曰：“滋事不法，有犯必惩，不可无事滋扰。责以镇静，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持之太蹙。”寻奏龙溪、诏安、马港、海澄四厅县，遴员治理，民不械斗。谕曰：“一经良有司整饬，改除积习，是小民不难化导，要在亲民之官得人。当於平日遴选贤员，俾实心任事，为正本清源之道。”志伊荐闽县知县王绍兰，上素知其人，诏嘉志伊能留心察吏。既而偕总督玉德，疏请泉州知府钱学彬改京职，上斥疏语矛盾。寻究得学彬任听家人舞弊婪赃事，坐察吏不明，议革任，特宽之。六年、病，请解职。

八年，起署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授江苏巡抚。给事中萧芝请就产米之乡采买，由海运京，下议，志伊言其不便，罢之。九年，清江浦淤浅，粮船停滞。上虑京仓缺米，诏志伊预筹，请碾常平仓谷三千石备拨。以新糟减运，命酌量采买，志伊疏言：“安徽民田有一岁两收者，各令七月完纳漕粮，九十月可运通。江西、湖广亦如之。”上以一岁两征近加赋，且来岁仍属短绌，斥为迂缪。寻奏采米十二万石搭运，报闻。时江北淮、扬水灾，徐、海苦旱。志伊手编《荒政辑要》，颁属

吏为赈济之法。苏州人文荟萃，增设正谊书院课士。奏请颁《御制诗文集》於江南各书院，上勿许，曰：“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炫长耶？”

十一年，擢工部尚书。未几，授湖广总督。川、楚馀匪散匿洞庭湖，环湖数府州多盗。志伊多选干吏侦访，檄下分捕、盗无所匿。滨江地自乾隆末大水湮没，民田未复。亲驾小舟，历勘疏塞，建二闸於第江口、福田寺，以时启闭。

十六年，调闽浙总督。先是湖北应山民喻春谋杀人，其母以刑求诬服，控於京，命志伊提鞫。同知刘曜唐等诱供翻案，以无辜之叶秀承凶，而无左证。巡抚同兴为之平反，奏劾。至是入觐召对，为刘曜唐等剖辩，愿代认处分。上斥其偏执，严议革职，改留任。捕诛海盗黄治，其党吴属乞降。时降盗多授官，志伊曰：“是奖盗也！”仍依律遣戍。

旧有天地等会匪熊毛者，创立仁义会，授张显鲁传煽。事觉，显鲁伏诛，毛遁，募宁化生员李玉衡捕杀之，奏赐玉衡举人。布政使李麋芸，廉吏也，为志伊所荐举至监司。会龙溪知县朱履中以不职劾，因讦麋芸婪索，遽劾讯。履中已自承诬告，志伊固执驳诘，福州知府涂以辔迎合逼供，麋芸自经死，舆论大哗。二十二年，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得其状，诏斥志伊衰迈谬误，褫职永不叙用。逾年，卒。

志伊矫廉好名，自峻崖岸。仁宗初甚向用，时论毁誉参半焉。卒以偏执获咎。

陈大文，河南杞县人，原籍浙江会稽。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典广东乡试，累迁郎中。四十八年，出为

广西南宁知府，擢云南迤东道。历贵州、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皆有声。父忧归，服阕，补广东布政使。总督朱珪荐大文操守廉洁，化其偏僻，可倚用，诏人才难得，命珪加以劝迪，俾成有用才。

嘉庆二年，擢巡抚。海盗方炽，大文以运盐为名，集商船载乡勇出洋，击沉盗船六，斩获二百余人，赐花翎；属县不职者，列案劾治。诏嘉其捕盗察吏皆有实心，予议叙。寻兼署总督。

四年，调山东巡抚。济、曹两府水灾，兴工代赈，州县玩视者立劾；有拙於催科而與情爱戴者，疏请留任；禁漕帮旗丁陋规。五年，丁母忧。自乾隆末，山东大吏多不得人，吏治日弛。大文性深严，见属吏温颜相对，使尽言，然后正色戒之曰：“汝某事贿若干，吾悉知。不速改，弹章已具草矣！”人莫不畏之。尤锐剔漕弊，杜浮收，官吏被告发劾治者三十余人。及去任时，其摘印在系未经奏劾者，尚七八人。事上闻，诏布政使分别省释。

六年，畿辅大水。大文服将阕，特召署直隶总督。疏请大赈提早一月，以救灾黎。劾查灾开赈迟缓之县令二人，以儆其餘。逾年，因病自乞京职，历署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八年，授两江总督。劾按察使朱隆阿喜事株累，士民多怨，调朱隆阿内用。江苏昭文浮收漕粮，江西乐平勒折重征，县民并走诉於京，先后下大文鞠实，劾府县官，褫职究治。诏嘉大文秉公，不徇庇属员，使小民含冤得白，奸胥猾吏不致幸逃法网，训责各督抚力改积习。

九年，召授左都御史，未至，擢兵部尚书。大文赴京，病

於途，诏遣侍卫率医往视，久不痊，赐尚书衔回籍。既而因在直隶失察属吏侵挪，部议革职，诏俟病痊以四品京堂用，遂不出。二十年，卒於家。

熊枚，字存甫，江西铅山人。乾隆三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断狱平。左翼护军给饷误用白片，惧责，私补印，其长当以盗印罪；枚谓知误更正，与盗用异，改缓。宜城县吏殴毙社长，贿改病死，拟缓；枚谓斗殴情轻，舞文情重，改实。在部八年，多所持议，迁员外郎。尚书英廉荐其才，出为甘肃平凉知府，母忧去，服阕，补河南汝宁府。汝阳有杀人狱，已得实，控不止，枚讯鞫时，忽熟视旁吏曰：“此汝所教也！”吏色变，刑之，则称将嫁祸某富家，咸以为神。丁生母忧，代者未至，米价腾涨，枚於丧次谕县令治居奇者，运注接济，民乃安。服阕，补直隶顺德府，擢山东泰武临道。

五十八年，迁江苏按察使。逮治博徒马修章及竹堂寺僧恒一，皆稔恶馱法者。吴江太湖滨淫祠三郎神，奸民所祀，其党结胥吏扰民。枚廉知，值赛祠，舟集莺脰湖，密捕得三十八人，或以诬良诉，尾其舟，得盗赃，并逮剧盗九人，毁三郎像火之，盗遂息。教匪刘之协传弥勒教，入教者给命根钱。安徽民任梓家供弥勒像，有簿记六十人奉钱数，官吏捕得，指为匪，巡抚已上闻，逮至江南，枚亲讯，六十人皆任梓戚友贺婚嫁者，乃得释。六十年，迁云南布政使，以治刘河工未竣，留署江苏布政使。开苏州城河，集银六万两，择郡绅董其役，不使县令与工事。嘉庆二年，调安徽，寻擢刑部侍郎。

六年，直隶大水，总督姜晟以办赈延缓免，命枚署总督。截留漕粮六十万石储天津北仓，枚请分储郑家口、泊头诸水次，便灾区挽运。条上赈恤事宜，灾户仿保甲造册，省覆查，杜刁控，酌量变通赈期，捐赈者分别旌赏，各学贫生给口粮，绿营兵丁给修房价，修灾县监狱，以工代赈，并如议行。偕侍郎那彦宝筑永定河决口，既而调陈大文为总督，诏枚受代后专任查赈，巡阅数十州县，举者五人，劾四人。玉田令倪为德清而戇，枚初至，怒之，明日诘赈事，指画悉中，即首荐。上嘉枚勤事，擢左都御史。时有劾枚扰驿需索供应者，命陈大文察访，白其诬，且言枚尽心赈务，特诏褒之。

七年，回京典会试，复署直隶总督，授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管理三库。十年，授工部尚书，复命署直隶总督，率布政使裘行简清查亏空。部议各省贩铁，官为定额，疏上。枚面陈铁为民间日用所需，不能预定多寡，官为查办，恐滋流弊。上俞其说，而斥枚随同画诺，召对忽有异词，年老重听，不宜部务，复调左都御史。未几，有山东民妇京控应奏，枚意未决，左副都御史陈嗣龙劾枚模棱，且言枚声名平常，诏斥嗣龙见枚左迁，揣测妄劾，终以枚不能和衷，镌级留任。直隶藩司书吏伪印虚收库银事觉，坐失察，议褫职，诏以四品京堂用，补顺天府丞。次年，充乡试提调官，册券迟误，降五品职衔休致。十三年，卒。

裘行简，字敬之，江西新建人，尚书曰修子。乾隆四十年，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四十九年，从大学士阿桂剿甘肃石峰堡回匪，复从察治河南睢州河工。五

十年，出为山西宁武知府，调平阳，因亲老，自请改京秩，补户部员外郎，仍直军机。累迁太仆寺少卿。

嘉庆六年，命赴陕西犒军，时经略额勒登保驻略阳，行简疏言：“川、陕兵宜扼冲严守，使陕匪不入川，川匪不入陕，然后逼使东窜，经略以大兵蹙之，可计日梟缚。”又言自宝鸡至褒城，栈道卡兵宜复设。且於要害设大营，隔贼路，通粮运。又以额勒登保方引嫌，自请举劾止及於麾下，行简疏请五路将士皆听举劾，移书川督勒保，陈廉、蔺相下之义，两帅大和。途次，进太仆寺卿，赐花翎。寻出为河南布政使，丁母忧，服阕，补福建布政使。

自乾隆未授受礼成，恩免废员，各州县钱谷出入，益滋纠葛，行简锐事清帑，司册目十有一，创增子目，支解毫黍皆见，吏不能欺。九年，入觐，会仁宗欲清厘直隶仓库，嘉其成效，特以调任。行简彻底清核，逐条覆奏，略曰：“直隶州县，动以皇差为名，藉口赔累。自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四举南巡，两幸五台，六次差务，何以并无亏空？四十五年至五十七年，两举南巡，三幸五台，差务较少，而亏空日增。由於地方大吏，贪黷营私，结交馈送，非差务之踵事增华，实上司之借端需索。近年一不加察，任其藉词影射，相习成风。试令州县扪心自问，其捐官肥己之钱，究从何出？此臣不敢代为宽解者也。分年弥补，则有二难：直隶驿务繁多，所有优缺，祇可调剂冲途，又别无陋规可提，此为难一也。现任亏空，革留勒限，彼必爱惜官职，卖田鬻产，亦思全完。若责以代前任按年弥补，焉肯解囊，势必取给仓库。前欠未清，后亏复至，此为难二也。州县亏项无著，例应道府分赔；道

府赔项无著，例应院司摊赔。今直隶未申明定例，请於两次清查应行监追者，再限一年。如财产实属尽绝，著落上司分别赔缴。嘉庆十年以后，交代亏缺，惟有执法从事，不得混入清查，致有宽纵。”疏入，上嘉其明晰，下部议行。寻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直隶总督。

十一年，察出藩司书吏假印虚收解款二十八万有奇，遣使按讯，历任总督、布政使议谴有差。行简任内虚收之数少，诏以事由行简立法清查，始得发觉，宽之。是年秋，赴永定河勘工，途次感疾，卒。上深惜之，优诏赐恤依一品例，谥恭勤，赐子元善举人。

方维甸，字南耦，安徽桐城人，总督观承子。观承年逾六十，始生维甸。高宗命抱至御前，解佩囊赐之。乾隆四十一年，帝巡幸山东，维甸以贡生迎驾，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六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历郎中。五十二年，从福康安征台湾，赐花翎。迁御史，累擢太常寺少卿。又从福康安征廓尔喀。历光禄寺卿、太常寺卿，授长芦盐政。嘉庆元年，坐事夺职。吏议遣戍军台，诏宽免，降刑部员外郎，仍直军机。迁内阁侍读学士。从尚书那彦成治陕西军务。

五年，授山东按察使，迁河南布政使。时川、楚教匪未靖，维甸率兵六千防守江岸。疏言：“大功将蒇，裁撤乡勇，最为要务。宜在撤兵之前，预为筹议。俟陕西馀匪殄尽，酌移河南防兵以易勇，可节省勇粮。”上韪之。

八年，调陕西，就擢巡抚。督捕南山零匪，筹撤乡勇，核治粮饷，并协机宜，复赐花翎。十一年，宁陕新兵叛，维甸

亟令总兵杨芳驰回，偕提督杨遇春进山督剿。会德楞泰奉命视师，贼窜两河，将趋石泉，维甸遣总兵王兆梦击之，劝民修寨自卫，贼无所掠。未几，叛兵乞降，德楞泰请以蒲大芳等二百余人仍归原伍。上责其宽纵，命维甸按治，疏陈善后六事，如议行。

十四年，擢闽浙总督。蔡牵甫歼，朱渥乞降，遣散余众。台湾嘉义、彰化二县械斗，命往按治，获犯林聪等，论如律。疏言：“台湾屯务废弛，派员查勘，恤番丁苦累，申明班兵旧制，及归并营汛地，以便操防；约束台民械斗，设约长、族长，令管本庄、本族、严禁隶役党护把持；又商船贸易口岸，牌照不符，定三口通行章程，杜丁役勾串舞弊。”诏皆允行。以台俗民悍，命总督、将军每二年亲赴巡查一次，著为例。

十五年，入觐，以母老乞终养，允之。会浙江巡抚蒋攸钰疏劾盐政弊混，命维甸按治。明年，召授军机大臣。维甸疏陈母病，请寝前命，允其留籍侍养。十八年，丁母忧，遣江宁将军奠醊。未几，教匪林清谋逆，李文成据滑县，夺情起署直隶总督，维甸自请驰赴军营剿贼，会那彦成督师奏捷，允维甸回籍守制。二十年，卒於家。上以维甸忠诚清慎，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谥勤襄，赐其子传穆进士。

董教增，字益甫，江苏上元人。乾隆四十五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五十一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散馆改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嘉庆四年，以道员发四川，明年，授按察使。峨眉、雷波二厅铜铅各厂，毗连夷地。奸民与争界，焚夷巢，保夷纠凉山生番为变，教增率兵往，议者

多主剿，教增不可，廉得汉奸构衅者十一人，夷匪首事者六人，集众诛之，夷情帖然。仁宗以教增不烦兵力，而远夷心服，谕奖有加。寻调贵州。九年，迁四川布政使。

十二年，擢安徽巡抚。宁国、池州、广德各属，旧有棚民，植杂粮为业。户部虑妨民田，议遣回籍。教增言：“棚民既立室家，难复迁徙。且所种多隙壤，於民田无损，於民食有益，第约束之而已。”从之。又言：“徽、宁等府巨室，向有世仆，出户已久，告讦频仍，请严杜妄讼，凡世仆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其出户及百年者，虽有据亦开豁为良。”得旨允行，著为例。

十五年，调陕西。兴安七属，旧食河东引盐。乾隆间，课摊地丁，其后复归商运。地介川、楚，土盐侵碍，运艰费重，引课多亏。教增请循凤翔例，改食花马池盐，引归民运，课按丁摊，以恤商力。又榆林、绥德、吴堡、米脂四州县，向食土盐，官给票销售。前抚方维甸请用部引，以二百斤为率，凡万一千三百馀引，民力难胜。教增规复其旧，由州县颁发小票，每票五十斤，民皆便之。时南山善后倚汉中知府严如煜，能尽其才，不拘文法，岁歉请赈，逾限破例，上陈得允。

十八年，调广东。先是百龄锐意灭海寇，曾贻教增诗云：“岭南一事君堪羨，杀贼归来啖荔支。”既而张保仔就抚，教增报书曰：“诗应改一字为‘降’贼归来也。”百龄愧之；至是承其后，诸降人桀骜，为閭閻害，惩治甚力，然未尝妄杀。广州府有死囚，值赦减等改军而逃，获之，论重辟，按察使持之坚，教增以律不当死，断断与辩，此囚卒免死。

二十二年，擢闽浙总督。先是海寇未平，禁商民造船高

不得逾一丈八尺，小不任重载，难涉风涛，沿海多失业。教增以寇平已久，请免立禁限，以从民便，允之。福清武生林弥高者，健讼包粮，阻众不纳，邑令躬缉，为其党邀夺，官役并伤，令文武往捕获，弥高噉其党劫持，通县抗征。教增亲鞫得弥高罪状，立斩以徇，诸郡畏惧，强宗悍族抗欠者，皆输纳如额。奏入，诏嘉其能。临海民纠众殴差，致酿大狱。巡抚杨夔坐褫职，命教增兼权浙抚，鞫治之。漳、泉两郡多械斗杀人，官吏往往不能制。龙溪令姚莹捕渠魁五人，杖毙之。巡抚疑其违制，教增曰：“刑乱国宜用重典。”优容之，悍俗稍戢。张保仔就抚后，改名宝，官至澎湖副将，时论犹指斥。教增责令捕盗，奔走海上，盗平而宝亦死。二十五年，入觐，乞病未允，道光元年，乃得请归。二年，卒，赐恤，谥文恪。

教增有识量，强毅不阿。官四川时，力矫豪奢，崇节俭，宴集不设剧。总督勒保以春酒召，闻乐而返；亟撤乐，乃至，尽欢。尝言“刻於己为俭，俭於人为刻”，时叹为名言。

论曰：吴熊光忠说任重，有大臣风。汪志伊、陈大文矜尚廉厉，或矫或偏。熊枚勤於民事，晚谄模棱。名位虽皆不终，要为当时佼佼。裘行简、方维甸，名父之子，特被恩知。董教增有为有守，建树闳达，盖无间然。

卷三百五十八

列传一百四十五

冯光熊 陆有仁 觉罗琅玕 乌大经
清安泰 常明 温承惠 颜检

冯光熊，字太占，浙江嘉兴人。乾隆十二年举人，考授中书，充军机章京。累擢户部郎中。三十二年，从明瑞赴云南，授盐驿道，母忧归，坐失察属吏科派，夺职。服阕，以员外郎起用，仍官户部，直军机，迁郎中。从尚书福隆安赴金川军，授广西右江道，署按察使兼盐驿道。历江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四十九年，石峰堡回民作乱，筹画战守，储设饷需具备。以前江西巡抚郝硕迫索属吏事觉，同官多获谴，光熊亦缘坐夺官，留营效力。事平，用福康安荐，起为安徽按察使。洊擢湖南巡抚，调山西。

时议河东盐课改归地丁，光熊疏言：“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若课归地丁，听民贩运，无官课杂费、兵役盘诘、关津留难，较为便宜。山西州县半领引行盐，半食土盐、蒙古盐，仍纳引税。其间或引多而地丁少，或引少而地丁多，征之三省皆然。请将课额四十八万馀两通计均摊。”允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各疆吏先后奏陈，自盐课改革后，价顿减落，民便安之。诏嘉光熊调剂得宜，赐花翎、黄马褂，署工部侍郎。未几，授贵州巡抚，调云南。五十九年，署云南总督。明年，大塘苗石柳

邓叛扰铜仁，光熊赴松桃防御，以思州田坝坪、镇远四十八溪、思南大坪，密迩楚苗，且扼铜仁后路，分兵屯守。苗匪急攻松桃、正大，不得逞。旋赴铜仁治饷需，偕总督福康安治军设防，规画称旨，命留贵州巡抚任。

嘉庆二年，事平，奏请铜仁、正大改建石城，以资捍卫，从之。会仲苗又起，偕总督勒保督率镇将，联合滇、黔、楚、粤诸军剿抚，事具《勒保传》。光熊分檄将吏，解归化厅围，肃清播东、播西两路，降安顺、广顺所属苗寨。仲苗平，偕勒保奏上善后四事，请随征武举、武生及乡勇，就近补充弁兵馀丁，给难民栖止、牛具费用，储粮备兵民就食，清厘田亩，靖苗、汉之争。自军兴以来，凡所措置，多邀嘉许。勒保移师入川，善后专任光熊。三年春，复疏请申禁汉民典买苗田，及重债盘剥，驱役苗佃；禁客民差役居摄苗寨；酌裁把事土舍亭长，定夫徭工价，以利穷苗；酌设苗弁，以资管束；悉报可。五年，诏光熊治理有声，年近八旬，召授兵部侍郎，寻擢左都御史。六年，卒，上念前劳，赐祭一坛。

陆有仁，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四十六年，出为广西梧州知府，调太平。五十二年，安南内讧，夷眷来奔，有仁处置得宜。会擢福建延建邵道，总督孙士毅请留防边。寻调督粮道，历山东按察使、直隶布政使。五十七年，坐在山东讞狱草率，降甘肃按察使。

嘉庆元年，擢刑部侍郎，留治甘肃赈务，宜绵赴陕剿教匪，命摄陕甘总督。二年，匪由河南窜朱阳关，逼雒南。疏请偕西宁镇总兵富尔赛驰赴潼、商，又调甘凉镇兵会剿，诏

军务责巡抚，有仁应驻甘肃，亲身赴陕，迹涉张皇，命回兰州，停止所调镇兵。时宜绵檄调撒拉尔回兵二千赴兴安，有仁并令暂停，上以汉中兵单，待回兵截剿，乃教匪窜汉阴而回兵尚滞循化，斥有仁一经申饬，於应援之兵，亦屡催罔顾，诏褫职鞫讯，寻原之，发四川效力。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三年，襄阳贼高均德犯陕西，叙防堵功，赐花翎。四年，擢广东巡抚。

五年，召为工部侍郎，调刑部。授陕西巡抚。先是那彦成在陕，劝民筑寨堡，计蓝田、郿、郿、宝鸡、商州、镇安、商南、孝义、五郎共五百四十一处；台布为巡抚，复议汉中二栈为军饷要道，於宝鸡、凤县、留坝、褒城、宁羌各驿筑堡，以周三里为度，徙民屯粮。至是尚未尽实行，严诏切责。有仁疏言：“川、陕情形不同，四川地居天险，如大成寨、大团包、方山坪等寨，每处可容数万人，小者亦数千人。贼据之可抗官兵，民守之亦可拒贼。如南山内层峦叠嶂，无宽敞环抱之所，止能於陡险山巅，就势结构，每寨止容数百人至千余人。蜀山多膏腴稻田，民居稠密，其势易合。陕西老林，惟棚民流寓，零星垦种，隔十里数十里，始有民居十数户。若纠合数村共筑一堡，则南村之人欲近南，北村之人欲近北，惟秦陇以西，人皆土著，无不踊跃兴工。秋间贼入西栈，每约彼此各不相犯，而寨民必乘间截其尾队，夺其牲畜，不使晏然空过。其西安、同州、凤翔三府，与汉南附近川省之区，皆多土著，审利害，每邑结有堡寨，或百馀或数百。其汉北山内近亦一律兴工，又恐结寨后民丁但知守寨，而於贼出入要隘转无堵御；复令於寨堡之外，每寨拨数百数十人合力守卡，

以杜窥伺。请分区责成各道，刻期完竣。”疏入，报闻。有仁与额勒登保规画筑堡团练，著有成效。抚辑难民无归者，以安康、白河等处叛产，及南山客民荒田，量给安插。六年，分拨兵勇防守总要隘口，奏请於五郎、孝义等处专派大员团练堵剿，以专责成。川匪逼黑河，遣总兵齐郎阿、通判雒昂截击，馀匪东窜牛尾河，副将韩自昌歼之，被优叙。

有仁治陕三年，经理饷需，先事绸缪，撙节不滥，搜捕馀匪甚力，屡诏褒嘉。七年，卒，优恤，官其子继祖主事。

觉罗琅玕，隶正蓝旗。捐纳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超擢内阁学士，出为江苏按察使。乾隆五十年，召授刑部侍郎。逾年，授浙江巡抚。五十二年，大兵剿台湾林爽文，琅玕储谷二十万石於乍浦、宁波、温州，由海道输运，高宗嘉之。坐审拟海盗失当，吏议当革职，诏宽免，自请罚银三万两。嘉善县吏浮收，按问得实，上以浙漕积弊，琅玕不胜任，命解职，予头等侍卫，赴哈密办事。五十六年，坐监修浙江海塘工程损坏，琅玕在任未亲勘，诏责赔修，应银二十二万七千有奇，免其半。历叶尔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坐家人贩玉，解任回京。寻予郎中衔，为热河避暑山庄总管。

嘉庆二年，以三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召授刑部侍郎。五年，授贵州巡抚。剿擒广顺等寨苗杨文泰等，诏嘉奖，加总督衔。未几，就擢云贵总督。六年，贵州石岷苗叛，巡抚伊桑阿赴铜仁剿治，未即平，诏琅玕往督师，而调伊桑阿云南。伊桑阿因按察使常明攻克石岷有所擒获，遂谎奏亲往督战，苗皆归伏，军事已竣。及琅玕至，难民拥道诉其诬，遂

督兵进剿，攻克上潮、下潮诸寨，始肃清。会初彭龄劾伊桑阿贪劣，下琅玕鞫实，上尤罪其欺罔，诛之。诏斥琅玕於伊桑阿未亲往石岷，避嫌瞻徇，降二品顶带。

七年，维西夷恒乍绷与其党腊者布作乱，秃树、出亨附之。琅玕率总兵张玉龙入山剿捕，克阿喃多贼寨，进攻诸别古山，获秃树。玉龙克小维西夷人，缚腊者布献军前磔之。进攻康普，恒乍绷遁澜沧江外，获其孥。分兵攻吉尾、树苗，琅玕驻剑川，断贼后路，败之於通甸、小川，克回龙厂。寻围剿上江山箐贼，歼其渠，馀众乞降。琅玕以恒乍绷势蹙，疏请撤兵，提督乌大经率兵二千驻防。贼诃官军已退，乘水洄潜渡，纠江内降倮，复肆劫掠。琅玕驰抵剑川，恒乍绷遁走。八年，上以首逆未获，命永保接办军务。琅玕已擒斩汉奸张有斌，临江扎筏，声言渡兵江外，倮倮震悚，诣军门乞降，琅玕令诱导诸寨擒贼自效。九月，恒乍绷潜匿山箐，官军搜获之，馀党尽歼。事平，予议叙。

琅玕以维西僻处边隅，各夷杂居江内外，稽察难周，疏请於维西、丽江等五路设头人，给顶带，约束夷众。又以维西南北路及鹤丽镇、剑川诸汛皆要地，请裁马为步，添兵八百，分布要隘，边境遂安。九年，卒，谥恪勤。

乌大经，陕西长安人。由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山东德州营参将。乾隆三十九年，王伦倡乱，大经助守临清，力战保危城，功最多，高宗特奖之，立擢临清副将。历江西南赣镇、贵州古州镇总兵，广西提督，调云南。五十三年冬，率云南兵从孙士毅征安南，至则士毅已克其都城。明年春，大军为阮惠所袭，败绩，大经所部得向导，全师而返。寻母忧

去职，起为甘肃提督，复调云南。嘉庆四年，僧铜金与孟连土司构难，勾结野倮，蔓延猛猛及缅宁内地，大经偕总兵苏尔相进剿，克缅属南柯、三节石、昔木、腊南、那招、雾笼、上中下宁安、腊东、困赛等地，破南洒河贼卡，肃清缅边。署按察使屠述濂由猛猛一路会剿，连克大蚌山、南元寨。五年春，总督书麟视师，用大经计，分两路进攻猛白山箐，大经由南路，连战渡黑河，焚贼寨，首逆寻就擒，夷众受抚。七年春，入觐。会维西事起，命大经驰回，从琅玕进剿，大经偕总兵书成先清威远倮匪，乃会兵维西，克康普。上意不欲穷兵，命大经留防。及匪复肆掠，进剿独村坪及康普、小维西，连克之。八年春，与琅玕分驻石鼓、桥头，沿江督剿，至十月，恒乍绷就擒，乃班师。九年，卒。

清安泰，费莫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员外郎。出为甘肃凉州知府，调署兰州，擢湖南衡永郴桂道。六十年，苗疆事起，奉檄赴保靖抚辑降苗，以治饷功，赐花翎。

嘉庆元年，械送首逆吴半生、石三保至京，擢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七年，署巡抚。八年，调浙江布政使。十年，擢江西巡抚，调浙江。

十一年，海寇蔡牵犯浙洋，赴温、台防剿，严杜接济，贼樵汲俱穷，窜去，诏褒之。总督阿林保劾提督李长庚因循玩寇，下清安泰密察，疏言：“长庚忠勇冠诸将，身先士卒，屡冒危险，为贼所畏。惟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则苔黏螯结，驾驶不灵，其收港非逗留。且海中剿贼，全凭风力，风势不

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颶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火炮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遂，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火炮坏其舵身篷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馀船已飘然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灝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惟遇剿急时始间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遁诛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虞。每遇大风，一舟折舵，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常屡月不获一战。夫船者，官兵之城郭、营垒、车马也。船诚得力，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今浙省兵船皆长庚督造，颇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贼船，愈高大多炮多粮，则愈足资寇。近日长庚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擒获为功。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而不能为擒贼擒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返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收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其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

必宜两省合力，乃可期效。”奏上，诏嘉其公正。由是益向用长庚，清安泰之力也。

寻又条上防海事宜：“沿海居民，编造保甲。稽核商贩，以断米粮出口；禁制火爆，防火药透漏；断绝采捕，以杜奸宄溷迹。”并如议行。十二年冬，蔡牵子至普陀寺，未获，被谴责。寻以阮元代之，调河南巡抚。十四年，卒。

常明，佟佳氏，满洲镶红旗人。由笔帖式授步军统领主事，出为湖南桂阳知州，擢云南曲靖知府。乾隆六十年，从总督福康安征苗疆，率兵屡克贼巢，赐花翎。镇筸苗吴半生据苏麻寨，自构皮寨进击败之，复破西梁贼寨，擢贵州贵东道。掩击半生於板登寨，获其弟吴老正等，半生复来犯，设伏大破之，乘胜夺贼卡五；寻由西梁进攻，毁其寨，贼纠夯柳苗为援，歼戮甚众；乞降，拒不受，复大挫之；擢按察使，赐号智勇巴图鲁。诏以苗匪每遇败乞降，叵测难信，飭各路将领以常明为法。进剿老乌厂，斩贼目陇老香，与兵珠隆阿合剿大乌草河迤西苗，连克鱼井、豆田三十馀寨。会大军於古丈坪，半生适至，常明冒雨进攻，歼贼千馀；分兵克乌龙岩、茶它山诸寨卡，进围高多寨，半生降，乘锐克鸭保寨。

嘉庆元年，剿下平陇苗於葫芦坪，母忧，留营，偕副将海格破小竹山贼於堕河坡，俘贼目杨通等。上嘉常明奋勉，仍命署按察使。二年春，贵州仲苗起，从总督勒保讨之，与施缙并为军锋，破贼关岭，复夹攻，连拔贼寨八，解新城围，再败之望城坡。贼匿岩洞以拒，设伏，毙贼千馀，环攻於卡子河，贼大溃，解南笼围，加布政使銜。时黄草坝被围久、滇、

黔道梗，常明援之，克九头山，获伪将军陆宝贵，毁马鞭田贼栅，俘李阿六等，连战皆捷，围乃解。寻克马鞍山，绕击洞洒贼巢，连攻三昼夜，擒贼酋吴抱仙於三陇口，授布政使。进克安有山，捣当丈贼巢，获逆首韦七绺须，又擒贼目黄阿金、梁国珍等於补衲山。三年，连拔雨薛岩等十八寨，苗境悉平。服阕，始莅布政使任。

是年冬，署巡抚，疏荐总兵施缙率贵州兵赴四川剿教匪。五年，因缙战歿，贵州兵不能救，常明坐褫翎顶。秋，入覲，诏念前劳，予三品顶带，留巡抚署任。题销军需，诏诘贵阳贼踪未至，募乡勇多至五万馀名，用银十九万馀两，命总督琅玕察核。寻奏常明虽无冒帑，处置失宜，责赔缴赏恤银九万馀两。六年，石岷苗与湖南苗勾结为乱，巡抚伊桑阿檄常明率师攻克之，复原衔、花翎，寻授巡抚。七年，以挪用铅厂帑银，及失察幕僚私售铅丸，抽匿案卷事，褫职，籍没家产。既而予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调库车办事大臣。

十年，授湖北盐法道，累迁湖北巡抚。上念常明久於军事，以四川民、夷杂处，控制不易，十五年，特擢为总督，诏勉其尽职，减免赔项银万五千两。宁远府属夷地，多募汉人充佃，自教匪之乱，川民避入者增至数十万人，争端渐起。十七年，常明疏请：“汉民移居夷地及佃种者，编查入册，不追既往。此后严禁夷人招佃与汉民转佃，并编保甲以资约束，增文员以便弹压，移营汛以利控制。”报可。又请川省盐课改归地丁，听民兴贩，诏斥其妨碍淮纲，不顾邻省利害，降二级留任。

十八年，署成都将军。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为

乱，偕提督多隆河、总兵罗思举往剿，自里塘进攻，破之，捣热笼贼巢，洛布七力举家焚毙。诏以未生得逆首，不予议叙。二十一年，成都革兵谋变，悉捕之置於法，诏嘉其镇静。二十二年，宁越夷扰边，遣将平之。寻卒，赠太子少保，优恤，谥襄恪。

温承惠，字景侨，山西太谷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朝考首擢，除七品小京官，分吏部。拔贡内用自是始。累迁郎中。五十四年，出为陕西督粮道，母忧归。高宗巡幸五台，迎銮召对，嘉其才。服阕，补延榆绥道。

嘉庆元年，川、陕、楚军事急，承惠奉檄治兴安、汉中团防。遭父忧，留军，仍摄道事。贼犯平利，承惠驰剿，山水猝涨，坠水，遇救得免。趋扼险隘，获捷。服阕，命以按察使衔仍补原官。五年，擢陕西按察使。疏言：“贼扰陕境，已历数年。兵为牵缀，运饷往往不及。则驻兵以待，贼得乘间远逸。三省边境绵长，宜扼要驻兵，以逸待劳。”上韪之。歼匪首王金柱於安康，复破贼洵阳，赈抚流亡，民心渐定。迁布政使，仍留防。贼屡犯境，辄击却之。守御兴、汉先后凡六年，事定优叙。八年，调河南，修伊、洛旧渠。十年，擢江西巡抚。

十一年，调福建，兼署总督。海寇蔡牵犯台湾鹿耳门，檄总兵许松年赴海坛、竿塘与提督李长庚会剿，三沙为蔡牵乡里，增兵驻守，禁沿海接济，诏嘉之。寻调署直隶总督。

十二年，上阅古北口兵，奖其娴熟，命实授。浚黑龙、温榆、北运、滏阳诸河。十三年，上幸天津，赏黄马褂。寻以

巡幸点景科派，为肥乡令所揭，褫花翎、黄马褂，旋复之。十七年正月，以岁除得雪，加太子少保。巨鹿县民孙维俭等传习大乘教，滦州民董怀信传习金丹、八卦教，先后发觉，失察轻纵，褫宫衔、花翎、黄马褂，革职留任。复以他事数被谴责。

十八年，河南滑县教匪起，命偕提督马瑜往剿，数战滑县近地，破贼於道口。寻命陕甘总督那彦成总统军务，承惠为参赞。时匪首林清在京师起事，扰及宫禁，诏以林清传教八年，承惠不能先事查缉，及剿匪逗留罪，褫职，留治粮饷。十九年，命以员外郎赴河南睢工效力，工竣，迁郎中，随尚书戴均元襄理永定河工。

二十三年，授山东按察使。承惠前官畿辅，不孚众望，及复起，颇思晚盖。山东故多盗，侦知东平人广平知府王兆奎三世窝盗，密捕治之，期年积案一清。掊掣贪酷，苏困起敝，吏治为之一变，特诏褒奖，然卒不安其位。先是盗夜劫泰安富民徐文诰家，戕其佣柏永柱，县以误杀为文诰罪，实疑狱也。按察使程国仁入其言，锻炼定讞，承惠至，固疑不实，於他狱盗供得其情，锐意平反。巡抚和舜武惑於浮言，尼之。及侦获盗首王壮於吉林，具承枪杀永柱状。时国仁已擢巡抚，旧与承惠有嫌，且护前，不欲承惠竟是狱，檄勘堤工，承惠辞，乃劾承惠自以曾官总督，横肆不受节制，褫职，荐前兗沂道童槐继为按察使。槐复劾承惠滥禁无辜，以罪人充捕扰民，谴戍伊犁，其去也，国仁送於候馆，居民汹汹詈之，不及送而归。既而文诰诉於京，命尚书文孚往鞫，未至，槐仓卒定讞，释文诰。二十五年，起承惠为湖北布政使。逾年，以衰老降

户部郎中。寻引疾归，卒於家。

颜检，字惺甫，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子。拔贡，乾隆四十二年，授礼部七品小京官，洊升郎中。五十八年，出为江西吉安知府，擢云南盐法道，调迤南。嘉庆二年，剿威远保匪，擒匪首札杜。擢江西按察使，历河南、直隶布政使。

五年，护直隶总督。东明县民李车因奸砍伤七岁幼童，从重拟绞决。永年县民梁自新勒毙继妻及媳，讯因继妻虐待前妻子有幅，纵媳与人通奸，同谋毒毙有幅，自新忿，将妻媳致死，从轻拟杖流。两狱并为仁宗嘉许，特旨依议。梁自新加恩，再减杖徒。先是直隶回赎旗地租银，积欠至十三万两，前总督胡季堂、汪承霈屡议调剂，未有善策，检疏请复旗租原额以纾民力，积欠得全减免焉。

六年，擢河南巡抚。七年，诏检前护直督有治绩，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理直隶总督。寻实授，赐黄马褂。九年，京察，予议叙。检历官畿辅，颇为仁宗所信任。寻以束鹿县民王洪中与张文观斗殴被伤，上控，承审官偏听，王洪中受责自缢，狱经部鞫，诏斥检玩视重案，下部议革职，改留任。又因他狱屡被诘责，检具疏陈谢，谕曰：“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惟恐朕斥其专擅。小官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卿系朕腹心之臣，其勉之。”

十年，坐易州知州陈渼亏空逾十万，查办不力，降调革任，予主事衔，效力吉地工程处。会永定河堤坏，责随筑赔修。又以刑部秋审，直隶省由缓改实者十四起，革主事衔，仍

留工次，事竣，予五品衔，发南河委用。未几，复因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觉，革职，遣戍乌鲁木齐。十三年，释回。

十四年，命以主事充西仓及大通桥监督。十五年，授湖南岳常澧道，迁云南按察使。十六年，擢贵州巡抚，寻召来京。坐前在直隶失察滦州民董怀信等传习邪教，降二级，以京员用。又坐涿州知州徐用书交代朦混，降补工部郎中。十九年，授山东盐运使，命以三品顶戴为浙江巡抚，奏浚西湖兴水利。上素称检操守才干，而病其不能猛以济宽，屡加训戒。二十年，武平民刘奎养听纠入添弟会传习徒众论斩，诏斥检未究编造逆书之人，下部议；复因西湖厝棺被盗，言官劾其谏拟轻纵，命侍郎成格等往按，坐正犯由贿嘱诬认，诏切责，褫职。二十四年，祝嘏，予官，补刑部员外郎，逾年授福建巡抚。

道光元年，疏陈岁进荔支树、素心兰采运艰难，诏永远停贡，并嘉检之直。二年，复擢直隶总督。先是藩司屠之申奏请直隶差徭，每地一亩摊征银一分，以示公平，诏俟检到任定议；检力言其不可行，请仍旧制。三年，以年老内召，授户部侍郎，调仓场。复出为漕运总督。五年，坐河淤滞运，降三品衔休致。寻复以疏请截留漕粮忤旨，降五品衔。十二年，卒。

论曰：冯光熊治苗疆善后，陆有仁兴陕境寨堡团练，琅玕定石岷苗、维西夷，清安泰保全良将李长庚，常明佐勒保平仲苗，晚任蜀疆，镇抚番夷，皆一时疆臣之能举其职者。温承惠治畿辅无异绩，陈臬山东，则治盗清狱有声，卒以平反

冤狱遭倾陷，可谓能晚盖矣。颜检明於吏事，治尚安静，而屡以宽纵获谴焉。

卷三百五十九

列传一百四十六

岳起 荆道乾 谢启昆 李殿图

张师诚王绍兰 李奕畴 钱楷 和舜武

岳起，鄂济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议叙，授笔帖式。累擢户部员外郎、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六年，迁奉天府尹。前官贪黷，岳起至，屋宇器用遍洗涤之，曰：“勿染其污迹也！”与将军忤。逾年，擢内阁学士，寻出为江西布政使。殫心民事，值水灾，行勘圩堤，落水致疾。诏嘉其勤，许解任养病。

嘉庆四年，特起授山东布政使。未几，擢江苏巡抚。清介自矢，僮仆仅数人，出屏驺从，禁游船声伎，无事不许宴宾演剧。吴下奢侈为之一变。疏陈漕弊，略曰：“京漕积习相因，惟弊是营。米数之盈绌，米色之纯杂，竟置不问。旗丁领运，无处不以米为挟制，即无处不以贿为通融。推原其故，沿途之抑勒，由旗丁之有帮费；旗丁之索帮费，由州县之浮收。除弊当绝其源，严禁浮收，实绝弊源之首。请下有漕各省，列款指明，严行禁革，俾旗丁及漕运仓场，无从更生观望冀幸之心。”诏嘉其实心除弊。常州知府胡观澜结交盐政征瑞长随高柏林，派捐修葺江阴广福寺。岳起疏言观澜、柏林

虽罢逐，尚不足服众心，请将钱二万馀串责二人分偿，以修苏州官塘桥路。丹徒知县黎诞登讽士绅胥其政绩保留，实不职，劾罢之。

五年，署两江总督。劾南河工员庄刚、刘普等侵渔舞弊，莫濡於任所设店肆运货至工居奇网利，并治如律。扬州关溢额税银不入私，尽以报解；核减两藩司耗羨闲款，实存银数报部；并下部议行。六年，疏请浚筑毛城铺以下河道堤岸、上游永城洪河、下游萧、砀境内河堰，并借帑举工，分五年计亩征还，允之。

八年，入觐，以疾留京，署礼部侍郎。会孝淑皇后奉移山陵，坐会疏措语不经，革职留任。寻命解署职，遂卒。帝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赐卹如例。

无子，诏问其家产，仅屋四间、田七十六亩。故事，旗员歿无嗣者产入官。以岳起家清贫，留贍其妻；妻歿，官为管业，以为祭扫修坟之资。异数也。妻亦严正，岳起为巡抚时，一日亲往籍毕沅家。暮归，饮酒微醺。妻正色曰：“毕公耽於酒色，不保其家，君方畏戒之不暇，乃复效彼耶？”岳起谢之。及至京，居无邸舍，病歿於僧寺，妻纺绩以终。吴民尤思其德，呼曰岳青天，演为歌谣，谓可继汤斌云。

荆道乾，字健中，山西临晋人。乾隆二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官湖南，历麻阳、龙山、东安、永顺、慈利、靖州。所至有惠政，屏陋规，平冤狱。在靖州赈饥，尤多全活，屡膺上考。四十七年，迁甘肃宁夏同知，入觐，大学士刘墉曾官湖南巡抚，称之曰：“第一清官也。”名始著。寻署石峰堡

同知，时方用兵，治事不废，修复水利，复荐卓异记名。五十四年，擢安徽池州知府，屡署徽宁池太道，管芜湖关，赢馀不入己，以充赈恤。调安庆，朱珪为巡抚，尤信任之，疏荐，擢山东登莱青道，摄布政使。以激浊扬清为己任，荐廉吏崔映淮、李知珩等，而劾不饬者。

嘉庆二年，迁按察使。四年，迁江苏布政使。先是州县存留俸薪役食及驿站经费，改解藩库，俟奏销后请支，始则防吏侵挪，久之解有浮费，发有短平。或勒抵前官亏空，佐杂教官不能得俸，驿传领於臬司；或苛驳案牘，因索馈遗，邮政日弛废。道乾入覲时，面陈其弊，请悉依定章，於州县征收时开支，省解领之繁。仁宗俞可；至是疏上施行，天下便之。上方欲整饬漕政，以巡抚岳起及道乾皆有清名，责其肃清诸弊。到官三阅月，擢安徽巡抚，疏请禁征漕浮收旧耗米一斗，给运丁五升，加给二升。运丁所得，有据可考；其所用沿途浮费，采访知之，应禁革。诏下所奏於有漕各省永禁。又言：“屯田所以贍运，每丁派田若干及应得租籽，新金旗丁不能了然。令粮道刊刻木榜，俾金丁认田收租。运船领款，刻易知单，由丁正身亲领，以杜包领欺压之弊。田册归粮道收管，另造副册发各卫以备查验。”并允行。宿州、灵璧、泗州水灾，道乾亲往监视赈厂。六年，以病乞罢，诏许解任调理，俟病痊来京候简。次年三月，诏询道乾病状，已先卒於安庆，帝悼惜，赐祭，赐其孙爌举人。

道乾由监司不三年擢至巡抚，求治益急，不避嫌怨，自处刻苦。临歿，呼旧僚至寝所，指床下金示之曰：“吾受重恩，积养廉数千两，足以归丧。诸君素爱我，勿为敛赙。”又呼其

兄曰：“兄仁弱，勿听人怂恿受赇，违吾意。”兄如其言。

谢启昆，字蕴山，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朝考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河南乡试，分校礼闈，均得士。三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调扬州。明於吏事，所持坚正，上官异意不为夺。治东台徐述弟夔诗词悖逆狱迟缓，褫职戍军台。寻捐复原官，留江南。父忧，夺情署安徽宁国知府；复遭母忧，服阕，称病久不出。五十五年，特擢江南河库道，迁浙江按察使。六十年，迁山西布政使。州县仓库积亏八十馀万，不一岁悉补完。高宗异其才，以浙江财赋地亏尤多，特调任。历三岁，亦弥补十之五。

嘉庆四年，擢广西巡抚。上疏，略曰：“各省仓库积弊有三变。始则大吏贪婪者利州县之馈赂，债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匿其私囊，以公帑应之，离任则亏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不得不抑勒后任接收。此亏空之缘起也。继则大吏庸暗者任其欺蒙，姑息者又惧兴大狱，以敢接亏空为能员，以禀揭亏空为多事。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者。此亏空之滥觞也。近年不职督抚相继败露，诸大吏共相濯磨，州县亦争先弥补。但弥补之法，宽则生玩，胥吏因缘为奸；急则张皇，百姓先受其累。各省贫富不同，难易迥别，一法立即一弊生，惟在因地制宜。率定章程，又多窒碍。请飭下各省先查实亏之数、原亏之人，如律论治。其无著者，详记档案，使猾吏无可影射。多分年限，使后任量力补苴，不必展转株求，亦不必程功旦夕。责成督抚裁陋规以清其源，倡节俭以绝其流，讲求爱民之术以培元气，奖擢清廉之员以励官

常。日计不足，月计有馀。不数年间，休养生息，不徒仓库充盈，吏治民生亦蒸蒸日上。广西自孙士毅经营安南，军需供亿，所费不貲，米银装械，毁弃关外，令州县分赔，遂致通省皆亏。本非州县侵蚀，且人已去任，接收者正在补苴，一经参追，难保不劝捐派累。惟率司、道、府、州省衣节食，革去一切陋规，俾州县从容弥补，进廉去贪，无累百姓，计三年之内，库项必可补足。惟是数十人补之而不足，一二人败之而有馀。是又在知人善任，大法小廉，不爱逢迎，不存姑息，庶不致后有续亏之患。”又言：“弥补亏空，初不为一身免累之计，乃有实际。臣前历山西、浙江，皆未咨部，亦未咨追原籍。盖当日之员，大半死亡遣戍，子孙贫乏者多，咨追徒滋纷扰，如数完缴者实无二三，现任反置身事外。广西库项未完者三十九州县，核其廉数多寡，分限三年，按月交库，於交代时有不足者，即以亏空论劾。”疏入，仁宗嘉纳焉。时诏买补仓谷，取诸丰稔邻县，禁於本境采买。启昆言广西跬步皆山，转运不减於谷价，恐不肖者因采买之难，或为勒派，请仍听本境买补便，诏如所议。

广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计日绌，贷於客民，辄以田产准折。启昆请禁重利盘剥，违者治罪。田产给还土司，其无力回赎者，俟收田租满一本一利，田归原主，五年为断；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廉土民驯愚，物产稀少，藉贩运以通有无也。仿浙江海塘竹篓囊石之法，修筑兴安陡河石堤，以除水患。河流深通，旧铜船过陡河必一月，至是三日而毕。七年，卒於官，诏嘉其廉洁，於所节省浚、梧两关盈馀项下赐银三千两治丧。广西土民请祀名宦祠。

启昆少以文学名，博闻强识，尤善为诗。著《树经堂集》、《西魏书》、《小学考》，晚成《广西通志》，为世所称。

李殿图，字桓符，直隶高阳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湖南乡试，迁御史。督广西学政，迁给事中。

四十九年，甘肃回乱，从阿桂、福康安赴军治粮饷、台站，授巩秦阶道。军事初竣，民、回相仇，焚掠报复，讹言时起。殿图处以镇静，叛党缘坐，妇稚量情释宥；罹害户口，随宜赈恤，流亡渐安。卓泥土司与四川松潘、漳腊各番争噶噶固山界，殿图轻骑履勘，历小洮河、丈八岭、鹦哥口，皆人迹罕到，群番导行，片语判决，立石达鱼山顶而还。高宗几馀考泾、渭清浊源流，命殿图亲勘，自秦州溯流至鸟鼠、崆峒，绘图附说以进，诏嘉其详实。

六十年，迁福建按察使，嘉庆三年，就迁布政使。疏言：“乾隆中，业农家必畜骡马三四以任耕种，嗣后官吏借用应差，渐形滋扰，应严行革除。狱讼必速为审结，开释无辜，小民始得安业。常平仓谷积久弊生，民未受益，官仓已受其亏。无灾之年，不宜贷假。吏役例有定额，近则人思托足，藉免役徭。关税税口，官署长随，呼朋引类，并为奸薮，宜并禁止。”诏下直省一体察禁。闽俗售田，田面田根，纠缠不决。囊吏影射，佃户顽抗，钱粮日多脱欠，征收不敷，每以虚出通关而致亏缺，殿图奏请严治。在任逾年，库储大增。

擢安徽巡抚，七年，调福建。有林、陈、蓝、胡诸大姓纠众械斗，治如律。治海盗三脚虎及蔡牵羽党，请祀海洋阵亡官兵，缉匪死事者一体入祀，从之。十一年，蔡牵久未平，

仁宗以台湾剿捕事殷，殿图操守尚好，军务未嫻，调江西巡抚。寻诏斥殿图於军事无所陈奏，又不能禁止海口偷漏水米火药，降四五品京堂；又以所属久羁案犯、以中允、赞善降补。寻迁翰林院侍讲，引病归。十七年，卒。光绪初，闽浙总督文煜疏陈殿图前任福建政绩昭著，谥文肃。

张师诚，字兰渚，浙江归安人。乾隆中，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吏部主事，忤和坤，缘事降中书。得应会试，五十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元年，出为山西蒲州知府，历雁平道，河南、江苏按察使，迁山西布政使。州县仓库多亏，师诚知清查有名无实，特严於交代之际，有亏必完，在任三年，库储充裕。十一年，擢江西巡抚，以兼提督赐花翎，遂著为令。寻调福建，清治淹牍，疏陈整顿积弊事宜，诏嘉勉。

时海盗蔡牵、朱溃方猖獗，总督玉德废弛黜去，阿林保继任，复与提督李长庚不协；师诚至，始严防海口，杜岸奸接济，筹备船械，长庚得尽力剿捕。是年冬，长庚追蔡牵於粤洋，以伤殒。牵犯台湾后山噶仔兰，为生番击退，请收其地入版籍，免为贼踞。十三年，朱溃与牵有隙，独窜闽洋，总兵许松年击毙之。其弟渥，势蹙思投首，会道员德华由台湾内渡，遇牵党围劫，渥救之，藉以通款，寻复拒敌粤师不果降。十四年，阿林保调两江，师诚暂署总督。闻蔡牵窜浙洋，亲驻厦门，提督王得禄、邱良功合剿，毁盗舟，牵堕海死。朱渥寻率三千余人归诚，赦其罪，海疆以安，闽人刊石乌石山以纪功。海寇稽诛久，由闽、浙不能合力，自师诚治闽，而阮元复莅浙，始告成功。仁宗嘉其严断接济，为殄寇之本。京

察特予奖叙。

十九年，调江苏。百龄为总督，诸巡抚皆承望风旨，师诚独举其职。初彭龄奉命同查亏帑，意与百龄、师诚不合，遂劾两人皆受馈遗，而不得实，诏原之。会百龄穷治逆书狱，閤閤悚息，巡抚所主五府州得无扰。川沙民有烧香传徒者，有司密捕解江宁，师诚遣标弁要於途，交按察司依律鞠治，免辜磔者数十人，时以称之。二十一年，父病笃，不俟代回籍，被严议褫职。寻予编修，服阕，迁中允。历江西、安徽布政使。道光元年，擢广东巡抚，调安徽，继母忧去官。复历山西、江苏巡抚。六年，召授仓场侍郎。以病乞归，卒於家。

师诚警敏综核，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继之者为王绍兰。

绍兰，字南陔，浙江萧山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福建南屏知县，调闽县。巡抚汪志伊荐其治行，仁宗曰：“王绍兰好官，朕早闻其名。”召入见，以知州用，擢泉州知府。漳、泉两郡多械斗，自绍兰治泉州，民俗渐驯，而漳州守令以械斗狱获罪，诏举绍兰以为法。擢兴泉永道，捕获蔡牵养子蔡三及其党蔡昌等，予议叙。迁按察使，母忧去，服阕，起故官，就迁布政使。嘉庆十九年，擢巡抚，始终未出福建。寻汪志伊来为总督，与布政使李麋芸不合，因讦告受赂，劾治，属吏希指罗织，麋芸愤而自缢。志伊获谴，绍兰坐不能匡正，牵连罢职。

少嗜学，究经史大义。去官后，一意著述，以许慎、郑康成为宗，於《仪礼》、《说文》致力尤深，著书皆可传。

李奕畴，字书年，河南夏邑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大考改礼部主事，典贵州乡试，洊迁郎中。五十七年，出为山西宁武知府，调平阳，有政声。历江苏粮道、山东按察使。嘉庆十一年，坐巡抚保荐属吏违例，牵连被议，左迁江南河库道。

十三年，迁安徽按察使，治狱明慎，多平反。霍丘民范受之者，赘於顾氏，与妻反目，外出久不归。县令误听讹言，谓其妻私於邻杨三，锻炼成狱，当顾氏、杨三谋杀罪，其母与弟及佣工某加功，实无左证，五人者不胜刑，皆诬服。奕畴阅供词，疑之，骤诘曰：“尔曹言骨已被焚，然尚有脏腑肠胃，弃之何所？”囚不能对，惟伏地哭。亦畴慨然曰：“是有冤！”使干吏侦之，至陈姓家，言正月十五夜受之曾过宿，而讞曰被杀在十三日，乃缓系诸囚，严缉受之。久之，受之忽自归，则以负博远避，不敢使家人知所在，今始闻大狱起，乃归投案也。事得白。奕畴故无子，狱既解，乃生子铭皖。民间传颂，至演为剧曲。就迁布政使。

十八年，擢浙江巡抚。时近畿教匪未靖，或言严、衢两郡匪徒传习天罡会，诏奕畴严治。奕畴逮讯叶机、姚汉楫等，实止愚民相聚诵经祈福，无逆迹，坐罪首犯数人，株连皆省释。安徽、江西游民来浙租山垦种者日众，言官请禁。奕畴疏陈势虽遽逐，请分年遣令回籍。上悟曰：“兹事不易言。游民皆无恒产，驱之此省，又转徙他省，断不能复归乡里。”命徐谋教养，俾流亡者变为土著，乃得安。

寻授漕运总督，在任五年，运务无误。奕畴固长者，待下宽，坐滥委运弁降四级，命以吏、礼二部郎中用。复以运

弁纵容帮丁索费，被劾，降主事。二十五年，宣宗即位，命奕畴以尚书守护昌陵。道光二年，原品休致。十九年，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明年，会榜重逢，子铭皖适登第，同与恩荣宴，称盛事焉。二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一。

钱楷，字裴山，浙江嘉兴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嘉庆三年，典四川乡试，督广西学政，回京，仍直军机。迁礼部郎中，调刑部，甚被眷遇。截取京察当外用，予升衔留任。十一年，诏嘉楷久直勤勉，以四五品京堂用。历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十二年，京师旱，疏请循《汉书》求雨闭阳纵阴之说，停止正阳门外石路工程，诏“修省在实政，无事傅会五行”，罢其奏。迭命往河南、山西鞠狱，次第奏结，无枉纵。授河南布政使，十四年，护理巡抚，暂署河东河道总督。擢授广西巡抚，寻调湖北。

十六年，疏言：“外洋鸦片烟入中国，奸商巧为夹带。凡粤东西两省匪类纠结，多由於此，以致盗风益炽。请饬闽、粤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严督关员盘检，按律加等究办。内地货卖一经发觉，穷究买自何人，来从何处，不得含糊搪塞，将失察偷漏监督委员及地方官一体参处，务使来踪尽绝，流弊自除，乃清理匪源之一端也。”诏下沿海督抚认真察办。授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奏陈湖北地方事宜应酌剂者四端：请附近荆州粮米供支满营兵食，馀俱改归北漕；沿江契买洲地，准其耕种纳粮，无契者作为官地，召佃承种；新设提督，移驻襄阳府城；楚北均食淮盐，襄阳、宜昌等府筹议减价。下

所司会议，惟沿江洲地一事照行，馀以窒碍置之。

复出署河南巡抚。匪徒王胯子勾结南阳饥民滋事，成大狱。楷至任，疏言：“前任巡抚恩长於南阳匪徒一案，前后具奏情节与原报不符，办事过当。府、州、县等缉犯并未废弛，平日声名尚好，现拟绞监候之二十馀犯，明年秋审，均应情实，不敢知而不言。”诏以“句决与否，临时自有权衡，非臣下所可豫定。地方官咎有应得，岂能开复？”斥楷敷陈未当，近於喜事。调补工部侍郎。寻授安徽巡抚。以歙县监生张良璧采生毙命，命楷亲讯，讞拟未依凌迟律，失於轻比，部议降一级调用，改降二级留任。十七年，卒。诏以“楷直枢曹久，有劳，自简封圻，治理安静。母程年逾七旬，嗣子尚幼，深悯之，特赐恤。”

和舜武，伊拉里氏，满洲镶蓝旗人。官学生，考授太常寺笔帖式。累迁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以治狱明获议叙，迁兵部郎中，兼公中佐领。嘉庆十五年，出为江苏盐法道。累迁山东布政使，整饬吏治，舆论归之。二十二年，擢山西巡抚，调河南。会布政使吴邦庆疏请於漳、衡合流之处建闸坝，和舜武谓：“漳河盛涨湍悍，非一闸所能御，越闸旁趋，且停蓄泥沙，塞卫水宣泄之路。”疏请罢之，仍旧章每年挑浚窦公河以资盐运，如所议行。逾年，调山东。仁宗闻其前为布政使有声，故有此授。山东民俗好讼，又近畿，辄走诉京师。和舜武再莅，讼顿减，特诏褒勉。疏请清理京控积案，责巡抚、藩、臬分提鞠讯，月定课程，各自陈奏；又请酌改窃盗窝匪条例，加重定拟，俟盗风稍戢，复旧：并从之。至年终，审

结积案千馀起，予优叙。京察复予议叙。二十四年，卒，上甚惜之，优诏赐恤，赠总督衔，谥恭慎。

论曰：仁宗初政，特重廉吏。岳起、荆道乾清操实政为之冠；谢启昆、张师诚才猷建树，卓越一时；并专圻硕望矣。李殿图、李奕畴、钱楷亦各以明慎慈惠见称，和舜武课最簿书，遂邀易名旷典；王绍兰一箴坐废，晚成经学；殆有幸有不幸哉？

卷三百六十

列传一百四十七

司马驹 王秉韬 嵇承志 康基田

吴璈 徐端 陈凤翔 黎世序

司马驹，字云皋，江苏江宁人。乾隆中，大学士高晋为两江总督，辟佐幕司章奏。习河事，以从九品留工效用，授山阳主簿。累迁淮安同知，仍兼幕职。从晋塞河，屡有功。萨载继任总督，亦倚之。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库道。道库岁修六十万，溢额则俟上闻，遇险工，厅员借帑，久辄因缘为弊，驹从容筹补，公私具举。五十五年，迁江西按察使，在官七年，巡抚簠簋不饬，被劾多所牵连，驹以谨慎获免。嘉庆元年，迁山西布政使。二年，调山东，兼管河务。是年秋，曹州河溢，命驹偕两江总督李奉翰、南河总督康基田、前山东巡抚伊江阿同任堵塞。冬，擢河东河道总督。曹工寻合龙。三

年春，西坝蛰，革职留任。疏言豫东两岸堤工卑薄，请择要增高，以御汛涨。诏以下游不能深通，徒事加堤，斥其不揣本而齐末，曹工之蛰，由於堵筑不坚，罚驹等赔修，夺翎顶，所议工事仍允行。九月，睢州河溢，诏免治罪，责速塞。四年正月，工竣，复顶戴，议叙，免其代赔帑银。寻卒於工次，赐恤。

王秉韬，字含溪，汉军镶红旗人。由举人授陕西三原知县，累迁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缘事降浙江按察司经历，改云南知县。累迁山西保德知州，有政声。乾隆五十五年，擢安徽颖州知府，因谏狱迟延罢职，诏以原官发江苏，补淮安。嘉庆二年，复调颖州。会教匪犯河南，去颖州甚近。秉韬慨然曰：“同为守土臣，岂可以畛域遗害乎？”与寿春镇总兵定柱团结乡勇数千，励以忠义，助粮饷，战於境上，破贼走之。时大学士朱珪为安徽巡抚，器其才。未几，擢广西左江道。复以在颖州失察逸犯，罢议，镌级去官，留治江南丰、碭河工。寻署庐凤道。洎仁宗亲政，朱珪荐之，擢奉天府尹，迁河南布政使。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

秉韬老於吏事，治河主节费，堤埽单薄者择要修筑，不以不急之工扰民。河北道罗正堦信用劣幕舞弊，曹考通判徐鼐张皇糜费，并劾治之。薪料如额采买，河员滥报辄驳斥，使多积土以备异涨，於是浮冒者不便其所为，言官遽论劾，诏慰勉，戒勿偏於节省。七年，防汛，卒於工次。

秉韬性方正，不沽名。时疆吏中长麟、汪志伊并以廉著，秉韬不愜其为人，尝曰：“长三，汪六皆名过其实，奚足贵？”

继其任者为嵇承志。

承志，大学士璜子。由举人官内阁中书，累迁长芦盐运使。乾隆五十九年，天津海河溢，筑堤守御。高宗以承志无守土责，能尽力，特诏嘉之。寻病归。嘉庆六年，从侍郎那彦宝治永定河，复授长芦盐运使。七年，署河东河道总督。承志年已老，上特以其家世习河事，故任之。八年，河决封丘衡家楼，次年，塞决工竣。召还京，授大理寺少卿。十年，迁顺天府尹。寻卒。

康基田，字茂园，山西兴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江苏新阳知县，调昭文。为令几十年，迁广东潮州通判。以获盗功，晋秩同知。累迁河南河北道，调江南淮徐道，治河有声。五十二年，擢江苏按察使。命每年大汛赴淮、徐襄河务。六月，河南睢州河溢，基田奉檄驰往堵筑。次年，迁江宁布政使，兼河务如故。五十四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寻回任。六月，基田防汛睢南，值周家楼河溢，上游魏家庄大埽翻陷，基田压焉，援救得生。诏嘉其奋勉，特加恩赉。五十五年，护理安徽巡抚。以高邮粮胥伪造印串，巡抚闵鹗元被严谴，褫基田顶戴。复以陈奏不实，革职逮问，遣戍伊犁。寻许赎罪，以南河同知用。五十六年，仍授淮徐道。五十九年，力守丰汛曲家庄堤，特诏褒奖。擢江苏按察使，调山东，仍兼黄、运两河事。

嘉庆元年，南河丰汛河溢，基田赴工襄治，迁布政使。命回山东，疏消漫水，抚恤灾民，基田遂往来其间。次年春，丰工竣，赐花翎。擢江苏巡抚。秋，河溢碭山杨家坝，命驰视。

山东曹县河亦溢，复命往襄同堵筑。授河东河道总督，寻调南河。三年，曹工合而复蛰，部议革职，诏宽免。疏言：“口门深逾十丈，拟就二坝前河势湾处开引河，别筑一坝，即以旧西坝改作挑水坝，俟秋后兴工。”诏责其延玩，褫翎顶。寻命专任下游挑河事。九月，河南睢州河复溢，水入涡、濉诸河，正河断流。大工旋合。次年春，睢工亦竣，河归故道，引河通畅，复翎顶。时有条奏治海口及复旧制混江龙者，基田疏言：“治河之法，首在束水攻沙。自曹工漫溢，溜或旁趋，遂致正河淤垫。因上决而下淤，非先淤而后决。今睢工、曹工既竣，连年黄水漫衍，所在停沙，比至清江会淮，已成清水。海口刷涤宽三百数十丈，毋庸疏浚。混江龙助水之力甚微，不若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仁宗嘉纳之。

秋，河溢邵家坝。十二月，堵合未旬日，坝复蛰，渗水，责基田赔帑。五年正月，坝工失火，积料尽焚，革职，留工效力。基田驭下素严，督率将卒守堤，动以军法从事，稽延者杖枷不贷，人多怨之。又官吏积弊惧揭，阴纵火以掩其迹。帝亦知基田性刚守洁，惟责其苛细，仍命随办要工，欲复用之。及邵家坝工竣，以知州用，补江苏太仓直隶州。逾年，擢广东布政使，调江西，又调江宁。十一年，因贵州铅船迟滞，降调，授户部郎中。

十三年，从协办大学士长麟、戴衢亨察视南河，基田请修复天然闸迤东十八里屯二石闸，靳辅所建也，足以减黄济运，且山石夹峙，无夺溜冲决之患，据以入告。帝嘉其留心河务，加道衔，赐花翎。寻予太仆寺少卿职衔，稽核南河要工钱粮。十六年，以年逾八旬，乞休，允之，命来京就养，以

示优恤。后议改建山盱五坝，特命与议。基田疏陈：“旧制尽善，不宜轻改。今仁、义、礼三坝石底损坏，跌成深塘，不得已为变通之计。请将仁、义二坝先改其一，俟大汛果见顺利，再议添所建。拟礼坝先筑草坝，非湖水大涨，不可轻放。”奏入，报闻。十八年，乡举重逢，赐三品卿衔，与鹿鸣宴。寻卒。

吴璥，字式如，浙江钱塘人，吏部侍郎嗣爵子。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侍讲学士，典陕西乡试。五十四年，督安徽学政。召见，高宗因其父曾为总河，询以河务，所对称旨，即日授河南开归陈许道。累迁布政使。五十九年，巡抚出视赈，璥充乡试监临，闻河水暴涨，即出闸驰防，帝嘉之。六十年，署巡抚。

嘉庆二年，楚匪齐王氏犯河南，击走之。复剿息县匪，赐花翎。母忧留任。四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寻实授。请增河工料价，归地粮摊征，诏斥其病民，革职留任。五年，调南河，堵合邵家坝漫口，加太子少保。八年秋，河决衡家楼，命豫筹来年漕运，请疏邳州、宿迁诸闸，於宿迁、桃源交界筑束水草坝，浚淤浅，依议行。又言徐州一带河水宽深而未消落，乃海口壅塞所致，诏相度治之。寻疏陈：“云梯关海口暗滩，尚非全被阻遏。请於黄泥嘴开引河，并挑吉家浦、于家港、倪家滩、宋家尖诸滩。”允之。九年秋，洪湖水涨未消，请缓筑仁、智两坝，以保堰、盱堤工。时东河衡工甫合，清江浦河口水浅阻粮船，上谓清水力弱，由启放仁、智等坝所致，命侍郎姜晟往会筹蓄黄济运。璥与合疏请堵二坝及惠济

闸之钳口坝，使湖水全力东注，刷通河口，并启李工口门，减掣黄水，从之。上终以璫多病，治河不力，虽宥其罪，命解职。十年，授兵部侍郎，调仓场侍郎。

十一年，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因料物例价不敷，请依南河按时价折销，允之。复请岁料帮价归地粮摊征，被严斥，革职留任。寻又以堤堰工需并入衡工善后题销，上切责之。十三年，召回京，授刑部尚书。命偕侍郎托津赴江苏鞫狱，并勘议海口改道，请仍复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从之。复授江南河道总督。十四年，疏陈：“海口应浚，而大堤不坚，旁泄必淤；蓄清为要，而堤坝不复，遇涨必溃。今闸坝无减黄之路，五坝无节宣之方，皆宜急为救治。”诏黾之，令尽心经理。是冬，以海口挑复正河，费用浩繁，不及於次年桃汛前举工，请权宜仍浚北潮河以通去路。十五年春，偕两江总督松筠合疏请修复正河，诏允行；而斥璫无定见，前后矛盾，责其认真督治，不得以事由松筠主持为推诿之地。寻因病乞假，诏解职，俟病痊以六部尚书用。

璫既去任，松筠疏论河工积弊，谓璫与徐端治理失宜，用人不当，垫款九十馀万，恐有冒捏。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劾扬河通判缪元淳浮冒工程款，称：“璫路过扬州，与言厅员营弁不肖者多，往往虚报工程，且有无工借支。前在任六七年，用帑一千馀万，今此数年，竟至三四千万。”诏斥璫知而不奏，命尚书托津等往南河按之，劾王敬失察误工；又浚淮北盐河，未经奏陈，浚后复淤，诏切责，降四级调用，与徐端分赔盐河工程款，命璫赴南河襄办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十七年，补光禄寺卿，累迁吏部侍郎。

十八年，睢州河溢，命赴南河察勘湖河。十九年，授河东河道总督，督治睢工。次年，迁兵部尚书，工竣回京，历刑部、吏部，协办大学士。上以璫练习河务，无岁不奉使出勘河。二十一年，协防东河秋汛。二十二年，勘睢工及山东运河，南河萧南民堰，清江浦御黄、束清诸坝。二十三年，筑沁河漫口。二十四年，筑河南兰阳、仪封及武涉马营坝决口。二十五年，勘南河束清、御黄诸坝及泄水事宜。其间再署河南巡抚，一署河东河道总督。道光元年，以病免。二年，因侍郎那彦宝治河不职降黜，追论王敬与同罪，虽已致仕家居，褫其翎顶。寻卒。

徐端，字肇之，浙江德清人。父振甲，官江苏清河知县。端少随任，习於河事。入赀为通判。乾隆中，河决青龙冈。振甲知涉县，分挑引河，端佐役，大学士阿桂督工，见而器之，留东河任用，授兰仪通判。寻升缺为同知，调睢宁，又调开封下南河。

嘉庆三年，署山东沂曹道。睢州河决，端预筑曹州堤，得无害。四年，擢江西饶州知府，未之任，调江苏淮安。七年，擢淮徐道，丁父忧，与假治丧，仍回任。九年，加三品顶戴，护理东河河道总督。时衡家楼甫塞决，诏以前官王秉韬惜费，嵇承志年衰，修防多疏，责端通筹全河为未雨绸缪之计。端疏陈临河埽工固紧要，无工之地尤须慎防，仁宗韪之。冬，清口水浅阻漕船，端偕尚书姜晟等往视，请展引河，启祥符五瑞坝，分河水入洪湖助清敌黄，清口乃通。寻授江南河道总督。十年，请疏治云梯关沙淤，培筑桃源以下堤工；又请移

建河口束清坝於迤南湖水汇出之处，以资节制；挑清坝外筑束清东坝，对岸张家庄增筑西坝，留口门二十丈，视湖水大小为束展：诏允行。秋，筑义坝。时命侍郎戴均元会筹蓄黄济运，端与合疏请浚王营减坝以下盐河，遇盛涨，相机启放，庶黄减淮强，湖水畅出，堰工亦免著重，从之。

十一年，洪湖异涨，高堰赖新筑子堰抵御，不为害。俄黄水并涨，决盐河民堰，运河东岸荷花塘亦决。以功过相抵，免议。旧制，南河设正副总河，后裁其副；至是授戴均元为河道总督，端副之。秋，河决周家楼，上游郭家房堤埝，命端专治郭家房堵口，四阅月工竣。时黄水由减坝六塘河入海，正河断流，群议改道，上颁示《御制黄河改道记》，命端视察海口。寻以六塘河下游水势散漫，难施工作，复颁示《御制治旧河记》，命端专驻减坝督工。十二年春，工竣，河循故道，加太子少保。秋，海潮上漾，河由陈家浦旁溢入射阳湖归海，请於黄泥嘴建坝，择要疏淤，俾仍故道。

十三年，署正总河。先是端屡言河淤由於海口流缓，宜接筑云梯关外长堤，束水攻沙，未及举。至是两江总督铁保疏申前议，并请培高堰土坡，修补智、礼二坝，以备湖涨；复毛城铺石堤、王营减坝，以节宣黄水：端赞其议。命协办大学士长麟、戴衢亨察视，惟辍毛城铺坝工，改建徐州十八里屯双闸，馀依原议行。夏，湖水涨，端启智、信二坝，不敷宣泄，坏砖工百馀丈，褫翎顶，降三级留任。寻堵合，复之。时黄水由马港口分流，经灌河口归海，命尚书吴璥、侍郎托津会勘，以荷花塘坝工垂成复埝，降端为副总河。十五年，复授河道总督，裁副总河。端始终主复旧海口堵马港，命尚书

马慧裕会同督治。两江总督松筠劾端於河流逢湾取直，以致停淤，上不直其奏，端疏辨，诏松筠无预河务，责端与慧裕速施工，勿游移。寻以洪湖风汛，坏高堰、山盱两厅工甚巨，革职留任。松筠复密陈端祇知工程，不晓机宜，糜帑千万，迄无成功，且恐有浮冒之弊。诏斥端不胜河督之任，革职留工，专任堵筑义坝。十六年，命以通判用，复命治李家楼引河。十七年，工甫竣，病卒。

端治南河七年，熟谙工作。苇柳积堤，一过测其多少。与夫役同劳苦，廉不妄取。河工积弊，端知之，惮於轻发，欲入覲面陈而终不得，以至於败。继之者为陈凤翔，河事遂益敝。

陈凤翔，字竹香，江西崇仁人。誊录，议叙授县丞，发直隶河工，累迁永定河道。嘉庆六年，畿辅大水，河决者四，凤翔从侍郎那彦宝塞决，为仁宗所知。逾年，丁父忧，赐金治丧。后复授永定河道。

十四年，擢河东河道总督，逾年，调南河。时南河敝坏已久，河湖受病日深，诏以蓄清敌黄为急务，其要在修复高堰之堤，责凤翔克期程工，尤以借黄济运为戒。十六年，疏陈急治河口及运河各工，高堰二堤亦次第兴办。寻偕两江总督勒保奏报堵合御黄、钳口两坝，疏末微言：“海口北岸无人烟之地，面面皆水，俟秋间水落，相机办理。”上以上年堵筑马港，两岸皆新堤，北岸地势尤高，明是新决讳饰，责令据实奏闻。适王营减坝土堤又决，诏切责，革职留任。寻奏：“王营减坝旁注，由海口逼紧，水无他路，致有漫溢。请俟水

落，修筑减坝海口，但保南岸，勿筑北岸，以免水逼。”援引高宗谕旨云梯关外勿与水争地，诏以“从前濒海沙滩无居民，今则马港口外现有村落，非昔可比。且水势散漫，河缓沙停，弊不胜数。又凤翔等所绘海口图无村落地名，与十三年吴璥所呈图说不同，河形曲直亦异。”斥凤翔意存朦混，恃才妄作：“前称云梯关外溜势畅达，未挑处刷深至十馀丈，可见海口非高仰；凤翔既未身历其境，今因北岸漫溢，束手无策，反言从前挑筑皆属非计，以相抵塞。”特简百龄为两江总督，与凤翔同勘海口。凤翔谓海口不能畅，下壅故上溃，诿为淮海道黎世序所言；而世序实谓下壅在倪家滩新堤上下，非在海口。及百龄至，亲勘海口深通，惟中段涸成平陆，乃去岁挑河积土河滩，春水漫刷，仍归河内。又拦潮坝放水时，坝根起除未净，阻水停淤，世序屡请筹办，凤翔视为缓图，诏斥因循贻误。会上游绵拐山、李家楼两处漫口，革职留任。

十七年春，礼坝又决，百龄劾：“凤翔急开迟闭，坝下冲动，不早亲勘堵筑，用帑二十七万两有奇；而坝工未竣，清水大泄，下河成灾。”严诏斥凤翔贻误，革职，罚赔银十万两，荷校两月，遣戍乌鲁木齐。寻凤翔诉辨，命大学士松筠、府尹初彭龄按讯，得百龄与凤翔同时批准开坝状；凤翔又讦百龄信任盐巡道朱尔赓额督办苇荡柴料，捏报邀功；谴百龄等，凤翔免枷，仍赴戍，未行，病歿。

黎世序，初名承惠，字湛溪，河南罗山人。嘉庆元年进士，授江西星子知县，调南昌。擢江苏镇江知府。十六年，迁淮海道。与河督陈凤翔争堵倪家滩漫口，由是知名。

十七年，调淮阳道。寻凤翔黜，诏加世序三品顶戴，署南河河道总督，俟三年后果称职，始实授。疏言：“自上年大浚，千里长河，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堵合，云梯关外水深二三丈至四五丈，为近年所未有。而清江浦至云梯关一带，较之河底深通时尚高八九尺。此非人力所能猝办，计惟竭力收蓄湖水，以期畅出。敌黄蓄清之法，在堰、盱二堤，有旨缓办；今年礼坝跌损，宣泄路少，二堤尤应急筑，以资捍卫。”允之。

十八年，以仁、义、礼三坝基坏，请於蒋家坝附近山冈移建三坝，挑引河三道，诏令详议，并饬填实旧坝。寻如议行。因全漕渡黄较早，议叙。疏请加高徐州护城石工，添筑越堤，於清江浦汰黄堤外加重堤，又於骆马湖尾闾五坝迤下添碎石滚坝，并允之。先是百龄拟於清江浦石马头筑圈堤，其湾处对王营，上起御黄坝，下属贴心坝，河宽千馀丈，至此陡束为二百丈，论者以为不便，得不行；世序卒成之。是年秋，睢南薛家楼、桃北丁家庄漫水坏堤，世序跃入河者再。会上游河南睢州决口夺溜，河水陡落，睢、桃两工得补筑无事，诏以世序不能先事预防，降一级留任。睢州决口久未合，黄水全入洪湖。世序力筹宣泄，浚顺清河於清口淤窄处，自束清坝起至御黄坝止，挑引河三，束清、钳口各坝一律辟展，智、仁两坝及蒋坝以南，新挑仁、义两坝引河，并为分减之路。至十九年霜降，安澜，诏嘉世序修防得宜，加二品顶戴。

二十年，疏言：“徐州十八里屯旧有东西两闸，金门宽三丈五尺，不足减水。其西南虎山腰两山对峙，凹处宽二十馀丈，山根石脚相连，可作天然滚坝。北面临河，即十八里屯，

山冈淤土中，剥平山顶，改作临河滚坝。以虎山腰为重门擎托，可期稳固。”允之。夏，洪湖盛涨，拆展束清，御黄两坝，启山盱引河滚坝，清水畅出，会黄东注，刷河益深，特诏嘉奖，赐花翎。

世序治河，力举束水对坝，课种柳株，验土埽，稽垛牛，减漕规例价。行之既久，滩柳茂密，土料如林，工修河畅。南河岁修三百万两为率，每年必节省二三十万。碎石坦坡，自靳辅始用之於高堰，后兰第锡、吴璥、徐端偶一用之；世序始用之於通工，谤言四起，世序力持，卒获其效。二十一年，京察，议叙。二十二年，因御黄坝刷深不能施工，束清坝掣溜太急，亦难稳立，请於旧二坝水浅处添筑重坝，又於束清坝外添建一坝，以为重门钳束，於是比岁安澜，奏减料价一成。

道光元年，入觐，宣宗嘉其劳勩，加太子少保，开复一切处分，赐诗以宠之。二年，京察，复予议叙。四年，卒於官，优诏褒恤，加尚书衔，赠太子太保，谥襄勤，入祀贤良祠。江南请祀名宦建专祠，帝追念前劳，御制诗一章，命勒石於墓。赐其子学淳，主事；学渊，举人；学澄，副榜贡生。

自乾隆季年，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浸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掣，当其事者，无不蹶败。世序澹泊宁静，一湔靡俗。任事十三年，独以恩礼终焉，幕僚邹汝翼，无锡人，世序倚如左右手，欲援陈潢故事，荐之於朝，力辞而止。泾县包世臣号知河事，世序多用其说，惟筑圈堰一事论不合。及创虎山腰滚坝，世臣阻之曰：“河以无溜为至险，攻大埽不与焉。湖以淤底为至险，掣石工不与焉。公谓减黄入湖，为化

险为平。黄缓湖高，吾坐见其积平成险也。两险交至，其祸甚烈。公意在及身，然以忧患贻后世已。”世序初奏亦谓坝成遇不得已乃启，然后实无岁不启。洎嘉庆二十五年，上游河南睢州马营两口既合，阅岁大汛至，清河、安东、阜宁三县境内河水常平堤，而中泓无溜。世序心知其害，忧瘁而卒。后数月，高堰竟决。

论曰：“仁宗锐意治河，用人其慎。然承积弊之后，求治愈殷，窟穴於弊者转益誗张以为尝试。海口改道之说起，纷纭数载而后定。康基田、徐端等皆谙习河事，程功亦仅。至黎世序宣勤久任，南河乃安；而减黄病湖，遂遗隐患。得失之故，具於斯焉。

卷三百六十一

列传一百四十八

刘清 傅鼎 严如煜子正基

刘清，字天一，贵州广顺人。由拔贡议叙，授四川冕宁县丞，擢南充知县，政声为一省之冠。

嘉庆元年，教匪起，清得民心，募乡勇五百人击贼，人乐为用。贼自为民时知其名，遇辄避之。继从总督英善剿达州匪徐天德，数捷，率乡勇罗思举赴贼营谕降罗其清，未得要领；而徐天德与王三槐、冷天禄合陷东乡，二年春，始复之，遂署东乡。进克清溪场，擒贼党王学礼，天德之舅也，言

天德与王三槐皆有归顺意。总督宜绵令清往招三槐，遍历诸贼垒，迎送奉酒食甚谨，宣示招抚，皆听命，夜宿其帐中。三槐随至大营，约期率所部出降，然实藉觐虚实，非真意。届期，三槐诡称於双庙投降，伏匪为掩袭计，官军预设备，击败之。时罗其清、冉文俦并聚方山坪，清偕总兵百祥夺多福山贼垒，会诸路兵攻方山坪，克之。贼窜通江、巴州，与徐天德、王三槐合，清所部乡勇增至千余人，桂涵、李子青等皆骁勇善战，偕诸军击贼，叠有歼获，罗、冉二匪渐蹙。

三年，署广元县事。总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乐坪，未下，复令清往招抚。三槐恃前此出入大营无忌，留随人刘星渠等为质，三槐遂诣军门，勒保奏报大捷，俘三槐至京。廷讯时，言：“官逼民反。”仁宗诘之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曰：“惟有刘青天一人。”刘青天者，川民以呼清也。帝深嘉之，特谕曰：“朕闻刘清官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寻以清治绩战功奏上，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於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

四年，补忠州，加知府衔。参赞额勒登保破冉天元、张子聪於竹峪关，令清於通江、巴州招抚馀匪。自王三槐被诱，诸贼首皆疑惮不敢出；然感清无他，不忍加害，每至贼营，必留宿尽礼，其胁从者先后投出二万馀人，遣散归农，以功加道衔。命随副都御史广兴驻达州治军饷，擢建昌道。五年，冉天元等合诸路贼渡嘉陵江，总督魁伦退守盐亭凤凰山，令清集民团守潼河，上下三百馀里，多浅滩，尽撤防兵；清争之，不可。贼果於太和镇上游王家嘴偷渡，委罪於清。夺职，命

以知县用，留营效力。既而德楞泰破贼，天元伏诛，诸路窜贼旁皇通、巴之间，勒保以清去岁招降成效，责筹安抚。时川匪父子兄弟一家中不尽习教为贼，而奔窜往来，过乡里辄归视。清屯要隘，且剿且抚，遣人问贼首家属有归诚之意者，潜令图之，展转相引，贼遂瓦解。蓝号鲜大川，巴州人，号为狡悍。其族人文炳、路保及党杨似山，清皆厚恤其家，感恩愿效死，乃使文炳劝大川降，不可，且与似山谋杀文炳。似山乘间杀大川，与文炳、路保同降。巴州匪遂灭。六年，以功复原官，仍授建昌道。七年春，破贼於南江五方坪，擒贼首李彬及辛文等，加按察使衔，寻授四川按察使。败蓝号齐国典馀匪於两河口，追擒其党葛成胜。诸匪以次平，大功告蒇，下部议叙。

清在军七年，先后招降三万馀人。有业者归乡里，无业及有业愿从者为乡勇，后立战功者三十馀人。其中苟崇勋、苟文耀、李彬、辛文、李世玉、赵文相，皆贼魁也。崇勋即苟文通，已奏报歼毙而改名。及军事竣，当遣，清以诸人田庐焚荡，骤散将复为贼，临行重犒之。自向富室巨商贷金，人感其诚，多响应。事毕，积逋负至十万。

八年，陕西馀匪自南山窜出栈道，清驰扼广元，遣卒招抚被戕，诏斥轻信纵贼，以前功免罪，命理粮饷及搜捕馀匪、裁撤乡勇。十年，事竣入覲，赐御制诗，有曰：“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时以异数荣之。丁继母忧，去官，服阕，授山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忤巡抚初彭龄，劾其袒护属吏，降四级，以从四品京堂用。清亦自陈不胜藩司之任，诏斥冒昧，降补刑部员外

郎。热河新设理刑司员，以清往，边方草创，多持大体，断狱平允，蒙民亦以青天呼之。

十七年，授山东盐运使。十八年，河南教匪起，山东贼党朱成良等应之，陷定陶、曹县，巡抚同兴恇惧，清自请将兵。承平久，兵习晏安，清蹑草莽先之，以五百人败贼於髡山，复定陶，又败之於韩家庙，殄贼二千，进攻扈家集，纵火焚栅，贼突出皆死，诛贼首朱成良、王奇山，自滑县奔至者并歼焉，两阅月而事平。贼初起时，煽惑甚众，清先解散其胁从，成良势孤不得逞，故得速定。上嘉其以文职身先士卒，特诏褒奖，加布政使衔。寻授云南布政使，仍留旧任。

清性坦率，厌苛礼，不合於上官，又不耐簿书钱谷，遂乞病，上亦知之，改授山东登州镇总兵，调曹州镇。道光二年，以老休致，命在籍食全俸。八年，卒，赐祭葬，祀山东名宦，官其孙炽昌为兵部主事；莹，举人。

傅鼐，字重庵，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山阴。由吏员入赘为府经历，发云南，擢宁洱知县。乾隆末，福康安征苗疆，调赴湖南军营司饷运，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

嘉庆元年，授凤凰厅同知。治当苗冲，会大军移征湖北教匪，降苗要求苗地归苗，当事议允之。鼐知愈抚且愈骄，乃招流亡，团丁壮，於要害筑碉堡，防苗出没。苗以死力来攻，且战且修，阅三年而碉堡成。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御敌，边墙相接百馀里。每警，哨台举铙角，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皆戒严。四年，擒苗酋吴陈受，加知府衔。巡抚姜晟疏荐鼐能胜艰巨，方治镇筸一带荒田，均给丁壮，请俟事竣

送部。时镇筸左、右营黑苗最为边患，五年，踣金塘苗出掠泸溪，偕总兵富志那夜分三路捣其巢，伏兵隘路苟厓岩要击，痛歼之，毙首逆吴尚保，苗始夺气。诏嘉奖，命在任食知府俸。

六年，贵州苗复乱，湖南环苗地东、南、北三面七百馀里，其西二百馀里接贵州，未设备。石岷苗煽十四寨纠湖南苗叛，鼐率乡勇千五百驰赴铜仁。贵州巡抚伊桑阿以招抚戡定上闻，各寨实尚沸然，枪械未缴。总督琅玕至，急檄鼐会剿崖屯沟，黔兵攻其前，鼐夜由山径入，连破五巢。上下湖山峡尤险，夜分兵围攻，至次日克之，火其寨。三日中尽破诸寨，歼苗二千有奇。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伊桑阿因冒功误边伏法，录鼐功，加道衔，总理边务，并命以苗疆道员用。七年，丁父忧，诏鼐办理边防善后，民、苗悦服，难易生手，命留任。初，鼐建议迁永绥城於花园，副将营於茶洞，而贵州方藉永绥为声援，尼其事。至是诏琅玕察奏，乃赴铜仁面陈永绥孤悬苗中，形如釜底，有二难、三可虑；并请移湖南守备於贵州边境螺蛳堡，以为犄角，乃决议移之。既而群苗率众来争，鼐率乡勇深入，苗大集，环之数重，以奇计突围出。寻议勒缴枪械，苗酋石崇四等抗命，并阻丈田，十年，与其党石贵银纠众数千来犯，败之沅都河，追至孟阳冈，歼贼甚众，生擒石崇四、石贵银。是役因贼戕良苗，故得用苗兵深入，战月馀，破寨十六，馀皆乞降，永绥苗遂平。厅属高都、两头羊二寨皆震慑，无敢抗。事闻，予优叙，擢辰沅永靖道。

鼐治苗专用雕剿法，大小百战，所用仅乡勇数千。苗人

於穹山峭壁募越如平地，无部伍行列，伏箐中从暗击明，铕锐且长，随山起伏，多命中。鼐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囊沙轻走，习藤牌闪跃，狭路则用短兵。每战后辄严汰，数年始得精卒千，号“飞队”，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甘苦与共，是以能致死。

先是议兴屯田，上书巡抚高杞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无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挫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馀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逸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屯田多少：凤凰厅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需田三万馀亩；乾州厅碉堡九十馀，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馀亩；保靖县碉堡四十馀，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馀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馀，守丁百，屯田五百馀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馀，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亩；而后边无馀隙，环苗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丁无以守，勇丁非屯田无以贍。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后路同资屏蔽，亦乐捐有馀以补不足。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即其亲族。距边稍远者，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杂处，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何如收驾轻就

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惟执事图之！”於是收叛产分给无业穷苗佃种。

自擒石崇四，馀匪愿返侵地，永绥得万馀亩，乾州、凤凰二厅次之，乃续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赎苗质民田万馀亩，曰“官赎田”。以廩屯官授屯长，给老幼，筹补助，备犒赏，暨岁修城堡、神祠、学校、育婴、养济诸费。复以兵威勒交苗占民田三万五千馀亩，苗自献田七千馀亩。其经费田则佃租变价，屯丁田则附硎躬耕，训练讲武，设屯田守备掌之，辖於兵备道。屯政举，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与官及兵民约曰：“毋擅入苗寨，毋稍役苗夫。”与苗约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糜财，毋挟枪矛寻睚眦酿衅。”请乾、凤、永、保四厅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田字号，加中额一名，苗益感奋。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曰：“傅鼐任苗疆十馀年，锄莠安良，兴利除弊，建碉堡千有馀所，屯田十二万馀亩，收恤难民十馀万户，练兵八千人，收缴苗寨兵器四万馀件；又多方化导，设书院六，义学百，近日苗民向学，革面革心。朕久闻其任劳任怨，不顾身家。今召见，果安详谄练，明日诚实，洵为杰出之才，堪为岩疆保障。其加按察使衔，以风有位。”

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苗人吁留，命每年秋一赴苗疆抚慰边人。鼐在苗疆，设木匭於门，诉者投牒其中，夜出阅之，黎明起视事，剖决立尽。兵民白事，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署布政使。十六年，卒於官，仁宗深悼惜，诏谓：“倚畀方隆，正欲简任疆寄。加恩赠巡抚衔，照赠官赐恤，赐祭一坛。”苗疆

建专祠，祀湖南名宦。光绪中，追谥壮肃。

初，鼐排众议以事攻剿，为大吏所惑，将中以开边衅罪。监司阿意，旁掣其肘，镇筴总兵富志那独保全之。富志那从征金川，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鼐实从受之，卒以成功。鼐歿后，二妾寡居，饘粥不给，其廉操尤著云。

严如煜，字炳文，湖南溆浦人。年十三，补诸生，举优贡。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

乾隆六十年，贵州苗乱，湖南巡抚姜晟辟佐幕，上平苗议十二事，言宜急复乾州，进永绥，与保靖、松桃、镇筴声势可通。攻乾州道泸溪，必先得大小章。大小章者，故土司遗民，名曰仡佬，骁健，与苗世仇。如煜募能仡佬语者往，开示利害，挟其酋六人出，推诚与同卧起，乃送质，率其属阳投乾州为内应，约一举破贼，因黔师牵掣未果。次年，卒赖其众，救两镇兵於河溪。后复平陇，战花园，皆为军锋。大小章於大府檄或不受，必得如煜手书始行云。

嘉庆五年，举孝廉方正。廷试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如煜对几万言，略谓：“军兴数载，师老财匮。以数万罢惫之众，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中。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何由弭？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仁宗亲擢第一。次日，召诣军机处询屯

政，复条上十二事。召见，以知县发陕西。下其疏於三省大吏，令采行。

六年，补洵阳，县在万山中，与湖北边界相错，兵贼往来如织。时方厉行坚壁清野，如燧於筑堡练团，措置尤力。贼至无可掠，去则抄其尾。又择坚寨当冲者，储粮供给官军。徐天德、樊人杰败於张家坪，因马鞍山阻其前，故不得窜。杨遇春破张天伦，亦赖太平寨夹击之力。以功加知州衔，赐花翎。八年，击湖北逸匪於蜀河口，斩王祥，擒方孝德，晋秩同知直隶州。新设定远厅，即以如燧补授。九年，建新城，复於西南百馀里黎坝、渔渡坝筑二石城为犄角。治团如洵阳，贼至辄歼，先后擒陈心元、冯世周。丁母忧，大吏议留任，辞不可，服阕，十三年，补潼关厅。寻擢汉中知府。兵燹后，民困兵骄，散勇逸匪，心犹未革。如燧联营伍，立保甲，治堡寨，问民疾苦。兴劝农事，行区田法，教纺织，使务本计。修复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门、杨填二堰，各灌田数万亩，他小堰百馀，皆履勘浚治，水利普兴。复汉中书院，亲临讲授。於华州渭南开谕悍回，缚献亡命数十人；於宁羌解散湖北流民；於城固擒教首陈恒义；皆治渠魁，宽胁从。令行禁止，人心帖服，南山遂大定。

道光元年，擢陕安道。会廷议川、楚、陕边防建设事宜，下三省察勘，以如燧任其事，周历相度，析官移治，增营改汛，建城口、白河、砖坪、太平、佛坪五厅，移驻文武。奏上，报可。如燧尝言：“山内州县距省远，多推诿牵掣。宜仿古梁州自为一道及明郧阳巡抚之制，专设大员镇抚，割三省州县以附益之，庶势专权一，可百世无患。”以更张重大，未

竟其议。三年，宣宗以如燧在陕年久，熟於南山情形，任事以来，地方安靖，特诏嘉奖，加按察使衔，以示旌异。巡抚卢坤尤重之，采其议增厅治於盩厔、洋县界，增营汛於商州及略阳；檄勘全秦水利，於沔、泾、浚、渭诸川，郑白、龙首诸渠，规画俱备。社仓、义学，亦以次推行。五年，擢贵州按察使，未到官。六年，入觐，仍调陕西，抵任数日而卒，赠布政使。陕民请比朱邑桐乡故事，留葬南山，勿得，乃请祀名宦。湖南亦祀乡贤。

如燧自为县令至臬司，皆出特擢。在汉中十馀年不调，得成其镇抚南山之功。宣宗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将大用，已不及待。为人性豪迈，去边幅，泊荣利，视之如田夫野老。於輿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措施略见所著书。尝佐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又有《三省边防备览》，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汉中府志》及《乐园诗文集》。

子正基，原名芝，字山舫。副贡生。少随父练习吏事。道光中，官河南知县，有声。擢郑州知州。治贾鲁河，息水患。河决开封，正基佐守护。治河兵狱，雪其冤，得河兵死力，城赖以完。母忧归，服闋，补奉天复州。兴屯练，捕盗有法，民杀盗者勿论。奉天治吏素弛，府尹下所属，以正基为法。盗风为戢。引疾去。江南大吏疏调，擢授常州知府。二十九年，大水，勘灾勤至，郡人感之，输钱二十馀万助赈，全活甚众。累署淮扬道、按察使。咸丰初，侍郎曾国藩、吕贤基交章荐之，命赴广西治军需，授右江道。擢河南布政使，留广西。时

粤匪披猖，将帅齟齬，师久无功。正基曲为调和，疏论其事，谓：“师克在和，事期共济。统兵大帅与地方大吏，宜定纷更不齐之势，联疏阔难合之情。布德信以服人心，明功罪以扬士气。勿因贼盛而生推诿，勿因兵单而务自救，勿以小忿而不为应援，勿以偶挫而坐观成败。庶逆氛可殄，大功可成。”时以为说言。二年，桂林围解，赐花翎。寻随大军赴湖北，时武昌初复，命驰往抚恤难民，署湖北布政使。调广东，复赴广西清核军需。内召授通政副使，迁通政使。七年，引疾归，卒。

论曰：乱之所由起与乱之所由平，亦在民之能治否耳。教匪起於官逼民叛，其间独一得民心之刘清，卒赖以招抚，助诛剿之成功。征苗其烦大兵，而未杜乱源，傅鼐乃以一厅一道之力，剿抚兼施，岩疆绥定。南山善后，严如煜始终其事，化榛莽为桑麻。此其功皆在一时节钺之上，光於史策矣。

卷三百六十二

列传一百四十九

方积 朱尔汉 杨護 廖寅
陈昌齐 朱尔赓额 查崇华

方积，字有堂，安徽定远人。拔贡生。以州判发四川，补阆中知县，署梁山。达州东乡贼起，梁山当其冲，贼犯县境，营白兔山守兵溃。积以一百人据小山为疑兵，贼不敢进。筑

寨二百餘所，令人自為守。他縣流民依集者三十餘萬人，賊至無所掠食，屢出奇兵擊走之。堅壁清野之法，蓋自梁山始。既而萬縣寶靈寺賊起，越境剿平之，又助大兵殄伍文相於石坝山，却林亮功於望牛埡，弑亮功弟廷相，賜花翎。擢寧遠知府，仍留駐梁山，凡四年。至嘉慶六年，諸路賊漸平，調夔州，繼劉清為建昌道。涼山生番叛，率師討平之。未几，里塘正土司索諾木根登殺副土司，奪其印，副將德寧兵為所困。積單騎往，密授旧頭目希拉工布方略，以其眾破之。历川北道、盐茶道，擢按察使。馬邊、峨眉岭諸夷結梁山生番盜邊，積偕提督丰紳由馬邊三河口凿山深入，克六拔夷巢，遂出赤夷間道，進攻岭夷十二地。浹旬之間，每戰皆捷。曲曲烏助逆死拒，潛師出其后，殄之。迁布政使。

積官四川二十餘年，馳驅殆遍，山川風土，瞭然於胸，用兵輒獨當一面。及任藩司，僚屬多故交，一無瞻徇。清節自勵，尤為時稱。卒於官，祀名宦。

朱尔汉，字丽江，順天大興人。少為戶部吏。乾隆中，官甘肅靖遠典史，母忧去官。服闋待次，時平涼回酋田五作亂，尔汉与通判吳廷芳、知縣黃家駒守靖遠城，賊來攻。靖遠回豪哈得成等期夜半為內應，尔汉得其情，令守者悉登城不得下，至哈得成家，陽科其谷餉軍，因拘之；分遣人誘擒城下賊，賊之雜守者在城上已數十人，縣役鉄光保最為劇賊，猝擒之。角聲起，扼城上賊無脫者，外賊覺，遂引去。由是以知兵聞，擢隆德知縣。徙底店寨降回，擢涇州直隸州知州。擒教匪劉松，擢巩昌知府。

嘉庆元年，教匪起，蔓延三省。二年，四川贼尤炽，总统宜绵驻达州，檄尔汉参军事。是时王三槐踞方山坪，白岩山者，地险固，贼渠林亮功、樊人杰屯山上，与方山坪为声援。将军舒亮、提督穆克登布屯山前之韩彭坳，尔汉兵三百、乡勇三千屯山后之排亚口。排亚口之上曰金凤观，曰草店，曰鸭坪，一日尽攻克之。复进，有木栅当隘，不见贼，惟以犬守。兵跃攀栅，贼自崖旁斫伤之，鸣锣掣旗，左右贼大至，尔汉虑断后路，退师。先是与韩彭坳诸师为期，中道而止，贼得专力山后，故不克。既而奉节贼千馀来援，败之，擒贼渠邱广福。岩贼久困欲走，倾巢来犯，战一昼夜不得路，仍退。尔汉攻之三阅月，搏战被创，乃回巩昌。

三年，运麦十万石饷军，行至成县，贼渠高均德来夺，败之於格楼坝，擒其党李德胜。四年，张汉潮犯秦州，尔汉赴成县会剿。巩昌警至，驰还，贼已据城东鸳鸯河，夜掠贼卡而入，城守始固，以功擢巩秦阶道。生番铁布者，居西倾山中，众十馀万，乘教匪猖獗，时出盗内地。尔汉以铁布未叛乱，且地险，一构兵非数年不能平。铁布奉回教，乃召其阿浑谕之，於是来首者踵至。一日书姓名一纸，曰：“此铁布党也。又出一图，曰：盗巢及要隘尽於此。分遣百馀人捕之，悉就擒，铁布遂定。六年，川、楚、陕贼渐蹙，馀贼多窜甘肃，率兵扼剿，凡数十战皆捷。八年，甘肃匪平，上功最，赐花翎。

尔汉有识断，能得人死力，奴客悉以兵法部之。自出仕即在行间，后遂与教匪相终始。用兵有法，所用乡勇侯达海，侍卫李荣华，武举刘养鹏，千总邹坤、桂攀桂皆操刺勇健善

战，故所至有功。寻调广东肇罗道，擢广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二年，卒於官。

杨護，字迈功，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总办秋审，执法平。内监讼其弟妻，護按律杖赎守夫墓。和坤方总刑部，意有所徇，驳诘之，護面争。坤叱曰：“司员敢尔！”護厉声曰：“司员主稿，知为刑狱得其平耳！何叱焉？”和坤不能夺。及護败，擢员外郎。仁宗召见，嘉其有守，命解饷四十万两赴四川济军。川、陕大吏交章论荐，授陕西延榆绥道。时三省清厘叛产，抚恤难民，事方殷，诏责疆吏慎选公正大员如護及刘清者任其事。護周历田野，综核不苟，民渐复业。巡抚秦承恩檄府县募民补伍，護曰：“农工商贾各有其业，若预选送营，旷日失业，与抽丁何殊？”议乃寝。调甘肃平庆泾固盐法道。

嘉庆九年，擢安徽按察使，捕六安州匪刘成巨置诸法。十三年，迁江宁布政使。淮、扬大水，乘舫艣历灾区访问疾苦，渡湖几覆，灾黎感之。寻以失察山阳知县王仲汉冒赈，坐褫职。诏護查赈认真，平日实心办事，留河工效力。复起用，历淮海道、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二十二年，擢浙江巡抚。未几，坐临海民殴差酿大狱，降四品京堂；复不俟代去任，降礼部郎中。引疾归。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加四品卿衔。卒，年八十五。

廖寅，字亮工，四川邻水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家贫，不能常试礼部，十二年中，仅再至都。以大挑知县官河南，署

叶县。时教匪方炽，叶当冲，寅抚民不扰。民有从逆者，捕其魁乃定。长子思芳有武略，省父至叶，任以守卫事。诏捕教首刘之协，久不获。一日，思芳巡历近郊，见二人縶马坐树下语，异之，归戒门者伺状。俄二人入城饮肆中，有识之者，其一即之协。寅趣思芳往与杂坐，出不意缚之，鞫得实，械至都伏法。特擢江苏镇江知府。浚丹阳九曲河，筑闸，以时启闭，民便之。擢江西吉南赣道，兼管关榷，正税外无多取，吏胥奉法。会南昌煽乱，捕首恶置法。安远复乱，单骑往谕，解散党与，耆民等缚其魁以献，事遂平。历署布政使、按察使。嘉庆十六年，迁两淮盐运使。恤灶丁，治私梟，盐课渐增。河北滑县教匪起，总督百龄檄寅往徐州协守御。会捕逆匪刘第五，误系同姓名者，坐失察降调，上念其擒刘之协功，许捐复原职。以老病归，遂卒。

思芳少时居乡治团练，从军数有功，官至江苏候补道。在叶手擒刘之协，名闻天下。后以捕刘第五获罪下狱，寻赦之。

陈昌齐，字宾臣，广东海康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中允。大学士和珅欲罗致之，昌齐以非掌院，无晋谒礼，不往。大考，左迁编修。寻授御史，迁给事中。

昌齐主海邦，习洋盗情状。上疏论剿捕事，略曰：“洋匪上岸，率不过一二百人，陆居会匪助凶行劫。沿海居民皆采捕为生，习拳勇，谙水势，匪以利诱，往往从匪。可以为盗，即可用以捕盗。宜令地方官明示，有能出洋剿捕，或遇匪上岸，歼擒送官验实者，船物一概充赏。被诱从匪者。能擒盗

连船投首，免罪。则兵力所未及，丁壮亦必图赏力捕。仍令地方各官稽户口，编保甲，以清其源。於各埠访拿济匪粮物，各市镇严缉代匪销赃，俾绝水陆勾通之路。庶几洋面肃清，地方宁谧。”

嘉庆九年，出为浙江温处道。时海寇蔡牵肆扰，昌齐修战舰，简军伍，募人出海绘浙、闽海洋全图，纤悉备具。每牒报贼情及道里远近稍有虚妄，必指斥之。与提督李长庚深相结纳，俾无掣肘，鞠海盗必详尽得其情。德楞泰奉命按阅闽、浙，议申海禁，谓不数月盗可尽毙。昌齐曰：“环海居民耕而食者十之五，馀皆捕鱼为业。若禁其下海，数万渔户无以为生，激变之咎谁任之？”德楞泰改容称善。在任五年，以鞠狱迟廷，部议镌级。江南、福建大吏辟调，皆不往。归里，主雷阳粤秀讲席。修通志，考据详核，著书终老焉。

朱尔赓额，原名友桂，字白泉，汉军正红旗人，裔出明代。王父孝纯，工诗古文，有异才，由四川知县历官至两淮盐运使。

朱尔赓额纳赉为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出为江安粮道。两江总督苏凌阿阉人为和珅旧奴，恣睢用事，廉得其状，白而逐之。从总督赴安徽察治刘之协逆党，株连数百人，多所省释。署安徽布政使，引疾归。以母老乞改京秩，授户部郎中。和珅奴刘全之婿号槟榔蒋者，倚势夺民产，讼於部，刑责不稍贷。西贾利旗产，噤言官疏陈，使得与汉民通售买，下部议，啖以重贿，却之，持不可。大学士朱珪管部，闻而重之。故事，自告改京官，不外用。珪荐其才守可

大受，复出为广东潮州知府。海盗方张，朱溃尤黠悍，乃亲历海壖，治乡团，调镇兵千守沿海，断内奸接济。溃粮绝，屡败走台湾，潮盗胆落，因其穷蹙解散之。盗魁黄茂高、许云湘、王腾魁、杨胜广、黄德东、关兆奎受抚，选其强干者编入练勇。会匪李崇玉踞惠、潮山谷中，时游弋海上，使降人招之自首，朱溃部众亦有来投者。会以母忧去，未竟其事，服阕，补云南曲靖。

嘉庆十四年，百龄为两广总督，疏请调朱尔赓额广东，擢高廉道，署督粮道，剿匪事一以倚之。勘海口炮台旧在山上，发炮辄从桅顶过，悉改建於山麓，屡碎盗舰，挫其锋。暂改运盐由陆，撤红单船入内港，以杜接济。戒并海郡县严断水米，如在潮州时。匪势渐蹙，用旧降人招郭学显就抚。未几，郑一妻与张保仔率众逾万泊虎门，要总督亲至海口面议，文武噤莫敢决，朱尔赓额独进曰：“保仔自知罪大，众多无粮，拂其请，将死斗。请撤兵卫，单舟迳诣，谕以恩威，必可集事。”先遣南海、番禺两令往传命，使熟筹而志坚。翌晨，从百龄登舟，行四十里，见列舰数百，夹水如衢，举炮迎，声震城中。请总督过舟，叱之曰：“保仔当泥首乞命，如仍骄肆迟疑，无死所矣！”迨晡，保仔登舟，请留三千人招西路贼乌石二，不听则擒之以自赎，许之，给米千石慰遣。保仔乃使余众登岸受抚，自起旋出洋。群谓其所散皆罢弱，自留精锐，得米将不可制，笑应之曰：“此不必以口舌争。”至期，保仔果诱乌石二至高州，诛之。海盗悉平，以功获优叙，赐花翎。寻调署南诏道。

十六年，河决李家楼，特命百龄为两江总督治河事，调

朱尔赓额为江南盐巡道。至则佐百龄定计，接筑洪泽湖口束清坝，逼溜刷深太平河，使水有所归。次年，李家楼决口合龙，新筑格堤遏水与大堤平。初，当事主守格堤，奉严旨，失守者从军法。至是见事危急，请改守大堤，听河溜穿格堤而下，免旁泄之险。又新筑减坝受水攻，展侧上游筑斜坝挑水，数日坝根挂淤乃稳固。所筹措工事悉合机宜。苇荡营久为弊藪，樵兵空额无人，营员领帑，临时雇募，并目专其利。又为滩棍所持，荡料归滩棍者十五六，归并目者十二三，归工用者十一二，岁仅得苇十数万束。百龄檄朱尔赓额督治其事，乃请以荡地不产柴者给樵兵，人四十亩，给牛具籽种，建棚厂以居，荡始有兵。浚沟渠便筏出入，采运始及远，建衙署俾营员常年驻荡，民挟制偷窃者有禁，荡始有官。受事之年，采足正额二百四十万束。於是滩棍之利尽失，厅员得料抵价，少所沾润，皆不便之。适有船兵中途改束，斤重不敷，八厅藉欲撼摇全局。百龄悉其奸，偕河督察讯，朱尔赓额往勘定十七年新苇，每束箍口以二尺八寸为率，增旧三寸，估右营得苇八百万束；会署江宁布政使，未及估左营。时河督陈凤翔为百龄所劾，自诉於朝，命尚书松筠、侍郎初彭龄按讯，牵及苇荡事。厅员荧说，噉验尾帮，舟载馀苇九百束，据其重率，以衡已收三百万束之数，斥为不足，遂被劾虚糜钱粮，苦累樵兵，遣戍伊犁。时论冤之。

朱尔赓额因百龄前劾凤翔词不尽实，狱无结正，愿以身任，遂不辩。在戍六年，放还，久之，卒。

查崇华，字九峰，安徽泾县人。少孤，游福建佣书。久

之，福州将军魁伦辟佐幕，甚见信任。魁伦劾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即命署总督，治其狱。闽地瘠苦，历任大吏责供张无艺，所属罗织大户勒贿，民不堪命，至是贪酷之吏悉伏辜。崇华名闻於时。纳贖为通判，留福建。

嘉庆十四年，海盗蔡牵平，以功赐花翎。朱渥欲归诚，未决，崇华只身至海舶，谕以祸福，遂受降。十七年，署台湾淡水同知。高妈达妖言惑众，捕获，讯得刘林、祝现谋以次年闰八月望在京师举事，四方起应之。崇华牒请奏闻，大吏以其语不经，置之，仅以传教罪诛高妈达。至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果有林清、祝现之变，刘林者即林清别名也。自高妈达伏法，福建匪党已解散，得无事。寻以道员谒选，授河南南汝光道。教匪巨魁刘松久在逃，悬缉十馀载，侦知潜匿安徽宿州传教，捕获之。母忧去官。

道光二年，补陕西凤邠道。值大军征张格尔，调驻嘉峪关治军需。自川、楚军兴，将吏习於糜费，崇华一主核实，以内地马驼出关不耐寒苦，关外有台站应付，长雇徒糜刍秣，悉罢之，节帑甚巨。凡三署按察使，治狱明慎。以老乞归，卒。

论曰：剿平教匪。不独赖将帅戮力，一时守土之吏，与有劳焉。最显者为四川刘清，而方积亦倡行坚壁清野，保障一方，后复屡定番乱，蜀人与清并称。他如朱尔汉之保巩昌，杨馥之清叛产、抚难民，廖寅之擒刘之协，皆卓有建树。陈昌齐、朱尔赓额於治海寇并具谋略，而朱尔赓额功尤显矣。查崇华预发林清逆谋，为疆臣所格；及管西征军需，以撙节称，故同著於篇。

卷三百六十三

列传一百五十

曹振鏞 文孚 英和 王鼎
穆彰阿 潘世恩

曹振鏞，字俪笙，安徽歙县人，尚书文埴子。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三等，高宗以振鏞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嘉庆三年，大考二等，迁少詹事。父忧归，服阕，授通政使。历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十一年，擢工部尚书。《高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八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二十五年，仁宗崩，枢臣撰遗诏，称高宗诞生於避暑山庄，编修刘凤诰知其误，告振鏞，振鏞召对陈之，宣宗怒，谴罢枢臣。寻命振鏞为军机大臣。宣宗治尚恭俭，振鏞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道光元年，晋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三年，万寿节，幸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十五老臣，振鏞年齿居末，特命与宴绘像。四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六年，入直南书房。七年，回疆平，晋太子太师。八年，张格尔就擒，晋太傅，赐紫缰，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振鏞具疏固辞，诏凡军机大臣别绘一图，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御制赞曰：“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

勤克慎，首掌丝纶。”亲书以赐之。十一年，以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

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自缮遗疏，附摺至十余事。上震悼，诏曰：“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於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丑。其予谥文正。”人祀贤良祠。擢次子恩浚四品卿。

振镛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於疵累忌讳，遂成风气。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驾谒诸陵及秋猕木兰，每命留京办事。临雍视学，命充直讲。恩眷之隆，时无与比。数请停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世以盐筴起家，及改行淮北票法，旧商受损，振镛曰：“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卒赞成，世特以称之。

文孚，字秋潭，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监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从那彦成赴陕西治军需。八年，随扈秋猕，校射中四矢，赐花翎。十一年，以在直勤，擢四五品京堂，授内阁侍读学士。历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命履勘绥远城浑津、黑河硷地改征，及大青山牧场馀地招垦事。十三年，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疏言：“青海蒙、番，重利轻命。自来命盗诸案、一经罚服，怨仇消释。若必按律惩办，不第犯事之家仇隙相寻，被害者心

反觖望，相习成风，不可化诲。溯蒙、番内附以来，雍正十一年大学士鄂尔泰等议纂番例颁行，声明俟五年后始依内地律例办理。乾隆年间叠经展限，兹复奉命详议。臣以为番、民纠结滋扰，或情同叛逆，或关系边陲大局，自应从严惩办。若其自相残杀及盗窃之案，向以罚服完结，相安已久。必绳以内地法律，转恐愚昧野番，群疑滋惧，非绥服边氓之道。”疏入，下军机大臣议行。

十六年，召回京，授镶白旗满洲副都统。偕内阁学士阮元勘议山西盐务，疏请停止吉兰泰盐官运，改并潞商引额，以潞引之有馀，补吉课之不足，吉盐许民捞贩，限制水运至皇甫川而止，下部议行。寻授内阁学士，迁刑部侍郎。十八年，缘事降调，予二等侍銜，命赴山东治军需。复授内阁学士，历山海关副都统、马兰镇总兵、锦州副都统。二十年，召授刑部侍郎。二十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偕侍郎帅承瀛赴山东鞫狱，并勘兰仪决口，督浚引河。次年春，竣工，予议叙。调户部，又调工部，擢左都御史。宣宗即位，以枢臣撰拟遗诏不慎，先后罢直，文孚独留。道光二年，命往陕西按鞫渭南民柳全璧殴毙人命狱，论知县徐润受人嘱托、疏脱正凶、事后得赃，枷号两月，遣戍伊犁；升任西安知府邓廷桢偏执枉纵，讯无贪酷，革职免发遣；巡抚朱勋失察，议革职，降四五品京堂。四年，《仁宗实录》成，加太子太保。

南河阻运，诏责减黄蓄清；至十一月洪湖水多，启坝而高堰、山盱石工溃决，命文孚偕尚书汪廷珍驰往按治，奏劾河督张文浩於御黄坝应闭不闭，五坝应开不开，湖水过多，致石工掣塌万馀丈，请遣戍伊犁；两江总督孙玉庭徇隐回护，交

部严议。议於御黄坝外添建三坝，钳束黄流。坝内外及束清、运口各坝两岸筑纤道，多作土坝，挑浚长河，帮培堤身，以利漕行。速挑引河，引清入运；堵闭束清坝，杜黄入湖；又议覆侍郎朱士彦条陈五事，由河臣勘办。疏上，并依议行。命文孚等回京，责严烺、魏元煜办理，而引黄济运仍不得要领，河、漕交困。

八年，回疆底定，首逆就擒，晋太子太傅，赐紫缰，绘像紫光阁，御制赞有“和而不同，公正以清”之褒。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四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十五年，转文渊阁大学士。以疾请解职，优诏慰谕，许罢直军机。十六年，致仕。二十一年，卒，赠太保，谥文敬。

英和，字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尚书德保子。少有隼才，和坤欲妻以女，德保不可。乾隆五十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洎仁宗亲政，知其拒婚事，嘉焉，遂向用。累迁内阁学士。五年，授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六年，充内务府大臣，调户部。以不到旗署为仪亲王所纠，罢副都统。七年，直南书房。扈蹕木兰，射鹿以献，赐黄马褂。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九年，帝幸翰林院，赐一品服，加太子少保，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时诏稽巡幸五台典礼，英和疏言教匪甫平，民未苏息，请俟数年后再议，上嘉纳之。寻自请独对，论大学士刘权之徇情欲保荐军机章京袁煦，上不悦，两斥之。遂罢直书房、军机，降太仆寺卿。历内阁学士，理藩院、工部侍郎。

数奉使出按事，河东盐课归入地丁，而蒙古盐侵越内地，命偕内阁学士初彭龄往会巡抚察议。疏言：“非禁水运不能限制蒙盐，非设官商不能杜绝私贩。请阿拉善盐祇由陆路行销，河东盐仍改商运。吉兰泰盐池所产亦招商运办。”事详《盐法志》。兼左翼总兵，复为内务府大臣。十二年，偕侍郎蒋予蒲查南河料物加价，议准增添，仍示限制，从之。复直南书房。十三年，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户部、武英殿。进《高宗圣训》庙号有误，坐降调内阁学士。寻迁礼部侍郎。十八年，随扈热河，会林清逆党为变，命先回京署步军统领。擒林清於黄村西宋家庄，实授步军统领、工部尚书。滑县平，复太子少保。

十九年，将开捐例，廷议不一。偕大学士曹振鏞等覆议，独上疏曰：“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大捐为权宜之计，本朝屡经举行。但观前事，即知此次未必大效。窃以开捐不如节用，开捐暂时取给，节用岁有所馀。请嗣后谒陵，或三年五年一举行，民力可纾。木兰秋狝，为我朝家法，然蒙古迥非昔比，亦请间岁一行，於外藩生计所全实大。各处工程奉旨停止，每岁可省数十万至百馀万不等。天下无名之费甚多，苟於国体无伤，不得任其糜费。即如裁撤武职名粮，未必能禁武官不役兵丁，而骤增养廉百馀万，应请敕下部臣详查正项经费外，历年增出各款，可裁则裁，可减则减，积久行之，国计日裕。至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新疆岁支兵饷百数十万，为内地之累，其地金银矿久经封闭，开之而矿苗旺盛，足敷兵饷；各省矿厂，亦应详查兴办。又户部入官地亩，请严催升科，於国用亦有裨益。”疏入，诏以名

粮已饬核办，开矿流弊滋多，仍依众议，豫工事例遂开。是岁调吏部，复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五年，宣宗即位，命为军机大臣，调户部。宣宗方锐意求治，英和竭诚献替。面陈各省府、州、县养廉不敷办公，莫不取给陋规，请查明分别存革，示以限制。上采其言，下疆吏详议，而中外臣工多言其不可，诏停其议，遂罢直军机，专任部务。道光二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仁宗实录》成，加太子太保。五年，洪泽湖决，阻运道，河、漕交敝，诏筹海运，疆臣率拘牵成例，以为不可。英和奏陈海运、折漕二事为救时之计，越日复上疏，略谓：“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而任事诸臣未敢议行者，一则虑商船到津，难以交御；一则虑海运既行，漕运员弁、旗丁、水手难以安插。”因陈防弊处置之策甚悉。诏下各省妥议，仍多诿为未便，惟江苏巡抚陶澍力行之，拨苏、松、常、镇、太五属漕米，以河船分次海运。六年八月，悉数抵天津，上大悦，诏嘉英和创议，予议叙，特赐紫缰以旌异之。

张格尔犯回疆，英和疏陈进兵方略，筹备军需，并举长龄、武隆阿可任事，多被采用。七年，奏商人请於易州开采银矿，诏斥其冒昧。调理藩院，罢南书房、内务府大臣。未几，坐家人增租扰累，出为热河都统。八年，命勘南河工程。回疆平，复太子少保。授宁夏将军，以病请解职，允之。

初，营万年吉地於宝华峪，命英和监修，尝从容言汉文帝薄葬事，上称善，议於旧制有所裁省，工竣，孝穆皇后奉安，优予将叙。至是地宫浸水，谴责在事诸臣。诏以英和始

终其事，责尤重，夺职，籍其家。逮讯，得开工时见有石母滴水，仅以土拦，议设龙须沟出水，英和未允状，讞拟大辟，会太后为上言不欲以家事诛大臣，乃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并褫职。十一年，释回，复予子孙官。二十年，卒，赠三品卿衔。

英和通达政体，遇事有为，而数以罪黜。屡掌文衡，爱才好士。自其父及两子一孙，皆以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子奎照，嘉庆十九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缘事夺职，复起为左都御史；奎耀，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后为南河同知。奎照子锡祉，道光十五年进士，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官长芦盐运使。

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少贫，力学，尚气节。赴礼部试至京，大学士王杰与同族，欲致之，不就。杰曰：“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服除，授编修。两以大考升擢，累迁内阁学士。十九年，授工部侍郎。仁宗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调吏部，兼署户部、刑部。二十三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复谕曰：“朕初意授汝督抚，今管顺天府尹，犹外任也。且留汝在京，以备差往各省查办事件。”自是数奉使出按事鞫狱。二十四年，调刑部，又调户部。

道光二年，河南仪工奏销不实，解巡抚姚祖同任，命鼎偕侍郎玉麟往按，暂署巡抚。疏陈：“仪工用款至办奏销，与部例成规不符。乃以历办物料、土方价值，合之豫省成规，互

相增减，於稽料、引河等款增销一百三十万，夫工、麻斤各款减销一百三十万，虽有通融，银数仍归实用。惟八子钱一款，以银易钱，多於旧价，每两提八十文充入经费，而於各员应缴之银，一并扣算，实违定制。”疏入，命核实报销，而薄谴祖同。是年，擢左都御史，父忧归。五年，服阕，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

浙江德清徐倪氏因奸谋毙徐蔡氏狱三年不决，按察使王维询因自尽，巡抚程含章与按察使祁埏鞠之，甫得情而犯妇在监自缢。宣宗特命鼎典乡试，就治其狱，廉得徐故富家，以狱破其产，官吏多受贼，勾结朦庇，致狱情涛幻。悉发其覆，置之法，浙人称颂焉。六年，授户部尚书。八年，回疆平，以赞画功，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芦盐积疲，商累日重，命鼎偕侍郎敬征察办。议以：“盐务首重年清年款，先将节年带征厘剔，现年正款不难按数清完。道光二年以前未完银九百馀万为旧欠，三年以后未完银为新欠，缓旧征新。请以堰工加价二文，半解部充公，半抵完商欠。新欠抵完，续抵旧欠。芦商生息帑本内，直隶水利、赵北口两项非经费岁需，请停利三年。限满加一倍利，本息同征。旧有拨缴水利帑本一百十七万两，请停征三年。自道光十一年起，岁征十万两，五万完旧本，五万完新本，以恤商力。近年商力疲乏，不能预买生盐，存坨新盐多涵耗。请每包加盐十三斤，俾资贴补。从此款目既清，庶经久可行。”又请免缴嘉庆十七年加价交官半文未完银一百八十四万馀两。疏入，并允行。十年，芦商呈请调剂，复命鼎及侍郎宝兴往按。鼎以前次清查，传集各商详询定议，皆称可免亏累

积压，虽因银价渐昂，尚不致遽形亏折，遂议驳。时淮盐尤敝，两江总督陶澍疏陈积弊情形，命鼎偕宝兴会同筹议。中外论盐事者，多主就场征税。疏言：“详核准纲全局，若改课归场灶，尚多窒碍。惟有就旧章大加厘剔，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藉口，似较有往辙可循。拟定章程十五条，曰：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核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又请裁撤两淮盐政，改归总督办理，以一事权。并诏允行。陶澍得锐意兴革，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十一年，署直隶总督。十二年，管理刑部事务。十五年，协办大学士，仍管刑部，直上书房。十八年，拜东阁大学士。二十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夏，河决祥符，命偕侍郎慧成往治之，寻署河督。议者以水势方涨，不宜遽塞，请迁省城以避其冲，鼎持不可，疏言：“河灌归德、陈州及安徽亳、颍，合淮东注洪泽湖，湖底日受淤。万一宣泄不及，高堰危，淮、扬成巨浸，民其鱼矣！无论舍旧址、筑新堤数千里，工费不貲，且自古无任黄水横流之理。请饬户部速具帑，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愿执其咎。”具陈民情安土重迁、省垣可守状。初至汴城，四面皆水，旦夕且圯，躬率吏卒巡护，获无恙。洎工兴，亲驻工次，倦则寝肩舆中。次年二月，工竣，用帑六百万有奇。前此马营工用一千二百馀万，仪封工用四百七十五万，原议以仪工为率。及蒞事，加增百馀万，然事艰於前，微鼎用节工速，不能如是。叙功，晋太子太师。积劳成疾，命缓程回京。

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病。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卒暴，命取原稿不得，於是优诏悯惜，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后陕西巡抚请祀乡贤，特诏允之。

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於人。卒之日，家无馀赀。子沆，道光二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广泰，嘉庆中，官内阁学士，迁右翼总兵。坐自请兼兵部侍郎衔，夺职。

穆彰阿，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大考，擢少詹事。累迁礼部侍郎。二十年，署刑部侍郎。因一日进立决本二十餘件，诏斥因循积压，堂司各员并下严议，降光禄寺卿。历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充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以漕船滞运，两次命署漕运总督。召授工部尚书，偕大学士蒋攸钰查勘南河。洎试行海运，命赴天津监收漕粮，予优叙。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逾年，张格尔就擒，加太子少保。授军机大臣，罢内务府大臣，直南书房。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历兵部、户部尚书。十四年，协办大学士。承修龙泉峪万年吉地，工竣，晋太子太保，赐紫缰。十六年，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

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时禁烟议起，宣宗意锐甚，特

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英吉利领事义律初不听约束，继因停止贸易，始缴烟，尽焚之，责永不贩运入境，强令具结，不从，兵衅遂开。则徐防御严，不得逞於广东，改犯闽、浙，沿海骚然。英舰抵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由则徐启衅。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一徇敌意，不设备，所要求者亦不尽得请，兵衅复起。先后命弈山、奕经督师，广东、浙江皆挫败。英兵且由海入江，林则徐及闽浙总督邓廷桢、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以战守为敌所忌，并被严谴，命伊里布、耆英、牛鉴议款。二十二年，和议成，偿币通商，各国相继立约。国威既损，更丧国权，外患自此始。

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文宗自在潜邸深恶之，既即位十阅月，特诏数其罪曰：“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必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渐施其伎俩。英船至天津，犹欲引耆英

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命林则徐赴粤西剿匪，又言‘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托之重？第念三朝旧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从宽革职永不叙用。其罔上行私，天下共见，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不得已之苦衷，诸臣其共谅之！”诏下，天下称快。咸丰三年，捐军饷，予五品顶戴。六年，卒。

子萨廉，光绪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礼部侍郎。

潘世恩，字艺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嘉庆二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和珅以其青年上第有才望，欲招致之，世恩谢不与通。以次当迁，和珅抑题本六阅月不上。仁宗亲政，乃擢侍讲学士。一岁三迁至内阁学士，历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督云南、浙江、江西学政。十七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母忧归，服除，以父老乞养，会其子登乡举，具疏谢，坐未亲诣京，降侍郎。帝鉴其孝思，仍允终养，居家十载。

道光七年，父丧服阕，补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授工部尚书，调吏部。十三年，超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东阁大学士，调管工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太保。十八年，晋武英殿大学士。二十八年，以八十寿晋太傅，赐紫缰。其明年，引疾，迭疏乞休，温诏慰留，仅解机务。三十年，文宗即位，复三

疏，始得予告，食全俸，留其子京邸。咸丰二年，乡举重逢，诏就近与顺天鹿鸣宴。次年，复与恩荣宴。四年，卒，遗亲王奠醑，入祀贤良祠，谥文恭。

世恩历事四朝，迭掌文衡，备叨恩遇。管部务，安静持大体。黑龙江将军请增都尔特六屯，议地当游牧，开垦非计，不可许。言官奏山东盐课请归地丁，议山东场灶半毗连淮境，一归地丁，听民自运自销，必为两淮引课之累，不可行。

在枢廷凡十七年，益慎密，有所论列，终不告人。海疆事起，林则徐所论奏，廷议多赞之；及穆彰阿主抚，世恩心以为非，不能显与立异。迨咸丰初诏举人才，世恩已在告，疏言林则徐历任封疆，有体有用，请征召来京备用，并荐前任台湾道姚莹，文宗黜之，於罪穆彰阿时犹举其言。次子曾莹，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由编修官至吏部侍郎。孙祖荫，自有传。

论曰：守成之世，治尚综核，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况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蠹兆於其间，驭之无术，措置张皇，而庸佞之辈，转以弥缝迎合售其欺，其召乱可幸免哉？宜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关键已。英和才不竟用，王鼎忠贞致身，文孚、潘世恩皆恪恭保位者耳。

卷三百六十四

列传一百五十一

阮元 汪廷珍 汤金钊

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祖玉堂，官湖南参将，从征苗，活降苗数千人，有阴德。

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懋勤殿，迁詹事。五十八年，督山东学政，任满，调浙江。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

嘉庆四年，署浙江巡抚，寻实授。海寇扰浙历数年，安南夷艇最强，凤尾、水澳、箬黄诸帮附之，沿海土匪勾结为患。元征集群议为弭盗之策，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五年春，令黄岩镇总兵岳玺击箬黄帮，灭之。夏，寇大至，元赴台州督剿，请以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并调粤、闽兵会剿。六月，夷艇纠凤尾、水澳等贼共百餘艘，屯松门山下。遣谍间水澳贼先退，会飓风大作，盗艇覆溺无算，餘众登山，檄陆师搜捕，擒八百餘人。安南四总兵溺毙者三，黄岩知县孙凤鸣获其一，曰伦贵利，磔之。九月，总兵岳玺、胡振声会击水澳帮，擒歼殆尽。土匪亦次第歼抚。浙洋渐清，而餘盗为蔡牵所并，闽师不能制，势益炽，复时犯浙。李长庚已擢提督，元集费与造霆船成，配巨炮，数破牵於海上。八年，奏建昭忠祠，以历年捕海盗伤亡将士从祀。盗首黄葵集

舟数十，号新兴帮，令总兵岳玺、张成等追剿，逾年乃平之。偕总督玉德奏请以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数逐蔡牵几获，而玉德遇事仍掣肘。十年，元丁父忧去职，长庚益无助，复与总督阿林保不协，久无成功，遂战歿。

十一年，诏起元署福建巡抚，以病辞。十二年，服阕，署户部侍郎，赴河南按事。授兵部侍郎，复命为浙江巡抚，暂署河南巡抚。十三年，乃至浙，诏责其防海殄寇。秋，蔡牵、朱溃合犯定海，亲驻宁波督三镇击走之，牵复遁闽洋。时用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为两省提督，协力剿贼，元议海战分兵隔贼船之策，专攻蔡牵。十四年秋，合击於渔山外洋，竟殄牵，详得禄等传。元两治浙，多惠政，平寇功尤著云。

方督师宁波时，奏请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有联号弊，为言官论劾，遣使鞠实，诏斥徇庇，褫职，予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累迁内阁学士。命赴山西、河南按事，迁工部侍郎，出为漕运总督。十九年，调江西巡抚。以捕治逆匪胡秉耀，加太子少保，赐花翎。二十一年，调河南，擢湖广总督。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

二十二年，调两广总督。先一年，英吉利贡使入京，未成礼而回，遂渐跋扈。元增建大黄滗、大虎山两炮台，分兵驻守。迭疏陈预防夷患，略曰：“英吉利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之船坚炮利，技长於水短於陆。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倘违例禁，即宜随机应变，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我禁，非我轻启衅也。”诏勅以德威相济，勿孟浪，勿莠懦。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洋船夹带鸦片烟，劾褫行商顶带。二年，英吉利护货兵船泊伶丁外洋，与

民斗，互有伤毙，严饬交犯，英人扬言罢市归国，即停其贸易。久之折阅多，托言兵船已归，俟复来如命。乃暂许贸易，与约船来不交犯乃停止。终元任，兵船不至。元在粤九年，兼署巡抚凡六次。

六年，调云贵总督。滇盐久敝，岁绌课十馀万，元劾罢蠹吏，力杜漏私；盐井衰旺不齐，调剂抵补，逾年课有溢销，酌拨边用。腾越边外野人时入内地劫掠，而保山等处边夷曰傜，以垦山射猎为生，可用，乃募傜三百户屯种山地，以御野人，即以溢课充费，岁有扩充。野人畏威，渐有降附者。十二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车里土司刀绳武与叔太康争斗，协官求助，檄镇道击走之，另择承袭乃安。越南保乐州土官农文云内洪，严边防勿使窜入，亦不越境生事，寻文云走死。诏嘉其镇静得大体。十五年，召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十八年，以老病请致仕，许之，给半俸，濒行，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乡举重逢，晋太傅，与鹿鸣宴。二十九年，卒，年八十有六，优诏赐恤，谥文达。入祀乡贤祠、浙江名宦祠。

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

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汪廷珍，字瑟庵，江苏山阳人。少孤，母程抚之成立。家中落，岁凶，饘粥或不给，不令人知。母曰：“吾非耻贫，耻言贫，疑有求於人也。”力学，困诸生十年，始举於乡。成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大考，擢侍读。未几，迁祭酒。六十年，以事忤旨，降侍讲。嘉庆元年，直上书房。大考，擢侍讲学士。母忧归，服阕，补原官。七年，督安徽学政。任满，复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皆留任。

廷珍学有根底，初为祭酒，以师道自居。选《成均课士录》，教学者立言以义法，力戒摹拟剽窃之习。及官学政，为《学约》五则以训士：曰辨涂，曰端本，曰敬业，曰裁伪，曰自立。与士语，谆谆如父兄之於子弟。所刻试牒，取《易》修辞之旨曰《立诚编》。十风为之一变。万载棚民入籍，旧分学额，后裁之，土客诟讼久不决；廷珍请复分额，争端乃息。十六年，授礼部侍郎。复直上书房，侍宣宗学。十八年，典浙江乡试，留学政，任满回京。二十二年，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擢左都御史，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四年，仁宗六旬万寿，庆贺期内遇孝慈高皇后忌辰，部臣未援故事疏请服色，坐率忽，降侍郎。逾年，复授礼部尚书。

道光二年，典会试，教习庶吉士。车驾谒陵，命留京办事。三年，宣宗释奠文庙礼成，临幸辟雍，诏曰：“礼部尚书汪廷珍蒙皇考简用上书房师傅，与朕朝夕讲论，非法不道，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朕亲政后，畀以尚书之任，尽心厥职，於师道、臣道可谓兼备。今值临雍，眷怀旧学，加太子太保。子报原，以员外郎即补用，示崇儒重道之意。”四年，《仁宗实录》成，赐子报闰主事，孙承佑举人。南河高堰溃决阻运，上以廷珍生长淮、扬，命偕尚书文孚往勘，劾河督张文浩、总督孙玉庭，谴黜有差。疏筹修浚事宜，交河督办理。五年，回京，协办大学士。七年，卒，上震悼，优诏赐恤，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命大阿哥赐奠，赐银千两治丧，谥文端。江苏请祀乡贤，特诏允之。

廷珍风裁严峻，立朝无所亲附。出入内廷，寮案见之，莫不肃然。自言生平力戒刻薄，凡贪冒谄谀有不忍为，皆守母教。大学士阮元服其多闻渊博，劝著书，廷珍曰：“六经之奥，昔人先我言之，更何以长语相溷？读书所以析义，要归於中有所主而已。”服用朴俭，或以公孙弘拟之，笑曰：“大丈夫不以曲学阿世为耻，而徒畏布被之讥乎？”后进以文谒，言不宗道，曰：“异日恐丧所守。”属官有例送御史者，持不可，曰：“斯人华而不实，何以立朝？”后皆如所言，人服其精鉴。

汤金钊，字敦甫，浙江萧山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

士，授编修。十三年，入直上书房。金钊端谨自持，宣宗在潜邸，甚敬礼之。母忧服阕，擢侍讲，督湖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复直上书房。典江南乡试，留学政，诏勉以训士不患无才，务培德，经学为本，才藻次之。金钊阐扬诏旨，通诫士子。会匪以祸福煽惑乡愚，金钊著《福善辨》，刊发晓谕。徐州俗悍，武生不驯者，绳之以法。迁礼部侍郎，任满，仍直上书房。

宣宗即位，调吏部，益向用。时用尚书英和议，命各省查州县陋规，明定限制。金钊疏言：“陋规皆出於民，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畏上知之治其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为例所应得，势必明目张胆，求多於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况名目碎杂，所在不同，检察难得真确，转滋纷扰。无论不当明定章程，亦不能妥立章程也。吏治贵在得人，得其人，虽取於民而民爱戴之，不害其为清；非其人，虽不取於民而民嫉仇之，何论其为清？有治人无治法，惟在督抚举措公明，而非立法所能限制。”会中外大臣亦多言其不便，金钊疏入，上手批答曰：“朝有诤臣，使朕胸中黑白分明，无伤於政体，不胜欣悦！”予议叙。

道光元年，兼署户部侍郎。两江总督孙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尽去，议请八折征收，学政姚文田、御史王家相皆奏言不可。金钊既同部臣议覆，复疏争曰：“康熙中奉永不加赋之明诏，此大清亿万年培养国脉之至计也。前有议加耗米及公费银者，户部以事近加赋议驳。今淮其略有浮收，不肖者益无顾忌，而浮收且多於往日，虽告以收逾八折即予严参，然前此逾额者何尝不干严谴，卒不闻为之减少，独於新定之额，

恪遵而不敢逾，此臣之所不敢信也。在督抚奏定之后，不虑控告浮收；在州县纵有发觉，又将巧脱其罪。是限制仍同虚设，徒为盛朝开加赋之端，臣窃惜之！”疏入，下江、浙督抚妥议，事乃寝。寻以吏部事繁，罢直上书房。典江南乡试，道经铜山，见运河支渠为黄流淤塞，岁苦潦，回京奏请疏浚，如议行。二年，典会试，调户部，父忧归。六年，服阕，署礼、工二部及仓场侍郎，仍直上书房，授皇长子奕纬读。实授户部侍郎。七年，连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上方倚畀，迭命赴山西、直隶、四川、湖北、福建鞠狱按事，四年之中，凡奉使五次。所至持法明慎，悉当上意。充上书房总师傅，调吏部尚书。十一年，皇长子遘疾不起，忌者因以激上怒，罢总师傅，降兵部侍郎。逾两年，复自左都御史授工部尚书，转吏部。连典江南、顺天乡试。十六年，陕西巡抚杨名颺被劾，命偕侍郎文庆往按，暂署巡抚；又往四川按事，名颺复与臬司互讦，得其冒工庇属状，劾罢。会京察，以奉使公明，予议叙。又赴张家口、太原鞠狱。十八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调吏部。

十九年，命按事安徽、江苏、浙江。自禁烟议起，海疆久不靖。林则徐既罢，琦善主抚，复不得要领。金钊素不附和议，与穆彰阿等意龃龉。一日召对，上从容问广东事可付诸何人，金钊以林则徐对，上不悦。至二十一年，事且益棘，诏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亦未果用之。未几，有吏部司员陈起诗规避仓差，金钊还其呈牒禁勿递，为所讦，坐降四级调用。逾年，授光禄寺卿。以衰老乞罢，住京养病，许以二品顶戴致仕。久之，上仍眷念，二十九年，皇太后之丧，

具疏上慰，赐头品顶戴。咸丰四年，重宴鹿鸣，加太子太保。六年，卒，诏以尚书例赐恤，谥文端。

金钊自为翰林，布衣脱粟，后常不改。当官廉察，负一时清望，虽被排挤，卒以恩礼终。子修，通政司副使。

论曰：阮元由词臣出膺疆寄，竟殄海寇；开府粤、滇，绥边之绩，并有足称；晚登宰辅，与枢臣曹振镛异趣，惟以文学裁成后进，世推耆硕。汪廷珍、汤金钊正色立朝，清节并著；金钊虽以直言被摈，宣宗终鉴其忠诚，易名曰“端”，胥无愧焉。

卷三百六十五

列传一百五十二

觉罗宝兴 宗室敬征 宗室禧恩
陈官俊 卓秉恬

觉罗宝兴，字献山，隶镶黄旗。嘉庆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入直上书房。十八年，仁宗幸热河，林清逆党突入禁城，宝兴散直，至东华门与贼遇，急入告警。宣宗方在上书房，闻警戒备，贼不得逞。上还京，擢宝兴内阁学士。十九年，授礼部侍郎。以事忤旨，诏斥宝兴不学，降大理寺卿，罢直书房。复坐部刊《科场条例》误“高宗”为“高祖”，降二级调用。寻予三等侍卫，充吐鲁番领队大臣。

道光二年，召为大理寺少卿。复因事降通政司参议，历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出为泰宁镇总兵。八年，授理藩院侍郎，调兵部。迭命偕户部尚书王鼎察治长芦、两淮盐务，筹议整顿，详《王鼎传》。十年，出为吉林将军，疏言：“松花江西岸、辉发河北岸旧例封禁，其馀闲旷山场均设卡伦，惟许兵丁打捕牲畜，以备贡品。民人无照，私出挖参斫木者，查拿治罪。”又言：“伯都讷珠尔山荒田先后开垦五千二百六十二晌，其租息请自道光十五年为始，以其半分赏兵丁，半存备报修工程。此外尚有可垦荒地五万六千馀晌，作为官荒，将来奏请招佃征租。乌拉凉水泉已垦七万三千九百馀晌，请拨二道河东二万晌，以七成给乌拉总管衙门，三成给协领衙门，资为津贴。馀未垦地五万三千馀晌，亦作官荒。”并从之。调盛京，又调成都。

十七年，署四川总督，逾年实授。时马边、越嶲边外夷匪数出为患。十九年，疏言：“御边之策，不外剿、抚、防三者。抚之之道，在施於平时，断无失利之后转而就抚之理。比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为今计者，以修边防为急务，陈防边五事：一、增兵额，请於马边增兵千二百，雷波、普安、安阜、越嶲、宁越各增兵八百，峨边、屏山各增兵四百；一、改营制，请以绥定协副将移驻马边厅城，游击、都司以下各增设移驻有差；一、筑碉堡，飭各厅县因地制宜，多修堡寨，责令各集团练，官给抬炮，督率教演，择要隘筑炮台，增设大炮；一、定期巡阅，岁春夏之交，建昌道赴越嶲、峨边，永宁道赴马边、雷波、屏山，周历巡阅各一次，秋冬责成提督与建昌总兵分赴巡行察勘边隘；一、优奖边吏，马边、越嶲

两厅同知，请三年俸满，以题调选缺知府升补。”疏下议行。言官论奏四川提督应如湖南例，半年驻越嶲等处。宝兴议：“马边、越嶲相距辽远，请於春秋夷匪出没之时，提督往驻马边、峨边、雷波三厅，建昌总兵往驻越嶲、宁越。”又言：“越嶲边防以大路为重，麦子营、利济站均应增驻弁兵，乾沟诸汛应酌量移撤，分设於马日桢诸处。越嶲、宁越两营相距颇远，声势不能相及。前请以建昌左营游击移驻大菩萨地，远在宁越之东，而越嶲营参将复与游击不相统属。请越嶲、宁越适中之界牌楼，以建昌镇右营都司移驻，专管麦子营、利济站两汛。”并从之。

先是宝兴以马边诸厅县增设防兵，筹议边防经费，请按粮津贴，计可征银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防兵之需。每岁经费，即以馀银七十万两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贴病民，拨部帑银百万。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炳瀛奏：“四川前买义田，遍及百馀州县，若更以数十万帑银於各州县买田收租，膏腴将尽归公产。请限於四厅近边地收买，安置屯防。”下宝兴妥议，疏言：“边防完竣，用银二十二万两有奇，以三十七万发盐茶各商，岁得息三万七千馀两，足敷增设练勇饷械之需。馀银四十万，听部拨别用。”遂罢买田议。二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留四川总督任。时大学士琦善、协办大学士伊里布相继罢，在朝满洲大臣鲜当上意，故有是授。二十六年，入覲，命留京管理刑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元旦，加恩年老诸臣，加太保。十月，卒，年七十二，谥文庄。

宗室敬征，隶镶白旗，肃亲王永锡子。嘉庆十年，封辅

国公，授头侍卫，兼委散秩大臣、副都统。十九年，授内阁学士，兼銓仪使，充总族长。二十二年，失察宗室海康等习红阳教，褫职，谪居盛京。寻予四等侍卫，乾清门行走。道光初，累迁工部侍郎，授内务府大臣，调户部。八年，偕尚书王鼎察治长芦盐务，奏定归补帑课章程，详《王鼎传》。十二年，南河奸民陈堂等盗决于湾官堤，命偕尚书朱士彦往勘。疏陈：“诸口已合，坝下尚未闭气，间有蛰陷。陈堂等听从逸犯陈端纠众，以为从例问拟，疏防各官遣戍。通判张懋祖赔修坝工不实，罚赔枷号。覆勘湖河各工，请择要兴修，高堰、山盱卑矮石工，分年改砌碎石；信坝补还石工，智坝、仁河、义河坝改修石底；里河福兴闸塌卸，急筑；扬河西岸加高砖工，改抛碎石。”并从之。又会同两江总督陶澍议定淮盐票引兼行，言官所论官票运私、侵碍畅岸、争占马头三者皆可无虑，诏如原议行。

十四年，授左都御史。偕侍郎吴椿勘浙江海塘，疏言：“念里亭至尖山柴工尚资御溜，石塘仍当修整，镇海及戴家桥汛议改竹篓，块石不如条石坦水旧法为坚实。乌龙庙以东，冬工暂缓。”回京，擢兵部尚书，调工部。十五年，以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安龙泉峪，诤日不慎，罢尚书、都统，仍充内务府大臣。十六年，署户部侍郎，累迁工部尚书，兼都统。东河总督栗毓美多用砖工，御史李莼言其不便，命敬征偕莼往勘。疏陈：“已办砖工尚属整齐，舆论谓保滩护崖可资其力。水深溜急之处，不及埽工巩固，抢办险工，未可深恃。请停止烧砖，改办碎石。”从之。十八年，调户部。

二十二年，南河扬河漫口，水由灌河入海。有议即改新

河，河督麟庆以河流未定，遽难决议，命敬征偕尚书廖鸿荃往勘。疏言：“改河之议，在因势利导。今查灌河海口至萧庄口门三百六十馀里。新河正溜，由六塘出达灌口，其下游东北一百十里，滔滔直注。惟当潮涨时，黄水相逼，壅阏不前，而上游自口门至响水口二百馀里，支流忽分忽合，必须两岸筑堤束水，方免汎滥。计工长三百馀里，经费难筹。且中河运道为黄流横截，不得不移塘灌运。清水本弱，仍恃借黄以济。空船引转需时，重运更形艰滞。是移塘乃权宜之计，常年行之，恐妨运道。旧黄河自萧庄迄旧海口四百二十馀里，尾闾宽畅。自漫口断流，河身益淤。若挽归故道，堵口挑河，共费五六百万，较改河筑堤撙节实多。请定明岁春融兴工，俟军船回空后筑坝合龙。”诏如议行。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三年，偕侍郎何汝霖赴南河勘工，又赴河南察视中河厅漫口。疏陈筑坝挑河工费需银五百十八万两，较祥符工费为节省，允之。二十五年，奏：“河南下北河厅庙工，乃北岸七厅适中之所，河臣宜常年驻此，便於控制。”诏河督每於伏汛前移驻庙工，立冬后仍回济宁。寻坐濫保驻藏大臣孟保，降内阁学士。未几，复授工部尚书。又坐濫保科布多参赞大臣果勒明阿，褫职。三十年，署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咸丰元年，卒，诏念前劳，予一品衔，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惠。子恒恩，左副都御史；孙盛昱，自有传。

宗室禧恩，字仲蕃，隶正蓝旗，睿亲王淳颖子。嘉庆六年，赐头品顶戴，授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十年，晋御前侍卫，兼副都统、銮仪使、上驷院卿，转奉宸院卿，迁内阁

学士。十八年，擢理藩院侍郎。二十年，授内务府大臣，调户部侍郎。二十五年，仁宗崩於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匿硃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命在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上行走。

道光二年，擢理藩院尚书。时哈萨克部众潜聚乌梁海，议迁徙安置，增设卡伦。吏部尚书松筠谳习边事，上每垂询，禧恩因以谕之。松筠素坦率，遂代删改疏稿。禧恩怒，以上闻，松筠坐越职干预被谴。寻调工部，仍兼署理藩院尚书。六年，调户部。八年，加太子少保，署吏部尚书。九年，随扈盛京，诏念睿亲王多尔沓数定大勋，加恩后裔，赐禧恩双眼花翎。

十二年，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命禧恩偕盛京将军瑚松额督师，未至，总督卢坤、提督罗思举已平之，歼金龙。禧恩素贵倨，奉命视师，意气甚盛，嫌诸将不待而告捷，谓金龙死未可信。思举以金龙焚骸及佩物为证，议始息。广东瑶匪赵仔青窜入湖南，率提督徐步云、总兵曾胜追剿之；偕巡抚吴荣光疏陈善后事。湖南既定，而两广总督李鸿宾剿连山瑶，阅半年，军屡挫。诏逮鸿宾，以禧恩署总督，由湖南进兵。遣步云、胜等先后破贼，擒首逆邓三、盘文理，毁其巢。甫一月，诸瑶乞降。诏嘉其奏功迅速，赐三眼花翎，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班师，途次丁母忧，温谕慰之。

十三年，孝慎皇后薨，命理丧仪，坐议礼征引违制，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寻复授理藩院尚书。以生日受属员馈送，为御史赵敦诗所劾，疏辩得直，敦诗坐谴。十四年，因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太保。调兵部尚书，

兼署礼部户部。十八年，诏以南苑牲畜不蕃，禧恩久管奉宸苑，废弛疏懈，罢其兼领。寻得员司积弊状，尽罢诸兼职，降内阁学士。二十二年，署盛京将军，授理藩院侍郎，留将军署任。英吉利内犯，海疆戒严，命治盛京防务。既而和议成，疏陈善后十事，并巡洋章程，如议行。

二十五年，以病解职。坐失察内地民人越朝鲜界垦地，削公爵，降二等辅国将军。三十年，起署马兰镇总兵、密云副都统。咸丰元年，召授户部侍郎。二年，擢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藩院事。寻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禧恩自道光初被恩眷，及孝全皇后被选入宫，家故寒素，赖其资助，遂益用事。遍膺禁近要职，兼摄诸部，凌轹同列，人皆侧目。后晚宠衰，禧恩亦数获谴罢斥。文宗即位，乃复起，不两年登协揆焉。

陈官俊，字伟堂，山东潍县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二十一年，入直上书房。大考二等，擢洗马，累迁右庶子。典陕西乡试，督山西学政。道光元年，命各省明定陋规，中外臣工多言窒碍，官俊亦疏陈不可行，诏嘉之，予议叙。会密谕留心察访官吏贤否、政治得失，官俊恃曾直内廷为宣宗所眷，意气甚张。寻迁侍讲学士，命回京，仍直上书房。山西巡抚成格追劾官俊在学政任殴差买妾，妄作威福，大开奔竞。上以官俊於殴差买妾已自承不讳，曾荐举魏元烺、邱鸣泰，人材尚不缪；惟所述太监往河东查访盐务控案，事出无稽，解职就质，命长龄道出山西，传旨面诘成格，亦以不能指实引咎，遂两斥之。

官俊降编修，罢直上书房。连典贵州、江西乡试，历中允、祭酒、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十六年，授礼部侍郎，调吏部。十九年，擢工部尚书。东陵郎中庆玉侵帑籍没，主事全孚予告，多所寄顿。事觉，语由官俊闲谈漏泄，回奏复讳饰，诏斥失大臣体，褫职。二十一年，起为通政使。历户部、吏部侍郎，管理三库。擢礼部尚书，调工部。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官俊再起，历典乡会试、殿廷御试，每与衡校。充上书房总师傅。编修童福承素无行，直上书房授皇子读。给事中陈坛劾之，语及福承为官俊妻作祭文，措词过当。福承谴黜，诏斥官俊容隐不奏，罢总师傅，议降三级调用，从宽留任。二十九年，卒，优诏赐恤，称其心田坦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惠。赐其孙厚钟、厚滋并为举人。

官俊初直上书房，授宣宗长子奕纬读，宣宗嘉其训迪有方。后皇长子逾冠而薨，上深以为恫，故遇官俊特厚，屡获咎而恩礼始终不衰。

子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编修。咸丰中，助军饷，加侍讲学士衔。后在籍治团练，守城，赈饥，赐二品顶戴。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卓秉恬，字静远，四川华阳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年甫逾冠，授检讨。典陕西乡试。十八年，改御史，历给事中，章疏凡数十上。论盗风未息，由捕役与盗贼因缘为奸，捕役藉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民间控告，官不为理，盗贼结恨，又召荼毒；直隶之大名、沧州，河南之

卫辉、陈州，山东之曹州、东昌、武定，江苏之徐州最甚，请饬实力禁惩。巡漕山东，履勘泰安、兖州各属，探浚新泉四十三处，定名勒石。历鸿胪寺少卿、顺天府丞。

二十五年，疏言：“由陕西略阳迄东至湖北郧西，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宁羌迄南而东，经四川境至湖北保康，谓之巴山老林。地皆硗瘠，粮徭极微。无业游民，给地主钱数千，即租种数亩数岭。岁薄不收则徙去，谓之棚民。良莠莫辨，攘夺时闻。一遇旱涝，一二奸民为之倡，即蚁附蜂起。州县以地方辽阔，莫能追捕，遂至互相容隐。迨酿成大案，即加参劾，事已无济。且事连三省，大吏往返咨商，州县奉文办理，恒在数月之后。与其即一隅而专谋之，何如合三省而共议之。请於扼要之地，专设大员控制。”宣宗深韪之，诏下三省会议，未果行，仅将边境文武酌就要地改驻添设。

道光四年，调奉天府丞，丁父忧去。服阕，历太仆寺、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内阁学士，典江南乡试。十五年，迁礼部侍郎，调吏部。督浙江学政。擢左都御史，召还京，兼管顺天府尹事。历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历管兵部、户部、工部，赐花翎。咸丰五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秉恬兼管京尹最久，凡十有八年。时九卿会议，一二王公枢相主之，余率占位画诺。秉恬在列，时有辩论，不为用事者所喜。子耘，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论曰：自设军机处，阁臣不预枢务。始犹取名德较著者

表望中朝，继则旅进旅退之流，且以年资眷睐，驯跻鼎铉矣。宝兴号嫺吏事，而蒙簠簋不饬之声；敬征数视河工，差著劳勩；禧恩、陈官俊并恃恩私，崛而复起；卓秉恬以言官进，视缄默自安者稍表异焉。

卷三百六十六

列传一百五十三

孙玉庭 蒋攸钰 李鸿宾

孙玉庭，字寄圃，山东济宁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一年，出为山西河东道，父忧去，服阕，补广西盐法道。嘉庆初，就迁按察使，历湖南、安徽、湖北布政使，举发道员胡齐仑侵冒军需，诏嘉之。

七年，擢广西巡抚，调广东。安南国王阮光缵为农耐、阮福映所逼，叩关乞内避，命玉庭驰赴广西察办。福映已灭光缵，遣使纳款，玉庭疏陈其恭顺，请受之。寻福映请改国名曰南越，仁宗疑之。玉庭言：“不可以语言文字阻外夷向化之心。其先有古越裳地，继并安南。若改号越南，亦与中国南粤旧名有别。”乃报可。广东海盗日横，玉庭议防急於剿，请增兵严守口岸，禁淡水米粮出海以制之。寻调广西，十年，复调广东。时总督那彦成专意招抚，玉庭意不合，疏陈其弊，谓：“盗非悔罪，特为贪利而来。官吏贪功，不惜重金为市。阳避盗名，阴撓盗实。废法敛怨，莫此为尤。”上韪其言，那彦成由是获罪。

十三年，英吉利兵船入澳门，总督吴熊光但停贸易，未遣兵驱逐，上斥畏葸，罢熊光，调玉庭贵州。寻百龄至粤，追论熊光，且劾玉庭不以实入告，坐罢归。已而予官编修，在文颖馆行走。十五年，授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调浙江。二十年，英吉利贡使不愿行跪拜礼，廷议以其倔强，遣之。会玉庭入觐，面奏驭夷之道：“妄有干求，当折以天朝之法度；归心恪顺，不责以中国之仪文。”反覆开陈，上意乃解。

二十一年，擢湖广总督。未几，调两江。漕、盐、河为江南要政，日臻疲累。玉庭久任封圻，治尚安静，整顿江西、湖北引岸缉私，筹款生息，津贴屯丁，减省漕委，随事为补苴之计，稍稍相安。宣宗即位，特加太子少保衔。时用尚书英和言，清查直省陋规，立以限制，下疆臣议久远之法。玉庭疏言：“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果督抚两司皆得人，则大法小廉，自不虞所属苛取病民；非然者，虽立限制，仍同虚设，弊且滋甚。各省陋规，本干例禁。语云：‘作法於凉，其弊犹贪。’禁人之取犹不能不取；若许之取，势必益无顾忌。迨发觉治罪，民已大受其累。府、厅、州、县禄入无多，向来不能不藉陋规为办公之需，然未闻准其加取於民垂为令甲者，诚以自古无此制禄之经也。伏乞停止查办，天下幸甚。”疏入，诏褒其不愧大臣之言。道光元年，授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是年入觐，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帝询淮盐疏销之策，玉庭言：“汉口为淮南售盐总岸，向来船到随时交易，是以畅销。自乾隆中立封轮法，挨次轮售，私盐乘间侵越。”因牒陈六害，请复旧章，从之。又言漕粮浮收不能禁革，不如明与八折为便。御史王家相奏言事类加赋，侍郎姚文田、汤金钊亦论之，

事遂寢。然州县困於丁费，浮收仍难禁绝，胥吏上下其手，专累良懦，因玉庭议不行，疆臣不敢复请；至同治初，始定漕耗，卒如玉庭议。

四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留任如故。会高家堰决，河督张文浩遣戍，部议玉庭革职，诏念前劳，宽之，留任。寻复以借黄济运无效，褫职，予编修休致。户部复劾其不行海运，而河病运阻，责偿滞漕剥运费十之七，命留浚运河。工竣，回籍。十四年，重宴鹿鸣，加四品顶戴。寻卒，年八十有三。

子善宝，以举人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官至江苏巡抚；瑞珍，道光三年进士，由翰林官至户部尚书，谥文定。孙毓淮，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毓汶亦以一甲二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自有传。曾孙楫，咸丰二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顺天府尹。四世并历清要，家门之盛，北方士族无与埒焉。

蒋攸锬，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入关，居宝坻。乾隆四十九年，成进士，年甫十九，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初，迁御史，敢言有声，受仁宗知。五年，出为江西吉南赣道，署按察使。八年，广昌斋匪廖干用作乱，攸锬率兵平之。疆臣上其功，会丁母忧去。十年，特起署广东惠潮嘉道，历江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十四年，调江苏，就擢巡抚。调浙江，擢江南河道总督，以不谙河务辞，诏回原任。

十六年，擢两广总督。严於治盗，遴勤干文武大员驻广、肇、韶、连诸郡居中之地，分路搜截，飭州县官赴乡劝导耆

老，使境内不得藏奸，举劾严明，吏皆用命。历擒匪盗七百馀名，自首者许自新，特诏褒奖。十八年，应诏陈言，略曰：“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变出意外，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夫鬬冗之酿患，与贪酷等。窃以为方今急务，莫先於察吏，而欲振积习，必用破格之劝惩。凡贪酷者固应严参，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勿俟大计始行核办。其有勤能者，即请旨优奖。果道、府、州、县得人，则祸乱之萌自息。”次年，又上疏曰：“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闻近来司员少卓著之才，由於满洲之荫生太易，汉员之捐班太多。请飭部臣随时考核，其不宜於部务者，以同知、通判分发各省，使练民事，部曹亦可疏通。今之人才沉於下位者多矣，请飭大臣荐达，择其名实相副者擢用。抑臣更有请者，任事之与专擅，有义利之分，若任事而以专擅罪之，人皆推诿以自全矣。协恭之与党援，有公私之别，如协恭而以党援目之，人且立异以远嫌矣。此近今之积习，为大臣者当力除之。至翰林儒臣，务在崇正学，黜浮华，养成明体达用之才，不必以文章课殿最。科道为耳目之官，敷陈能否得体，纠劾是否为公，询事考言，难逃洞鉴。其有卓越清正者，当由京堂而擢卿贰，与翰詹参用。用人之道，因才因地因时，臣下无可市之恩，君上有特操之鉴。人无求备，政在集思，此之谓也。”疏入，上嘉纳之。

英吉利兵船入内洋，攸铎饬停贸易，乃听命引去。请禁民人为洋人服役，洋行不许建洋式房屋，铺商不得用洋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准无身家者滥充洋商，及内地人私往洋馆，

并如议行。商人负暹罗国货价，以官钱代偿，既而贡使来缴还。攸铈以奉旨颁给，乃示怀柔，不得复收回，却之，诏嘉其得体。

二十二年，调四川总督。四川兵故骄纵，一裁以法。民多带刀剑，禁乡村设炉制兵刃。城市编牌取结，有犯连坐。以义仓租息助灌县都江堰岁修，禁派捐累民。重修文翁石室，兴学造士。言官请禁非刑，饬属销毁违法刑具，而严戒纵匪，不得博宽厚虚名，贻閭阎实害。二十四年，率土司头目入都祝嘏，赏赉有加。时因庆典，普免天下积欠钱粮，独四川无欠可免，诏嘉其抚绥有方，予优叙。二十五年，仁宗崩，入谒梓宫，宣宗谕褒为守兼优，加太子少保。

道光二年，召授刑部尚书。寻授直隶总督。值水灾，请截南漕四十万石，赈款先后二百万两，逾年赈事竣。时方治畿辅水利，命侍郎张文浩莅其事，寻以程含章代之，攸铈与合疏言东西两淀，大清、永定、子牙、南北运五河，及天津海口、千里堤，不可缓之工，请部拨银一百二十万两；又疏陈千里堤章程，规复两淀堡船汉夫，移改管河员弁驻所，添建巡防堡房。并如议行。命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管理刑部。以回疆平，加太子太保。

七年，授两江总督。疏言总督於河务非专责，与河臣同治，徒掣其肘，请毋庸驻清江浦，从之。时清水不能敌黄，漕运屡阻。攸铈初在浙，不主海运，至是见河、漕交困，试行海运便利，遂请续行，并预储银六十万两，备河运盘坝之用。廷议方主倒塘济运法，且疑其畏难便私，不许。攸铈疏辩，极

言倒塘之不足恃，上终不以为然，姑许海运，而禁言盘坝。未几，海运亦罢。以张格尔就擒，追论赞画功，晋太子太傅。

黄玉林者，盐泉巨魁，以仪征老虎颈为窟穴，长江千里，呼吸皆通，诏责严捕，玉林投首，乞捕私自效。十年，攸铈病，乞假，假满，召回京供职，而玉林复图贩私，攸铈疏请严治，发遣新疆，寻复虑其潜回滋事，密请处绞。诏诛玉林，切责攸铈苟且从事，严议褫职，加恩降兵部侍郎。未至京，卒於途，优诏轸惜，依尚书例赐恤。

攸铈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勇於任事，不唯阿。尤长於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节著。子霁远，官至贵州巡抚，自有传。

李鸿宾，字鹿苹，江西德化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给事中。十八年，巡视东漕。会林清之变，数疏陈时政利弊；又以山东、河南、直隶毗连之地，频年遭兵，条上善后事，始受仁宗知。命偕河督吴璥、巡抚同兴按河督李亨特贪劣不职状，得实以闻。

十九年，超授东河副总河。时微山湖蓄水尽涸，运河淤塞。鸿宾自巡漕时讲求疏泉济运之策，至是疏濬上游，湖水通畅，渚蓄充盈，漕运无阻，被褒奖，命赴睢工，会同吴璥塞河。二十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由谏官不三年而膺方面，为时所罕。寻丁母忧，赐金治丧，予谕祭，异数也。服阕，署礼部、兵部侍郎，命赴河南、山东谳狱，并察黄河、运河、湖水情形。二十三年，署广东巡抚。二十四年，授漕运总督，复调河东河道总督。河决兰阳、仪封，命偕尚书吴璥治之，鸿宾专驻仪封。会北岸马营坝复决，合疏言马营土质沙松，河

溜尚劲，未能遽定坝基，被诘责，遂自陈不胜河督之任。诏斥其见吴璥办工迟缓，虑同获咎，预为地步，褫职，予郎中衔，留河南专司大工钱粮。二十五年，命营山东运河事务，兼署山东巡抚，专驻张秋，筹备趱运事。寻授安徽巡抚。道光元年，调漕运广总督。

二年，擢湖广总督。初，湖广行銷淮盐，用封轮法，大商垄断，小商向隅，甫改开轮，又有跌价争售之害。鸿宾请设公司，签商经理，无论盐船到岸先后，小商随到随售，大商按所到各家计引均销。试行两月后，贩运踊跃，著为令。时议折漕以资治河，鸿宾疏言征收折色，弊窦丛生，莫若令民间完交本色，由州县卖米易银，转解河工，诏以易启抑勒捏价、加收平色诸弊，未允行。

调两广总督。广东通商久，号为利藪。自嘉庆以来，英吉利国势日强，渐跋扈。故事，十三行洋商有缺，十二家联保承充，亏帑则摊偿。英领事颠地知洋行获利厚，欲以洋厮容阿华充商，诸商不允，乃贿鸿宾得之。颠地曰：“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消数万金便营私耶！”於是始轻中国官吏。容阿华寻以淫侈耗资逃，勿获，官帑无著，不能责诸商代偿，乃以抽分法为弥补，众商藉以渔利，夷情不服，日益多事。鸦片流行日广，漏银外洋，鸿宾屡疏陈查禁之法及禁种罂粟，并增筑虎门大角炮台，以资控御，而奉行具文，未有实效。十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十一年，崖州黎匪乱，鸿宾驻雷州，令提督刘荣庆、总兵孙得发剿平之。给事中刘光三广奏广东匪徒立会滋扰，鸿宾疏陈：“无三点会名目，惟抢劫打单，勒索民财，根株未绝。

随时访拿，准自首免罪。请广、潮、肇、嘉诸府州山场荒地，令无业游民报垦，永不升科，庶衣食有资，免流匪僻。”如议行，入覲，赐花翎。十二年春，湖南瑶赵金龙倡乱，广东连州瑶闻风蠢动，遣兵防剿。五月，鸿宾赴连州，三路进兵，虽有斩获，兵弁伤亡多，疏请俟湖南事竣进剿，诏斥任贼蔓延；提督刘荣庆衰庸，不早纠劾，严议革职，改留任。命尚书禧恩等由湖南移师赴粤剿办，禧恩言：“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鸿宾陈奏不实。”褫职逮治，遣戍乌鲁木齐。十四年，释还，予编修。家居久之，二十年，卒。

论曰：宣宗初政，励精求治。孙玉庭、蒋攸锬并以老成膺分陕之寄，大事多以谘决。其时盐、河、漕皆积困，玉庭持重，晚稍模棱。攸锬直行己意，眷注遂衰，然其汲引人才，识量远矣。李鸿宾初以建言骤起，后乃簠簋不饬，貽海疆隐患。三人皆不能以功名终，公私之殊，不可概论也。

卷三百六十七

列传一百五十四

长龄 那彦成子容安 容照玉麟特依顺保

长龄，字懋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纳延泰子，惠龄之弟也。乾隆中，由翻译生员补工部笔贴式，充军机章京，擢理藩院主事。从征甘肃、台湾、廓尔喀，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四年，授右翼总兵。五年，赴湖

北剿教匪，为领队大臣，数败高天升、马学礼於川、楚交界，授宜昌镇总兵。又败徐天德、苟文明等。六年，擢湖北提督，署总督。七年，败樊人杰、曾芝秀等，予云骑尉世职。以病回京，历左翼总兵，出为古北口提督。九年，授安徽巡抚，擒蒙城教匪余连。十年，调山东。十二年，擢陕甘总督，讨平西宁叛番。十三年，坐在山东供应钦差侍郎广兴动用库帑，褫职，戍伊犁。寻予蓝翎侍卫，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十六年，授河南巡抚。十八年，复授陕甘总督，剿擒南山匪首万五等，晋骑都尉世职。

二十一年，予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命察治回匪图尔迈善狱，劾罢将军松筠，遂代之。二十二年，复授陕甘总督。道光元年，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二年，署直隶总督。会青海野番滋事，命回陕甘，遣总兵穆尔泰、马腾龙讨平之，赐双眼花翎，拜文华殿大学士，管理藩院事，召还京。寻以青海奏凯后，野番复渡河劫掠，夺双眼花翎。三年，授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三库，充总谥达。四年，出为云贵总督，五年，调陕甘，改授伊犁将军。

初，回疆自乾隆中戡定后，岁征贡税颇约。旋愆於乌什之乱，由办事大臣纵肆激变，益慎选边臣，回民赖以休息。久之，法渐弛，莅其任者，往往苛索伯克，伯克又敛之回民。嘉庆末，参赞大臣斌静尤淫虐，失众心。张格尔者，回酋大和卓木博罗尼都之孙也。博罗尼都当乾隆中以叛诛，至是张格尔因众怨纠安集延、布鲁特寇边。道光二年，逮治斌静，代以永芹，亦未能抚驭。四年秋、五年夏两次犯边，领队大臣巴彦图败绩，遂益猖獗。

六年六月，张格尔大举入卡，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命陕甘总督杨遇春驻哈密，督兵进剿。长龄疏言：“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动。喀城距阿克苏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非伊犁、乌鲁木齐六千援兵所能克。请速发大兵四万，以万五千分护粮台，以二万五千进战。”诏授长龄扬威将军，遇春及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率诸军讨之。十月，师抵阿克苏。时提督达凌阿等已败贼浑巴什河，张格尔以众三千踞柯尔坪，令提督杨芳袭破之。大雪封山，兵止未进，疏言：“前奉旨兵分二路，正兵由中路台站、奇兵由乌什草地，绕出喀城，断其窜遁。惟乌什卡伦外直抵巴尔昌，山沟险狭，戈壁数百里，所经布鲁特部落，半为贼煽，未可孤军深入。且留防阿克苏、乌什、库车兵八千馀，其延、绥、四川兵尚未到。进剿之步骑止二万二千，两路相距二十馀站，声息不通。喀城贼众不下数十万，非全军直捣，反正为奇，难期无失。喀城边外凡十卡，皆接外夷，恐贼败遁，已谕黑回约众邀截。”

七年二月，师至巴尔楚军台，为喀、叶二城分道处，复留兵三千以防绕袭。进次大河拐，贼屯洋阿尔巴特，夜来犯营，却之。遂由中路进，歼贼万馀，擒五千。越三日，张格尔拒战於沙布都尔，多树苇，决水成沮洳，贼数万临渠横列。乃令步卒越渠鏖斗，骑兵绕左右横截入阵，贼溃，追逾浑水河，擒斩万计。又越二日，进剿阿瓦巴特，分三路掩杀，俘斩二万有奇。追至洋达玛河，距喀城仅十馀里，贼悉众十馀万背城阻河而阵，亘二十馀里，选死士夜扰其营。会大风霾，用杨遇春策，遣索伦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大兵骤渡上游蹙

之，贼阵乱，乃大奔，乘胜抵喀什噶尔，克之。时三月朔日也。张格尔已先遁，获其侄与甥，及安集延酋推立汗、萨木汗。分兵令遇春下英吉沙尔、叶尔羌，芳下和阗，於是四城皆复。

上以元恶漏网，严诏诘责，限速捕获。六月，遇春、芳率兵八千出塞穷追，遇春屯色勒库，芳屯阿赖，谕各部落擒献。浩罕遣谍诱官军入伏，鏖战几殆，仅得出险。诏斥诸将老师糜饷，留兵八千，馀命遇春率兵入关，芳代为参赞。当大军之出，密诏询将军、参赞：事平后，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至是，长龄疏言：“愚回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即使张逆就擒，尚有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八千留防之兵难制百万犬羊之众。博罗尼都之子阿布都哈里尚羁在京师，惟有赦归，令总辖西四城，可以服内夷、制外患。”武隆阿亦以为言。上切责其请释逆裔之谬，并革职留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代长龄筹善后。

张格尔传食诸部落，日穷蹙。长龄等遣黑回诱之，率步骑五百，欲乘岁除袭喀城。芳严兵以待，贼觉而奔，追至喀尔铁盖山，击斩殆尽。张格尔仅馀三十人，弃骑登山，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等擒之。八年正月，捷闻，上大悦，锡封长龄二等威勇公，世袭罔替，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紫缰，授御前大臣。诸将封赏有差。五月，槛送张格尔於京师，上御午门受俘，磔於市。晋长龄太保，赐三眼花翎，图形紫光阁。寻回京，命亲王大臣迎劳，行抱见礼於勤政殿。授阅兵大臣，管理藩院及户部三库，正大光明殿赐凯宴，赐银币，授领侍卫内大臣。恩礼优渥，并用乾隆朝故事，时称盛焉。

十年秋，浩罕以内地安集延被驱逐，资产皆钞没，积怨愤，遂挟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及其党博巴克等复入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且犯叶尔羌。复命长龄为扬威将军，往督师。会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连破贼，长龄令参赞哈琅阿、提督胡超分路进援喀、英二城，贼闻风解围遁出塞。於是偕伊犁将军玉麟合疏陈善后事，略曰：“此次入寇，与张格尔不同，不过乌合夷众，挟驱逐钞没之憾，虏掠取偿，无志於土地人民。各白回畏贼骚扰，助顺守御，亦非上年甘心从逆之比。此时战缓而守急。惟兵未至而贼已先逃，兵久驻而贼无一获，战守俱无长策。诸臣条奏增兵广屯，以省征调，言之似易，行之实难，即收效亦在数十年之后。若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回性懦弱，非浩罕敌；苟无官兵守御，贼至必如入无人之境。臣等再四筹商，统兵之人宜立不败之地，斯能制人而不为人制，惟有移参赞大臣於叶尔羌，其地本回疆都会，距喀什噶尔六站，在不远不近之间。再移和阗领队大臣备调遣。喀什噶尔留换防总兵一，与英吉沙尔领队为犄角。巴尔楚克驻守总兵一，为树窝子咽喉锁钥。六城相距均不过数百里。於西四城额兵六千之外，留伊犁骑兵三千，陕甘绿营兵四千，量分驻守，而以重兵随参赞居中调度。新兵粮饷，请於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馀万，以为回疆兵饷。俟屯田有效，即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回内地饷额。”又疏请招民开垦西四城闲地以供兵精。又请添设同知二、巡检五，由陕、甘选勤能之员任之。并下廷议，往复再三，罢设文员，减满、汉兵二千五百名，新增饷需不过十万两，各城额征粮科可敷供支，乃允行。以璧昌为参赞大臣，各城听

节制。其办事、领队各大臣，命长龄等保奏任用。

浩罕惧大军出讨，乞援俄罗斯，俄人拒之，乃遣头人诣军求通商。长龄责缚献贼目，释还兵民，来报愿还俘虏，复乞免税，并给还所没货财。上方欲示以宽大，且谓献犯亦不足信，一切允之。浩罕喜过望，进表纳贡通商如故，边境乃安。

长龄驻回疆凡两载，十二年，回京，晋太傅，管理兵部，调户部，赐四开襖袍。十七年，以病乞休，上亲视其疾，温诏慰留。以八十寿，晋一等公爵。次年，卒，上震悼，亲奠，赐金治丧，入祀贤良祠、伊犁名宦祠，谥文襄。十九年，命每次谒陵后，赐奠其墓。子桂轮，袭公爵，官至乌里雅苏台、杭州将军，谥恪慎。孙麟兴，袭爵，亦官乌里雅苏台将军。

那彦成，字绎堂，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孙。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四迁为内阁学士。嘉庆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迁工部侍郎，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工部尚书，兼都统、内务府大臣。那彦成三岁而孤，母那拉氏，守志，抚之成立，至是三十载，仁宗御书“励节教忠”额表其门。

时教匪张汉潮久扰陕西，参赞大臣明亮及将军庆成、巡抚永保同剿之，互有隙，师行不相顾。是年秋，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督明亮军，褫庆成、永保职，逮治。那彦成以枢臣出膺军寄，意锐甚。明亮闻其将至，急击贼败之，汉潮伏诛。帝嘉其先声夺人，特诏褒美。汉潮党冉学胜亦狡悍，犹在陕。冬，败之五郎。窜秦岭老林，又迭败之高关峪、夹岭、

风皇山。贼乘间逸入湖北、河南境。五年春，进兵汉中，遂入栈剿川匪，追出栈，大破之陇州陇山镇，俘斩甚众，授参赞大臣。会经略额勒登保病，上以那彦成陇山捷后，军威已振，命兼督各路兵。高天升、马学礼陷文县，踞卡郎寨。乘夜渡河破之，贼南窜，趋松潘、岷州。额勒登保病起，合击败之，馀贼将窜川境，即阴平入蜀道也。那彦成以地险不利骑兵，檄总兵百祥迎击於农安，自率师回陕。初，那彦成西行，以南山馀贼付巡抚台布。继而川贼五家营至与合，欲东犯，台布遣将扼之。贼趋镇安，张世龙、张天伦为经略大兵所驱，亦奔镇安，群贼皆注汉北山内。额勒登保追入老林，贼向商，雒，为杨遇春所破，始不敢东。那彦成与会师镇安。商、雒贼折犯楚境。上以军事不得要领，召回京面询方略，而高、马二贼入川后益张，总兵施缙战歿，诏斥那彦成纵贼，罢军机、书房一切差使。及至，召对，忤旨，再斥在陕漫无布置，面询兵事饒事，惟诿诸劫数未尽，且有忌额勒登保战功意，褫尚书、讲官、花翎，降翰林院侍讲。历少詹事、内阁学士。

七年，赴江西按巡抚张诚基被劾事，未定讞，两广总督吉庆以剿会匪被谴自戕，命往鞫。八年，率提督孙全谋平会匪，条上善后，署吏部侍郎。擢礼部尚书。九年，复授军机大臣，赴河南鞫狱，未毕，命署陕甘总督，治搜捕馀匪善后事宜，手诏戒之曰：“汝诚柱石之臣，有为有守。惟自恃聪明，不求谋议，务资兼听并观之益，勿存五日京兆之见。”未几，调授两广总督。广东土匪勾结海寇为患，久不靖。那彦成以兵不足用，乃招抚盗首黄正嵩、李崇玉，先后降者五千余人，奖以千总外委衔及银币有差。巡抚孙玉庭劾其赏盗，降蓝翎

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既而李崇玉槛送京师，讯得与正嵩皆受四品衔守备扎，褫职戍伊犁。十二年，复予二等侍卫，充领队，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又调西宁，平叛番，擢南河副总河。以荷花塘漫口合而复决，降二等侍卫。历喀喇沙尔、叶尔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四年，复授陕甘总督。

十八年，河南天理会教匪李文成等倡乱，陷滑县，直隶、山东皆响应，林清纠党犯禁门。初，命总督温承惠往剿，清既诛，乃发京兵，授那彦成钦差大臣，加都统衔，督师率杨遇春、杨芳等讨之，迭诏责战甚急。那彦成以小丑不足平，惟虑遁入太行，势且蔓延，十月，至卫辉，合师而后进。贼踞桃源集、道口，与滑县为犄角，连败之於新镇、丁栾集。遇春击破道口，歼贼万馀，焚其巢；寻破桃源集，追道口馀贼，抵滑县。文成遁辉县司寨，杨芳、德英阿追破之，文成自焚死。亲督遇春等围滑城数旬，以地雷攻拔之，获首虏二万馀。山东贼亦平。捷闻，加太子少保，封三等子爵，赐双眼花翎，授直隶总督，赐祭其祖阿桂墓。

二十一年，坐前在陕甘移赈银津贴脚价，褫职逮问，论大辟；缴完赔银，改戍伊犁。会丁母忧，诏援滑县功，免发遣。二十三年，授翰林院侍讲。历理藩院、吏部、刑部尚书，授内大臣。道光二年，青海野番甫定复扰，命那彦成往按，遂授陕甘总督。驱私住河北番族回河南原牧，严定约束，缉治汉奸，乃渐平。五年，调直隶。七年，回疆四城既复，命为钦差大臣，往治善后事。先后奏定章程，革各城积弊。诸领队、办事大臣岁终受考核於参赞大臣，又总考核於伊犁将军，互相纠察；增其廉俸，许其携眷，久其任期。印房章京由京

拣选，不用驻防。除伯克贿补之弊，严制资格，保举回避。五城叛产归官收租，岁粮五万六千馀石，支兵饷外，馀万八千石为酌增各官养廉盐米银之用，有馀则变价解阿克苏采买储仓。改建城垣，增卡堡，练戍兵。浩罕为逋逃藪，所属八城，安集延即其一。严禁茶叶、大黄出卡。尽逐内地流夷，收抚各布鲁特，待其款关求贡，然后抚之。诏悉允行。张格尔既诛，加太子太保，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列功臣之末。

浩罕匿张格尔妻孥，诈使人投书伺隙。那彦成禁不使与内地交接，绝其贸易。九年，使人出卡搜求逆属，上虑其邀功生事，召还京，仍回直隶总督任。未及两岁，西陲复不靖。论者谓那彦成驱内地安集延，没赀产、绝贸易所致。十一年，诏斥误国肇衅，褫职。十三年，卒，宣宗追念平教匪功，赐尚书衔，依例赐恤，谥文毅。

那彦成遇事有为，工文翰，好士，虽屡起屡蹶，中外想望风采。子容安、容照。

容安，荫户部主事，袭子爵。历侍卫、副都统。从长龄征回疆有功，历伊犁参赞大臣。乱事再起，容安率兵四千五百赴援，抵阿克苏，迁延不进。由和闐绕道，又分兵乌什，致喀、英二城围久不解。褫职逮治，谏大辟。寻以二城未失，从宽改监候，罚缴和闐军需，贷死戍吉林。父丧，释还。数年卒。

容照，以大臣子予侍卫。累擢内阁学士。亦从征回疆，随父治善后。擢理藩院侍郎。容安既获罪，袭子爵。继因那彦成被谴，同褫职。起，历马兰镇总兵。治狱失入，复褫爵职。

以侍卫从扬威将军奕经防广东。充库伦办事大臣，复为马兰镇总兵。咸丰中，从尚书恩华剿捻匪有功，加副都统衔。以疾回京，卒赐恤。孙鄂素，袭爵。

玉麟，字子振，哈达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初，三迁为祭酒。历詹事、内阁学士。纂修《实录》久，特诏充总纂，奏事列名总裁后。入直上书房。历礼部、吏部侍郎，典会试。奉使鞫安徽寿州狱，及湖北官银匠侵亏钱粮事，大吏并被严谴。后历赴湖南、江西、直隶、河南按事，时称公正。十二年，督安徽学政，调江苏。十六年，兼右翼总兵。坐吏部铨序有误，夺职。未几，授内阁学士，兼护军统领、左翼总兵，迁户部侍郎。十八年八月，车驾自热河回跸，迎至白涧，先还京。会林清逆党犯禁门，率所部击捕；坐门禁懈弛，褫职。十九年，予三等侍卫，赴叶尔羌办事。二十二年，加副都统衔，充驻藏大臣。历左翼总兵、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迁左都御史，礼部、吏部、兵部尚书。

道光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六年，回疆乱起，西四城皆陷。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独能固守却贼，先由玉麟论荐，诏特嘉之，赐花翎。七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少保。八年，回疆既定，晋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上方厪顾西陲，以玉麟悉边务，九年，特命出为伊犁将军。疏言：“浩罕将作不靖，请缓南路换防。阿坦台、汰劣克屡请投顺，包藏祸心，添巡边兵以备御。伊萨克忠勇能事，责

令乘机谋之。近夷布呼等爱曼恭顺，重赏以固其心，则卡外动静俱悉。”诏如议行，并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为之备。札隆阿误信汰劣克等，不之疑也。十年秋，安集延果引浩罕内犯，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率兵出御，遇伏陷歿。札隆阿将弃城退守阿克苏，玉麟急疏闻，请责长清等速筹粮储，哈丰阿速进攻，发伊犁兵四千五百名，令容安率之赴援。容安至阿克苏，与长清议，中途有朵兰回子梗阻，令哈丰阿、孝顺岱由和阗草地进兵。玉麟疏劾曰：“喀、英两城被困两月，贼势尚单，易於援剿，由大路直赴叶尔羌，二城之围自解。迂道和阗，须一月方至，贼势渐厚，哈丰阿军未必得力。阿克苏现集兵不下万人，仅以三千人绕路进发，留兵坐糜饷粮，实属非计。札催十数次，该大臣等始以粮运迁延，后又称蒙兵、民遣皆不足恃。计程裹粮二十日足用，后路转运已源源而来。前年克复四城，民遣得力，浑巴什河之捷，土尔扈特出力较多。近日璧昌以少胜众，岂沿边零匪转不能就地歼除？请将长清等严行申饬。”上韪其言，仍促哈丰阿进兵。及长龄督杨芳、胡超等大兵至喀、英二城，贼已远遁。玉麟疏言：“贼势涣散，现调官兵不止四万，月需粮万五千石，运费十馀万两。请停止续调四川、陕、甘兵，并饬回疆各城采买粮饷，较之戈壁转输，节省不止倍蓰。”从之。

初张格尔之就擒也，回子郡王衔贝子伊萨克实诱致，诸夷忌之，乱起，兵民谋劫掠，事泄，诛首犯，逐流民。怨者讹言伊萨克通贼，遂围劫其家，并杀避乱回众二百余人。札隆阿不能制，反附和劾囚之。玉麟以伊萨克身膺王封，助乱得不偿失，子孙在阿克苏，家业在库车，岂无顾虑？疏陈其

可疑，命偕长龄会鞫，得札隆阿惧罪欲杀之以掩迹，及委员章京等捏奏迎合诬证状，札隆阿以下坐罪有差，复伊萨克爵职，回众大服。

时诸臣议回疆事宜，玉麟上疏曰：“阅固原提督杨芳添兵招佃奏稿，称四川总督鄂山有请西四城改照土司之议。伏思回疆自入版图，设官驻兵，不惟西四城为东道藩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番子部落，皆赖以巩固。若西四城不设官兵，仅令回人守土，诚恐回性无恒，又最畏布鲁特强横，转瞬即为外夷所有，则阿克苏又将为极边矣。其迤东之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哈密等城，必至渐不安堵。以形势论，唇亡则齿寒；以地利论，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处为回疆殷实之区。舍沃壤而守瘠土，是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杨芳所谓守善於弃，实不易之论。至请将喀什噶尔参赞移迁阿克苏，殊非善计。该处幅员狭隘，不足为重镇。且距喀城二千里，有鞭长不及之患。其所陈招佃通商各条，则为治边良法，请用之。”於是诏发长龄密陈十条及中外奏议，交玉麟悉心筹画。十一年，偕长龄会疏，上定以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暨善后诸政，具详《长龄传》。十二年，事定，回伊犁，调剂番戍官兵以均劳逸。惠远城南濒河，定岁修之例；以待种之地租给回民，收租充兵食，并为赡孤寡备差操诸用。拓敬业官学学舍，创建文庙。宣宗特颁扁额以重其事，边徼士风渐蒸蒸焉。十三年，命回京，以特依顺保代之。行至陕西，卒於途次。上闻震悼，优诏赐恤，赠太保，入祀贤良祠。柩至京，亲临赐奠，谥文恭。伊犁请祠祀，允之。

特依顺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吉林前锋长从征廓尔喀，有功。嘉庆中，从长龄剿教匪，屡破高天升、马学礼，赐号安成额巴图鲁。累擢甘肃西宁镇总兵。十八年，从那彦成讨滑县教匪，力战，数破贼，克司寨，歼首逆李文成，克滑县，执贼渠，予云骑尉世职。移剿陕西三才峡匪。事平，擢黑龙江将军。调乌里雅苏台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召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张格尔之乱，命赴阿克苏。寻署甘肃提督，兼西宁办事大臣。历绥远城、黑龙江、宁夏、西安将军。调伊犁，承玉麟之后，休息边氓，抚驭夷部。巴尔楚克诸地屯田渐兴，酌撤防兵。在任五年，边疆无事。道光十八年，入觐，诏嘉其治边措施悉当，加太子太保，授内大臣，留京供职。寻授领侍卫内大臣。二十年，病，请解职。未几，卒，赐恤如例。

论曰：回疆之役，削平易而善后难。长龄持重於始，老成之谋。那彦成力祛积弊，善矣，而操切肇衅，未竟厥功。玉麟以枢臣自请治边，补救绸缪，西陲乃得又安无事。紫阁铭勋，盖非幸已。

卷三百六十八

列传一百五十五

杨芳 胡超 齐慎 郭继昌 段永福 武隆阿
哈琅阿 巴哈布 长清 达凌阿 哈丰阿
庆祥 舒尔哈善 乌凌阿 穆克登布 多隆武
壁昌 恒敬

杨芳，字诚斋，贵州松桃人。少有干略，读书通大义。应试不售，入伍，充书识。杨遇春一见奇之，荐补把总。从征苗疆，战辄摧锋。洊擢台拱营守备。

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剿教匪，败张汉潮於南漳，赐花翎。转战川、陕，常充侦骑，深入得贼情地势，额勒登保连破剧寇，赖其向导之力。四年，歼冷天禄於人头堰。大军追馀贼，芳以九骑前行，至石笋河，见贼数千争渡，后逼陡崖，左右无路，芳遣二骑回报，自将七骑大呼驰下，贼惊溃，陷浅洲中，其先渡者无由回救。五舟离岸，群贼蚁附，舟重，每发一矢覆一舟，五发五覆。俄，杨遇春、穆克登布至，浮马渡，追击贼尽，军中称为奇捷。连擢平远营都司、下江营游击、两广督标参将。

五年，杨开甲、张天伦趋雒南，芳以千骑扼东路，绕出贼前。贼折而西，黎明追及，见马迹中积水犹潢，急驰之。甫转山湾，见贼拥塞平川，芳率数十骑冲突，后骑至，乘势蹂躏，贼仓卒奔溃，擒斩无算。赐号诚勇巴图鲁，擢广西新泰

协副将。寻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连败之成县、阶州。贼渡白水河窥四川龙安，旁入老林，冒雨追击，及之於磨刀石，手刃十馀贼，伤足坠马，徒步杀贼，复伤臂，射伤伍怀志，大军乘之，大破贼众。仁宗闻而嘉之，诏问伤状。六年，冉学胜趋甘肃，偕札克塔尔要击於固原，贼反奔，芳轻骑摧其后队，又败之於汉江南岸，贼由平利走洵阳。时张天伦踞高唐岭，芳破之，馀贼与学胜合，东出杨柏坡，芳先至，设伏败之，而李彬、苟文明、高见奇、姚馨佐合窜平利。彬走南江，天伦随之，见奇、馨佐入宁羌。额勒登保自追之，嘱芳以南江之贼，击天伦，擒其党张良祖、马德清、刘奇；复破见奇、馨佐於桂门关，追及黑洞沟，擒其党辛斗；擢陕西兰州总兵。又败李彬於太平，贼弃老弱逸，获彬妻及其悍党冉天璜。七年，苟文明犯宁陕，其党刘永受、宋应伏分布秦岭北。芳由五郎口进，歼应伏之众过半，永受遁，为寨民所杀，文明寻亦授首。额勒登保入楚，檄芳剿陕境馀匪，先后擒郭士嘉、苟文学等，贼党溃散。

八年，总督惠龄檄芳还剿南山贼，芳由洵阳坝深入，冒雨扞崖攀葛，猕薙无遗，遂大搜秦岭南北，陕西贼垂尽。忽有李彪者，自太白山突出，合苟文润扰洋县。芳截剿勿及，坐夺翎顶。贼逼川境，德楞泰至，令芳归防山内。苟文明馀党自竹溪窜陕，芳严守汉江，却之，复翎顶。是年秋，三省悉平，凯撤诸军。

宁陕镇标皆选乡勇精锐充伍，凡五千人，号新兵，芳驭之素宽。十一年，芳代杨遇春署固原提督，去镇，副将杨之震摄。以包谷充粮，又盐米银未时给，众鼓噪，营卒陈达顺、

陈先伦遂倡乱，戕之震，其党蒲大芳护芳家属出而复从贼。芳闻变，驰赴石泉，诏德楞泰率杨遇春等讨之。秋，贼大掠洋县、留坝，胁众盈万、推大芳为魁。攻孝义，窥子午谷，围雋县急。芳驰救，鏖战终夜，伤臂。旦日，贼辨为芳，自引去。遇春督诸军战於方柴关，不利。芳与遇春计，贼尚感旧恩，可劝谕，单骑入贼，晓以顺逆利害，犹倔强，与语数年共生死情，声泪俱下，众感泣愿降，遂宿贼垒。大芳缚达顺、先伦以献；复率大芳追斩不听命者朱贵等数百人，乃定。德楞泰疏请降兵归伍，被谴责，大芳等二百余人免死戍伊犁。芳坐驭兵姑息，亦褫职遣戍。明年，释还，以守备、千总用。十五年，授广东右翼镇总兵，调陕西西安镇。母忧，去官。

十八年，服阕，入都，至河南，会教匪李文成踞滑县，总统那彦成留之剿贼，授河北镇总兵。偕杨遇春克道口，进薄滑县。巡抚高杞有兵六千，与总统不协，战不力，芳说杞，尽领其众。文成走踞辉县司寨，偕特依顺保追击之，贼死斗，芳手刃退卒，大捷，以火攻破碉楼，文成自焚死，予云骑尉世职。大兵隧地攻滑城，贼多方御之，历四十日不得下。芳复於西南隅穿穴深入，九日而成。地雷发，城圯，殄贼二万馀。葺功优叙，调西安镇。移师剿平三才峡匪，复勇号，调汉中镇。二十年，擢甘肃提督。

道光初，历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六年，回疆军事急，芳自请从征，许之。十月，会军阿克苏。柯尔坪为要冲，芳先进，一鼓破之，焚回庄，斩贼酋伊瞞及安集延伪帅约勒达什，大军无阻。七年二月，偕参赞杨遇春、武隆阿进师，三战皆捷，抵喀什噶尔浑河北，合击大破之，遂复其城；率兵

六千趋和阗，三月，战於毗拉满，分军绕贼后夹击，擒贼酋噶尔勒，复和阗：加骑都尉世职，授乾清门侍卫。张格尔已遁，命杨遇春偕芳出卡掩捕，芳军阿赖，檄诸夷部缚献。芳言贼遁愈远，道险饷艰，诸夷贪赏妄报不足信，至秋，诏班师。会芳追博巴克之从，入险遇伏，数战始拔全军出，协领都凌阿死之。遇春先入关，芳代为参赞，遣黑回用间言大兵全退。张格尔俟岁将除，率五百骑来袭，中途觉而反奔。芳急驰一昼夜，追及於喀尔铁盖山，歼其从骑殆尽。余贼拥张格尔登山，弃骑走，芳率胡超、段永福等擒之，锡封三等果勇侯，赐紫缰、双眼花翎，晋御前侍卫，赐其子承注举人。张格尔械京伏诛，加太子太保。九年，入觐，晋二等侯，加太子少傅。十年，浩罕、安集延复扰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偕长龄往剿，仍为参赞。兵至，贼已遁。疏言移城屯田事，下长龄等议行。寻回镇。

十三年，四川清溪、越嶲、峨边诸夷叛，提督桂涵卒於军，以芳代之。至则清溪、越嶲皆平，进攻峨边贼巢，斩其酋，十二姓熟夷皆降，山内徼夷亦就抚。与按察使花杰筹治善后，晋一等侯。逾年，诸夷复时出扰，降二等侯，褫御前侍卫，以甘肃总兵候补。引疾归。十六年，起为湖南镇筴总兵，抚定变兵。历广西、湖南提督。

二十年，海疆事起，定海既陷，琦善赴广东议抚，英吉利要挟，攻夺炮台。二十一年春，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芳及隆文为参赞，率师防剿。奕山等不知兵，惟倚芳。先至广州，英兵入犯虎门、乌涌，提督关天培战死。敌兵逼省城，严备守御。芳见兵不可恃，而洋商久停贸易，亦愿休战，美利坚

商人居间，请通商，诏不许；又偕巡抚怡良疏请准港脚商船贸易，诏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严议夺职，改留任。奕山至，战亦不利。四月，英舰退，收复炮台，奕山等遂请班师。芳以老病乞解职，温谕慰之，命回湖南本任。二十三年，许致仕，在籍食全俸。二十六年，卒於家，诏念前劳，赐金治丧，依例赐恤，予其诸孙官有差，谥勤勇。子承注先卒，孙恩科袭侯爵。

芳自剿三省教匪，勋名亚於杨遇春。至回疆之役，以生擒首逆，先封侯，绘像紫光阁，论功超列遇春上。汉臣同列者凡九人：署固原提督胡超，贵州提督余步云，直隶提督齐慎，安徽寿春镇总兵郭继昌，陕西西固营都司段永福，陕西马兵升甘肃宁远堡守备杨发，陕西马兵升抚标左营守备田大武。发、大武并从擒张格尔，以伍卒跻列，异数也。

胡超，四川长寿人。初读书应试不售，入伍，从征苗疆有功。嘉庆中，川、楚、陕教匪起，率乡勇转战，屡歼悍贼，以勇健名。累擢都司，坐事夺职。入都，考充国史馆供事。十八年，林清逆党犯禁城，手杀数贼，大学士勒保荐赴河南军营。从杨遇春剿贼，单骑入贼垒，与数十贼搏战，歼其二，搴旗而出；又败贼於中市，率劲骑前驱，克道口，复原官。克滑城，擒贼首，上功居最。十九年，从遇春平三才峡匪，殄贼目麻大旗、刘二，擒龚贵等，赐号劲勇巴图鲁。累擢陕西循化营参将。

道光元年，从征叛番，战博洛托亥、乌兰哈达皆捷，夜袭冻雪岭贼帐，擢甘肃永昌协副将，驻防西宁。六年，回疆事起，杨遇春檄赴军。从杨芳攻柯尔坪，先破贼於和色尔湖，

次日攻北庄，持矛步战，杀贼过半，阵斩贼首伊瞒，加总兵衔。七年，连战皆捷，抵浑河，贼夜来袭，击败之，遂渡河薄贼垒，贼大溃。四城既复，追和闾逸贼，出卡至玛杂败之，截击於新地沟，尽歼其众，擢四川重庆镇总兵。是年冬，追张格尔至喀尔铁盖山，舍骑步躡山巅，张格尔穷蹙欲自刭，超与段永福夺其刀，生缚之，予骑都尉世职，授乾清门侍卫。与功臣宴，御制赞有“雄勇超群，名实克称”之褒。历署古北口、固原提督，授甘肃提督。

十年，浩罕、安集延复犯边，超率兵四千驰剿，至英吉沙尔，贼已遁，遂解喀什噶尔围。分兵追萨汉庄窜匪，俘戮殆尽。凯旋，调固原提督。十六年，入觐，命在御前行走。二十一年，命率兵二千赴山海关驻防。寻以浙江海防急，授参赞大臣赴援，未行，留防天津。从郡王僧格林沁视直隶、山东海口防务，逾年撤防归伍。寻调甘肃提督。二十六年，以西宁番叛，调援不力，褫职，仍留骑都尉。乞病归，食半俸。二十九年，卒。

齐慎，河南新野人。以武生率乡团击教匪。入伍，隶庆成部下，转战三省，以勇闻。比教匪平，洊擢至陕安镇右营游击，杨遇春甚器之。嘉庆十八年，滑县乱，檄慎从征。贼踞道口，遇春初至，直前搏战，慎从之，贼气夺，入巢。明日，慎独破贼於卫河西岸。贼掠中市，率骑断其归路，夹击，毁浮桥，遂克道口，破桃源集援贼。进薄滑县，驻营未定，贼万馀由西北门出来犯，力战，相持竟夜；迟明，城贼二千馀复出，慎跃马冲贼阵中断，乃大溃。又破贼新乡牛市，首逆李文成走踞司寨，慎由淇县大庙山右进，鏖战白土冈，会攻

司寨，克之。自道口至此凡十三战，叙功最，赐号健勇巴图鲁。克滑城，先登受伤，擢副将；遂从遇春平三才峡匪，授神木协副将。历西安、陕安两镇总兵。

道光元年，擢甘肃提督。二年，西宁插帐番扰河北，慎率本标兵迭战於乌兰哈达、哈锡山、落它滩，擒斩数百，番众乞降，放还河南。诏褒奖，被珍赆。六年，从征回疆，长龄令充翼长，驻守阿克苏。父丧，留军。特奇里克爱曼布鲁特助逆扰乌什，慎战屡捷，擒其酋库图鲁克。七年，出哈兰德卡伦，驻倭胡素鲁，遏贼内犯。事平，调古北口提督，改号强谦巴图鲁。十二年，病归。起授甘肃提督，调四川。十七年，平雷波叛夷，调云南，复调四川。

二十一年，命率川兵五百赴广东参赞靖逆将军奕山军务，守佛山镇。杨芳病，移守省城，会罢战。二十二年，赴湖北剿崇阳乱民，未至已定，命赴浙江会办扬威将军奕经军务，驻上虞，扼曹娥江。移防江苏镇江。英兵来犯，力战却敌。城卒陷，退守新丰。奕山、奕经先后被谴，慎夺职留任，回四川。二十四年，出阅伍，卒於马边，赠太子太保，谥勇毅。

郭继昌，直隶正定人。以行伍从庆成剿教匪於襄阳，继从恒瑞入川，击罗其清、冉文俦等於龙凤坪，歼冉文富於马鞍山，功皆最。又赴陕、甘剿张汉潮，擢龙固营都司。累迁陕西宜君营参将。道光元年，赴喀什噶尔换防，授定边协副将，调安西协。六年，换防叶尔羌，抵阿克苏，值乱起，驻守托什罕，击败渡河贼。协领都伦布被围，继昌兵少不能救，借调额尔古伦骑队三百，夜率驰往，突贼营，歼其酋库尔班素皮，追及河上，擒斩千馀，擢总兵，赐号干勇巴图鲁。七

年，从大军战大河拐，夜袭贼营，破之。从复喀什噶尔城，追贼至塔里克达坡，分兵绕山后狙击，贼惊溃，授寿春镇总兵。调陕西延榆绥镇。十年，再赴喀什噶尔剿馘孽，还署固原提督。十七年，调广东陆路提督。泊海防急，往来广、惠间筹守御。二十一年，以劳卒。

段永福，陕西长安人，原籍四川。以乡勇从征教匪，积功至千总。嘉庆十八年，滑县教匪起，从杨遇春转战直隶、河南，克道口、司寨，复滑县，皆有功。复从遇春剿陕西郿县贼，率骑兵追至柏杨岭，歼贼目麻大旗、刘二於阵。累擢甘肃张义营都司。道光七年，从杨芳征回疆，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三战皆力，赐号利勇巴图鲁。张格尔就擒於喀尔铁盖山，永福从胡超步上山岭，直前夺其刀，手缚之，予骑都尉世职。擢参将，历甘肃永固协副将，陕西北平镇总兵，调贵州安义镇。二十年，命赴广东防海，英吉利兵舰初至，永福扼虎门，炮击退之。二十二年，命赴浙江佐扬威将军奕经军，宁波、镇海已陷，令永福分路往攻，漏师期，他路先挫，永福师不得进，遂无功。擢广西提督，未赴，调浙江。未几，卒，谥勇毅。

武隆阿，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提督七十五子。嘉庆初，以健锐营前锋从征湖北教匪，后随父剿贼四川，功多，累擢副都统。七十五以病去，武隆阿代领所部留川，为勒保所忌，父丧，乃还京。十年，授广州潮州镇总兵。时海盗充斥，仁宗以武隆阿勇敢，故使治之。既而总督那彦成招降盗首李崇玉，予四品衔守备扎，而以武隆阿捕获闻。事觉，坐

降二等侍卫，赴台湾军营效力。十一年，偕王得禄等击蔡牵於鹿耳门，败之，迁头等侍卫，授台湾镇总兵。二十五年，母忧，回旗。寻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道光元年，疏陈八旗生计，请以绿营兵半为旗额，由驻防子弟挑补，诏斥紊言乱政，降二等侍卫，调西宁办事大臣。三年，召还，授内阁学士。出为直隶提督，授江西巡抚，调山东。

六年，台湾奸民张丙作乱，诏武隆阿往督师，未行而回疆乱急，授钦差大臣，与杨遇春同参赞杨威将军长龄军务，率吉林、黑龙江骑兵三千出关。七年二月，战於洋阿尔巴特，武隆阿将右军，扼其前，贼败走，追至排子巴特，又败之，进克沙布都尔回庄，乘胜至浑水河，悍贼数千来援，迎击破之，斩其酋色提巴尔第等。进次阿瓦巴特，贼伏精锐以待，遣羸师挑战，佯败，武隆阿整队进，以连环枪聚击，别遣籐牌军由山谷间道冲出，贼马惊却走，伏贼自林中出，不复成列，纵击之，殪贼万馀，斩其酋阿瓦子迈玛底、那尔巴特阿浑等。捷闻，加太子少保。贼垒踞浑河南岸，列大炮山穴，死守以拒，武隆阿军至不得进。日暮，偕杨遇春乘风潜渡上游袭贼后，贼数进数退，卒不支，始溃走，遂复喀什噶尔城。

张格尔闻败先遁，诏将军、参赞不能生致首逆，并被谴，夺武隆阿宫衔，责擒张格尔以自赎。武隆阿病留喀城，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诏询善后方略，长龄请以逆裔阿布都哈里管西四城回部事。武隆阿亦疏言：“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前此大兵进剿，幸克捷迅速，奸谋始息。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於无用之地，

不如归并东四城，省兵费之半，即可巩如金瓯，似无需更守此漏卮。”诏切责其附和长龄。会谍报张格尔潜居达尔瓦，武隆阿率师往击之，侍卫色克精阿等歿於阵，上愈怒，议革职，从宽留任。寻以病亟请解职，允之，命在喀城调理，病愈仍署原官。八年，张格尔就擒，免前后吏议。寻实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招抚归顺部落额提格讷布鲁特，安置依劣克达坂地。诏以“受降易，安抚难”勉之。召回京。

九年，陕、甘兵凯撤，给盐粮银依内地防军旧例，军士意不满，哗噪。那彦成疏言：“武隆阿战阵勇敢，而多疑少断，未洽人心。陕军器争，实其意存节省、拘泥成例所致，虑不胜参赞任。”及至京召对，语复掩饰，降头等侍卫。寻充和阗办事大臣。十年，召还。逾年，卒。

武隆阿回疆战功与二杨相埒，以言弃地获谴，未膺优赏。宣宗念前劳，仍列功臣，绘像紫光阁。八旗诸将同列者：都统威勇侯哈琅阿，护军统领阿勒罕保，库尔乌苏领队大臣副都统巴哈布，副都统苏清阿，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长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达凌阿，察哈尔都统安福，头等侍卫巴清德，吉林副都统吉勒通阿，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副都统衔额尔古伦，头等侍卫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德勒格尔桑，头等侍卫华山泰，宁夏副都统伊勒通阿，吉林协领寿昌，黑龙江协领鄂尔克彦、全凌阿，黑龙江总管副都统衔舒凌阿，伊犁察哈尔总管乌齐拉尔，三等侍卫得胜额，吉林佐领乌凌额、德成额，黑龙江佐领占布、阿勒吉讷，伊犁锡伯佐领德克精阿，伊犁索伦副总管哈丹保，伊犁锡伯马甲防御衔骁骑校讷松阿、舒兴阿，而回子郡王伊萨克亦与焉。

哈琅阿，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由世袭云骑尉为伯父额勒登保嗣，袭一等威勇侯，授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嘉庆十八年，从剿滑县教匪有功，赐号继勇巴图鲁。二十一年，晋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武备院卿，历护军前锋统领。

道光六年，从长龄赴回疆，充领队大臣，将骑兵。连战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擒安集延头目阿瓦子迈玛底等，复喀什噶尔，擒逆属及从逆伯克阿布都拉、安集延头目推立汗。从杨芳破玉努斯於毗拉满，复和阗，擢镶红旗蒙古都统。八年，槛送张格尔至京，献俘阙下，礼成，赐蟒袍、大缎。十年，喀什噶尔复被围，授参赞大臣，从长龄视师，至则贼已遁，命偕杨芳察各城战守及回众助逆者，捕诛百余人，被胁免罪，奖赏有功，并如议行。留回疆驻守，训练屯兵。十二年，浩罕遣使进表，送还所掠回民，率贸易人进卡，哈琅阿受之，宣示通商免税恩诏，赐予筵宴，事毕还京。

台湾匪起，授参赞大臣，偕将军瑚松额往剿，未至，事平，旋师。十五年，命赴山、陕阅兵，擢领侍卫内大臣。寻以阅兵不慎，降二等侍卫。累迁都统。二十一年，海疆戒严，驻防山海关，复授参赞大臣，偕奕经赴浙江防剿。未几，仍回山海关防守。和议成，回京，授领侍卫内大臣。二十五年，以病请解职，食侯爵全俸。二十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刚恪。子那铭，孙荣全，袭爵。荣全官至副都统，自有传。

巴哈布，伍弥特氏，蒙古正黄旗人。以健锐营前锋、蓝翎长从征教匪，又赴台湾剿贼，累迁前锋参领。以克滑县功，授右翼翼长，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道光五年，出为哈喇沙

尔办事大臣。六年，率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援阿克苏，贼潜渡浑巴什河犯阿城，迎击，歼其渠库尔班素皮，被优叙。偕提督达凌河援乌什，败贼於沙坡树窝。寻撤蒙古兵，自请留军前。七年，和阗回众缚贼酋乞降，往抚之。洋阿尔巴特之战，偕哈琅阿率劲骑进击，所向披靡。沙布都尔、阿瓦巴特连战皆力，署叶尔羌帮办大臣。凯旋，予云骑尉世职。九年，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二年，召还京。寻擢江宁将军，治军有声。十七年，卒於官，优恤，谥勤勇。

长清，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内大臣策楞孙，副都统特成额子也。以荫生入贡，铨授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嘉庆二十四年，出为广西左江道。母忧去官。仍为兵部郎中。道光五年，加副都统衔，充阿克苏办事大臣。六年，张格尔入寇，西四城相继陷。长清截留各城换防，又发铜厂钱局官兵，扼浑巴什河。参将王鸿仪战歿於都齐特，贼纠众五六千自叶尔羌来犯，屡扑渡，皆击退。踞城百馀里，波斯图拉、哈尔塔两地多朵兰回庄，附逆抗拒，分兵进剿。贼复由托什罕渡河，逼城二十里，长清令数十骑驰聘扬尘，鼓噪东来，贼疑大军至，退走河南。乃进军，渡河结营，贼来攻，连败之，擒斩千馀，贼始不敢窥河北。阿克苏城小，扩关厢，开壕筑垒为外郭，民、回安堵。遣兵五百助守乌什为犄角，东四城恃以无恐。宣宗初虑长清未谙军事，命特依顺保往领其职而长清副之，犹未至，至是诏嘉长清防剿深合机宜，赐花翎，予优叙，遂寝前命。大军进讨，满、汉兵三万数千皆集阿克苏、长清置局供支运输，铸钱增驿，规画甚备，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仍留任。七年，四城复，诏：“长清於大军未到，力捍

孤城，厥功甚伟，予云骑尉世职，擢其子富春为主事。”八年，疏言：“长龄议於阿克苏添兵一千，柯尔坪添兵五百。柯尔坪距阿城三百里，回众数万，兵少无益，请归并阿克苏，练成劲旅，可以总治两路所属。乃塔尔达巴罕及阿尔通霍什皆有小路可通伊犁，请并封禁。”从之。张格尔就擒，械送至京。予优叙。

十年，喀什噶尔诸城复告警，容安率伊犁兵赴援，命至阿克苏与长清会商进兵。疏请分兵和阗、乌什，待哈丰阿、胡超两路兵至进剿，诏斥容安畏葸，长清并下严议。寻原之，降二等侍卫，仍留任。十二年，加提督衔，充叶尔羌办事大臣，馭夷开屯，措施并称职。十四年，授乌鲁木齐都统。逾年，召回京。寻授福州将军，加太子太保。十七年，卒，晋太子太傅，赐金治丧，谥勤毅。

达凌阿，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健锐营前锋从永保剿湖北教匪，继随杨遇春战川、陕，数有功。累擢静宁协副将，署西安镇总兵。三才峡匪起，率兵四百御之涝峪、八里坪，大败其众。追尤九馀党至黑水峪，攻克之，又败之傅家河；击万五於辛峪口，连败之，万五率残卒遁，寻就擒；加总兵衔，擢巴里坤总兵，调西安镇。

道光二年，擢乌鲁木齐提督。六年，率兵四千援阿克苏，军次库车，遣锡伯兵扼柯尔坪，分守库车、乌什。九月，与贼夹浑巴什河而军，持数日，贼分走乌什，偕巴哈布迎击，败之於阿拉尔，追至沙坡树窝，破伏贼。其自托什罕渡河者，方围协领都伦布营，遏副将郭继昌援路。达凌阿还军驰救，夺击败之，贼争渡，死者相藉，河水为之不流。迨长龄至，河

北已无贼，被优叙。七年，从大军三战复喀城，驻守叶尔羌，署办事大臣，予云骑尉世职。是年秋，闻边警，调防乌什，张格尔就擒，回本镇。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西安将军。十年，卒，优恤，谥武壮。

哈丰阿，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初，以健锐营前锋从剿襄阳教匪，转战川、陕，累迁前锋侍卫。搜捕南山余匪甚力，事平，授贵州定广协副将。擢威宁镇总兵，历浙江处州，陕甘凉州、汉中诸镇。道光八年，擢乌鲁木齐提督。十年，回疆复警，命驰赴阿克苏，偕长清防剿。十一月，进攻叶尔羌贼营，贼溃，潜伏哈拉布扎什军台，分道要击，破之。进围黑色尔，擒其酋巴拉特，乘胜至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围亦解，予云骑尉世职，赐号进勇巴图鲁。初诏哈丰阿倍道驰援叶尔羌，听容安计，绕道和阗，失期，议夺职，原之，责偿军费十之二，仍留任。

擢广州将军。疏请铸巨炮百，选精锐五百人，严守望以重海防。十四年，英吉利兵船二，号称护商，入广州海口，纵炮击之。船停黄埔，调兵建闸，制其出入，英酋谢罪，事乃解。调黑龙江将军，举发御前大臣高克勳嘱托私书，诏奖其持正，授内大臣，加太子少保。请添练马队，增置官吏，补助布特哈生计，并允行。调西安将军。二十年，卒，谥愬勤。

庆祥，图博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学士保宁子。授蓝翎侍卫。嘉庆十三年，袭三等公爵，授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兼正蓝旗护军参领。寻授理藩院侍郎、调工部。十八年，率京营兵从那彦成剿滑县教匪，凯旋，擢正黄旗汉军

都统，历热河、乌鲁木齐都统。二十五年，授伊犁将军。八月，逆回张格尔扰喀什噶尔，官军剿捕，乃引去。参赞大臣斌静以闻，不言衅由，宣宗疑之，命庆祥往勘，得斌静纵容家奴凌辱伯克、交通奸利状，褫逮论罪。疏陈善后六事，又密请羁縻浩罕部落，许遣使入觐，以安夷心，诏俞之。

道光五年夏，张格尔复扰边，内地回户多与通。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出塞掩之，不遇，即纵杀游牧布鲁特而还。其酋汰列克追覆官军於山谷，贼遂猖獗，褫参赞大臣永芹职，命庆祥代之。庆祥至，误信奸回阿布都拉，反为贼耳目。六年夏，张格尔遣其党赫尔巴什潜赴绰勒萨雅克爱曼，纠合夷众，复令奇比勒迪至巴雅尔开渠占地，遣兵擒斩之。张格尔率众五百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谓“玛杂”也。庆祥令帮办大臣舒尔哈善及领队大臣乌凌阿往剿，夜雷雨，张格尔溃围走，白帽回众纷起应之。张格尔复由大河沿合众数万进犯喀城，庆祥尽调各营卡兵为三营，令乌凌阿、穆克登布分率之，迎战，先后没於阵。先是张格尔求助於浩罕，约四城破，分所掠，且割喀城以报。及见官军无援，悔欲背约，浩罕酋怒，自以所部攻城未下，寻引去；张格尔追击之，收其降众数千，遂益强。八月，围喀城凡七十日，城陷，庆祥自经死。事闻，赠太子太保，晋封一等公，兼云骑尉世职，以子文輝嗣，谥壮直，礼昭忠祠。逾年，回疆平，诏於喀什噶尔建昭忠祠祀之，舒尔哈善、乌凌阿、穆克登布俱从祀，御制《悯忠诗》勒诸石。八年，张格尔伏诛，命其子文輝看视行刑，摘心於墓前致祭。

舒尔哈善，葛哲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骁骑校从征川、

陕教匪有功，予巴图鲁勇号。累擢布特哈乌拉协领。克滑县，加副都统衔。坐事褫职。道光初，予三等侍卫，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六年，张格尔入犯，调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与贼战，身先士卒，受枪伤，仍麾兵前进，杀数百人。城陷，被戕，予骑都尉世职。

乌凌阿，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由前锋从征教匪，累擢头等侍卫。道光三年，授伊犁领队大臣、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六年，贼逼喀城，庆祥檄令回援，遇贼於浑河，力战至晡，没於阵。赠都统衔，谥壮武，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穆克登布，季氏，满洲镶红旗人，伊犁驻防。由委前锋校累擢协领。道光元年，庆祥密令诱捕张格尔於托云山内，获其党蒙达拉克等，予议叙。二年，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调伊犁。五年，率兵至喀什噶尔，驻防图舒克塔什卡伦。张格尔犯喀城，撤兵回战於七里河，死之。赠都统衔，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多隆武，乌素尔氏，满洲镶白旗人。由笔帖式补骁骑校，累擢协领。道光四年，加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六年，喀什噶尔被围急，遣兵赴援。贼由阿色尔布依岳坡尔湖而南，分兵防御。奸回阿布都拉等潜通贼，多隆武尽诛之，喀、英两城相继陷，贼趋叶尔羌，参将吴亨佑扼单板桥，战歿；遂由黑子铺入，防师尽燬，回兵半为贼胁。伊犁道梗不能救，叶城乃陷，多隆武死之。依都统例赐恤，於叶尔羌建专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叶尔羌办事大臣印登、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苏伦保、和阗领队大臣奕湄、帮办大臣桂斌同殉难，追论死事诸臣，并赠

恤有差，惟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坐滥杀陷师，夺其恤典。

壁昌，字东垣，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尚书和瑛子。由工部笔帖式铨选河南阳武知县，改直隶枣强，擢大名知府。道光七年，从那彦成赴回疆，佐理善后。壁昌有吏才，以父久官西陲，熟谙情势，事多倚办。九年，擢头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至官，於奏定事宜复有变通，清出私垦地亩新粮万九千馀石，改征折色，拨补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俸饷，馀留叶城充经费，以存仓二万石定为额贮，岁出陈易新，於是仓库两益。叶尔羌喀拉布札什军台西至英吉沙尔察木伦军台，中隔戈壁百数十里，相地改驿，於黑色热巴特增建军台，开渠水，种苜蓿，士马大便。所属塔塔尔及和沙瓦特两地新垦荒田，皆回户承种，奏免第一年田赋，以恤穷氓。新建汉城，始与回城隔别，百货辐辏，倍於往时。以回城官房易新城南门外旷土，葺屋设肆，商民便之。访问疾苦，联络汉、回，人心益定。

十年八月，浩罕纠诸部寇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遂犯叶尔羌。容安率援师迁延不至，壁昌抚谕回酋，同心守御，分扼科热巴特、亮噶尔诸要隘。贼万馀扑城，迎战於东门外，击破之，贼宵遁，诏嘉其援师未至之先即获全胜，加副都统衔，寻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自九月至十一月，贼复三次来犯，迭击败走之。最后贼攻城，相持五日，而哈丰阿援兵至，贼望风遁，追破之於哈拉布札什。越数日，进兵英吉沙尔，而喀什噶尔之贼已饱扬出塞，大军至，则无贼矣。

壁昌素得回众心，是役尤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满之助，赖以战守。事定，奏请仍袭其祖郡王封爵。长龄、玉麟奉命会筹善后事，尽谘於壁昌。

十一年，擢参赞大臣，改驻叶尔羌，遂专回疆全局。兴喀拉赫依屯田，招练民户五百人，修渠筑坝，以牌博为界，不侵回地，凡垦屯地二万二百四十亩。十二年，和阗回民塔瓦克戕伯克多拉特、依斯玛伊勒等为乱，捕其党尽置诸法。疏言：“长龄等奏增南路防兵三千屯巴尔楚克，因其地筑城未竣，遂以二千人分屯叶、喀二城。二城形胜较巴尔楚克尤要，请以暂时分屯之兵永为定额。喀城更增绿营兵三千五百，分屯七里河为犄角，叶城增乌鲁木齐满洲兵五百、绿营兵一千。”诏从之。十三年，召还京。十四年，复出为乌什办事大臣。历凉州副都统、阿克苏办事大臣、察哈尔都统。绿事降调，充伊犁参赞大臣。授陕西巡抚，擢福州将军。

二十三年，署两江总督，寻实授。英吉利和议初成，壁昌奏设福山镇水师总兵，沿江形势，扼险设防，请於五龙、北固两山及圉山关、鹅鼻嘴修筑炮台炮堤，是为筹江防之始。言官请团练乡兵，以窒碍无益，奏寝其议。淮北已改票盐，御史刘良驹疏请推广於淮南试行。疏言其不便，略谓：“淮南地广引多，价昂课重，行销之不齐，堵缉之难易，与淮北迥别。灶户成本不能骤减至三四倍，民贩更非一时可集，而课项皆常年要需。如改票议行，应纳课银孰肯再缴？应追积欠亦当豁除。此后摊带钱粮亦将尽停，利犹未见，害已先形。为今之计，但能肃清场灶以杜偷漏之源，整饬口岸以广行销之路，严禁浮滥以除在官之蠹，顾惜成本以冀商力之纾，庶淮鹾渐

有起色。”疏入，如所请。二十七年，入覲，留京授内大臣，复出为福州将军。数月，以疾请回旗。咸丰三年。粤匪北犯，逼近畿，命为巡防大臣。四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勤襄。子恒福，直隶总督。孙锡珍，同治七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吏部尚书。

当壁昌初莅叶尔羌，实继恒敬之后。恒敬原名恒敏，伊犁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初，为四川打箭炉同知。治军需粮饷有功，擢绥定知府。累迁江宁布政使。道光初，授光禄寺卿，充哈密办事大臣。大军征张格尔，命督办转达，铸钱购粮，增设台站，供军无缺。七年，调乌什办事大臣。命赴喀什噶尔帮办善后，授叶尔羌办事大臣。迁建新城於罕那里克，勘垦官荒田，岁增粮供防兵二千口食，复於西北隅蹢荒地一百馀里，水土肥饶，疏请试垦。壁昌至，始垦成。八年，乞病归。寻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出为西宁办事大臣。十二年，卒。

论曰：平定回疆，多用川、楚、陕旧将，百战之馀，以临犬羊乌合，摧枯拉朽，旬月而告功成，何其易哉！及后海疆事起，授钺分麾，莫能御侮，盖所当坚脆不同，而胜之不可以徇也。杨芳一时名将之冠，差知彼己，晚伍庸帅，依违召讥，其以恩礼终，犹为幸焉。庆祥心知危局，身殉孤城，壁昌力捍寇氛，卒安边徼，回疆安危之所系也，并著於篇。

卷三百六十九

列传一百五十六

林则徐 邓廷桢 达洪阿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少警敏，有异才。年二十，举乡试。巡抚张师诚辟佐幕。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典江西、云南乡试，分校会试。迁御史，疏论福建闽安副将张宝以海盗投诚，宜示裁抑，以防骄蹇，被嘉纳。未几，出为杭嘉湖道，修海塘，兴水利。道光元年，闻父病，引疾归。二年，起授淮海道，未之任，署浙江盐运使。迁江苏按察使，治狱严明。四年，大水，署布政使，治赈。寻丁母忧，命赴南河修高家堰堤工，事竣回籍。六年，命署两淮盐政，以未终制辞，服闋，补陕西按察使。迁江宁布政使，父忧归。十年，补湖北布政使，调河南，又调江宁。十一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疏陈秸料为河工第一弊藪，亲赴各厅察验；又言碎石实足为埽工之辅，应随宜施用。十二年，调江苏巡抚。吴中洊饥，奏免逋赋，筹抚恤。前在藩司任，议定赈务章程，行之有效，至是仍其法，宿弊一清。赈竣，乃筹积谷备荒。清厘交代，尽结京控诸狱。考覈属吏，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於心，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如大吏之心先未贯彻，何从察其情伪？臣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僚属求实际。”诏嘉之，勉以力行。

先是总督陶澍奏浚三江，则徐方为臬司，综理其事，旋以忧去。至是黄浦、吴淞工已竣，则徐力任未竟者，刘河工最要，拨帑十六万五千有奇，白茆次要，官绅集捐十一万两，同时开浚，以工代赈。两河旧皆通海，易淤，且凿河工钜，改为清水长河，与黄浦、吴淞交汇通流。各於近海修闸建坝，潮汐泥沙不能壅入，内河涨，则由坝泄出归海。复就原河逢湾取直，节省工费三万馀两，用浚附近刘河之七浦河，及附近白茆之徐六泾、东西护塘诸河。又浚丹徒、丹阳运河，宝带桥泖淀诸工，以次兴举，为吴中数十年之利。两署两江总督。

十七年，擢湖广总督。荆、襄岁罹水灾，大修堤工，其患遂弭。整顿盐课，以减价敌私无成效，专严缉私之禁，销数大增。湖南镇算兵悍，数肇衅，巡阅抚驭，密荐总兵杨芳，擢为提督，移驻辰州，慎固苗疆屯防。

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鸦片烟，下中外大臣议。则徐请用重典，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可用之兵。”宣宗深韪之，命入覲，召对十九次。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十九年春，至。总督邓廷桢已严申禁令，捕拿烟犯，洋商查顿先避回国。则徐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令整兵严备。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驱逐趸船，呈出烟土二万馀箱，亲莅虎门验收，焚於海滨，四十馀日始尽。请定洋商夹带鸦片罪名，依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责具甘结。他国皆听命，独义律枝梧未从。於是阅视沿海炮台，以虎门为第一门户，横档山、武山为第二门户，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海道至横档分为二支，右多暗沙，左经武山前，水深，洋船由之出入。关天培创议於此设木排铁

练二重，又增筑虎门之河角炮台，英国商船后至者不敢入。义律请令赴澳门载货，冀囤烟私贩，严斥拒之，潜泊尖沙嘴外洋。

会有英人殴毙华民，抗不交犯，遂断其食物，撤买办、工人以困之。七月，义律藉索食为名，以货船载兵犯九龙山炮台，参将赖恩爵击走之。疏闻，帝喜悦，报曰：“既有此举，不可再示柔弱。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御史步际桐言出结徒虚文，则徐以彼国重然诺，不肯出结，愈不能不向索取，持之益坚。寻义律浼澳门洋酋转圜，愿令载烟之船回国，货船听官查验。九月，商船已具结进口，义律遣兵船阻之，开炮来攻，关天培率游击麦廷章奋击败之。十月，又犯虎门官涌，官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诏停止贸易，宣示罪状，饬福建、浙江、江苏严防海口。先已授则徐两江总督，至是调补两广。府尹曾望颜请罢各国通商，禁渔船出洋。则徐疏言：“自断英国贸易，他国喜，此盈彼绌，正可以夷制夷。如概与之绝，转恐联为一气。粤民以海为生，概禁出洋，其势不可终日。”时英船寄碇外洋，以利诱奸民接济销烟。二十年春，令关天培密装炮械，雇渔船登户出洋设伏，候夜顺风纵火，焚毁附夷匪船，接济始断。五月，再焚夷船於磨刀洋。谍知新来敌船扬帆北向，疏请沿海各省戒严。又言夷情诡譎，若迳赴天津求通贸易，请优示怀柔，依嘉庆年间成例，将递词人由内地送粤。

六月，英船至厦门，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拒。其犯浙者陷定海，掠宁波。则徐上疏自请治罪，密陈兵事不可中止，略曰：“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扰於浙，虽变动出於意外，其穷蹙实

在意中。惟其虚骄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售其奸；一切不得行，仍必帖耳俯伏。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不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情无厌，得步进步，威不能克，患无已时。他国纷纷效尤，不可不虑。”因请戴罪赴浙，随营自效。七月，义律至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广东烧烟之衅，起自则徐及邓廷桢二人，索价不与，又遭诟逐，故越境呈诉。琦善据以上闻，上意始动。

时英船在粤窥伺，复连败之莲花峰下及龙穴洲。捷书未上，九月，诏曰：“鸦片流毒内地，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沿海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下则徐等严议，饬即来京，以琦善代之。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至，义律要求赔偿烟价，厦门、福州开埠通商，上怒，复命备战。二十一年春，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协防。时琦善虽以擅与香港逮治，和战仍无定局。五月，诏斥则徐在粤不能德威并用，褫卿衔，遣戍伊犁。会河决开封，中途奉命襄办塞决，二十二年，工竣，仍赴戍，而浙江、江南师屡败。是年秋，和议遂成。

二十四年，新疆兴治屯田，将军布彦泰请以则徐综其事。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垦田三万七千馀顷，请给回民耕种，改屯兵为操防，如议行。二十五年，召还，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寻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授陕西巡抚，留甘肃，偕布彦泰治叛番，擒其酋。

二十七年，授云贵总督。云南汉、回互斗焚杀，历十数年。会保山回民控於京，汉民夺犯，毁官署，拆澜沧江桥以拒，镇道不能制。则徐主止分良莠，不分汉、回。二十八年，亲督师往剿，途中闻弥渡客回滋乱，移兵破其巢，歼匪数百。保山民闻风股栗，缚犯迎师，诛其首要，散其胁从，召汉、回父老谕以恩信。遂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戕官诸重犯，威德震洽，边境乃安。加太子太保，赐花翎。二十九年，腾越边外野夷滋扰，遣兵平之。以病乞归。逾年，文宗嗣位，玺诏宣召，未至，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行次潮州，病卒。则徐威惠久著南服，贼闻其出，皆震悚，中道遽歿，天下惜之。遗疏上，优诏赐恤，赠太子太傅，谥文忠。云南、江苏并祀名宦，陕西请建专祠。

则徐才识过人，而待下虚衷，人乐为用，所莅治绩皆卓越。道光之季，东南困於漕运，宣宗密询利弊，疏陈补救本原诸策，上《畿辅水利议》，文宗欲命筹办而未果。海疆事起，时以英吉利最强为忧，则徐独曰：“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后其言果验。

邓廷桢，字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分校乡、会试，称得士。十五年，授台湾遗缺知府，浙江巡抚蒋攸钰请留浙，补宁波。母忧归，服闋，补陕西延安府，历榆林、西安，以善折狱称。平反韩城、南郑冤狱，又全同州恤妇母子，陕民歌颂，传播京师。二十五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权布政使。沿江民田历年沉没，而赋额仍

在，为民累，悉请免之。道光元年，迁江西布政使。以前在西安失察渭南令故出县民柳全璧杀人罪，罣误，夺职。议戍军台，宣宗知其无私，特免遣戍，予七品衔，发直隶委用。寻授通永道。四年，擢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

六年，擢安徽巡抚。自嘉庆时，安徽多大狱，凤、颖两郡俗尤悍，常以兵定，责缴兵械，私藏尚多。廷桢乃立限，责成保长，逾限及私造者置之法。任吏皆得人，刁悍之风稍戢。旧例，颖州属三人以上凶器伤人者，极边烟瘴充军，金妻发配。廷桢疏言：“悍俗诚宜重惩，妇女顾名节，多自残求免，或自尽伤生，情在可矜，请停其例。”遇水灾，亲乘舟勘赈。修复安丰塘、芍陂水门，浚凤阳沫河，加筑堤闸。严缉捕，屡获剧盗。以获南河掘堤首犯陈端，诏嘉奖。治皖十载，政尚安静，境内大和。

十五年，擢两广总督。鸦片烟方盛行，漏银出洋为大患。十六年，英吉利商人以趸船载烟，廷桢禁止不许进口，犹泊外洋，严旨驱逐。沿海奸民勾结，禁令猝难断绝。廷桢与提督关天培整备海防，迭於大屿山口、急水洋获蟹艇，载银钜万，尽数充常，破获囤烟私贩。十八年，英船载属番男妇五百余人赴澳门居住，驱令回国。诏下禁烟议，疏言：“法行於豪贵，则小民易从；令严於中土，则外货自绌。”十九年，林则徐奉命至广东，廷桢与之同心协力，尽获趸船积烟，焚之，严私贩之罪；临以兵威，屡战皆捷，事详《则徐传》。奸民因失业，遍腾蜚语。廷桢疏陈，略曰：“臣缉惩鸦片，三载於兹。豪猾之徒，刑僇逋逃，身家既失，怨讟遂兴。查检为希旨，掩捕为贪功，侦伺为诡谋，推鞠为酷罚。诬以纳贿，目以营私，

讥建议为急於理财，訾新例为轻於改律，狂悖纷莢，无非为烟匪泄愤。”诏慰勉之。

调两江、云贵，皆未赴，闽防方急，遂调闽浙总督。购洋炮十四运闽，以闽详无内港，炮台建於海滩，沙浮不固，奏改为炮墩，囊沙堆筑，外护以船。募水勇饰商船出洋巡缉。二十年三月，英船窥厦门，遣提督程恩高等迎敌於梅林澳，击走之。奸民勾通出洋运烟，分责水陆师严缉，遇即攻击，迭有歼擒。六月，敌船驶入厦门，求通贸易，阻之，遂开炮，来扑炮台，参将陈胜元、守备陈光福奋击，毙其前队数人，发炮伤敌甚众，乃遁。其分犯浙洋者，陷定海，廷桢率师赴剿，行次清风岭，诏以闽防紧要，止其赴浙，遂驻兵泉州，招募练勇。疏言：“英船二十馀艘聚泊定海，内地师船恐难骤近，必改造坚大之船，多配炮火，间道而进，方能制胜。”

九月，诏以廷桢等在粤办理不善，转滋事端，与林则徐同夺职。二十一年，琦善撤沿海兵备，虎门失守，复追论廷桢久任两广，废弛营务，与则徐同戍伊犁。二十三年，释还。寻予三品顶戴，授甘肃布政使。议清查荒地，亲往历勘，由银州东尽洮、陇，西极酒泉，得田一万九千四百馀顷，又番贡地一千五百馀顷，宁夏马厂地归公一百馀顷，熟地升科，荒者招垦，诏嘉其勤，复二品顶戴。二十五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番匪扰蒙部，遣兵邀击於硫磺沟，平之。寻回任。二十六年，卒於官。

廷桢治行早为时称，屡蹶屡起，宣宗知之深，故卒用之。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辍。尤精於音韵之学，所著笔记、诗、词并行世。子尔恒，亦官至陕西巡抚，自有传。

当廷桢之去福建也，逾年，英兵复至，陷厦门，遂窥台湾。总兵达洪阿偕台湾道姚莹屡却之。及和议成，同获谴。

达洪阿，字厚庵，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由护军洊擢总兵。道光十五年，调台湾镇。十八年，剿嘉义县匪沈和等，赐花翎，加提督衔。二十一年八月，英兵船至鸡笼海口，达洪阿与姚莹督兵御之。副将邱镇功燃巨炮折其桅，敌船冲礁破碎，擒斩甚众，赐双眼花翎。九月，敌船再至鸡笼三沙湾，复却之。剿平嘉义、凤山土匪，子骑都尉世职。二十二年，敌船犯淡水、彰化间之大安港，欲入口。达洪阿谋於姚莹，莹曰：“此未可与海上争锋，必以计歼之。”乃募渔舟投敌任乡导，诱令从土地公港入，搁浅中流，伏发，大破之，落水死者无算，其窜入渔舟者，击斩殆尽。诏嘉台湾三次破敌，达洪阿等智勇兼施，大扬国威，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加太子太保衔。敌船游奕外洋，乘间掩击，迭有俘获，遂不复至。

既而英师再陷定海，浙江、江苏军屡挫，乃议和。英将濮鼎查诉称台湾所戮皆遭风难民，达洪阿等冒功捏奏，命总督怡良赴台湾查办。至即传旨革职逮问，兵民不服，势汹汹，达洪阿等抚慰乃散。至京，下刑部狱，寻释之，予三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历伊犁参赞大臣，西宁办事大臣。二十六年，偕陕甘总督布彦泰剿平黑错寺番匪。三十年，授副都统。

咸丰元年，从大学士赛尚阿剿贼广西，破紫金山西南炮台。以病回京。三年，粤匪犯畿辅，率八旗兵赴临洺关进剿。从钦差大臣胜保击贼静海，四战皆捷，追至下西河，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阵亡。诏斥达洪阿先退，革职，留营效力。四年，败贼献县，复原官。寻追贼阜城，受伤，卒於

军。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壮武。姚莹自有传。

论曰：林则徐才略冠时，禁烟一役，承宣宗严切之旨，操之过急；及敌氛蹈瑕他犯，遂遭谗屏斥。论者谓粤事始终倚之，加之操纵，溃裂当不致此。则徐濒谪，疏陈：“自道光元年以来，粤关征银三千馀万两，收其利必防其害。使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制夷已可裕如。”诚为说论。惟当时内治废弛，外情隔膜，言和言战，皆昧机宜，其祸岂能幸免哉？邓廷桢与则徐同心御侮，克保岩疆。若达洪阿、姚莹却敌台湾，固由守御有方，亦因敌非专注，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诸人卒皆复起，而名节播宇内、焕史册矣。

卷三百七十

列传一百五十七

琦善 伊里布 宗室耆英

琦善，安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父成德，热河都统，以先世格得理尔率属归附，世袭一等侯爵。

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累迁通政司副使。嘉庆十九年，出为河南按察使，历江宁、河南布政使。二十四年，擢河南巡抚。河决马营坝，偕尚书吴璥督工，甫塞而仪封南岸又决，夺职，予主事衔留工。寻授河南按察使，调山东。道光元年，就擢巡抚。父忧，夺情任事，袭侯爵。捕治临清教

匪马进忠，又筹济高家堰工费八十万。

五年，京察，诏嘉其明干有为，能任劳怨，加总督衔。寻擢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时高堰屡决，淤运阻漕。琦善请用盘运法，并暂行海运，如议行。七年，议启王家营旧减坝，大浚正河，寻以减坝堵合，黄水倒漾，复闭御黄坝，漕船倒塘灌放，诏斥失机，议革职，宽之，降授内阁学士。寻复授山东巡抚。九年，擢四川总督。十一年，调直隶。十六年，协办大学士。十八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琦善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二十年，海疆事急，驻天津筹办防务。八月，英兵船至海口，投书乞通商，诉林则徐、邓廷桢等烧烟启衅。琦善招宴英领事义律及兵官，许以代奏。遂入觐面陈，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论沿海疆吏但防要隘，遇英船毋开炮，义律乃率船回粤。寻罢则徐、廷桢，命琦善署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密疏牐陈粤事，略曰：“林则徐示令缴烟，许以赏犒，洋人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所得不及本银百分之一；又勒具‘再贩船货入官、人即正法’甘结，迄未遵依，此衅所由起也。当义律具稟缴烟，距撤退买办五日，非出情愿。时义律仅止孤身，设有党援，未必降心俯首。英吉利国王无给林则徐文书之事，惟吕宋国王曾有来文，或因此误传。林则徐称定海阴湿，洋人病死甚多。咨查洋人米谷牲畜尚充，疫疠病毙者多水手舵工，头目死者不过数人。从前外洋来信，祇言贸易。自林则徐欲悉外情，多方购求渔利之人，造作播传，真伪互见，此时纷纷查探，适堕术中。林则徐奏各国愤英人阻其贸易，美利坚、法兰西将遣船来与理论。访闻各国曾有此说，然迄未见兵船

来粤。前有美国二船，乘英人不备，进口，至今未敢驶出。畏葸如斯，纵力足颉颃，恐未肯伤其同类。虎门烧烟时，洋人观者撰文数千言纪事，事诚有之，语多含讥刺，非心服。林则徐称具结之后，查验他国来船，绝无鸦片。如指上年而言，事属以往，船货无凭；若指本年而言，来船尚未进口，不能知其有，亦安能信其无？”并言将军阿精阿请团练水勇，及林则徐请鼓励员弁，俟事定再议。疏入，报闻，则徐以是获罪。

时广东撤水师归营，猝被敌轰击，掠去米艇兵丁，巡抚怡良以闻。琦善又陈：“英人回粤，词气傲慢，义律托疾将回国，且兵船日增。”得旨，仍暂停贸易，一面与议，一面筹防。义律坚持索还烟价，并增厦门、福州通商，严旨拒不许。十二月，义律见防御渐撤，数遣挑战，琦善谕止之。义律曰：“战后再议，未为迟也。”乃犯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陈连升力战死之，遂陷。提督关天培守靖远炮台，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炮台，并请援，琦善不敢明发兵，夜遣二百人往。二十一年正月，事闻，上震怒，下琦善严议，命御前大臣贝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副之，率师赴粤协剿。

义律数索香港，志在必得，琦善当事急，佯许之而不敢上闻。至是，义律献出所踞炮台，并愿缴还定海以易香港全岛，别议通商章程。琦善亲与相见莲花城定义，往返传语，由差遣之鲍鹏将事，同城将军、巡抚皆不预知。及英人占据香港，出示安民，巡抚怡良奏闻，琦善方疏陈：“地势无可扼，军械无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如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事羁縻。”上益怒，诏斥琦善擅予香港，擅许通商之罪，

褫职逮治，籍没家产。英兵遂夺虎门靖远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

奕山等至，战复不利，广州危急，许以烟价六百万两，围始解，而福建、浙江复被扰。琦善逮京，谏论大辟，寻释之，命赴浙江军营效力，未至，改发军台。二十二年，浙师复败，吴淞不守，英兵遂入江，江宁戒严，於是耆英、伊里布等定和议，海内莫不以罢战言和归咎於琦善为作俑之始矣。是年秋，予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

二十三年，以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疏论债事诸臣罪状，上重违清议，再褫琦善职，意仍向用，未几，予三等侍卫，充驻藏大臣。二十六年，授四川总督。二十八年，诏嘉其治蜀於吏治营伍实心整顿，复头品顶戴。寻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以平瞻对野番功被议叙。二十九年，调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剿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既而言官劾其妄杀，命都统萨迎阿往按，革职逮问。咸丰二年，定谥发吉林效力赎罪，寻释回。

时粤匪已犯湖南，势日炽，屡易帅皆不能制。起琦善署河南巡抚，驻防楚、豫界上。以捐饷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专办防务。湖北省城失守，观望不能救。三年春，贼遂连陷安徽、江宁省城，分扰镇江、扬州，命琦善偕直隶提督陈金绶防江北。三月，连败贼於浦口雷塘，进剿扬州，分屯宝塔山、司徒庙，五战皆捷。秋，破浦口援贼，合围扬州。十二月，贼突围出窜瓜洲，以收复扬州入告，诏斥勇溃纵贼，责令进剿瓜洲、仪征，仪征克复。四年夏，连战金山、瓜洲、三汊河，屡奏斩获。自琦善与向荣分主大江南北军事，攻战年

馮，鎮江、瓜洲迄未克復，無得力水師，不能扼賊，琦善雖議增水師，亦未果。是年秋，卒於軍，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恤，謚文勤。

子恭鏜，黑龍江將軍。孫瑞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瑞澂，兩湖總督。瑞澂自有傳。

伊里布，字莘農，鑲黃旗紅帶子。嘉慶六年進士，授國子監學正，改補典簿。出為雲南府南關通判，署澂江知府，遷騰越知州。二十四年，總督伯麟薦其熟練邊務，能馭土司，治緬匪有功，以應升用。道光元年，從總督慶保剿平永北大姚夷匪，賜花翎，署永昌知府。擢安徽太平知府。歷山西冀寧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浙江布政使。五年，擢陝西巡撫，調山東。丁父憂，署雲南巡撫。服闋，乃實授。時阮元為總督，伊里布和而廉，有政聲。回疆兵事起，自請從軍，詔斥不諳回情，妄行陳奏，奪職留任，尋復之。十三年，擢雲貴總督。京察，以久任邊疆，鎮撫得宜，被議叙。十八年，協辦大學士，留總督任。四川綦江奸民穆繼賢仇殺貴州仁懷武生趙應彩，遂糾眾踞方家溝為亂，伊里布率提督余步雲、布政使慶祿等破其巢，斬獲千餘，誅賊首穆繼賢、謝法真等，餘匪悉平，賜雙眼花翎。

十九年，調兩江總督。二十年秋，英兵陷定海，命為欽差大臣，赴浙江查辦。時已有論致寇由斷絕貿易燒烟起衅者，密諭察訪確情毋回護。尋以琦善代林則徐，命沿海遇敵勿擊。伊里布初至浙，駐鎮海籌防，疏報击沉敌船，有所擒获，命慰諭英人攻击出於误会，促令退兵交地，俘虏俟敌退释还。伊

里布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师，英人亦答馈，奏闻，谕却勿受。请增调安徽、两湖兵，允之。

裕谦方代署两江总督，疏言：“各省皆可议守，独浙江必应速战。”且言：“定海西境岑港为第一险要，应以精兵先据之。”下伊里布体察办理。既而琦善在粤议款不得要领，兵端又开，二十一年正月，诏促伊里布进兵规复定海。二月，义律既踞香港，尽调英船赴粤，以交还定海告。诏斥附和琦善，以兵炮未集，藉词缓攻，致敌船遁去，褫协办大学士、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任，以裕谦代为钦差大臣督浙师。裕谦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命解任，带张喜来京，下刑部讯鞫，褫职，遣戍军台。未几，定海、镇海、宁波相继陷，裕谦殉之。

二十二年春，扬威将军奕经援浙，复挫败。巡抚刘韵珂疏陈浙事危急，荐伊里布无急功近名之心，为一时仅见，请发军营效力赎罪。於是予七品顶戴，随杭州将军耆英赴浙，密谕相机办理。及英兵犯乍浦，耆英遣往设计退兵。五月，署乍浦副都统，复令张喜传语，英兵遂去乍浦，犯吴淞，由海入江，镇江失守。伊里布奉命偕耆英赴江宁议和，事详《耆英传》。和议既成，英兵退，约於广东议税则，命偕耆英详慎酌商，授广州将军、钦差大臣，办理善后事宜。二十三年，至粤，见民心不服，夷情狡横，忧悴。逾月病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敏。

宗室耆英，字介春，隶正蓝旗。父禄康，嘉庆间官东阁大学士。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

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二年，迁理藩院侍郎，调兵部。四年，送宗室闲散移驻双城堡。五年，授内务府大臣，历工部、户部。七年，授步军统领。九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太医院，兼都统。十二年，畿辅旱，疏请察吏省刑，嘉纳之，授内大臣。十四年，以管理步军统领勤事，被议叙。历工部、户部尚书。十五年，以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广东、江西按事。十七年，内监张道忠犯赌博，耆英瞻徇释放，事觉，降兵部侍郎。寻出为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诏严禁鸦片，无论宗室、觉罗，按律惩治。疏请旗民十家联保，以凭稽察。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扼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

二十二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洋务。因御史苏廷魁奏英吉利为邻国所破，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乘机进剿，寻知其讹传，仍留浙江。五月，吴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苏相机筹办。英兵已入江，越圉山关，陷镇江，踞瓜洲，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先后奏请羁縻招抚。七月，英兵薄江宁下关，伊里布先至，英入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驳诘之。英兵突张红旗，置炮钟山上临城，急止之，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许据情奏闻。宣宗愤甚，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乃允之。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

盟於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先予六百万，餘分三年给，和议遂成。九月，英兵尽数驶出吴淞，授两江总督，命筹办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钦差大臣，赴广东议通商章程，就粤海关税则分别增减，各口按新例一体开关，牒列整顿税务条款，下廷议施行。又奏美利坚、法兰西等国一体通商，允之。美国请入京瞻觐，却不许。二十四年，调授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宜。二十五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比利时、丹麦等国请通商，命体察约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殫心竭虑坐镇海疆，被议叙。疏上练兵事宜，缮呈唐臣陆贽《守备事宜状》，请下各将军督抚置诸座右。英国请於西藏定界通商，谕耆英坚守成约，毋为摇惑。

故事，广东洋商居住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诉於大吏，不省，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复至，耆英遣广州知府馀保纯诣商，粤民鼓噪，安抚乃罢。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贻书大吏诘让，群情愤激，不可晓谕。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坚，耆英漫许两年后践约，始退，自请议处。谕严为防备，务出万全。耆英知终必有衅。

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命赴山东查办盐务，校阅浙江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求治莫先於用人、理财、行政诸大端。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

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财非人不理。今赋额四千馀万，支用有馀，不能如额，以致短绌。致绌之由，非探本穷源，不能通盘清厘。与其正赋外别费经营，不如於正赋中核实筹画。”疏入，特谕曰：“身为端揆，一言一动，举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传旨申飭。耆英不自安，屡称病。是年十月，上手诏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状，斥“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犹念其迫於时势，从宽降为部属。寻补工部员外郎。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饷予四品顶戴。五年，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职圈禁。

八年，英人纠合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驰往查办。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召对，自陈愿力任其难，予侍郎衔，赴天津协议。初耆英之在广东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一意迁就。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於是欺谩之迹益彰，为王大臣论劾，严诏逮治，赐自尽。

论曰：罢战言和，始发於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

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捐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寢致庚申之祸。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

卷三百七十一

列传一百五十八

颜伯焄 怡良 祁埏黄恩彤 刘韵珂
牛鉴

颜伯焄，字鲁舆，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孙，总督检子。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历陕西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大军征回疆，以转运劳，赐花翎。署陕西巡抚。十七年，授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闸，农田赖之。兼署云贵总督。伯焄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

二十年，擢闽浙总督。时定海已陷，伯焄至，劾水师提督陈阶平於英兵前次攻厦门告病规避，又论琦善主款债事，及林则徐守粤功罪。二十二年，奏请饷银二百万，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以备出洋御敌。复疏陈广东兵事，略曰：“闽、粤互为唇齿，呼吸相通。自正月虎门不守，粤事几不可问。四月内夷船驶泊省西泥城，防勇望风溃遁，兵船被焚，炮台弃去。当事者以洋银六百万元令知府余保纯重陷敌人，始允罢战，犹报胜仗，指为就抚，以欺朝廷。夫抚非不可，然必痛

剿之后，始能帖伏。今逆势方张，资之库藏，何不以养士卒？如谓曲徇商民所请，何不於誓师之始，申效死之义，与之同守？粤民非不可用，前有萧关、三元里等乡数千人围困义律，乃余保纯出城弹压，始渐散去。保纯以议抚之后，不应妄生枝节，是谓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奕山、隆文已远避数十里，杨芳，齐慎亦退入城。奕山、隆文等阅历未深，杨芳年老耳聋，皆不足当重任。斯时惟有特简亲信重臣，督造船炮，用本省之人，作本省之兵，悬以重赏，未有不堪一用者。臣移驻厦门，督修战具，但使船炮稍备，即当奋力攻击，不敢老师糜饷，以取咎戾。”又荐裕谦、林则徐可任粤事。

伯焘主战甚力、欲一当敌。七月，英兵三十餘艘犯厦门，投书索为外埠，即驶入攻击，接战，毁敌轮船一、兵艇五，敌遂聚攻炮台，总兵江继芸、游击凌志、都司张然、守备王世俊皆死之。伯焘所募水勇，以节饷议遣，未有安置。当战时，呼噪应敌，英兵登岸，以台炮回击，厦门官署街市并毁，伯焘退保同安。英人得厦门不之守，越数日，移船赴浙洋，惟留数艘泊鼓浪屿。诏斥不能豫防，仓猝失事，以厦门收复，免其治罪，议革职，从宽降三品顶戴留任。寻命侍郎端华至闽察勘，坐未能进剿罢职。时论仍右之。咸丰三年，召来京，将起用，道梗不得至，寻病卒。子钟骥，宣统初，官至浙江布政使。

怡良，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刑部笔帖式，洊升员外郎。道光八年，出为广东高州知府，调广西南宁。历云南盐法道，山东盐运使，安徽、江苏按察使，江西、江苏布政使。

十八年，擢广东巡抚。禁烟事起，林则徐、邓廷桢主之，怡良偕预其事。二十年，兼署粤海关监督。及琦善至，撤防议抚，疏请暂示羁縻，怡良及将军阿精阿皆不列衔。二十一年正月，沙角、大角炮台既失，琦善私许通商，并给香港，义律行文大鹏协撤回营汛。怡良疏陈曰：“自琦善到粤以后，办理洋务，未经知会。忽闻传说义律已在香港出示，令民人归顺彼国。提臣移咨副将钞呈伪示，臣不胜骇异。大西洋自前明寄居澳门，相沿已久，均归中国同知、县丞管辖，议者犹以为非计。今英人竟占据全岛，去虎门甚近，片帆可到。沿海之地，防不胜防，犯法之徒，必以为藏纳之藪。地方因之不靖，法律有所不行。更恐洋情反覆，要求不遂之时，仍以非礼相向，虽欲追悔，其何可反！圣虑周详，无远不照，何待臣鳃鳃过计。但忽闻海疆要地，外人公然主掌，天朝百姓，称为英国之民，臣实不胜愤恨。一切驾驭机宜，臣无从悉其颠末。惟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调集兵丁，预备进剿，并令琦善同林则徐、邓廷桢妥办，均经宣示。臣等请添募兵勇，固守虎门，防堵要隘。今英人窥伺多端，实有措手莫及之势。不敢缄默，谨以上闻。”於是诏斥琦善专擅之罪，褫职逮治，怡良兼署总督。英兵寻陷虎门，命怡良会同参赞大臣杨芳进剿，合疏请许英属港脚商船贸易，诏斥怠慢军心，夺职留任。

是年秋，授钦差大臣，会办福建军务，署闽浙总督，寻实授。时英兵已去厦门，其留泊鼓浪屿者仅数艘。及和议成，福州、厦门皆开口岸，命偕巡抚刘鸿翱议善后事宜，筹办通商，兼署福州将军。先是台湾镇、道御敌，迭有擒斩，英人

追诉其妄杀冒功，命怡良渡台湾查办，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逮京。当和议初定，怡良不能为之剖雪，为时论所讥。二十三年，乞病归。

咸丰二年，起授福州将军，偕协办大学士杜受田治山东赈务。三年，授两江总督。江宁、镇江已陷，暂驻常州。粤匪方炽，兵事由钦差大臣琦善、向荣主之，分驻大江南北。上海逆匪刘丽川踞城，连陷川沙、青浦、南汇、嘉定、宝山。丽川，粤人，商於沪。初起，冒用洋行公司铃记出示，众论汹汹，疑有通洋情事。怡良疏请闽、浙、江西丝茶暂行停运，使洋商失自然之利，急望克复，自能严断济贼。巡抚吉尔杭阿率兵进剿，逾年乃平。时各国因在广东争入城，与总督叶名琛齟齬，每赴上海有所陈议，谕怡良随时妥办，勿徇要求。

五年，粤匪攻金坛，遣总兵傅振邦、虎嵩林会西安将军福兴、漳州镇总兵张国梁进剿，连捷，解围。国梁进克东坝，福兴与之不治，诏怡良密察以闻。奏言：“国梁勇战，福兴所不及，人皆重张轻福。因有芥蒂，请分调以免贻误。”寻命福兴赴江西剿贼。大军围江宁，久无功，贼势益蔓。七年，以病请解，允之。同治六年，卒。

祁埏，字竹轩，山西高平人。嘉庆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督广西学政，任满补原官。以承审宗室敏学狱不实，褫职。寻予刑部七品小京官，累迁郎中。道光四年，出为河南粮盐道。迁浙江按察使，覆检德清徐倪氏狱，得官吏受贿蒙蔽状，尚书王鼎覆讯，如埏议。迁贵州布政使。九年，召授刑部侍郎。寻出为广西巡抚。十二年，湖南、广东

瑶匪并起，顷遣兵防富川、恭城、贺县，搜捕窜匪，追击於芳林渡，斩擒千馀。瑶平，加太子少保。疏陈善后策，扼要移驻文武，稽查化导，如所议行。十三年，调广东巡抚。时卢坤为总督，和衷抚驭，筹修海防。十五年，代坤兼署总督。十八年，召为刑部尚书。宣宗知顷习练法律，故有此授。京察，被议叙。

二十一年，靖逆将军奕山督师广东，命顷往治饷。琦善既黜，授两广总督。时英兵踞虎门，省城迁避过半，顷示以镇静，稍稍安集。参赞大臣杨芳主持重勿浪战，奕山为其下所怂恿，商之顷。顷以敌方恣响喝，大军新至，乘锐而用，冀挫其焰，未阻止。遂突攻英舰於省河，敌猝未备，义律夜遁。迟明，英兵大至，逼炮台，守兵溃，英兵进踞城北耆定台，高瞰城中。顷与巡抚怡良亟守西南两门，城外市屋尽毁，客兵皆撤入城。商民知兵不足恃，环请为目前计，款议遂决，予洋银六百万两。英舰退出虎门，而耆定台兵未去，船泊泥城，登岸侵扰，其兵目伯麦闯入三元里，民愤，磔之。义律驰救，受围，遣广州知府余保纯护之出，今率众尽退虎门外。於是乡团日盛，绅士黄培芳、余廷槐等合南海、番禺诸乡立七社，万人一呼而集储谷十馀万石，不动官帑。顷用林则徐堵塞省河之法，以资守御。

是年夏，英人交还虎门炮台，偕奕山疏陈：“现练水陆义勇三万六千馀名，并各乡丁壮，分成团练。前调各省官兵，遵旨陆续分撤。”诏促规复香港，责顷与奕山各抒所见。顷奏：“欲收复香港，必先修虎门炮台，然非设险省河，虎门亦难兴工。先於狮子洋、蚺蛇洞诸要隘筑堡守戍。”疏上，报闻，是

时粤师实无力进剿，英人既得赂而去，兵势趋重江、浙，得以苟安。奕山屡被严诘，麾下招诱海盗，献计袭攻敌舰，奕山又为所动，顷劝寝其议。

二十二年，和议成，英商开市益骄，民怨益深，焚其馆，掷货於衢，濮鼎查责言，顷抚慰之，得无事。二十三年，虎门炮台工竣，疏言：“旧式炮台仅可御海盗，今仿洋法，以三合土筑人字形，炮墙量宜增移改建。”又请就海墘围沙成田一百六十馀顷，可给屯丁二千人，且耕且守防要隘。并陈粤民义奋、团练可用状，谕责事期经久，俾济实用。以病乞休，累疏乃得请。二十四年，卒，优诏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恪。

黄恩彤，字石琴，山东宁阳人。道光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狱数有平反。充提牢，以疏防越狱降调，寻复之。充热河理刑司员，却翁牛特蒙古公贿，黜其爵。累迁郎中。二十年，出为江南盐巡道，迁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英兵犯江宁，耆英、伊里布令恩彤偕侍卫咸龄赴敌舰议款，随同定约。事竣，复随伊里布赴广东，筹议通商。改番舶互市归官办，增减税则，稽查偷漏，悉由恩彤与粤海关监督文丰商定。调广东按察使，迁布政使。美利坚人顾盛请入京，恩彤赴澳门辩折，止其行，赐花翎。

二十五年，就擢巡抚。恩彤疏陈洋务，略曰：“欲靖外侮，先防内变。粤民性情剽悍，难与争锋，亦难与持久。未可因三元里一战，遽信为民足御侮也。该夷现虽释怨就抚，而一切驾驭之方与防备之具，不可一日不讲。但当示以恩信，妥为羁縻，一面慎固海防，简练军实。尤必抚柔我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以固人心而维邦本。庶在我有隐然之威，因

以折彼器凌之气。”疏入，上韪之。寻届京察，与耆英并被议叙。筹备海防，裁虎门屯丁，以沙田租税充战船炮台岁修之费。二十六年，英人争入城，议久不决，粤民愤不可谕，恩彤前疏不为时论所与。被劾。会监临文武乡试，疏请年老武生给予武职虚衔，诏斥其违例，褫职，交耆英差遣。寻以同知铨选。

二十九年，告养归。咸丰初，在籍治团练。天津议和，命随耆英往，恩彤至，则款议已定，仍请终养。同治中，以御捻匪功，予三品封典。光绪七年，乡举重逢，加二品衔。寻卒。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洊迁郎中。道光八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调安庆。历云南盐法道，浙江、广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二十年，擢浙江巡抚。定海已陷，韵珂於宁波收抚难民。沿海设防，钦差大臣伊里布驻镇海督师，琦善方议以香港易还定海，韵珂疏言：“定海为通洋适中之地，英人已筑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彼或饵渔，盗为羽翼，其患非小。浙江为财赋之区，宁波又为浙省菁华所在，宜预杜觊觎。”寻诏斥伊里布附和琦善，罢去，以裕谦代之。命韵珂偕提督余步云治镇海防务。二十一年，英兵退出定海，仍游奕浙洋，裕谦督师赴剿。定海再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裕谦死之。韵珂檄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总兵李廷扬、按察使蒋文庆、道员鹿泽良驻防绍兴，募勇二万人守省城，庀守具，清内奸，抚沙匪十麻子投诚效用，人心以安。英舰窥钱塘江，寻退去。扬威

将军奕经援浙。

二十二年春，规复宁波，不克，扰及奉化、慈溪，战数不利，命韵珂偕钦差大臣耆英筹办防务。韵珂疏言：“浙事有十可虑，皆必然之患，无可解之忧，若不早为筹画，国家大事岂容屡误？现在奕经赴海宁查看海口，文蔚留驻绍兴调置前路防守，究竟此后作何筹办，奕经等亦无定见。臣若不直陈，后日倘省垣不守，粉身碎骨，难盖前愆。伏乞俯念浙省危急，独操乾断，飭令将军等随机应变，俾浙省危而复安，天下胥受其福。”又力荐伊里布“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喜亦可用。倘令来浙，或英兵不复内犯。”疏入，上颇采其言，命伊里布随耆英赴浙，相机办理。

四月，乍浦陷，伊里布往说英人退兵，於是改犯吴淞，入大江，乃於江宁定和议。韵珂贻书耆英、伊里布等曰：“抚局既定，后患颇多，有不能不鳃鳃过虑者。英船散处粤、闽、浙、苏较多，其中有他国纠约前来者，粤东又有新到。倘退兵之后，或有他出效尤，或即英人托名复出。别肆要求，变幻莫测。此不可不虑者一也。洋人在粤，曾经就抚，迨给银后，滋扰不休，反覆性成，前车可鉴。或复称国主之言，谓马、郭办理不善，撤回本国，别生枝节。此不可不虑者二也。上所获之郭逆义子陈禄，皆云虽给银割地，决不肯不往天津，而现索马头不及天津，殊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后之悔。此不可不虑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有关口应输税课，万一洋人仍向商船拦阻，势不能听其病商攘课，一经阻止，又启衅端。此不可不虑者四也。民人与洋人狱讼，应听有司讯断，万一抗不交犯，又如粤东林如美之案，

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虑者五也。罢兵之后，各处海口仍须设防，修造战船炮台，添设兵伍营卡，倘洋人猜疑阻扰，以致海防不能整顿。此不可不虑者六也。今日汉奸尽为彼用，一经通商，须治奸民。内地民人投往者，应令全数交出，听候安插。否则介夫洋汉之间，势必恃洋犯法，不逞之徒，又将投入，官法难施，必寻衅隙。此不可不虑者七也。既定马头，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闯入，取掠牲畜妇女，民人不平，纠合抗拒，彼必归咎於官，而兴问罪之师。此不可不虑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定海拆毁城垣，建造洋楼，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此，恐非通商体制，腹内之地，举以畀人，转瞬即非我有。此不可不虑者九也。中国凋敝，由於漏银出洋。令各省有洋船，漏银更甚，大利之源，势将立竭。会子、交子之弊政将行，国用、民用之生计已绝。此不可不虑者十也。至於议给之款，各省分拨。浙省自军兴以来，商民捐饷赈灾，宁波菁华为洋人搜括，岁事歉收，责以赂敌之款，势必不应。若如四川之议增粮赋，江、浙万不能行。故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馀不可捐。惟亮察之！”所言并切利害。

韵珂机警多智，数见浙兵不可恃，以战事委之裕谦、奕经，专固省防，浙人德之。及事急，再创调停之说，而虑成议於浙，为天下诟，移祸於江苏。然世多讥其巧於趋避。二十三年，擢闽浙总督。疏言：“浙江旧未与外洋交易，与广东情事不同。应於耆英等所议章程稍加变通，先申要约。”又筹海疆善后事宜二十四则，下议行。二十四年，疏报厦门开市，鼓浪屿尚有英兵栖止，恐久假不归，请谕禁，与领事面订预

杜偷漏稽查洋众条款。又奏天主教流弊，请稽查传教之地，不令藏奸；或有藉端滋事，据事惩办，不牵及习教，俾无藉口。

二十五年，英人始至福州，请於南台及城内乌石山建洋楼，韵珂难之。士绅见广东争议久不决，亦援以拒。英人诉诸耆英，谓不践原约，则鼓浪屿且不退还，往复辩论，卒不能阻，而闽人归咎於韵珂。三十年，文宗即位，以病乞假，特旨罢职回籍。咸丰二年，坐泉州经历何士邠犯赃逃逸，追论宽纵，褫职。同治初，召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复乞病归，卒於家。

牛鉴，字镜堂，甘肃武威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道光十一年，出为云南粮储道。历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与巡抚不合，乞病归。十八年，起授江苏布政使，署巡抚。

十九年，擢河南巡抚。整顿吏治，停分发，止摊捐；筹银二十万两，津贴瘠累十五县；筑沁河堤，浚卫河；甚有政声。二十一年六月，河决祥符，水围省城。鉴率吏民葺城以守，规地势泄水，赈抚灾黎。时水分二流，一环城西南，一由东南行，均注归德、陈川、入江南境。鉴以正河断流，决口难遽塞，议急卫省城。水涨不已，西北隅尤当冲，城垣坍塌十馀处，抛砖石成坝，絙钜舟以御之。奇险迭出，昼夜临陴，民感其诚，同心守护，有不受雇值者。当事急，河督文冲奏省城卑湿不可复居，请择地迁移。鉴疏言：“一月以来，因守危城，幸保无虞者，实由人心维系。若一闻迁徙，各自逃生，谁与防守？恐迁徙未及，水已灌城，变生俄顷，奸民

乘机抢掠，法令不行，情状不堪设想。节交白露，水将渐消，惟有殚竭血诚，坚忍守御，但得料物应手，自可化险为平。”命大学士王鼎、侍郎慧成往勘。鉴与合疏言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并劾文冲漠视延误状，於是褫文冲职。秸料大集，缮治堤坝，水亦渐退，守城凡六十馀日而卒完。命偕王鼎等兴工塞决。

会英兵犯浙江，裕谦殉於宁波，命鉴代署两江总督，寻实授。十月，至苏州受事，阅海口，偕提督陈化成治防，缮台增炮，沿海以土塘为蔽，驻四营居中策应。二十二年四月，英兵既陷乍浦，遂窥吴淞口。五月，敌舰七十馀艘来攻，鉴偕化成督战，击沉贼船三，西炮台及战舰皆被毁。敌以小舟载兵由小沙背登陆，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兵先溃，化成死之。鉴退嘉定，而宝山、上海相继陷。又退昆山，收集溃兵。寿春镇总兵尤渤守松江，敌两次来犯，皆击却之。英舰聚泊吴淞口外，扬言将北犯天津。六月，突入江，乘潮上驶，直越圉山关，鉴由京口退保江宁。提督齐慎、刘允孝迎战京口，不利，退守新丰。镇江陷，副都统海龄死之。敌舰分薄瓜洲，扬州震动，盐运使但明伦听商人江寿民计，赂以六十万金，遂犯江宁，舰泊下关。

鉴初专防海口，倚陈化成，沿江鹅鼻嘴、圉山关诸要隘仓猝调兵，益无足恃。化成既死事，鉴知不能复战，连疏请议抚。耆英、伊里布先后奉命至，英人索五处通商及偿款，诸臣未敢遽允；敌兵遂登岸，置大炮临城，乃悉许之。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略曰：“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彼所请虽无厌，而通市外无他

图。与其结兵祸而毒生灵，曷若捐鉅帑以全大局？厦门敌军虽退，尚未收复。香港、鼓浪屿、定海、招宝山仍未退还，使任其久踞逡巡，不如归我土地。既愿循例输税，即为悔祸向风。此后彼因自护租岸，我即以捍蔽海疆，未始非国家之福。所请平礼虚文，不妨假借。事定之后，亦应释俘囚以坚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并附详条目以闻。八月，和议成，英兵悉退出海洋。

寻以贻误封疆罪，褫职逮问，谪大辟，二十四年，释之，命赴河南中牟河工效力。工竣，予七品顶戴，以六部主事用，回籍。咸丰三年，粤匪北扰，予五品顶戴，署河南按察使。四年，命御任，劝捐募勇，赴陈州，偕徐广缙剿捻匪，破颍州贼李士林於阜阳方家集，焚其巢，加按察使銜。五年，又破之於霍丘三河，士林寻於湖北就抚。鉴深得河南民心，前劝捐中牟大工，得钱二百万缗，至是集军饷复及百万。叙功，加二品顶戴。以病乞归。八年，

论曰：颜伯焄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怡良不附和琦善。亦无建树。祁埏依违和战之间，苟全而已。刘韵珂以术驭人，阴主和议。牛鉴以循吏处危疆，身败名裂。要之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况人事之未尽乎？呜呼！论世者当观其微也。

卷三百七十二

列传一百五十九

裕谦 谢朝恩 重祥 关天培 陈连升 祥福
江继芸 陈化成 海龄 葛云飞 王锡朋
郑国鸿 朱贵

裕谦，原名裕泰，字鲁山，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一等诚勇公班第曾孙，绥远城将军巴禄孙。父庆麟，京口副都统。

裕谦，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六年，出为湖北荆州知府，始改今名。调武昌，历荆宜施道、江苏按察使。十九年，就迁布政使，署巡抚，寻实授。

二十年，英兵陷定海，伊里布奉命往剿，裕谦代署两江总督。时英舰游奕海门外洋，江南戒严。裕谦赴宝山、上海筹防，檄徐州镇总兵王志元，佐提督陈化成防海口。疏陈规复定海之策，可无虑者四，难缓待者六，谓各省皆可言守，浙江必应议战，且应速战。又疏劾琦善五罪，略曰：“英人至天津，仅五船耳，琦善大张其事，遽称：‘畿疆、辽、沈处处可虞，后来之舰尚多，势将遍扰南北’。冀耸听闻，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张皇欺饰，其罪一。英酋回粤以来，骄桀日甚，琦善惟责兵将谢过，别未设筹，将士解体，军心沮丧。彼军乘敝，遂衄我师。我船炮纵不如彼，兵数何啻十倍。琦善不防

后路，事败委过前人。试思琦善未至粤时，未闻失机，其又何说？弛备损威，其罪二。沙角、大角炮台既失，自应迅驻虎门，乃其奏中不及剿堵事，惟以覆书缓兵为词，且嘱浙省勿进兵。旋以给香港、即日通商定议，不俟交还定海后奏允奉行。违例擅权，其罪三。既畀香港换出定海，而英人仍欲通商宁波，销售鸦片。何以不在粤剪断葛藤？将就苟且，其罪四。义律仅外商首领，向来呈牒，自称远商远职。上年在天津、浙江僭称公使大臣，琦善不之详，假以称号。失体招衅，其罪五。琦善已为英人藐玩，各国轻视，不宜久於其任。”疏上，宣宗愤琦善受给，斥伊里布附和，信裕谦忠直可恃。二十一年春，罢伊里布，以裕谦代之。

裕谦至镇海，英舰已去定海，渡海往治善后事宜。寻实授两江总督，以浙事付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自回江南部署防务。初，英兵在定海，残虐人民，既退，犹四出游奕。裕谦捕获兵目，剥皮抽筋而悬之，又掘敌尸焚於通衢。英人遂藉口复仇，大举再犯浙洋，裕谦率江宁驻防及徐州镇兵千，驰至镇海督战，令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五千守定海，手缄密谕，付临阵启视，退者立斩。

八月，敌舰二十九艘、兵三万来攻，分三路并进，血战六昼夜，三镇并死之，定海陷。越数日，敌由蛟门岛进犯镇海，招宝山为要冲，余步云守之，别遣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为犄角。裕谦疑步云怀两端，乃集将士祭关帝、天后，与众约：“毋以退守为词，离城一步；亦毋以保全民命为词，受洋人片纸。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步云知其意，不预盟誓。及战，裕谦登城，手援枹鼓，步云诣请遣外委陈志

刚赴敌舰，暂示羁縻，裕谦不许。有顷，敌登招宝山，步云不战而退。敌复分兵攻金鸡岭，谢朝恩中炮殒，两山同陷，镇海守兵望风而溃。裕谦先誓必死，一日经学宫前，见泮池石镌“流芳”二字，曰：“他日於此收吾尸也！吾曾祖於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难，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非佳兆。”预检硃批寄谕、奏稿送嘉兴行馆，处分家事甚悉。临战，挥幕客先去，曰：“胜，为我草露布；败，则代办后事。”至是果投泮池，副将丰伸泰等拯之出，舆至府城，昏惫不省人事。敌且至，以小舟载往馀姚，卒於途，遂至西兴，刘韵珂等视其敛。事闻，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附祀京师昭忠祠，於镇海建立专祠，谥靖节。柩至京，遣成郡王载锐奠醊。

当初败，余步云疏报镇海大营先溃，裕谦不知所往。韵珂等奏至，上始释疑，予优恤，幕客陈若木从兵间代裕谦妻草状，诣阙讼冤，逮步云论治伏法。嗣子德峻袭世职，以主事用，官至山东候补知府。

谢朝恩，四川华阳人。由行伍从将军德楞泰剿教匪，积功至都司。累擢闽浙督标副将，从平台湾张丙乱。道光十四年，擢狼山镇总兵。从伊里布防镇海，充翼长。裕谦令守金鸡岭，力战御敌。敌别出一队由沙蟹岭绕出山后夹攻，遥见招宝山威远城已为敌踞，兵遂溃。朝恩扼炮台，中敌炮，堕海，尸不获。浙人有亲见其死者，歌咏传其事，与葛云飞等同称四镇云。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重祥，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金华协副将。从葛云飞战定海受伤，复佐守金鸡岭，力战死之。处

州营游击托云保，卞氏，亦汉军旗人，偕重祥同殒於阵，并予云骑尉世职。

关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阳人。由行伍洊升太湖营水师副将。道光六年，初行海运，督护百四十馀艘抵天津，被优叙。七年，擢苏松镇总兵。十三年，署江南提督。十四年，授广东水师提督。时英吉利通商渐萌跋扈，兵船阑入内河，前提督李增阶以疏防黜，天培代之。至则亲历海洋扼塞，增修虎门、南山、横档诸炮台，铸六千斤大炮四十座，请筹操练犒赏经费。十八年，英人马他伦至澳门，托言稽察商务，投函不如制，天培却之。禁烟事起，偕总督邓廷桢侦辑甚力。

十九年，林则徐莅广东，檄天培勒趸船缴烟二万馀箱焚之，於是严海防，横档山前海面较狭可扼，铸巨铁练横系之二重，阻敌舟不能迳过，炮台乃得以伺击。则徐倚天培如左右手，常驻沙角，督本标及阳江、碣石两镇师船排日操练。七月，英舰突犯九龙山口，为参将赖恩爵击退。九月，二舰至穿鼻洋，阻商船进口，挑战。天培身立桅前，拔刀督阵，退者立斩。有击中敌船一炮者，立予重赏，发炮破敌船头鼻，敌纷纷落海，乃遁。

敌舰久泊尖沙嘴，踞为巢穴。迤北山梁曰官涌，俯视聚泊之所，攻击最便，天培增炮驻营，敌屡乘隙来争，不得逞。十月，敌以大舰正面来攻，小舟载兵从侧乘潮扑岸，歼之於山冈；复於迤东胡椒角窥伺，炮击走之。乃调集水陆兵守山梁，参将陈连升、赖恩爵、张斌，游击伍通标、德连等为五路，合同进攻。敌乘夜来犯，五路大炮齐击，敌舟自撞，灯

火皆灭。侵晓瞭望，逃者过半，仅存十馀舟远泊。次日，复有二敌舰潜进，随者十数，复诸路合击，毁其头船，遂散泊外洋。捷闻，诏嘉奖，赐号法福灵阿巴图鲁。二十年春，英舰虽不敢复进，犹招奸民分路载烟私售。天培沿海搜捕，一日数起，复饬渔船蟹艇乘间焚毁敌舟，英人始改计他犯。

及林则徐罢，琦善代之，一意主抚，至粤，先撤沿海防御，仅留水师制兵三分之一，募勇尽散，而英人要索甚奢，久无定议，战衅复起。十二月，英船攻虎门外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死之，大角炮台随陷，并为敌踞，虎门危急。天培与总兵李廷钰分守靖远、威远两炮台，请援，琦善仅遣兵二百。二十一年正月，敌进攻，守台兵仅数百，遣将恸哭请益师，无应者。天培度众寡不敌，乃决以死守，出私财饷将士，率游击麦廷章昼夜督战。敌入三门口，冲断椿练，奋击甫退，南风大作，敌船大队围横档、永安两炮台，遂陷。进攻虎门，自己至酉，杀伤相当，而炮门透水不得发，敌自台后攒击，身被数十创。事急，以印投仆孙长庆，令去，行未远，回顾天培已殒绝於地，廷章亦同死，炮台遂陷。长庆缢崖出，缴印於总督，复往寻天培尸，半体焦焉，负以出。优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忠节，入祀昭忠祠，建立专祠。母吴年逾八十，命地方官存问，给银米以养馀年。子从龙袭世职，官安徽候补同知。

陈连升，湖北鹤峰人。由行伍从征川、楚、陕教匪，湖南、广东逆瑶，数有功。累擢增城营参将。道光十九年，破英兵於官涌，擢三江协副将，调守沙角炮台。及英舰来犯，连升率子武举长鹏以兵六百当敌数千，发地雷扛炮毙敌数百，卒

无援，歿於阵，长鹏赴水死。敌以连升战最猛，裔其尸。事闻，诏嘉其父子忠孝两全，入祀昭忠祠，并建专祠，加等依总兵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展鹏袭，起鹏赐举人。

祥福，玛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由亲军累擢冠军使。出为湖南宝庆协副将。从提督罗思举平江华瑶有功。历绥靖、宁夏、镇筴诸镇总兵。二十年，率本镇兵援广东。二十一年，守乌涌炮台，与虎门同时陷，祥福死之，予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寻诏与关天培同建专祠。子喜瀛，袭世职。

天培等皆以琦善不欲战，无援，故败，海内伤之，而福建总兵江继芸又以颜伯焄促战而亡。

继芸，福建福清人。由行伍拔补千总。道光六年，台湾张丙之乱，战枋树窝、小鸡笼，以擒贼功擢守备。累迁台湾副将。二十年，署南澳镇总兵。总督邓廷桢荐其才，寻擢海坛镇总兵，调金门镇，从颜伯焄守厦门。二十一年，广东方议款，英舰游奕闽洋。伯焄素主战，它船炮备出击，而新裁水勇未散，军心不坚，继芸以为言，伯焄不听。七月，英舰泊鼓浪屿，集水陆师御诸屿口，炮毁敌舟。而敌已扑炮台登岸，陆师先溃，继芸急赴援，中炮落海死。护理延平协副将凌志、淮口都司王世俊同殉。凌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

陈化成，字莲峰，福建同安人。由行伍授水师把总。嘉庆中，从提督李长庚击蔡牵，数有功，以勇闻。累擢烽火门参将。总督董教增荐其久历闽、粤水师，手擒巨盗四百八十余人，勤劳最著，请补澎湖副将，以籍隶本省，格不行。迁瑞安协副将。道光元年，乃调澎湖。历碶石、金门两镇总兵。

十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十二年，英吉利船驶入闽、浙、江南、山东洋面，命化成督师巡逻，以备不虞。同安潘涂、宦浔、柏头诸乡素为盗藪，掩捕悉平之。

二十年，英舰犯闽，化成率师船击之於梅林洋，寻退去。调江南提督。江南水师素怯懦，化成选闽中亲军教练，士气稍振。筹备吴淞防务。修台铸炮，沿海塘筑二十六堡。化成枕戈海上凡二年，与士卒同劳苦，风雨寒暑不避，总督裕谦、牛鉴皆倚为长城。当定海三总兵战歿，裕谦亦殉，化成哭之恸，谓所部曰：“武臣死於疆场，幸也。汝曹勉之！”吴淞口以东西炮台为犄角，化成率参将周世荣守西台。参将崔吉瑞、游击董永清守东台，而徐州镇王志元守小沙背，以防绕袭。

二十二年五月，敌来犯，泊外洋，以汽舟二，列木人两舷，绕小沙背向西台，欲试我炮力。化成知之，不发，敌舟旋去，以水牌浮书约战。牛鉴方驻宝山，虑敌锋不可当。化成曰：“吾经历海洋四十馀年，在炮弹中入死出生，难以数计。今见敌勿击，是畏敌也。奉命讨贼，有进无退。扼险可胜，公勿怖！”鉴乃以化成心如铁石，士卒用命，民情固结入告，诏特嘉之。越数日，敌舰衔尾进，化成麾旗发炮，毁敌舰三，歼毙甚众。鉴闻师得力，亲至校场督战，敌以桅炮注击，毁演武厅，鉴遽退。敌攻坏土塘，由小沙背登岸，徐州兵先奔，东台亦溃，萃攻西台，部将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许攀桂，外委徐大华等皆战死。尸积於前，化成犹掬子药亲发炮，俄中弹，喷血而殒。炮台既失，宝山、上海相继陷。越八日，乡民始负其尸出，殓於嘉定。事闻，宣宗震悼，特诏优恤，赐银一千两治丧，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忠愍，於殉难

处所及原籍并建专祠。子廷芳，袭世职；廷棻，赐举人。

海龄，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由骁骑校授张家口守备。累擢大名、正定两镇总兵。以事降二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历西安、江宁、京口副都统。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頊弃城走，事后讐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頊罪如律。子宜兰泰，袭世职。

葛云飞，字雨田，浙江山阴人。道光三年武进士，授守备，隶浙江水师。勤於缉捕，常微服巡洋，屡获剧盗，有名。洊擢瑞安协副将。十一年，署定海镇总兵，寻实授。以父忧归。

二十年，英兵犯定海，总兵张朝发战败失守，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廷彪强起云飞墨经从军，总督邓廷桢亦荐其可倚，署定海镇。云飞议先守后战，扼招宝、金鸡两山，列炮江岸，筑土城，集失伍旧兵训练，军气始振。英人安突得出测量形势，以计擒之，敌始有戒心。云飞乘机图恢复，未果。二十一年，广东议款，以香港易定海，钦差大臣伊里布令云飞率所部渡海收地，然后释俘。以二镇帅偕往。二镇者，寿春镇王锡朋、处州镇郑国鸿也。既而裕谦代伊里布，改议战守，云飞以定海三面皆山，前临海无蔽，请於衙头筑土城，竹

山、晓峰岭增炮台，而衙头南五奎山、吉祥门、毛港悉置防为犄角。裕谦以费钜未尽许，则请借三年廉俸兴筑，益忤裕谦。寻至定海，见云飞青布帕首、短衣草履，奔走烈日中；又闻其巡洋捕盗伤臂，夺盗刃刺之，始服其忠勇。迨英兵复来犯，炮击敌舰於竹山门、东港浦，迭却之，加提督衔。於是云飞屯衙头土城，锡朋、国鸿分防晓峰、竹山。云飞独当敌冲，敌连檣进突，登五奎山，炮击红衣夷目，乃退。次日，敌蔽山后发炮仰击，亦隔山应之。夜，敌乘雾至，直逼土城，炮中载药敌船，轰歼甚众。越日，乃肉搏来夺晓峰岭，分攻竹山门，锡朋、国鸿皆战歿，县城遂陷。敌萃攻土城，云飞知不可为，出敕印付营弁。率亲兵二百，持刀步入敌中，转斗二里许，格杀无算。至竹山麓，头面右手被斫，犹血战，身受四十馀创，炮洞胸背，植立崖石而死。定海义勇徐保夜负其尸，浮舟渡海。是役连战六昼夜，毙敌千馀，卒以众寡不敌，三镇同殉。事闻，宣宗挥泪下诏，赐金治丧，恤典依提督例，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壮节。赐两子文武举人，以简袭世职，官至甘肃阶州知州；以敦官守备。

云飞兼能文，著有《名将录》、《制械制药要言》、《水师缉捕管见》、《浙海险要图说》及诗文集。事母孝，母亦知大义，丧归，一恸而止，曰：“吾有子矣！”

锡朋，字樵庸，顺天宁河人。以武举授兵部差官，迁固原游击。从陕甘总督杨遇春征回疆，大河拐、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浑河诸战并有功，赐花翎，擢湖南临武营参将。十二年，从剿江华瑶赵金龙，赐号锐勇巴图鲁，擢宝庆协副将。又平广东连州瑶，功最。擢汀州镇总兵，以忧归。十八年，起

授寿春镇总兵。

二十年，偕提督陈化成防吴淞，伊里布调援宁波。寻偕葛云飞等守定海。敌至，锡明初守竹山门，为诸军应援。数获胜。及敌乘雾登晓峰岭，以无巨炮不能御，率兵奋击，并分援竹山，所部裨弁朱汇源、吕林环、刘桂五、夏敏忠、张魁甲先后阵歿，众且尽，锡朋手刃数人，遂遇害。久之始得其尸，面如生，耳际有创。巡抚刘韵珂验实，为改殓，恤典加等，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刚节。子承泗、承瀚，并赐文举人，承泗袭世职，官山西温州知州；承翰工部主事。

国鸿，字雪堂，湖南凤凰厅人。父朝桂，贵州副将。伯父廷松，镇筴千总，殉苗难，无子，以国鸿嗣，袭云骑尉。从傅鼐剿苗，授永绥屯守备，洊擢宝庆副将。

道光二十年，擢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充翼长。定海既还，移兵分守要隘。敌舰初犯竹山门，国鸿发巨炮断其桅，遂以竹山为分汛地。战连日，久雨，往来泥淖。及敌分三路同时来扑，国鸿奋击，枪炮皆热不可用，短兵拒战，而土寇导敌夺晓峰岭，险要尽失，国鸿单骑冲阵，被数十创而殒，依总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追谥忠节。子鼎声已歿，赐其孙锷、钰并为举人，锷袭骑都尉，七品小京官；钰袭云骑尉。出继之子鼎臣，批验大使，从军中，扬威将军奕经令募水勇攻敌海山港，赐花翎、四品顶戴。三镇死事最烈，并入昭忠祠。定海收复，建立专祠，合祀云飞、锡朋，并许原籍各建专祠。

当定海之初陷也，总兵张朝发战於港口，兵败，身受炮伤，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皆死之。时咎朝发不专守陆路，巡抚乌尔恭额疏劾逮治。朝发已以伤殒，恤典不及焉。浙中战

事以定海为最力。后扬威将军奕经督师，将帅多闖茸，战事如儿戏，惟金华协副将朱贵称忠勇。

贵，字黻堂，甘肃河州人。以武生入伍，从征川、陕教匪，剿蓝号贼於卢家湾。贼渠冉学胜伏密箐中，以长矛刺伤主将，贵夺其矛而擒之，勇冠军中。滑县、三才峡诸役，皆在事有功，累擢凉州守备。道光初，从杨遇春战回疆，擢游击，历陕西西安参将、署察汉托洛亥副将。二十一年，擢浙江金华协副将。扬威将军奕经督师，贵率陕甘兵九百以从。时兵多新募，惟贵所部最号劲旅。

二十二年春，奕经规复宁波、镇海，令贵当镇海一路，行未至，宁波已失利，止勿进，调赴长溪岭大营，遂屯慈溪城西大宝山。敌乘胜以二千人自大西坝登岸，贵率所部迎击，毙敌四百余人。再却再进，自辰至申，军中不得食，犹酣战。乡勇忽乱队，敌由山后钞袭，增者几倍。又三舰自丈亭江直逼山下，长溪大营惊溃。贵腹背被攻，怒马斫阵，中枪马倒，跃起夺敌矛奋斗，伤要害，乃踣。子武生昭南，以身障父，同时阵亡。部下游击黄泰，守备徐宦、陈芝兰，浙江候补知县颜履敬等，兵卒三百余人，同死。诏嘉其忠勇，依总兵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廷瑞袭。昭南予云骑尉世职，子纲甫四岁，命及岁袭职。

阿木穰，世袭土司，大金河千总。加副将衔、巴图鲁勇号。哈克里，瓦寺土守备，率金川屯练赴军，皆趑捷奋勇，战辄争先。冠虎形，奕经占有虎头之兆，令赴前敌，从提督段永福攻宁波。敌已为备，至则城门不闭。阿木穰率土司兵先入，中地雷同歿。哈克里攻夺招宝山，猱升而上，抢入威远

城。敌舰自金鸡山翦江至，用炮仰击，遂不支而退，后亦殉难，浙人哀之。自朱贵大宝山之战，敌受创甚钜，遂戒深入，慈溪县城获完。士民思其功，为建祠报赛，阿木穰、哈克里亦附祀焉。

论曰：海疆战事起，既绌於兵械，又昧於敌情，又牵掣於和战之无定，畏葸者败，忠勇者亦败。专阍之臣，忘身殉国，义不返踵，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耳。呜呼，烈已！偏裨授命者，附著於篇。

卷三百七十三

列传一百六十

宗室奕山隆文 宗室奕经文蔚 特依顺
余步云

宗室奕山，恂郡王允禔四世孙，隶镶蓝旗。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七年，从征喀什噶尔，擢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历伊犁领队大臣、参赞大臣。十八年，授伊犁将军。二十年，偕副都统关福赴塔什图毕治垦务，辟田十六万四千馀亩，奏请置回千户及五品伯克以下官。召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

二十一年，命为靖逆将军，督师广东，尚书隆文、提督杨芳为参赞副之。时英兵已陷虎门，杨芳先至，听美利坚人居间，乞许通商，被严斥，促奕山速赴军。三月，抵广州。英

舰横亘省河，奕山问计於林则徐，则徐议先遣洋商设法羁縻，俾英舰暂退；塞河道，积沙囊於岸以御炮，然后以守为攻。奕山不能用，且自琦善撤防，旧储木桩巨石皆为敌移去，时以杉板小船游弋以诱我师。杨芳主持重，以募勇未集，不欲浪战。奕山初亦然之，既而惑於左右言，欲侥幸一试，芳止之不可。夜进兵，乘风毁七艘，报捷，诘旦乃知误焚民舟，而英兵大至，连舟抵城下；御於河南，互有杀伤，遂闭城。

敌以轮船袭泥城，副将岱昌等闻炮先遁，毁师船六十有奇，城外东西炮台并陷。英兵进踞后山四方炮台，奕山居贡院，炮火及焉，军民惶惧，乃遣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见义律议息兵。义律索烟价千二百万，美商居间减其半，并许给香港全岛，英兵乃退。奕山偕隆文先退，屯距城六十里小金山，讳败为胜。疏言：“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改偿费为追交商欠，由粤海关及藩运两库给之。”宣宗览奏，以夷情恭顺，诏允所请。闽浙总督颜伯焘迭疏劾其欺罔，下广西巡抚梁章钜察奏，乃得其状，报闻。

英人既得赂於粤，移兵犯闽、浙。奕山等始收回大黄滂、猎德、虎门诸炮台，填塞省河。乡民於义律未退时，困之三元里，余保纯趋救始得出。於是团练日盛，中外皆言粤民可用，遂撤客军，改募练勇。迭诏趣奕山等规复香港，实不能战，惟屡疏陈飓风漂没敌船，毁香港蓬蓦，藉修炮台未竣、造船未就为词，以塞严诏。二十二年，英人撤义律回国，以濮鼎查代之，大举犯浙江、江苏。诏斥奕山陈奏欺诈，严议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左都御史，仍留汉军都统任。及和议定，追论援粤失机，褫职治罪，论大辟，圈禁宗人府空

室。

二十三年，释之，予二等侍卫，充和阗办事大臣，调伊犁参赞大臣，署将军。二十七年，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安集延布鲁特、回匪入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讨之，奕山为副，连破贼於科科热依瓦特及苏噶特布拉克，贼遁走。论功，封二等镇国将军，赐双眼花翎。寻授内阁学士，调伊犁参赞大臣，兼镶黄旗蒙古都统。二十九年，授伊犁将军。俄罗斯遣使至伊犁，请於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诏允其二，惟喀什噶尔不许。咸丰元年，俄人复固请，仍拒之，偕参赞布彦泰与定《伊塔通商章程》十七条。祭酒胜保疏论当仿恰克图通商旧例，限以时日、人数。奕山议：“抚驭外夷以信为主，既已议定章程，旋改必有藉口。”如所请行。累授内大臣、御前大臣，仍留将军任。

五年，调黑龙江将军。时俄罗斯以分界为名，欲得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遣舰入精奇里江，建屋於霍尔托库、图勒密、布雅里。奕山疏陈阳抚阴防之策。七年，俄使请入京，拒不许。八年，俄人偕英、法、美三国合兵犯天津。三国窥商利，而俄志在边地，於是俄使木里裴岳幅至爱琿，坚请画界，奕山允自额尔古纳河口循黑龙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尽属之俄。俄使知奕山昧於地势，驻兵黑龙江口，复索绥芬河、乌苏里江地，奕山慑其兵威，勿能抗，疏称未许，然已告俄使可比照海口等处办理。逾年，与俄使会於爱琿，定约三条，饒满、蒙、汉三体字为界碑。大理寺少卿殷兆镛劾奕山：“以边地五千馀里，藉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始既轻诺，继

复受人所制，无能转圜。”诏切责之，革职留任，又以纵俄舰往黑龙江不之阻，褫御前大臣，召回京。

十一年，联军在京定约，因奕山前议，自乌苏里江口而南逾兴凯湖，至绥芬河、瑚布图河口、复沿珲春河达图们江口，以东说与俄人，语具《邦交志》。寻复御前大臣，补正红旗蒙古都统。同治中，封一等镇国将军，授内大臣。以疾罢。光绪四年，卒，谥庄简。子载鹭，理藩院侍郎。载鹭子溥瀚，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孙毓照，一等奉国将军。

隆文，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坐事罢职，捐复，授翰林院侍讲。累擢内阁学士。道光中，充驻藏大臣。历史部、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屡奉使出谳狱。偕奕山督师广东，意不相合，甫至，病，忧愤而卒，谥端毅。

宗室奕经，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后，隶镶红旗。授乾清门侍卫，历奉宸院卿、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三年，坐失察惇亲王肩舆擅入神武中门，褫兼职，留内阁学士任。五年，迁兵部侍郎。十年，从征喀什噶尔回匪，事平回京，历史部、户部侍郎。十四年，出为黑龙江将军。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协办大学士。

英兵犯浙江，定海、镇海及宁波府城相继陷，裕谦死事，命为扬威将军，督师往剿，都统哈琅阿、提督胡超为参赞，寻易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副之。陛辞日，宣宗御勤政殿，训示方略，特诏：“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

发交内库花翎等件，有功者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大学士穆彰阿奏请释琦善出狱，随赴军前效力，奕经却之。

奕经分属懿亲，素谨厚，为上所倚重，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奏调陕甘、川、黔兵一万人，请拨部饷一万两，仓猝未集，驻苏州以待。上以诸将少可恃者，命凡文武员弁及士民商贾有奇材异能一艺可取者，许诣军前投效。奕经渡江后，於营门设木匭，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於是献策者四百余人，投效者一百四十余人，而军中所辟僚佐，多闾冗京员，投效者亦无异才。惟宿迁举人臧纘青自负气节，为言议抚徒损国威，始决主战；又劝劾斩失律提督余步云以立威望，疏具而旋寝。以浙兵屡溃，不堪临阵，招募山东、河南、安徽义勇。

浙事日亟，巡抚刘韵珂促援，迟不至，遂相恶。久驻江苏，以供应之累，官吏亦厌之，饷需文报，皆延搁不时应。十二月，始抵杭州。前泗州知州张应云献策规复宁波，奕经、文蔚皆然之，遂令总理前敌营务。应云以重赏购宁波府吏陆心兰为内应，日报机密多虚诳。奕经祷於西湖关庙，占得“虎头”之兆，乃议於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时进兵，屡遣谍，为敌所获，漏师期。初，英兵踞府城仅二三百人，舰泊定海。至是，濮鼎查率十九艘兵二千散泊江岸，早为之备矣。奕经由绍兴进曹娥江，而慈溪敌兵退。应云请急进，遂驻慈溪东关，文蔚分屯长溪岭，令提督段永福、余步云等趋宁波，游击刘天保趋镇海，副将朱贵驻大宝山，而应云率所募义勇驻骆驼桥，为诸军策应，约於正月晦数路并举。而敌已勾结应云部

勇，势且生变，不及待期，先二日轻军分袭，不携枪炮。永福等入宁波南门，中地雷，天保甫及镇海城下，为敌炮击退，皆大败。越日，应云所具火攻船为敌所焚，军中自惊，奔大宝山。朱贵收集溃兵图进攻，敌兵已至，力战竟日，杀伤相当，无援，贵死之。文蔚闻败亦退，军资器械弃失殆尽。奕经留军绍兴，回驻杭州，自请严议，诏原之。英舰乘胜由海窥钱塘江，以尖山海口浅阻，寻退去。

郑鼎臣者，殉难总兵国鸿子，曾从父军。奕经予二十四万金，令募水勇规复定海，闻宁镇之败，逡巡海上。奕经督之严，乃报三月三日败敌於定海十六门洋面，毁船数十，歼毙数百。刘韵珂以为欺罔，奕经遣侍卫容照等出洋查勘，得焚毁船木及坏械回报，乃疏闻，赐奕经双眼花翎，鼎臣亦被奖。时宁波英兵忽退，留舰招宝山海口，改犯乍浦，陷之。奕经不能赴援，而以收复宁波奏。诏斥不先事预防，革职留任。既而英兵犯江南，陷镇江，逼江宁，命奕经赴援，寻命驻王江泾防御。奕经自宁波、慈溪之败，军心涣散，不能复用，益为刘韵珂所挪揄，议守议抚，一不使闻。及和议成，撤师，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误国殃民罪状，逮京论大辟。

圈禁逾年，与琦善同起用，子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为御史陈庆镛论劾，仍褫职。未几，复予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参赞大臣，调伊犁领队大臣。坐审鞫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斋清额诬捕良回狱不当，褫职发黑龙江。三十年，释回。咸丰初，历伊犁、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二年，召授工部侍郎，调刑部，兼副都统。三年，命率密云驻防赴山东防粤匪，卒於徐州军次，依侍郎例赐恤。

文蔚，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累擢至兵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内务府大臣。方其驻长溪岭也，闻诸路军皆不利，欲移营走。敌杂难民溃兵猝至，焚毁营帐，乃奔曹娥江，收集溃兵，退保绍兴。欲渡钱塘江，为刘韵珂所阻。寻以定海报捷，加头品顶戴。军事竣，追论失机，褫职下狱。逾年，释出，予三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复褫职。咸丰初，历喀喇沙尔、哈密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奉天府尹。五年，卒。

特依顺，他塔喇氏，满洲正蓝旗人，福州驻防。累迁协领。道光十三年，从平台湾张丙乱，擢荆州副都统。历腾越镇总兵、密云副都统、宁夏将军。二十一年，予都统衔，授参赞大臣，督师广东。寻命改赴浙江办理军务，驻守省城，署杭州将军，遂实授。乍浦陷，坐革职留任。和议成，命筹办浙江善后事宜。二十六年，调乌里雅苏台将军。二十九年，卒。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嘉庆中，以乡勇从剿教匪，积功至游击。平瞻对叛番，累擢重庆镇总兵。道光七年，率本镇兵从杨遇春征回疆，破贼洋阿尔巴特庄；偕杨芳击贼於毘拉满，大败之，复和阗，追擒贼酋玉努斯，授乾清门侍卫，擢贵州提督。调湖南。十二年，率贵州兵剿江华瑶赵金龙，偕提督罗思举破贼巢，金龙就歼，加太子少保。复破粤瑶於永州蓝山，擒其渠。从尚书禧恩赴广东剿连州瑶，平之，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历四川、云南提督，复调贵州。十八年，擒仁怀匪首谢法真，加太子太保，调福建提督。

二十年，英兵初陷定海，率师赴援，调浙江提督。二十一年，定海既收还，步云驻防镇海。裕谦来督师，疏言步云

不可恃，未及易而英兵猝至，复陷定海，三镇战歿。步云屯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分守金鸡岭。步云号宿将，实巧猾无战志，又嫌裕谦刚愎，将战，裕谦召与盟神誓师，托疾不赴，且献缓敌之策。敌攻其前，而以小舟载兵由石洞攀援登后山，步云遽弃炮台走，敌乃据招宝山俯击镇海城，金鸡岭及县城先后陷。步云退宁波，敌掩至，坠马伤足，仅免，府城遂陷。步云疏闻，委败於裕谦。裕谦既歿，其妻赴京讼之。二十二年，从奕经规复宁波，不克，褫步云职，逮京，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讯鞫。廷臣争劾其罪，亦有原之者，狱久延，尚书李振祐坚持，谳乃定。诏曰：“余步云膺海疆重寄，未阵获一贼，身受一伤，首先退缩，以致将士效尤，奔溃弃城，直同儿戏。倘不置之法，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节诸臣於地下？”步云遂弃市。

论曰：奕山、奕经，天潢贵胄，不谙军旅，先后弃师，如出一辙，事乃益不可为。其人皆庸暗不足责，当时廷臣不能预计，疆吏不能匡救，可谓国无人焉。奕山后复弃东北边地，其贻患尤深。余步云庸懦巧猾，卒膺显戮。宜宗於僨事诸人，皆从宽典，伸军律者，仅步云一人耳。

卷三百七十四

列传一百六十一

姚文田 戴敦元 朱士彦 何凌汉
李振祐 宗室恩桂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迭典广东、福建乡试，督广东、河南学政，累迁祭酒。

十八年，入直南书房。会因林清之变，下诏求言，文田疏陈，略谓：“尧、舜、三代之治，不越教养两端：为民正趋向之路，知有长上，自不干左道之诛；为民广衣食之源，各保身家，自不致有为恶之意。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民困官贫，急宜省事。久督抚任期，则州县供亿少，宽州县例议，则人才保全多。”次年复上疏，言：“上之於下，不患其不畏，而患其不爱。汉文吏治蒸蒸，不至於奸，爱故也。秦颡法律，衡石程书，一夫夜呼，乱者四起，畏故也。自数年来，开上控之端，刁民得逞其奸；大吏畏其京控，遇案亲提，讦诉不过一人，牵涉常至数十，农商废业，中道奔波，受胥吏折辱，甚至瘐死道毙。国家慎刑之意，亦曰有冤抑耳。从前马谭氏一案，至今未有正凶，无辜致毙者累累。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数十人。承审官刑挞横加，以期得实，其中冤抑，正复不少。欲召天和，其可得乎？顷者林清构逆，搜

捕四出，至今未已。小人意图见长，不能无殃及无辜，奉旨严禁，仰见皇上如天之仁。臣以为事愈多则扰愈众，莠民易逞机谋，良善惟增苦累。应令大小官吏，可结速结，无多株引，庶上下相爱，暴乱不作矣。至所谓养民之政，不外於农桑本务。大江以南，地不如中原之广，每岁漕储正供，为京畿所仰给者，无他，人力尽也。兖州以北，古称沃衍；河南一省，皆殷、周畿内；燕、赵之间，亦夙称富国。今则地成旷土，人尽情民，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岁一歉收，先请缓征，稍甚则加蠲贷，又其甚则截漕发粟以赈之，所以耗国帑者何可算也。运河屡淤，东南漕未可恃，设有意外，何以处此？臣见历来保荐州县，必首列劝课农桑，其实尽属虚谈，从无过问。大吏奏报粮价，有市价至四五千钱，仅报二两内外，其於收成，又虚加分数，相习成风。但使董劝有方，行之一方而收利，自然争起相效，田野皆辟，水旱有资，岂必尽资官帑，善政乃行哉？民之犯刑，由於不率教；其不率教，由於衣食缺乏而廉耻不兴。其次第如此，故养民为首务也。”奏入，仁宗嘉纳之，特诏飭各省以劝课农桑为亟，速清讼狱，严惩诬枉。

二十年，擢兵部侍郎，历户部、礼部。二十二年，典会试。二十四年，督江苏学政。道光元年、江、浙督抚孙玉庭等议禁漕务浮收，明定八折，实许其加二。文田疏陈积弊曰：“乾隆三十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厥后生齿日繁，物价踊贵，官民交困，然犹止就斛面浮取而已。未几而有折扣之举，始每石不过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动，事畜不赡，势必与官抗。官即从而制之，所举以为民罪者三：

曰抗粮，曰包完，曰掙交丑米。民间零星小户、贫苦之家，拖欠势所必有。若家有数十百亩之产，竟置官赋於不问，实事所绝无。今之所谓抗粮者，如业户应完若干石，多赍一二成以备折收，书吏等先以淋尖、踢脚、酒散多方糜耗，是已不敷；再以折扣计算，如准作七折，便须再加三四成，业户必至争执。间有原米运回，州县即指为抗欠，此其由也。包完者，寡弱之户，转交有力者代为输纳。然官吏果甚公正，何庸托人？可不烦言而自破。民间运米进仓，男妇老幼进城守待，阴雨湿露，犹百计保护，恐米色变伤。谓其特以丑米掙交，殆非人情。惟年岁不齐，米色不能画一，亦间有之。然官吏非执此三者，不能相制，生监暂革，齐民拘禁，俟其补交，然后请释。不知此皆良民，非莠民也。此小民不能上达之实情也。然州县亦有不能不尔者，自开仓兑运。修整仓廩芦席、竹木、绳索、油烛百需，幕丁胥役修饭工食，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滋甚，至其平日廉俸公项不能敷用。无论大小公事，一到即须出钱料理。即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约须百数十金。案愈巨则费愈多。递解人犯，运送粮鞘，事事皆需费用。若不取之於民，谨厚者奉身而退，贪婪者非向词讼生发不可，吏治更不可问。彼思他弊获咎愈重。不若浮收为上下咸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惜。其藉以自肥者固多，而迫於不获已者盖亦不少。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州县受掊克之名，而运丁阴受其益，然亦有不能不然者。昔时运道深通，运丁或藉来往携货售卖以贍用；后因黄河屡经倒灌，运道受害，虑其船重难行，严禁多带货物。又从前

回空带盐，不甚搜查；近因盐商力绌，未免算及琐屑，而各丁出息遂尽。加以运道日浅，反多添夫拨浅之费。此费不出之州县，更无所出。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数年前因津贴日增，於是定例只准给三百两。运丁实不济用，则重船不能开，州县必获咎戾，不免私自增给，是所谓三百两者虚名耳。顷又以浮收过甚，严禁收漕不得过八折。州县入不敷出，则强者不敢与较，弱者仍肆朘削，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耳。然民间执词抗官，官必设法箝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於民心之不服。若将此不靖之民尽法惩处，则既困浮收，复陷法网，民心恐愈不平。若一味姑容隐忍，则小民开犯上之风，将致不必收漕，而亦目无官长。其於纪纲法度，所关实为匪细。”疏入，下部议。时在廷诸臣多以为言，文田持议切中时弊，最得其平。诏禁浮收，裁革运丁陋规，八折之议遂寢。

四年，擢左都御史。七年，迁礼部尚书。寻卒，依尚书例赐恤，谥文僖。

文田持己方严，数督学政，革除陋例，斥伪体，拔真才，典试号得士。论学尊宋儒，所著书则宗汉学。博综群籍，兼谙天文占验。林清之变未起，彗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见南斗下，主外夷兵事；文田皆先事言之。

戴敦元，字金溪，浙江开化人。幼有异禀，过外家，一月尽读其室中书。十岁举神童，学政彭元瑞试以文，如老宿；面问经义，答如流。叹曰：“子异日必为国器！”年十五，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

铨授刑部主事，典山西乡试。累迁郎中。嘉庆二十四年，出为广东高廉道。道光元年，擢江西按察使。

敦元初外任，以情形非素习，苏州多粤商，过访风土利弊，久之始去，尽得要领。至江西，无幕客，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数月清积牍四千馀事。二年，迁山西布政使，单车之任，舆夫馆人莫知为达官。藩署有陋规曰厘头银，上下取给，敦元革之，曰：“官有养廉，仆御官所蒙，何赢馀之有？”调湖南。护理巡抚。三年，召授刑部侍郎，自此历十年，未迁他部，专治刑狱，剖析律意，於条例有罅漏，及因时制宜者，数奏请更定。每日部事毕，归坐一室，谢绝宾客。十二年，擢刑部尚书，典会试。十四年，卒，优诏赐恤，称其清介自持，克尽职守，赠太子太保，谥简恪。

敦元博闻强识，目近视，观书与面相磨，过辄不忘。每至一官，积牍览一过，他日吏偶误，辄摘正之，无取欺者。奏对有所谘询，援引律例，诵故牍一字无舛误，宣宗深重之。至老，或问僻事；指某书某卷，百不一爽。尝曰：“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尽阅？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馀。”罕自为文，仅传诗数卷。喜天文、律算，讨论有年，亦未自立一说。卒之日，笥无馀衣，笥无馀粟，庀其赀不及百金，廉洁盖性成云。

朱士彦，字修承，江苏宝应人。父彬，绩学通经，见《儒林传》。士彦承家学。成嘉庆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纂《国史·河渠志》，谙习河事。大考擢赞善，督湖北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入直上书房。历少詹事、内阁学士。道光二

年，擢兵部侍郎。四年，以南河高堰坏，疏陈河工事宜，论：“高堰石工宜切实估修；堰内二堤宜培补；黄河盛涨，宜两岸分泄；山盱五坝宜相机开放；黄河下游无堤之处宜接筑。”下勘河大臣文孚筹议酌行。寻督浙江学政。奏禁诸生包漕闹漕，以端士习。御史钱仪吉劾士彦任性，诏嘉士彦能任劳怨；惟斥其父彬就养阅卷，及命题割裂，薄谴之。九年，典会试，督安徽学政，寻擢左都御史，召还京。

十一年，迁工部尚书。是秋，江苏大水，河、淮、湖同时涨溢，命偕尚书穆彰阿往勘。穆彰阿先回京，遂偕左都御史白镕察视江苏、安徽水灾赈务。疏言：扬河厅掣卸石工，及纤堤耳闸，应令工员赔修；又以淮、扬地方官多调署，情形未熟，请飭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从之。寻奏：“续查下河积潦之区，被灾尤重，浮开户口，为办赈积弊。应令委员查明后，即於本乡榜示，放赈时，州县官据委员原查总发一榜，总查抽查，凭以核办。”又奏：“山盱厅属添建滚水石坝，本年启放过水，现已无从查验。工员面称启放时石底间有冲裂，坝下灰土亦损，请俟水落责修完固。堰、盱两厅淮、湖石工掣卸二百馀丈，固限未满，应令赔修。其石后砖工灰工间有残缺，应令补筑。又盱堰大堤，加帮土工间有蛰低浮松之处，应培补，责成河兵种柳护堤。其已估未办之高堰头、二两堡，未估之智、信两坝，应即兴办。此项与黄河险要不同，向来保固一年。请嗣后各厅土堤及运河堤岸，均改保固三年。运河埽工於经历一年后，再加保固二年，验明坚整，始准埽汛修防。”“安徽无为州江坝及铜陵县坝工程紧要，均应借款兴修。”并下所司议行。又劾盐城、

宿松、青阳等县报灾迟延遗漏，请惩处；捐赈绅民应给议叙；禁胥吏婪索挑剔：并从之。

十二年，事竣回京。南河于家湾奸民陈端等盗挖官堤，掣动河流，复偕穆彰阿往勘。疏言：“九月初旬，清口出水二尺有馀，高堰长水二丈一尺，势至危险。其时吴城七堡未开，洪湖吃重。此时既开放，湖水分减，现交冬令，一月后即难兴工，湖多积水，风烈堪虞，请加紧赶办。”寻命复偕侍郎敬征往勘。十三年，奏于家湾正坝虽合龙，请饬加镶追压，以免出险。覆讯挖堤诸犯，治如律。又偕敬征覆勘河、湖各工，请分别缓急，以次办理。父忧归。

十六年，服阕，署吏部尚书，偕尚书耆英赴广东、江西鞠狱。十七年，授兵部尚书。查勘浙江海塘，遂赴南河验料垛工程，盘查仓库。以库存与卷册不符，劾河库道李湘茝，褫职。又赴安徽、河南按事，疏陈常平仓采买章程，“请各省囚粮递粮作正开销，毋动仓谷；平糶必市价在八钱以上始准出糶；采买须俟年丰谷贱，且必在出糶二三年后，以纾民力而祛宿弊”。如议行，十八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典会试。调吏部尚书。士彦以综核为宣宗所知，奉使按事皆称旨。寻卒，诏嘉其性情直爽，办事公正，赠太子太保，赐其四子举人、副榜贡生有差，谥文定。

何凌汉，字仙槎，湖南道州人。拔贡，考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嘉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司业。累迁右庶子。典广东、福建乡试，留福建学政。令诸生自注诵习何经，据以考校，所取拔贡多朴学。道光六年，授顺天

府尹。京畿狱讼繁多，自立簿籍，每月按簿催结，无留狱。迁大理寺卿，仍署府尹。在任凡五年，历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命偕总督程祖洛按讯山阴、会稽绅幕书役勾结舞弊，鞫实，请褫在籍按察使李沅职，馀犯军流有差。任未满，调吏部侍郎，召回京，兼管顺天府尹事。调户部，复调吏部，仍兼署户部侍郎。

御史那斯洪阿条陈地方官有钱粮处分，不准升调，及变通杂税，下部议。凌汉兼吏、户两部，驳之，谓：“理烦治剧，每难其人，若格以因公处分，必至以中平无过者迁就升调。且吏治与催科本非两事，未有因循良而帑藏空虚者，亦未有因贪浊而仓库充盈者，是在督抚为缺择人，不为人择缺，正不必徒事更张，转滋窒碍。”又谓：“地方各税，有落地杂税，及房屋典当等税，已极周密；至京师九门外有铺税，天津、新疆沿壕铺面有房租，因系官地、官房也。今欲尽天下之府、厅、州、县仿照定税。则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所需，市侩将加价而取诸民以输官，水脚火耗，官又将取之於民；且闭歇无常，税额难定，有敛怨之名，无裕国之实。”前议遂寝。

十四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仍兼管府尹如故。累署吏部尚书。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员有先由御史改官者议驳。凌汉以不胜御史，非不胜外任者比，如此苛绳，有妨言路。御史改部之员，例准截取。至京察虽无明文，从前有御史降调保送员外郎者，授以请旨。因面奏现任大员花杰、吴荣光，皆曾由御史改降，遂奉俞允。

十九年，调户部尚书。四川总督宝兴请按粮津贴防边经费，议驳之，略谓：“川省地丁额征六十六万，田赋之轻，甲

於天下。现议按粮一两加津帖二两，百亩之家，不过出银三两，即得百万两，小民未必即苦输将。然较原课几增两倍，非藏富於民之义，军需藉资民力，尤不可率以为常。请於各省秋拨项下借拨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边防经费，馀或发商，或置田，所获息以四万为常年经费，二万提还借款，於防边恤民两有裨益。”诏允行。是年，典顺天乡试。子绍基亦典试福建，父子同持文柄，时人荣之。二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绍基官编修，见《文苑传》。

李振祜，字锡名，安徽太湖人。嘉庆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典广西、云南乡试，迁宗人府主事。调兵部，迁员外郎，典陕甘乡试，改御史、给事中。巡视淮安漕务，劾户部郎中钱学彬系不胜外任之员，违例截取知府，诏谴吏、户二部堂官，予振祜议叙；又劾都察院京察给事中色成额先经列入六法，自赴公堂辩论，干求改列三等，反覆视若儿戏，都御史被严议，色成额仍列有疾。

累迁内阁侍读学士，督山东学政。应诏密陈山东积弊四事，略曰：“吏事丛脞，莫甚於官民不相安也。词讼之繁，始由於官吏不办，今又变而不敢办。欲结一案，辄虑翻控；欲用一刑，辄虑反噬。鞫案之时，有倚老逞刁者，有恃妇女肆泼者，有当堂愤起者，有抗不画供者，总由官吏恩信不结於平时，明决不著於临事，以畏蕙之才识，治刁悍之民风，殆於啗桡不相入矣。案牘壅滞，半由外府不办事也。各府州案件，动辄提省，委交首府，其中有不必要提而轻提者，亦有备府州畏难而稟请提省者。济南府统辖十六州县，自治不暇，而

舍己耘人，势必两废。各府州畏难之事，辄以一禀提省卸责，转得遂其取巧偷安之计。且疑难案件，本地闻见较真，远提至省，则茫无头绪，必致讼师盘踞省城，遇事挑唆，一事株连数十人，一案压搁一二载，是欲办案而转以延案，欲弭讼而适以滋讼矣。缉捕无策，则盗贼充斥也。东省盗贼，结党剽掠，处处有之。护赃行强，虽小窃而情同大盗；分肥藐法，虽士类亦甘作窝家。劫去马牛，定价勒赎，明目张胆，毫不畏官。总缘捕役悉与勾连，平日分赃，临时送信。甚至失事者以诉垦官捕为累，以备价私赎为便。州县既吝养捕之资，又不讲练捕之法；既无获盗之赏，又不严通盗之诛。兼以自顾处分，动思讳饰，化大为小，咸所不免。缉捕之弊如此。钱粮不清，则亏空难杜也。东省州县正杂钱粮，新旧挪掩，习为故常。其弊由於交代不清，自三四任以至十馀任，轆轳不清者，比比皆是。官亏而外，更有书亏。查书房情弊，或串通幕丁，朦混本官，私雕假印，伪造串票。有满其私橐而远扬者，有挟制本官而自供不讳者。州县回护处分，隐忍代认，而奸书遂益以侵蚀为得计。钱粮之弊如此。”疏入，上嘉纳之。又劾泰安知府延璐、东昌知府熊方受请，飭交抚臣查察严参；又劾东昌知府王果陵辱生员，褫王果职；又察出假印试卷、勾结舞弊之人，奏请惩办。

道光二年，迁太仆寺少卿。父忧去官，服阕，补顺天府丞。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宗人府丞。十五年，署顺天府尹。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授工部侍郎，调吏部，兼署仓场侍郎。二十一年，擢刑部尚书。浙江提督余步云海疆债事，逮问治罪。廷臣犹有为议轻比者，振祐坚持，

得伸法。二十八年元旦，加恩年老诸臣，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因病乞休，许之。三十年，卒，年七十四，谥庄肃。

宗室恩桂，字小山，隶镶蓝旗。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九迁至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十五年，授盛京工部侍郎，寻召为兵部侍郎，调吏部。因旷文职六班，降内阁学士。历工部、吏部侍郎，管理国子监事，兼护军统领、左右翼总兵。十九年，典顺天乡试，偕大理寺卿何汝霖往浙江按学政李国杞被劾事，遂查勘南河、东河料垛，奏劾虚缺浮用者，议讎有差。二十年，充内务府大臣，管理上驷院。议增圆明园丁四百名，命偕尚书赛尚阿督率训练。

二十一年，授理藩院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劾太常寺丞丰伸及查仓御史广祐不职，并罢之。署步军统领。奏言：“京城巡捕五营枪兵一千名，不足以资捍卫，增设一千。裁撤藤牌弓箭等兵，改为枪兵；不敷者，於各营兵丁内拣选足额。轮派二百名打靶，操演阵式。”诏议行。二十二年，调礼部尚书，又调吏部，实授步军统领。上御阅武楼，亲阅圆明园兵丁枪操，步式整齐，施放有准，嘉恩桂督率有方，赐花翎。时议节冗费，恩桂先已奏裁上驷院马六百馀匹。又奏言南苑六圈，请裁其二，并裁各圈及京圈马二百馀匹。上驷院、司鞍、司辔、蒙古医生旧支马乾银，均减半给，如议行。以兼摄事繁，罢管内务府，二十五年，复之。

恩桂在吏部，严杜冒滥。兼步军统领衙门最久，先后逾十年，综核整顿，厘定章程，训练兵卒，皆有实效，宣宗甚倚之。二十六年，京察，特予议叙。又幸南苑，见草木牲畜

蕃盛，嘉恩桂经理得宜，加一秩。迭奉命治仓胥舞弊，及户部捐纳房书吏贿充司员、收受陋规诸狱，并持正不挠法。二十八年，卒於官，上深悼惜，称其任劳任怨，殫竭血诚，赠太保，赐金治丧，谥文肃。

论曰：姚文田建言切中时弊，戴敦元清介干事，其风概越流俗矣。朱士彦之治河，何凌汉之掌计，李振祐之执法，并号称职。恩桂奏绩金吾，肃清辇毂，一时称矫矫焉。

卷三百七十五

列传一百六十二

白镕 孙桓 史致俨 那清安 升寅
李宗昉 姚元之 何汝霖 季芝昌

白镕，字小山，顺天通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福建乡试。十八年，大考二等，擢赞善。督安徽学政，诏密询地方利弊，疏言：“安徽钱粮，惟凤阳、泗州遭湖、河之害，积逋较巨。遇丰稔之年，循例带征旧额。在小民以一年而输数年之赋，虽乐岁不免拮据；而官吏惧谴，规避多方，积重难返。与其存征之名，致小民日受追呼，国计依然无补，何如核征之实，使官吏从容措理，旧额尚可渐清。请嗣后二属钱粮，每年祇带征一年，倘遇歉收，再行递缓，民力渐纾，催科者自顾考成，行之必有效。”诏允行。

青阳有孝子曰徐守仁，幼孤，事母孝。母没，庐墓三年，

镕造庐赠赙，题请旌表。访求明臣左光斗遣裔，取列县庠。按试所至，集士人讲学，以正人心厚风俗为本。累迁少詹事。道光元年，督广东学政。历詹事、内阁学士。七年，擢工部侍郎，调吏部。九年，偕尚书松筠赴直隶按外委白勤被诬冤毙狱，护理总督屠之申以下降黜有差。督江苏学政。寻偕侍郎宝兴勘视南河垛料，举实以闻。十一年，擢左都御史，召还京，未至，命查勘江南灾赈。时尚书穆彰阿、朱士彦亦奉命勘湖、河汎溢状，穆彰阿先回京，镕遂偕士彦履勘沿河闸坝工程，与总督陶澍定议以工代赈。赴安徽，周历太平、宁国、池州、安庆、庐州各郡，先后疏劾饰灾侵赈诸弊。次年，回京，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典顺天乡试。十三年，擢工部尚书，典武会试。故事，武闈双好不足额，始取单好。是科双好不尽取中，坐降大理寺卿。十九年，乞病归，卒於家，年七十四。

镕事母孝，教子弟严。宣宗尝嘉其家法之善，以勉朝臣云。

孙桓，字建侯。同治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掌选，清严慎密，吏不能欺，为时所称。光绪中，洊擢兵部侍郎，综核一如为司官时。十七年，因病乞休，寻卒。

史致俨，字容庄，江苏江都人。家酷贫，甫冠，为诸生，学政谢墉器其才，给膏火，居尊经阁读书。荐预召试，未与选。嘉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四川学政。累迁右庶子。二十一年，督河南学政。自滑县匪平，犹有伏莽，密诏侦察。疏陈彰、卫二郡民间习邪教犹众，州县编查保甲，

有名无实，撰《敦俗篇》，刊布以化导之。商丘廩生陈忠锦以不滥保被毆，知府、经历受赇，反加斥责，忿而自经。疏劾，谴罪有差。

道光元年，典湖北乡试。累迁内阁学士。三年，擢刑部侍郎，调礼部。五年，督福建学政。奏分台湾举人中额，增所属四县学额。漳、泉诸郡习械斗，诸生与者，屏不与试，悍风稍息。九年，偕侍郎钟昌赴山西鞫狱，平定知州故出人罪，鞫实，论凶犯如律，褫知州恒杰职。调刑部，历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两典顺天乡试。调工部，又调刑部。勤於其职，竟日坐堂上阅案牍，擘析论难，视司员如弟子。任刑部凡四年，京察，以刑名详慎，被议叙。十八年，乞解职。寻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祀乡贤及名宦祠。

那清安，字竹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翰林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授礼部侍郎，历刑部、工部。道光元年，命赴直隶谳狱，擢左都御史，管光禄寺事，兼都统。寻迁兵部尚书，调刑部。四年，出为热河都统，偕左都御史松筠等赴土默特谳狱，事竣，疏言：“蒙古恶习，常有移尸讹诈，为害滋甚。《蒙古律例》，凡军流徒犯，罪止折枷，情重法轻。请嗣后遇有假捏人命诈财者，所拟军流徒罪即行实发，不准折枷，以惩刁恶。”下所司议行。六年，召授左都御史。逾年，复任热河都统，召对，询知其母年老，命仍还左都御史任。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典顺天乡试及会试。十四年，以疾乞解职，允之。寻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

那清安工为馆体应制诗，时皆诵习。因与穆彰阿同榜成进士，晚乃受宣宗知，迭秉文衡。既卒，会兵部以庆廉送武会试有残疾，为监试御史所劾。先是那清安为监射大臣，曾以庆廉残疾扣除，上追念其持正，予其子全庆加二级。全庆，光绪初官大学士，自有传。

升寅，字宾旭，马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拔贡，考授礼部七品小京官。举嘉庆五年乡试。累迁员外郎，改御史。疏言学校为人才根本，请严课程，务实用，戒奢靡；又疏陈防禁考试八旗生怀挟冒替诸弊：从之。改右庶子，累迁副都御史。二十一年，授盛京礼部侍郎，署盛京将军。调刑部，召为工部侍郎，又调刑部。道光六年，出为热河都统。以蒙古各旗招内地游民开采煤矿，往往生事械斗，疏请谕禁，从之。八年，命赴甘肃偕总督鄂山按宁夏将军庆山、副都统噶普唐阿互劾事，罢庆山，即以升寅代之。历成都、绥远城将军。命鞫鄂尔多斯京控狱，奏言：“蒙古京控日繁，请自后各部落封禁地树立界牌，以杜私垦；蒙古阿勒巴图禁止馈赠，以息争端；扎萨克王、贝勒等毋用内地书吏，以免教唆；各旗协理台吉，会同盟长选举，以昭慎重；盟长会盟需用乌拉，应明定限制，以免浮索；庶积弊清而狱讼息。”

十一年，召授左都御史，兼都统。十二年，署工部尚书。京畿旱，疏请发米，设十厂煮粥以济灾民，从之。十三年，偕侍郎鄂顺安按西安将军徐锬贪纵，得实，议褫职。十四年，命阅兵山东、河南，就鞫桐柏知县宁飞滨故出人罪，治如律。命赴广东、湖南按事，授礼部尚书，未至，卒於途。优诏赐恤，

称其老成清介，赠太子太保，谥勤直。

子宝琳，直隶保定知府，浚定州洹泽，有治绩；宝珣，同治中，官兵部侍郎、山海关副都统。孙绍祺，咸丰六年进士，由编修官至理藩院尚书；绍诚，光绪中，山西布政使，从治郑州河工，终驻藏大臣；绍英，宣统初，度支部侍郎，内务府大臣。

李宗昉，字芝龄，江苏山阳人。嘉庆七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典陕甘乡试。大考二等，擢赞善。督贵州学政，累迁侍读学士，督浙江学政。历詹事、内阁学士。道光元年，授礼部侍郎。次年，典会试，又典江西乡试，留学政。值大水，岁饥，与巡抚筹赈务，多所全活。调户部侍郎。初，宗昉督学贵州时，巡抚议丈全省田为增赋计，民情惶骇，会檄学官征集图书，得御史包承祚奏疏，乾隆初，学政邹一桂请丈田，而承祚奏驳之，极言黔中山多平地少，民每虚占不毛之地，胥吏高下其手，以丈高下不可准之田，赋未必增，民受其害。部议停止，宗昉持以示巡抚曰：“此事学臣尝奏之，被驳。今必解其所驳乃可。”巡抚亦悟，事得寝。至是，官户部，署巡抚麟庆因复奏上其事，部援故事详覆之，乃定议不行。历工部、吏部侍郎，兼管国子监、顺天府尹事。自七年至十年，典顺天乡试二，会试一，浙江乡试一，得士称盛。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二十四年，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卒，依例赐恤。

姚元之，字伯昂，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陕甘乡试。入直南书房。给事中花杰劾戴衢

亨、英和援引，诏元之文字本佳，斥杰诋讦，寻亦罢元之入直。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复以武英殿刊刻《圣训》有误，仍降编修。十九年，督河南学政，疏禁坊刻《类典》等书以杜剿袭；又密陈河南与安徽、湖北交界地多捻匪，陈州、汝宁盐运迥殊，土匪把持，并嘉纳之。累迁内阁学士。

道光十三年，授工部侍郎。疏陈台湾营务积弊，窝娼聚赌，械斗杀人，操演雇人替代，诏下闽督严察整顿。调户部，又调刑部。迭典顺天、江西乡试。督浙江学政，未满，十八年，擢左都御史，召回京。寻以南昌知府张寅为江西巡抚裕泰劾罢，元之为寅疏辩，牘陈政绩，请查办，诏斥冒昧，降二级调用。二十一年，海防方亟，疏陈广东形势，豫筹战守，下靖逆将军奕山等采行。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京察，以年衰休致。

元之学於族祖鼐，文章尔雅，书画并工。习於掌故，馆阁推为祭酒。爱士好事，穆彰阿素重之。后以论洋务不合，乃被黜。咸丰二年，卒。

何汝霖，字雨人，江苏江宁人。拔贡，考授工部七品小京官。中式道光五年举人，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偕侍郎恩桂按事浙江，查勘南河料垛。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宗人府丞、副都御史。二十二年，授兵部侍郎，调户部。偕大学士敬征勘东河工程。二十五年，擢兵部尚书。值太后七旬万寿，汝霖母丁年九十，五世同堂，赐御书扁额，寻以母忧归。江苏大水，命在籍襄治赈务。先是，总督陶澍於江宁立丰备仓以备荒，县令亏挪谷

价。大吏许以他款抵。汝霖曰：“仓谷以备凶。今荒象如此，汝霖不敢欺朝廷，当各为奏上。”乃以给赈用。服阕，命以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寻署户部尚书，仍直军机处，授礼部尚书。

汝霖久襄枢务，资劳已深，尚书陈孚恩由章京跻大臣，骏用事。厌汝霖居其前。汝霖年逾七十，一日在直，触火炉几仆。孚恩笑曰：“人当避炉，炉岂能避人？”汝霖知其讽己，咸丰二年，以足疾乞罢直，许之。未几。卒，谥恪慎，祀乡贤。子兆瀛，浙江盐运使。

季芝昌，字仙九，江苏江阴人。父麟，直隶钜鹿知县，居官慈惠。嘉庆十八年，捕邪教，焚其籍，免株连数千人。坐捕匪不力，戍伊犁。

芝昌年逾四十，成道光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散馆第一。未几，大考第三，擢侍读，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大考复第三，擢少詹事，晋詹事，典江西乡试，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服阕，擢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授礼部侍郎，督安徽学政，调吏部，又调仓场。二十八年，命偕定郡王载铨筹办长芦盐务，清查天津仓库，疏陈：“芦盐积累，各商惮於承运，悬岸至四十馀处。请将河南二十四州县仿淮南例改票盐，先课后引。直隶二十四州县限半年招商招贩，无商贩即责成州县领运，或由盐政遴员官运。支销浮费及官役陋规，永远裁汰。每年应完帑利，摊及通纲额引，与正课一律征收。其协济补欠充公等项加价名目，概行革除。并於各引盐加斤免课，每斤准其减价敌私。”诏依议行。

二十九年，偕大学士耆英赴浙江阅兵，并清查仓库，筹

办盐务。途经东河、南河，查询节浮费、裁冗员事宜，奏减东河正款二十万两，裁泉河通判、归河通判，南河每年用款以三百万两为率，减省五六十万两，并扬运通判於江防厅，改为江运同知，裁丹阳悬丞、灵壁主簿、吕梁洪巡检，从之。耆英病留清江浦，芝昌独赴浙江，疏陈变通盐务章程七事：杭、嘉、绍三所引盐，分别加斤，止令完交正课；松所引盐，酌裁科则；虚悬口岸，选商接办，并筹款收盐；缉私责成官商，由运司审核；缉获私盐，分别充赏，及补课作正配销；禁革引地陋规；核裁巡验浮费。寻查州县仓库，统计实亏之数，多至三百九十馀万，请将亏数最多之员，革职，勒追；不足，则由原任上司按成分赔，或由本省各官分成提补；其有欠在胥吏者，尤严补追，毋任幸免：并从之。

授山西巡抚，未一月，召署吏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授户部侍郎。三十年，擢左都御史。咸丰元年，出为闽浙总督。艇匪在浙洋劫掠山东兵船。被剿遁闽洋，遣水师截击，贼众畏罪投诚，分别安置。二年，兼署福州将军。疏请停罢捐纳举人、附生之例；又奏禁盐商代销官运，以杜取巧：并从之。寻以疾乞休。

芝昌以文字受宣宗特达之知，尝曰：“汝为文，行所无事，譬之於射，五矢无一失。”及查办长芦、两浙盐务称旨，遂骤进膺枢务。甫数月，宣宗崩，文宗犹欲用之，畀以外任。未一岁，谢职归。久之，卒於家，未予恤典。光绪初，署闽浙总督文煜奏陈政绩，追谥文敏。子念诒，道光三十年进士，官编修。孙邦桢，同治十二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

论曰：承平，士大夫平进而致列卿，或以恪谨称，或以文学显，固不能尽有所建树；或馀泽延世，子孙复继簪纓，若白镕、那清安、升寅诸人是也。季芝昌晚遭殊遇，已值宣宗倦勤之年，暂任兼圻，奉身而退，其见几知止者耶？

卷三百七十六

列传一百六十三

辛从益 张鳞 顾皋 沈维铎
朱为弼 程恩泽 吴杰

辛从益，字谦受，江西万载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以母老陈请终养。嘉庆十七年，起复补原官。会京畿多雨，诏发廩平糶，从益在事，厘剔弊端，实惠及民，时称之。疏请飭督抚详慎甄别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别，与京员不同。京师耳目甚密，稍有徇私，难逃圣明洞鉴。外省督抚权势既尊，操纵甚易，岂知州县有当切责之处，亦有当体恤之处，偏私则是非倒置，刻核则下情不通。臣以为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纲，略趋承之末节；务干事之勤能，责安民之实效；揣时势之难易，量才分之优绌；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后能爱惜人才，澄清吏治。”迁给事中。

十八年，滑县匪平，军中多携养难民子女，从益疏请遣送归家，如议行，并谴领兵大员。又面奏：“正教昌明，邪说自息，小民不识大义，故易为邪教煽惑。而选人得官，不问风俗淳浇，祇计缺分肥瘠，何以教民？欲厚风俗，宜先责成

牧令。”历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内阁侍读学士、光禄寺卿、太常寺卿。道光初，山西学政陈官俊镌级回京，仍直上书房，从益疏劾曰：“上书房为教育谕德之地，视学政为尤重，宜慎选德行敦厚、器识宏达之儒臣，使皇子有所观法，薰陶养其德性。陈官俊在学政任，不能远色避嫌，愆忿窒欲，性行之驳，器识之褊，不宜仍居授读之任。”

二年，迁内阁学士。宣宗温谕曰：“尔甚朴忠，无所希冀，亦无所揣摩。有所闻见，直言无隐，朕无忌讳也。”命偕尚书文孚赴陕西谳狱。渭南富民柳全璧杀其庸朱锡林，贿知县徐润得免死，巡抚朱勋庇之，狱久不决。从益等鞫得其状，论加法。覆命，陈陕西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计里买马，实则民不得直，而官亦不需马，第指马索赇以为民病，请禁革。三年，擢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於是巡抚陶澍奏禁绅衿包漕，横索漕规，下学政稽查惩治。从益上疏曰：“江苏漕额本重，岂堪浮收无节？州县自应调剂，闾阎尤宜体恤。久悬定额，尚肆苛求；明语浮收，必滋流弊。抚臣之意，谓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臣以为未必尽然。官之收漕，必用吏役，吏役贪狠，必图肥己。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小民受害，即循谨生监，亦被其累，激而上控，此中固有不得已者。抚臣又称生监需索漕规，地方官费无所出，乃取偿於纯谨小民。臣伏思吏役贪得无厌，纵生监悉循循守法，而小民追呼征比之烦，亦断不能为之少减。吏役倚官府为城社，倘违例浮收，无人控诉，将何术以治之？夫劣衿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矫枉势必过正，创法宜防流弊。管见所及，不敢不以上闻。”

从益廉静坦白，遇非理必争，不为权要诎。八年，卒於

学政任所。著有《奏疏》、《诗文内外集》、《公孙龙子注》。

张鳞，字小轩，浙江长兴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习国书，授检讨。仁宗临幸翰林院，鳞献诗册。被恩赉。十七年，大考二等，迁赞善。历侍讲、庶子。二十年，选翰林官入直懋勤殿，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鳞与焉。历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二十四年，典江西乡试。寻以斋戒未至斋所，降授太常寺少卿。迁通政使司副使、太仆寺卿。道光元年，命偕太常寺少卿明安泰赴杨村挑验剥船，遂赴东光、卢龙两县讯鞫京控狱，各论如律；并劾承审官滥刑，巡道徇庇，褫黜有差。三年，转太常寺卿，督安徽学政，擢内阁学士。七年，以继母忧归，服阕，补原官。擢兵部侍郎，督福建学政。十三年，补户部，又调吏部。福建县丞秦师韩控讦总督程祖洛，侍郎赵盛奎偕鳞同案鞫，白其诬，师韩遣戍。

鳞清廉俭素，杜绝干谒。两为学政，却陋规，拔寒峻，闽人尤颂之。衡文力矫通榜之习。十五年，典会试，以校阅劳致疾，出闱，卒。福建士民请祀名宦祠。

顾皋，字歟斋，江苏无锡人。嘉庆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九年，督贵州学政，厘剔弊窦，奏改黎平、开泰学额，士林颂之。超擢国子监司业。二十一年，直懋勤殿，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历翰林院侍读、左右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典陕甘乡试。二十四年，入直上书房，甚被仁宗眷注。二十五年，户蹕热河。上升遐之日，御笔擢皋詹事。次日，宣宗即位，执皋手大恸。道光元年，迁内阁学

士，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二年，调户部。连典顺天、浙江乡试，管理国子监事务。

皋在户部，不为激亢之行，考核利病，慎稽出纳，不可干以私。尝曰：“学期见诸实用。吾久回翔於文学侍从。及任经世理物之责，未能壹志专虑，以求称职，为自愧耳。”八年，以病乞归。十一年，卒。

沈维铎，字子彝，浙江嘉兴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司业、洗马。与修《全唐文》、《西巡盛典》、《一统志》，入直懋勤殿，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二十一年，督湖北学政，禁习邪教，以端士风。累迁侍读学士。道光二年，典福建乡试，留学政。疏陈州县私设班馆之弊，请饬严禁，并禁监生充缉捕、催科诸役。四年，迁大理寺少卿。八年，督顺天学政，转太仆寺卿。任满，迁宗人府丞，署副都御史，寻实授。十二年，督安徽学政，奏请增建寿州考棚，与凤阳分试。濒江水灾，偕疆吏会筹赈抚，士民颂之。维铎居官廉，屡视学。所至弊绝风清，振拔多知名士。宣宗知之，期满连任。擢工部侍郎。十七年，请回籍营葬，诏予假三月，毋庸开缺，事竣回京。十八年，以耳疾许免职，命病痊以闻。逾年，卒於家。

维铎学以宋儒为归，谓典章制度与夫声音训诂当宗汉人，而道理则备於程、朱，务为身心有用之学。校刊宋儒诸书以教士，时称其醇谨焉。祀乡贤祠。

朱为弼，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授兵部

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元年，授御史，迁给事中。疏请整顿京师缉捕，劾仓场覆奏海运仓豆石霉变情形不实。命大臣按鞫，侍郎和桂、张映汉并被谴。又疏陈江苏海口壅塞，浙江上游均受其害，请疏浚太湖下游刘河、吴淞诸水，为一劳永逸之计，如所议行。四年，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有蝗孽，单骑驰视，却属官供张，曰：“吾为蝗来，乃以我为蝗耶？”六年，复降授府丞。历通政司副使、太常寺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擢兵部侍郎，权仓场侍郎，寻实授。

十四年，出为漕运总督。时漕船水手恣横，庐州帮在东昌械斗，伤毙多命，下为弼查办，疏言：“漕督例随帮尾，在前者无从遥制。请责成押运官并会同地方官拿办。”并定头舵十家联保，举发徇隐赏惩之法，奏陈剔弊速漕章程八事，下所司议行。十五年，以病乞免，允之。二十年，卒。

为弼精研金石之学，佐阮元纂《钟鼎彝器款识》，所著有《蕉声馆诗文集》。

程恩泽，字春海，安徽歙县人。父昌期，乾隆四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累官至侍讲学士，直上书房。恩泽勤学嗜奇，受经於江都凌廷堪。廷堪勗之曰：“学必天人并至，博而能精，所成乃大。”嘉庆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入直南书房，宣宗曰：“汝父兰翹先生昔年在上书房，朕敬其品学。汝之声名，亦所深悉，宜更守素行。”典试四川。三年，督贵州学政，劝民育栗蚕，其利大行。重刊岳珂《五经》以训士。郑珍有异才。特优异之，饷以学，卒为硕儒。六

年，调湖南学政。任满回京，洊擢国子监祭酒。命充《春秋左传》纂修官，推本贾、服，不守杜氏一家之言。母忧归。十一年，服阕，仍直南书房。未补官，特命典试广东。知南海曾钊名，冀得之。钊未与试，榜发，大失望。所得多知名士。改直上书房，授惠亲王读。迁内阁学士。十四年，授工部侍郎，调户部。以部务繁，罢直书房。十七年，卒，上甚惜之，优诏赐恤，赐其子德威举人。

恩泽博闻强识，於六艺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天象、地舆、壬遁、太乙、《脉经》莫不穷究。谓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谓发明绝学，而仪器则罕传，欲修复古仪器而未果。诗古文辞皆深雅。时乾、嘉宿儒多徂谢，惟大学士阮元为士林尊仰，恩泽名位亚於元，为足继之。所欲著书多未成，惟《国策地名考》二十卷、《诗文集》十卷传於世。

吴杰，字梅梁，浙江会稽人。少能文，为阮元所知。以拔贡生应天津召试，二等，充文颖馆誊录，书成，授昌化教谕。嘉庆十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道光二年，督四川学政，疏请以唐陆贽从祀文庙，下部议行。迁给事中，出为湖南岳常澧道，历贵州按察使、顺天府丞。

十三年，川南叛夷犯边，师久无功，杰疏言：“川夷作乱，提督桂涵连战克捷，生擒首逆，清溪近边遂无夷踪。杨芳继任，用兵之区仅峨边一处，夷寇不过数部落，当易获胜。惟夷巢跬步皆山，夏令河水盛涨，徒涉尤难。杨芳自抵峨边，顿兵三月。臣思其故，必逆夷退伏老巢，水潦既降，不易深入。杨芳不敢以军情入告。但称督兵进剿，实皆游移观望之辞。旷

日持久，边事所关非细，请敕总督鄂山体察确奏，毋得徇隐。”

又疏言：“驭夷长策，当先剿后抚。未剿遽抚，良莠不分。兵至，相率归诚；兵退，复出焚掠。层峦叠嶂，我师转运为艰。夷族因利伺隙，倏起倏伏，使我猝不及防。国家既厚集兵力，自当扫穴犁庭，除恶务尽，使诸夷望风震慑，一劳永逸。自古驭夷之法，讨伐易而安抚难。善后之举，至要者二：一曰除内奸。游手无业之徒，潜居夷地，为之谋主，教以掠人勒赎，聚众焚杀，及避火器敌官军之策。夷悍而愚，得之乃如虎傅翼，必应名捕，尽法惩治。良民亦驱使回籍，毋任逗留异域；宣谕土司，不得容留汉民；营伍逻诘，绝其潜入之路，则奸人无繇构煽矣。一曰分疆界。夷族愚惰，不谙农事，汉民租地，耕作有年，既渐辟硗卤为膏腴，群夷涎其收获，复思夺归，构衅之原，不外於此。今当勘丈清厘，凡汉民屯种夷地，强占者勒令退还，佃种者悉令赎归。无主之田，垦荒已久，聚成村落，未便迁移，画为汉界，禁其再行侵占，庶争端永息。”又奏：“越嵩厅设抚民通判，止治汉民，而熟夷皆受治土司，通判无专责，且营伍非其所辖，呼应不灵，每以细故酿为大衅。请改为抚夷通判，千把总以下皆受节制。”疏上，下鄂山议行。

迁内阁学士。十五年，擢工部侍郎，连典顺天乡试及会试。十六年，卒。

论曰：宣宗最重文学廉谨之臣，辛从益直言献纳，张鳞廉介绝俗，沈维铎服膺理学，程恩泽博物冠时，皆负清望。顾皋、朱为弼、吴杰并以雅材回翔卿贰，亦足纪焉。

卷三百七十七

列传一百六十四

鲍桂星 顾莼 吴孝铭 陈鸿

鄂木顺额 徐法绩

鲍桂星，字双五，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九年，典试河南，留学政。十三年，典试江西。十五年，督湖北学政。累迁至内阁学士。十八年，任满，既受代，闻林清之变，疏陈十事，急驰至京，仁宗嘉之，曰：“汝所奏已次第施行矣。”擢工部侍郎，充武英殿总裁。桂星性质直，勇於任事。十九年，疏陈刊书及校勘事宜。又劾提调刘荣黼等不职，命王大臣按之。荣黼面讦桂星曾言满总裁熙昌所校，不过偏旁点画，修改徒延时日；且言近日有旨，旗人不足恃，故督抚多用汉人。上闻之，怒，命传询。桂星对闻自侍郎周兆基，且言在部与满员共事，多有徇私背公，而兆基不承；又指同官熙昌及庆溥嘱托部事，两人亦不承。以任性妄言，下部严议，诏斥桂星指讦庆溥、熙昌嘱托无据，其咎小；妄言朝廷轻满洲重汉人，乱政之大者；革职，不准回籍，令在京闭门思过，责五城御史严察；如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词，从重治罪。越五年，上意解，复官编修。宣宗即位，召对，谕曰：“汝昔所劾，今已罢斥。”擢侍讲，又擢通政司副使，意颇向用。道光四年，擢詹事。未几，卒。

桂星少从同县吴定学，后师姚鼐，诗古文并有法，著有

进奉文及诗集，又尝用司空图说辑《唐诗品》。

顾莼，字南雅。江苏吴县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督云南学政，道经河南，见吏多贪墨，奸民充斥，密疏陈谓不早根治，恐酿巨患。仁宗问枢臣，枢臣微其事，不以为意，明年遂有滑县之乱。在云南，课士严而有恩，以正心术端行谊为首，次治经史、辨文体。按试所至，闻贤士必礼遇之，士风丕振。任满，充日讲官。二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值宣宗初政，疏请停捐例。再疏陈崇君德、正人心、饬官方三事。上召对，嘉纳其言。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充军机章京，时值考选，许一体与试。莼谓贵介不宜与闻枢要，请收回成命。事寻止。

左都御史松筠出为热河都统，莼上疏，谓松筠正人，宜留置左右，失上意，降编修，九岁不调。先是嘉庆中莼在吏馆，撰《和坤传》，及进御，经他人窜改，和坤曾数因事被高宗诘责，并未载入传。仁宗怒其失实，严诏诘问。大臣以莼原稿进，仁宗深是之，而夺窜改者官。宣宗一日阅《实录》至此事，嘉莼直笔，因言前保留松筠，必非阿私，特擢莼右中允。未一岁，复侍讲学士原职。

时回疆张格尔乱甫定，莼疏：“请於喀什噶尔沿边增重兵，以控制安集延，杜回人窥伺；又其地密迩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田，为战守备。更请慎选大臣，无分满、汉，务得读书知大体有方略者任之，而以廉静明信能拊循民、回者为之佐，庶可永永无事。”

道光十一年，迁通政司副使。湖南北、江南、江西、浙

江大水，莼疏言：“饥民与盐梟纠合易生事，盐梟不尽去，终为巨患。缓治之则养祸深，急治之则召祸速，欲禁其妄行，必先谋其生路。现两淮盐场漂没，三江、两湖势必仰给芦、粤之盐，宜听民往贩，随时纳课，收课后，不问所之，俟盐产盛，丁力纾，即令课归丁，不限疆域。”事下所司，格未行。

莼性严正，尚气节，晚益负时盛，从游者众，类能砥励自立，滇士尤归之，其秀异者至京师多就问业焉。十三年，卒。

吴孝铭，字伯新，江苏阳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十八年，林清之乱甫定，大军会攻滑县，孝铭从大臣行，参军事。累迁郎中。道光中，回疆用兵，首逆张格尔潜遁未获，议者欲以克复四城，分封回部酋长。孝铭密言於枢臣曰：“是可行於乾隆时，不可行於今日，行之边患且益甚。”议中止。张格尔旋就俘，赐花翎。

濒年大水，江、浙、两湖被灾尤数，承回疆兵事后，度支大绌。户部拟议，宗室日以蕃衍，衣食悉仰之官，耗财之大者，请自系出世祖以上子孙皆改为觉罗，为觉罗者以次递革。孝铭曰：“兹事当密陈，不宜显言。法当缓更，不宜骤易。宗室久受恩养，一旦降爵减粮令下即大困，因而呼吁，朝廷不得已，将必复之，是良法美意终於不行也。”部臣是其言，即使草奏上之。历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顺天府丞，仍留直军机处。十四年，擢太仆寺卿，再迁宗人府丞。

孝铭前后在枢廷二十馀年，练於掌故，持议悉合机宜；屡

膺文衡，有公明称。母忧，以毁致疾，服阕，至京。寻乞病归，卒於家。

陈鸿，字午桥，浙江钱塘人。嘉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刚直有声。典试山西还，力陈驿站烦扰，请申定例，肃邮政。二十五年，疏陈浙江水利，略曰：“杭城地当省会，用上下两塘之水，溉仁和、钱塘、海宁之田数万顷。源出西湖，近废不治。水淤葑积，塘河津耗，夏旱少雨，上塘枯涸，蓄害尤剧。海宁长安镇号产米之乡，许村黄湾场为产盐之地，杭、嘉、湖、宁、绍诸郡赖是挽运。拟请仿江苏浚吴淞例，归民间按亩出赁，并饬疆臣躬履属境，凡堤塘闸坝，悉复旧制，俾农田旱潦有备。”又请：“北省多辟水田，兼收杭稻之利，庶使畿辅为沃野，无凶年。”皆被采纳。道光初年，疏陈浙鹾不纲，请裁盐政，归巡抚兼理，令整顿缉私，严禁掣规重斤科派供应诸弊，如议行。纠劾工部弊窦最多，不避权贵。迁给事中。

二年，奉命稽察银库，其妻固贤明，曰：“今而后可送妾辈归矣！”惊问之，曰：“银库美差也，苟为所染，昵君者麇至。祸且不测，妾不忍见君菜市也。”鸿指天自誓，禁绝赂遗。中庭已列花数盆，急挥去，堕地盆碎，中有藏镪，益耸惧。遂奏库衡年久铁陷，请敕工部选精铁易之。送库日，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库员较验，然后启用。禁挪压饷银、空白出纳及劈鞘诸弊。库吏百计诒之，不动。复请户部逐月移送收银总簿，别立放银簿，钐用印信，以资考核，先是御史赵佩湘驭吏严，其死也，论者疑其中毒。鸿莅库，勺水不敢饮。出督

云南学政，奏革陋规，严束书吏，弊风顿革。迁通政司参议，卒於官。

鄂木顺额，字复亭，钮祜禄氏，满洲正蓝旗人。父明安泰，江苏按察使。鄂木顺额，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道光四年，大考一等，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迁少詹事。扈从东巡，命分视御道，内监前驱者多率意驰践，鄂木顺额执而鞭之，则诉於御前。召问，鄂木顺额对曰：“关外地与关内异，先驱蹂践则路坏，虑惊乘舆。且御道非大驾不得行，臣不敢不执法。”上韪之。命为湖南学政，以在母忧，引礼力辞。服阕，督安徽学政，迁光禄寺卿。十一年，大雨江溢，学政驻当涂，鄂木顺额捐廉以赈，督守令劝捐，士民踊跃。知县赵汝和尽心民事，而戇直忤大吏，调为乡试同考官。鄂木顺额坚留治赈，事得办，后上闻。宣宗以为贤，期满留任，迁大理寺卿。十二年，乡试，往江宁考录遗才，卒於试院。

鄂木顺额以气节自励，在满洲京僚中称最。大学士松筠尤重之，曰：“君光明挺直，行且大用，愿自爱。”为英和门下士，在翰林，非有故不通谒。乃英和谪戍，独送至数十里外。英和太息曰：“吾愧不知人，平日何曾好待君耶？”尝谒掌院学士玉麟，暗人弗为通，怒叱曰：“英相国获罪，即若曹为之，奈何犹不知傲！”翼日，玉麟自往谢。

徐法绩，字熙庵，陕西泾阳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亲老归养，家居十年。道光九年，迁御史，谓谏臣当识大体，不宜毛举细故渎上听，致久寢生厌。疏

陈求人才、捐文法、重守令、绳贪墨四事。会直隶、河南地震成灾，劾罢监司不职者二人。迁给事中，稽察银库，无所染。十二年，分校会试，同官与吏乘隙为奸，匿云南饷银，法绩出闱亟按之，谋始沮。典试湖南，其副病歿，独专校阅，遍搜遗卷，拔取多知名士，而得於遗卷者六人，大学士左宗棠其首也。以荐赴东河，学习河工，周历两岸，详询利弊，著录为《东河要略》一篇。十四年，迁太常寺少卿。寻以病乞归，逾二年卒。

论曰：鲍桂星、顾莼以鲠直获谴，卒见谅於明主，莼之建白，尤卓卓矣。吴孝铭通达政体，鄂木顺额朴诚持正，陈鸿、徐法绩清操相继，冀挽颓风，而库藏大狱，卒发於数十年之间，甚矣实心除弊之罕觐其人也！

卷三百七十八

列传一百六十五

黄爵滋 金应麟 陈庆镛 苏廷魁
朱琦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言屡被采纳。十五年，特擢鸿胪寺卿。诏以爵滋及科道中冯赞勋、金应麟、曾望颜诸人均敢言，故特加擢任，风励言官，开忠谏之路，勉其勿因骤得升阶，即图保位，并以

诰诫臣工焉。寻疏陈察天道，广言路，储将才，制匪民，整饬京域营卫，申严外夷防禁六事，又陈漕、河积弊，均下议行。

时英吉利船舰屡至闽、浙、江南、山东洋面游奕，测绘山川地图。爵滋疏言：“外国不可尽以恩抚，而沿海无备可危。”十八年，上禁烟议疏曰：“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於内地，实漏银於外洋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道，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年复一年，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馀，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之争为利藪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数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积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而未知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於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洋之烟自不来矣。宜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深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者。至一年仍然服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加之重刑不足恤。旧例吸烟罪止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俱系活罪。断瘾之

苦，甚於枷杖与徒，故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临刑之惨急，苦於断癰之苟延，臣知其愿死於家而不愿死於市。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沉溺之久，自足以发聩振聵。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藉国法以保馀生，未食者因炯戒以全身命，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请飭谕各督抚严行清查保甲，初先晓谕，定於一年后取具五家互结，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倘有容隐，本犯照新例处死，互结之家照例治罪。通都大邑，往来客商，责成店铺，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文武大小各官，照常人加等，子孙不准考试。官亲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严加议处。满、汉官兵，照地方官保甲办理；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疏上，上深韪之，上疆臣各抒所见，速议章程。

先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疏言，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请乃用旧制纳税，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时皆谓非政体。爵滋劾乃济，罢其职，连擢爵滋大理寺少卿、通政使、礼部侍郎，调刑部。十九年，廷臣议定贩烟、吸烟罪名新例，略如爵滋所请。

林则徐至粤，尽焚趸船存烟，议外国人贩烟罪。英领事义律不就约束，兵衅遂开。二十年，命爵滋偕左都御史祁寯藻赴福建查办禁烟，与总督邓廷桢筹备海防。洎英兵来犯，廷桢屡挫敌於厦门，上疑之。爵滋与寯藻方至浙江按事，复命赴福建察奏。疏陈：“廷桢所奏不诬；定海不可不速复；水师

有专门之技，宜破格用人。”具言战守方略。又言浙江为闽、粤之心腹，与江苏为唇齿，请飭伊里布不可偏听琦善，信敌必退。及回京，复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宜竟与绝市，募兵节饷，为持久计，以《海防图》进。既而琦善在粤议抚不得要领，连岁命将出师，广东、浙江皆不利。二十二年。英兵由海入江，乃定和议於江宁，烟禁自此弛矣。寻丁父忧去官。

爵滋为御史时，稽察户部银库，尝疏言库丁轻收亏帑之弊。二十三年，银库亏空九百万两事发。追论管库、查库诸臣，罪皆褫职责赔，赔既足，次第予官。爵滋以员外郎候补，病足家居，上犹时问其何在。三十年，至京，会上崩，遂不出。逾三年，卒。

爵滋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及创议禁烟，始终主战，一时以为清流眉目。所著《奏议》、《诗文集》行於世。

金应麟，字亚伯，浙江钱塘人。以举人入赘为中书，道光六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总办秋审，先后从大臣谳狱四川、湖北、山西。累擢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疏请修改刑例，於斗殴、报盗、劫囚、诬告、私铸、服舍违式、断罪引律、奴婢殴主、故禁故勘平人、应捕人追捕罪人、犯罪存留养亲、官司出入人罪、徒流迁徙地方、外省驻防逃人，逐条论列，多被采取改定；又论铜船恣横不法及驿站扰累诸弊，并下各省督抚禁革。先后封事数十上，劾疆臣琦善、河臣吴邦庆尤为时称。宣宗嘉其敢言，擢太常寺少卿。遭忧归，服

阁，授鸿胪寺卿。疏论水师废弛，漕政颓紊。十九年，出为直隶按察使，鞫护理长芦盐运使杨成业等得赃狱，论遣戍，前运使陈崇礼等并罢议。寻召为大理寺少卿。

二十二年，疏言：“海疆诸臣欺罔，其故由於爵禄之念重，而趋避之计工。欲破其欺，是在乾断。资格不可拘，嫌疑不必避，旧过不妨宥，重赏不宜惜。近顷长江海口镇兵足守，而敌船深入，逃溃时闻。竭亿万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躯命。议者诿谓无人无兵无饷无械。窃以无人当求，无兵当练，无饷械亦当计度固有，多则持重，少则用谋，作三军之气，定边疆之危，在皇上假以事权，与任事者运用一心而已。”复疏进《预计度支图》、《火器图》、《筹海战方略》甚悉。二十三年，以亲老乞归省，不复出。著有《廌华堂奏议》及《骈体文》。

陈庆镛，字颂南，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授御史。二十三年，海疆僨事，获罪诸臣寢复起用。

庆镛上疏论刑赏失措，曰：“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赏。刑常之权，操之於君，喻之於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已。海疆多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於是辱国之将军奕山、奕经，参赞文蔚，总督牛鉴，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气之伦，罔不拊手称快，谓国法前虽未伸於琦善，今犹伸於余步云。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既传，

人情震骇，犹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於琦善，殆其类是，而今且以三品顶戴用为热河都统矣，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琦善於战事方始，首先示弱，以惰军心，海内糜烂，至於此极。既罢斥终身不齿，犹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奕经之罪，虽较琦善稍减，文蔚之罪，较奕经又减。然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顿兵半载，曾未身历行间，聘其虚骄之气，自诡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貽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此不待别科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而已不可胜诛。臣亦知奕经为高宗纯皇帝之裔，皇上亲亲睦族，不忍遽加显戮。然即幸邀宽典，亦当禁锢终身，无为天潢宗室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复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见恶於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孰不切齿琦善为罪魁，谁不疾首於奕山、奕经、牛鉴、文蔚，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快快；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热河密迩神京，有识无识，莫不抚膺太息，以为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圣聪者，必仍系斯人。履霜坚冰，深可懔惧。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而今兹刑赏顾如此，臣未知皇上所谓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阿为即墨，将毋誉之毁之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皇上立奋天威，收回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民心可慰。”疏上，宣宗嘉之，谕曰：“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惟有反躬自责，不欲诿罪臣工。今

该御史请收回成命，朕非文过饰非之君，岂肯回护？”复革琦善等职，今闭门思过。於是直声震海内。

二十五年，迁给事中，巡视东城，以事诤吏议，左迁光禄寺署正。二十六年，乞归。文宗即位，以大学士朱凤标荐，复授御史，蹶而再起，气不少挠，叠上疏多关大计。自粤匪起，福建群盗蠢动，蔓延泉、漳、兴、永诸郡。咸丰三年，庆镛疏陈利害，命回籍治团练。惠安妖妇邱氏煽乱，侦获置诸法，赐花翎。俄以病请开缺。七年，逆匪林俊纠莆阳、仙游、永春、南安群贼犯泉州，庆镛激励士民固守，贼攻围数日而退。论功，以道员候选。八年，卒於泉州，赠光禄寺卿，赐祭葬，荫一子知县，祀乡贤祠。

庆镛精研汉学，而制行则服膺宋儒，文辞朴茂，著有《籀经堂文集》、《三家诗考》、《说文释》、《古籀考》等书。

苏廷魁，字麋堂，广东高要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迁御史。海疆兵事方亟，迭上疏论列，请修筑虎门炮台及燕塘墟、大沙河、龟冈诸要隘，以防敌回扰粤，既而和议成。二十三年春，有白气自天西南隅直扫参旗，因灾异上疏数千言，极论时政乖迕，归罪枢臣穆彰阿等，请立罢黜；并下罪己诏，开直谏之路：语多指斥。宣宗览奏动容，嘉其切直，朝野倾望丰采。遭忧去官，服阕，迁给事中。

咸丰元年，上谨始疏，请求宏济之道，执劳谦之义，防骄泰之萌，推诚任贤，慎始图治，选择翰詹为讲官，严取孝廉方正备采用，文宗嘉纳之。赛尚阿出督师，援引内阁侍读

穆荫擢五品京堂，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廷魁疏劾其坏旧制，用私亲，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请俟赛尚阿还，令回章京本任，诏斥擅预黜陟，犹以素行端方，不之罪。上先隐其名，出疏示赛尚阿，赛尚阿退，饮台垣酒，问：“谁实弹我？”廷魁出席曰：“公负国，某不敢负公。”再以忧归。四年，广东红巾匪起，将犯省城。或献议借外兵，以铺捐为饷糈，力争，罢其议。

八年，英法联军踞广州，廷魁与侍郎罗惇衍等倡设团防局，严清野，绝汉奸，招募东莞，及三元里、佛山练勇得数万人，声言戒期攻城，敌师出，击斩百余级。敌始有戒心，稍戢，连艘北犯，既而天津议和，广东敌兵未退，民益愤，廷魁等请留练局以防土寇。敌谓既媾和何复募勇，且以悬金购领事巴夏礼为责言。议和大臣桂良虑挠成议，奏请撤局。初，艇匪扰广宁，围四会、肇庆，兵疲粮罄，或劝之去，廷魁曰：“予团防大臣也，誓与城为存亡！”会提督昆寿克梧州，以兵来援，城得完。疆臣屡欲上其功，皆固辞。

同治初，以中外大臣荐，授河南开归陈许道，历布政使，擢东河总督。七年，河决茌泽，未夺溜，革职留任，阅三月工竣，复之。逾年，内召，去官，称疾归。光绪四年，卒。

朱琦，字伯韩，广西临桂人。父凤森，嘉庆六年进士，官河南浚县知县，有政声。滑县教匪起，率团练御之，屡破贼，城守卒完。迁河南府通判。歿，祀名宦。

琦，举乡试第一。道光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慕同里陈宏谋之为人，以气节自励。迁御史，值海疆

事定，祸机四伏，而上下复习委靡，言路多容默，深以为忧。著《名实说》，略曰：“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乡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与否，其实也。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也，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非所谓大人者也。大人之职，在於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之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於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而无患，而名又至美也。夫无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於此？故近世所称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矣。当其峨冠襜褕，从容正步，趋於廊庙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沉深不可测也。一旦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挤舌而莫敢言，而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至此举无可举，於是始思向之为人主畏惮而有深谋远虑者，不可得矣。且谨厚、廉静、退让三者，非果无用也。古有负盖世之功而思持其后，挟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终，未尝不斤斤於此，故又於镇薄俗、保晚节。后世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惘然自以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也，其究乡愿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甚矣其耻也！”於是数上疏切论时务，皆留中不报。时咸推其抗直，称为名御史。

琦以言既不见用，二十六年，告归。越数年，广西群贼蜂起，其言皆验。家居治团练，助守御。贼中梟杰张家祥者，悔罪投诚，当事犹疑之。琦知其忠勇可用，以全家保之，乃

受降，改名国梁，卒为名将。琦以守城劳议叙，以道员候选。咸丰六年，再至京师。居两岁，从钦差大臣桂良至江苏，无所遇，王有龄独重之，有龄抚浙，辟赞军事。十一年，粤匪犯杭州，总理团练局。守清波门，城陷，死之。赠太常寺卿，予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

琦学宗程、朱，诗古文皆有法，著有《怡志堂集》、《台垣奏议》。

论曰：禁烟之议，创自黄爵滋，行之操切，而边衅遂开，继之游移而国威愈堕，诚不可以此归咎始议之人。然谋国万全，决胜千里，非恃意气为也。行固维艰，言亦岂易易哉？金应麟同被拔擢，亦始终主战。陈庆镛、苏廷魁、朱琦时称“三直”，合之应麟，又称“四虎”。所言有用有不用，凛凛然有生气，要足以砭顽振懦矣。

卷三百七十九

列传一百六十六

赵慎畛 卢坤曾胜 陶澍

赵慎畛，字笛楼，湖南武陵人。为诸生时，学政钱澧器之，曰：“人英也！”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条上川、楚善后屯田保甲事宜。巡通州漕，革陋规，廉得杨村通判科索剥船，奏褫其职。湖南学政徐松矜愎失士心，欲附慎畛自固，常列其弟子优等，慎畛列款纠

劾罢之。两广总督蒋攸銑荐其才可大用。

十七年，出为广东惠潮嘉道。严治械斗，捕南澳、澄海、潮阳盗甚众；沿海民寮居为逋逃藪，悉编入保甲。逾年，擢广西按察使。天地会匪结党构乱，胁有货者入其中，慎畛惟严罪匪首，被胁者不坐。广东洋匪投诚后，渐入广西为盗。设水路巡船以护商旅，督守令以捕盗多少为殿最。远郡招解重囚烦费，吏因讳盗，省文法，严举劾，缉捕始力。二十年，迁广东布政使。州县多积亏，展转相承，悉心钩稽，除其纠葛，库储顿增。南海、高要濒河堤防多圯，民苦水患，筹款生息资岁修，屯田五千馀顷。赋重为累，请减粮额，摊抵於沙坦轻则之地。粤俗奢靡，刊发陈宏谋《行政训俗遗规》，躬行节俭以示劝。

二十三年，擢广西巡抚。习知粤西地势如建瓴，旬日不雨即旱竭，劝民修堤塘，造龙骨车，开荫井，设井筒架，皆颁式俾仿行。地连黔、楚，群盗出没，宜山会匪廖五桂、蓝耀青分踞新、旧两墟，纠众分党，伪立名目，勒索殷户，争利相扰，亲往捕诛之。饬属行保甲，置望楼，练民壮互相守望，县建卡房数十座，府各督属会营巡辑。柳州至省千馀里，设水汛四十三所，终任凡获盗千七百馀人。盗多出於流匪，编客民籍，驱其单身游荡者，矿厂窑榨庸丁皆立册，有保者留，否则逐。故事，梧、浔二关，巡抚例得动用盈馀。慎畛曰：“吾家衣食粗足，身为大臣，取盈将安用之？当为国家布仁泽耳。”乃於桂林设预备仓，增设书院，柳州、庆远、思恩三府皆创设之；缮城浚河，广置栖流所，并取给焉。

道光二年，入觐，宣宗嘉其诚实不欺，温谕褒勉，擢闽

浙总督。严申军律，课诸镇营汛勤训练。浙江提督沈添华玩纵，劾罢之。责水师缉海盗，盗多就擒。上游四府多山，客民租山立厂，游匪群聚，遣兵搜山，捕诛其魁。闽安所辖有琅琦岛，居民多为奸利，擒治之，移驻水师，建炮台，遂为省城门户。台湾自来多乱，动烦大兵，慎畛尤以为虑，尽选贤能以治。凤山莠民杨良斌煽众起事，檄巡道孔昭虔、知府孔传穰剿治，未一月而定，不烦一兵渡海。瑯玛兰初设治，部议赋则较重，奏减之。民入山伐木，岁供道厂船料，匠首苛敛激变，捕诛首乱，更定采木章程，乃相安。戍兵万四千，更代时皆赴厦门，由提督点验，远者千里，改由各提镇分验，兵困以苏。台湾产米，漳、泉数郡仰给商运，江、浙、天津民无盖藏，米贵辄生乱，於海口稽米船出数，酌丰歉为限制，常留有馀。疏请漳浦明儒黄道周从祀文庙，下廷臣议行。侯官谢金銓、德化郑兼才皆以学行著，素所敬礼，歿而举祀乡贤。又旌表义烈，以振风俗。

五年，调云贵总督。铜矿、盐务积疲，疏陈变通整顿之法。以边防莫便於屯田，方考访形势利便，未及议行而疾作。病中拜疏劾贪黷不职者数十人。未几，遂卒。代者急递追回原疏，滇人惜之。遗疏上，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祀名宦、乡贤祠。

慎畛服膺儒先，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身体力行。好善嫉恶，体恤属僚，训戒恳切，如师之於弟子。所至於文武官吏，常能识别其才否，人亦乐为之用。所著《奏议》、《从征录》、《载年录》、《读书日记》、《惜日笔记》等书及《诗文集》凡数十卷。

卢坤，字厚山，顺天涿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洊迁郎中。扈随木兰，校射，赐花翎。十八年，出为湖南粮储道，丁本生父母忧，服阙。历广东惠潮嘉道、山东衮沂曹济道、湖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道光元年，护理陕西巡抚。二年，擢广东巡抚，未之任，调陕西。议者谓南山老林易藪奸，不宜开垦。坤历陈汉、蜀、唐、宋史事，及汉李翕《郾阁颂》，以征垦治之利；专任严如煜，假以便宜，垦务大兴。勘修南山各属城工，汉江堤岸，筑坝浚淤，审度形势，移驻文武，增改官制。又修复咸宁、长安、泾阳、盩厔、岐山、宝鸡、华州、榆林河渠水利，筹补榆林、绥德两属常平仓谷，劝民捐建社仓。疏陈：“察吏之要，不独亲民，官贪廉为民身家所系，其勤惰、明昧、宽严，皆关民生休戚。”宣宗深韪之。五年，以母忧去官。

六年，回疆用兵，特起驻肃州，偕总督鄂山治转饷。以托古逊为运粮首站，自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置三十二站，大兵五万馀，日需粮五百石，每站备驼五百有奇，由山西、陕西采购；又蒙古阿拉善部进驼千，乌里雅苏台调拨官驼四千。疏请军需从宽筹备；兵丁量增口粮；给皮衣皮帽，以御寒；出口驼马刍秣；时给买补缺额营马，预备续调；监造军械务期坚实；拨运陕省制钱，平市价；添设台站夫马；雇车辆，定例价；招募护台民丁；后路粮台亦添兵守护；凡十一事，并如议行。回疆平，加太子少保。及张格尔就擒，赐头品顶戴。服阙，授山东巡抚，调山西。八年，裁撤肃州军局。始抵任，寻调广东巡抚。

十年，又调江苏，未至，擢湖广总督。两湖鹺务，徇於

封轮之例，道光初议散轮，七年复因加价，仍改封轮，引滞商疲。坤至，疏请实行散轮，建盐仓於汉岸，俾商船源源揽运。寻量减售价，以销楚岸积盐。设塘角总卡，按船编号，以杜内私外私之弊。复湖南永兴粤盐定额，以保淮纲。湖北水灾，请免米税，借帑十万两，购川米平糴。疏调前两淮盐运使王凤生综理水利，择要疏浚河道，修筑堤堰，皆以次举行。

十二年，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粤瑶应之，湖南提督海凌阿及副将、游击等皆战歿，坤亲往督师，密陈湖北提督罗思举能办贼。时桂阳、常德诸瑶蜂起应贼，常德水师、荆州驻防兵皆不习山战，坤至，悉罢之，改调镇筸苗疆兵，分屯要隘，坚壁清野，与贼相持。俟两湖兵大集，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亦率军至，乘雷雨袭击洋泉街。罗思举督诸将昼夜环攻，毙贼数千，破其巢，擒金龙子女及头目数百人。金龙乘间逸，为乱军所歼，获其尸及剑印木偶诸物。捷闻，赐双眼花翎，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尚书禧恩、将军瑚松额方奉命视师，未至，贼已平。粤瑶赵青仔纠众数千入楚界，声言为金龙复仇，连败之於濠江、银江，擒青仔磔於市。广东连山黄瓜寨瑶犹猖獗，两广总督李鸿宾剿治不力，以罪逮，调坤代之。偕禧恩等先后往督诸将进剿，瑶疆悉平。合疏陈两省善后事宜，改移文武官制驻所，并允行。

十三年，越南盗陈加海结边地游民啸聚狗头山，潜入内洋，遣水师击沉八船，擒加海诛之。寻越南内讧，慎固边防，拒其请兵，诏嘉得大体。

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要乞推广通商，坤依故事停其贸易。领事律劳卑挟二船入虎门，炮击不退，且以炮拒，进泊

黄埔。坤设方略扼其归路，断其接济，集水陆师临以兵威，律劳卑穷蹙，引罪求去。澳门洋商代请命，坤持之良久，乃驱之出口。疏闻，诏嘉奖，先夺宫衔、花翎并复之。於是严海防，勤训练，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与沙角、大角相联络。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炮台，以资保障，夷情敛慑。坤久任封圻，所莅皆有名绩，宣宗深倚之。十五年，卒，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从优恤，谥文肃。子端黼，袭世职。

曾胜，广西马平人。以行伍从剿湖南苗匪、川、楚教匪，积功至都司。累迁云南参将，以计擒臬渠徐黑二及宣威小梁山匪首，为时称。迁维西协副将。瑶匪赵金龙之乱，率师会剿，擢湖南永州镇总兵，歼金龙，及擒粤瑶赵青仔，战皆力。寻赴广东剿连山瑶，迭战大拱桥、分水岭、炮台山、火烧坪、军僚里、大厓冲、上坭园。瑶平，论功最，加提督衔，赐号瑚尔察图巴图鲁，予云骑尉世职。调南韶连镇，擢广东陆路提督。当英吉利兵船入内河，水师提督李增堦不能阻，胜献策，以巨船载石沉塞海口老洲冈隘道，聚草船数百横内河，备火攻，胜率兵临之，英领事律劳卑悚惧听命，事乃定。十七年，卒於官，谥勤勇。

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中城，决滞狱八百有奇。巡南漕，革陋规，请濬京口运河。二十四年，出为川东道，日坐堂皇，剖决狱讼如流。请减盐价，私绝课增。总督蒋攸钰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历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

道光三年，就擢巡抚。安徽库款，五次清查，未得要领。澍自为藩司时，钩核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於是三十余年之纠葛，豁然一清。严交代，禁流摊，裁捐款，至是奏定章程，俾有司释累，得专力治民。濒江水灾，购米十万石，劝捐数十万金，赈务核实，灾民赖之无失所。治寿州城西湖、凤台蕉冈湖、凤阳花源湖；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并开引河，导之入淮。淮水所经，劝民修堤束水，保障农田。各县设丰备仓於乡村，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不经吏役，不减糴，不出易，不假贷，岁歉备赈，乐岁再捐，略如社仓法而去其弊。创辑《安徽通志》，旌表忠孝节烈以励风俗。

五年，调江苏。先是洪泽湖决，漕运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陈海运策，而中外纷议挠之。澍毅然以身任，奏请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漕粮百六十馀万石归海运，亲赴上海，筹雇商船，体恤商艰，群情踊跃。六年春，开兑，至夏全抵天津，无一漂损者，验米色率莹洁，过河运数倍。商船回空，载豆而南，两次得值船馀耗米十馀万石，发部帑收买，由漕项协济天津、通仓之用，及调剂旗丁，尚节省银米各十馀万。事竣，优诏褒美，赐花翎。明年，遂偕总督蒋攸锬合疏陈海运章程八条，冀垂令甲。永纾漕累，格於部议，未果行。又以绅衿包完漕米，横索陋规，为漕务之害，奏请惩办。学政辛从益意不合，争之。澍复疏言：“陋规日增，势必取偿小民。若预计有司不减浮收，置陋规於不问，非釜底抽薪之计。”仍执前议，治包抗从严焉。

江苏频遭水患，由太湖水泄不畅。疏言：“太湖尾闾在吴淞江及刘河、白茆河，而以吴淞江为最要。治吴淞以通海口

为最要。”於是以海运节省银二十馀万兴工，择贤任事，至八年工竣。又以江以南运道，徒阳运河最易淤阻，而练湖力其上游，孟渎为其旁支。澍自巡漕时，条奏利害，至是先浚徒阳河，将以次举刘河、白茆、练湖、孟渎诸工。后在总督任，与巡抚林则徐合力悉加疏浚，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语详《则徐传》。

十年，以捕获户部私造假照要犯，加太子少保衔，署两江总督，寻实授。时淮盐败坏，商困课绌，岌岌不可终日。澍疏陈积弊，请大删浮费，以为补救。议者多主改法课归场灶，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南查议。澍谓除弊即以兴利，无事轻改旧制，偕鼎等合疏牖陈利害，条上十五事。鼎等复请裁盐政归总督管理，报可。澍受事，缴还盐政养廉五千两，裁减衙门陋规十六万两有奇，凡淮南之窝价，淮北之坝杠，两淮之岸费，分别减除，岁计数百万两，分设内外二库，正款贮内库，杂项贮外库，杜绝挪垫。革总商以除把持，散轮规以免淹滞，禁粮船回空带芦盐，及商船借官行私，令行禁止，弊肃风清。淮北尤疲累，先借款官督商运，继仿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於海州所属中正、板浦、临兴三场择要隘设局给票，注明斤数运地，无票越境以私论。仍留畅销之岸，江运八州县、湖运十一州县，归商运。十二年，奏准开办，越半岁，溢销逾额，复推广於江运、湖运各岸，减价裁费，商贩争趋，而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赖宣宗鉴其忠诚，倚畀愈专。屡请复盐政专职，皆不许，澍益感奋，力排众议，毅然持之，卒获成效。道光元年至十年，淮南行六纲，淮北仅行

三纲。澍承极弊之后，自十一年至十七年，淮南已完六纲有馀，淮北率一岁行两纲之盐，尽完从前滞欠，且割淮南悬引，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馀万两，库贮实存三百馀万两。两届京察，并被褒奖优叙。晚年将推淮北之法於淮南，已病风痺，未竟其施，然天下皆知票盐减价敌私，为正本清源之计。后咸丰中乃卒行之。十九年，卒。遗疏上，优诏轸惜，称其“实心任事，不避嫌怨”，晋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赐其子栻主事，谥文毅。祀名宦祠，於海州建专祠。

澍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所著《奏议》、《诗文集》、《蜀轺日记》、《陶桓公年谱》、《陶渊明诗辑注》并行世。

论曰：赵慎畛学有本源，察吏治民，严而能恕，所至政无不举。卢坤治回疆军需，平湖南瑶，馭广东夷商，皆有殊绩。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道光中年后，海内多事，诸臣并已徂谢，遂无以纾朝廷南顾之忧。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信然哉！

卷三百八十

列传一百六十七

陈若霖 戴三锡 孙尔准 程祖洛
马济胜 裕泰 贺长龄

陈若霖，字宗觐，福建闽县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束鹿县民王洪中为人聚殴，讼不得直，自经死。若霖鞫得其实，被议叙。秩满当外用，仍留部。数从大臣赴各省谳狱，以宽恕称。嘉庆十三年，出为四川盐茶道，擢山东按察使。调广东，署布政使，以佐总督百龄平海盗，赐花翎。调湖北，复调四川，就迁布政使。二十年，擢云南巡抚。水尾土州目黄金珠结内地奸民，杀副州目李又政，掠其家，鞫实，置於法。

历广东、河南、浙江巡抚。浙省南北新关科罚无度，限以半正额为止，恤商而课裕。修萧山新庙堤，建盘头以御潮。次年，新林塘圯，亲往勘，疏言：“新林塘旧为险工，今距海日远，塘以外为灶地，外复为牧地，中有马塘，足为新林屏蔽，宜补筑以遏潮汐。疏通灶地名沟洫，引入牧地之莫家等湾以排泄之，即以灶地之土培护新林堤基。西筑横塘以御江水。责令灶牧各户及肃山、山阴、会稽三县，分别修筑。”又奏修会稽、上虞等县塘堤，并如议行。二十四年，擢湖广总督。湖南凤凰等厅屯丁额多为官佔，失业者众，悉清厘发还征租。官入苗寨多婪索，或冒名诈财，严禁之。又以屯地硃

瘠租额重，为奏减苗租二万馀石，免逋赋七万馀石，苗民感之。

道光二年，调四川。中江覃万典、犍为道士萧来修等假神惑众，捕诛首犯，不坐株连。九姓长官司不谙吏治，奏请考试，狱讼别由泸州及州判兼理。四年，召授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管顺天府尹事。文安县地形如釜底，自道光初堤防冲决，积水不能耕种，议请急行修筑。七年，命勘湖北京山黄家陵堤工，疏言：“下游灾民吁请修治溃堤，上游居民谓口门下游乃襄河故道，复请废之。河流经行二百馀年，舍此不由，而别寻二百年以前故道，其说殊谬。潜江、天门、汉川俱属下游，而天门、汉川尤当冲要，何忍委之巨浸？惟有开通江流，堵合口门，因势利导。胡家湾沙洲当下游之冲，以四十馀丈之地束全江之水，下壅上溃，理有必然。今洲已冲溃，乘势挑浚新滩，展宽水道，使江流无冲突之患，然后增筑京山、钟祥口门堤坝，再於溃口筑石坝二，以护堤攻沙，庶可经久。”报可。十二年，乞休归，卒於途，赐恤。

戴三锡，顺天大兴人，原籍江苏丹徒。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山西临县知县。连丁父母忧，嘉庆六年，服阕，发四川，补南充。历马边、峨边两厅通判，署资州、眉州、邛州，并有政声。邛州民黄子贤以治病为名，倡立鸿钧教，捕治之。事闻，仁宗命送部引见，擢茂州直隶州知州。历宁远知府、建昌道、四川按察使。道光二年，迁江宁布政使，回避本籍，仍调四川。三年，署总督，五年，实授，兼署成都将军。

三锡自牧令洊陟封疆，二十馀年，未离蜀地。尽心民事，

兴复通省书院，增设义学三千馀所。四川旧有义田，积储备赈，谷多则变价添置良田。三锡以岁久将膏腴多成官产，留谷太多，又虞霉变亏挪，差定三千至万石为额。溢额者出粜，价存司库，以备凶岁赈恤之用。又以蜀地惟成都附近俱平畴沃野，馀多山谷硗瘠，遇水冲塞，膏腴转为砂石，因地制宜，多设渠堰，以资捍卫宣泄。新都奸民杨守一倡立邪教，造妖书惑众，擒诛之。越嶲生番劫夺商旅，掠汉民妇女，捕狙黠者数十人置之法，救出被掠男妇，给赀安抚。屡被诏褒奖。九年，因年老召来京，署工部侍郎。寻致仕，未几，卒。诏嘉其“宣力有年，官声素好”，赠尚书衔，依赠衔赐恤。

孙尔准，字平叔，江苏金匱人，广西巡抚永清子。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出为福建汀州知府。宁化民敛钱集会，大吏将治以叛逆。尔准讯无他状，论诛首要，鲜所株连。历盐法道、江西按察使，调福建，就迁布政使。道光元年，调广东布政使，擢安徽巡抚。河南邪匪邢名章等纠众窜颍州，檄按察使惠显率兵驰剿，格杀名章，歼其餘党。蠲缓被灾各属，灾甚者赈恤之。先是有言赈务积弊，毋得以银折钱，尔准疏其弗便，仍循旧章。

三年，调福建巡抚。延、建各属山径丛错，多盗劫，以万金为缉捕费，连获贼首置之法，盗风衰息。巡阅台湾，疏言：“台湾南北袤延千馀里，初抵鹿耳门，可行舟楫。嗣增设鹿仔港，而浅狭多沙，内山溪水赴海，别开港在嘉彰间，曰五条港，颇利商船。又噶玛兰山峻路险，负戴难行，其地有乌石港、加礼远港，可通五六百石小舟，皆宜设为正口。”

五年，擢闽浙总督。奏请噶玛兰收入版籍，设官治理。彰化匪徒械斗焚劫，旁近蜂起，全台震动，檄水师提督许松年剿捕，副将邵永福等趋艋舺，阻其北窜；总兵陈化成以兵渡鹿仔，防其入海。尔准亲驻厦门，遣副将佟枢等分往彰化、淡水，搜山围捕，诶知贼党煽诱日众，移陆路提督马济胜守厦门，自渡海驻彰化督剿，贼首李通遁，捕得伏诛。令各庄举首事，缉馀匪，闽人捕闽人，粤人捕粤人，以免诬累。

台人有与生番贸易遂娶番妇者，俗名“番割”，其魁黄斗乃等久踞三湾，潜出为盗。当乱起时，诱生番出山助斗，遣参将黄其汉等分路侦击。番窜后山，士卒攀藤蹑葛而登，擒黄斗乃等二十一人，斩以徇。尔准疏陈匪徒起事，由於造谣焚掠，非叛逆，当以强盗论；淡水以北分党报复，当以械斗论；焚杀有据者始坐辟，馀俱末减。其胁从旋解散者，多所保全。又奏台湾北路至艋舺几五百里，仅有守备一员，巡防难周。调南路游击一员驻竹塹，并於大甲、铜锣湾、斗换坪诸处添驻营汛，改建淡水土城。头道溪为生番出入总路，亦建土城，以屯丁驻守。事平，加太子少保。七年，入觐，宣宗嘉其治台湾匪乱悉合机宜，迅速蒞功，赐其子慧翼官主事。

木兰陂者，创自宋熙宁间，溉民田四十万亩，筑石堤千一百馀丈以御海潮，岁久倾坏，尔准道经莆田，亲勘修复。工蒞，以宋长乐室女钱创陂实功首，建祠列入祀典。尔准治闽最久，谙悉其风土人情，吏民皆相习，政从宽大，闽人安之。九年，坐失察家仆收贿，镌二级留任。十一年，以病乞休。逾年，卒，赠太子太师，赐子慧惇进士，慧翼员外郎，谥文靖，祀福建名宦及乡贤祠。

程祖洛，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洊迁郎中。谙练刑名，为仁宗所知。京察记名道府，久未外简，以截取铨授甘肃平凉知府。部臣请留，诏斥规避边远，撤销记名，留部永不外用。久之，擢内阁学士。寻授江西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调山东。

道光二年，擢陕西巡抚，调河南。教匪朱麻子由新蔡窜安徽阜阳，捕获置之法。与直隶、山东、安徽、湖北毗连诸县素多盗，拨库帑五万两生息，为缉捕经费。漳水决安阳樊马坊，河流北徙，命大学士戴均元往会勘。祖洛周历上下游，合疏言：“漳水自乾隆五十九年南徙合洹以来，卫水为所遏，每致溃溢。今河流既分，不可使复合。议於樊马坊上下距洹水最近处，及南岸冲决成沟，并筑土坝，使二河分流，冀减漫溢之势。”至四年春，积水消涸，地形显露。田市之北，漫水与沟隔断，不能引归正河。乃就其上游龙家庄洼地抽沟启放，复於内黄马家洼开引河，添筑田家营大坝，使溜势南趋。自是漳、卫合并之患遂息。虞城横河、惠民沟，夏邑巴清河，永城减水沟，旧为豫东宣泄潦水要区，迭经黄河漫淤，滨河连岁被灾，并疏浚之。初，河南、安徽治捻匪从重典，嗣部议有所减改。祖洛疏言：“匪徒结捻，倡劫党众，一呼而集，其豫谋早在结捻之时。新例以是否豫谋分别轻重，诸多窒碍，请复旧例。”并论匪徒拒捕及捕人治罪各条。又言：“获盗究出旧案，免究从前失察处分。请遵嘉庆间谕旨，俾除瞻顾。”并从之。

七年，丁母忧，服阕，署工部侍郎。寻署湖南巡抚，调江苏。十二年，擢闽浙总督。命查办浙江盐务，严定裁汰浮

费章程，下部议行。台湾奸民张丙、陈办等倡乱，命将军瑚松额督兵进剿，祖洛专治后路军需。十三年，提督马济胜破贼，张丙等就擒，赴台湾筹办善后事宜，劾战守不力之都司周进龙等，褫黜有差。改营制，增防守。优叙，赐花翎。疏陈福建吏治，略曰：“安民必先惩蠹，不可以回护瞻顾而曲纵奸恶。闽省吏治无子惠之政，而务宽大之名，始因官之庸劣，酿成顽梗之风，今又因民之谤张，遂有疲难之势。官曰民刁，民曰吏虐，互相传播，渐失其真。官不执法，幕不守法。因而愚民犯法。书役弄法，棍徒玩法。必先惩不执法之官，然后能治犯法、弄法、玩法之人。”於是连劾官吏不职者，略无假贷，吏治始肃。已革县丞秦师韩京控提督马济胜矇奏邀功，并讐祖洛偏袒欺蒙，命侍郎赵盛奎偕学政张鳞按鞫，白其诬。师韩遣戍新疆。十五年，疏陈闽洋形势，以漳州之南澳、铜山为藩篱，泉之厦门、金门为门户，兴化之海坛为右翼，闽安为省会咽喉，福宁之铜山为后户。巡缉守御，全资寨城炮台。就最要者四十四处，由官民捐贍修筑。十六年。丁父忧去官，服阕，引疾不出。二十八年，卒，宣宗甚惜之，赠太子太保，谥简敬。

马济胜，山东菏泽人。以武生入伍，从剿川、陕教匪，积功累擢江苏抚标参将。嘉庆十八年，会剿山东教匪，擢河北镇总兵。道光初，擢浙江提督，调福建陆路提督。张丙等倡乱嘉义，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困守孤城。济胜率兵二千渡海赴援，战於嘉义城下，大破贼，追至荳港尾，擒斩甚众；进屯盐水港，分兵搜剿，张丙及其悍党先后就擒。时命将军瑚松额督师犹未至，诏褒成功迅速，赐双眼花翎。馀匪万馀复来

犯，俟其怠，击之大溃，擒头目赖满等，追剿尽毁其巢，贼遂平。宣宗深嘉其谋勇，锡封二等男爵。又以驭兵安靖，御书“忠勇廉明”四字赐之。召入觐，年逾七旬，犹壮健，温诏褒奖，晋二等子爵，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十六年，卒於官，赠太子太保，谥昭武，四子皆予官。

裕泰，满洲正红旗人。由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嘉庆末，出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历四川、湖南、安徽按察使，湖南、陕西、安徽布政使。道光十一年，擢盛京刑部侍郎，调工部，兼管奉天府尹事。查勘科尔沁蒙旗荒地，奏禁私垦。十三年，召授刑部侍郎，寻出为贵州巡抚。十六年，古州、黎平土匪起，擒其渠徐玉贵等诛之。

调湖南巡抚。镇筸标兵滋事，劾总兵向遵化、辰沅道常庆不职，罢之。疏言：“苗疆屯田，嘉庆中道员傅鼐所经营，寓兵於农，筹边良策。治安日久，诸弊丛生。今镇筸标兵因借饷倡乱，苗人遂生观望。重以苗官苛刻，屯长侵欺，后患堪虞。急应清厘损益，妥定章程，俾将弁兵练咸知经费有常，绝其觊觎，仍责成镇道实力整饬，恩威并行。”寻议定苗疆兵勇不准客民充补，预借银谷限以定制，拔补备弁屯长，严绝苞苴。辰沅道缺，以湖南知府题升。并如所议行。十七年，调江西，复调湖南。

二十年，擢湖广总督。二十一年，湖北崇阳逆匪钟人杰作乱，踞县城，陷通城。裕泰驰驻咸宁，檄按察使郭熊飞率都司玉贵等进剿。崇阳在万山中，贼尽塞孔道，筑砦抗拒，选精锐出贼后夹攻，分股犯蒲圻，连为官军所败，踞崇阳西岭

为负隅计。提督刘允孝迭败之石盘山、黑桥，进毁其巢，擒人杰及其党陈宝铭、汪敦族等。寻复通城，尽俘其孥。事平，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时英吉利兵由海入江，诏募勇习水战。裕泰仿粤艇造大船六、快船四，简汉阳水师，每船百人，按旬操练。裁旧有巡船，以节经费。荆州驻防每出营滋事，奏请饬地方官拘拿，报将军秉公严惩。乾州苗窜扰，剿抚解散。

二十九年，李沅发倡乱新宁，踞地戕官。巡抚冯德馨、提督英俊往剿，复县城。妄传沅发已死，而贼窜山中，勾结黔、粤交界伏莽，势益蔓延。冯德馨逮治，专任裕泰往督师，与黔、粤诸军合击，数捷。三十年春，搜剿山内，擒歼多名。贼窜永福草鞵塘，四面抄围，渐穷蹙。裕泰度贼不南趋广西全州，即入新宁瑶峒，令提督向荣由武冈进屯广西怀远，遇贼击破之。贼退踞金峰岭，分三路进击於深箐陡石间，斩获殆尽，沅发就擒，晋太子太傅。寻调闽浙总督。咸丰元年，调陕甘，入觐，卒，优诏以尚书例赐恤，谥庄毅。子长善，广州将军；长叙，侍郎。

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原籍浙江会稽。高祖上振，官湖南司狱，恤囚有隐德，贫未能归，遂家湖南。

长龄，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道光元年，出为江西南昌知府。历山东兗沂曹济道、江苏按察使，就迁布政使，佐巡抚陶澍创行海运。调山东。七年，署巡抚。临清州教匪马进忠为逆伏诛，复有揭帖伪立名号，刻期举事，胪列旁州县民名数百。长龄曰：“谋不轨詎以姓名月

日告？此移祸也。”诤知果出邀功者，欲藉兴大狱，遂置不问。调江宁布政使，乞归养亲。十五年，母丧服阕，补福建布政使，调直隶。

十六年，擢贵州巡抚。黔民苦讼累而多盗，以听断缉捕课吏，设旬报为考核。十八年，仁怀奸民穆继贤纠四川綦江匪肆劫。遣兵与川军会剿，焚其巢，首从并就歼擒。郎岱、普安、清镇诸县多种罌粟，拔除申禁，劝民种木棉，玉屏、婺川皆有成效。黔省安置流犯三千余人，与苗民错处，衅隙易生，疏请改发新疆；又以镇远、黎平、都匀、古州苗俗桀骜，以盗为生，州县差役缉捕难周，疏请绿营每百名内精选数名，分隶府、厅、州、县文员管辖，勤加训练，专司捕盗；并下部议行。

长龄治黔九载，振兴文教，贵阳、铜仁、安顺、石阡四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四厅，黄平、普定，天柱、永从、甕安、清平、兴义、普安诸州县，皆建书院义学；省会书院分上内外三舍，亲试考核，刊刻经籍，颁行州县。

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汉、回连岁互斗，永昌回变败退后，复图攻城，城回谋内应，迤西道罗天池悉捕诛之。长龄亲往督剿，击走叛回，以肃清入告。二十六年，回众藉口善良不别，复叛，自请议处，撤销奖叙，赴大理、永昌督剿。匪寻窜散，请免投诚张富罪，军犯王芝异团练出力，亦请释回。诏斥其庸懦，降补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乞病归。滇回复扰云州，多属永昌遗孽，且得蜀天池滥杀状，追论长龄，褫职。逾年，卒。

论曰：陈若霖、戴三锡尽心民事，而三锡久任蜀疆，治效较多。孙尔准、程祖洛先后治闽有声，宽严殊途，其相济之道乎？裕泰两殄楚冠，勋施烂然。贺长龄儒而不武，不足以奠岩疆也。

卷三百八十一

列传一百六十八

帅承瀛 孙远烽 弟承瀚 左辅 姚祖同
程含章 康绍镛 朱桂楨 陈奎
吴其濬 张澧中 张日畧

帅承瀛，字仙舟，湖北黄梅人。嘉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先后督广西、山东学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副都御史，署仓场侍郎。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吏部。丁母忧，服阕，补原官，调刑部。论劾郎中宝龄婪贿状，仁宗以承瀛到官浹月，厘剔宿弊，予议叙。奉命按山西雁平道福海、陕甘总督先福，罢之。又按山东徐文诰冤狱，得平反，劾承审官吏，降黜有差。

十五年，授浙江巡抚。浙盐疲敝，议裁浙江盐政，归巡抚兼理，诏责承瀛整顿，疏言：“浙江运库尚无亏挪，惟多移垫。拟以报存馀价追补，须足额后拨解。至收支数目，务划清纲款，即有急务，不再以内款垫支。每年加价，应许停输。向例洒带盐引，豫占年额，愈积愈多，请并停止，以纾商力。”又酌改章程十事：定盐务官制，裁盐政养廉，革掣规供应，灶

课由场征解，销引先正后馀，引目通融行销，收支力杜弊混，梟私商私并禁，掣验改复两季，甲商酌裁节费，下部议行。浙鹺自此渐有起色。宁波、温、台诸府滨海，土盗出没，令兵船巡缉以遏其外，严诃口岸以防其内，洋面渐安。

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八折收漕之议，廷臣多言其不可，下疆臣覆议。承瀛疏言：“漕弊始由州县浮收，以致帮丁需索，而帮丁沿途用费亦因以渐增。迨帮丁用费愈大，需索愈多，州县迫於帮费，有难循旧例征收之势，其究耗费归之小民。由此包户侵渔，刁衿挟制，积弊至不可回。八折之议，原以去其太甚，补救目前。无如因弊立法，而弊即因法以生。诚有如廷臣所议，惟严禁官役需索，沿途之规费除，即帮丁之用费省，而州县浮收勒折之弊，亦力绝其萌，庶爱民恤丁两有裨益。”疏上，前议遂寝。清厘仓库亏缺，奏请先就现任各官次第弥补；又以浙西频遭水患，应与江苏合力疏浚，察勘形势，偕孙玉庭等疏陈两省水道原委，实共一流，请专任大员综揽全局：诏韪之。寻去官。后陶澍至江苏，乃先治吴淞江焉。

承瀛治浙数年，以廉勤著。陆名扬者，归安乡民，以抗浮收得一乡心，久为官吏所嫉，请兵掩捕，乡民集众抗拒，而名扬逸。巡抚陈若霖遽以入告，遣兵往治，久之名扬始就获。承瀛初至浙，诛名扬，后乃知由於官吏之酿变，深悔之。道光四年，丁父艰，服阕，至京，以目疾久不愈，乃乞归。二十一年，卒於家。优诏轸惜，依总督例加恤，赐其孙远燁举人，寻祀浙江名宦祠。

远燁，成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编修。咸丰初，上书言

军事。纳贖为道员，奏留江西劝办捐输。七年，总兵李定为粤匪困於东乡，远燁募勇往援。战歿，予骑都尉世职，建专祠，谥文毅。

承瀛弟承瀚，嘉庆十年进士，由翰林院检讨历官至副都御史，方正负时誉，名亚於承瀛。歿，祀乡贤。

左辅，字仲甫，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安徽南陵知县，调霍丘。勤政爱民，坐催科不力免官，嘉庆四年，复之，补合肥，复以缉私役为盐贩殴毙狱坐夺职。寻初彭龄为安徽巡抚，荐辅人才可用，仁宗亦素知辅循名，能得民心，送部引见，复职，仍发安徽，补怀宁，迁泗州直隶州知州。河决，州境被灾，辅躬亲赈抚，民无夫所。总督百龄疏保洁己奉公，政声为一时最，以应升升用，擢颍州知府。十八年，盱眙民孙国柱诬周永泰谋逆，疆吏以闻。诏那彦成俟滑县匪平，移师会剿，檄辅先率兵往。辅力言泗州属县无邪教，单骑往按之，得国柱诬告状，大狱以息。寻捕诛阜阳教匪李珠、王三保等，予议叙。擢广东雷琼道，迁浙江按察使、湖南布政使。二十五年，就擢巡抚。

苗疆税重，又苦官役苛扰，侍郎张映汉陈其弊，命辅偕总督陈若霖察治。奏减租谷二万馀石，筹款买补仓储六万馀石，免民、苗积逋租谷七万馀石。复挑补兵勇，裁撤委员，禁差役不得入苗寨，听苗食川盐，民、苗便之。长沙妙高峰有宋儒张栻城南书院旧址，康熙中移建城内，已圯，规复重建，课通省士子，疏请御书扁额，以示嘉惠士林，诏嘉许焉。

辅官安徽最久，时称循吏，晚被拔擢，数年中至封圻，年

已老。道光三年，召来京，原品休致。十三年，卒於家。

姚祖同，字亮甫，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十九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兵部郎中。以纂辑《剿平教匪方略》，擢四五品京堂，补鸿胪寺少卿。历通政司参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二十年，出为河南布政使。请限制河工提款，清厘州县交代，库储顿充。

二十一年，调山西，又调直隶。严查亏空，令州县自报亏数，凡新任不得私受前任旧亏，其新亏者，勒停升补。仓谷自经饥侵，兼军需支领，荡然无馀。祖同饬各属余补数十万石。雄县、安州、高阳诸县水道淤阻，连年漫溢，并遴员治理，相机疏浚。二十二年，畿辅旱灾，重者二十有九州县。先令停征，截漕备赈；遍历灾区，劾属吏办赈不实者；发米贾囤积数十万石，责令平糶，民赖以济。二十三年，仁宗东巡，滦河涨溢，祖同督造桥工成，赐花翎。面谕曰：“是非为桥工，因汝能实心办事耳。”

二十四年，擢安徽巡抚。会河南大水，灌入涡河，下游诸县被灾，祖同乘小舟巡视赈恤。二十五年，调河南。时仪封大工未竣，黄、沁并涨，漫及马营工坝尾，祖同相机堵御。疏陈政务虽多，河工为重；学习河务，以履勘为先。宣宗初即位，命祖同每届旬以大工进占丈尺奏闻。及冬，口门渐狭，而大河冰坚，祖同亲乘小舟督工凿冰，岁杪大工始告蒇。道光元年，祖同疏陈河南情形，略曰：“河工之敝坏显而易见，民生之凋瘵隐而难治。河工加价，自常赋三百六十馀万外，逾额摊征。衡工未已，睢工继之；睢工未已，马工、仪工又相

继续征。此外复有各处堤工随时摊征之款，民力其何以堪？请概停缓三年，以纾积困。”从之。开封护城大堤，河溢时半圯，请缮完以资保障。

二年，河督严烺奏请马营坝工抛护碎石，已奉俞允，复命祖同筹度。祖同言时当大堤放淤，遏其奔冲，既非顺水之性，伏秋盛涨，坝西水势加高，上游堤埝愈险，则河北可虞，且虑拦沁转致拦黄，於实事为未便。乃下烺覆议，卒如祖同言。初，仪工经费，自祖同严核弊窦，省帑金甚钜。迨工员报销，截长补短，薪合成例，言官以浮冒入奏。是年，命左都御史玉麟、王鼎按之，事得白，而以八子钱五万六千馀缗责祖同偿补。八子钱者，工员以杂用不敷，议以银易钱，银一两加扣八十文，祖同置弗问，卒以罢议，降补太常寺少卿。

五年，授陕西按察使。请建流芳祠以祀关中士女之死节义者。六年，诏来京另候简用。七年，授广东按察使。寻偕尚书陈若霖赴湖北察勘京山王家营堤工。未几，召授通政司副使，累迁左副都御史。十八年，以年老重听，原品休致。二十二年，卒。

程含章，云南景东人。其先佐官吏捕杀土寇，惧祸，改姓罗。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嘉庆初，大挑知县，分广东，署封川。坐回护前令讳盗，革职，投效海疆，屡歼获剧盗，擢知州，署雷州府同知，率乡勇破海盗乌石大，迁南雄直隶州；又坐失察属县亏空，革职，寻复官。以勘丈南雄州属田亩，总督蒋攸钰疏荐，擢知府，补惠州。历山东兗沂曹道、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二年、疏言：“欲治河南，必以治河为先务。

正本清源之道，在河员大法小廉，实心修筑，加意堤防，自能久安长治。”宣宗韪其言，命每届汛期，赴工稽查工料及工员才否。擢广东巡抚，入觐，面奏请复姓，许之。调山东，又调江西。修筑德化诸县被水圩堤，设义仓，行平糶。

四年，召署工部侍郎，治直隶水利，上疏略曰：“雍正、乾隆间四次兴大工，皆历数年蒔事，费帑数百万，自此畿内无水患者数十年。迨嘉庆六年后，河道渐淤。道光二三两年淫雨，被水者多至百馀州县。治水如治病，必先明病之源流，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循古人经验之良方，参今时变迁之证候，然后疾可得而治也。天津为众水出海孔道，诸减河皆所以泄水入海。东淀回环数百里，大清、子牙、永定、南运、北运五大川流贯其中。西淀容纳顺天、保定、河间三府二十馀河之水，南北两泊容纳正定、顺德、广平三十馀河之水，各有河道为传送之区。今则消泄之尾闾无不阻塞，停蓄之腹部无不浅溢，流贯之肠无不壅滞，收纳之脾胃不平浅，传送之机轴无不淤积，吐纳之咽喉无不填阨，流通之血脉无不凝滞，加以堤埝、闸坝、桥梁无不残缺，靈潦一至，辄虞泛滥。此畿辅水道受病之情形也。伏思直隶河渠淀泊，前代不闻大患。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后，乃恒苦水潦，则永定、子牙二浊河筑堤之所致耳。孙嘉淦有言，永定、子牙向皆无堤，泥涂得流行田间，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筑堤束水，而胜芳、三角淀皆淤；自子牙筑堤束水，而台头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则田水入河之道阻，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已不胜其弊，总因浊水入淀，溜散泥沉，以致斯疾。此又畿辅水道致病之根原也。永定河自筑堤以来，於今百有

余年。河身高出平地一丈有馀，既不能挑之使平，又不能废堤不用，明知痼疾所在，无术可治。亦惟见病治病，多开闸坝以分其势，高筑堤埝以御其冲，使不致溃决为害而已。至通省全局工段繁多，自不能同时并举。惟有用治标之法，先将各河淀挑挖宽深，取出之土即以筑堤，使洼水悉得下注，然后廓清中部。俟大端就理，乃用治本之策，诸州县支港沟渠，逐一疏通，俾民间灌溉有资，旱潦有备，三五年后，元气渐复。此又办理之先后次第也。造端宏大，倍於乾隆时，与其缓办费多，不如速办费少，计非一二百万所能成事。请饬部宽筹经费，庶不致有始无终。”又疏陈应修各工，略谓：“治水在一‘导’字。欲治上游，先治下游；欲治旁流，先治中流。挑贾家口以泄永定、子牙、北运、大清四河之水，挑西堤头引河以泄塌水淀之水，挑邢家坨以泄七里海之水。另开北岸一河以分潞口之势，修复减河以宣白、榆之源；挑浚三河头水道，添建草坝，为东淀之扼要；挑浚马道河、赵北口水道，为西淀之扼要。十二连桥横亘淀中，亟应兴修以利往来。修复增河，分白沟上游之势，修复熬河，分白沟下游之势，则水得就下之性，支派旁流，乃可次第导引。”疏上，并被嘉纳。实授工部侍郎。寻调仓场侍郎。

五年，授浙江巡抚。六年，以病辞职，上以含章精力未衰，不许。调山东。七年，因浙江巡抚刘彬士治盐操切，密疏劾其不职，命总督孙尔准按治不实，诏斥含章听不根之言，无端入告，解职严议。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纲银，额外滥支，漏追馀款等事。含章疏辨，命总督琦善、学政朱士彦按之。诏以提用纲银，归还捐垫，仅属见小，而先发妄奏之咎重，念

其居官尚好，降补刑部员外郎。八年，授福建布政使，以病乞归。十二年，卒。

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江西广信知府基渊子。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擢鸿胪寺少卿。十八年，滑县教匪起，绍镛随扈，以畿辅、山东、河南地形险易，将帅贤否，各镇兵籍，列册进御，受仁宗知。会有大名民人司敬武等十余人佣工热河、锦州，闻畿南寇起，驰归，过山海关，关吏执之，诬其预闻逆谋，命绍镛偕内阁学士文孚往鞫，白其诬，释之。劾副都统以下，论如律。历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

十九年，出为安徽布政使。值大水，被灾者四十馀州县，仓谷缺乏，库储不给，劝绅商输贖各恤其乡，与官赈并举，灾民赖之。二十三年，就擢巡抚。宿州、灵壁以睢河堤堰崩圯，比年患水，绍镛亲往相视，奏请修复；又筑无为州黄丝滩临江堤千二百馀丈。先后捕获凤、颍等府土匪五十余人，置诸法。二十四年，调广东巡抚。

道光元年，诏各直省清查陋规杂税，绍镛疏陈，略曰：“广东州县所资办公，专在兵米折价。因产谷少，民间皆愿折纳，相沿已久。在驯谨良民，向依旧规完纳，而刁生劣监，不能无抗欠。有於正数之内丝毫无馀者，更有於正赋之内收不足数者，州县往往以赢补绌，自行偿补。今若定为折收额数，则所浮之价，悉为应输之额，其挂欠代偿，恐较前益甚。况贪官污吏，视所加者为分内应得之数，以所未加者为设法巧取之数。雍正时将地丁火耗酌给养廉，议者谓正赋之外又加

正赋，将来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来，钱粮火耗，视昔有加，不出前人所虑。兵米折价，与之事实相近。即能明察暗访，坚持於数年之间，断难远虑周防，遥制於数十年之后。至杂税及舟车、行户、盐当、规礼等款，名目不一，或此有而彼无，或此多而彼寡，愿者减其数以求悦，黠者浮其数以取赢。究之浮者即浮，数已定而难改；减者非减，事甫过而仍加。此时毫发未尽之遗，即将来积重难返之渐。其中更有强狡之徒，向不完纳平馀，致馈规礼。今以案经奏定，在有司视为当然，在小民视为非旧，两相胁迫，互为告讦。既不能指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纠弹；又不能因民间不缴陋规，惩以官法：宽严两穷。是杂税诸项之难於清厘，较兵米折价尤甚。且各项所入，既名陋规，逐款胪列，上渎圣听，於国家体制，亦殊未协。事有窒碍，不敢不据实密陈。”疏入，与两江总督孙玉庭所议同，其事遂寢。

二年，召署礼部侍郎。丁母忧归，服阕，授广西巡抚。禁土司科派扰累，惩土民刁讼者，缉治逸匪，边境稍安。五年，调湖南，编查洞庭湖渔船，以军法部伍之，盗无所容。澧州诸湖，上承涔水，下泄洞庭，两岸悉垸田，地低下，泄水不畅，檄道府率属履勘疏浚，得可耕田万四千馀亩，奏蠲淤田赋万一千馀亩，从之。九年，入觐，面陈苗疆设立苗弁额数过多，倚势虐使苗人，易激事端，请酌其可并省者，缺出不补，总督意不合，格不行。十年，召授光禄寺卿。寻值京察，以在湖南任内废弛，降四品顶戴，休致。十四年，卒。

朱桂桢，字干臣，江苏上元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吏部

主事。累擢郎中，迁御史。二十一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镇远民、苗杂居，无纺绩之利，募工教织，於是始有苗布。大旱，民饥，急发库藏平糶施粥，郡无殍人。事毕，自请擅动库帑之罪，民感其惠。次年，岁稔，争醵金还库。黄平州有盗，或告变，单骑临之，呼众缚为首者出，不戮一人，戍五人而已。兴义苗哄，大吏已勒兵，桂楨曰：“此苗忿民欺，保不为变。”使人开谕，果服。在任三年，治行称最，擢陕西潼商道。历浙江按察使，甘肃、山东布政使。

道光三年，擢山西巡抚。丁父忧，服阕，署礼部侍郎，授仓场侍郎，严治花户侵渔。初行海运，奏定漕粮到天津起卸拨运收贮章程，清核於到坝之先，慎重於入仓之后，著为令。九年，迁漕运总督。疏言：“漕政之艰困，由於旗丁疲累，而水手多系无业游民，性成强悍，无以恤其力而服其心，宽猛皆无当，欲其不滋事甚难。惟密谘於未然，而重绳其既往。请责成督运官弁，遇有滋事者，立时拿办者免议；日久无获者重处。”时漕弊已深，桂楨力加整顿，必究弊源，不为苛刻，群情翕服。

十一年，调广东巡抚，却洋行陋规，遇事执法，外商独严惮之。每月勾捕，不动声色，临事集官弁，曰往某所，闾里不扰，莠民敛迹。以俭素率属，一日微服勘灾归。至西关，见千总輿从甚盛，叱止之，千总叩头请罪乃已。惠、潮两郡多械斗，数兴大狱，痛绳以法，稍戢。创议诸郡山场荒地，援雷、琼例，给照听民垦种。设乡约义塾，教养兼施，以弭匪僻。诚僚属慎刑狱，治民以无冤滥始，每届秋谳，多所平反。十三年，以病乞归，宣宗时时询其病状，冀其出。二十年，卒，

诏嘉“居官清正，勤政爱民”，依总督例优恤，赐其子镇举人，谥庄恪，祀镇远名宦祠。

陈銓，字芝楣，湖北江夏人。嘉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五年，出为江苏松江知府。创行海运，銓驻上海，多所赞助。署江宁，值下河诸县水灾，流民劫掠，预设防禁。设赈厂郊外，议宜散不宜聚，分各县留养，大县二千人，小县千人，赈毕资遣，竟事无哗。调苏州，历苏松太道、江西粮道、苏松粮道、广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水灾治赈，亲勘灾湖州，諏访土人，知湖高於田，溇港宣泄不畅，规建堤防，修筑垵岸，以保田畴。十二年，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护理巡抚。

銓自为诸生时，两江总督百龄辟佐幕，历官江苏最久，周知利病。会陶澍、林则徐先后为督抚，百废俱举，凡治漕，治运，浚吴淞江、刘河、白茆河，修宝山、华亭海塘，銓并在事，澍、则徐皆倚如左右手。十六年，擢江西巡抚。明年，复调江苏。十九年，陶澍以病解职，代署两江总督。方严烟禁，筹海防，甚被倚畀。疏言：“自嘉庆以来，乡曲细民多受邪教诱胁，为风俗人心之害，由於正教不明。请敕儒臣阐明《圣谕广训》，黜异端之旨，撰为韵言，布之乡塾，俾士民童年诵习，以收潜移默化之效。”特诏允之。是年冬，卒於官，赠太子少保，依尚书例优恤。赐其子庆涵举人，庆滋，光绪中官至江西按察使。

吴其濬，字淪斋，河南固始人。父烜，兄其彦，并由翰

林官至侍郎，屡司文柄。其浚初以举人纳赆为内阁中书。嘉庆二十二年，成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二十四年，典试广东，其彦亦督顺天学政，词林称盛事。道光初，直南书房，督湖北学政，历洗马、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超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兵部侍郎，督江西学政，调户部。二十年，偕侍郎麟魁赴湖北按事，总督周天爵嫉恶严，用候补知县楚镛充督署谏员，制非刑逼供，囚多死，为言官论劾，大冶知县孔广义列状讦之，讯鞫皆实，复得楚镛椎盐税贪酷，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韩云邦为巡捕事，天爵论褫职戍伊犁，革光岳举人，镛荷校，期满发乌鲁木齐充苦役，巡抚伍长华以下降黜有差。命其浚署湖广总督，寻授湖南巡抚。

二十二年，崇阳逆匪钟人杰作乱，进窥巴陵，其浚偕署提督台涌赴岳州防剿，檄镇筇兵分布临湘、平江诸隘，其浚移驻湘阴，贼袭平江，击却之。及人杰就擒，馀党窜湖南者以次捕诛，被优叙。部议裁冗兵，其浚疏言：“湖南地逼苗疆，人情易扰。裁者无多，徒生骄卒之疑，而启苗、瑶之伺。”总督裕泰寻定议苗疆近地并仍旧额。二十三年，调浙江，未行，武冈匪徒聚众阻米出境，戕知州，捕治如律。奏请於洪崖洞设巡卡，编保甲，以靖祸萌。寻调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二十五年，调福建，又调山西，兼管盐政。奏裁公费一万两，严捕烟贩，时称其清勤。二十六年，乞病归。寻卒，赠太子太保，照例赐恤。寻复以其浚在山西裁革盐规，洁己奉公，特加恩子孙以彰清节：子元禧主簿，崇恩知县，荣禧通判，皆即选；又赐其子承恩、洪恩及孙樽让举人。

张澧中，字兰沚，陕西潼关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充提牢厅，累迁郎中。执法明允，数从大臣谏狱黑龙江、奉天、江南、山东。道光十二年，出为直隶大顺广道。奸民倡无生教惑众，澧中率兵役探其巢穴，得图卷及名册，悉焚之，归正者概不株连。署按察使，迁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授直隶布政使，未之任，调山西，署巡抚。二十年，擢云南巡抚，於刑狱尤矜慎。二十三年，召署刑部侍郎，寻实授。

二十七年，河南游饥，颁库帑百万，命澧中偕尚书文庆治赈务。至，即飭查造丁口，按册抽查户口；调取藩库戡抽查赈银；令州县按旬具报钱价，以备考核；劾冒赈之考城令及造报舛错各员。

寻授山东巡抚。清查交代，定追赔章程，考察镇道等官失察盗案多寡，分别劾议。严责捕盗，先后获匪盗七百餘名，治如律。疏言：“山东地广民稠，一遇歉岁，曹州之捻匪，沂州之掖匪、幅匪，武定、临清属之梟匪，聚众每至百餘人，随地裹胁，蔓延不已。群匪多起於曹、沂，而兗、济受害为尤甚。地方官辗转稽延，不能即正典刑，匪徒遂无顾忌。惟官不以盗为事，民始敢与盗通声气。歼厥渠魁，胁从自散。即牧令中亦非无长於缉捕勇敢任事之员，惟大法则小廉，人存则政举。凶匪之横行，咎在牧令；牧令之不职，责在上司。”诏嘉勉之。寻卒，依侍郎例赐恤。

张日晟，贵州贵筑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九年，出为四川叙州知府，调成都。日晟勤於吏

职，刻《树桑百益书》以劝民蚕，创“励节堂”以贍节妇贞女之无依者。政暇，招诸生於署，讲析经义、语录。郡属马边、屏山等厅县，毗连僰夷，令附近居民建修碉堡，编联保甲，民赖以安。擢建昌道。十九年，越嵩、峨边夷匪滋事，偕总兵包相卿督兵平之。招复逃亡，编集练勇，修筑碉堡，於要隘建城，以资保障。迁浙江盐运使，再迁湖北按察使，调四川。治狱平恕，不以平反矜能，遇有疑案，饬另缉改办，告戒属吏以哀矜为重。迁河南布政使。河决中牟，值祥符工甫竣，两次灾区二十五州县，附省灾尤重。每驰诣赈所监视，於郊外隙地捐俸构屋，安戢灾黎，遂成村聚。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未之任，丁母忧。服阕，仍授云南巡抚。勤於察吏，免铜厂民欠工本银六千馀两。在任一年卒，祀四川、云南名宦祠及乡贤祠。

论曰：宣宗以恭俭为治，一时疆臣多清勤之选。帅承瀛等或由卿寺受知，或以守令拔擢，虽间有旋倔旋起、晚置闲散者，其猷为要并可观焉。朱桂桢实心实政，治绩称最，独膺易名之典，盖非幸云。

卷三百八十二

列传一百六十九

瑚松额 布彦泰 萨迎阿

瑚松额，巴岳忒氏，满洲正黄旗人，西安驻防。嘉庆初，以前锋从将军恒瑞剿湖北教匪，后隶那彦成、德楞泰部下，积功擢协领。十八年，滑县教匪起，瑚松额率马队从副都统富僧德战道口及滑县城下，屡有功，赐花翎。二十三年，擢福州副都统，署福州将军。

道光三年，授察哈尔都统。五年，擢成都将军。乾隆中，西宁玉舒巴彦囊谦千户分三百户与其弟索诺木旺尔吉为小囊谦，由德尔格忒土司居间调处，办事大臣断定。既而索诺木旺尔吉之子诺尔布不能服其属户，大囊谦欲兼并之，诺尔布诉於德尔格忒土司；大囊谦复以土司有欺凌小囊谦情事，互控不已，下瑚松额按之。奏请仍遵原断，大囊谦不得觊觎属户，德尔格忒土司亦毋预邻封事，以杜争端，事乃定。七年，署四川总督。九年，调吉林将军。会宣宗东巡，扈跸，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十年，母忧回旗。寻署盛京将军。

十二年，命偕尚书禧恩督师剿湖南瑶匪赵金龙，至则金龙已就戮，其党赵青仔率馀匪窜广东、湖北境，督兵剿平之。广东连山排瑶亦叛，率提督余步云等进剿，擒匪首邓三、盘文理等，瑶众投诚，全境肃清，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命署福州将军，台湾土匪张丙等作乱，授为钦差大

臣，偕参赞哈琅阿赴剿。及抵福建，提督马济胜已擒匪首，台湾略定。十三年春，命仍渡台搜捕余党，擒各路匪首二十余人，贼党三百余人，分别置之法，械送张丙、陈办、詹通、陈运至京诛之，加太子太保，复调成都将军。十四年，峨边、马边夷匪勾结焚掠，提督杨芳击毙夷目，以肃清入奏。既而夷复滋扰，瑚松额以芳办理未善，劾罢之，自请议处，降一级留任。

十五年，授陕甘总督。疏陈兵丁骄纵，应加意训练驾驭；又密陈吏治情形，优诏嘉纳。十七年，京察，诏嘉其不露锋芒，细心任事，予议叙。西藏堪布入贡，为四川番匪劫掠。瑚松额捕贼数十人，得赃物；奏请贡道改由柴达木，由青海大臣遣兵护送。又以野马川地连野番，请於大通河北岸立栅，山岩筑设墩卡，派兵防守；提标前后二营厂马合并，以厚兵力；并允行。二十一年，因病请开缺，寻致仕，许食全俸。二十七年，卒，赠太子太傅，赐恤，谥果毅。

布彦泰，彦扎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珠尔杭阿，嘉庆初，官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布彦泰由荫生授蓝翎侍卫，袭世职，洊升二等侍卫。二十三年，充伊犁领队大臣。道光初，擢头等侍卫。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伊犁领队大臣，乌什办事大臣。九年，授喀什噶尔总兵，病归。十年，予副都统衔、乾清门行走，充哈密办事大臣，调西宁办事大臣。将军玉麟荐其习边事，调伊犁参赞大臣，再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四年，复以病归。十八年，署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擢察哈尔都统。

二十年，授伊犁将军，入觐，命在御前行走。及赴任。授镶黄旗蒙古都统。二十二年，疏陈开垦事宜，略言：“惠远城三棵树地方可垦地三万馀亩，请就本地民户承种输粮。阿勒卜斯地方可垦十七万馀亩，请责成阿奇木伯克等筹计户口，酌量匀拨。”至二十四年，疏报塔什图毕等处开垦叠著成效，诏嘉其“忠诚为国，督率有方”，加太子太保。又命会勘乌鲁木齐未垦之地，及各城旷地，一律兴办。寻疏言：“惠远城乐阿齐乌苏废地，前任将军松筠奏拨八旗馀丁耕种，因乏水，不久废弃。今欲垦复，必逐渐开渠，极东且须引哈什河水，方可用之不竭。经营浩费，较前次各案不啻数倍。现委员勘估，又以伊犁历届捐垦成案，皆系收工而非收银。盖办工以工为主，计银不如计工之直捷，亦不如计工之核实。此次用夫匠五十三万四千工，实垦得地三棵树、红柳湾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亩，阿勒卜斯十六万一千馀亩。荒地之开垦成田，由於渠工之开通水利，故不能划出某顷某亩为某员所捐办者，仍请免其造册报销。”从之，时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在戍所，布彦泰於垦事一以谕之，阿齐乌苏即由则徐捐办。事既上闻，命布彦泰传谕则徐赴南路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勘。布彦泰疏留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暂缓更换，与则徐会勘。凡历两年，得田六十馀万亩，事具《全庆传》。

二十五年，授陕甘总督。青海番匪连年肆扰，自二十三年总督富呢扬阿奏报进剿，驱回河南，实仅邀番僧赉抚，约不北犯。次年，复扰河北，掠凉州营马匹，戕守备。富呢扬阿诿称匪乃四川果克黑番，大雪封山难剿，而西宁镇总兵庆和出口会哨，又遇贼被戕。惠吉继任总督，檄提督胡超进剿。

肃州兵不听调，哗噪，胡超不有制。惠吉筹办未有绪，歿於任，乃以布彦泰代之，未至，命林则徐先署总督，并授达洪阿西宁办事大臣，同治其事。二十六年，布彦泰抵任，奏劾胡超畏葸，罢之；又论总兵站住攻剿不力，褫职遣戍。达洪阿率兵剿平番庄，惟黑错寺匪众抗拒，攻下之。又破果岔贼剿，拉布楞等寺僧收合四沟散番乞降，事乃定。布彦泰以调度有方，被优叙。亲巡边隘，疏陈西宁地势因河为固，扼险设备，请於哈拉库图尔之南山根、南川营之青石坡，移建营堡，黄河北岸头岱、东信、忙多各渡口设卡；又奏复防河旧章，安置营汛：并如议行。

二十七年，安集延布鲁特纠合回子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诏布彦泰率兵赴肃州，授为定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将大举出师。会奕山率边兵战捷，贼退，二城解围，军多告竣，布彦泰回任。二十九年，因病请罢，许之。时为固原知州徐采饶等所讦，命协办大学士祁寯藻往会总督琦善按之，坐关防不密、清查歧误，及失察家人，议降调革任。寻予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调伊犁参赞大臣，偕将军奕山会议俄罗斯通商事宜，语详《奕山传》。咸丰二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仍留边任。四年，回京，命赴王庆坨军营，以疾未行，请开缺。光绪六年，卒，年九十。诏念前劳，依都统例赐恤。

萨迎阿，宁湘林，钮祜录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三年举人，授兵部笔帖式。擢礼部主事，洊升郎中。道光三年，出为湖南永州知府，调长沙。历山东兗浙曹道、甘肃兰州道。

七年，就迁按察使。以治回疆军需，赐花翎。六年，擢河南布政使，未任，予副都统衔，充哈密办事大臣。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年，安集延扰喀什噶尔边卡，萨迎阿赴土尔扈特、霍硕特召兵赴援，又襄治南路粮运。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事。十一年，留京署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充乌什办事大臣。历哈密办事大臣、叶尔羌帮办大臣，仍调哈密办事大臣。十五年，授盛京礼部侍郎，兼管府尹事，调户部。二十年，召授礼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二十三年，擢热河都统。

二十五年，授伊犁将军。乌鲁木齐兴办喀喇沙尔渠道堤坝，下萨迎阿筹议。疏言：“喀喇沙尔城西开都河，道光十七年，筑护堤，有屯田头工、二工两渠。自裁屯安户后，又於上游大河开一大渠，嗣头二工又各添新渠，共有五渠。上年大水，各渠口冲塌，护堤亦坏。今拟挑浚北大渠，接长二千三百丈，共长九千丈；修筑龙口石工，外设木闸，自龙口至坡心滩嘴，筑碎石长坝四十馀丈，中设泄水闸，随时启闭；接长旧堤三十馀里，至北大渠口为止；其馀诸渠挑浚深通，庶期经久。”又言：“吐鲁番掘井取泉，由地中连环导引，浇灌高田，以备渠水所不及，名曰闸井，旧有三十馀处。现因伊拉里克户民无力，飭属捐钱筹办，可得六十馀处，共成百处。”寻以开垦挑渠办有成效，萨迎阿履勘，筹议招种升科。疏言：“垦地在渠水充盈，用有馀裕，升科不必求急，期实有裨益，行之久长。新疆水利，泉水少而雪水多，雪水之迟早无定，收获之丰歉难齐，请援镇、迪旧例，减半升科。”下部议行。英吉沙尔领队大臣齐清额误听伯克言，诬指回子胡完为张格尔

逆裔，萨迎阿平反之，诏嘉其详慎。

二十七年，安集延布鲁特回众入卡，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萨迎阿檄调诸城兵往剿，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率诸军由巴尔楚克进，三战皆捷。萨迎阿别遣兵扼树窝子，二城围寻解。时方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未出关而事平。咸丰元年，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会陕甘总督琦善剿青海番匪，言官劾其妄杀，命萨迎阿赴西宁按之。奏调刑部司员梁照、奎椿、武汝清随同鞠讯，得番子十四名无辜诬服状，疏陈琦善剿办黑城撒拉回子及黄喀洼番贼，尚非无故兴师，惟将雍沙番族杀毙多名，实系妄加诛戮，并及文武妄拿、刑求逼供，诏褫琦善职，逮京讯治，命萨迎阿暂署陕甘总督。

甘肃营务废弛，虽议整顿，而番匪时复出扰。新授福建巡抚王懿德途经金县，土民呈控，奏下萨迎阿察治，屡被诘责。二年，解任回京。自琦善之逮治也，刑部尚书恒春以萨迎阿论劾过当，欲令原讯司员对簿，独侍郎曾国藩持不可。及廷臣会讯讞上，琦善遣戍吉林，司道以下文武论罪有差，被诬番子免罪，略如原讞。萨迎阿坐未取应议各员供词，遽行拟罪，又因子书绅与司员同坐问供，下部议，书绅降三级调用，萨迎阿降四级留任。历署镶蓝旗、正红旗蒙古都统。六年，出署西安将军。逾岁卒，诏念回疆军务曾著劳绩，赐恤，谥恪僖。

论曰：瑚松额川、陕旧将，屡任专征，虽无赫赫功，尚持大体，晚膺疆寄，称厥职焉。布彦泰新疆开垦，西宁平番，胥赖林则徐之擘画。萨迎阿平反番狱，持正不阿，而治番亦

无良策。盖番族生计无资，营伍废弛已久，议剿议抚，补苴一时。林则徐谓治番自古无一劳永逸之计，亦慨乎其言之也。

卷三百八十三

列传一百七十

张文浩 严烺 张井 吴邦庆

栗毓美 麟庆 潘锡恩子骏文

张文浩，顺天大兴人。入赀为布政司经历，投效东河，工竣，发南河。嘉庆十年，授山清外河同知，屡以河溢夺职，寻复之，补外河南岸同知。十九年，河督吴璥奏调赴睢工委用，擢署淮海道。二十四年，河溢仪封，复决武陟马营坝，调办马营坝工，工竣，赐花翎。仪封决口犹未塞，仁宗以吴璥年老，命文浩署河东河道总督，专驻工次。疏陈筑坝挑河估银四百五十万，报可。工竣，晋二品顶戴，兼兵部侍郎衔。道光元年春，钦天监奏彗星出东壁，分野在卫地，占主大水，敕文浩防范。侍郎吴璥请加高河堤，文浩疏言：“河滩高下不齐，长堤千馀里，未能一律增高，请加子堰二三尺。”从之，实授河道总督。三年，丁母忧，服未阕，以畿辅连年水患，召署工部侍郎，偕三品卿继昌勘南北运河及永定河漫溢。诏继昌还，文浩驻工会办。工竣，与总督蒋攸钰合疏陈：“直隶河道漫水未涸，无从查勘，考询各处堤埝，无不堙塞残废。每年二月方可动工，五月即须停止，工繁时促，断难同时兴作。请於来岁春融，周历履勘，分别缓急估办。”又言：“永定河为

患，固由下口不能畅流，亦由上游无所宣泄。请修筑重门闸，添设减水坝。又近年河流每多侧注北岸，宜添筑越堤以为重障。”

四年春，授江南河道总督。其秋，粮艘回空，黄河高於清水，停阻河北者数月，诏切责，降三品顶戴，命设法蓄清以资浮送。十一月，始全数渡黄。会洪泽湖涨水未消，高堰十三堡堤溃万一千馀丈，山盱、周桥、悉浪菴亦过水八九尺，各坝漫溢。宣宗怒，褫文浩职，命尚书文孚、汪廷珍驰勘，劾文浩御黄坝应闭不闭，五坝应开不开，蓄清过旺，以致溃决。命於工次枷号一月，遣戍新疆。回疆军事起，随营效力，事平，请释回，不许。十六年，卒於戍所。

严烺，字小农，浙江仁和人。嘉庆中，入赀为通判，发南河，累擢徐州道，丁母忧。道光元年，服阕，授河南河北道。寻命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三汛安澜，乃实授。汶水漫决既塞，疏言：“运河北路以蓄汶敌卫为最要机宜，必使汶水层层抬高，然后能敌卫水。请加高临清口砖闸资收蓄。”从之。初，黎世序治南河多用碎石，乃奏请敕东河仿行，烺取其说，请於马营北岸挑坝，仿南河抛护碎石，估工需银十万两。布政使程含章、巡抚姚祖同先后言其不便，而马营既放淤，坝前水势已缓，烺仍请於坝尾沁水灌注之所抛护碎石，从之。

四年，南河高家堰溃决，调烺江南河道总督。五年，与尚书文孚、汪廷珍合疏陈：“蓄清敌黄为河务第一关键。蓄清全赖湖堤，堤溃则清水泄枯，重运经临，无以资浮送。拟遵

古人成法，借黄济运。所虑运河窄小，黄流湍悍，多则不能容纳，少则必致胶浅。议於御黄坝外建坝三道，钳束黄流，俾有节制。又添筑纤道，以资束水行纤。里、扬两厅长河挑挖淤浅，帮培堤身，并豫储料物，随时筑坝，逼溜刷淤。御黄坝未启，则先挑高堰引河，导清水入运；将启，则严堵束清，杜黄水入湖。至修复湖堤，必乘天寒水涸，取土较易。拟就近采料，限大汛前砌高十层，备湖水渐长。共需帑银三百万。”又议覆侍郎朱士彦条上南河事宜，大要：“拆修高家堰坝工，先筑越坝以便工作，并於石堤外抛碎石坦坡，可期永无塌卸。又於王家坝减坝内盐河加筑堤埝，及仁、义、礼旧坝处所添建石滚坝，以防异涨。”并如议行。於是偕孙玉庭等会办重运。至五月御黄坝启放后，河道仍浅滞，漕船不能通行，就近盘坝，剥运难继，玉庭被重谴，烺亦镌级留任。

烺既因济运事不敢擅离，不能巡河勘工，两江总督琦善以为言，乃命烺周历履勘，仍谕蓄足清水，为来年敌黄济运之计。烺疏言：“从前黄河底深，湖水收至数尺，即可外注，堤身不甚喫重。今则湖水必蓄至二丈，始可建瓴而刷黄。以四百里浩翰之湖水，恃一线单堤为之护，西风冲击，势必溃决。拟仿成法，於堤外筑碎石坦坡，护堤既固，则湖水可蓄。”又偕琦善奏陈：“刷黄必须湖水收至二丈。上年湖水丈七寸馀，即致失事。刻下清水万难蓄足，惟有蓄清减黄二法并行。碎石护堤，所以蓄清；改移海口，所以减黄。”诏妥筹具奏。寻又会陈：“由王营减坝至灌河口，可导黄入海。查灌河口外海滩高仰，转无把握，惟抛碎石坦坡，可渐收蓄清刷黄之益，需费六百馀万，应分年办理。”

六年，洪湖石工既竣，烺知工未坚固，实不足恃，遂坚主碎石之工，每年抛石三十万方，八年始能告成。宣宗怒斥：“烺调任以来，一筹莫展。御黄坝至今不能启放，办理不善。念在东河修守尚无贻误，降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七年，实授，复二品顶戴。以兰阳柴坝西北顶冲，前抛碎石已著成效，遇伏秋汛涨，仍形喫重，请加宽坦坡。八年，请续抛下北、兰仪两厅碎石，并於中河、祥河险工储石备防。十一年，命侍郎钟昌等抽查东河料垛，祥河、曹考两厅料垛虚松残朽，烺坐失察，降三品顶戴，镌四级留任。寻以病请开缺。

十三年，病痊到京，疏陈浙江海塘事宜。十四年，命偕侍郎赵盛奎往勘，请分别缓急，改修柴埽，以护塘根，岁拨银五万备修费，从之。寻命毋庸在工督办。复以病乞归。十五年，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劾烺虚抛碎石，并收受红封盘费，以运同降补。二十年，卒。

张井，字芥航，陕西肤施人。嘉庆六年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改知县，铨授广东乐会。引见，特命改河南正阳，调祥符，迁许州直隶州知州。襄办马营坝大工，加知府衔，署汝宁知府。道光四年，擢开归陈许道。寻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五年，秋汛安澜，乃实授。增培黄河两岸堤工，并修泉河堤，浚各湖斗门引渠，疏陈河工久远大计，略曰：“今日之黄河，有防无治，每遇伏秋大汛，司河各官奔走抢救，竭蹶情形，惟日不足。及至水落霜清，则以目前可保无虞，不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致河底垫高，清水不能畅出，并误漕

运。又增盘坝起剥及海运等费，皆数十年来斤斤於筑堤镶埽，以防为治，而未深求治之之要有以致之也。为此河底未能疏浚之时，惟仍守旧规，以堤束水，而水不能攻沙，河身日形淤垫，必得有刷深之方，始可遂就下之性。”宣宗韪其言，命偕两江总督琦善、南河总督严烺、河南巡抚程祖洛筹议，遂赴南河会勘。

六年，疏言：“黄河病在中满，淤垫过甚，自应因势利导。拟仿前大学士阿桂改河避险之法，导使绕越高淤，淤安东东门之北别筑新堤，以北堤改作南堤，中间抽挑引河，傍旧河而行。至丝网滨以下，仍归海口，无淤滩阻隔，似可畅顺东趋。去路既畅，上淤必掣深，得黄与清平，立启御黄坝，挑逼清水畅出刷黄，自有建翎之势。”诏嘉其有识，调江南河道总督，与总督琦善及副总河潘锡恩会议。以改河避淤，口门有碎石阻遏，诸多窒碍，请开放王营减坝，以期减落黄水，刷涤河身，从之。

既而给事中杨煊奏“启放减坝，黄流湍急，盐河势难容纳，恐滋流弊”，援嘉庆间减坝两次漫口情形为证。复下详议，并言：“煊稽考成案，於今昔情形似未周知。昔年开坝漫口时在五月，本年启放定在霜后，来源无虑续涨。惟现据委员禀称，去路未见通畅，是煊所奏不为未见。因思启坝时水势或可畅达，堵合后全河仍必抬高，恐徒深四邑之灾，无补全河之病。请仍改河避淤。”上斥并持论游移，不许。是秋，开放减坝，如期堵合，被褒叙。七年，春汛，黄水倒漾，仍高於清水，御坝骤难启放，漕船倒塘灌运，自请治罪，降三品顶戴。命大学士蒋攸铤、尚书穆彰阿往勘。会黄水低落，启御

坝，运船幸得全渡。诏斥并急於求功，泥於师古，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八年，疏陈要工四事：黄河接筑海口长堤，并於下游多筑埽坝以资刷掣；洪泽湖添建滚坝，加宽湖堤；南运河移建昭关坝，加帮两岸纤；北运河修复刘老涧石滚坝，补还南岸纤堤。命都统英和会同蒋攸铤查勘，以添筑埽坝不能疏通积淤，海口筑堤可从缓办，余如议行。九年，以两届安澜，复二品顶戴，谕相机规复河湖旧制。疏言：“南河利害，全系清江，必清水畅出，助黄刷淤，则河与漕两治。惟黄水积淤，必清高於黄数尺，又必启坝时多、闭坝时少，乃能畅出涤刷。现在清水能出，仅免倒灌，不误漕行，殊未易收刷涤之效。”十二年，桃源县民聚众私掘官堤掣溜，致成决口，革职，暂留任效力。御史鲍文淳、宗人府府丞潘锡恩并言黄水入湖，恐妨运道，命穆彰阿、陶澍会勘筹议。疏陈：“黄水入湖后，即由吴城七堡仍入黄河，仅於沿堤，不及湖中，未入束清坝，不致病及运河。正河乾涸，正可将桃南、桃北两厅间大加挑浚，除去中满之患。”十三年，於家湾合龙，予四品顶戴。寻引疾归。十五年，卒於家。

井任两河凡十年，初治南河，锐意任事，洎兴大工，糜帑三百馀万而无成效，仍为补苴之计，用灌塘法，较胜借黄之险。勤於修守，世称其亚於黎世序云。

吴邦庆，字霁峰，顺天霸州人。以拔贡官昌黎训导。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巡视东漕，奏请重浚运河，并复山东春兑春开旧制。数论河漕事，多被采

用。十九年，擢鸿胪寺少卿，命偕内阁学士穆彰阿督浚北运河。累迁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年，出为山西布政使，调河南，护理巡抚。二十三年，擢湖南巡抚，调福建，未之任，湘潭土客民群斗，死伤甚众。侍郎周系英面陈与邦庆疏奏有异，命总督庆保往按。邦庆亦发系英私书，系英获谴；邦庆镌级，以三品京堂用，补通政使。二十五年，擢兵部侍郎，调刑部，寻授安徽巡抚。

黄水注淮，凤、颖被灾，而皖南苦旱，亲赴灾区赈抚。泾县民徐飞泷伤毙，邦庆误听承审官谓由於徐孝芳捏伤图赖，奏捕之，激众拒捕。命两江总督孙玉庭鞠治，得其状，诏斥邦庆几酿冤狱，部议革职，予编修。累迁少詹事。道光十年，授贵州按察使，未之任，予三品卿衔，署漕运总督，寻实授。禁粮船装载芦盐，请缉拿沿河窝顿。十一年，调江西巡抚。

十二年，授河东河道总督，以不谙河务辞，不许。初，严烺在东河，多用碎石抛护，历年岁料未有节省，诏飭核减。邦庆疏请：“酌改旧章，每年防料经费四成办秸，六成办石。兰仪、商虞、下北三厅现工险要，仍专案请办碎石。所议六成之石，积储数年，使各厅皆存二千，方缓急可恃，则专案之石亦可逐年递减。”从之。武陟拦黄堰民筑民修，嗣归厅管，工段岁增。十三年，奏定画界立石，官民分守，如有新生埽工，先借帑办理，按河北三府摊征归款。以山东运河全赖泉源灌注，请复设泉河通判，以专责成。寿东汛滚水坝外旧有土堰，为蓄汶敌卫，以利漕运，大水乡民私开酿事，奏立谕椿。济运之水以七尺为度，重运过竣，启堰以利农田，如议行。

初，邦庆著《畿辅水利丛书》，后在官，考河南通省志乘所载有水田处，胪列其水之衰旺，溉田多寡之数，为《渠田说》。修防之暇，率道厅捐贍造水车，就马营坝北及蔡家楼大洼积水地七千馀亩试行垦治。先是，邦庆因碎石工劾严烺，罢之。既而给事中金应麟亦劾邦庆保举过滥，动拨过多，十五年，命大学士文孚、山东巡抚钟祥按之，坐违例调地方人员改归河工，及以属员为幕僚，厅员馈银不奏参，褫职。诏复斥其参劾严烺迟至三年之久，亦属取巧，念在任三届安澜，加恩复予编修。年已七十，遂告归。二十八年，卒。

栗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人。嘉庆中，以拔贡考授知县，发河南。历署温、孟、安阳、河内、西华，补宁陵，所至著绩。父忧归，道光初，服阕，补武陟。迁光州直隶州知州，擢汝宁知府，调开封。历粮盐道、开归陈许道、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

毓美自为令时，於黄、沁堤工，马营坝工皆亲其事，勤求河务。时串沟久为河患，串沟者，在堤河之间，始仅断港积水，久而沟首受河，又久而沟尾入河，於是串沟遂成支河，而远堤十馀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往往溃堤。毓美莅任，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时北岸原武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馀里，至阳武，沟尾复灌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汛素无工无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坝。毓美乃收买民砖，抛成砖坝数十所。工甫就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於是始知砖之可用。疏陈办理情形，以图说进。

寻又疏言：“王屋庄进水之口，较前更宽百馀丈，由中泓大滩益向南淤，溜势南缓而北紧。南股正河成为迂道，北股之溜势转建瓴。其故由广武山前老滩坍千馀丈，溜趋山根，为山所遏，折回东北，中泓挺生於滩。水口既日见刷宽，从省估计，约需银十馀万两。至原阳两岸堤根，因沿陂试抛砖块，深资偎护。月石坝堵合，加高帮宽，迤下杨村、封丘二汛，滩水已停淤，坝下七十馀村庄居民安堵。惟串沟分溜，关系北岸全局，不能缓至来年兴工，已借拨银两估办。”允之，是役支河危险，赖砖工化险为平。

寻偕巡抚桂良勘奏：“老河分溜已有六分，王屋庄口宽势顺，砖土各坝未可深恃。原武十六堡当其顶冲，并有秦家厂、盐店庄各滩水串沟分注，十七堡当支河尾间皆险要，请购料预防。”如议行。十六年，择要挑浚修筑鱼台汛堤岸，改民堰归运河厅。十八年，旱，漕艘阻滞。浚泉源及各湖进水渠道，严诸闸启闭。又浚曹州、济宁河渠。十九年，奏定微山湖收纳运水章程，但计水存丈三尺以内，即筑坝蓄水，加高戴村坝以防旁泄。

初，毓美以砖工屡著成效，奏请许设窑烧造。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命尚书敬徵往勘，仍请改办碎石，停止设窑。毓美上疏争之曰：“豫省历次失事，皆在无工处所。堤长千里，未能处处筹备。一旦河势变迁，骤遇风雨，辄仓皇失措。幸而抢护平稳，埽工费已不貲。镶埽引溜生工，久为河工所戒，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查北岸为运道所关，往者原阳分溜，几掣动全河，若非用砖抛护，费何可数计？今祥符下汛、陈留一汛滩水串注，堤根形势，正与北岸同。滨河土民多有呈

请用砖者，诚有见於砖工得力，为保田庐情至切也。夫事之有利於民者，断无不利於国。特事近於创，难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众议纷如，良由工程平稳，用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工简务闲，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生，是以妄生浮议，赖圣明独断，敕下东河试办，至今永庆平成。惟自用碎石，请银几七十馀万，嗣改办六成碎石，然因购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经费仍未能节省。自试办砖坝，三年未生一新工，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产石祇济源、巩县，采运维艰。砖则沿河民窖不下数十座，随地随时无悞事机。且石性滑，入水流转，砖性涩，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砖块直六两，石价则五六两至十馀两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尺砖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均实。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砖重九千馀斤，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可当石两方之用也。或谓砖块入土易损裂，不知砖得水更坚，抛成砖坝，一经淤泥，即已凝结；或谓抛筑砖坝，近於与水争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自来镶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坝数十丈，然后用埽镶，设砖坝则无须乎埽。师土坝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上年盛涨，较二年及十二年尤猛迅，砖坝均屹立不移。仪睢、中河两厅，河水下卸，塌滩汇坝，抢镶埽段，旋即走失，用砖抛护，均能稳定。是用砖抢办险工，较镶埽更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滩陷不能镶埽；马工失事，因补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砖，运砖易於运石，则费省而工已固。现在各厅无工之处，串沟隐患，必应未雨绸缪。若於黄、沁下南豫

储砖块，则可有备无患。应储之砖，仍令向民间采买，不必厅员烧造，此外别无流弊。”卒如所议行。遂请以四成办秸之款改办砖块。

又疏言：“从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络、木困、砖石、柳苇。自用料镶埽，以秸料为正宗，而险无定所，亦无一劳永逸之计。缘镶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过数尺，镶埽数段，引溜愈深，动辄数丈，无工变为险工。溜势上提，必须添镶；溜势下坐，必须接镶。片段愈长，防守愈难。新工既生，益形劳费。埽工无法减少，不得已而减土工，少购碎石，皆为苟且因循之计。自试抛砖坝，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护旧工，无不著有成效。且砖工不特资经久，而堆储亦无风火堪虞。从此工固澜安，益复培增土工，专用力於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无冲决之虞。”宣宗深嘉纳之。巡抚牛鉴入覲，谕以毓养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二十年，京察，特予议叙。寻卒，优诏褒惜，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赐其子燿进士，谥恭勤，祀名宦祠。

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向背，皆所隐度。每曰：“水将抵某所，急备之。”或以为迂且劳费，毓美曰：“能知费之为省，乃真能费者也。”水至，乃大服。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歿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

麟庆，字见亭，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兵部主事，改中允。道光三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调颍州，擢河南开归陈许道。历河南按察使、贵

州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三年，擢湖北巡抚。寻授江南河道总督，丁母忧，改署理，服阕，乃实授。疏陈筹办南河情形，略曰：“近年河湖交敞，欲复旧制，不外蓄清刷黄。古人引导清水，三分济运，七分刷黄，得力在磨盘埽。自废弃后，河务渐坏，拟规复磨盘埽旧制。洪泽湖水甚宽，高家堰工绝险，各坝多封柴土蓄水，盛涨启放，辄坏坝底，糜费不貲。应仿滚水坝成法，抬高石底，至蓄水尺寸为度。山圩五坝暨下游杨河境内车逻等坝，一遵奏定丈尺启放，水定即行堵合。至黄河各工，当体察平险，节可缓之埽段，办紧要之土工。一切疏浚器具，祇备运河挑挖。若黄河底淤，非人力所能强刷，惟储备料工，遇险即抢，以防为治，而其要全在得人。又以芦苇为工程必需，右营荡地荒废，产芦不足，请筑圩蓄水以资灌溉。”疏入，诏嘉其言正当，勸慎勉从事。

十四年，以洪泽湖老子山西北挑砌石坝，东西沙路加筑碎石，高出湖面，以便水师巡哨及商民停泊，疏请淮海、常镇等道另案用银。诏以南河连岁安澜，而工用日增，切责之。十九年，修惠济正闸、福兴越闸。会河湖并涨，险工叠生，请例外拨银五十万，诏允之，戒嗣后不得援例。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河决祥符，黄水汇注洪泽湖，南河无事，诏嘉其化险为夷，予议叙。二十二年，英吉利兵舰入江，命筹淮、扬防务以保运道，请以盐运使但明伦备防扬州，以清江为后路策应，捕内匪陈三虎等诛之。秋，河决桃北崔镇汛，值漕船回空，改由中河灌塘，通行无误，诏念防务及济运劳，革职，免罪。二十三年，发东河中牟工效力，工竣，以四品京堂候补。寻予二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乞病未行。病痊，仍

改四品京堂。寻卒。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河工器具图说》。子崇实、崇厚，并自有传。

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第一，超擢侍读。道光四年，复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时河患急，锡恩上疏条疏河务，略曰：“蓄清敌黄，为相传成法。大汛将至，急堵御黄坝，使黄水全力东趋。今年漕艘早渡，因御黄坝迟堵，以致倒灌停淤，酿成大患。且欲筹减泄，当在下游，乃辄开祥符闸，减黄入湖。坝口已灌於下，闸口复灌於上，黄水俱无出路，湖底淤垫极高。若更引黄入运，河道淤满，处处壅溢，恐有决口之患。”宣宗韪其议。五年，命以道员发往南河，补淮扬道。六年，加三品顶戴，授南河副总河。九年，母忧去官，服阕，授光禄寺卿。历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督顺天学政。擢兵部侍郎，调吏部，仍留学政。十九年，内监狄文学以甥考试被黜，至锡恩私宅言所取录多出请托，挟制讹诈，锡恩疏闻，特诏论文学大辟。二十二年，疏言：“黄河自桃北崔镇汛、萧家庄北决口穿运河，坏遥堤，归入六塘河东注。正河自扬工以下断流，去清口约有六七十里之远，回空漕船，阻於宿迁以上。臣前任淮扬道时，详辨戽水通船之法，行之十馀年，幸无貽误。今若於中河西口外筑箝口坝，添设草闸，以为黄水启闭之用，即将杨家坝作拦清堰，以为清水启闭之用。就中河运道为一大塘，道里长则容船众，两次启闭，漕船可以全渡。惟黄水先已灌入运河，中泓淤垫，两岸纤堤亦恐有冲缺，赶紧修浚，计需费亦不甚多。此时果可回空，来年即可出重，则萧庄决

口不妨从缓堵筑。俛此法赶办不及，祇有竟用引黄济运之法。其临黄箝口坝草闸照式筑作，引黄水入坝送船，沿途多筑对头小坝，以逼溜刷深，庶免淤滞之患。迨出杨庄，汇入清河之水，即可牵挽南行。盖南岸不可借黄者，恐其淤湖淤运。今所引黄水，一出杨庄口，仍归旧河，自可用清口之水以刷涤之，应无流弊。”并以图说进，下河督麟庆议行。麟庆亦主用灌塘法，与锡恩言合，寻代麟庆为江南河道总督。

时扬工漫溢，尚书敬徵等查勘，堵筑决口，开挖引河，接挑长河淤垫，估银五百七十万两有奇。御史雷以诚奏决口无庸堵合，祇须改旧河为支河，以通运道而节糜费，下锡恩会议。锡恩奏覆：“灌口非可行河之地，北岸无可改河之理，请仍堵筑决口。漕船回空，仍由中河灌塘。”命侍郎成刚、府尹李德赴工会同锡恩督办。二十三年，夫工以下挑河四万一百九十馀丈，工竣，启除界坝，放水通畅。会河南中牟河决，黄水注湖，请放山盱各坝宣泄湖水，并将夫工导出湖水，引入中河，暂济盐柴转运。复以上游河水陡落，间有淤垫，请改估萧工以下未挑之工，并挑筑大堤单薄卑矮处。是秋，湖水接长，掣卸高堰石工四千馀丈，抢护未决。二十四年，黄流未复故道，急筹济运，并宣泄湖水，请启放外南厅属顺清河，导引入河归海。军船抵坝，即由其处放渡，并於外南之北拦黄坝址筑钳口土坝，以资停蓄。寻奏：“黄河上游六月间陡长水丈馀，山盱林家西坝、旧义河直坝、及仁义河中间拦堰，间有掣塌，补修完密。里、河、扬三厅承受洪湖之水，两岸纤堤旧有护埽者，致多刷蛰，亦择要加镶。”二十五年，中牟工始合龙，南河连年无险。

二十八年，以病乞归。咸丰中，命在籍治捐输团练。八年，前江西巡抚张芾劾其劝捐无状，褫职。同治三年，捐京仓米折，复原衔，命赴安徽庐州会办劝捐守御事。五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少保。六年，卒。漕运总督张之万疏陈锡恩治绩，赐祭葬，谥文慎，入祀乡贤祠。

子骏文，入赀为刑部郎中，改山东知府。咸丰末，捻匪犯省城，骏文率兵团迎击於段家店，却之。暑青州，平淄川凤皇山土匪，擢道员。同治中，巡抚阎敬铭、丁宝桢皆倚之。从宝桢会剿捻匪，塞河侯家林，功尤多，授充沂曹道。光绪中，迁按察使。坐事降调，以谙习河事，仍留山东。历治上下游要工，调河南郑工，专任西坝，以合龙愆期，革职留工，工竣，复原官。授山西按察使，护理巡抚，迁福建布政使。十九年，卒於官。山东士民以其治河功，请建专祠。

论曰：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南河为漕运所累，愈治愈坏。自张文浩蓄清肇祸，高堰决而运道阻。严烺畏首畏尾，湖河并不能治。张井创议改河，而不敢执咎，迄於无成，灌塘济运，赖以弥缝。麟庆、潘锡恩循其成法，幸无大败而已。吴邦庆讲求水利，而治河未有显绩。栗毓美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臣之冠，不独砖工创法为可纪也。东河自毓美后，朱襄、钟祥、文冲继之，祥符、中牟迭决，东河遂益棘矣。

卷三百八十四

列传一百七一

林培厚 李象鵬 李宗传 王凤生 黄冕
俞德渊 姚莹

林培厚，字敏斋，浙江瑞安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四川重庆知府。咽匪带刀异常制，禁锻者毋制卖，有犯则坐。沿江渡船为盗资，籍而稽其出入，刻姓名船侧，盗为衰息。民习天主教，搜其书，批抉谬妄，闻者多悔悟。署川东道，所属雷波厅民、夷忿争，或觊觎邀功，请发兵，培厚不应，立缚治其魁，馀悉贷遣。总督蒋攸锬器之，称为蜀中良吏之最。母忧归，服阕，授直隶天津府。畿辅大水，天津地洼下，灾尤剧，培厚遍行属县，赈活饥民七万有奇。奉天、台湾商米先后抵海口，议以官钱收买，委曲剂量，商民交利，而官不费。时蒋攸锬移督直隶，诏举贤吏，遂荐之，不旬日，擢大顺广道。畿南涝后，大兴水利。培厚先在天津治淀河，至大名治新卫河、洺河，浚筑悉中程度。培厚数以时事利病、属吏贤否语攸锬，为布政使屠之申所忌。及攸锬入相，那彦成代之，坐河北旱荒施赈不如法，解培厚任，宣宗夙知其能，改授湖北粮储道。时河患浅涸，漕舟数阻。攸锬以大学士出督两江，期八省漕以首夏毕渡河，乘清水盛涨，浮渡遄利。培厚所部尤速达，为嘉庆以来数十年所未有，攸锬特疏陈给叙。历三运无误，上意方向用，以劳卒於通州运

次。

李象鵬，字云皋，湖南长沙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直隶宣化知府。岁饥，禁奸贩，安屯户，煮粥以赈，民无失所。课士有法，一变边郡弇陋之习。调正定，再调保定。蒋攸锬、那彦成先后为总督，皆倚如左右手。象鵬持正无挠，擢通永道，调河南盐粮道。治漕严，弁丁懍懍，禁胥役藉雇剥船扰民，请潞盐仍归商运，民便之。丁父艰归，服阕，补江西吉南赣宁道。辖境与粤东犬牙相错，多伏莽，属县僻瘠，几不可治，象鵬扫除积弊，境内秩然。擢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时陶澍为总督，赖其佐理焉。调贵州按察使。仁怀奸民为乱，株连众，治之无枉纵。擢布政使，禁汉奸盘剥苗民，多惠政。二十四年，以假去职。洎入觐，诏以三品京堂候补。未几，乞归。

李宗传，字孝曾，安徽桐城人。嘉应三年举人。授浙江上虞知县，先摄丽水、平湖、瑞安、建德、平阳，所至求民隐，锄豪强，平反冤狱。在丽水断积案七百馀事，捐赈河工，叙知府，擢浙江督粮道。道光三年，杭、嘉、湖三府大水，宗传建议，浙西诸水尾闾，下由江苏入海，必宜江、浙两省通筹疏浚，大吏用其言，疏请合治。坐事左迁，巡抚程含章荐之，以知府用，授湖南永州，葺濂溪书院，崇节义，劝种植。擢四川成绵龙茂道，累摄盐道、布政使。

十三年，峨边属僰夷降复叛，势甚张，总督鄂山既奏劾提督杨芳，檄宗传往察治。宗传上言：“四厅夷环山为巢，嗜利顽钝，愈抚愈嚣。去年添兵设防，夷转四出焚掠，攻垒窥

城，略无忌惮。虽扰一厅，实四厅安危所系，不可姑息贻患。”乃建三路进剿之策，倡助军需，治兵选士，声威大振。三路大军犹未至，宗传先以计诱降十三支夷，縶之，勒还所掠人口，有业者复之，无业者给赀，纵俘归，使谕威德。夷犹豫未决，大军由冷迹关逼老林巢薮，大破之於石门坎，擒斩数百，毁贼寨二百馀所，夷落悉平。论功最，擢山东按察使。捕大盗刘二鞍子置之法，群盗远遁，迁湖北布政使。年逾七十，引疾归。

宗传征叛夷出奇有功，然居恒时以计取伤仁，意不自慊。尝从同县姚鼐游，能文章。

王凤生，字竹屿，安徽婺源人。父友亮，乾隆四十六年进士。由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郎中，精究法律，治狱矜慎。改御史，巡城、巡漕，官至通政司副使，有清直声。以诗名。

凤生，嘉庆中，入赀为浙江通判，屡摄知县事。任兰溪仅数月，清积案七百馀事。任平湖，有民数百户，诵经茹素，传授邪教，凤生悯其愚惑，开谕利害，治为首数人罪，馀释之。补嘉兴府通判。道光初，浙江清查仓库，以凤生总其事。署嘉兴知府，迁玉环厅同知。会浙西大水，江、浙两省议合治，调凤主乍浦同知，勘水道，乃由天目山历湖州、嘉兴，沿太湖以达松江。计画甫就，事未行，值淮南高堰溃决，江南大吏疏调凤生赴南河。未几，擢河南归德知府，浚虞城、夏邑、永城三县沟渠。寻擢彰卫怀道，道属河工五厅，岁修糜费，春秋防汛，虚应故事，凤生力矫积习，事必躬亲。以岁

修有定例，另案无定例，在任三年，力删另案以杜弊。寻以疾乞归。

九年，两江总督蒋攸锬荐起原官，署两淮盐运使。凤生以淮盐极敝，条上十八事。攸锬采其议，改灶盐，节浮费，浚河道，增屯船，缉场私、邻私之出入，禁江船、漕船之夹带，及清查库款，督运淮北诸条，疏陈待施行，会诏捕盐梟巨魁黄玉林，凤生计招出首，责缉私赎罪。攸锬已入告，旋因告讦置之狱，又得玉林所寄其党私书，意反复，密疏请处以重法。上以前后歧异，谴攸锬，凤生亦降调。陶澍继督两江，与尚书王鼎、侍郎宝兴会筹盐法，合疏留凤生襄议，於是大有兴革，略与凤生初议相出入；又奏以凤生察湖广销引，勘议淮北改票事，凤生虽去官，仍与盐事终始。十二年，湖北大潦，总督卢坤疏留凤生治江、汉堤工，袤亘数百里，半载告竣，秋水至，新堤有溃者，凤生引咎乞疾归。寻淮北票盐大畅，陶澍以凤生首议功上闻，促之出，未行而卒。

凤生以仕为学，尤笃好图志，成《浙西水利图说备考》、《河北采风录》、《江淮河运图》、《汉江纪程》、《江汉宣防备考》、《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每吏一方，必能指画其形势，与所宜兴革。四方大吏争相疏调，少竟其用，惟治淮盐尤为陶澍所倚藉焉。

黄冕，字服周，湖南长沙人。年二十，官两淮盐大使，治淮、扬赈有声。初行海运，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授江都知县。历元和、上海，署太仓州，擢苏州府同知，晋秩知府，署常州、镇江，有大兴作，大吏悉倚以办。疏治刘河海口，上海蒲汇塘，常州芙蓉江、孟河，冕皆躬任

之。海疆兵事起，从总督裕谦赴浙江。裕谦死难，冕牵连遣戍伊犁，既而林则徐亦至戍，议兴屯田，冕佐治水利有功，赦还。江苏巡抚陆建瀛复调冕治海运，革漕费，岁省银数十万，为忌者所中，劾罢归。咸丰初，粤匪围长沙，冕建守御策。及曾国藩治兵讨贼，冕创厘税，兴茶盐之利，军饷取给焉。又开东征局，专饷曾国藩一军。起授江西吉安知府，复以事劾免归，仍以饷事自任，湘军赖以成功。寻授云南迤西道，辞病不赴，卒於家。

冕仕宦初为陶澍、林则徐所知，晚在籍为骆秉章所倚任。时称其干济，被谤亦甚云。

俞德渊，字陶泉，甘肃平罗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江苏荆溪知县。始至，遮诉者百十辈，逾年，前诉者又易名来控，一见即识之，群惊为神。调长洲，甚得民心。迁苏州督粮同知。道光六年，初行海运，以德渊董其役，章程皆出手定，以忧去。八年，服阕，擢常州知府，调江宁。

十年，宣宗以两淮盐法大坏，授陶澍为两江总督，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南会议改革。时议者多主罢官商盐，归场灶科税，以德渊有心计，使与议。德渊具议数千言，略谓：“盐归场灶，其法有三：一曰归灶丁按亩起科，然其中有难行者三：一在灶丁之逋欠，一在亩额之私煎，一在灾浸之藉口；二曰归场官给单收税，难行者亦有三：一在额数之难定，一在稽查之难周，一在官吏之难恃；三曰归场商认缴纳课，难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钻充，一在殷户之规避，一在垣外

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难。如就三者兼权之，则招商认缴，犹为此善於彼。苟得其人，或可讲求尽善。顾事关图始，果欲行之，则宜先定章程。清灶金商、改官易制诸事，非三年不能就绪。此三年中，额课未可长悬也，场盐未可停售也，各岸食盐未可久缺也。新旧接替之时，非熟思审处，何能变通尽利乎？向来捆盐之夫，淮北永丰有万馀人，淮南老虎颈不下数万人，皆无赖游民以此为事业。一旦失所，此数万众将安往？其患又不止私梟拒捕已也。”议上，陶澍深然之，乃与朝使定议，不归场灶，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罢盐政，裁浮费，减窝价，凡积弊皆除之。荐德渊超擢两淮盐运使。

德渊精会计，又知人善任。诸滞岸商惮往运，改以官督办，千里行盐，稽核价用，琐屑悉当。每运恒有馀利，尽以充库，无私取。两淮本脂膏地，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馀贍给寒峻，取声誉，皆出商货。德渊谨守管钥，失望者众，言者时相攻讦，不顾也。在任五年，力崇节俭，妻子常衣布素，扬州华侈之俗为之一变。尚书黄钺子中民为场大使，欲得美职，德渊曰：“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坚不与。陶澍益贤之，荐其才可大用，以循良久在盐官可惜，上亦嘉之，未及擢用而卒。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平和知县。调龙溪，俗健悍，械斗仇杀无虚日。莹擒巨恶立毙之，收豪猾为用，予以自新。亲巡问疾苦，使侵夺者各还旧业，暂解仇讎。择强力者为家长，约束族众，籍壮丁为乡勇，逐捕盗贼，有犯，责家长缚送。械斗平，盗贼亦戢，治

行为闽中第一。调台湾，署海防同知、噶玛兰同知，坐事落职。寻以噶玛兰获盗功，复官。父忧归，服阕，改发江苏，历金坛、元和、武进。迁高邮知州，擢两淮盐掣同知，护盐运使。先后疆吏赵慎畛、陶澍、林则徐皆荐其可大用。

道光十年，特擢台湾道。及海疆戒严，莹与总兵达洪阿预为战守计。达洪阿性刚，与同官鲜合，莹推诚相接，一日谒谢曰：“武人不学，为子所容久矣，自今听子而行。”二十一年秋，英兵两犯鸡笼海口，明年正月，又犯大安港。莹设方略，与达洪阿督兵连却之，大有斩获，收前所失宁波、厦门炮械甚多。敌构奸民煽乱，海寇亦窃发，皆即捕戮，一方屹然，诏嘉奖，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洎江宁议款求息事，遂有台湾镇道冒功之狱。故事，台湾以悬隔海外，加兵备道按察使衔，得与镇臣专奏事。鸡笼、大安之捷，飞章入告，总督怡良心不平。英兵留驻鼓浪屿，前获俘欲解内地，势不能达，奏请便宜诛之，以绝内患，已报可，怡良仍令解省。莹与达洪阿谋曰：“大府意欲市德，藉以退鼓浪屿之兵。兵不可退，徒示弱，不如杀之！”怡良愈怒，诸帅并忌之。款议既成，交还敌俘，以妄杀被劾，逮问。莹与达洪阿约，义不与俘虏质，即自引咎。宣宗心知台湾功，入狱六日，特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至则复为总督宝兴所忌。会西藏两呼图克图相争，檄往平之。莹谓：“夷人难以德化。失职下僚，子身往，徒损国威。”不听。及至乍雅，果不得要领而返。总督劾其畏难规避，责再往。事竣，补蓬州。在州二年，引疾归。

文宗即位，黜大学士穆彰阿，诏宣示中外，并及莹与达

洪阿被陷状，於是复起用，授湖北武昌盐法道，未行，擢广西按察使，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时广西寇渐炽，诸将不合，师久无功。莹至，任为翼长。大军围贼紫金山，莹言流贼如水，必环攻以断其逸，不听，贼遂窜永安。又上书请斩僨事将，复不听。永安城小，都统乌兰泰军西南，提督向荣军东北，合滇、黔、楚、蜀兵四万馀人，贼数千壁险死斗。水窰者，永安东北之隘也，缘山径可达桂林。莹与乌兰泰皆主击水窰，绝贼外援，向荣不从，自由龙寮岭进而败，乃议开水窰一路纵贼逸，尾追击之。莹力辩其失，赛尚阿仍用向荣策，贼果突围出犯桂林，乌兰泰战死，赛尚阿逮问。贼势益炽，连陷兴安、全州，犯湖南，遂不可制。莹随军至湖南，巡抚张亮基奏署按察使，忧愤致疾，卒於官。

莹师事从祖鼐，不好经生章句，务通大意，见诸施行。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所著《东溟文集》、《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及《杂著》诸书，为《中复堂全集》，行於世。

子濬昌，能继家学。曾国藩以名家子留佐幕，官江西安福、湖北竹山知县。工诗，有《五瑞堂集》。

论曰：林培厚救荒治河有实绩，而以察吏招忌。李宗传便宜平夷，功在边方。王凤生、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尤济时之才。姚莹保岩疆，挫强敌，反遭谗谴，然朝廷未尝不谅其忠勤，海内引领望其再用，亦不可谓不遇矣。

卷三百八十五

列传一百七十二

杜受田子翰 祁寯藻 子世长 翁心存
彭蕴章

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父墀，嘉庆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卒赠太傅，谥文端。

受田，道光三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迁洗马，督山西学政。十五年，特召还京，直上书房，授文宗读。四迁内阁学士，命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十八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二十四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寻充上书房总师傅。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馀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三十年，文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田虽未入枢廷，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后行。广西军事亟，受田数陈方略，荐林则徐、周天爵，先后起用。提督向荣老於军事，以同列不和被谤，力陈舆论，数保全之。咸丰元年，调管礼部。二年，因河决丰

北久未塞，山东、江北被灾重，命偕福州将军怡良往治赈务。疏言：“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灏、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皆持正有为，责成专任；请截留江、广漕米六十万石分给两省；诏并允行。

受田自侍文宗学，未尝离左右，当陛辞，不觉感恋流涕。在途触暑染疫，力疾治事，与源灏、宿藻等核定施赈章程，疏陈而不言病，至清江浦遽卒。遗疏念贼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崇节俭、慎好恶、平赏罚为言。文宗震悼，赠太师、大学士，入祀贤良祠，赐金五千两治丧，遣近臣慰视其父塋，擢其子检讨翰为庶子，孙三人并赐举人。复特诏曰：“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朕即位后，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援嘉庆朝大学士朱珪故事，特谥文正。”谓其公忠正直，足当“正”字而无愧。柩至京，上亲奠，抚棺哭甚哀，晋其父塋礼部尚书衔。明年，上临雍讲学，复诏褒受田曩日讲贯之功，即家赐祭一坛。及柩归，命恭亲王奠送，遣官到籍致祭，饰终之典，一时无与比。子翱，由翰林院编修累官户部侍郎，督办山东团练。

翰，字继园。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咸丰三年，降。服阕，补庶子。文宗念受田旧劳，数月间迭擢工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办理京城巡防事宜，翰勇於任事，甚被倚任。十年，随扈热河，以劳赐花翎。上崩於行在，穆宗即位。御史董元醇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端华、肃顺等持不可，翰附之，抗言甚力，遂黜元醇议。

肃顺曰：“君诚不愧杜文正之子也！”即而载垣等以窃夺政柄被罪，翰连坐，议革职戍新疆，诏原之，褫职，免其发遣。同治五年，卒。

祁寯藻，字春圃，山西寿阳人。父韵士，官户部郎中，以事系狱。寯藻方幼，随侍读书不辍，赋《春草》诗以见志。嘉庆十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直南书房。督湖南学政，累迁庶子。十年，以母病陈情归养，宣宗不许，予假省亲。逾年回京，补原官，迁侍讲学士。寻复予假省母，不开缺。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母忧归，十六年，将届服阕，预授兵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历户部、吏部侍郎，留学政任，未满，十九年，命偕侍郎黄爵滋视福建海防及禁烟事，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迭疏陈总督宜驻泉州治防务，改海口炮台为墩，查禁烟贩，捕治汉奸，并禁漳、泉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治罪，严惩械斗，并得旨允行。在闽半载，还经浙江，按台、温两府私种罂粟，劾罢台州知府潘盛；又劾温州知府刘煜试行票盐不善，被议，自呈枉屈，戍新疆。时邓廷桢奏击英吉利兵船於厦门走之，忌者谓其不实，命寯藻复往按，具陈战胜状。回京，乃直南书房。二十一年，调户部，命为军机大臣。

二十六年，偕尚书文庆按长芦盐运使陈鉴挪拨盐课，弥补加价，褫其职，历任盐政运司议谴有差。二十九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赴甘肃偕琦善按前任总督布彦泰清查舛误、纵容家丁，下严议。回京，请便道省墓，途次闻宣宗崩，过里门不入。文宗即位，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管户部。寯

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寓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寓藻实左右之。

咸丰元年，调管工部，兼管户部三库事务。二年，复调户部。广西匪日炽，出湖南，遂不可制，湖北、江南数省先后沦陷。军兴财匱，议者试行钞法，又铸当百、当五百大钱，皆行之未久而滋弊。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向之，寓藻皆意与齟齬，屡称病请罢，温诏慰留。四年冬，复坚以为请，乃允致仕。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车驾将幸热河，寓藻密疏切谏。又言关中形胜可建都，厘捐病民，北省尤宜急停，并报闻。

十一年，穆宗即位，特诏起用。疏陈时政六事：曰保护圣躬以崇帝学；曰绥辑民心以清盗源；曰重守令以固民心；曰开制科以收人才；曰速剿山东、河南贼匪，严防山西、陕西要隘，以卫畿辅；曰敦崇节俭以培元气。言甚切摯，并被嘉纳，次第施行。命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同治元年，穆宗入学，命直弘德殿，偕翁心存、倭仁、李鸿藻同授读，摘录经史二帙进呈。上读《大学》毕，寓藻具疏推陈为人君止於仁之义，略曰：“《大学》一书，皇上已成诵，凡制治保邦之道，用人行政之源，胥在於是。为人君之道，止於仁而已。治国平天下两章，言仁者六，终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盖仁者必以仁亲为宝，故能爱人，能恶人。不好仁，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仁者必以贪为戒，故忠信以得之，不仁者则骄泰以失之矣。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菑害并至矣。千古治乱之机，判於义利，而义利之判，则由於上之好仁不好仁也。如近日所讲

《帝鉴图说》，下车泣罪，解网施恩，泽及枯骨等事，斯即帝王仁心所见端也。若纳谏求贤，尊儒远佞，则仁亲为宝，能好能恶之说也。露台罢工，裘马却献，则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之说也。《帝鉴图说》讲毕，请进讲舆地，以《会典》诸图简明，易於指画。又《耕织图》及内府石刻宋马远《幽风图》为农桑衣食之原，皇上读书之暇，随时讲求，庶知稼穡之艰难，懍守成之不易也。”

二年，上服除，寓藻偕倭仁、李鸿藻上疏曰：“皇上冲龄践阼，智慧渐开。当此释服之初，吉礼举行，圣心之敬肆於此分，风会之转移即於此始，则玩好之渐可虑也，游观之渐可虑也，兴作之渐可虑也。嗜好之端一开，不惟分诵读之心，海内之窥意旨者，且将从风而靡。安危治乱之机，其端甚微，所关甚钜，可无慎乎？方今军务未平，生民涂炭，正君臣交儆之时，非上下恬熙之日。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厉为心，以逸乐便安为戒。凡内廷服御一切用项，稍涉浮靡，概从裁减；向例所有，不妨量为撙节。如是，则外务之纷华不接於耳目，诗书之启迪益敛夫心思，圣学日新，圣德日固，而去奢崇俭之风，自不令而行矣。”疏上，优诏褒答焉。

寓藻提倡朴学，延纳寒素，士林归之。疏言：“通经之学，义理与训诂不可偏重。后学不察，以训诂专属汉儒，义理专属宋儒，使画分界限，学术日歧。”因举素所知寒士端木埰、郑珍、莫友芝、阎汝弼、王轩、杨宝臣，经明行修，堪资器使。又疏言：“军兴以来，不讲吏治，请下中外大臣，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自举原任同知刘大绅、按察使李文耕、大顺广道刘煦，请宣付史馆入《循吏传》。又荐直

隶知县张光藻、陈崇砥、王兰广，山东知县蒋庆第，山西知县程豫、吴辉祖及江南优贡端木埰，山西举人秦东来。并嘉纳允行。屡以病乞休，三年，诏许致仕，食全俸。五年，卒，晋赠太保，祀贤良祠，命钟郡王奠醑，谥文端。擢其子编修世长以侍读用。

世长，字子禾。咸丰十年进士。年十三，侍父江苏学政任，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朴学通儒，世长濡染有素，尤笃守宋儒义理之说。同治九年，服阕，补侍读。累迁内阁学士。光绪初，连督安徽、顺天、浙江学政，清勤爱士，一守蒿藻旧规。历礼部、吏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十年，命偕尚书延煦勘山东河工，疏言：“非疏海口不能泄盛涨。修防以民埝为第一层屏障，守民埝即以守大堤。巡抚陈士杰筑修民埝多在大堤既决之后，殊为失计。请乘时兴修。”从之。迭疏陈时务，多持正议。十六年，选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两典会试，皆得士。世长清操自励，累世官卿贰，家如寒素，时以称焉。十八年，卒，优诏赐恤，谥文恪。赐其孙师曾员外郎，子友蒙主事。

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父咸封，官海州学正。知州唐仲冕见心存有异才，奇之，授之学。道光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督广东学政。任满，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寻督江西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十七年，复直上书房，授六阿哥读。逾年，以母老乞养。家居十年，终母丧。会子同书督贵州学政，陞辞，宣宗命传谕促之来。二十九年，至京，仍入直，授八阿哥读。补祭酒。历

内阁学士、工部侍郎，调户部。江苏巡抚请苏州、松江、太仓漕米改征折色，心存谓：“三属额征米一百十四万馀石，一旦改折，虑京仓不敷支放，州县假折色抑勒倍征，便民适以累民。”主驳议，事乃寝。

咸丰元年，擢工部尚书。三年，江宁陷，心存疏陈兵事，请乘贼势未定，饬向荣渡江，陈金绶进屯浦口，以上海水师溯流冲其前，江忠源、邓绍良之师掩其后，四路进攻；增重兵守江、淮杜北窜；急清兗、豫、凤、颖捻匪，毋令与粤寇合势；并核军需，恤灾黎；筹京仓积贮，整饬纪纲，以维根本。疏上，多被采用。又荐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请畀统帅重任，寻即擢为巡抚。调刑部，再调工部，兼管顺天府尹。

粤匪北犯，心存疏言贼氛逼近，请扼河而守，畿南宜驻重兵，河南、山西、陕西各要隘并力堵截，速调驻热河、绥远之蒙古马队进口内卫京畿；京师九门严缉奸宄，运通仓存粮入城；并敕琦善、邓绍良规复扬州、镇江，为会剿江宁之计。又疏陈顺天防务，画分汛地，举行团练；府属各营旧隶总督管辖，请旨暂归调遣。未几，贼犯天津，僧格林沁率师进剿，命顺天府设粮台。心存请发内帑三十二万两、京仓米二千六百石以给军食，添制军需火药。又偕团防大臣会议京城防守事宜，举光禄寺卿宋晋、太仆寺卿王茂荫综理其事，并诏允行。时议行钞币，心存疏言：“军营搭放票钞，诸多窒碍。钞币之法，施行当有次第，此时甫经颁发，并未试用，势难骤用之军营。”诏斥为阻挠，即责筹次第施行之法，俾无阻滞。会言官论通州捕役勾结土匪行劫，命刑部侍郎文瑞鞫得实，心存以徇庇革职。

四年，起授吏部侍郎，调户部，擢兵部尚书，调吏部。六年，疏陈江南军事，略曰：“苏、松、常、太三府一州，及浙之杭、嘉、湖三府，久为贼所窥伺。今宁国先陷，逼近宜兴，向荣近守丹阳，溧水、句容相继失守，宜责向荣严扼丹阳，令张国梁率精兵驻宜兴扼东坝，别简水师驻太湖，庶苏、常两郡可保无事。又近有按亩捐输，失政体，竭民财，请查明停止。”是年冬，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户部。

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英法联军北犯，天津戒严。心存疏请圣驾还宫，以定众志，力言京师重地，不可驻外国领事；长江形势不可失；绥芬边地不可捐；兵费不可再偿；传教不可推广；和议难成，宜速进剿。湖北巡抚胡林翼奏除漕务中饱之弊，请改征折色。心存力赞其议；由部定章程五事，满、汉兵粮折价支給，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概行裁革焉。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与肃顺同官不相能，屡乞病，不许。九年，复固请，乃予告去职。

十年，户部迭兴大狱，肃顺主之，多所罗织。怡亲王载垣等会鞫，谓司员忠麟、王熙震以短号钞兑换长号，曾面启心存，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专政，断无立谈数语改旧章之理。载垣等遂请褫顶带归案讯质，文宗鉴其诬，仅以失察议处，免传讯，议降五级，改俟补官，革职留任。复以五“宇”商号添支经费，心存驳令议减，未陈奏，司员即列入奏销，下严议，革职留任。是年秋，车驾将幸热河，心存上疏切谏。

十一年，文宗崩於行在，梓宫还京，心存偕诸臣迎谒，特

诏起用，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疏举人材，诏嘉其不失以人事君之义。又疏言：“东南之民向义甚坚，各郡县陷后，流亡渡江者，日夜思招练义勇，克复乡里。请敕曾国藩择能办贼者驰赴通州东台，收拾将散之人心，激励方兴之义旅，进捣苏、常，退保下河。上海一隅赋税所出，宜取江海关无穷之利，以供曾国藩有用之兵。”疏上，被嘉纳。同治元年，入直弘德殿，偕祁寯藻等授穆宗读。两宫皇太后慎重师傅之选，倚畀弥笃。是年冬，寝疾，子安徽巡抚同书方缘事系狱，诏暂释侍疾。寻卒，优诏赐恤，称其“品端学粹，守正不阿”，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赐其孙曾源进士，曾荣举人，曾纯、曾桂并以原官即用，曾翰赐内阁中书。逾年，《文宗实录》告成，以心存曾充监修总裁，赐祭一坛。子同书、同龢自有传，同爵官湖北巡抚。

彭蕴章，字咏莪，江苏长洲人，尚书启丰曾孙。由举人入赘为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道光十五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仍留直军机处。累迁郎中，历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通政司副使、宗人府丞。督福建学政，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八年，疏言：“漕船卫官需索旗丁日益增多，沿途委员及漕运衙门、仓场花户皆有费，欲减旗丁帮费，宜采本穷源。又州县办漕，应令督抚察其洁己爱民者，每岁酌保一二员；办理不善者，劾一二员。运漕官及坐粮厅如能洁己剔弊，准漕督、仓场保奏，不称职者劾罢。”下部议行。擢工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咸丰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调礼部，寻擢工部尚书。五年，协办大学士。六年，拜

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及户部三库事务，充上书房总师傅。

八年，京师旱，粮价踊贵，旗民生计益艰，蕴章奏请拨款采米，允之。复疏言：“自改用大钱，城中米贵，叠荷加恩赈济，又加米折，然民生疾苦未见转机。臣闻兵丁所领止有实米二成，其馀折色定价，每石京钱四千至三千不等，大米一石市价京钱三十千。持此折价买米，不过升斗。民生之蹙，不独在无银，并在无米。本年海运多於上年，可将兵米酌量加增。又各营养育兵及鰥寡孤独小口米不过四万馀名，每名岁支一石六斗，拟请此项酌给米，毋庸折色。自前年以来，有提存部库采买银，又存四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解京米价银，共有四十七万馀两，堪以采买米石，加放兵米。又有河南停运节省运脚银二万两，堪为转运之用。伏乞饬部采买，以资搭放，实於旗兵生计大有裨益。”疏入，下部议行。

蕴章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钞票、科场诸大狱，婉辞调护，与肃顺等意忤。两江总督何桂清素以才敏自负，蕴章误信之，数於上前称荐。十年，江宁大营溃，蕴章犹言桂清可恃。未几，苏、常相继陷，桂清逮治。文宗以蕴章无知人鉴，眷注寢衰。适有足疾，扶掖入直，命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示体恤。寻奏乞罢职，出都就医。诏曰：“卿久任枢垣，备悉时事。现在军务如有见及，并采访舆论民情，随时具疏交地方官大吏代递。”蕴章密陈时务六则，报闻。十一年，病痊，署兵部尚书，寻兼署左都御史。同治元年，复以病乞休。未几，卒，依大学士例赐恤，谥文敬。子祖贤，官至湖北巡抚。

论曰：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祁寯藻、彭蕴章皆久领枢务，翁心存数论军事，久筦度支。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同治初元，联翩复起。寯藻、心存三朝耆硕，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焉。

卷三百八十六

列传一百七十三

文庆 文祥 宝鋆

文庆，字孔修，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两广总督永保之孙也。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詹事。历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十二年，授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十三年，总理孝慎皇后丧仪，会奏军民剃发及停止宴会期限疏中，误引“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语，下诸臣严议。宣宗以文庆翰林出身，随声附和，独重谴，褫副都统，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历史部、户部侍郎。十六年，偕尚书汤金钊赴陕西、四川按劾巡抚杨名扬、布政使李羲文，并下严议，寻复按名扬被讦事，褫其职。金钊留署陕西巡抚。文庆又按河南武陟知县赵铭彝贪婪状，劾褫职。调户部侍郎。十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右翼总兵。命赴热河，偕都统耆英按历任总管亏短库款，褫职追缴。十九年，以查办热河亏空案内拟罪未晰，召问，奏对失实，下部议，罢直军机。二十年，典江南乡试，以上下江中额有误，又私携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议褫职。

二十二年，予三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二十三年，召授吏部侍郎、内务府大臣，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命赴四川，偕总督、将军按前任驻藏大臣孟保、钟芳等滥提官物，劾罢之。二十七年，复命为军机大臣，解内务府事务。寻署陕甘总督，道经河南，命察赈务，劾玩误之知县四人。

二十八年，召授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罢直军机处、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年，充内大臣。薛执中者，甘肃河州人，以符咒惑众。至京师，藉术医病，朝贵多与往来。遂妄议时政，谈休咎，行踪诡秘，为巡城御史曹楸坚捕治，中外大臣牵连被谴者众。文庆曾诞治病。文宗斥其身为步军统领，不能立时捕究，有乖职守，褫职。咸丰元年，予五品顶戴，办理昌陵工程。二年，起授内阁学士，寻擢户部尚书，复为内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复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题孝静皇后神主，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充上书房总师傅。

文庆醇谨持大体，宣宗、文宗知之深，屡蹶屡起，眷倚不衰。时海内多故，粤匪猖炽，钦差大臣赛尚阿、讷尔经额先后以失律被谴。文庆言：“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於大计者乎？”常密请破除满、汉畛域之见，不拘资格以用人。曾国藩初任军事，屡战失利，忌者沮抑之。文庆独言国藩负时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曾与胡林翼同典试，深知其才略，屡密荐，由贵州道员一岁之间擢至湖北巡抚，凡所奏请，无不从者。又荐袁甲三、骆秉章之才，请久任勿他调，以观厥成。

在户部，阎敬铭方为主事，尝采用其议，非所司者亦谘之。后卒得诸人力以戡定大难。端华、肃顺渐进用事，皆敬惮其严正焉。

六年，卒。遗疏言各省督抚如庆端、福济、崇恩、瑛棨等，皆不能胜任，不早罢，恐误封疆。文宗深惜之，优诏赐恤，嘉其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体，赠太保，赐金治丧。及亲奠，见其遗孤幼稚，特诏加恩入祀贤良祠，命其子善联俟及岁引见；弟文玉，以罪遣戍，即释回。予谥文端。善联，官至福州将军。

文祥，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盛京。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咸丰六年，京察，记名道府，因亲老，乞留京职。历太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八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请幸热河。文祥以摇动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复请独对；退偕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明诏宣示中外。八月，敌氛益炽，车驾遽行，命文祥署步军统领，司留守。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於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寻以步军统领难兼顾，疏辞，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疏请回銮，以定人心。偕恭亲王等通筹全局，疏上善后事宜，於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领之，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任事最专。

时和局甫定，发、捻犹炽，兵疲饷竭，近畿空虚。文祥

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於是始立神机营，寻命管理营务。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单薄，胜保所部新募未经行陈。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辅，必得良将劲卒为赞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其军；又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楨、湖北候补知县刘蓉堪大用。疏上，并嘉纳焉。

十一年，文宗崩於热河行在，穆宗即位，肃顺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十月，回銮，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元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都统。二年，管理藩院事务。东南军事以次戡定，江苏、浙江省城克复，议加恩枢臣，固辞。三年，江宁复，首逆就歼，捷至，加太子太保，予侄凯肇员外郎。四年，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允之。

是年秋，马贼入喜峰口，命文祥率神机营兵防护东陵，督诸军进剿，贼遁滦阳。疏陈：“地方官蒙贼酿患，请除积弊，清盗源。马贼巢穴多在奉天昌图厅八面城、热河八沟哈达等处。请购线侦察，调兵掩捕，庶绝根株。”事定，回京。文宗奉安山陵，赐其子熙联员外郎。寻以母病请假三月，回旗迎养。奉天马贼方炽，命率神机营兵往剿，增调直隶洋枪队出关，约东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夹击，破贼於锦州东井子。谍知贼将劫奉天狱，约期攻城，兼程驰援，贼退踞城东南，围抚顺；令总兵刘景芳夜击破之，贼遁出边。遣军趋吉林，五年春，解长春厅围，追贼至昌图朝阳坡，分三路进击，十数战皆捷，擒斩三千馀。贼首马傻子穷蹙乞降，磔之；留兵饷授将军都兴阿，俾清馀孽。请蠲奉天地丁银米，停铺捐。回京，调吏部尚书。《文宗实录》成，赐子熙治员外郎。

八年，丁母忧，特赐谕祭。百日假满，病未出。天津教案起，力疾还朝。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情涛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谗卸。洎穆宗亲政，牾陈历年洋务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十三年，病久不愈，在告，会日本窥台湾，强出筹战守。疏请：“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言甚切至。

是年冬，穆宗崩，德宗继统即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久病请罢，温诏慰留，解诸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时国家渐多故，文祥深忧之，密陈大计疏曰：“洋人为患中国，愈久愈深，而其窥伺中国之间，亦愈熟愈密。从前屡战屡和，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及庚申定约，设立衙门专司其事，以至於今，未见决裂。就事论事，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於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道光年间，肆掠江、浙，自江宁换约以后，覬觎观望。直至粤匪滋事，以为中国有此犯上作乱之事，人心

不一，得其间矣。於是其谋遂泄，闯入津门，虽经小挫，而其意愈坚，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时势局固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师虽非劲旅，而闻警偕来；奸细之徒虽被诱胁，而公愤同具，以是得受羁縻，成此和局。十馀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宵旰勤劳，无间隙之可寻；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未至启衅，偶有干求，尚能往返争持，不至太甚，非洋务之顺手，及在事者折冲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乾夕惕，事事期符民隐，人心固结，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未形之患也。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讲求益进，彼此相结之势益固。使臣久驻京师，闻我一政之当则忧，一或不当则喜，其探测愈精。俄人逼於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动之势，益不可遏。所伺者中国之间耳，所惧者中国大本之未摇，而人心之难违耳。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愜於民心之是非。中国

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於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咸丰六年王茂荫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至《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於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实有见於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在此，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用敢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折时置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隐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

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於忧患者正在於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将不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於中外之情相隔，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粉饰，其情形不能上达於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底止。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於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怵，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於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措手。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责成，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要之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不应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之本在自强，自强之

要在武备，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使武备果有实际，则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觊觎亦可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托於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於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争相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詎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震动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中国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构兵而来，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门奏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

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折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战之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事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复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载澂奠醑，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犁，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歿，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哗然。谴罪崇厚，易以曾纪泽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法越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尽全力以成之，卒挫於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

宝鋆，字佩衡，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道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主事，擢中允。三迁侍读学士。咸丰二年，粤匪窜两湖，宝鋆疏请邻近诸省力行坚壁清野之策。四年，命往三音诺颜部赐奠，谢绝馈赆，外藩敬之。擢内阁学士。五年，迁礼部侍郎，兼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户部。八年，典浙江乡试，以广额加中官生一名，坐违制，镌一级留任，文宗谕“宝鋆素以果敢自命，亦同瞻徇”，特严斥焉。

十年，命赴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复赴通州察视，迭疏请定杜弊章程，并劾监督贻误，如所请行。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户部三库事务，会办京城巡防。时英法联军内犯，车驾幸热河，既至，命提库帑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上怒，欲加严谴，会所管三山被掠，诏切责，降五品顶戴。逾月后，以巡防劳勩，复之，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复兼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十一年，文宗崩於行在。十月，穆宗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同治元年，擢户部尚书。二年，奏劾寿庄公主府首领太监张玉苍出言无状，严旨逮讯，玉苍治如律。三年，命大臣轮班进讲《治平宝鉴》，宝鋆与焉。江宁克复，以翊赞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四年，命佩带内务府印钥。寻以枢务事繁，请解内务府大臣职，允之。自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始求通知外国语言文字，置同文馆，肄习西学，廷臣每以为非。六年，都察院代奏职员杨廷熙上书请撤同文馆，语涉恭亲王及宝鋆等专擅挟持，於是宝鋆偕恭亲王请罢直候查办，温诏慰留，勉以不避嫌怨，勿因浮言推诿。七年，直东捻匪肃清，

加军功二级。十一年，调吏部。穆宗大婚礼成，加太子太保。十二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兵部，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光绪三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四年，回疆肃清，被优叙。

宝鋆自同治初年预枢务，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恭亲王资其襄助，至是朝列渐分门户。文祥既歿，议论益纷，编修何金寿因旱灾劾枢臣不职，请加训责，诏斥恭亲王、宝鋆等目击时艰，毫无补救，严议革职，加恩改留任。五年，以题穆宗神主，加太子太傅，复以《实录》告成，推恩其子景澧晋秩郎中，侄景星赐举人。七年，庶子陈宝琛以星变陈言，专劾宝鋆，请仿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立予罢斥。诏曰：“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尚无过失。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惟既有此奏，自平时与王大臣等议事未能和衷共济，致启人言。该大学士受恩深重，精力尚健，自当恪矢公忠，勉图报称，务宜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用副委任。”

十年三月，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日斥罢，诏：“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以原品休致。”十二年，皇太后懿旨加恩，改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半俸。宝鋆退休后，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年逾八十，恩赉犹及。十七年，卒。遗疏入，诏褒其“忠清亮直，练达老成”，赠太保，祀贤良祠，擢子景澧四品京堂，赐孙荫桓举人，遣贝勒载滢奠醑，饰终之典，视在位无所减，谥文靖。子景澧，官至广州将军，卒，谥诚慎。孙荫桓，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国子监司业，改乾清门头等侍卫。

论曰：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卷三百八十七

列传一百七十四

宗室肃顺 穆荫匡源 焦祐瀛 陈孚恩

宗室肃顺，字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也。道光中，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授委散秩大臣、奉宸苑卿。文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以其敢任事，渐向用。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礼部、户部。

七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时寇乱方炽，外患日深，文宗忧勤，要政多下廷议。肃顺恃恩眷，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廷臣咸侧目。八年，调礼部尚书，仍管理藩院事，又调户部。会英法联军犯天津，起前大学士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往议约。耆英不候旨回京，下狱议罪，拟绞监候，肃顺独具疏请立予正法，上虽斥其言过当，即赐耆英自尽。大学士柏葰典顺天乡

试，以纵容家人靳祥舞弊，命肃顺会同刑部鞠讯，讞大辟，上念柏蔭旧臣，狱情可原，欲宽之；肃顺力争，遂命斩。户部因军兴财匱，行钞，置宝钞处，行大钱，置官钱总局，分领其事。又设官号，招商佐出纳，号“乾”字者四，“宇”字者五。钞币大钱无信用，以法令强行之，官民交累，徒滋弊窦。肃顺察宝钞处所列“宇”字五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漕司员台斐音等职，与商人并论罪，籍没者数十家。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漕关防员外郎景雯等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大学士祁寯藻、翁心存皆因与意见不合，齟齬不安於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

肃顺日益骄横，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闳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於剿匪主用湘军，曾国藩、胡林翼每有陈奏，多得报可，长江上游以次收复。左宗棠为官文所劾，赖其调护免罪，且破格擢用。文宗之信任久而益专。

自八年桂良等在天津与各国议和，廷议於“遣使入京”一条坚不欲行，迄未换约。九年，乃有大沽之战，敌却退。十年，英法联军又来犯，僧格林沁拒战屡失利，复遣桂良等议和。敌军近逼通州，乃改命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往议，诱擒英官巴夏礼置之狱，而我军屡败之余不能战，车驾仓猝幸热河，廷臣争之不可。事多出肃顺所赞画，遂扈从。洎敌军入京师，恭亲王留京主和议，议既定，敌军渐退。留京王大臣吁请回銮，肃顺谓敌情叵测，力阻而罢。肃顺先已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至是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

十一年七月，上疾大渐，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入见，受顾命，上已不能御硃笔，诸臣承写焉。穆宗即位，肃顺等以赞襄政务多专擅，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梗其议，拟旨驳斥，非两宫意，抑不下，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逾日，卒如所拟，又屡阻回銮。恭亲王至行在，乃密定计。九月，车驾还京，至即宣示肃顺、载垣、端华等不法状，下王大臣议罪。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叱曰：“早从吾言，何至今日？”载垣咎肃顺曰：“吾罪皆听汝言成之也！”讫上，罪皆凌迟。诏谓：“擅政阻皇太后垂帘，三人同罪，而肃顺擅当御位，进内廷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传收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词气抑扬，意在构衅，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端华罪尤重。”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於市。

肃顺揽权立威，数兴大狱，舆论久不平；奏减八旗俸饷，尤府怨。就刑时，道旁观者争掷瓦砾，都人称快。肃顺既伏法，诏逮所与交结之内监杜双奎、袁添喜等置重典；其被威胁者，概免株连。耆英子庆锡呈诉其父为肃顺所陷，请昭雪，诏以耆英罪当死，肃顺奏过当，文宗已斥之，特镬肃顺子不得入仕以示戒。

穆荫，字清轩，托和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咸丰元年，命以五品京

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除国子监祭酒，故事，非科甲不与斯职，部臣执奏，特旨仍授之。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兼副都统。三年，粤匪扰河南、直隶，京师戒严，命偕僧格林沁、花沙纳、达洪阿办理京旗各营巡防事宜。迁礼部侍郎，署左翼总兵，寻调刑部。八年，擢理藩院尚书，兼都统，调兵部。

十年，命偕怡亲王载垣赴通州，与英法联军议和，解桂良等钦差大臣关防授之。议不谐，命擒诸酋，获巴夏礼送京。敌军益逼，诏斥穆荫等办理不善，撤回，户从热河。丁父忧，予假十四日，命俟回京补行持服。

十一年，文宗崩，偕肃顺等同受顾命，赞襄政务。十月，肃顺、载垣、端华等伏法，穆荫与匡源、杜翰、焦祐瀛并罢直军机，议罪。及议上，诏曰：“穆荫等於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王大臣等拟请将穆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箝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著即革职，加恩改发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免其遣戍。”穆荫诣戍，同治三年，论赎归，歿於家。杜翰，附其父《受田传》。

匡源，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吏部侍郎。咸丰八年，入直军机，谦退无所建白。罢官后，清贫，主讲济南泺源书院以终。

焦祐瀛，字桂樵，直隶天津人。道光十九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光禄寺少卿。咸丰十年，命赴

天津静海诸县治团练，召回从幸势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太仆寺卿。祐瀛尤谄事肃顺等，诸诏旨多出其手，为时所指目，故同败。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大学士穆彰阿领枢务，深倚之，历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皆留直。迁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兼署顺天府尹、工部侍郎，擢仓场侍郎。二十七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偕侍郎柏葰赴山东按事，劾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罢之。暂署山东巡抚。授刑部侍郎，回京面陈在署任不受公费，诏嘉之，特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赐匾额曰：“清正良臣”，皆异数。二十九年，偕侍郎福济赴山西按巡抚王兆琛贪婪事，得实，褫兆琛职，逮京治罪。调工部，署刑部尚书，寻实授。三十年，宣宗崩，遗命罢配郊祔庙，下王大臣议。文宗召对，孚恩与怡亲王载垣等争论於上前，载垣等以失仪自劾，诏原其小节，予薄谴，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孚恩寻以母老乞养回籍，允之。

咸丰元年，命在籍帮办团练。三年，九江陷，巡抚张芾出督师，孚恩与司道守省城，既而贼由安徽回窜上游，命偕芾筹防。贼犯南昌，孚恩偕芾固守，江忠源援师至，力战，相持九十馀日，贼始引去。以守城功，赐花翎。七年，母丧毕，到京未有除授。八年，御史钱桂森疏言：“孚恩才练识明，在外数年，多所阅历，倘仍入直枢廷，或使治洋务，必能有济。”诏斥朋比，罢桂森言职，回原衙门。久之，命孚恩以头品顶

戴署兵部侍郎，又署礼部尚书，授兵部尚书。会鞫顺天乡试关节狱，牵涉其子景彦，自请严议，并回避，得旨，褫景彦职，除涉景彦者仍责会讯，仅议失察降一级，准抵销。寻兼署刑部、户部尚书，调授吏部尚书。

初，孚恩以议礼忤载垣、端华、肃顺等，及再起，乃睚眦附诸人冀固位。肃顺等既败，少詹事许彭寿疏请治党援，论形迹最著莫如孚恩，最密莫如侍郎刘崑、黄宗汉，平日所荐举者，则有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等，於是诸臣尽黜。诏谓：“孚恩当大行皇帝行幸热河，命诸臣议可否，孚恩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意在迎合载垣等。大行皇帝上宾，留京诸大臣中独召孚恩一人赴行在，足证为载垣等心腹。革职，永不叙用。”时廷臣议郊坛配位，孚恩言：“前议宣宗配位时，大行皇帝有定为三祖六宗之谕，出於大学士杜受田所拟，非大行皇帝意。”王大臣等用其言，仍请文宗配祀。许彭寿复引据文宗御制诗有“以后无须变更”之句，请下廷臣再议，议不配祀。诏斥孚恩谬妄，又以籍肃顺家得孚恩私书，有暗昧不明语，乃逮孚恩下狱，籍其家，追缴宣宗赐额，遣戍新疆。

居数年，伊犁被兵，将军常清等奏孚恩筹饷治军有劳，命免戍，留助理兵饷。同治五年，伊犁陷，孚恩及妾黄、子景和、媳徐、孙小连同殉难。事闻，但恤其家属，孚恩不与焉。

论曰：文宗厌廷臣习於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

嫌於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於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蹕。文宗既崩，冀怙权位於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穆荫诸人或以愿谨取容，或以附和希进，终皆不免於斥逐。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

卷三百八十八

列传一百七十五

桂良 瑞麟子怀塔布 官文 文煜

桂良，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入赀为礼部主事，晋员外郎。出为四川顺庆知府，调成都。历建昌道，河南按察使，四川、广东、江西布政使。道光十四年，擢河南巡抚。嘉庆中，林清、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乱，既诛，而汲县潞州屯坟塔犹祀其神曰“无生老母”，习教者犹众。御史黄爵滋以为言，命桂良察治，毁其坟庙，廉得河南境内无生庙三十九所，并毁之；地方官失察，谴黜有差。十九年，擢湖广总督，调闽浙，又调云贵。二十年，兼署云南巡抚。滇省多盗，奏定缉捕章程；又请迤南、迤西、迤东各标营官兵责成巡道就近稽察。时贵州诸苗蠢动，镇远、黎平、都匀、古州苗尤悍，州县不能制，疏请遴劲兵专主剿捕。二十五年，入觐，留京，署兵部尚书，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出为热河都统。二十八年，召来京，以其女妻皇六子奕訢，授

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元年，署吏部尚书，出为福州将军。二年，召授兵部尚书。三年，粤匪陷江宁，京师戒严。桂良疏请各城门稽查增派八旗章京兵丁，补葺城上兵房，从之。未几，粤匪窜河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出省防剿，命桂良驻保定为后路声援，兼防西路要隘。望都、唐县土匪起，捕诛之。是年秋，贼由山西犯畿南，讷尔经额师溃於临洺关，隆平、柏乡相继陷，讷尔经额褫职逮治，授桂良直隶总督，诏责偕都统胜保速筹防剿。布政使张集馨出兵迁延，劾罢之。贼窜正定、定州、深州、河间、天津，势剽甚，於是桂良率提督张殿元守保定，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大兵驻通州卫京师，胜保督师进剿。四年，大捷於独流镇，贼走踞阜城，又走连锁，僧格林沁、胜保会攻，贼分窜山东，胜保追击之。桂良遣张殿元赴武邑防堵，劾散秩大臣穆轺、健锐营翼长双僖纵兵伤官扰民，议谴。

秋，英吉利、美利坚两国兵船至大沽。时贼氛未靖，诏戒张皇，命桂良相机办理。寻以前任盐政崇纶归调遣，令赴天津会议。英酋咆吟要索十六条，欲遣官驻京及践广州入城之约，中外官平礼接见，通商税则变通旧约；美酋麦莲则仅言通商一端。崇纶等严拒其驻京，馀事令赴广东听总督查办。屡议无要领，咆吟等寻去。五年，僧格林沁连大破贼，贼首林凤祥、李开芳先后就擒伏诛，畿辅肃清。七年，召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兼正蓝旗蒙古都统。

八年春，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北犯，毁大沽炮台，泊天津城下，声言将犯京师。仓猝援军未集，命桂良偕尚书花沙纳往议。敌情猖肆，要求益多；以遣官驻京、内江通商、内

地游行、兵费赔偿后，始交还广东省城。四事廷议不允。复起故大学士耆英同与议，英人尤不悦，拒之，耆英以擅回京获罪。桂良等议久不决，廷臣多主战，实不足恃，而敌日以进兵为恐吓。俄、美两国调停其间，卒徇所请定议，而通商税则俟於上海详定之。

五月，签约退兵，遂命桂良偕花沙纳赴上海，武备院卿明善、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副之，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议税则。文宗愤和约之成出於不得已，或献策许全免入口税以市惠，冀改易驻京诸条，密授桂良等机宜。八月，至上海，晋文华殿大学士，授内大臣。桂清力言免税之不可，改约之难成，桂良亦赞其议，上甚怒，必责其补救一二端，而各国因广东民团仍与为难，且出示伪载谕旨，坚欲罢两广总督黄宗汉，停撤民团。桂良等疏闻，乃解宗汉通商大臣，改授桂清。桂良等噤不敢言罢驻京诸事，先议税则。

十二月，英使额罗金遽率兵船赴广东，遂罢议。九年，回京，仅美利坚一国遵换通商之约，英军复犯大沽，僧格林沁预设备，兵至，击退之。十年，英法联军大举来犯，我师失利。七月，复命桂良赴天津议和，要增兵费，入京换约，严诏拒绝。敌陷天津，进逼京师，上幸热河，恭亲王奕訢留守主抚议，桂良与焉。九月，於礼部换约，视八年原议益增条款，事具《邦交志》。寻命督办各国通商事务。十一年，穆宗即位，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元年，卒，优恤，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

瑞麟，字澄泉，叶赫那喇氏，满洲正蓝旗人。由文生充

太常寺读祝官，补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袷祭太庙，读祝洪亮，宣宗嘉之，赐五品顶戴、花翎。二十八年，超擢太常寺少卿，又擢内阁学士，兼管太常寺。三十年，擢礼部侍郎。咸丰元年，兼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正黄旗护军统领。三年，调户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时粤匪窜畿辅，踞静海县及独流镇，命瑞麟率兵从僧格林沁防剿，会攻独流，克之。静海贼窜陷阜城，又分窜连镇及山东高唐州，瑞麟合击，屡有擒斩。五年，克连镇，贼首林凤祥就擒，加都统衔，赐号巴达琅阿巴图鲁，授西安将军。未几，擢礼部尚书，兼镶白旗蒙古都统。

八年，英兵犯天津，命驰赴杨村筹防。洎抚议定，敌退。文宗知和不可恃，亟治海防，命瑞麟赴天津修筑大沽炮台。寻署直隶总督，增建双港炮台，调福建霆船战船，增募水师。僧格林沁移师天津，分驻要隘。瑞麟回京，调户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鸿胪寺、太常寺。九年，管理户部。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授内大臣。六月，英法联军复犯天津，命率京兵万人守通州。僧格林沁屡战失利，敌军进通州，瑞麟偕胜保御之八里桥，左右夹击，胜保伤炮坠马，军溃，敌遂逼京师。瑞麟迎战安定门外，败绩，褫职。车驾幸热河，命扈从行在。是年冬，和议成，予侍郎衔，随僧格林沁剿山东捻匪。攻钜野羊山集贼巢，失利，马蹶被伤，退军济宁，复褫职，召回京。十一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管神机营事。

同治元年，出为热河都统，疏请招佃围边荒地八千顷充练饷，允之。二年，调广州将军。四年，兼署两广总督。信宜、化州土匪起，遣兵平之。粤匪汪海洋由福建窜广东大埔，

遣副将方耀击走之。入闽会剿，复诏安、平和。贼复窜广东境，连败之於长乐、镇平。时贼踪往来於福建、广东、江西界上，瑞麟偕左宗棠疏请三省会剿。诏提督鲍超由江西来援，四面环攻。十二月，歼伪偕王谭体元於黄沙坝，擒首逆汪海洋，诛之，馀贼肃清。捷闻，优诏嘉奖。

五年，实授两广总督。广东素多盗，伏莽时起。时巡抚蒋益澧号知兵，瑞麟部将方耀、郑绍忠皆能战，先后破斩五坑客匪，曹冲、赤溪及新安、东莞诸匪，潮州、琼州洋盗、土匪。九年，兼署巡抚。十年，复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十三年，卒，诏嘉前劳，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子怀塔布，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以父恤典擢四品京堂，累迁礼部尚书，充内务府大臣。光绪二十四年，主事王照上书言事，久之始代奏，坐违旨抑格，褫职。未几，皇太后训政，起授左都御史，复充内务府大臣，迁理藩院尚书。二十六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恪勤。

官文，字秀峰，王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先隶内务府正白旗汉军。由拜唐阿补蓝翎侍卫，累擢头等侍卫。道光二十一年，出为广州汉军副都统，调荆州右翼副都统。粤匪既陷汉阳，将犯荆州。咸丰三年，将军台涌驻防德安，命官文专统荆州防兵。四年，擢荆州将军。贼陷安陆、荆门、宜昌。时荆州兵多调赴武昌，分屯要隘，城中兵仅二千。监利又陷，官文遣军复之；连复宜昌、石首、华容，於是荆州稍安，而武昌被围急，官文遣将沿汉下援。

六月，武昌复失守，命官文统筹全局，规复武汉。因疏

言：“贼情诡譎，军情随时变幻。武汉之贼一日不尽，荆州不得安枕。贼踞汉阳，倚江为险，绝我粮道，阻我援军。今欲复武昌，必先攻汉阳，夺贼所恃之险，而后武昌可图也。总兵双保自潜江进剿，兵力过单。臣已令罗遵殿以战船百艘自仙桃镇、蔡店迳趋汉阳，与抚臣杨需分道夹攻；又檄总兵福忻往助双保，知县吴振镛进复沔阳以通饷道。惟贼踞岳州，南北援军均受牵制，尤应先剿岳州之贼。曾国藩方统炮船驻湘阴，塔齐布之师已入岳州境，臣已促其速进，分兵阻江路。复派同知衔李光荣等率川勇防调弦口，张子铭防监利尺八口，都司宗维清沿江接应。荆州仅剩旗兵分守要隘，随时接应，庶几可进可退，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疏入，报闻。寻曾国藩克岳州，贼艘悉出大江，官文遣凉州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赴螺山防江，歼贼甚多。八月，武昌、汉阳相继复，论功被优叙。

五年，总督杨需师溃德安，汉阳、汉口复陷，德安、随州继之，诏褫需职，授官文湖广总督。师次安陆，疏言：“贼自随州退踞德安，凶锋叠挫。惟天门、京山道路四通，僥窳襄河，勾连仙桃镇以下股匪，不独荆襄在在堪虞，上游各处均可北窳。现遣兵一由天门、皂市进剿，一往京山防守，臣驻安陆为两路应援，咨固原提督孔广顺伺隙进取，署提臣讷钦为后应。俟钦差大臣西凌阿入楚，即统兵从襄河两岸水陆并进，由汉川攻汉阳。”秋，西凌阿战德安失利，乃命官文代为钦差大臣，驰援德安。贼弃城走，蹙追之，直捣汉阳。十二月，督兵薄西门桥，迭败贼於龟山、尾湖堤、五显庙，破贼卡，毁东西土城。六年，贼造浮桥从西门分队来犯，击却

之。分兵河口断其粮道，令副都统都兴阿攻围风焚积聚，贼势渐蹙。秋，破汉阳城外贼营，连战皆捷。巡抚胡林翼规复武昌。十一月，约同日水陆大举，分攻武、汉，官文督军分路进，水师击汉阳东门，破五显庙贼卡，李孟群又败龟山援贼，王国才、杨昌泗由西门攻入，遂复汉阳，俘伪将军等五百余人。林翼亦复武昌，诏嘉奖，赐花翎。

七年，偕林翼疏言：“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三次失陷，力攻两载而后克之。目前相机防剿，不令贼乘间上窜，蹈从前覆辙。业派李续宾由南岸，都兴阿、孔广顺、王国才由北岸，杨载福率水师由江路分道进剿。现北岸黄州至黄梅，南岸武昌至兴国，均已肃清，崇、通一带搜捕殒尽；李续宾抵九江，与曾国藩会合进攻；杨载福毁域外贼营；惟小池口贼垒未拔，派鲍超助攻。安徽之英山、太湖、宿松、望江接壤湖北，皆为贼藪，有窥伺上犯之心。飭王国才驻黄梅之大河铺、界岭岩，孔广顺驻蕲水之孔陇驿，巴扬阿率马队为各路应援，以固楚北门户。道士袱水阔溜急，田家镇两山对峙，水师皆难久驻，酌留各营游巡江面，足备镇驭。通筹大局，我军已据水陆上游，实蓄破竹建瓴之势。所虑江西七府未平，武昌尚有肘腋之患。贼若由通城、崇阳、兴国窜逼武昌，反出江西各军之上，自当固守武昌，以为后路根本。相机筹画，节节进取，仍步步严防，庶军情无返顾掣肘之虞，转饷有源源不竭之利。”疏入，报闻。

初，官文由荆州将军调总督，凡上游荆、宜、襄、郢诸郡兵事饬事悉主之。林翼以巡抚驻金口，凡下游武、汉、黄、

德诸郡兵事饬事悉主之。南北军各领分地，征兵调饬，每有违言。武昌既复，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於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

八年四月，复九江，论功，加太子少保。皖贼陷麻城、黄安，围蕲州，先后破走之。七月，胡林翼丁母忧，官文疏请留林翼治军，改为署理，从之。命官文暂行兼署巡抚，寻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李续宾战歿三河，皖、鄂震动。官文分兵扼蕲州、广济、麻城诸隘，固守九江、彭泽，水师严防江面，人心始定。九年，贼窜湖南，围宝庆，檄荆宜施道李续宜赴援，大破之，宝庆围解。十二月，复太湖，被优叙。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时大军围安庆急，陈玉成、李秀成先后分兵犯湖北境，冀掣动局势，遣将迭破之，所陷诸郡县皆复。八月，克安庆，加太子太保。是年，胡林翼病歿，严树森代之。

降捻苗沛霖踞安徽寿州，诏疆臣议剿抚之策。官文疏陈沛霖包藏祸心，罪大恶极，请伸天讨。同治元年，遣副将周凤山等剿捻於河南信阳、罗山，败之；又破黄梅捻巢，收复十馀寨；晋文华殿大学士。发、捻合扰楚、豫之交，势甚炽。荆州将军多隆阿方督师赴陕西，官文以楚兵不敷分布，奏调回援。九月，多隆阿至，屡战皆捷，襄河以北贼皆远遁。三年，劾巡抚严树森把持刚愎，黜之。六月，克复江宁，曾国藩奏捷，推官文列名疏首。诏嘉官文征兵筹饬，推贤让能，接济东征，不分畛域，锡封一等伯爵，号果威，世袭罔替，升

入正白旗满洲，赐双眼花翎。盖褒其能与胡林翼和衷卒成大功也。

四年，僧格林沁剿捻战歿於山东，诏追论前年发、捻扰湖北，官文不能就地歼除，仅驱出境，以致蔓延益炽，下严议，降三级调用，改革职留任，褫宫衔、花翎。五年，偕曾国藩奏设长江水师，如议行。湖北巡抚曾国荃劾官文贪庸骄蹇，命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往按，坐动用捐款，议革职，诏念前劳，原其尚非贪污欺罔，优与保全，解总督，仍留大学士、伯爵，罚伯俸十年。召还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寻出署直隶总督。

七年，捻匪张总愚由西路窜扰畿辅，下严议。寻李鸿章、左宗棠等入援，七月，捻匪平，复宫衔、花翎。八年，回京，管理户部三库，授内大臣。十年，卒，优诏赐恤，赠太保，赐金治丧，遣惠郡王奠醊，祀贤良祠，谥文恭。寻以疆臣请合祀湖北胡林翼专祠。

当官文之在湖北，事事听林翼所为，惟驭下不严，用财不节，林翼忧之。阎敬铭方佐治饷，一日林翼与言，恐误疆事。敬铭曰：“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划除畛域之效。然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宁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且继者或厉清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颀己自是，岂甘事事让人？官文心无成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其失仅在私费奢豪，诚於事有济，岁糜十万金供之，未为失计。至一二私人，可容，容之；不可，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

平，必无忤也。”林翼大悟。及林翼歿，督抚不相能，官文劾严树森去之；而曾国荃又劾官文去之。官文晚节建树不能如曩时，然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

孙兴恩，袭伯爵。

文煜，字星岩，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出为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咸丰三年，迁江宁布政使。时江宁已陷贼，文煜从琦善江北大营。四年，琦善歿於扬州，所部练勇及江北粮台事宜，命文煜接办。五年春，粤匪由瓜洲东窜沙头港，文煜遣勇击之，贼由对岸扎篱争渡，偕水师以大炮合击，贼退瓜洲。文煜以沙头港为里下河门户，贼所必争，筑土城炮台，疏请添募练勇守御，从之。既而贼踞扬州，窥里下河，文煜击之於万安桥，大有斩获，贼势乃挫。七年，调江苏布政使，治江南大营粮台。以支給撙节，为军中所不便，提督和春劾其拘泥，命来京候另简用。寻授直隶布政使。

九年，英兵犯大沽，为僧格林沁击退。战后议抚，命文煜从总督恒福赴北塘相机办理。寻擢山东巡抚。捻匪围曹县，分党扰安陵，檄曹州镇总兵郝上庠合师内外夹击，解曹州围，安陵贼亦退。十年，捻匪又窜单县，分扰峰县得胜闸，遣将击走之。英法联军踞烟台，文煜遣兵扼利津，自驻潍县韩亭以防陆路北犯。寻敌船北驶犯北塘，文煜分军入卫，驻通州，自率众赴济宁剿捻匪。

十一年，署直隶总督，寻实授。时和议既成，穆宗回銮，

畿辅马贼四起，久未净绝，屡诏责文煜搜捕。同治元年，坐山东降贼张锡珠等扰畿南督剿不力，褫职，戍军台。二年，僧格林沁奏调赴营差遣，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年，命赴甘肃庆阳督办粮台，以病请解职回旗。七年，起授正蓝旗汉军都统，寻出为福州将军。十年，兼署闽浙总督。十三年，日本兵船窥伺台湾，偕总督李鹤年、船政大臣疏陈防务。光绪三年，入觐，留京授内大臣、镶白旗汉军都统、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七年，协办大学士。九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十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以病乞罢。寻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奏文煜咸丰中孤军捍贼，保全里下河，请於扬州建专祠，允之。子志颜，理藩院侍郎。

论曰：桂良以帝室葭莩，与闻军国，数膺议和之使，无所折冲。瑞麟从僧格林沁剿贼防夷，曾著劳勩。文煜亦处兵间，无功可录。官文虽无过人之才，推贤让能，奠安江汉，与曾国藩、胡林翼和衷画，竟完戡定之功。茅土同膺，旂常并焕，岂诸人所可并语哉？

卷三百八十九

列传一百七十六

柏葭 麟魁 瑞常 全庆

柏葭，原名松葭，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正红旗

汉军副都统。十八年，出为盛京工部侍郎，调刑部，兼管奉天府尹。二十年，召授刑部侍郎，调吏部，又调户部。二十三年，充谕祭朝鲜正使，例有馈赆，奏却之。二十五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六年，典江南乡试。疏言：“征漕大户短欠，取偿小户，劣绅挟制官吏，大户包揽小户，畸轻畸重，旗丁需索，加增津贴诸弊，请严禁。”如议行。寻偕仓场侍郎陈孚恩盘查山东藩库，劾布政使王笃滥用幕友及地方官纵盗，巡抚崇恩以下议谴有差。二十八年，擢左都御史。三十年，迁兵部尚书，授内大臣。寻调吏部，管理三库，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三年，命偕侍郎善燾赴盛京按协领塔芬布轻听谣言，调兵护宅，几至激变，得实，论遣戍。将军奕兴坐袒护，革任。寻以前在镶白旗蒙古都统任拣选承袭有误，罢内务府大臣，降授左副都御史。未几，出为马兰镇总兵。五年，擢热河都统，搜捕山匪。疏言：“热河将惰兵疲，州县不谙吏治。行使大钱，民皆罢市。矿匪占据山场，委员侵蚀商款。”诏严切查办。召授户部尚书，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六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八年，典顺天乡试，拜文渊阁大学士。

柏葭素持正，自登枢府，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不协。会御史孟传金疏劾本科士论未孚，命覆勘试卷，应议者五十卷，文宗震怒，褫柏葭等职，命载垣等会鞫，得柏葭听信家人靳祥言，取中罗鸿绎情事，靳祥毙於狱。九年，谏上，上犹有矜全之意，为肃顺等所持。乃召见王大臣等谕曰：“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者。不意柏葭以一品大员，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葭

身任大臣，且系科甲进士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既不为已甚，就所供各节，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葭遂伏法。

十一年，穆宗即位，肃顺等既败，御史任兆坚疏请昭雪，下礼、刑两部详议，议上，诏曰：“柏德听受嘱托，罪无可辞。惟载垣、端华、肃顺等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比购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由载垣等平日与柏葭挟有私仇，欲因擅作威福，竟以牵连蒙混之词，致罹重辟。皇考圣谕有‘不禁垂泪’之语，仰见不为已甚之心。今两宫皇太后政令维新，事事务从宽大平允。柏葭不能谓无罪，该御史措词失当。念柏葭受恩两朝，内廷行走多年，平日勤慎，虽已置重典，当推皇考法外之仁。”於是录其子候选员外郎钟濂赐四品卿衔，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钟濂后官盛京兵部侍郎。

麟魁，字梅谷，索绰罗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六年二甲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迁中允。历庶子、侍讲学士、詹事、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十七年，出为盛京刑部侍郎。十八年，召授刑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年，署仓场侍郎。命偕侍郎吴其浚赴湖北按事，劾总督周天爵酷刑，罢之，其浚留署总督。麟魁复往江西鞠闹漕京控之狱，及江苏邳州知州贾辉山被劾滥用非刑等事，并治如律。调户部，又调吏部，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二年，出署山东巡抚。英兵犯江南，疏陈登州突出黄、渤，三面环海，敌兵船炮坚利，计难与争，请移兵扼陆路险要。寻偕侍郎王植

赴湖南鞠狱，并勘湖南、江苏、山东水灾，奏请蠲缓，如所请行。二十三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河决中牟，命偕尚书廖鸿荃往督工，东西两坝成而屡蛰，褫职，予七品顶戴，仍留工，以料缺水增请缓，复褫顶戴。召还，予三等侍卫，充叶尔羌参赞大臣，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二十七年，召授礼部侍郎，调刑部。二十八年，复授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前在山东收受陋规，降三级调用，予副都统衔，充乌什办事大臣。咸丰元年，疏陈时事，略曰：“广西逆匪，劳师糜饷。其始不过星星之火，当时牧令苟安畏事，讳盗不言；久之蒂固蔓延，养成巨患。请饬封疆大吏严查地方，如有教匪、土匪聚众以及抢劫，随时查拿，视缉捕之勤惰以为劝惩。近闻捐例，实朝廷万不得已之举，各省清查，屡经申令。宜饬部臣按时详核征解多寡，实行赏罚章程，俾生愧奋。否则名托清查，事仍敷衍，国储不裕，官纪益荒，甚非朝廷澄清吏治之意。”奏入，下所司议行。授察哈尔副都统，召为户部侍郎。

二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擢工部尚书。三年，调礼部，充总管内务府大臣，罢直军机，调刑部。八年，复调礼部，补内大臣。十年，因谢恩摺失检，降授刑部侍郎。是年狄，车驾幸热河，命署右翼总兵，充巡防大臣。英法兵入京师，麟魁部勒僚属，戒都人守望相助，令家人闭户厝薪，曰：“事急即燔！”自宿於巡防廨中，相持数月。和议成，赴行在，吁请回銮，为载垣、端华、肃顺等所阻。十一年，迁左都御史，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寻授兵部尚书。同治元年，协办大学士。时方奉命偕尚书沈兆霖赴甘肃按事，至兰州，数日遽

卒，诏依大学士例赐恤，赐其子恩寿举人，谥文端。恩寿，同治十三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瑞常，字芝生，石尔德特氏，蒙古镶红旗人，杭州驻防。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二等，六迁至少詹事。二十四年，连擢光禄寺卿、内阁学士。二十五年，迁兵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九年，充册封朝鲜正使。调吏部，历兼左、右翼总兵。咸丰元年，典江南乡试，就勘徐州丰北河决，疏陈灾情、赈务、漕务，请饬地方官严防匪徒蠹扰，报闻。定郡王载铨管步军统领，越次题升主事，瑞常力争不得。寻解左翼总兵职。七年，擢左都御史。八年，迁理藩院尚书，兼正蓝旗汉军都统，署步军统领，调刑部尚书。十年，宝源局监督张仁政因侵蚀畏罪自尽，命瑞常偕尚书沈兆霖按之，得前任监督奎麟、瑞琇赃私状，并论大辟，追赃后遣戍。文宗幸热河，留京办事，督防巡防。十一年，调工部，又调户部。

同治元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皇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纂辑史事以昭法戒，书成，赐名《治平宝鉴》，遴选大臣轮班进讲，瑞常与焉。四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时陕西巡抚刘蓉骤起膺疆寄，为编修蔡寿祺所劾，蓉自陈辩，疏中引及胡林翼密荐之词，又倚任布政使林寿图，为人所忌。言官遂劾寿图酗酒废事，举劾不公，并讦蓉漏泄之罪，於是命瑞常偕尚书罗惇衍往按之，疏白其无罪，惟坐寿图演戏及蓉陈奏失当，并予薄谴。定陵奉安礼成，题神主，加太子少保。历工部、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理户部三库。六

年，赴天津验收漕粮，复命盘查北新仓，得亏米六万馀石状，论所司罪如律。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

瑞常历事三朝，端谨无过，累司文柄，时称耆硕。十一年，卒，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子文晖，官至盛京礼部侍郎。

全庆，字小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尚书那清安子。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历少詹事、詹事、大理寺卿。以误班镌级。二十一年，予头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召还，未行，会回疆兴垦，伊犁将军布彦泰疏留全庆偕林则徐往勘。二十五年，至叶尔羌，疏言：“和尔罕地膏腴，哈拉木札什水渠可资灌溉。又巴尔楚克为回疆扼要之地，道光十二年已奏开垦屯田，未种者尚多，应先尽安插民户，俾成重镇。”诏如所请行。先是，全庆疏陈喀喇沙尔环城荒地，及库尔勒、北山根，可垦田万馀亩，命办事大臣常清筹办。至是复偕则徐详勘，疏言：“库尔勒应於此大渠南岸接开中渠，引入新垦之地，分开支渠二。其北山根展宽开都河龙口，别开大渠，与旧渠并行；再分支渠四，别开退水渠一。”又疏言：“伊拉里克在吐鲁番托克逊军台西，地平土润，土人谓之‘板土戈壁’。其四为‘沙石戈壁’，有大小阿拉浑两水，汇为一河。此次引水自西而东，凿成大渠，复多开支渠以资灌溉。伊拉里克西南沿山为蒙古出入之路，垦地在满卡南附近，东西两面，以‘人寿年丰’四字分号，各设正副户长一，乡约四，择诚实农民充之，承领耕种。又吐鲁番为南北枢纽，

应安置内地民户，户领地五十亩，农田以水利为首务。此次开渠，自龙口至黑山头，地势高低，碎石夹沙，渠身易淤，酌定经久修治章程。”并如所请行。自是回疆南路凡垦田六十馀万亩。

回京，擢内阁学士，兼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历刑部、吏部、户部、仓场侍郎。咸丰四年，擢工部尚书，兼正红旗汉军都统。七年，调兵部。九年，命赴天津验收漕粮。时英兵犯大沽，僧格林沁击却之。全庆疏陈兵事，略谓：“敌军战败之后，不进不退，心实叵测。窃恐别有举动，未必从此就抚而去。我之精锐，尽萃大沽，旁无应援，后无拥护。双港之旅，已调前敌；津门之备，但资土练；北塘一带，又颇空虚。应请速简重臣，发劲旅，严近畿海口之备，为僧格林沁之援，令广东义勇捣香港以牵其援兵，登州水师合旅顺以截其归路，然后国威可振，抚局可成。”疏入，被嘉纳。调吏部尚书。

十年，授内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元年，追论大学士柏葰科场之狱原讞未允，全庆坐附和定讞，镌四级，降授大理寺卿。历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左都御史。五年，授礼部尚书，调刑部。十一年，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年，典顺天乡试，以中式举人徐景春试卷疵谬，镌二级去职。

全庆敦厉清要，累掌文衡，更阅四朝，虽屡黜，寻即录用。光绪元年，授内阁学士。复历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五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少保。六年，拜体仁阁大学士。七年，致仕，食全俸。八年，卒，晋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恪。

论曰：自道光以来，科场请托，习为故常，寒门才士，为之抑遏。柏葭立朝正直，且所不免，其罹大辟也，出於肃顺等之构陷。然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实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麟魁、瑞常、全庆皆起家文学，洊陟纶扉，其建白犹有可纪焉。

卷三百九十

列传一百七十七

贾桢 周祖培 朱凤标 单懋谦

贾桢，字筠堂，山东黄县人。父允升，乾隆六十年进士，由检讨历官兵部侍郎。

桢，道光六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十六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六子读。累擢侍讲学士。十九年，大考翰詹，命免试。历少詹事、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工部侍郎，调户部。二十七年，连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调吏部。咸丰二年，协办大学士。三年，疏请山东筹办团练，从之。题孝和睿皇后神主礼成，加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顺天府尹。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顺天府书吏范鹤等与户部井田科银库书吏交结营私，以钞票抵库银。桢察举其弊，谳定，谴失察诸官有差。桢以发觉察议，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年，兼管工部，晋武英殿大

学士。

六年，丁母忧，命暂开缺，给假六月回籍治丧，假满来京。桢疏言：“臣兄弟五人，诸昆叠故，臣幸仅存。今不能为母守制，是臣母有子而如无子，臣何以为子？”力求终制。时御史邹煊杰亦疏请准其开缺守制，诏允之。八年，服阕，以大学士衔补吏部尚书，仍充上书房总师傅。寻复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年，充京城团防大臣，是年秋，英法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命桢留守，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入。及与会议，慷慨不屈。十一年，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病请开缺，不许。

穆宗回銮，偕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沈兆霖、赵光上疏曰：“我朝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条奏，特降谕旨甚明，臣等复有何异词。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皇上冲龄践阼，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拟定谕旨，每日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咸相钦奉。惟臣等详慎思之，似非久远万全之策，不能谓日后之决无流弊。寻绎赞襄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若事无钜细，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议，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沿，中外能无疑虑？为今日计，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戚权，庶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准法前朝，宪章近代，不难折衷至当。伏查汉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晋康献褚皇后，辽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至如宋之章献刘皇后，有今世任姒之称，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明穆宗皇后，神宗嫡

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妃，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惟时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抉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我皇上天亶聪明，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寇难未平，内而洋人逼处，何以拯时艰？何以饬法纪？端以固结人心最为紧要。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惶惑，是则大可忧者。请敕下廷臣会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或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量为变通，条列请旨酌定，以示遵守。”疏入，命廷臣集议允行。

同治元年，安徽降贼苗沛霖谋分兵：一由清江，一渡颍而西，声称赴陕西胜保军营助剿，实有异图。桢上疏言：“苗沛霖穷而就抚，仍复拥兵观望，反复无常。所部素无纪律，倘长驱入陕，何异引狼入室？由颍趋豫，尚为道所必经，绕道清江，则去之愈远，意存窥伺。西犯山左，则北路门户大开，固为腹心之患；东犯里下河，淮、扬通海，在在可虞。请饬下胜保严阻。”又疏言：“皖省军情紧急，署抚臣李续宜回籍葬亲，请勿拘百日定制，迅饬回任，以固疆圉。”并嘉纳之。三年，《文宗实录》、《圣训》告成，以监修劳，赐花翎。六年，桢年七十，赐寿，恩礼甚渥。寻以病乞休，不许。七年，乃允致仕，食全俸，仍充团练大臣。十三年，卒，诏称其“持躬端谨，学问优长”，依大学士例赐恤，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子致恩，官至浙江布政使。

周祖培，字芝台，河南商城人。父钺，嘉庆六年进士，历官鸿胪寺少卿。

祖培，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讲学士。道光十七年，督陕甘学政。历侍读学士、詹事、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擢礼部侍郎，调工部，又调刑部。二十六年，偕尚书赛尚阿查勘江南江防善后事宜，校阅江苏、安徽、江西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疏言：“我朝立政之要，用人之法，备载列圣《实录》，请随时披阅。利害所关，今昔同辙，容有昔之所利不尽利於今者，未有昔之所害不为害於今者；容有昔所欲除之害至今犹未尽除者，未有昔所应防之害至今转可不防者。惟皇上成法在胸，以应几务，庶利害了如指掌，而兴废可决於一心。并请责成大吏，力戒欺饰，考察属吏；其徇隐庇护者，经言官弹劾，即严惩督抚，整顿营伍，责令捕盗，勿任推诿。”疏入，被嘉纳，特诏饬行。咸丰元年，擢刑部尚书。二年，疏言：“户部筹饷二十馀条，所议之款，缓不济急。请照道光二十一年河南河工、城工捐输章程，变通办理。”又谓：“按户派捐，先敛怨於民。请饬各督抚确查巨富之家，劝谕激发忠爱，力图报效。”从之。

三年，要犯刘秋贵死於狱，承审官未得实情，祖培坐降三级调用，授左副都御史。疏言：“贼匪滋事以来，屡谕各省办团练，筑寨浚壕，仿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行无实效，贼窜突靡定，各州县毫无预备，贼至即溃。请严饬督抚，责成贤能有司，会绅速办；有怠玩从事，反滋扰累者，予参处。”从之。历工部、吏部侍郎。四年，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六年，《宣宗实录》、《圣训》成，加太子太保，调吏部。

八年，会办五城团防，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署户

部。九年，调户部，兼署吏部。京师戒严，疏陈团防章程六条：曰查户口以别良莠，劝保卫以联众志，任官绅以专责成，协营汛以联臂指，设水会以备不虞，增帮办以资助理。车驾幸热河，命留京办事，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十一年，文宗崩，命总理丧仪，兼办定陵平安峪工程。及穆宗奉两宫回銮，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嘉其关心典礼。又言近畿各处抗粮拒捕成风，由於州县不得其人，谕各督抚秉公遴选，毋稍徇隐。同治元年，调管刑部。四年，山陵告成，赐花翎。五年，《文宗实录》、《圣训》成，赐其子文龠员外郎、文令举人。六年，卒，年七十五，优恤，谥文勤。

朱凤标，字桐轩，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二等，赐文绮，直上书房。寻督湖北学政。历司业、侍讲、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五年，授皇七子读。连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调户部。二十八年，命赴天津验收漕粮。寻偕大学士耆英查办山东盐务，疏劾历任巡抚、运司收受程仪节寿，论谴有差。又言：“山东盐政疲敝甚於他省，若求裕课畅销，惟除弊、缉私最为先务。会议变通成法，请先课后盐以重帑项。”下部议行。又查运库出借银七万馀两，责赔缴；藩库积存减平及扣还军需行装等款三十万两，拨解部库；通省仓库正杂未完银四十一万两，缺谷三十七万石，命限八个月弥补。咸丰元年，擢左都御史，历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

三年，粤匪陷江宁，复陷扬州，漕督杨殿邦退保淮安，廷

议调山西、陕西兵七千赴援。凤标与尚书文庆，侍郎全庆、王庆云合疏，言：“淮安贼所必争，万一贼众渡河，则河南、山东民情震动，扑灭愈难。请命山东巡抚李德亲往淮安扼贼北窜，并请敕直隶总督迅派布政使张集馨率兵扼要驻守，以为京师屏蔽。”疏入，如所请行。五月，贼陷河南归德，凤标与大学士贾桢、尚书翁心存等条拟防剿六事，多被采择。未几，悍贼林凤祥等窜畿辅，复偕桢、心存等奏陈预筹守城事宜。疏入，报闻。四年，授刑部尚书。六年，《宣宗实录》、《圣训》告成，加太子少保。寻调兵部，复调户部。

八年，典顺天乡试，因中式举人平龄硃墨不符，为言官论劾，兴大狱，大学士柏葭论大辟，凤标亦解任听勘。文宗原其无私，从宽坐失察革职。逾数月，命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衔、仍直上书房，授醇郡王读如故。历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署刑部侍郎。随扈热河，复擢兵部尚书。十一年，护送文宗梓宫回京，追录扈从劳，加二级。调吏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同治七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未几，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十一年，以病乞休，命以大学士致仕，食全俸。十二年，卒於家，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子其煊，工部郎中，官至山东布政使。

单懋谦，字地山，湖北襄阳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十九年，大考二等，以赞善升用。寻授司业，迁洗马。二十年，督广东学政，历侍读、庶子。以病归，父丧服闋，请终母养。咸丰三年，粤匪扰湖北，懋谦方居母忧，命在籍治团练。六年，回京，仍直

南书房，补原官。七年，督江西学政，历侍读学士、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均留学政任。十一年，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廉为言官论劾，命懋谦按之，疏言：“毓科非应变之才，适当贼扰，省防尤重。本境兵勇不敷调遣，办理未能悉合机宜。现虽全境肃清，善后急宜妥办，筹备浙防，接济皖饷，大局攸关，恐未能措理裕如。庆廉现未到任，无事迹可考，未敢妄陈。”疏入，报闻。任满，回京，充实录馆副总裁。同治二年，调吏部，擢左都御史。三年，偕大学士瑞常等进讲《治平宝鉴》，授工部尚书。

四年，命赴盛京偕侍郎志和等承修太庙、昭陵工程。时奉天马贼猖獗，命懋谦就近查察，劾将军玉明、府尹德椿，下部议处。回京，疏陈马贼难防，请筹兵饷出边会剿，以弭盗源。又请饬奉天所属各州县查勘市镇乡村应修堡垒之处，劝民作速兴筑，择录嘉庆年间龚景瀚所著《坚壁清野议》刊发各州县，令遵照团练守御之法，量为办理。疏入，均得旨议行。六年，管户部三库事务。七年，调吏部。十年，管国子监事务。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兵部。十三年，因久病请解职回籍，允之。光绪五年，卒於家，诏依例赐恤，有“学问优长，持躬端谨”之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论曰：自咸丰初军事起，四郊多垒，庙堂旰食。京师举办团防，阁部重臣领之，贾桢、周祖培、朱凤标皆预其事。其时用人犹循旧格，揆席多由资进。至穆宗践阼，底定东南，汉阁臣多取勋望，六官中大拜者尠，惟单懋谦独由正卿入阁，时

以为荣遇焉。

卷三百九十一

列传一百七十八

倭仁 李棠阶 吴廷栋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揣摩者众，混淆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当。知人则哲，岂有他术，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

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疏入，上称其切直，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未几，礼部侍郎曾国藩奏用人三策，上复忆倭仁言，手诏同褒勉焉。

寻予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违其才，上曰：“边疆要任，非投闲置散也。若以外任皆左迁，岂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之意乎？”咸丰二年，倭仁复上《敬陈治本》一疏，上谓其意在责难陈善，尚无不合，惟仅泛语治道，因戒以留心边务，勿托空言。候补道何桂珍上封事，言倭仁秉性忠贞，见理明决，生平言行不负所学，请任以艰巨，未许。三年，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在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贿等罪，诏斥未经确讯，率行参奏，下部议，降三级调用。

四年，侍郎王茂荫等请命会同筹办京师团练，上以军务非所长，寝其议。寻命以侍讲候补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五年，擢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七年，调户部，管奉天府尹事，劾罢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及颁诏中外，命充朝鲜正使。召回京，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授穆宗读。倭仁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附说进之，赐名《启心金鉴》，置弘德殿资讲肄。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

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工，调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言：“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捻焚掠，盖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朝廷不能尽择州县、则必慎择督抚。督抚不取之属

员，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恣睢之地。今日河南积习，只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祇徇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庶几可弭。”是年秋，拜文渊阁大学士，疏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诈，解其职。

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倭仁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上疏请罢议。於是诏倭仁保荐，别设一馆，即由倭仁督率讲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不允；因称疾笃，乞休，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八年，疏言大婚典礼宜崇节俭，及武英殿灾，复偕徐侗、翁同龢疏请勤修圣德，停罢一切工程，以弭灾变，并嘉纳之。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光绪八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允之。

初，曾国藩官京师，与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圻讲求宋儒之学。其后国藩出平大难，为中兴名臣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棠阶、廷陈亦卓然有以自见焉。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子福咸，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殉难宁国，赠太仆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奉天府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

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

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读。二十二年，督广东学政，擢太常寺少卿。会巡抚黄恩彤奏请予乡试年老武生职衔，严旨责谴，棠阶亦因违例送考，议降三级调用，遂引疾家居。文宗即位，复日讲，曾国藩荐棠阶醇正堪备讲官，召来京。既而日讲中辍，棠阶以病未赴。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河北土寇蜂起，用尚书周祖培荐，命治河北团练。棠阶联络村镇，名曰“友助社”。贼踞温县东河滩柳林，四出焚掠，棠阶督团练击之，村民未习战，且无火器，杀贼数十人，卒不敌。会山东巡抚李德率兵至，贼引去。贼自渡黄河，始知民间有备，稍稍牵缀。泊河北肃清，叙劳，加四品卿衔，赐花翎。

同治元年，诏起用旧臣，棠阶应召至。上疏言：“用人行政，惟在治心。治心之要，莫先克己。请於师保匡弼之余，豫杜左右近习之渐。暇时进讲《通鉴》、《大学衍义》诸书，以收物格意诚之效。”又言：“纪纲之饬，在於严明赏罚。凡朝廷通谕诸事，务饬疆臣实力奉行，庶中外情志可通，而祸乱可弭。”两宫嘉纳焉。授大理寺卿。先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僭事逮治，部谏从重拟斩决，廷臣有右之者，言部臣有意畸重，仍从本律监候。棠阶疏谓桂清贻误封疆罪大，不当轻比，非公论。后桂清卒伏法。连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召对，言：“治天下惟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吏。今日之盗贼，即昔日之良民，皆地方有司贪虐激之成变。为今日平乱计，非轻徭薄赋不能治本。然非择大吏，则守令不得其人，亦终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因极言河南乱事，及诸行省利病甚悉。命为军机大臣，具疏力辞，弗许。二年，授工部尚书。

三年，江宁克复，论功，加太子少保。大憝既平，上谕中外臣工以兢业交勉。棠阶语恭亲王及同直诸大臣，谓当设诚致行，久而不懈，勿徒以空言相文饰，王深然之。翼日召对，王反复陈君臣交儆之义，棠阶与同僚继言之，两宫改容嘉纳。寻调礼部尚书。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纂辑前史事迹，赐名《治平宝鉴》，命诸大臣进讲。棠阶因讲汉文帝却千里马事，反复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以启窥伺之端。自是每进讲必原本经义，极论史事，归於责难陈善。四年，恭亲王被劾退出军机，棠阶谓王有定难功，时方多故，不当轻弃亲贤，入对，力言王非有心之失。会惇、醇两王亦奏言奕訢不可遽罢，乃复命入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棠阶以朝廷赏多罚少，疆臣每存藐玩，上疏极言其弊，於是有申飭直省督抚之谕。

棠阶自入直枢廷，军书旁午，一事稍有未安，辄忧形於色。积劳致疾，十一月，卒，年六十八。上震悼，遣贝勒载治奠醊，赐金治丧，赠太子太保，谥文清。

棠阶初入翰林，即潜心理学，尝手钞汤斌遗书以自勸。会通程、朱、陆、王学说，无所偏主，要以克己复礼、身体实行为归。日记自省，毕生不懈。家故贫，既贵，俭约无改。尝曰：“忧患者生之门。吾终身不敢忘忍饥待米时也！”

吴廷栋，字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洊迁郎中。廷栋少好宋儒之学，入官益植节厉行，蹇蹇自靖。咸丰二年，京察一等。时侍郎书元兼崇文门副监督，获贩私酿者三十六人，承审者以漏税拟满杖。已而

覆讯得书元家人诈赃状，部臣据以入奏。文宗疑书元孤立，降旨切责，会廷栋召对，上询是狱。廷栋从容敷奏，且详陈治道之要，言利之害，君子小人之辨，上首肯，狱竟得解。因询廷栋读何书，廷栋以程、朱对。上曰：“学程、朱者每多迂拘。”对曰：“此不善学之过。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天下未有有体而无用者。皇上读书穷理，以裕知人之识；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寤寐求贤，内外得人，天下何忧不治？”上韪之。

寻出为直隶河间知府。粤匪北犯畿辅，廷栋练民兵巡防，民倚以为固。内阁学士胜保督师至河间，责供张甚急，知县王烜迫於应付，自刎不殊。廷栋诣大营陈其事，胜保矍然，饬部下听命。连擢永定河道、直隶按察使。以河间京师门户，廷栋善守御，得民心，仍留知府任。四年，军事定，乃之按察使任。六年，迁山东布政使。时部臣奏请畿内赋税兼收大钱钞票各三成，上下交病，总督谭廷襄不敢言。会廷栋入觐，面奏：“大钱钞票实不流通。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先信於民方能久。今条科太多，朝夕更改，国家先不能自信，何以取信於民？”上首肯者再。既而廷襄入朝，遂奏罢前议。山东吏治久窳，廷栋奖廉惩贪。方议海口立局收货捐，持不可。八年，坐奏销迟误，降补直隶按察使。十一年，复调山东。同治二年，入为大理寺卿，寻擢刑部侍郎。

三年，江南平，廷栋上疏，略曰：“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所好。夫治乱决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惧。自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有乘其喜而贡谄媚者矣，左右有乘其

喜而肆蒙蔽者矣，容悦之臣有因此而工谀佞者矣，屏逐之奸有因此而巧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於是受蛊惑、塞聪明，远老成，恶忠鯁。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侈纵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欲，一人肆於上，群小扇於下，流毒苍生，貽祸社稷，稽诸史册，后先一辙，推原其端，祇一念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数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奸民，何一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不忍喜者。况旗兵乏食，根本空虚，新疆缺饷，边陲摇动。兼之强邻逼处，邪教肆行，岂惟不可喜，而实属可惧。假使万几之余，或有一念之肆，臣工效之，视彰瘡为故事，轻告戒为具文，积习相沿，工为粉饰，将仍成为丛脞怠荒之局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恭俭忧勤，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夫上行必下效，内治则外安，而其道莫大於敬，其几必始於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鼎可畏，则不敢玩民。惧者敬之始，敬者惧之终。大智愈明，神武愈彰，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不基，是皆由皇心之惧始而敬成也。《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可弗以为永鉴欤？”疏上，优诏嘉纳，命存其疏於弘德殿以备省览。皇太后召对时，谕曰：“皇帝冲龄践阼，国家大事，汝宜直言无隐，以无负先帝知遇。”廷栋感激出涕。五年，以衰病乞休，许之，归寓江宁。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遗疏入，诏褒其廉静自持，赐恤如例。直隶、山东皆祀名宦祠。

廷栋学以不欺为本。官臬司时，畿辅连有逆伦狱，总督虑一月频入奏干上怒，廷栋曰：“此吾侪不能教化之过，待罪不暇，敢欺饰耶？”及去官，侨居清贫，不受馈遗。著有《拙修集》十卷。

论曰：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於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李棠阶、吴廷栋正色立朝，不负所学，翕然笙馨同音，而棠阶尤平实持大体，可谓体用兼备矣。

卷三百九十二

列传一百七十九

赛尚阿 讷尔经额

赛尚阿，字鹤汀，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一年翻译举人，授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宣宗命枢臣甄别所属，赛尚阿列一等，予优叙。洊迁郎中。道光十一年，擢内阁侍读学士，偕将军富俊按吉林将军福克精阿克扣兵饷，得实，劾罢之。予头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擢内阁学士。丁父忧回旗，留京，迁理藩院侍郎，兼副都统，调工部。迭赴盛京、广东、察哈尔按事。十五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调户部，擢理藩院尚书，兼都统，调工部。

二十一年，海疆戒严，诏赴天津、山海关勘筑炮台，复

偕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查阅海口。二十二年，命为钦差大臣，赴天津治防。和议成，撤防回京。初，京师添设枪队，命赛尚阿偕左都御史恩桂司训练。至是上阅武，枪队独整，嘉其督率有方，赐花翎。二十四年，命覆讯通州民妇康王氏勒毙亲姑狱，白其冤，论坊官逼供罪如律。调户部尚书，赴江南查阅江防善后事宜。三十年，兼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

时广西匪乱方炽，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会剿，不能制贼，起用林则徐，未至，道卒。李星沅督师，诸将不用命，亦无功。文宗深忧之，以赛尚阿亲信近臣，命为钦差大臣，赴湖南防堵，将以代星沅也，特赐遏必隆刀，给库帑二百万两备军饷。副都统巴清德、达洪阿率京军随行，姚莹、严正基参军事；又调湖南在籍知县江忠源赴营。未几，星沅卒於军，趣赛尚阿驰往督师，授内大臣。六月，至广西，疏陈汰兵勇，明纪律，购间谍，散胁从，断接济五事，诏嘉其能通筹全局。

周天爵与向荣不协，解其任，以邹鸣鹤代之。又疏陈贼势，略言：“粤西股匪繁多，冯云山、洪秀全、凌十八等俱奉天主教，凶狠称最，来往於金田、东乡、庙旺、中坪、官兵壁上环观，有无可如何之势。宜先用全力攻剿大股，一经得手，则分兵剿办，方免顾此失彼之虞。省垣兵少，暂居中调遣，分派巴清德、达洪阿进剿。”於是向荣连破贼於中坪及桂平新墟。乌兰泰设伏，歼贼甚众。贼窜踞紫荆山，以新墟、双髻隘为门户。达洪阿、乌兰泰攻双髻，毁其巢，贼自焚新墟而逸。官军失利，遂陷永安州，赛尚阿坐失机，降四级留任。

诏责诸军并力进攻，水窦为永安要隘，乌兰泰攻拔之，乃

合围。向荣任北路，乌兰泰任南路。永安城小而坚，环攻四阅月不能下，严诏趣战。二年正月，赛尚阿亲往督之，用向荣策，缺城北一隅不置兵，纵其出，因而击之。乌兰泰争之不得，素与荣不协，至是益相水火。二月，贼果由此路突出，官军不能御，仅获洪大全，槛送京师，以收复永安上闻；而贼遽犯桂林，向荣走间道入城守御，乌兰泰尾追至将军桥，猝被炮伤，旋殁於军，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亦战歿。赛尚阿自请治罪，诏责戴罪以图补救，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

贼见桂林守具已完，援师渐集，解围北窜，连陷兴安、全州。赛尚阿始入驻省城，遣提督余万清、总兵刘长清进攻全州。江忠源破贼於蓑衣渡，毙悍贼冯云山。贼遂入湖南，连陷道州、江华、永明、嘉禾、蓝山、桂阳，赛尚阿尾之，抵衡阳。贼由郴州分窜醴陵、攸县，寻犯长沙，势益鸱张。湖南巡抚罗绕典以闻，文宗震怒，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号令不明，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褫职逮京治罪。命大学士等会鞫，赛尚阿伏地流涕，自言不忍杀人辜负圣恩，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未几，释出狱，发往直隶，交讷尔经额差遣，调京随办巡防。五年，遣戍军台，寻释之，命练察哈尔蒙古兵。十年，回京，总统左翼巡城事宜，予侍郎衔，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病免。光绪元年，卒。子崇绮，自有传。

讷尔经额，字近堂，费莫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八年翻译进士，授妃园寝礼部主事，调工部，洊升郎中。道光元

年，出为山东兗沂曹道，迁湖南按察使，丁忧去职。三年，起署山东按察使，寻实授。承鞠教匪马进忠狱得实，赐花翎，就迁布政使。六年，擢漕运总督。九年，调山东巡抚。十二年，擢湖广总督。十六年，湖南新宁瑶生蓝正樽习教传徒，聚众数千，攻武冈州城，为官兵击退。捕获党羽，而正樽逃逸，诏责讷尔经额严缉，久不获，革职留任。十七年，京察考绩，诏斥讷尔经额玩泄无能，降湖南巡抚，限一年捕正樽。寻以正樽已被乡勇殴毙，奏下继任总督林则徐确查虚实，则徐疏言乡勇殴毙三贼，有正樽在内，以衣物为证，诏斥衣物出於事后呈验，不足信，褫讷尔经额职，予三等侍卫，充驻藏办事大臣。逾年，晋头等侍卫，调西宁办事大臣。二十年，擢热河都统。俄授陕甘总督，未之任，命署直隶总督，寻实授。

二十一年，英吉利兵船游弋秦王岛，命讷尔经额移驻天津筹防，加太子太保。时渐多事，财政支绌，疆臣犹因袭承平旧制，惮於兴革。廷议兴屯垦及畿辅水利，讷尔经额疏言：“屯田不能行於畿辅，先朝试行水利，屡兴屡废。良由南北异宜，民多未便。”寝其议。又言官请长芦悬岸盐额如河南、山东，改归官办。讷尔经额言：“悬岸由於私充引滞，但使梟贩敛迹，民贩亦可持久，诸商不招自至。不必务官办之虚名，徒事更张，无裨实用。”咸丰二年，以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寻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三年，粤匪既踞江宁，分党由安徽入河南，归德、睢州、宁陵、兰封相继陷，河南巡抚陆应谷败绩。贼窥开封，命讷尔经额防守大名，遏贼北窜。令总兵花里雅逊布屯延津防河，双禄守彰德为后继，而贼酋林凤祥、李开芳已自汜水渡河，陷

温县，犯怀庆。讷尔经额檄总兵董占元赴援，自驻临洺关，请增调盛京、吉林步骑。诏授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河南、北诸军。贼围怀庆久，知府余炳燾率绅民固守，贼周树木栅为久困计。援军四集，惟都统胜保、将军托明阿军战最力，花里雅逊布、董占元等隔丹水驻军，畏贼不敢进。胜保屡以为言，诏促讷尔经额进师夹击，并防贼窜入山西，乃进驻清化镇。八月，诸军五路合击，破贼栅，贼大溃，围乃解。文宗大悦，赐讷尔经额双眼花翎、黄马褂，赉擢诸将有差。

贼之败窜也，诸军以久战疲罢，未能力追；山西兵多调援，设防不密。贼遂由济源入太行山，连陷垣曲、阳城、曲沃，犯平阳府，扰及洪洞，并失守。追军皆落后，惟胜保先进，战於平阳，挫之。绕前扼贼北路，贼乃东趋。讷尔经额回驻临洺关，素不知兵，束手无措。或告潞城、黎城间有孔道，循太行东出武安，密迩临洺，然险隘可扼。讷尔经额以非直隶辖境，咨山西巡抚守御。既而贼果破黎、潞，犹谓贼不能遽至。忽有冒钦差大臣旗帜责州县供张者，盖贼之前驱已出山矣。俄而麇至，官军出不意，惊溃，讷尔经额以数十人走保广平府城，关防、令箭、军书、资械委弃皆尽。事闻，褫职，留於直隶随同办理军务。贼遂大炽，畿辅半被蹂躏，京师震动。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副之，胜保督师前敌追剿。於是逮讷尔经额下狱，论斩监候。逾年始殄贼，先后擒首逆林凤祥、李开芳伏诛，畿辅肃清。赦讷尔经额出狱，遣戍军台。逾年释回，予六品顶戴，命守慕陵。寻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七年，卒。子蕴秀、衍秀，并官内阁学士。

论曰：清沿故事，有大军事，辄以满洲重臣督师。乾、嘉时，如阿桂、福康安、勒保、额勒登保等，皆胸有韬略，功在旂常。道光以来，惟长龄平定回疆，差堪继武。其后禧恩之征瑶，奕山、奕经之防海，或以骄侈召谤，或以轻率僨事。至粤匪初起，李星沅不胜任，易以赛尚阿，馭将无方，遂致寇不可制。讷尔经额庸懦同之，畿甸震惊，自是朝廷始知其弊。惟僧格林沁犹以勋望膺其任，不复轻以中枢阁部出任师干，即有时亲藩遥领，亦居其名不行其实。盖人材时会使然，固不可与国初入关时并论也。

卷三百九十三

列传一百八十

李星沅 周天爵 劳崇光

李星沅，字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五年，督广东学政。粤士多健讼，檄通省籍诸生之干讼者，牒报调治之，士风以肃。任满，授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在川、陕严治刀匪、咽喉匪，屡擒其魁置之法。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二十二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二十五年，调江苏巡抚。二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

先是，永昌回乱，迤西道罗天池滥杀，不分良莠，众回益扰。总督贺长龄、提督张必禄急於主抚，降者辄复叛。至是，缅甸匪首马国海被剿亡走，潜结云州回马登霄、海连升

等复起事，迨西大震。星沅追论肇乱之由，长龄、天池等并获谴。二十七年，遣兵进剿，解散被胁回众，首逆就歼，余匪肃清。诏嘉其功，加太子太保衔，赐花翎。寻调两江总督。

星沅未第时，客陶澍幕中，为掌章奏。又历官江南，习於盐、漕、河诸利弊。时度支告匱，廷臣主南漕改征折色解部，於北省采买。星沅谓折多征收不易，折少采买不敷。谷贱银贵，民间展转亏折。且州县藉端浮勒，胥吏高下其手，防之皆难。迭疏论列，议遂寢。

淮盐自陶澍整顿之后，历年又多积欠。星沅疏陈引盐壅积、课款支绌情形：“揆厥所由，官以畏难而因仍，商以畏难而取巧。成本增於杂费，行销滞於售私。年复一年，几同痼疾。先当以内清场私，外敌邻私，为急则治标之计。本年回空粮私，奏请查禁。其川私、粤私、潞私、浙私，均咨行堵缉。又引船夹带，为害最巨，扼要搜查，於扬州仙女庙及江宁下关缉获百馀万斤，提省审办。他如慎出纳，提缓课，派悬引，删繁文，配运残引，提售新盐，裁浮巡费，禁捏报淹销，酌议章程八条，以图整理。”疏入，下部议行。

旧制，总督兼管河务，自道光二十年后停止，至是复命兼管。会兼署河督，疏请严禁厅员聚处清江，飭各归工次。奏筹外海水师事宜，曰磨厉人才，曰变通营巡，曰核实会哨，曰扼要堵缉，曰配兵足数；又请添造战船，劝捐给奖；并允行。俄罗斯通商旧由陆路，忽有商船至上海，执约拒之。在任两年，宣宗甚加倚任。因久病，请解职回籍，允之。

三十年，宣宗崩，赴京谒梓宫，复以母老陈请归养。会广西匪乱方炽，起林则徐督师，卒於途，命星沅代为钦差大

臣。是年十二月，抵广西，驻柳州。时左右江匪氛蔓延，诸贼尤以桂平金田洪秀全为最悍。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皆以貽误黜去，周天爵、向荣继为巡抚、提督。二人者并有重名，负意气，议辄相左，星沅调和之，仍不协，军事多牵掣。咸丰元年春，向荣进剿，贼由大黄江、牛排岭窜新墟、紫荆山。星沅檄总兵秦定三、李能臣率滇、黔兵追蹙，贼复窜武宣。荣、天爵各进击，贼踞东乡，两军攻之不克。星沅以事权不一，奏请特简总统将军督剿，诏斥其推诿。寻命大学士赛尚阿率总兵达洪阿、都统巴清德赴湖南防堵，将以代之。赛尚阿至湖南，遂授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师，命星沅回湖南治防。四月，星沅力疾赴武宣前敌督战，至则已惫甚，数日卒於军。遗疏言：“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殁后敛以常服，用彰臣咎。”文宗览而哀之，依总督例赐恤，赐金治丧，存问其母，子二人命俟服阕引见，谥文恭。子桓，官至江西布政使。

周天爵，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道光四年，授安徽怀远知县，调阜阳。天爵少以坚苦自立，笃信王守仁之学。及为令，尽心民事，廉介绝俗。皖北盗贼横恣，与胥吏通，天爵极刑痛惩之。有劾其残酷者，总督蒋攸钰奏言：“天爵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古良吏也。”由是受宣宗之知，谕曰：“不避嫌怨之员，最为难得，小过可宥之。”连擢宿州知州、庐州知府、庐凤颍泗道。所至捕盗魁，无漏网者。十五年，擢江西按察使，仍调安徽，迁陕西布政使。

十七年，署漕运总督，寻实授。时漕务积弊，运丁水手尤恣悍，特用天爵严驭之，劾卫官十二员以儆众，诏褒勉之。

十八年，调署湖广总督，寻授河南巡抚，擢闽浙总督，皆未行，调授湖广总督。汉口镇为商船所聚，苦盗。川匪充铅船水手，每行劫杀人；陕、楚交界奸徒掠贩妇女，并为民害；天爵捕治如律，劾失察有司及承审纵延者，悉褫其职。荆州沿江旧於冬季委员巡缉盗贼，天爵谓属具文，罢之；遴干吏暗侦，与地方官掩捕，以获盗多寡定功过。襄阳匪徒传习牛八邪教，又有天主、十字各教，捕诛数十人。每有疏陈，宣宗辄手诏褒嘉。连年水灾，滨江、滨汉堤垸多坏，疏请依治黄河法，遇险立挑坝，并以草护堤；飭治河州县，有大工解任专治，立限保工，限内失事者罚，绅董亦如之；汉水多湾曲，立砖石斗门以备蓄泄；并如议行。

天爵驭吏严，多怨者。二十年，已革大冶知县孔广义揭许多款，天爵置不问。事上闻，严斥之，议革职留任。寻言官劾天爵酷刑，与广义言略同，命侍郎麟魁、吴其浚往按，得天爵信任候补知县楚镛用非刑，外委黄云邦诬执良民诸状，上震怒，褫天爵职，戍伊犁。二十一年，命赴广东交靖逆将军奕山差遣，寻免罪，留粤效力。二十二年，予四品顶戴，以知府候补，调江苏办理清江防务。海防事竣，留治淮、扬善后事宜，寻予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兼署南河总督。二十三年，因滥刑及失察漕书私镌关防，连被吏议，疏请去职，命以二品顶戴休致。

久之，广西贼起，日益炽。文宗御极，求知兵大臣，尚书杜受田以天爵对，遂起广西巡抚，偕钦差大臣李星沅办贼。

咸丰元年春，亲率兵与向荣会剿金田匪洪秀全等。贼窜武宣东乡，合击於东岭村，力战，兵有退者，天爵手刃之，援桴鼓而前，贼始却。时怀集、贺县及都康、下雷土司，凌云、东兰、横州、博白并有匪踞，檄各属力行团练，合力防剿。诏加天爵总督衔，专办军务，以布政使劳崇光摄巡抚事。天爵年近八旬，每战亲临前敌，惟与李星沅、向荣皆不协。星沅既疏请特简总统督师，寻病歿，命天爵暂署钦差大臣。贼由武宣窜象州，诏斥天爵等相持日久，不能制贼，褫总督衔，解军务，回省暂署巡抚。泊赛尚阿至军，议复不合，自陈衰病，诏命来京。既至，连召对十一次，极言军事，文宗为之动容，然方倚赛尚阿，亦未尽用其言。

二年，粤匪扰及两湖，天爵侨居宿州，命偕安徽巡抚蒋文庆治防务。三年，疏陈庐、凤为江淮要区，赴正阳关抚旧捻张凤山等一千二百人用之，请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举行团练。未几，安庆陷，文庆死之。命天爵署安徽巡抚，寻实授。江宁亦陷，天爵请扼黄河杜贼北窜，辞巡抚专任兵事。命以兵部侍郎衔督师剿宿州、怀远、蒙城、灵璧捻匪。北路渐清，进规庐、凤，擒定远捻首陆遐龄，散其众四千馀，被褒赉。疏论庐州知府胡元炜劣迹，请革职逮治，巡抚李嘉端置不问。元炜通贼内应，庐州陷，江忠源死之。粤匪踞临淮关，天爵外遏来贼，内清土匪，孤军支柱。方奉命往援庐州，以疾卒於军。

上震悼，诏嘉其秉性忠直，勇敢有为，心地品行迥超流俗，追赠尚书衔，依赠官赐恤，特谥文忠，不由内阁拟上；擢其子光碧都司，赐光岳举人。

劳崇光，字辛陔，湖南善化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一年，出为山西平阳知府。调太原，擢冀宁道，迁广西按察使。

二十八年，奉使赴越南册封。事竣入关，值匪乱，驻思恩、南宁，督军进剿。二十九年，迁湖北布政使，未行而湖南贼李沅发起新宁，仍留广西治防。沅发平，叙功赐花翎。三十年，就授广西布政使。庆远贼窜武缘、宾州，崇光偕提督向荣会剿。擒贼首陈胜，又平上林、迁江窜匪，设方略解散匪党凡数十起。抚张家祥收隶部下，改名国梁，后以战功显。寻署巡抚，副将伊克坦布战歿於桂平，檄总兵周凤岐赴援。时命李星沅督师，周天爵为巡抚专治军。崇光仍摄巡抚事，会办军务。

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代星沅，而邹鸣鹤继为巡抚，崇光会办如故，平西林、博白、怀集窜贼。广东贼颜品瑶扰南宁、太平，崇光驻兵南邕，与广东军合击，屡战皆捷，品瑶就歼，又平贵县贼，被优叙。偕左江镇总兵谷崑灿平白山贼，举行南、太、泗、镇四府团练，歼颜品瑶馀党於灵山，加头品顶戴。二年，驻梧州，会广东军剿艇匪。寻金田贼洪秀全等永安突围出犯桂林，命崇光回援，至则贼已北窜，连陷兴安、全州，偕总兵和春追击之，贼遂入湖南。会云贵总督吴文熔疏称崇光有胆略血性，请重其事权，就擢巡抚。上疏略曰：“桂林虽解围，贼氛不远，群情尚复惊疑，增兵置防，皆非仓卒能办。惟就现有兵力布置，省标调赴各处者，次第撤回，驻防城内，遴选练丁分扼城外要隘。激励团练以作民气，招抚流亡以复民力，训练兵勇以肃军纪，搜缉土匪以靖内奸。

各属游匪、土匪不时蠢动，额兵不敷分拨，鼓舞团练，以资捍卫而备援剿。”

时赛尚阿既黜，崇光专任广西军务，诏以匪虽已出粤境旧巢穴，虑渠魁踞之为回窜地步，责以搜捕党羽。三年，洪秀全等既踞江宁，分党北犯中原。兵事日棘，朝廷不暇顾及边远，广西伏莽时起，旋灭旋萌，饷绌兵单，惟恃团练，不能大创贼。崇光且剿且抚，支柱数载。泊英人踞广州后，广东贼氛复炽。艇匪窜扰广西，浔州、柳州、庆远、梧州、南宁相继陷。近地土匪益起，屡逼桂林。军中多降将，心皆叵测。崇光乞师於湖南，七年，骆秉章令蒋益澧率湘军赴援，屡破贼，复兴安、灵川，入屯省城，乃诛反侧，易守军，桂林始安。八年，奏留益澧在广西剿贼，连击艇匪於平乐令公渡、五塘，大破之，斩馘万馀，由是艇匪始衰，庆远、柳州相继复。

九年，调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英军犹踞省城，前任总督黄宗汉、巡抚耆龄等，皆驻外县不敢入。崇光至，坦然入城，与敌军狎居。寻实授总督，迭遣将御湖南、江西窜匪，击走之。本境土寇时起，皆不久扑灭。与广西军会剿艇匪，梧州、浔州贼匪渐清。至十一年，英法联军犯京师，和议成，广州敌军始退。同治元年，以失察都司陶昌培、知县许庆熔营私纳贿，降三级调用，命仍以一品顶戴赴贵州按事。前巡抚耆龄、御史华祝三复劾崇光任用非人，调度乖方，诏命自陈，下署总督晏端书、提督崑寿察按，得免议。

寻授云贵总督。云南自总督潘铎被戕，巡抚徐之铭结回酋以自保，张凯嵩继署总督，久不至，以规避黜，命崇光代

之。崇光至贵州，会粤匪石达开馮党陷绥阳，督兵击走之，遂驻贵阳。三年春，土匪、苗匪屡来犯，偕巡抚张亮基勒兵固守，贼败退。时云南叛回犹杂处省城，议者皆言不可遽往。崇光遂行，军民父老喜，迎於郊，回众始稍敛。逆首马荣、马连升踞曲靖为巢穴。崇光知候补道岑毓英、降回总兵马如龙可用，四年春，令参将冯世兴与二人合师攻克曲靖，擒荣、连升等斩以徇，遂收马龙、寻甸，迤东肃清；遣提督赵德光克平江外贼巢，复广顺，进克贵州，黔西大定。五年，复普洱及思茅，云南军事渐利。

六年，卒，优诏赐恤。嘉其“沉毅有为，历官两广、云贵，皆不避艰险，俾地方日有起色”，赠太子太保，谥文毅。广西请建专祠，云、贵祀名宦祠。

论曰：粤匪之起也，始由疆臣玩误，继复将帅不和。李星沅、周天爵皆素以忠勤著，文宗采时誉而付以重任，於军事皆不得要领。及易以赛尚阿，而败坏益甚，虎兕出柙，遂不可制矣。劳崇光久在兵间，洪秀全北窜后已不顾旧巢，然伏莽四起，终赖湘军之力，数年而后克定；其於广东、云南皆受事於万难措置之时，履虎不啞，权略有足称焉。

卷三百九十四

列传一百八十一

徐广缙 叶名琛 黄宗汉

徐广缙，字仲升，河南鹿邑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道光十三年，出为陕西榆林知府，历安徽宁池太道、江西督粮道、福建按察使。擢顺天府尹，寻出为四川布政使。丁母忧，服阕，补江宁布政使。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调广东。二十八年，擢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自江宁定约五口通商，许广州省城设立栈房，领事入城，以平礼相待。粤民坚执洋人不准入城旧制，聚众以抗，官不能解。总督耆英既与英人议缓俟二年之后，寻内召，广缙继任。会黄竹岐乡民殴杀英人六，领事德庇时要挟赔偿保护，广缙治杀人者罪，而拒其非理之求，戒谕人民毋暴动，事得解。德庇时回国，文翰代为领事，初至请谒。广缙赴虎门阅炮台，延见之，遂登其舟，示以坦白。二十九年，文翰以两年入城之期已届，要践约，广缙谕以耆英所许，乃姑为权宜之计，民情愤激，众怒难犯，非官所能禁止。文翰则坚持成约，且以他省入城相诘难，扬言将驾兵船至天津诉诸京师，相持不下。

广缙疏闻，自请严议。密诏许暂入城一次，以践前言，不得习以为常。广缙复疏言：“入城万不可行。广东民情剽悍，与闽、浙、江苏不同。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

爪牙之可恃；许其入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明知有害无利，讵敢轻于一试。”卒坚拒之。英人乃集兵船三於香港，放小艇至海口各港测水探路，示恫喝。广缙增兵守诸炮台及要隘，严备以待。时民团号十万，声势甚张。华商会议暂停各国贸易，密告美、法两国领事，启衅实由英人。於是诸洋商虑受扰累，将以损失归领事负责。士绅联名致文翰，为反覆陈利害甚切。文翰内受牵制，乃罢入城之议，乞照旧通商。与要约，停市开市皆非由官令，不进城即通商，后有反覆，仍行停止。事既定，广缙疏闻，宣宗大悦。诏曰：“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虽略臻安谧，而驭之之法，刚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伸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於是锡封广缙一等子爵，赐双眼花翎。是役商民一心，尤得绅士许祥光、伍崇曜之力为多，二人并被优擢。逾数月，文翰复言国王以进城未能如约，为人所轻，似觉赧颜，请为转奏，广缙以罢议进城之后贸易始复，岂可再申前说，拒之。三十年，文翰又遗书大学士穆彰阿、耆英，遣人至上海、天津投递。文翰寻自赴上海，欲有所陈请，先后却之；乃回香港，盖觊觎未已也。

时两广盗贼蜂起，以广西金田洪秀全为最悍。巡抚郑祖琛柔懦纵贼，广缙疏劾其养痍贻患，罢之。广东韶州、廉州匪亦蔓延，广缙遣军扼梧州、肇庆。诏广缙赴广西剿办，寻起林则徐督师，命广缙剿捕广东游匪。咸丰元年，出驻高州。

匪首凌十八、陈二、吴三、何茗科踞罗镜圩及信宜，与洪秀全声势相倚。广缙遣兵进击，歼吴三，追何茗科至贵县擒之；又破廉州贼颜品瑶，擒李士青。二年春，乘胜进攻罗镜圩，擒凌十八。捷闻，加太子太保。命驰赴梧州，而洪秀全大股已犯桂林，窜入湖南。赛尚阿以罪黜，授广缙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十月，至衡州，贼攻长沙甚急，骆秉章、张亮基力守，屡挫贼，乃下窜岳州。广缙始抵长沙。未几，岳州亦陷，直犯武昌。广缙进驻岳州，而汉阳、武昌相继陷。

诏斥广缙迁延不进，调度失机，株守岳州，拥兵自卫，褫职逮问，籍其家，论大辟。三年夏，粤匪入河南境，释广缙，交巡抚陆应谷差遣，责令带罪自效。率兵驻归德，防剿捻匪有功。八年，命赴胜保军营，寻予四品卿衔，留凤阳从袁甲三剿捻匪。未几，卒。

叶名琛，字崑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论功，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时广东盗贼蜂起，四年，广州群匪扰及省城，遣将分路

进剿，连战皆捷。近省之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丰、开建，潮州之惠来，肇庆府城及德庆并陷，先后克复。邻省军务方亟，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益得时誉。五年，以总督协办大学士。六年，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名琛性木彊，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於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会匪之逼广州，或议借外国兵御贼者，斥之退。匪既平，按察使沈棣辉功最多，列上官绅兵练出力者请奖，格不奏，兵练皆解体。又严治通匪馀党，或藉捕匪仇杀，从贼逃不敢归，其黠者投香港，劝英人攻广州。会水师千总巡河，遇划艇张英国旗，搜获十三人，拔其旗。英领事巴夏礼索之不得，贻书名琛责问，谓捕匪当移取，不当擅执，毁旗尤非礼。名琛令送十三人於领事，不受，必欲并索千总，遂置之。未几，遣通事来告：“越日日中不如约，即攻城。”至期，英兵果夺猎德、中流炮台。名琛曰：“彼当自走。”令水师勿与战，於是凤皇山、海珠诸炮台皆被踞，发炮击省城，十月朔，毁城，既入复出。遣广州知府往诘用兵之故，英人曰：“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和好。请入城面议。”名琛勿许。请於城外会议，亦不许。兵练数万来援，怵敌火器，不能力战。民愤甚，焚英、法、美三国居室，凡昔十三行皆烬。英兵亦焚民居数千家，退泊大黃滗，各报其国。

英遣额罗金来粤，聚兵澳门、香港，贻书索偿款。名琛以其言狂悖，不答。法、美两国领事亦索赔偿，且告英兵已

决计攻城，愿居间排解。名琛虑其合以胁我，亦不听；且不设备。七年，英兵攻东莞，总兵董开庆与战，军溃。额罗金遣艇递照会，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累疏言：“英国主厌兵，粤事皆额罗金等所为。臣始终坚持，彼穷当自伏。”密诏戒勿轻视，犹信其事有把握，仍褒勉之。九月，英兵骤至，法、美兵皆从。将军司道商战守，名琛惟恃通事张云同为内应，待敌穷蹙。民间见其夷然不惊，事皆秘不宣示，转疑其阳拒阴抚，人心益涣。十一月，敌张榜城外，限二十四时破城，劝商民迁避。炮击总督署，延烧市廛，城遂陷。巡抚柏贵檄绅士伍崇曜等议和，名琛犹持不许入城之议，夜避左都统署，英人大索得之，异登舟。将军、巡抚以闻，诏斥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英人遂踞省城，禁巡抚等官不得出，责以安民。民各集团练，设总局於佛山，相持数年。各国联师赴天津，事乃益棘矣。

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历员外郎、郎中，迁御史、给事中。二十五年，出为广东督粮道，调雷琼道，历山东、浙江按察使。咸丰初，巡抚吴文熔荐宗汉可重用，迁甘肃布政使。二年，擢云南巡抚，未之任，调浙江。值试办

海运，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馀万两，布政使椿寿情急自缢。宗汉疏请原米随新漕运京，允之。

三年，粤匪犯江宁，调浙江兵二千名赴援。江宁寻陷，宗汉赴嘉兴、湖州筹防，疏言不可仅於本境画疆而守。於是分兵赴江苏、安徽境内协防，诏嘉其妥协。寻上海匪起陷城，请海运改於刘河受兑。时江南大营需饷甚巨，宗汉贻书向荣，通盘筹算，请於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确定每月额数。荣据以上闻，文宗韪之。四年，特诏褒宗汉办理防务、海运，及本境治匪、察吏，精详无瞻顾，深堪嘉尚，特赐御书“忠勤正直”扁额，勉其慎终如始，以成一代良臣。

擢四川总督。给事中张修育疏言：“宗汉治浙，布置合宜，未可更易。”诏不允。会因数月未奏事，降旨询问，以疾为言，诏斥之，议降三级调用，加恩降二品顶戴，仍留总督任。五年，马边夷匪为乱，平之。遵旨遣松潘镇总兵德恩以兵二千援荆州，又调兵四千赴贵州剿苗，并协饷十万两。六年，复因久无奏报，命将军乐斌查奏，以痰疾闻，下部议降调，命来京另候简用。补内阁学士，兼署刑部侍郎、顺天府尹。

广东军事起，叶名琛被掳，授宗汉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时广州为英人所踞，巡抚柏贵在城中为所胁制。民团四起，文宗因徐广缙等前拒英人入城，赖绅民之力，欲复用之，命在籍侍郎罗惇衍、京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治团练。惇衍等号召乡团，得数万人，戒期攻城，卒无功；又禁华人不得受雇为洋人服役以困之。

八年春，各国遣人赴江苏投书致京师大学士诉粤事，请遣大臣至上海会议；且言逾期即赴天津。诏仍回广东候宗汉

查办，而英、俄两国兵船已泊吴淞。宗汉过江苏，总督何桂清坚留在上海开议，宗汉不可，遽去，取道浙、闽，调兵不可得。及至广东，敌兵已犯天津。宗汉驻惠州，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为英人所禁格，不能遍及。既而天津和约成，俟偿款六百万两分年交毕，始退出广州，粤民愈愤。英领事宣布和议，新安镇乡勇杀其张示者数人，遂发兵陷新安。民团大举攻城，初胜终挫，悬赏格购洋官首，亦仅时伺隐僻，有所杀伤而已。宗汉外怵强敌，内畏民岳，不能有所措施。泊大学士桂良等至上海议税则及换约事宜，将与商交还广州，向宗汉询近状，辄不答。而英人以既议和，民团复相仇杀，来相诘问，且揭团绅告示载谕旨有异，必欲去宗汉及三团绅。桂良等疏闻，诏责宗汉捕伪造谕旨之人，罢其通商大臣，改授何桂清。英使额罗金犹不愜，遽率舰赴广东。九年，遂复有天津之役。

寻调宗汉四川总督，召至京，改以侍郎候补。十年，署吏部侍郎，寻实授。四川京官呈请饬赴四川督办团练，不许。

宗汉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交结。十一年，穆宗即位，载垣等获罪。少詹事许彭寿疏劾宗汉与陈孚恩、刘崑并党肃顺等，踪迹最密。诏曰：“黄宗汉本年春赴热河，危词力阻回銮。迨皇考梓宫将回京，又以京城可虑，遍告於人，希冀阻止。其意存迎合载垣等，众所共知。声名品行如此，若任其滥厕卿贰，何以表率属僚？革职永不叙用，以为大僚软媚者戒。”并追夺前赐御书“忠勤正直”扁额。同治三年，卒。

论曰：当道、咸之间，海禁大开，然昧於外情，朝野一

也。粤民身创夷患之深，目击国威之堕，愤惧交乘，遂因拒入城一事，酿成大衅。朝廷误信民气可用，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叶名琛狃於前事，骄复致败，宜哉。黄宗汉依违贻误，终以依附权要被谴。广缙在粤东剿平罗镜匪有功，及代赛尚阿督师，军事已坏，旁皇失措，咎无可辞焉。

卷三百九十五

列传一百八十二

常大淳双福 王锦绣 常禄 王寿同 蒋文庆

陶恩培多山 吉尔杭阿刘存厚

绷阔 周兆熊 罗遵殿王友端 缪梓

徐有壬 王有龄

常大淳，字兰陔，湖南衡阳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湖南镇筴兵变，戕营官，镇道莫敢谁何，大淳疏劾之。出为福建督粮道，署按察使。晋江县获洋盗三百八十余人，总督欲骈诛之，大淳力争，全活胁从者近三百人。司狱囚满，大淳曰：“囚不皆死罪，狱无隙地，疫作且死。”乃分别定拟遣释，囹圄一清。历浙江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母忧归，服闋，授湖北按察使，迁陕西、湖北布政使。三十年，擢浙江巡抚。

咸丰元年，海盗布兴肆扰，疏劾黄岩、温州、乍浦三镇

总兵应调迟延，亲赴宁波，与提督会剿，降其渠，凡五月事定。二年，调湖北。粤匪犯长沙，土匪蜂起，或议停文武乡试，大淳不可，终事无咎。寻调山西，未行，时总督程裔采驻防湖南，失机获罪，徐广缙代之，驻湖南督师，而贼势益张。两湖集兵长沙，防岳州者仅千人，大淳奏调陕甘兵未至，岳州土匪王万里等踞桃林，檄防兵讨之。万里遁，而粤匪已走宁乡，破益阳，出临资口。

先是，大淳檄巴陵绅士吴士迈练渔勇防水路，扼土星港设栅，千人守之，商贾民船万馀，皆阻栅不得行。及贼至，渔勇溃，船悉为贼有，水陆并下。提督博勒恭武守岳州，不战而走，城遂陷。武汉大震，兵不满五千，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募勇缮城为守御计，而两司以下亦少应变才。大淳性仁柔，但以好语拊循士卒，莫能得其死力。贼至，先陷汉阳，作浮桥攻武昌。提督向荣自湖南来援，距城十馀里，阻贼不得前。十二月，贼由江岸穴地轰城，遂陷，大淳死之，妻刘、子集松、子妇马、孙女淑英并殉。诏赠总督，谥文节，祀昭忠祠，并於湖北建立专祠。

同城文武被难者，提督双福，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道员王寿同、王东槐、林恩熙，知府明善、董振铎，同知周祖衍，知县绣麟，而总兵王锦绣、常禄皆以援师入城助守，同殉焉。冯培元、王东槐自有传。

双福，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由护军从征喀什噶尔，洊升参领，出为湖北副将。剿崇阳匪钟人杰，功最，赐号乌尔玛斯巴图鲁，累擢河北、古州两镇总兵，江南提督。大淳疏请留防，改授湖北提督。城陷，死之。子德龄，同遇害。予

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王锦绣，广西马平人。由行伍累擢云南曲寻协副将。率滇兵赴广西剿匪，擢鄱阳镇总兵。常禄，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由护军校洊擢云南副将。剿广西匪，擢河北镇总兵，赐号强谦巴图鲁。锦绣、常禄转战广西、湖南，皆有功绩。及湖北告警，偕同赴援，战於蒲圻，获胜，遂入武昌婴城固守。城陷，巷战，同死之，并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锦绣谥壮节，常禄谥刚节。

王寿同，江苏高邮人，尚书引之子。捐纳刑部郎中。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用原官迁御史，出为贵州黎平知府，擢湖北汉黄德道。在黄州募勇，令子恩晋训练，得精锐四百人。武昌被围，寿同率以赴援。冲贼营缒城入，任战守，屡击斩攻城贼。以瓮听法知贼由江岸穴地道，方凿穴出击，地雷发，寿同率恩晋巷战，同遇害。予骑都尉世职，祀京师昭忠祠，与子恩晋同於本籍建忠孝祠，赐两子恩锡、恩炳并为举人。后左都御史单懋谦疏陈寿同治绩，追谥忠介。

蒋文庆，字蔚亭，汉军正白旗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出为云南曲靖知府，调云南府。道光十二年，擢甘肃宁夏道。在边十年，浚渠，兴水利。迁浙江按察使，护理巡抚，迁安徽布政使。文宗即位，下诏求贤，巡抚王植荐之，咸丰元年，就擢巡抚。奏请凤、颍所属宜练团，与保甲并行。

二年，粤匪犯长沙，命遣安徽兵一千赴援湖北。总督陆建瀛虑贼窥吉安，请所调兵改赴江西。文庆疏言：“安庆、潜

山等营已起程者，毋庸北还；其未出境之徽、宁二营改赴江西；仍各募足千人，俾资援应。惟安徽兵仅六千，各有分防汛地，省垣单危。颍、凤民团强劲，臣拟增募二千；如贼氛益炽，请调江苏兵三千。统计库帑拨解甘肃、河工及本省兵饷银五十五万两，近又以十馀万解楚，实已无馀。乞将续收地丁契杂及芜、凤两关税入截留备用。”建瀛以文庆张皇，渐生异议。及贼至岳州，复申葛勇留饷前议，始奉总理安徽防剿之命，遣按察使张熙宇、游击賡音布扼小孤山，自与寿春镇总兵恩长筹守御。

三年正月，贼已陷武昌，陆建瀛督师迎剿，令福山镇总兵王鹏飞以二千人防安庆，而调恩长为行营翼长。鹏飞驻兵北门外，以客将驭新兵，安庆势益危。文庆母年八十馀，久病，送之登舟。建瀛方溯江而上，见之大怒，将具疏劾之，语颇闻。及至，文庆称病不出，曰：“我旦夕且得罪去耳！”建瀛至黄州，贼连舟蔽江下，恩长战歿，兵溃於武穴，建瀛遂返，过安庆，文庆要入城计事，已不及，熙宇、鹏飞皆弃防地走。漕督周天爵奉命助守安庆，方留剿凤、颍土匪，书抵文庆画退守庐州之策。文庆奏上其书，贼遽至，城北兵溃，而城中哗言将退庐州，纷纷缒城下，斩之不可止。文庆吞金不死，饮药闷绝，家人舆之出，遇贼於门，遂被害。从仆以席覆尸，赴桐城呈报，漏言自裁事。贼既去，子长绶集僚属耆老集视，然后殓。

诏诔遗疏与呈报不符，向荣疏陈本末，乃赐恤如例，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安庆建专祠，谥忠愍。

陶恩培，字益之，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出为湖南衡州知府。咸丰元年，广西贼起，衡州奸民左家发谋响应，捕诛之，晋秩道员。二年春，粤匪犯衡阳。总督程霈采方驻郡，闻警，遽欲退保省城。恩培曰：“衡州，楚之门户，弃则全楚震矣！”勿听。乃与约，毋撤粮台，得便宜行事。恩培诛锄内奸，抚循兵士。贼知有备，由他道窜陷道州，犯长沙，所至皆破，惟衡州独完。御史黎吉云以状闻，文宗嘉之。三年，超擢湖南按察使。剿平衡山、安仁、浏阳、醴陵土匪，迁山西布政使。巡抚骆秉章以恩培在湖南久，疏留襄办防务，允之。寻调任江苏。

四年，擢湖北巡抚。时武汉再复，城郭残破，旁近皆贼踪，总督杨霈拥兵广济，按察使胡林翼出省防剿。或说恩培曰：“省城不可守，宜迁治他郡。”恩培斥其非，兼程进，岁将尽莅任，文武员弁不足三十，兵不盈千，饷不逾万。恩培驰书曾国藩乞援，檄胡林翼回保省城。会杨霈败走蕲州，次於德安。五年正月，汉阳、汉口并为贼踞，兴国、通山、嘉鱼土匪应之，武昌益孤。恩培尽焚沿江木植，尽驱诸船，故贼未得渡，而道员李孟群、知府彭玉麟以水师至，胡林翼以陆师至，声势稍壮。贼城沙坡堆，恩培欲先发制之，令林翼统诸军冒雪出不意，三路攻贼。士卒畏寒不欲战，渡江营沌口，师期颇泄，贼得为备。林翼虑兵力分，并为一路。舟师先薄小龟山，陆师继进。贼出马步数千，从汉口钞我军，复败退大军山。贼舟大集，昼夜攻城。杨霈约三路来援，以火为号。林翼、孟群整军以待，屡见火起，为所诿，而霈军不至。二月，贼由兴国、通山来助攻。林翼兵隔江为贼所缀，不

能渡。城中出兵连战於青山、望江楼，皆挫。直逼大小东门，恩培自当之，令武昌知府多山守西北城。方战，忽报汉阳门破，多山战死。至暮贼麇集，士卒死伤略尽，恩培投蛇山紫阳塘殉焉。诏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祀昭忠祠。后在湖北与吴文熔合建一祠。

多山，赫舍里氏，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刑部郎中。出为襄阳知府，举行团练，剿贼有功，晋秩道员。调武昌府，署按察使。时司道多驻城外督战，惟多山助城守，城陷，力战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忠节。

吉尔杭阿，字雨山，奇特拉氏，满洲镶黄旗人。由工部笔帖式洊迁郎中，充坐粮厅监督。咸丰三年，以孝和睿皇后奉安山陵，晋秩道员。拣发江苏，补常镇道，署按察使。粤匪已踞江宁、镇江，会匪刘丽川陷上海。巡抚许乃钊檄吉尔杭阿偕总兵虎嵩林、参将秦如虎合师进剿。

刘丽川者，广东香山人。贸易上海，习於洋商，与苏松大道吴健彰有旧。素行不法，见粤匪势盛，遂倡乱，纠客籍粤、闽、江右会党二千人，於三年秋袭上海城，戕知县袁祖惠，劫道库，吴健彰遁入领事署。邻境乱民纷起应之，宝山、嘉定、青浦、南汇、川沙五城连陷。苏绅捐募川勇千人，刑部主事刘存厚领之，隶於吉尔杭阿为军锋，连克青浦、嘉定。诸军至，五城以次复。合围上海，分南北两营。

四年春，存厚穴地轰城，以援兵不继退。贼由北门出犯，吉尔杭阿亲燃炮击却之。贼又劫北营，虎嵩林兵挫。吉尔杭阿固守，得不溃，复击退西门扑营之贼，超擢布政使，赐花

翎，寻擢巡抚。复於南门掘地道，火发，副将清长先登，没於阵，兵又退。地邻租界，匪人暗济饷械，久不下，乃於洋泾浜筑墙塞濠，断其粮道，贼始困。负嵎已经年，洋商贸易不便，吉尔杭阿开诚晓以利害，於是法国兵官请助剿，英、美领事允让地设防。筑土墙於陈家木桥，移营进逼，下令投诚免死，縋城出者日以千计。贼袭陈家木桥，击败之，擒斩悍党伪将军林阿朋。除夕，乘贼不备，地雷发，督兵跃城入，丽川纵火逸，追擒伏诛，馀贼尽歼。捷闻，文宗嘉其功，加头品顶戴，赐号法施善巴图鲁

五年，命率得胜之兵驰往向荣大营，帮办军务，专任镇江一路。镇江贼酋吴汝孝最桀黠，恃金山为犄角，银山、宝盖山并有伏贼。是年秋，迭攻镇江西门、南门，堵截金山、瓜洲沿江援贼，累战皆捷。虎嵩林克宝盖山，吉尔杭阿驻营其上，乘黄山发巨炮轰城，贼卡尽毁。江宁贼集大股由北岸渡江来援，吉尔杭阿策高资镇为贼粮道，遣兵截击，贼退栖霞石埠桥。偕总兵德安扼剿，留刘存厚率三营守高资烟墩山。

六年春，贼纠悍党陈玉成、李秀成等来援，提督张国梁御之於仓头镇。贼潜由小港出江顺流下，城贼突出应，官军为所乘，贼遂长驱进金鸡岭，逼宝盖山大营。吉尔杭阿拒，贼未得逞，乃渡江犯仪征、扬州。五月，贼数万复犯高资，存厚告急。大营兵仅八千，或谓：“贼众且锐，不可当，姑舍高资，徐图大举为便。”吉尔杭阿奋然曰：“一战绝贼粮道，镇江旦夕且下。吾宁以死报国耳！”遂驰抵烟墩，被围，鏖战五昼夜，亲执旗指麾，猝中炮，殒。存厚护尸突围出，为贼所要截，歿於阵，并遗骸失之。副都统绷阔投江死。镇江军亦

溃，副将周兆熊死之。事闻，文宗震悼，追赠吉尔杭阿总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勇烈。於殉难地方建专祠，上海亦建专祠。子文钰袭世职，赐员外郎。

存厚，字仲山，四川荣县人。捐纳刑部主事。好谈兵，侍郎王茂荫疏荐，命赴江南大营，向荣命率勇击贼，辄胜。上海之役，始自领一军，吉尔杭阿甚倚之。克青浦，冒矢石先登，浔保知府。及攻上海，误杀洋妇，洋人愤，将发兵相攻。存厚单骑往曰：“此不足启边衅，请以一身偿。若欲战，虽死不相下也！”卒议偿恤而定。围攻凡数月，方略多出存厚。既克，以首功颁赏荷囊，授江宁知府，记名道员。从攻镇江，夺银山，破瓜洲援贼，争金鸡岭，皆功最。吉尔杭阿以存厚有谋略，故令守高资，及赴援战歿，存厚大恸，力战突围，欲返其尸，中道遇伏，杀贼数百人，马陷淖，被戕。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

绷阔，戴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官头等侍卫。从僧格林沁剿林凤祥，战连锁、高唐、冯官屯，积功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京口，偕吉尔杭阿援高资，军溃，堕水中，从人拯之，曰：“吾与吉公偕！吉公死，吾不独生。”复投江死，谥勇节。

兆熊，四川成都人。官副将。从攻镇江，驻军城南破子冈，当贼冲。吉尔杭阿既歿，破子冈为贼困，汲道断，兆熊固守，时以计诱击贼，杀伤甚多。乞援於张国梁，未至，围益逼，素得士心，无一逃者。营破，燃火药自焚，一军同死，谥果愍。

罗遵殿，字澹村，安徽宿松人。道光十五年进士，直隶即用知县。历南乐、唐山、清苑诸县，冀州直隶州，皆有声绩。擢浙江湖州知府，调杭州，擢湖北安襄郢荆道。遵殿在浙，以捕盗名。至湖北，檄所属治团练，楚北民团自此始。

咸丰二年，粤匪陷武昌，土匪郭大安谋应贼，捕斩之。三年，署按察使。会捻匪窥襄、樊，遵殿还襄阳筹防。总督张亮基疏陈遵殿得民心，请提标归其调遣。四年，武昌再陷，皖贼窜德安、安陆、荆门，遵殿率五千人出屯王家河遏贼冲，克潜江，赐花翎。寻破贼於京山，复其城，屡遣襄勇助总督杨霈防剿。五年春，武昌复陷，襄阳有备，贼不犯境。六年，迁两淮盐运使，留湖北治粮台。游勇煽饥民为乱。蔓延荆、襄、郢、宜四郡，遵殿固守，待援兵至，大破之。是年秋，武汉克复，遵殿力固上游。以盗贼起於饥寒，劝置义仓七十馀所，以税馀银修老龙堤捍水患，就迁湖北按察使。八年，迁布政使。时胡林翼为巡抚，百废具举，重遵殿清德，吏事悉倚之。

九年，擢福建巡抚，未之任，调浙江。自贼踞江宁，皖南军事饬事悉隶浙江。屯兵宁国，恃为屏蔽。及胡兴仁为巡抚，不欲饬邻军，又劾统将郑魁士他调去，贼窥浙益急。遵殿到官，痛吏习浮竞，乃严举劾，察营伍，或不便其所为，多毁之。省垣独总兵李定太军六千人，知不足恃，与胡林翼商调楚军，仓猝难应。贼已由宁国窜入浙境。遣李定太出防湖州，而广德已陷。

十年二月，贼由独松关逼杭州，湖南遣萧翰庆、李元度两军来援，翰庆战死，元度道阻不得前。贼壁城南山上，下临城中。乞师江南，未至，兵少，实不能战。浙西初经寇乱，

人不知兵，议战议守，纷纭不定。会久雨，遵殿徒步泥淖中，守浹旬，城陷，仰药死，妻女同殉，诏予优恤。寻以御史高廷祜奏劾遵殿不能御贼，罢其恤典。

遵殿任外吏二十年，廉介绝俗，家仅土屋数椽，胡林翼集赙，乃克归丧。同治初，诏允曾国藩之请，念其历官有声，到浙未久，追赠右都御史，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城陷时，署布政使王友端、署按察使繆梓、杭嘉湖道叶堃、宁绍台道仲孙懋、署杭州知府马昂霄、署仁和知县李福谦同殉节。

友端，安徽婺源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出为浙江粮道，署布政使。当粤匪之窥浙也，言於遵殿曰：“皖边军弱，湖州空虚，请速备广德。”遵殿至事急始遣军，已无及。贼遂长驱至城下，友端复请列堑涌金、清波两门为犄角，亦不用其言。贼穴道攻城，友端悬金三千募死士绝击，遇雨，火器不燃而败。临死，自书“浙江布政使王友端”八字於衿上，予骑都尉世职，谥贞介。

梓，江苏溧阳人。道光八年举人，大挑知县。历署仙居、石门、奉化诸县。挂误去官。值清查仓库、水灾筹赈，奉檄佐理，皆得其力。准捐输复官，晋同知。咸丰二年，河决阻漕，献策行海运，即以任之。蒞事，擢知府。上海为贼陷，率兵助剿；复创议疏浚刘河海口以通漕运。历宁波、杭州知府，署杭嘉湖道，兼盐运使。六年，署按察使。粤匪由江西窥浙，梓统军驻常山防之，授金衢严道。八年，粤匪陷江山，犯衢州，偕总兵李定太合击走之，再署按察使。当贼围杭州，梓署盐运使兼按察使，管营务处，城守事专任之。临时调集，兵

不满四千，城大，不敷守堞。人心惶惧，动辄哗噪。或以闭城为张皇，继又谓战缓为退缩。梓奔走筹守御，两次缢城攻贼皆失利。城绅促战急，而民与兵相仇。梓知不可为，以死自誓。守清波门云居山，侦贼掘地道，急开内壕。未竣，地雷猝发，城圯军溃。身被数十创，死之。事闻，赐恤。巡抚王有龄追论梓创议株守，夺恤典。及杭州再复，举人赵之谦诉於京，下巡抚左宗棠确查。疏言：“梓居官廉干，临难惨烈，请还恤典。”后巡抚李瀚章、杨昌浚屡为疏请，赠太常寺卿，祀昭忠祠，并建专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武烈。

徐有壬，字钧卿，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乌程。道光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洊升郎中。出为四川成绵龙道，署按察使。治咽喉匪，擒其魁，徐党解散。迁广东盐运使，署按察使。清远土匪戕官，驰剿平之。迁四川按察使。文宗即位，下诏求言，司道率引嫌，罕所陈奏。有壬独密疏，论事切直。迁云南布政使，调湖南。咸丰五年，以母忧回原籍。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起有壬治团防。粤匪由宁国窥湖州，有壬扼长兴，设伏败之，贼去。八年，服阕，命管江苏粮台，擢江苏巡抚。枪船匪首程鹏士扰嘉兴、湖州，地方官不能制，潜至苏州，侦获之，置诸法。

有壬之起，由何桂清所荐。及同官江苏，无所阿附。十年春，粤匪复犯湖州。有壬咨商桂清，遣游击曾秉忠率舟师往援。水陆夹击，贼被创退。寻复出东坝、溧阳，间道径趋杭州。急请调提督张玉良驰援，杭州甫陷旋复。桂清奏捷，惟言藩司王有龄功，得优擢，有壬仅予议叙。未几，和春等师

潰，退守丹阳，有壬急运粮械济之，而张国梁、和春先后战歿，何桂清弃常州不守。四月，贼遂长驱犯苏州。有壬移檄责让，桂清抗疏劾之。张玉良自请助守城，令屯葑门外，忽夜遁。明日，有壬巡城，广勇通贼，开门纳贼。短兵巷战，贼予刺有壬冠，抗声骂贼，遇害。子震翼与妾、女同死。诏优恤，予骑都尉世职，谥庄愍，苏州建专祠。

有壬幼时尝览族谱，得远祖应镡阖门殉节事，慨然曰：“吾他日当如此！”至是果验。八岁解勾股术，父死，依叔父於京师，师事姚学塽。学必求有用，尤精历算，著有《务民义斋算学》行世。

王有龄，字雪轩，福建侯官人。道光中，捐纳浙江盐大使，改知县。历慈溪、定海、鄞、仁和，皆有声。以劳晋秩知府。咸丰五年，授杭州知府。巡抚何桂清器其干略，迭署盐运使、按察使，擢云南粮储道，仍留浙治防。桂清总督两江，奏调赴上海议通商税则。七年，擢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有龄长於理财，桂清素信之深，一切倚畀，益得发舒，事皆专断，巡抚受成而已。

十年，粤匪陷杭州，将以掣动江南全局，故援兵至，贼即不战而走。桂清推功於有龄，遂擢浙江巡抚。诏趣率兵速赴，会办军务及善后事宜，而贼已回扑江南大营。和春等军溃，常州、苏州相继陷，进逼嘉兴，提督张玉良迎击，败绩，杭州戒严。有龄率闽兵屯北新关外，遣抚标兵要贼於卖鱼桥，夹击败之，贼乃却。设捐输局，奏请派在籍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前漕运总督邵灿督同办理。贼众十馀万由徽州入浙，陷

严州，合嘉兴、广德两路分扑省城，有龄偕将军瑞昌调兵迎击走之，围得解，复馀杭，加头品顶戴。寻复严州。

十一年，复江山、常山、富阳、遂安、海宁、临安等县。贼扰太湖东山，总兵王之敬战失利。至夏，贼复陷江山、常山、长兴、金华、遂昌、松阳、处州、永康、义乌，革职留任。张玉良扼要隘为诸军应援，兵先溃，贼势益横。檄诸将往援，无应者，处州镇总兵文瑞率江西援兵三千，有龄待之素厚，乃自请行。进驻金华孝顺街，闻兰溪兵败，遽溃；退守浦江，贼蹙之，檄师往援，半途复溃：浦江、严州相继陷。总兵刘季三、副将刘芳战死於富阳。诸将见贼多走，不任战，惟要索军食。富民捐输已倦，而有司持之急。於是团练大臣王履谦劾有龄虐捐，遇事多齟齬，上疏互讦。十月，萧山、诸暨及绍兴府皆陷，饷源遂绝。时援军多不足恃，有龄复奏用李元度为按察使，募湘勇八千入浙，至龙游，阻不得前。贼酋李秀成悉众围杭州城，副将杨金榜败死；张玉良攻克罗木营贼垒，亦中飞炮死：城中夺气，且食尽，饥民死者枕藉。十二月，贼梯城入，兵溃，有龄服毒不死，缢於阁，秀成见之，为具棺殓焉。

事闻，言官颜宗仪、高延祐、朱潮先后疏劾勒捐敛怨，下曾国藩按，奏言：“有龄在浙，官绅不和，不能馭兵，以致僨事；仍以粮尽援绝，见危授命，大节无亏。”诏依例赐恤，谥壮愍。入祀昭忠祠，浙江，福建建专祠。同殉者，学政张锡庚、提督饶廷选、总兵王瑞、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督粮道暹福、仁和知县吴保丰。锡庚、廷选、文瑞并自有传。

论曰：粤匪自陷岳州，势不可遏。及犯武昌，援兵虽至，无能为力。安庆仓猝筹防，益无措手矣。武昌凡三陷，湖北兵不可用，曾国藩言之痛切。杭州初陷，由於无兵，后则苏、常已失，唇亡齿寒。苏州素倚江南大军为屏蔽，大军溃，则势难幸全。常大淳、蒋文庆、陶恩培、罗遵殿、徐有壬诸人，皆不失为承平良吏，短於应变，或因受事於已危，莫能挽救。王有龄素负才略，以培克失人心，措施亦未尽当焉。吉尔杭阿治兵有法，克上海为全功，朝廷倚以规复镇江，使非中道而殒，必有成效，其建树非诸人所可同语也。

卷三百九十六

列传一百八十三

吴文熔 潘铎 邓尔恒

吴文熔，字甄甫，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膺文衡，称得士。六迁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剔弊清严，在任累擢詹事、内阁学士。召回京，署礼部侍郎，寻实授。调刑部，兼署户部侍郎。迭命偕大学士汤金钊赴安徽、浙江、江苏及南河按事。道光十九年，出为福建巡抚。时方严烟禁，英吉利窥伺沿海，偕总督邓廷桢筹防，敌兵至，不得逞。二十年，调湖北巡抚，未行，暂护闽浙总督。明年，入觐，改江西巡抚。值岁祲，力筹抚恤，裁减漕丁陋规。在江西数年，举廉惩贪，吏治清明。捕教匪戴理剑等，及南安、赣州会匪，并置诸法。

二十八年，调浙江巡抚。入境过衡州，廉得游击薛思齐贪劣，劾戍新疆；又劾不职县令五人。因官多调摄，徒烦交代，政无考成，奏革其弊，风气为之一变。以核办清查，本省官吏不可信，请简派户部司员来佐理，诏不许。未几，命偕侍郎季芝昌清查浙江盐务，奏筹变通章程以专责成，除浮费为要务，盐课日有起色。浙东渔山岛为盗藪，檄水师捕获百余人，毁其巢。二十九年，大水，文熔以遇灾恐惧，上疏自劾请罢，诏以其言近迂，严斥之。文熔亲赴嘉、湖诸属察灾轻重，力行赈抚。秀水令江忠源勤廉称最，治赈治盗及塘工皆倚办，以忧去。文熔叹曰：“贤如江令，可令其无以归葬乎？”自支养廉五百两畀之，奏办赈功，以忠源首列。三十年，海塘连决，文熔驰勘，落水几殆，自劾疏防，革职留任。塘工竣，复职。

擢云贵总督。咸丰元年，入觐，文宗甚重之，嘉其忠诚勇於任事，勸以察情伪，惜身体，文熔益感奋。永昌边外夷匪肆掠，久不靖，文熔至，檄土守备左大雄深入搜捕，擒斩数百，匪遁雪山外。粤匪日炽，文熔疏论提督向荣冒功托病，恐误军事，诏选将才，奏保游击巴扬阿等九人。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治团练剿土匪，令得便宜从事，疏荐之。江忠源在广西军中，文熔致书曰：“永安贼不灭，若窜湖南，不可制矣！”二年，调闽浙总督，未行，而粤匪果由湖南北窜，破武昌。三年春，遂踞江宁，东南大震。云南永昌回匪亦蠢动，文熔调兵扼险，亲驻寻甸督剿。

寻调湖广总督。粤匪方自下游上窜，连陷黄州、汉阳。文熔九月抵任，是日田家镇诸军失利，武昌戒严，城昼闭，居

民一夕数惊。巡抚崇纶欲移营城外为自脱计，文熔誓与城存亡，约死守待援，议不合。贼已逼城，文熔坐城上激励将士，守数旬，围解。崇纶转以闭城坐守奏劾，诏促进复黄州。文熔方调胡林翼率黔勇来会剿，又约曾国藩水师夹攻，拟俟两军至大举灭贼。崇纶屡訖之，趣战益急。文熔愤甚，曰：“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选练，且冀黔、湘军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四年正月，督师进薄黄州，屯堵城。大雪，日行泥淖，拊循士卒，而輜粮不时至。贼分路来犯，都司刘富成击却之。贼复大至，文熔挥军力战，后营火起，众溃，投塘水死之。崇纶奏称失踪，署总督台涌至，乃得实以闻。诏依总督阵亡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祀京师昭忠祠。

逾数月，曾国藩进兵黄州，访问居民，备言战殁状，皆流涕。於是疏陈当时无水师，不能制贼。文熔筹置之难，为崇纶倾陷牵掣，以至於败；且讳死状，欲以诬之。文宗震怒，逮崇纶治罪，文熔志节乃大白。同治中，湖北请建专祠。

潘铎，字木君，江苏江宁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洊升郎中，迁御史。二十年，出为湖北荆州知府，擢江西督粮道。历广东盐运使、四川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署巡抚。

二十八年，擢河南巡抚。时议漕粮酌改折色，铎疏言：“户部有南漕折价交河南等省采买之议，是他省且须在河南采买。若将本省额征之米分别改征折色，於政体两歧，於仓储有损无益。河南历年办运踊跃，一经改征，转滋流弊，循旧

章为便。”议遂寝。贾鲁河经祥符朱仙镇，为商贾舟楫所集。自黄河决於中牟，贾鲁河淤塞，责工员赔浚，久未复。铎勘镇街南北淤最甚，议大浚，请率属捐银五万两兴办；又奏择要增培沁河民堤以资捍御；并如所请行。咸丰元年，坐所荐陈州知府黄庆安犯赃，降二级调用，授山西按察使。二年，迁湖南布政使。粤匪方由湖南北窜，汉阳、武昌相继陷，巡抚张亮基擢署总督，以铎暂代之，命赴岳州督防。三年，巡抚骆秉章至，乃以病乞罢，许之。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疏荐，诏赴山西会办防剿事宜。寻因前在湖南布政使任内岳州等城失守，下部议，俟补官日降二级调用。复以病乞退，居山西久之。

十一年，予二品顶戴，起署云贵总督。云南回、汉相仇，稔乱已久。巡抚徐之铭倾险，挟回自重，总督张亮基为所齟齬去。布政使邓尔恒擢陕西巡抚，行至曲靖，之铭噉副将何有保遣党戕害，以盗杀闻，命铎往治之。亮基亦被命赴滇督办军务。时之铭已为回众所挟持，所陈奏多夸诞，莫可究诘。铎、亮基先后取道四川，与骆秉章筹商，冀资其兵力以规进取。四川乱亦未平，遽不得要领。滇将林自清为亮基旧部，与回众不协，率所部入川。之铭虑亮基至於己不利，噉回众扬言拒之，亮基益观望。铎秉性忠正，诏屡敦促，命赴贵州按事，遂由黔入滇，仅从仆数人。在途或以危词相怵，不之顾。

同治元年九月，抵任，治邓尔恒被戕之狱。何有保已前死，捕凶犯诛之。见抚局初定，省城稍安，屡密疏陈：“徐之铭尚能抚回，被劾各款，请俟张亮基到后会同查办。”又云：“马如龙求抚出於诚心，岑毓英鯁直有战功，加以阅历，乃有

用之材。”铎意欲因势利导，徐图补救。於是诏亮基移署贵州巡抚，滇事专责铎与之铭，盖羁縻之也。回人掌教马德新，之铭所谄事。初见铎貌为恭顺，后渐跋扈。武职多越级僭用翎顶，之铭所擅赏，铎面斥之。元新营参将梁士美乃临安土豪，不与回教联和。马如龙誓欲剿灭，铎不可，强出师，与岑毓英同败归，欲添调兵练，铎复阻之。回绅田庆馀议设公局，通省粮赋税厘悉归之，文武职官亦由公举，铎以非政体斥止，由是马如龙等皆不悦。

马荣者，迤西回酋杜文秀之党，之铭檄署武定营参将。二年正月，荣忽率二千人至省城，踞五华书院，铎令出，迁延三日，乃亲往谕遣，荣抗恣不听，其所部回练遽攒刺，铎临殒骂不绝口。云南知府黄培林、昆明知县翟怡曾同被害。荣遂纵兵大掠，官衙民居悉遍。惟岑毓英勒兵守藩署，之铭遁往潜匿。越两日，毓英始殓铎尸。回众拥马德新为总督。马如龙在临安，闻警驰至，马荣已率众携所掠散去。如龙杀馀匪数十人及附乱者百馀，谓马德新不当为总督，取关防授之铭兼署。之铭以巡抚让如龙，如龙不受，遂令署提督，一切拱手听之。事闻，诏嘉铎“万里赴滇，不避艰险，见危授命，大节懍然”。依总督阵亡例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云南昭忠祠，谥忠毅。子四人，并录授京职。

当铎之亲谕马荣也，约之铭同往，竟不至。事定，疏奏诬为杜文秀勾结武定匪犯省城，又讳匿马荣委署参将事。论者谓荣之为乱，之铭实与知之。於是褫之铭职，听候治罪。授劳崇光总督，贾洪诏巡抚，皆不能至。云南军事分隶於马如龙、岑毓英，崇光驻贵阳遥制之，至五年，始入滇履任。马

荣已先为如龙等剿除，之铭亦死，迄未就逮云。

邓尔恒，字子久，江苏江宁人，总督廷楨子。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湖南辰州府知府。父忧，服阕，补云南曲靖府。平寻甸叛回马二花，弥勒土匪吴美、朱顺，招抚昆阳回匪，甚有声绩，擢盐法道，累迁按察使、布政使。咸丰十一年，擢贵州巡抚，未行，调陕西。徐之铭袒回，营将多与通。副将何有保者，之铭私人，尤不法。虑尔恒入觐发其罪，讽有保害之以灭口。尔恒行次曲靖，宿於知府署。有保使其党史荣、戴玉棠伪为盗，戕之，掠其行囊。有保索所劫物不得，执拷二人。玉棠潜逸，纠党攻杀有保。铎至，擒二人诛之。诏尔恒依阵亡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文憲。

论曰：吴文熔由卿贰出膺疆寄，凡十馀年，风采严峻，时推其治行亚於林则徐。潘铎亦负端人之望。二人者晚任艰危，并受事於岌岌之日，守正不阿，尽瘁完节，不可复以成败苛论矣。其死也，皆由同官所构陷。国家於岩疆要地，督抚同驻，岂非以资钤制，备不虞哉！然推诿牵掣，因之而生；甚且倾轧成衅，貽祸封疆。楚、滇覆辙，盖其昭著者也。至光绪中，其制始改焉。

卷三百九十七

列传一百八十四

陆建瀛 杨文定 青麐 崇纶 何桂清

陆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阳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上书房，洊迁中允。大考擢侍讲，转侍读。二十年，出为直隶天津道，累擢布政使。时英吉利扰浙江，沿海戒严，征西北兵聚畿辅，建瀛供防军，处善后，皆应机宜。所历有名绩。

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俄调江苏。先是，南漕缺额，部议设局江苏，官民捐米运京以裕仓储。当陶澍抚苏，即以漕河费巨病国，议行海运，官吏争挠之，暂行辄罢。至是建瀛与两江总督壁昌主海运甚力，合言其便，议苏州、松江、太仓白粮改由海运，从之。后复推至常、镇诸府。二十九年，廷臣会议南漕改折，建瀛与总督李星沅极言其窒碍，事遂不行。

擢两江总督。值大水，民饥，招徕米商，筹议抚恤，并疏消积水，请筹拨帑一百五十万备赈。吴城六堡河决阻运，命偕侍郎福济往勘，疏陈通筹湖、河大势，添塘避闸，对坝逼溜，攻刷海口各事宜，并如议行。淮盐积敝，自陶澍创改淮北为票盐，稍稍苏息；而淮南擅盐利久，官吏衣食於盐商，无肯议改者，建瀛悉其弊。会淮南盐大火於武昌，官商折阅数百万，课大亏，引滞库绌。三十年，乃疏请立限清查运库，并统筹淮南大局，改订新章十条，务在以轻本敌私，力裁繁文

浮费。鸿胪寺少卿刘良驹亦请变通淮南旧章，仿淮北行票法，与建瀛所议同。方施行矣，而给事中曹履泰奏请复根窝旧制，御史周炳鉴言淮南改票不便，并下建瀛议。覆疏辨驳详至，文宗韪之，诏综榷全局，除弊兴利，以裨国计。建瀛议於扬州设局收纳，以清运署需索之源；於九江等处验发，以清楚西岸费之源。正杂钱粮并纳，则课额不亏；新旧商贩一体，则引额无缺。灶私场私，专责江南；江私邻私，兼责各省；而以徠商贩，积帑赋，自总其成。由是夺官吏中饱岁百馀万，甚谤丛作，建瀛锐自发舒，不之恤。朝廷信任益专，命有掣肘挠法者罪之。湖北盐道邹之玉沿用整轮，江西盐道庆云强索月给，湖北同知劳光泰作《移岸三论》，刊板传播，并劾罢之。

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命建瀛往勘，奏请以工代赈，偕南河总督杨以增督工。二年，以盛涨停工，降四品顶戴。

是年秋，粤匪洪秀全犯湖南，越洞庭而北，势张甚。建瀛犹在丰工，疏上战守事宜，文宗嘉之，谕以审度军情，如须亲往，可速筹方略，不遥制。既而汉阳、武昌相继陷。十二月，复建瀛头品顶戴，授钦差大臣，督师赴九江上游扼守。建瀛由工次还江宁，征调仓猝。三年正月，贼弃武昌，蔽江东下，建瀛欲行，或谓贼锋锐难骤当，建瀛尚轻之，檄寿春镇总兵恩长为翼长，领标兵二千当前锋，自率兵千馀进次九江。恩长猝与贼遇，战死江中，师大溃。建瀛途逢溃卒白败状，从兵尽骇。江西巡抚张芾壁九江，亦引军退走，贼遂陷九江。建瀛驾小舟经小孤山不敢留，过安庆，巡抚蒋文庆邀之，不入；径回江宁，收芜湖、太平兵屯东西梁山，闭城为守御计。布政使祁宿藻故不满建瀛，面责之。将军祥厚兵防

内城，无任战守者。建瀛大窘，称疾谢客者三日。於是祥厚、宿藻等疏劾建瀛弃险失机，进退无据；并及江苏巡抚杨文定违旨去江宁，上大怒，谕曰：“陆建瀛一战兵溃，不知收合馀烬，与向荣大军协力攻击；并不力守小孤山，扼贼入皖之路；又不亲督兵据守东西梁山，以障金陵。仓皇遁归，一筹莫展，以致会垣惊扰，士民播迁。杨文定藉词出省，张皇自全，罪均难逭。建瀛已革职，交祥厚拿问，解刑部治罪。”寻籍其家，革其子刑部员外郎钟汉职。时建瀛收兵乘城，阅十三日，城破遇害。事闻，诏建瀛尚不失城亡与亡之义，复总督衔，如例议恤，并还其家产。御史方俊论之，乃撤恤典。

建瀛才敏任事，喜宾礼名流，又善事要津，多为延誉，由是闻望众起，朝寄日隆。乃昧於军旅，略无宿备，一败失措，名城陷为贼窟，糜烂东南，遂独揽天下之重咎云。子钟汉，后官江苏知府，咸丰十年，在军治粮饷，遇贼江阴，死之，赠太仆寺卿。

杨文定，安徽定远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出为广东惠潮嘉道，累擢江苏巡抚。咸丰三年，文定奏江南兵力柔脆，节经征调，城内兵单，请济师，命山东兵二千赴援。未至，奉命守江宁，闻建瀛兵败，退守镇江。江宁陷，贼分党犯镇江，副都统文艺集兵七百守陆路，文定自率艇船八、舢板十二泊江中，贼至不能御，镇江复陷，退江阴，诏革职逮治，论大辟。六年，减死遣戍军台，寻歿。

青麀，字墨卿，图们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大考二等，擢侍讲。五

迁至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有声。咸丰二年，擢户部侍郎。学政任满，命督催丰北塞决工程。三年，回京，复出督湖北学政，调礼部侍郎。

时粤匪由江西回窜湖北，青麐按试德安，闻警停试，督率知府易容之募乡勇筹防守，府城获全。疏陈军事，请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合剿，以期得力。四年，授湖北巡抚。城中兵仅千人，荆州将军台涌署总督，未至；而贼由黄州进至汉阳、汉口，渡江欲扑武昌。青麐督总兵杨昌泗、游击侯凤岐与副都统魁玉水陆合击，却之；复败之豹子海、鲁家港，毁贼垒五。已而贼扑塘角、鲇鱼套，逼攻省城，青麐出武胜门督战，城中忽火起，土匪内应，兵尽溃，遂失守。青麐将自经，众拥之趋长沙，折赴荆州。

初，文宗闻其出家资犒军，甚嘉之；至是愤武昌屡失，弃城越境，罪尤重，诏曰：“青麐简任封圻，正当贼匪充斥，武昌兵单饷匱。朕以其任学政时保守德安，念其勤劳，畀以重任。省垣布置，屡次击贼获胜。八十馀日之中，困苦艰难，所奏原无虚假，朕方严催援兵接应。六月初间，魁玉、杨昌泗等连破贼营，但能激励力战，何致遽陷？婴城固守，解围有日，犹将宥过论功。纵力尽捐躯，褒忠有典，岂不心迹光明？乃仓皇远避，径赴长沙，直是弃城而逃。长沙非所辖之地，越境偷生，何词以解？若再加宽典，是疆臣守土之责，几成具文，何以对死事诸臣耶！朕赏罚一秉大公，岂能以前此微劳，稍从末减？俟到荆州时，交官文传旨正法。”遂弃市。

逾数月，曾国藩复武昌，奉命查历任督抚功罪，疏言：“武昌再陷，实因崇纶、台涌多方贻误，百姓恨之，极称吴文

熔忠勤爱国，於青麐亦多恕辞。查文熔既没，青麐帮办军务，崇纶百端齟齬：求弁兵以护卫，不与；请银两以制械，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经旬不得相见。自贼踞汉阳、汉口，纵横蹂躏，庐舍荡然。百姓尚恃有青麐督兵驱逐，出示怜民。崇纶则并此无之矣。”疏入，乃斥罢台涌，论崇纶罪。

崇纶，喜塔腊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内阁贴写中书充军机章京，洊升侍读。出为陕西凤邠道，调直隶永定河道，历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

咸丰二年，擢湖北巡抚，时武昌方为贼踞，次年春，贼弃武汉东下，分扰江南、江西，崇纶始抵任。既而贼复上窜，陷兴国州田家镇，进黄州。崇纶疏言：“武汉民迁市绝，饷乏兵单。请移内就外，以剿为先。”未几，贼犯汉阳，窥武昌。总督吴文熔初至，与崇纶意相迁。及贼退，崇纶遂以闭城株守劾之。文宗虑两人不能和衷，且僨事，命文熔出剿，而责崇纶防守。文熔率师薄黄州，崇纶运输饷械不以时，惟促速战。四年正月，文熔兵败，死之。崇纶自请出剿，谋脱身走避，文宗烛其隐，不许。会丁忧，青麐代之，仍命崇纶留湖北协防。又以病乞罢，上怒，褫其职。六月，武昌陷，崇纶先一日出走，径往陕西。及曾国藩论劾，命逮治。服毒自尽，以病故闻。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直南书房。五迁至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擢兵部侍郎，以忧去，服阕，补原官，调户部。咸丰二年，督江苏学政。粤匪扰江南，桂清疏陈兵事，劾疆吏巽

奭僨事，侃侃无所避，文宗奇之。四年，调仓场侍郎，旋授浙江巡抚。

自贼踞江宁，东南震动。安徽徽州、宁国二府为浙江屏蔽，桂清严防要隘，别遣一军屯守黄池，扼苏、浙之冲，贼来犯，会提督邓绍良击却之。五年，檄道员徐荣剿贼黟县、石埭，战颇利，贼众大至，徽勇溃走，荣众寡不敌，遂战歿。桂清因言徽、浙唇齿，宜主客一心，事乃济。疏入，谕戒地方官吏不分畛域。时贼陷徽州各属，桂清檄知府石景芬、副将魁龄等，攻复徽州府城及休宁，分布所部於昌化、於潜、淳安，杜贼来路。安徽巡抚时移驻庐州，徽、宁二郡悬绝江南，不能遥制，命桂清兼辖之。江西贼侵入浙境，陷开化，犯遂安，桂清檄邓绍良等合击之，贼退徽境。周天受、石景芬等连复黟县、石埭。桂清疏请添改镇道员缺，俾专责成，以石景芬为徽宁池太道；豫祺为总兵，不得力，复以江长贵易之。又用桂清议，命前侍郎张芾驻皖南治团练，督办徽、宁防务，寻命兼顾浙江衢、严两郡，与桂清协力制贼。六年，檄邓绍良、秦如虎、都兴阿等合攻宁国，别遣江长贵击败赣贼之袭太平者，连捷，克宁国府城。朝廷益嘉桂清，思大用之。

杭州知府王有龄最为桂清倚用，擢权运、臬两篆，为通判徐征讦控。桂清覆奏，辞悻悻，被诘责。遂以病乞罢，诏慰留之。会两江总督怡良解职，文宗以筹饷事重，难其人，大学士彭蕴章荐桂清饷徽军无缺，可胜任。七年春，命以二品顶戴署两江总督，寻实授。力荐王有龄，擢任江苏布政使，专倚饷事。江宁久为贼窟，总督驻常州，军事由将军和春主之，而提督张国梁为帮办，前督怡良但任运馈而已。桂清屡疏陈

方略称旨，谕饬和春和衷商酌。是年冬，克镇江，以济饷功，加太子少保。十年春，又因克九洲洲，晋太子太保。桂清意气发舒，倚畀益重，甚负时望。

大军屡捷，合围江宁，贼势窘蹙，四出求援。伪忠王李秀成乃谋窜浙，分大军之势，由安徽广德径趣杭州。仓猝城陷，惟将军瑞昌守驻防内城未下，诏促桂清、和春遣军速援。於是檄提督张玉良率兵驰赴，至则内外夹击，贼遽走。临安、孝丰、安吉诸城相继复。诏嘉桂清功，予优叙。时贼已围金坛，陷江阴，遣总兵马得昭、熊天喜、曾秉忠，副将刘成元水陆分路御贼，兵分益单。贼乃合众十馀万出建平、东坝，一由东坝趋江宁，一由溧阳窥常州，桂清闻之，几失所措。会马得昭、周天孚分援苏、常，贼已趋金坛，陷句容。句容为大营后路，自此隔绝。张玉良回军抵常州，和春飞檄调援大营，桂清留勿遣，复调马得昭，亦莫之应。王有龄已擢浙江巡抚，贻书桂清戒勿离常州一步，且曰：“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盖规之也。

会大雨雪，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噪乱，相率尽溃。和春、张国梁退守丹阳。桂清疏陈：“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梁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部署稍定，即进规溧阳，而贼已迳犯丹阳，国梁死之，和春奔常州，桂清大惊。总理粮台查文经等希其意，请退保苏州。桂清即疏陈军事付和春，自驻苏州筹饷。将行，常州绅民塞道请留，从者枪击，死十馀人，始得脱。张玉良留守，寻亦走。士民登陴，数日城陷，屠焉。桂清至苏州，巡抚徐有壬拒勿纳，疏劾其弃城丧师状。和春退至无锡，伤殒。桂清托言借外兵，遂之

上海。苏州亦陷，有壬殉之，遗疏再劾桂清，诏褫职逮京治罪。

会各国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迁延两年。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皆其故吏，叠疏为乞恩，不许。言官数劾奏，同治元年，始就逮下狱，谏拟斩监候。大学士祁寯藻等十七人上疏论救，尚书李棠阶力争，谏乃定。桂清援司道稟牍为词，下曾国藩察奏。国藩疏言：“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是冬，遂弃市。

桂清由侍从出任疆事，才识明敏。在两江值英吉利构衅，迭陈应付之策。偕大学士桂良等议税则，多中肯綮，亦不能尽用其言。晚节败裂，误国殄民，虽廷议多有袒之者，卒难挠公论云。

论曰：陆建瀛、何桂清皆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建瀛当军事初起，不能预有规画，临事仓皇。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二人者身名俱陨，罪实难辞。青麀受事於危急之秋，艰难支柱，终以越境被诛，论者犹有恕词焉。

卷三百九十八

列传一百八十五

宗室祥厚 霍隆武 福珠洪阿 恩长 陈胜元
祁宿藻 陈克让 刘同纓 瑞昌杰纯 锡龄阿

宗室祥厚，隶镶红旗，袭骑都尉世职，授銮仪卫整仪尉。累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历山海关、熊岳、金州副都统。道光二十八年，擢江宁将军。

咸丰三年正月，粤匪既陷武昌，两江总督陆建瀛赴上游督师，祥厚偕江苏巡抚杨文定留守江宁。贼已蔽江而下，寿春镇总兵恩长战歿，建瀛遽退，文定亦不候旨迳赴镇江。祥厚偕副都统霍隆武、提督福珠洪阿、布政使祁宿藻疏言：“督臣藉口江宁吃紧，赶回布置，沿途险要，并不屯扎，上驶师船，一概撤回，专守水路之东西梁山。芜湖为江苏门户，亦不设防。十八日只身抵省，遂致阖城惊扰。臣等函劝速统舟师迎击，乃督臣晏坐衙斋，三日不覆。抚臣执意移驻镇江，挽留不顾，民情加倍惊惶。自今固结民心，尚恐缓急难恃；若任其纷纷迁徙，土匪因而窃发，奸细尤易勾结。是未御外侮，将成内变。现在督抚臣首鼠两端，进退无据，以致省城震动。虽有旗兵志切同仇，无如兵力太单。贼船顺流下窜，朝发夕至，守御万分紧迫，督同道府等官及八旗协领，激励官兵，安慰居民，竭尽血诚，认真办理。请飭琦善、陈金绶迅速绕出贼前，协力堵剿，以固省城根本，维持南北大局。”疏入，诏

逮建瀛治罪，命祥厚兼署总督，与霍隆武、福珠洪阿、祁宿藻悉心防御，以在籍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熟悉贼情，命同筹办。

江宁城周九十六里，合旗、汉兵仅五千，城外江宁镇、龙江关、上河分驻乡勇不及三千，临时召募，皆不足恃。贼过芜湖，福山镇总兵陈胜元率舟师战歿，遂无御者，长驱直抵城下，四面环攻。守逾旬，贼於仪凤门穴地轰城，倾十馀丈，复由水西门、旱西门、南门缘梯而登，城遂陷。祥厚偕霍隆武敛兵守驻防城，妇女皆助战，逾日亦陷。祥厚手刃数贼，身被数十创，死之。事闻，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勇。入祀京师昭忠祠，於江宁建专祠，死事者附祀焉。

霍隆武，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福州驻防。由武举前锋校历官福建水师旗营协领。咸丰元年，擢江宁副都统。贼围城，偕祥厚登陴固守，历十馀昼夜，外城陷，同守内城，策马督战，受伤堕，力竭阵亡，赠都统，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当时驻防旗兵战最力。锡龄额者，事母孝，将军本智异之，擢为参领。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事急，戒其妻：“国家豢养，无所报；脱不利，当阖门死。”自守城，即不返家，举室皆殉。炳元，官佐领，勇力冠军。仪凤门之陷，率死士奋斗，贼为之却，忽有狙击者，殒於阵。贼破内城，屠戮尤惨，男妇几无子遗。

福珠洪阿，苏完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副都统佛安子。由銮仪卫整仪尉累擢总兵，历镇箠、伊犁、西宁、天津诸镇。道光末，授江南提督，调陕西。粤匪起，江南筹防，仍调回旧任，驻守省城，所部兵仅敌百人。地雷发，迎击於城

缺，斩悍贼，而诸门先后破。贼四面至，往来巷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壮敏。

恩长，赫舍里氏，满洲镶红旗人。由亲军、十五善射，累迁安徽宁国营副将。道光中，治江防，被奖。累擢寿春镇总兵。初率兵守安庆，陆建瀛赴九江上游，调充翼长，为军锋。与贼战江中，毁贼船三十馀艘，众寡不敌，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壮。

陈胜元，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历官福建参将。捕洋盗有功，累擢江南福山镇总兵。率水师防江，贼至太平四合山，迎击，追至芜湖，中炮落水，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世职，谥刚勇。

祁宿藻，字幼章，山西寿阳人，大学士嵩藻弟也。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召对受宣宗知，特简授湖北黄州知府，调武昌。连年大水，城几没，堵御获全。治急赈，煮粥施钱及衣棺药饵，全活灾民甚众，政声最。超擢广东盐运使，迁按察使，又迁湖南布政使。会韶州数县土匪起，诏留宿藻督兵往剿，七战皆捷，匪首就擒。事平，赐花翎。调江宁布政使。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山东、江北皆被水。大学士杜受田奉命临赈，疏请以宿藻督办江北赈务，章程出其手定，奏颁两省行之。

及粤匪将东下，宿藻驰返江宁，括库储治军械，尽移兵精及南门外商市囤米入城，号召义勇之士备战守。见督抚仓皇失措，各存意见，劝谏不听，乃偕祥厚等密疏上闻。建瀛既被罪失众心，宿藻独任事，贼至，力疾登陴指挥，历三昼夜，城大兵单，援师不至，知事不可为，在城上呕血数升，卒。

文宗悼惜，加等优恤，赠右都御史，荫一子以知州用。同治初，江南平，兄寯藻遣寻其遗榱，得之城北僻地。曾国藩以闻，请附祀祥厚专祠，追谥文节。当城陷时，署布政使盐巡道涂文钧、江安粮道陈克让、江宁知府魏亨达、同知承恩、通判程文荣、上元知县刘同纓、江宁知县张行澍同死之。

克让，奉天承德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擢四川绥远知府，调成都。咸丰元年，擢江安粮道，居官清正。贼将至，或劝以督运出。克让曰：“江宁东南都会，失则大局危。去将焉往？”又请徙其孥，其妻泣曰：“去为民望，不如死！”宿藻死而不瞑，克让抚之曰：“库尚有储金，当募死士以成君志。”克让守清凉山，督兵战，殁於阵。弟克诚，子松恩，同遇害。妻李，自经死。赐恤，予骑都尉世职，本籍请建专祠，追谥忠节。

同纓，江西石城人。拔贡。历官盐城、泰兴、江浦、上元、六合、江宁诸县，皆有声。江宁治防，储粮练团，胥赖其力。贼初至，假向荣书请入城，同纓察其诈，却之。炮裂城，率死士御击复完。及城陷，赋绝命词，投水死，恤典加等，赠道衔，谥武烈。

瑞昌，字云阁，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六世祖敖德，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瑞昌由拜唐阿授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冠军使。道光二十九年，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历金州、吉林副都统。

咸丰三年，擢杭州将军，未之任，率盛京兵赴淮、徐，专办山东防剿。寻从僧格林沁、胜保剿贼畿辅。四年，连战静

海、河间、东光。五年，会攻连镇，扼河西，毁贼巢木城。贼首林凤祥就擒，被诏嘉奖，命赴本任。十年二月，粤匪由广德入浙境，省城兵单，分防湖州、孝丰、馀杭。贼分股突犯杭州，瑞昌令副都统来存出武林门御之，自守钱塘门，偕巡抚罗遵殿布置甫定，贼已麇至，纵火扑城。越十日，地雷发，城陷。瑞昌率旗兵迎击於涌金门，杀伤相当。退守驻防子城，贼屡攻，力拒却之。相持六日，会张玉良率援兵至，夹击，贼弃城走，遂复杭州，特诏嘉奖，赐黄马褂，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既而江南大营溃，常、苏两郡陷。张玉良以罪黜，命瑞昌总统江南诸军，江长贵副之，规复苏州，而贼已陷长兴、武康，复谕先顾杭城，再图进取。嘉兴寻为贼踞，命瑞昌督张玉良往攻，亦未果。十月，贼陷富阳、馀杭，复扑杭州，瑞昌亲督副都统杰纯、副将吴再升击走之。十一年，贼势益张，由嘉兴进陷石门，湖州亦被围，浙东诸郡相继失守。自绍兴为贼踞，杭州愈危，遂被围，瑞昌偕巡抚王有龄婴城固守逾两月。张玉良战城下，伤殒，军心益涣。外援不至，粮道皆绝。瑞昌忧愤成疾，旗兵精壮多伤亡，乃集将校，誓死报国，家给火药。及城陷，瑞昌先举火自焚，阖营次第火起，同死者，杭州副都统关福及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以下男妇四千余人。事闻，诏优恤，赠太子太保，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壮。入祀京师昭忠祠，杭州建专祠，死事者附祀焉。

同治三年，杭州复，左宗棠奏瑞昌妾吴，於城破时挈两幼子绪成、绪恩出走失散。事定，寻得绪恩，护送回京。诏

念瑞昌忠烈，命本旗传交其长子内阁中书绪光收养，飭宗棠购访绪成下落，迄未得。后以两世职并为三等子爵。

杰纯，布库鲁氏，蒙古正白旗人，杭州驻防。由骁骑校累迁协领。忠勇得土心，为瑞昌所倚。杭州初破，瑞昌欲自刭，杰纯与副都统来存言贼以偏师疾至，未有后继，犹可力保驻防城以待外援，瑞昌从之，乃登陴守御。杰纯当武林门，日与贼战，长子前锋校纳苏铿阵亡，不之顾，殓其尸，不哭，曰：“汝先得所归矣！”及援兵至，怒马突出，贼披靡，追击出城十里外。以复城功，赐花翎。擢宁夏副都统，留浙协同团练大臣统率练勇，出省复富阳。是年冬，贼复犯杭州，迎剿於观音桥，手刃数贼，率西湖水勇截击，斩馘甚众，又连破扑城之贼，追至留下，进克馀杭，赐号额腾伊巴图鲁。调授乍浦副都统，仍留防省城。

十一年，城再陷，杰纯战一昼夜，所部伤亡略尽，遣次子出避，以存宗祀，阖门自焚，独策马入贼阵，死之。诏嘉其一门忠烈，依都统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杭州、乍浦并建专祠，子妇孙仆皆附祀。后复加恩入祀京师昭忠祠，谥果毅。擢次子固鲁铿知府，改归京旗。

锡龄阿，扎哈苏氏，蒙古正白旗人，荆州驻防。以佐领率兵从战沔阳、监利、潜江、应城、汉阳、宜昌。积功累擢福州副都统，调乍浦副都统。十一年，贼来犯，督兵出战，城中内应起，折回巷战，全军皆没，与两子荣辉、荣耀同殒於阵。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入祀京师昭忠祠。嗣以荆州绅民感念保境功，请建专祠。子荣辉、荣耀并予云骑尉世职。

论曰：清制，行省要区置旗兵驻防，其尤重都会，兵额多者，以将军领之。盖监制疆臣，备不虞也。承平恬嬉，非复国初劲旅，小有变动，可资镇慑；巨寇燎原，力不足以御之。江南之失，误於陆建瀛不预设防。祥厚仓猝专任，以孤城当方张之寇，宁有幸焉。杭州初陷，贼仅偏师，故瑞昌能守内城以待援；及苏、常既失，辅车无依，终不能保，大势然也。然二人者，皆能以忠义激励，城亡与亡，妇孺皆知效死，烈已！祁宿藻孤忠尽瘁，杰纯智勇能军，并一时杰出之才。炎冈同烬，世尤惜之。

卷三百九十九

列传一百八十六

吕贤基 邹鸣鹤 戴熙 汤贻汾 张芾 黄琮
陶廷杰 冯培元 孙铭恩 沈炳垣 张锡庚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持正敢言，数论时政得失，多所采用。文宗即位，应诏上封事，请懋圣学，正人心，育人才，恤民隐，尤被嘉纳。迁鸿胪寺卿。咸丰元年，超擢工部侍郎。二年，以时事可危，疏请下诏求言，略曰：“粤西会匪滋事，二年以来，命将出师，尚无成效，甚至围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丰工未能合龙，重运阻滞，灾民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费五百万，军需费一千馀万，部臣束手无措，必致

掎克腴削，邦本愈摇。今日事势，譬之於病，元气血脉，枯竭已甚，外邪又炽，若再讳疾忌医，愈难为救。惟有开通喉舌，广觅良方，庶可补救万一。请特旨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讳，一改泄沓之故习，各抒所见，以期集思广益。”疏入，谕部院大臣、九卿、科道有言责者，各据见闻，直言无隐。

三年正月，命贤基驰赴安徽会同巡抚蒋文庆及周天爵办理防剿事宜，贤基疏言：“江宁以东西梁山为要隘，必先扼守。庐州为江淮门户，宜令重臣驻扎。巢湖出江当梁山上游，地方匪徒宜招抚，免为贼用，且可与梁山为犄角。”上嘉纳，不及施行，而安庆、江宁先后陷。奏调给事中袁甲三、知府赵昉帮办团练防剿，又调编修李鸿章等襄军事。偕周天爵疏言：“事当分任。团练专令歼除土匪；牧令守本境，统帅剿贼，不得远驻百里之外，以免推诿。”上韪之。

安徽境内无大枝劲旅，团练亦散漫无可恃。七月，湖北败贼窜陷英山，扰太湖，分犯洪家埠，贤基檄游击麇音太、伍登庸击走之。八月，贼复自江西窜踞安庆，贤基赴舒城、桐城劝募团练，为官军声援。麇音太、伍登庸战歿於集贤关。贼犯桐城，绅士马三俊率练勇迎战失利，遂失守。已革按察使张熙宇退驻大关，贤基抗疏劾之。时方驻舒城，或告以无守土责，未辖一兵，贼锋甚锐，可退守以图再举。贤基曰：“奉命治乡兵杀贼，当以死报国。敢避寇幸免乎？”十月贼至，登陴守御，城陷，死之。

文宗初闻舒城失守，即曰：“贤基素怀忠义，必能大节无亏。”及奏上，深悼惜之，赠尚书衔，加恩於舒城建专祠，擢其子编修锦文以侍读用，赐银三千两，命锦文即日回籍治丧。

予骑都尉世职，祀京师及本籍府城昭忠祠。后安徽请祀乡贤，特谕：“贤基品行端正，居官忠直，名副其实。”即报可。

邹鸣鹤，字钟泉，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进士，云南即用知县。亲老告近，改发河南，署新郑，补罗山，有惠政。母丧，去官。巡抚程祖洛疏陈鸣鹤政绩，罗山绅民吁请保留河南，特旨允俟服阕以南、汝、陈、光四府州所属酌补选缺，异数也。

寻补光山，调祥符，擢兰仪厅河工同知，护开归陈许道。以治河劳，晋秩知府。历卫辉、陈州、开封。二十一年，河决祥符，水围省城，鸣鹤露宿城上，尽力堵御。有议迁省城於洛阳者，鸣鹤上议有六不可。钦差大臣王鼎等据以疏陈，乃决议坚守。凡历七十馀日，水退城安。论功，晋秩道员。二十三年，河决中牟，褫职留工，工竣，复原官，仍在工效力。丁生母忧，服阕，署彰卫怀道，寻授江西督粮道。文宗即位，诏举贤才，户部侍郎侯桐、两江总督陆建瀛交章以鸣鹤荐，擢顺天府尹。

咸丰元年，擢广西巡抚。匪乱方炽，大学士赛尚阿督军事，鸣鹤课吏治，治团练，抚恤被兵灾民。二年，贼由永安突犯桂林，城中兵仅千人，仓猝防御，提督向荣驰援，民心始定。总兵秦定三等续至，鸣鹤以诸军无所统属，自请督战。分遣诸将击贼，相持月馀，贼百计攻城，屡却。贼遂分窜，赛尚阿促向荣追击，鸣鹤坚留防贼回窜，互疏争。贼寻陷兴安、全州，入湖南，诏褫鸣鹤职，以守城功免治罪。

洎回籍，贼已陷武昌。三年正月，陆建瀛赴九江督师，疏

请起鸣鹤筹办沿江防务。已病，或沮其行。曰：“此吾补过报国之日也！”建瀛旋退江宁，获罪，命鸣鹤与将军祥厚等筹商守御。建瀛见其病甚，欲为奏请还家养病，鸣鹤不可。及江宁陷，书绝命词曰：“臣力难图报称，臣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尽节，庶几全始全终。”遣人持付其子，自率队出，至三山街，贼见识之，曰：“此守桂林之邹巡抚也！”呼其名诟之。鸣鹤亦骂不绝口，被支解而死。事闻，赠道衔，赐恤。

同治初，江南既平，曾国藩疏陈鸣鹤生平政绩及殉节状，请加恩优恤。御史朱震言鸣鹤匿民居遇害，非临阵捐躯者比，请罢之。编修朱福基等复以鸣鹤被难闻见各殊，呈请下两江总督马新贻确查。新贻覆奏绅耆咸称鸣鹤协同防守，誓以身殉，骂贼被戕，无避匿民居之事。诏依巡抚例议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壮节。后祀河南名宦祠。

戴熙，字醇士，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赞善，迁中允。十八年，入直南书房。督广东学政，任满，请终养。二十五年，服阕，未补官，复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授兵部侍郎，仍直南书房。

先是，广东因土民阻英人入城，相持者数年。至二十九年，英人慑於民怒，暂罢议。宣宗嘉悦，以为奇功，锡封总督徐广缙子爵，巡抚叶名琛男爵。会熙召对，论及之。熙言广东民风素所谙悉，督抚所奏，恐涉铺张，非可终恃，上不悻。寻命书扇，有帖体字，传旨申饬。越日，命南书房书扁额，内监传谕指派同直张锡庚，戒勿交写误字之戴熙。未几，

罢其入直。熙知眷衰，称病请开缺，上益怒，降三品京堂休致。

咸丰初，诏举人才，尚书孙瑞珍以熙荐，召来京候简用，因病未至。粤匪踞江宁，浙江戒严。熙偕官绅劝谕捐输，举行团练。八年，粤匪由江西扰浙东，熙助巡抚晏端书筹调兵食，乞援邻境。援师至，贼未得逞，渐退。以治团练劳，加二品顶戴。杭州初有民兵八百人，又选锋数百，事缓，以资绌，减少半。十年，粤匪由安徽广德入浙，连陷数县，犯湖州、武康。熙以所部练勇付按察使段光清，会旗兵防独松、千秋等关。贼至，敛兵入城守。熙谓用兵无独守孤城之理，宜分营城外相犄角，又议乘贼初至迎击，皆未行。熙与弟焘助守西北隅，炮毙黄衣贼一人，贼遽退匿山后。众谓贼且遁，熙料其诈，侦之，果转赴西南。昼夜环攻，久雨，兵疲。贼於宋镇湖门故址穴地轰城，遂陷，熙赴水死之。弟煦、媳金、及甥王朝荣，同殉。事闻，赠尚书衔，建专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弟煦，精算学，自有传。

熙雅尚绝俗，尤善画。当视学广东，陛辞，宣宗谕曰：“古人之作画，须行万里路。此行遍历山川，画当益进。”其见重如此。后以直言黜。及殉节，遂益为世重。同时汤贻汾画负盛名，与熙相匹。亦殉江宁之难，同以忠义显，世称戴、汤云。

贻汾，字雨生，江苏武进人。祖大奎，官福建凤山知县，守城殉节，父荀业同死，见《忠义传》。贻汾少有俊才。家贫，以难荫袭世职，授守备，累擢浙江乐清协副将。历官治军捕盗有声。尚气节，工诗画，政绩文章为时重。晚辞官侨居江

宁。及粤匪炽，贻汾见时事日亟，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江宁筹防，大史每有咨询，尽言赞画。城陷，从容赋绝命词，赴水死。事闻，文宗以其三世死事，特诏优恤，加一云骑尉，谥贞愍。

张芾，字小浦，陕西泾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庶子，直南书房。大考一等，擢少詹事，超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二十五年，授工部侍郎，任满回京，仍直南书房，调吏部。二十九年，督江西学政。文宗即位，应诏陈言，请明黜陟，宽出纳，禁糜费，重海防，上嘉纳。命按巡抚陈阡被劾各款，得实，罢之。阡亦讦芾收受陋规，诏免议。

咸丰二年，调刑部侍郎。任满，留署江西巡抚，寻实授。时粤匪方围长沙，诏芾偕在籍尚书陈孚恩筹防。未几，岳州陷，芾驻守九江。三年正月，总督陆建瀛至九江，芾移守瑞昌，贼来犯，击走之，而九江遂陷，革职留任，退守南昌。贼既踞江宁，分股泝江而上。芾奏调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来援，甫至而贼船直抵城下，芾率官绅婴城固守，贼穴道轰城，坏而复完。总兵马济美战歿城外，赖江忠源迭战却贼，被围凡三阅月，贼乃东走，由九江趋安徽。芾以守城劳，复原官。奏奖将吏猥多，部议核减，芾疏争，严旨切责。会因截留滇、黔铜铅银，又陈孚恩被劾，芾为申辨，上怒，褫芾职。

芾既罢，道梗不得归，侨居绍兴。贼窥徽、宁急，巡抚驻庐州不能兼顾。侍郎王茂荫荐芾，乃命交和春、福济差遣。芾至，练团劝捐，以千人守徽州，提督邓绍良、总兵江长贵

分扼要隘。五年，复休宁、石埭，予六品顶戴。六年，贼扰婺源，祁门，连破之於七里桥、屯溪口，徽境得安，加五品顶戴。是年冬，贼复由江西窜踞休宁，击走之。母丧，夺情留军，命俟服闋后以三品京堂候补。七年，邓绍良战歿湾沚，祁门、婺源皆告急。遣参将王庆麟破贼於清华街，又击走祁门贼。九年，复婺源，贼西窜，授芾通政使，寻迁左副都御史。太平、石埭连战皆捷，诏皖南四府一州军务归芾督办。十年，贼复陷泾县、旌德，由绩溪进犯徽郡。芾督江长贵及知府苏式敬、道员萧翰庆，连克太平、旌德、石埭、泾县，而贼由江苏、浙江回窜，复连陷建平、广德、泾县。芾先以失机自劾，暂行革职留军，至是复自请治罪，遂命以皖南军事畀两江总督曾国藩，召芾还京，请回籍补持服，允之。

十一年，粤匪、捻匪合扰关中，起芾助治团练御贼。事甫平，而回匪乱作，连破数州县，逼省城，诏芾督办陕西团练，会同巡抚瑛桠防剿。瑛桠巽懦，计无所出，谓芾大臣有乡望，谕之宜可解。芾慨然率数骑往，历高陵、临潼至渭南仓头镇，晓以利害，回众颇感动。其酋任老五惧摇众心，噉党拥出折辱之，芾据地大骂不绝口，遂被支解。时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子师劬，往觅遗骸，仅得骨数节。事闻，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毅。命於省城、仓头镇并建专祠，随行遇害之临潼知县繆树本、山西知县蒋若讷及家属在泾阳被害者五十二人，从死仆人金榜等六人，并附祀。赐师劬举人。江西、徽州并建专祠，后祀江西名宦。

黄琮，云南昆明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累擢兵部侍郎，以亲老乞养回籍。咸丰七年，云南回乱方炽，命琮偕在籍御史窦圻治团练。时饷绌兵单，疆臣主且剿且抚，而汉、回仇隙素深，团练骄悍不听约束，往往抚局将成，练勇擅杀降回，益纷扰。总督吴振械劾琮及窦圻办理失当，皆褫职。事稍定，振械疏陈纵容练勇诸事，皆出窦圻主持。琮当省城被围时，登陴固守有劳，又劝捐出力，诏复原官。同治二年，逆回马荣诈降，入城戕总督潘铎，肆杀掠，琮遇害，赠右都御史。光绪中，巡抚潘鼎新为请，予谥文洁。

陶廷杰，贵州都匀人。嘉庆十九年进士，由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道光中，出为江苏苏松粮储道。历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署巡抚。二十五年，休致。咸丰三年，贵州土匪起，命廷杰在籍会同地方官办理团练。六年，古州、黄平、都匀先后陷，廷杰率团练御贼，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文节。

冯培元，字因伯，浙江仁和人。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咸丰元年，改直上书房，授惇郡王奕谿读。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寻督湖北学政。数月中，连擢侍讲学士、光禄寺卿。

时粤匪已犯长沙，人情汹惧。培元幼孤，家贫，母何贤明苦节，抚之成立。及至湖北，将迎养。闻岳州陷，驰书止母行。母报曰：“如果有变，见危授命，大节不可夺。其遵吾教！”培元奉书，涕泣自矢。贼至攻城，培元偕在城文武登陴同守。城陷，投井死。三年正月，贼去，向荣率兵入城，有以告者，始出而殓之，尸如生。事闻，文宗以武昌之陷，阖城文武殉难，恤典特优，赠侍郎，建专祠，予骑都尉世职，谥

文介。后两子学瀚、学澧皆赐举人。

孙铭恩，字兰检，江苏通州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詹事。咸丰二年，典试广东，还京，道出九江。粤匪已由岳州东下，陷汉阳。铭恩疏上江防十二事，下江南督抚施行。三年，连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督安徽学政。

时安庆已为贼踞，故事，学政驻太平府，铭恩激励绅民，举行团练，捐廉为倡。溃兵时至，侮官劫市，铭恩谕以大义，稍定。四年，以父病请开缺省视，会有旨命偕在籍前南河总督潘锡恩防守徽、宁，铭恩未之知也。疏入，文宗疑其规避，严旨切责，允其回籍，俟假满以三四品京堂降补。未逾月，贼犯太平，从者请避之。铭恩曰：“城亡与亡，以明吾心！”城陷，贼至，衣冠坐堂上，抗骂，被执，囚於江宁，仆范源从。铭恩不食，贼胁源劝降，源叱之，断其舌，同遇害。诏嘉其抗节不屈，遇害甚惨，赠内阁学士，入祀京师及安徽、江苏昭忠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文节。范源同议恤。

沈炳垣，字紫卿，浙江海盐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咸丰四年，督广西学政。广西自洪秀全北犯后，群匪迭起。炳垣至，与巡抚劳崇光议战守策，崇光深器之。

七年春，按试南宁毕，警报日至，居民汹汹惊避。炳垣倡言城险可保，条列守御法，捐俸济饷，守三昼夜。贼知有备，引去。浔州陷，江路梗塞，间道至梧州。艇匪陈开等众

数万突来犯，炳垣率知府陈瑞枝等婴城固守，凡三阅月，粮尽援绝。官吏以炳垣无守土责，遣兵卫之出，炳垣不可。八月，城陷，仰药未死，贼拥去，厚遇之。炳垣骂贼，求死不得。久之，乘间为书致巡抚刘长佑，请出兵袭城，密约城内民夹击。事泄，贼恨甚，磔而焚之。有老卒睹炳垣惨死状，走省城首於官。赠内阁学士，谥文节，建专祠桂林。

张锡庚，字星白，江苏丹徒人，大学士玉书裔孙。道光十六年二甲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擢顺天府丞，丁父忧，服阕，补原官。疏论绿营冒滥顶名及缉捕诸弊，诏下其疏於各直省，实力整顿。又疏言殿试贡士不限字数，听其发抒，删去颂辞，下部议行。历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

咸丰八年，督浙江学政，擢刑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十年，杭州陷而旋复，锡庚助城守，其子恩然率家属自焚，锡庚以闻，予旌恤。团练大臣王履谦劾巡抚王有龄筹饷按缺派捐，命锡庚访按。锡庚以有龄一月内更易州县二十馀员，非政体，请予处分，从之。十一年，任满，代者未至，杭州复被围，锡庚同守城。城陷，或劝之去，锡庚曰：“吾大臣也，不可辱国！”遂自缢，贼称其忠，为具棺敛。赠尚书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祀浙江昭忠祠，谥文贞。

论曰：吕贤基以忠鯁受主知，其治兵安徽也，志欲大有所为，当残破之餘，骤无藉手，仓猝殒身，文宗惜之。邹鸣鹤久著循声，戴熙亦负清望，张芾守江西、防皖南，虽无伟

绩，备历艰难。三人以在籍搢绅治团筹防，虽久暂不同，皆事权不属，或以城亡与亡，或以犯难遇害。黄琮初因措置失宜获咎，继亦原之，而终不免於难。冯培元、孙铭恩、沈炳垣、张锡庚，文学之臣，职非守土，死皆惨烈，朝廷报忠之典悉从优渥，固不以成败论已。

卷四百

列传一百八十七

何桂珍 徐丰玉 张汝瀛 金云门 唐树义
岳兴阿 易容之 温绍原 金光筋 李孟群
赵景贤

何桂珍，字丹畦，云南师宗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年甫冠，乞假归娶。散馆授编修，督贵州学政。入直上书房，授孚郡王读。文宗在潜邸，即受知。桂珍乡试出倭仁门，与唐鉴、曾国藩为师友，学以宋儒为宗。及文宗即位，以所撰《大学衍义刍言》奏进，优诏嘉纳。数上疏论时政得失，言琦善、牛鉴僭军之将，不宜任兵事。咸丰三年，出为福建兴泉永道。巡防大臣贾桢等奏请开缺，留京随办城守事宜。

四年，畿辅解严，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安庆久陷，巡抚福济驻庐州之店埠。桂珍所治在江南，阻於贼，遂留江北。檄募勇从征，饷无所出，久之，得二百人，至霍山，号召乡团，增为三千人，激以忠义，破捻匪李兆受於霍城，追击至

麻埠，进逼流波疃；檄商城、固始乡团截其北，金寨练勇拒其东，自率所部遏其西，兆受大惧，与其党马超江等同降，解散胁从万计，民欢呼载道，馈糗粮不绝。福济令桂珍援庐江，檄至，城已陷，驰救不及，劾罢职。是年，曾国藩破贼田家镇，进围九江，桂珍通牒言战状，国藩以闻。袁甲三军临淮，欲资桂珍兵西与楚师会，至蕲水而九江军失利，武昌再陷。国藩入江西，文报不相闻。桂珍乃提孤军转战潜、霍间。五年春，克蕲水、英山，歼贼首田金爵。和春上其功，予六品顶戴，留驻英山。自桂珍受事，至是八阅月，仅支饷银三百两。民团相从者踵至，益以李兆受降众，饿不得食，五月，师遂溃。

兆受之降也，桂珍请福济羁以官，不听，不能无觖望。未几，马超江被杀，兆受乞拘仇，弗获，则大悲，议为超江复仇，设位受吊，捻党大集。於是安徽、河南皆以兆受复叛入告，兆受诣桂珍自陈，抚慰之，稍定。会福济密书嘱先发绝其患，书由驿递，为兆受所得，谓桂珍卖己。十月，阳置酒，伏兵英山小南门外，桂珍遂遇害，左右四十余人皆从死。事闻，依道员阵亡例赐恤，赠光禄寺卿，予云骑尉世职。同治初，江南平，曾国藩疏言桂珍率乡团剿贼，饥饿艰难，历人间未有之苦，机事不密，为叛人所戕，天下冤之。诏晋世职为骑都尉，予谥文贞，建祠英山县。

徐丰玉，字石民，安徽桐城人。父鏞，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丰玉少应科举不遇，捐纳铨授贵州平远知州。署威宁，捕斩大盗，总督林则徐嘉异之，调黄平。苗寨盗魁

保禾日聚众剽掠。丰玉清保甲，理屯军，请兵会剿。巡抚乔用迁虑激变，不许。既而苗益恣，从知府胡林翼往剿，保禾遁。时广西匪起，蔓及贵州境。丰玉练民兵，入山搜捕，多得盗魁，诛之。云南巡抚张亮基过黄平，悉其状，密疏荐。迁郎岱同知，署思州府。

咸丰二年，擢湖北黄州知府。甫莅任，而张亮基调湖南，奏调丰玉往襄军事，助守长沙。寻从总督徐广缙赴岳州，武昌已陷，丰玉请广缙速移镇黄州，截贼下窜。广缙不能用，得罪去，张亮基代之。三年，擢湖北督粮道，署汉黄德道。广济民变，戕县令。黄州知府邵纶及新令鲍开运往抚，均遇害。丰玉偕按察使江忠源往剿，捕斩数百人，乃定。

会粤匪由江宁分窜上游，忠源率师援江西，亮基令丰玉统湖北防军驻田家镇。镇当江北岸，后有大山曰黄金塔，小山曰磨盘，下有河直入江中，与南岸半壁山接。山堑水湍，舟行必循湍绕河乃得过，最据形势。丰玉列营诸山，於河上联筏作城，列炮以守。半壁山背倚湖，湖通兴国，入湖处曰富池口。丰玉欲分营半壁山上而兵单，仅遣兵弁瞭望而已。九月，贼由南昌退九江，遂上犯田家镇。丰玉偕总兵杨昌泗凭墙炮击沉贼船，又毙陆路扑营贼，乘胜追压乃退。次日，贼船拥至，分三路迎击，毙贼甚众，毁其大船。贼由富池口分船数百犯兴国，会江忠源由江西回援，贼复由兴国会於富池口。荆门知州李橦轻军袭之，丰玉遣兵夹击，败挫，橦阵歿。忠源闻田家镇危急，调九江兵驰援，未达，忠源独挈亲兵数十人至。见贼众兵单，惊曰：“不可守矣！”次晨，大风作，贼连檣骤至，环扑我营。丰玉偕汉黄德道张汝瀛督战，筏城被

焚，营垒皆不守。丰玉手佩刀杀贼，遂自刭，汝瀛同殉焉。忠源亲随仅存数人，收集余众，退驻广济。事闻，予骑都尉世职。光绪中，大学士李鸿章疏陈丰玉政绩、死事状，予谥勇烈，建专祠。

张汝瀛，山东乐陵人。道光元年举人。官广西知县，历贵县、苍梧，以剿匪功洊升知府，亦为张亮基所荐拔。咸丰三年，擢汉黄德道。甫抵任，偕丰玉同守田家镇，歿於阵，予骑都尉世职，追谥勇节。

金云门，安徽休宁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浙江云和知县。改湖北，历天门、崇阳、随州。以擒崇阳匪首钟人杰功，晋知州。洊擢安陆知府，署粮储道，护按察使，调署黄州。自田家镇失利，贼遂进陷黄州，云门死之，赠太仆寺卿，予骑都尉世职。后京山士民以政绩卓越请建祠，谥果毅。

唐树义，贵州遵义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官湖北咸丰、监利、江夏知县，洊擢湖北布政使。以病归，在籍办团练。张亮基奏调湖北，署按察使。及田家镇军事亟，率兵防江北陆路，驻广济。既而黄州、汉阳相继陷，树义剿贼德安，进军淝口。咸丰四年，战失利，褫职留任，率舟师御贼金口，船破，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恪。

岳兴阿，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考授内阁中书，出为河南南阳知府，洊擢湖北布政使。四年，武昌陷，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刚节。

易容之，广东鹤山人。捐纳铨授湖北德安知府。四年，德安陷，骂贼死之，予骑都尉世职。李榕自有传。

温绍原，字北屏，湖北江夏人。少负奇略。入赘为两淮盐运司经历，改知县。咸丰二年，署六合，减赋役，蠲苛法，民戴之。

粤匪陷武昌东下，绍原以六合为南北要冲，劝民积谷储群堡，修城垣，治守具。团练四乡，合为一气，别募壮勇训练。三年春，江宁陷，贼游骑至境，辄歼之。既而大至，御於龙池，以兵单失利，练总徐琳、达成荣战死，绍原退保南关。会日暮，贼营火，乘乱攻之，斩伪丞相一、伪统制四，馀众歼焉。绍原益增守要隘，浚品字坑伏地雷。守备秦淮阳，千总夏定邦、王家干，皆能战，贼屡至，随机御之，每擒斩过当，贼惧之，不敢逼。钦差大臣向荣、总督怡良先后上其功，以知府升用，赐花翎，特诏嘉奖；并以绅民深明大义，蠲免六合一年丁漕，增广学额，以示旌异。

四年，贼屯九袱洲，结簰置炮，翼以战舰，顺流下，至八卦洲，绍原夜以小舟袭之，纵火焚簰几尽，偕总兵武庆、江浦知县曾勉礼，分路进攻九袱洲。天大雾，架浮桥袭贼营，大破之，平其垒，被议叙。

五年，署江宁知府，在县设治，督办府属团练事宜。贼屡纠悍党自浦口来扑，皆不得逞。六年，大军攻镇江、瓜洲急，贼数路来援。其自芜湖来者，绍原要之於江，七战皆捷，进划南岸七里洲贼垒，毁其舟。贼乃出陆路，窜踞高资港、下蜀街，巡抚吉尔杭阿檄绍原赴援。绍原令其弟温纶率千人往战，数有功。江北托明阿军溃，扬州陷。绍原由仪征往援，而贼陷江浦，犯浦口，踞六合葛塘集，偕张国梁驰击於龙池，大破之；又破之於盘城集，连复江浦、浦口。捷闻，擢道员。未

几，贼再陷江浦，进犯六合，绍原合水陆击走之。

时军事分隶江南、江北两大营。六合地居江北，绍原以孤城为保障，且数出境渡江助大军攻剿立功，向荣深推重，令充南军翼长。德兴阿督北军，意谦之。七年，天长、来安土匪起，遣兵破之。列上所部战绩，德兴阿谓越境邀功，置勿录，绍原力争，遂以干预保举疏劾褫职，仍留六合带勇防堵。寻有旨命兼管江宁、江浦团练。总督何桂清疏言：“绍原以一县倡募水陆各勇，激励绅团，屡歼贼众，出奇制胜。且余力上扼江浦，下救仪征，北援来安，江北大营得免西顾之忧。自来安至庐州，尚有一线运道可通者，亦惟绍原是赖。才足匡时如绍原者，实不多见。请复原官，以维系众心。”诏允开复知府。八年，从大军克来安，加盐运使衔。

悍酋李秀成、陈玉成大举援江宁，先陷江浦。德兴阿退六合，三战皆败，又退扬州。贼久憾绍原，合力围攻。文宗恐其有失，诏促德兴阿、胜保速援，皆不至。绍原坚守几及一月，力竭城陷，死之。张国梁既克扬州，即日驰赴，於城陷次日始至，闻者莫不嗟悼。诏嘉绍原“六载守城，久为江北重镇。援师未集，力竭捐躯，深为惋惜”，赠布政使衔，予骑都尉世职，於六合建专祠，谥壮勇。

夏定邦，六合人，王家干，睢宁人。从绍原守御，及八卦洲、九袱洲、江浦诸战，皆有殊绩，并擢官都司。城陷，同死难。

金光箴，字濂石，直隶天津人。捐纳通判，分甘肃，署巴燕戎格厅，改安徽知县。青阳民因岁荒抗征，几酿变，光箴奉檄单骑谕解之。补建平，调定远。定远多盗，巡缉无间，

捕土匪陈小唤子置之法。又调寿州。

咸丰三年春，粤匪连陷安庆、江宁，皖北盗蜂起，光筭集民团备战守。陆遐龄者，定远巨猾，系安庆狱。城陷，贼令归结党为北路应，扰定远、寿州、合肥，势甚张。巡抚周天爵兵少不能制，令光筭图之。先布间谍，散其党羽，然后进攻庄木桥。光筭设奇计，亲率勇士擒遐龄父子及其党四十余人，戮之。天爵特疏荐，晋秩知府，赐花翎。

四月，贼由江宁、扬州分股北窜临淮，扰及凤阳、怀远。光筭於两河口立水营，八公山杂张旗帜为疑兵，列炮要隘。获贼谍逃兵，并斩之以徇，寿州获安。五月，贼复由六合扑正阳关，光筭调练勇千，屯三十里铺及两河口迎击，歼贼二百余人，乃引去，招降附近土匪谈家宝、张茂等党众数千，皆效用。是年冬，粤匪陷庐州。四年，六安继陷，北路捻匪日猖獗。和春督大军规庐州，不暇北顾。袁甲三剿捻，傍徨於皖、豫之交。正阳为要冲，距州城六十里。光筭扼关以御，捻党数来犯，五战皆捷。季学盛踞于家围，而马四、马五、王亮彩、邓三虎等诸捻党出没州境，先后平之。庐州大军无后顾之忧者，光筭之力也。

五年，大军克庐州，光筭署知府，抚流亡，严斥候，数歼伏匪。六年，遂实授。寻巡抚福济疏列其治行上闻，以道员记名，署庐凤道。时和春移督江南大军，袁甲三再起军临淮，捻势南趋。光筭甫出兵，捻首张洛行已破周镇、王庄，犯三十里铺。光筭背水为阵，令曰：“有进无退！”分三路击之，以八百人破贼数万。七年春，捻匪龚德等掠正阳关，光筭偕副都统德勒格尔渡河袭击，毙贼八百余，追七十里。将捣其

巢，闻六安复为粤匪所陷，回保夺州。粤匪骤至，围城。破其地雷，夜乘雾出城，分三路袭贼营，乡团应之。贼惊溃，追击，毙贼千馀，围立解。捷入，加按察使衔。乘胜合水陆进剿，毁贼营四十馀处，克正阳关，赐号铿色巴图鲁。闰五月，捻匪复踞正阳关，钦差大臣胜保率兵至八里垛，光筭请夹击於沫河口，建浮桥先渡马队。贼忽由后路钞来，光筭立船头督战，左腿中枪，犹指挥进击，缆断溜急，舟覆，没於河。诏赠布政使衔，依赠官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於寿州建专祠。

光筭吏治战绩为安徽第一。尝言：“大兵宜攻不宜守。郡县吏宜守四境，不宜守孤城。”皖北倚为保障。及其歿后，捻氛乃益炽，人尤思之云。

李孟群，字鹤人，河南光州人。父卿谷，道光二年举人，四川长宁知县，累擢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咸丰四年，粤匪陷武昌，巡抚青麟走湖南，卿谷守城殉难，赠布政使，予骑都尉世职，谥愍肃。

孟群，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广西即用知县。历署灵川、桂平，以剿匪功擢南宁同知。咸丰元年，匪首洪秀全犯盘龙河，孟群手执藤牌督战杀贼，鏖战连日，贼不得渡。擢知府，调赴永安军营。二年，授泗城知府。贼犯桂林，孟群赴援，连战北门外及古牛山、五里墟、夹山口、睦邻村，迭挫贼锋。围解，加道衔。进平浔州艇匪，擢道员，署浔州知府。三年，调江西九江府，仍留广西剿贼。

四年，曾国藩在籍治水师，闻孟群名，奏调率千人往偕

杨载福、彭玉麟东下，攻拔城陵矶，克岳州，调广西平乐府。贼陷武昌，孟群闻父殉难，誓灭贼复仇，仍请终制，诏留军。国藩屯金口，塔奇布进扼洪山，定三路攻武昌之策。孟群偕载福、玉麟中流直下，舰分二队，前队冲盐关出贼背，后队自上击下，毁贼船二百馀艘。会诸军铲沿江木栅，破汉关及金沙洲、白沙洲，抵鲇鱼套，西渡攻汉阳朝宗门。贼扬帆下窜，尸蔽江。毁晴川阁下木栅、大别山下木垒，武昌、汉阳同日收复。孟群奔赴父死所恸哭收殓，一军感动。捷闻，加按察使衔，赐号珠尔杭阿巴图鲁。

于是国藩进规江西，孟群率水师抵九江，战两岸及湖口皆捷。五年春，师挫於湖口，贼泝江上犯，陷汉阳，武昌大震。孟群回援，偕彭玉麟败贼汉阳。署湖北按察使，以在忧辞，诏不允。武昌寻为贼陷，从胡林翼屯金口，改统陆师。五月，合击贼，四战皆捷。七月，贼纠党扑金口，孟群拒战失利，陆营溃。诏以众寡不敌原之，命攻汉阳。六年，从总督官文迭进攻，十一月，孟群据龟山俯击，总兵王国才攻西南各门，城中贼乱，遂克汉阳，加布政使衔，以布政使遇缺题奏。

七年，安徽北路捻匪方炽，粤匪自桐城进陷六安、英山、霍山、庐州危急。巡抚福济请援，孟群率陆师二千五百人赴之，途次授安徽布政使。进兵克英山、霍山，攻独山，驻军麻埠。霍山复为贼陷，寻复之。八年，粤匪由潜山、太湖窜扰河南固始。孟群自六安赴援，偕胜保力战解围，被奖叙。剿商城匪党，平之，回军克六安。七月，福济卒於军，暂摄巡抚，未十日，庐州为粤匪所陷，褫职，留军效力。收集溃军，

驻庐州西官亭、长城一带。

皖北赤地千里，协饷不至，所部号四千，饥疲已甚。湘军李续宾方克桐城、舒城，飞书乞援，而续宾战歿於三河，势益孤危。九年二月，六安复陷，贼六七万逼长城，营垒被围，死守十馀日。垒破，手刃数贼，受伤被执，拥至庐州，贼首陈玉成优礼之，绝粮不食，赋诗四章书於绢，付人使出报大营，遂死之。

胜保等先已疏陈孟群杀贼陈亡，诏复原官，赐恤，谥武愍。十年，巡抚翁同书以寻获遗骸入奏，命送回籍。袁甲三复奏孟群死事实迹，诏於庐州建专祠，依巡抚例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穆宗即位，以孟群父子殉节，忠烈萃於一门，与赐祭死事诸臣之列焉。

赵景贤，字竹生，浙江归安人。父炳言，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湖南巡抚。

景贤，道光二十四年举人，误注乌程籍，被黜。捐复，授宣平教谕，改内阁中书。豪迈有大略。咸丰三年，在籍倡团练，以劝捐巨款，晋秩知府，分发甘肃，未往。十年，尚书许乃普荐之，命从团练大臣邵灿治事。闻粤匪陷广德，自苏州驰归，筹布守城。总兵李定太、参将周天孚先后来援失利。景贤收集溃兵，为战守计。侦知江南援军至，出城夹击，擒斩数千，立解城围。从张玉良复杭州，克长兴、德清、武康。既而贼扰嘉兴，景贤分兵屯南浔，扼其冲。四月，贼由太湖、夹浦犯湖州。道员萧翰庆来援，战歿，招其溃兵入伍，出北门击贼，血战数昼夜，贼遁。五月，率炮船进攻平望镇，与

楚军合击，克之。会贼酋陈玉成由溧水窜浙境，景贤回救，合民团要击走之，赐号额尔德木巴图鲁，以道员用。六月，进复广德，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十月，贼犯杭州，景贤驰援。湖州告警，速回师，贼已至南门外岷山。副将刘仁福率广勇来援，有通贼状，诱擒仁福，斩之以徇。贼夺气，分扰四乡，旋犯西门。合水陆击退，尽破附近诸山贼垒，围复解，加按察使銜。

十一年，复长兴。寻贼踞洞庭东、西两山，长兴不能守，郡北七十二湊时被扰。景贤於大钱口增驻水师，联络民团，分顾各路，屡战皆捷。五月，贼踞菱湖镇。率水师进攻，毁贼舟，又破之於澈山溪。九月，贼又逼郡城，鏖战五昼夜，追奔出境。时杭州久被困，景贤率兵滚营前进，连破贼卡二十馀处。贼复乘虚袭大钱口，景贤且战且退，掩击之，贼遁。闻杭州再陷，叹曰：“湖郡孤注，惟当效死弗去，以报国恩耳！”是年冬，授福建督粮道。同治元年春，诏念景贤杀贼守城，於团练中功称最，特加布政使銜。自贼氛逼城，仅大钱口可通太湖粮道。会大雪湖冻，贼由洞庭东山履冰来犯，大钱遂为所踞。

贼以屡战伤亡多，恨景贤次骨，掘其父墓，戒不与战，但断绝粮道以困之。景贤迭出战不利。密寄帛书至上海与其叔炳麟诀，誓以死守。朝廷惜其才，命曾国藩、左宗棠设法传谕轻装出赴任，景贤益感奋，选壮士三千人，分出斫贼营，夺其粮而还。被围既久，兵日给米二合五勺，官民皆食粥糜，道殣相望。五月，城陷。

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

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景贤复书略曰：“某受国恩，万勿他说。张睢阳慷慨成仁，文信国从容取义，私心窃向往之。若隳节一时，貽笑万世，虽甚不才，断不为此也。来书引及洪承畴、钱谦益、冯铨辈，当日已为士林所不齿，清议所不容。纯皇帝御定《贰臣传》，名在首列。此等人何足比数哉？国家定制，失城者斩。死於法，何若死於忠。泰山鸿毛，审之久矣。左右果然见爱，则归我者为知己，不如杀我者尤为知己也。”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自湖州陷，屡有旨问景贤下落。至是死事上闻，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悯”，加恩依巡抚例优恤，於湖州建专祠，宣付史馆为立特传，予骑都尉世职，谥忠节。长子深彦，年十二，在湖南，闻湖州陷，即自鸩死。先被旌，附祀景贤祠。次子滨彦，赐官主事；溱彦、洙彦皆以通判用。

论曰：何桂珍儒臣出为监司，以忠义激励饥军，竟抚悍寇；误於庸帅，仓猝殒身。徐丰玉才裕匡济，兵单致败。温绍原守六合，金光飭守寿州，并以弹丸一邑，出奇制胜，砥柱狂澜，其有关於江淮全局者大矣。李孟群战功卓著，至皖北兵食俱绌，卒不复振，父子继死国事，为世所哀。赵景贤以乡绅任战守，杀敌致果，继以忠贞。当时团练遍行省，自湖湘之外，收效者斯为仅见。诸人不幸以节烈终，未竟其勋

略，惜哉！

卷四百零一

列传一百八十八

向荣 和春 张国梁

向荣，字欣然，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固原。以行伍隶提标，为提督杨遇春所识拔。从征滑县、青海、回疆，常为选锋。积功擢至甘肃镇羌营游击。道光十三年，直隶总督琦善知其才，调司教练，累迁开州协副将。海疆戒严，率兵驻防山海关。擢正定镇总兵，调通永镇。二十七年，擢四川提督。三十年，调湖南，平李沅发之乱，调固原。

广西匪起，巡抚郑祖琛不能制。荣於旧将中最负时望，文宗特调为广西提督，倚以办贼。是秋至军，由柳州、庆远进剿，以达宜山、象州，连破贼於索潭墟、八旺、陶邓墟、犹山等处，贼氛稍戢。惟洪秀全等踞桂平金田，狡悍为诸贼冠。荣移兵往剿，贼以大黄江、牛排岭为犄角。咸丰元年春，攻大黄江，贼分出诱战，率总兵李能臣、周凤岐合击，大破之，歼千数百人，赐号霍钦巴图鲁。水陆合攻牛排岭，捣其巢，又追击於新墟、紫金山，贼乃窜踞武宣东乡。时周天爵为巡抚，与荣同剿贼，议不合，数战未得利，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兵来会。四月，贼突围窜象州。荣被谴，褫花翎，降三级留任，天爵亦罢军事。大学士赛尚阿代李星沅督师，命荣与乌兰泰节制镇将以下，迭诏戒荣同心协力，以赎前愆。贼踞象州中

坪，其要路东曰桐木，西曰罗秀，荣与乌兰泰分扼之。六月，荣由桐木进兵，偕乌兰泰合剿，迭败贼於马鞍山及架村、黄瓜岭、西安村，遂回窜桂平新墟、紫金山，恃险负隅。荣偕乌兰泰等迭夺猪仔峡、双髻山要隘，进破风门坳。八月，贼冒雨窜逸，官军失利於官村，遂陷永安州，坐褫职留营。十一月，合攻永安，获胜，复原官。

初，荣所部湖南兵，因荣子继雄用事，军心不服，故武宣、象州之役战不力，皆归咎之。文宗排众议，仍加倚任，而调四川兵以易湖南兵。赛尚阿不知兵，专倚荣与乌兰泰。二人复不协，围水安久不下。荣建议缺北隅勿攻，伺贼逸击之。二年二月，天大雨，贼由北突出，迺犯桂林。荣由间道驰援，先贼至，贼冒荣旗帜袭城，击走之。偕巡抚邹鸣鹤急治守具，屡出奇兵击贼城下，俘斩甚众。经月馀，援军集，贼乃解围北窜。诏嘉其保城功，已夺职复之，予议叙。贼由兴安、全州入湖南。荣顿兵桂林，为总督徐广缙论劾，褫职戍新疆。赛尚阿疏请暂缓发遣，令援湖南。九月，至长沙，破贼浏阳门外，又破之於见家河、渔网洲、岳麓山。至冬，围乃解。贼北窜，陷岳州，入湖北，进犯汉阳、武昌，官军遥尾之，莫敢击。赛尚阿、徐广缙先后罢黜，诸将无一能军。诏以荣屡保危城，缓急尚欲恃之，予提督衔，帮办军务，责援武昌。寻复授广西提督。荣至，数奏捷，而武昌寻陷，褫职，仍留军。调署湖北提督，未几实授，命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贼既踞武昌，势益炽，不可复制矣。

三年正月，大举东犯，连舟蔽江，弃城而去。荣以克复闻，诏促蹙追。荣所部兵多疲弱，遣撤六千馀名，料简精锐，

率总兵和春、李瑞、秦定三、玉山、福兴沿江蹙贼；令提督苏布通阿率川兵，总兵晋德布率滇兵来会。至九江，无舟，留半月，贼已掠安庆，陷江宁，为久踞计。荣至江宁，屯孝陵卫。时镇江、扬州皆为贼踞，诏琦善剿江北，荣剿江南，分任军事。荣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攻通济门外及七桥瓮贼垒，连破之，进屯紫金山，结营十八座，赐黄马褂。江宁城内士民谋结合内应，屡爽期，迄无成功。贼已分股由安徽北扰河南，而镇江、扬州南北互应，大江上下游贼势相首尾。荣遣提督邓绍良率兵八千规镇江，总兵和春以舟师伺便夹击，屡战，进壁城下。六月，绍良军为贼所袭，退守丹徒镇，荣令和春往援，遂代领其军。贼注意苏、常诸郡，以和春军相持不得进，乃欲取道东坝。十月，贼船入芜湖，陷高淳，遣兵击走之，令邓绍良驻防。既而皖北贼炽，和春赴援，荣请以提督余万清代督镇江军。

四年七月，贼犯东坝，遣副将傅振邦等协剿，贼退高淳，进复其城。贼乘江宁大营空虚，大举来扑，率诸军拒之，擒伪丞相谭应桂，俘斩三千馀。总兵叶长春、吴全美以水师克下关水栅炮台，殄伪燕王秦日纲，进扼三山，营江路上游。贼聚太平府，与江宁相应。张国梁连克贼垒，乘胜复太平，歼贼首韦得真等。江宁贼出营於上方桥，三路来扑，又扑七桥瓮，分击败之，三战殄贼二万馀。八月，毁上方桥贼垒，进逼雨花台，捣其巢，追奔至城下。贼复由观音门出趋栖霞，令总兵德安追击，败之於高资汛，又与余万清合击於夹江，擒斩殆尽。万清亦屡败贼於镇江。

五年春，湖北窜贼入芜湖，邓绍良御之於黄池。瓜洲贼

出鮎鱼套犯高资，击走之。五月，贼由芜湖犯湾沚，却之。吴全美率水师破贼於东梁山，德安、明安泰率陆师进攻芜湖，会邓绍良大破安庆援贼，遂复芜湖。馀贼犹滨江结垒，以广福矶、弋矶为犄角，数路死力来援，绍良、全美等水陆苦战，迭败之而不能克也。时巡抚吉尔杭阿既克上海，诏帮办军务，专任镇江一路，督攻甚急，江宁贼百计赴援。十一月，荣督总兵德安、张国梁、秦如虎等，迭击之於燕子矶、观音门、甘家港、栖霞街、石埠桥等处，贼窜回江宁，令德安驻军东阳镇扼之。十二月，上游芜湖、两梁山、金柱关及江北瓜洲、金山、庐州、三河诸贼同趋江宁，约城中悍贼冲出：一由神策门至仙鹤门抄缀大营；一由观音门沿江至栖霞，直趋镇江；一由南路秣陵关来犯。荣令张国梁、秦如虎迎击於仙鹤门，大捷，回击石埠桥，贼亦退，又败之於龙脖子及元山、板桥等处。檄邓绍良自芜湖回援，余万清自镇江移驻龙潭、下蜀街。

六年春，贼踞仓头，为往来要道，余万清、张国梁迭击不退，邓绍良至，令统前敌诸军，屡战不利。贼日增多，蔓延炭渚、桥头，改以张国梁为总统，国梁力战，连破桥头、下蜀街、三汊河、张杨村诸垒，贼始窜走，复合镇江贼入瓜洲，将军托明阿军溃，江北大震。荣令绍良援扬州，偕德兴阿复其城。国梁援六合，进克江浦、浦口，江北稍定。四月，宁国告陷，苏、浙戒严，令绍良驰御之。江长贵亦退守黄池，而镇江军事复急。国梁进攻小丹阳未下，吉尔杭阿战歿於烟墩山，镇江京岷山营垒皆失，荣令余万清代领其军，明安泰扼小丹阳，福兴、张国梁率兵防剿，以固苏、常门户。国梁破贼於丹徒镇，进扼马陵，而贼已陷溧水，由高资、下蜀街趋

江宁，分屯太平、神策门外。

五月，上游贼麇至，屯城北。荣大营兵仅数千，急促国梁回援。贼分十馀路来扑，营垒尽失，退守淳化镇，再退丹阳，自请治罪，诏原之，褫职，仍留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丹阳当镇江、江宁两路要冲，荣率张国梁、虎嵩林扼守。令西林防句容，明安泰攻溧水，江长贵扼溧阳，张国梁仍总统诸军。贼更番至，恃国梁力御却之。疏请增兵，未至，荣忧愤成病，七月，卒於军。

遗疏上，文宗震悼，诏嘉其忠勤，虽未恢复坚城，数年保障苏、常，尽心竭力，复原官，依例赐恤，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武。命建专祠，又入祀江苏名宦祠。克复江宁后，赐祭一坛，入昭忠祠。子继雄，候选道，袭世职。

和春，字雨亭，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前锋、蓝翎长授整仪尉，累迁副护军参领。出为湖南提标中军参将，擢永绥协副将。

咸丰元年，从向荣赴广西剿匪，战武宣东乡，赐花翎。破贼於中坪，进攻紫金山，夺双髻山、猪仔峡要隘，功最，赐号鏗色巴图鲁。又夺风门坳，克古调村贼巢，擢绥靖镇总兵。二年，援桂林，力战解围，加提督衔。追贼至全州，败之。贼入湖南，迭战於道州、桂阳，遂犯长沙，和春从向荣赴援，数出奇破贼。贼去陷岳州，坐追剿迁延，褫职留军。

三年春，会攻武昌。贼弃城东下，追至九江，遇贼，袭击之。从向荣抵江宁，分军攻通济门外贼垒。寻偕总兵叶长春、吴全美等率舟师攻镇江，破贼甘露寺下。驻金山扼江路，

又掠鲇鱼套，击败贼船。偕总兵瞿腾龙攻太平门，填壕逼城，歼贼甚众。六月，提督邓绍良师溃於镇江，诏和春署江南提督，率所部广东、湖南兵驰援。移军丹徒镇，进复京岷山旧垒。贼数千来争，歼戮殆尽。贼锐稍挫，两军相持，苏、常得无事。寻实授提督。

是年冬，安徽军事急，命和春分兵移防滁州，遂进援庐州。巡抚江忠源困守危城，陕甘总督舒兴阿率援军至，不敢战，忠源疏言和春忠勇可恃，请命总督援军，诏允之，而所部仅千人，请舒兴阿分兵，不听。未几，庐州陷，忠源殉。军事专属和春，福济继任巡抚，为之副。

四年，疏言：“皖省军情重大，兵勇虽有万馀，多未经战阵。请调镇江旧部湖南兵，并拨金陵得力官兵三千，交总兵秦定三、郑魁士率之来助剿。”时庐州属县皆陷，与安庆踞贼连络一气，城大贼众，和春驻军三里冈，屡率郑魁士等进剿，贼抗拒不下。乃沿河筑垒构桥，分三路更番攻击。夏，知州茅念劬率民团克六安，秦定三破贼於三连桥，进攻舒城。贼由霍山扑六安，击走之。扎筏载大炮轰庐州城，贼分出拒战，迭败之。别遣军复英山、庐江，而和州、含山一路贼时窥伺，疏请饬袁甲三严防乌江，以断贼援。冬，臧纡青、刘玉豹由庐南规桐城，连夺大关等隘，逼城下，而纡青战歿，玉豹退保六安，和春为贼牵制不能救。秦定三攻舒城，亦久不下，迭诏切责。初，和春专剿庐州，袁甲三扼临淮，军事多相关，而意不合。五年，偕福济疏劾甲三，罢之，命和春遣员接统其军。夏秋连击败援贼，督诸军急攻庐州，至十月克之，城陷将两年矣。诏嘉和春功能补过，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六

年，复舒城，大破贼於三河，克之，再复庐江。会向荣卒於军，命和春代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自向荣兵挫，退守丹阳，江宁贼益骄，内鬩，自相残杀，故荣歿后，张国梁等得以抚辑馀军，规复东坝、高淳。和春至，饷械并绌，诏下各省接济月饷四十万两，江苏粮台不能时给，疏劾总督怡良、巡抚赵德辙，诏勉其和衷。溧水、句容为贼精锐所聚，力攻数月，七年夏，先后克之，加太子少保。围攻镇江，贼数纠悍党来援，督诸将迭破之。十一月，克镇江，赐双眼花翎。将军德兴阿督江北诸军攻瓜洲，同日克复，军声大振。进攻江宁东北路，夺太平、神策两门外贼垒。八年春，贼迭出城，力斗却之。合水陆诸军克秣陵关，加太子太保。又破贼三汊河，夺要隘，江宁之围渐合。

贼由皖南犯浙境，用以牵掣大军。诏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先遣兵二千往援，命亲往督师，以病未行。寻浙事缓，罢其行。贼复沿江来援，击走，筑长围困之。七月，贼大举出扑，张国梁破之城下。八月，陈玉成纠合捻匪犯江浦、浦口，德兴阿兵溃，仪征、扬州，六合先后陷。和春遣冯子材渡江赴援，复失利。张国梁继往，力战，复扬州、仪征。九月，和春授江宁将军。江宁贼乘间出扑，溧水亦陷，急调国梁回援。十月，复溧水，而上游贼犯黄池、湾沚，邓绍良战没。

九年春，招降捻首薛之元，献江浦城，复约李世忠破贼，复浦口。因劾德兴阿纵寇状，诏罢德兴阿。江北不复置帅，诸军并归和春节制。提督郑魁士亦克湾沚、黄池，进规芜湖，军事转利。疏言：“揆察现势，先尽力於金陵一路，绝其根株，则枝叶自萎。欲破金陵，必先断浦口。请添募精锐万人，由

张国梁统率，一面力攻，一面进扎营垒，断贼粮路，兼却外援。臣当相度事机，克期蕲功。”诏允之。是年冬，陈玉成由六合犯扬州，分党渡江窥秣陵关，欲抄大营后路，东坝、溧水皆告警。寻大举犯江浦，提督周天培死之，遂陷浦口。张国梁、冯子材援剿获胜，扬州解严，浦口仍为贼踞。

十年春，国梁督水陆军攻九洑洲，大捷，破其老巢。九洑洲为江宁水陆咽喉，既得，已成合围之势，而贼复由皖南犯浙，遽陷杭州，苏、常震动。诏和春仍兼办浙江军务，先后分兵万余，提督张玉良总统赴援，甫至，贼即弃杭州。闰三月，由广德分犯建平、东坝、溧阳，遂窥常州，急调张玉良回援，贼已分路趋江宁。时贼酋陈玉成、李秀成、李侍贤、杨辅清，纠诸路众十余万，力破长围，城贼应之。大营军心不固，惟恃张国梁力御。战数昼夜，诸营同时火起。总兵黄靖、马登富、吴天爵阵亡，全军大溃，退守镇江。和春坐褫职留军。又退丹阳，贼踵至，张国梁死之。和春夺围走常州，督兵迎敌，被重创，退至无锡，卒於军。总督何桂清弃城走，常州、苏州相继陷。江南军自向荣始任，凡历七年，至是燬焉，苏、浙遂糜烂。事闻，诏念和春前功，虽兵机屡挫，尚能血战捐躯，复原官，依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合前世职并为二等男爵，谥忠壮，附祀江宁昭忠祠。子霍顺武，候选参将，袭爵。

张国梁，字殿臣，广东高要人，初名嘉祥。少材武任侠，为里豪所辱，毁其家，走山泽为盗，不妄杀。流入越南，后归镇南关。按察使劳崇光闻其名，招降，剿匪多得其力。咸

丰元年，破剧贼颜品瑶，斩於阵，尽歼其党。积功擢守备，继隶向荣军。二年，从解桂林围，复全州、永兴，擢都司。赴援湖南，迭破贼於醴陵、益阳、湘阴。援武昌，战於洪山，皆为军锋。

三年，至江宁，逼城而军。国梁屯七桥瓮，攻钟山贼垒，先登受伤，温旨垂问，益感奋，遇艰险，一往直前。擢湖南永州营游击。雨花台为近城要地，屡力攻，几克之，赐号霍罗琦巴图鲁。四年夏，复太平。太平在江宁上游，贼踞之以通粮运。府城三面阻水，惟东路通陆。贼聚千艘结四垒，设防甚密。国梁分三队进，设伏纵火，自率精锐四百人突贼营，一战克之，时称奇捷。擢广西三江协副将。又攻雨花台，平贼垒，毁炮台。剿南路窜贼，追入秣陵关，歼戮殆尽。五年，擢福建漳州镇总兵。大军急攻镇江、瓜洲，江宁贼时出窥伺，江北贼亦乘隙进图牵制。国梁随方截击，奔命不遑。六年，贼聚仓头、炭渚、下蜀街，以断镇江、江宁之师。国梁总统诸军合击，旬日之间，杀贼万馀，贼不得逞，乃渡江犯瓜洲，江北诸军皆溃，又陷江浦、浦口。国梁驰援，连破贼於毛许墩、葛塘，复江浦、浦口。特诏嘉奖，加提督衔。未几，巡抚吉尔杭阿战歿，镇江告急，溧水被陷，国梁回军克之，而贼数路趋江宁，夹攻大营。向荣不能御，急调国梁回援，血战累日，左足被枪伤，偕荣退保丹阳。时大江南北诸军，贼所尤畏者，惟国梁一人。贼势忽南忽北，多方肆我，皆牵制国梁之计，果为所败。

荣既病，军事一倚之。将军福兴与国梁不协，诏福兴移军江西，以国梁帮办江南军务。贼屡至，皆挫之。荣卒於军，

命和春代将，未至，国梁激励将士，解金坛围，复东坝、高淳，进攻句容。七年，擢湖南提督。克句容，赐黄马褂。督诸军规复镇江。高资为镇江、江宁要冲，两路悍贼麇聚力争，连营二十馀里，国梁大破之，斩伪安王洪仁等，又连破之於龙潭，援贼尽歼。镇江粮尽援绝，遂克其城，城陷贼已历五年。捷闻，文宗大悦，诏嘉国梁谋勇超群，予骑都尉世职。於是偕和春进规江宁。

八年，克秣陵关，赐双眼花翎。复薄江宁城下，自春徂夏，迭战破贼。筑长围，至秋乃成。皖贼大举来援，江浦、浦口、仪征、扬州、六合先后陷。国梁渡江援剿，复扬州、仪征。调江南提督，晋三等轻车都尉。然贼仍踵故智，国梁兵至则走，去则复来。九年，提督周天培战死江浦，国梁坐褫世职。

十年，合水陆诸军克九洲洲，沿江贼争投款，约期攻上下两关，招抚五千余人。军中方谓坚城旦夕可下，而浙江告警，兵分益单，馈运不继。和春用翼长王浚策，兵饷三分留一，约待克城后补给，士卒皆怨，国梁力谏不听。闰三月，贼猝大至，四路受敌，大营不守，偕和春退丹阳。国梁以冯子材在镇江未败，进谋扼守。寻率师援丹阳，遇贼城外，兵忽溃，策马渡河，没於水。事闻，文宗震悼，犹冀其不死，命军中侦访，不得。逾数月，乃下诏优恤，追赠太子太保，祀昭忠祠，谥忠武，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

国梁骁勇无敌，江南特为长城。其歿也，数郡遂沦陷。士民哀思，私立庙祀。传述战绩，与古名将同称，往往附会过实，然益见威烈入人之深。同治三年，江宁克复，伪忠王李

秀成就擒，言贼中咸重国梁，礼葬於丹阳尹公桥塔下，乃得遗骸焉。诏加给三等轻车都尉，合前世职并为一等男爵。祀江宁忠义祠，复与向荣合建专祠。子荫清，袭男爵。

论曰：粤匪初起，向荣与诸帅不和，致无成功，援桂林、长沙，为时所称，故文宗终用之。其规江南也，近未破镇江、瓜洲犄角之势，远未清长江上游，无以制贼死命，数年支柱，暂保吴疆，固昧远猷，亦限兵力。和春继克镇江，又以援浙分兵，垂成之败，祸更烈焉。张国梁一时健者，使尽其用，功不止此。善夫胡林翼之言曰：“未扼贼吭，江宁原难遽复。”观湘军之所以成功，与向荣、和春等之所以蹉跌，兵事固无幸焉者矣。

卷四百零二

列传一百八十九

乌兰泰 长瑞 长寿 董光甲 邵鹤龄

邓绍良 石玉龙 周天受 弟天培 天孚

饶廷选 文瑞 彭斯举 张玉良 鲁占鳌 刘季三

双来 瞿腾龙 王国才 虎坤元 戴文英

乌兰泰，字远芳，满洲正红旗人。由火器营鸟枪护军从征回疆有功，升蓝翎长，累擢护军参领、营总、翼长。军政卓异，道光二十七年，擢广东副都统。善训练，讲求火器。

咸丰元年，广西匪炽，诏乌兰泰帮办军务，选带适用器械及得力章京兵丁赴军，以广东绿营精兵五百人隶之。四月，偕向荣、秦定三等围贼於武宣，贼窜象州，自请治罪。诏以其初至，免议，命偕向荣节制镇将。时军中将帅不和，文宗忧之，密谕乌兰泰实陈勿隐。上疏略曰：“周天爵奏向荣曲徇其子，致失众心，不为无因。武宣之役，秦定三、周凤岐、张敬修连营防御，其堵剿不利，追贼迟延，咎当同任。天爵劾定三、凤岐，不及敬修，人心不服。向荣将官傅春、和春失利，天爵责定三不并力，后访知实非退缩，诬为向荣推卸之言。因之天爵、荣、定三皆有隙。天爵年老，直强、耳软，其子光岳干预，致失人心。”又言：“向荣初剿贼屡捷，未免轻贼。及其子招嫌，楚兵藉口，遂多诬卸。然在军镇将无及荣者。更易其兵，仍可立功。”上下其疏，命赛尚阿核奏，赛尚阿请不咎既往，令乌兰泰与向荣分任军事，以专责成。

贼踞象州中坪，乌兰泰督贵州三镇兵，由罗秀进梁山村，逼近贼巢。贼乘驻营未定，猛扑，连击败之，殪贼千馀。是年秋，贼窜桂平新墟，乌兰泰分四路进攻，破伏贼於莫村，一日七战皆捷，斩级数千，赐花翎。贼屯紫荆山，新墟为山前门户，双髻山、猪仔峡为山后要隘，负隅死拒。向荣偕巴清德连夺双髻山、猪仔峡，合攻风门坳，破之。进逼新墟，迭攻不下，其附近村落扫荡几尽。闰八月，贼编木牌欲渡河，乌兰泰迭击，大败之，诏嘉奖，加都统衔。於是贼弃新墟他窜，向荣等追至平南，败绩，贼遂陷永安州。乌兰泰追至，战於水窠、圉岭，皆大捷，赐黄马褂。永安地险，贼皆死党固结，仅乌兰泰一军久战已疲，故不能制之。

向荣自平南败后被谴，托病逗留梧州、平乐者两月有馀。至冬始抵永安，攻北路，乌兰泰攻南路，毁水寨贼巢。向荣亦进夺杠岭要隘，合击迭挫贼。赛尚阿亲莅督战，期在必克。江忠源号知兵，肃乌兰泰军，倚其赞助；每言贼凶悍，久蔓将不可制，必聚而歼之。乌兰泰主锁围困贼，向荣谓围城缺一面，乃古法，宜纵贼出击，两人意不合。会荣克城西炮台，二年元旦，同诣赛尚阿贺岁。赛尚阿遇荣特优，乌兰泰愤甚，忠源解之，然益不相能。忠源以母忧，辞归。时严诏促战，春雨连旬，士卒疲困。二月，贼弃城冒雨夜走，北犯桂林。乌兰泰率兵急追至昭平山中，路险雨滑，为贼所乘，败绩，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死之。向荣径收州城，由间道趋桂林，先贼至。乌兰泰踵贼后，战於南门外，争将军桥，炮中右腿，创甚，退屯阳朔，越二十日卒於军。乌兰泰忠勇为诸将冠，文宗深惜之，赐银一千两治丧，予轻车都尉世职，谥武壮。

长瑞、长寿，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塔思哈，道光初，官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叛回张格尔作乱，殉难，予骑都尉世职。长瑞袭世职，授三等侍卫，累擢直隶天津镇总兵；长寿以荫授蓝翎侍卫，累擢甘肃凉州镇总兵；并从赛尚阿赴广西剿匪，同领湖南兵。长瑞战风门坳有功，新墟御贼失利，夺职留营。及贼由永安出窜，从乌兰泰蹙追至龙寮岭，地险，左右止勿进。长瑞曰：“军令孰敢违者！死耳，勿复言。”以母老，令长寿毋相从，长寿泣曰：“贪生忘国，非孝也。”卒偕行。值大雾，贼以巨炮扼山间。军士两日不得食，为贼冲溃践踏，死无算。长寿坠马，长瑞挺矛救之，身被数十创，同

遇害。文宗以其父子兄弟皆死难，深惜之，并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存问其母，赐银三百两。长瑞谥武壮，长寿谥勤勇，於永安建祠曰双忠，同死者附祀焉。

董光甲，直隶河间人。嘉庆十四年武进士，授守备。累擢河南河北镇总兵。从向荣攻永安，夺杠岭、摩天岭、天鹅岭诸要隘。追贼至昭平，迭击贼於古束、龙寮岭，次黄茆岭。贼反扑，力战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勇烈。

邵鹤龄，山东招远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累擢湖北郧阳镇总兵。偕长瑞等同追贼龙寮岭，殒於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确。

邓绍良，字臣若，湖南乾州厅人。由屯弁累擢守备。从剿崇阳土匪李沅发，率五百人破贼金峰岭，擒沅发，擢都司，赐花翎、扬勇巴图鲁名号。遂从向荣赴广西剿贼，浔州牛排岭之战，以精骑张左右翼，击两路贼，皆挫之。又战象州、永安州，皆有功。咸丰元年，授楚雄协副将。二年，援桂林，屯西门，力战却贼。追贼入湖南，援长沙，入任城守，地雷发，持刀屹立，炮洞左臂，不动，殪先登贼，贼退，城复完，军中称其勇。洎贼解围窜湖北，巴陵土匪晏仲武勾结肆掠，绍良偕总兵阿勒经阿剿平之。

三年，擢安徽寿春镇总兵，诏率所部从向荣援江南，廷臣多荐绍良者，寻擢江南提督。荣令分剿镇江踞贼，进击观音山，合攻瓜洲，皆捷。逼城而军，贼设伏北固山下，而自城突出扑营，火四起，官军不能御。退守丹阳，褫职议罪，仍

隶向荣军，带罪自效。贼两次窥伺东坝，荣令绍良击走之。四年，克太平，绍良移军驻守，又破贼采石。向荣疏陈战功，为乞免罪，允之。时贼由芜湖窥徽州、宁国，绍良屯黄池，贼酋石国宗纠各路贼万馀来犯。绍良兵少，设伏山沟，多张疑兵，诱贼入，痛歼之。五年春，贼复乘夜扑营。伏枪炮，俟近骤发，歼贼无算。诏嘉绍良力遏贼锋，保全甚大，予三品顶戴，复花翎。贼既退归，复图袭徽、宁，以窥浙境。绍良奉命驰往，统各路援兵，至则简精锐，伏要隘伺击，屡破贼，克婺源、黟、石埭诸县，复提督銜。贼聚於芜湖，窥南陵、黄池。绍良由湾沚进剿，连破贼，焚其舟，遂克芜湖，授陕西提督。

六年春，江宁贼上窜，踞仓头镇，势甚炽。向荣令绍良往督战，而诸将意不惬，转不尽力，於是战不利，绍良受伤，坐褫花翎。德兴阿军溃，扬州陷。诏绍良渡江赴援，帮办江北军务。破药王庙贼垒，环攻扬州六昼夜，克之，又追破贼於三汊河。会宁国告陷，复命帮办皖南军务。移军赴援，扼金河桥，大破贼於东溪桥，又迭击贼於泾县，挫之，调浙江提督。贼纠党数万来援，败之於杨柳铺。副将周天受遇贼夏家渡，战未利。绍良乘隙纵击，贼大溃，遂督诸军连夺夏家渡、团山诸贼垒，破七里冈贼巢，进攻宁国，十二月，克之。七年，丁母忧，夺情留军。绍良以宁国为浙之屏蔽，而泾县为咽喉要冲，屯军扼之，贼屡犯不得逞。既而大军复镇江、瓜洲，急攻江宁，贼图牵掣，大举犯南陵，绍良击走之。八年，进屯湾沚。贼合捻匪踞黄池，绍良回援，出贼不意，大破其众，复黄池。会浙江军事日棘，分兵赴援。十一月，贼乘虚

悉马步数万蹕而涉水，断黄池山后接应，突攻湾沚营垒。总兵戴文英由江宁来援，战歿，遂合围。军中饷绌食尽，绍良举火自燔其营，率亲兵血战，死之。

事闻，诏念绍良桂林、长沙保城前功，转战徽、宁之间，凡历五载，力竭捐躯，深致悯惜。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武。於殉难地方建专祠，并赐其父白金四百两，子亨先候录用。寻以遗骸不得，文宗尤悯之，赐亨先员外郎衔。后湖南巡抚骆秉章疏请附祀表忠祠，允之。

石玉龙，湖南凤凰厅人。以练勇从征，隶向荣、邓绍良军，积功至游击。咸丰六年，总兵秦如虎驻防泾县，以忧去，代者难其人，绍良荐玉龙，以游击充统将。玉龙感奋，遇战益力。从绍良复湾沚、黄池，又破贼万级岭，累擢副将。九年冬，贼大举犯泾县，迎击於蓝山岭，初胜，贼至益众，围之数重，身被十馀创而殒，赠总兵加提督衔，谥刚介。

周天受，字百禄，四川巴县人。咸丰初，从向荣剿贼广西，转战湖南、湖北、江南，积功至游击，赐号沙拉吗依巴图鲁。五年，皖南军事亟，前江西巡抚张芾治徽、宁两郡防务，乞援於向荣，乃令天受率川兵赴援，偕诸军克婺源、休宁、石埭。六年，援太平，连破贼於花桥、西溪，进规泾县。大败贼於双坑寺，复其城，擢副将。会休宁复为贼踞，官军战不利，张芾檄天受助剿，连捷。进毁石岭、万安街贼垒，会攻休宁，再复之，以总兵记名。七年，再复婺源，授福建漳州镇总兵。贼踞陵阳镇，值中秋令节，夜半出不意纵火攻之，尽毁贼营。复破贼於祁门五里牌，捣其巢，擒斩甚众。八年，

援浙江，将军福兴令守衢州。天受以浙西完善地，不可为贼扰，主扼樟树潭。贼窜龙游，天受留军守垒，自率千人趋汤溪、宣平，贼引去。

和春疏言天受知兵，能占先著，而力单，遣其弟天培往助之，诏加提督衔，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天受严守金华，令天培复武义，又会江南军复永康。张芾劾其骄纵，纵兵抢掠，诏罢总统，仍责剿贼。天受方连克缙云、宣平、温州，於是浙江巡抚晏端书疏陈援浙功，为白被劾之枉。诏以浙事渐平，命偕弟天培及总兵饶廷选等进援福建，连战皆捷，复浦城，而贼回窜江西，复犯皖南。命署湖南提督，回军防徽州，节制诸军，从张芾之请也。九年，进军宁国，贼犯石埭、太平、泾县，皆遣将击走之。十年春，官军连捷於泾县、旌德，贼复入浙境，坐防剿不力，褫勇号，革职留任。

时江南大营再溃，军事愈棘。张芾疏言：“宁防将弁大半籍隶湖南，皆邓绍良旧部，习气甚深。天受虽力求整顿，转滋疑谤，请归曾国藩节制。”国藩亦言其兵不可用，别调募新军，仓猝不能至。天受偕江长贵再复泾县，而贼纠大股犯宁国，势甚张，天受激励饥军力御。既而徽州陷，饷道梗绝，遣去城中居民万馀，誓以身殉。八月，兵败於庙埠。天受督队守北门，大雨，火器不燃，城陷，巷战死之。诏复天受原官，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以其弟天培、天孚先皆殉节，命於四川省城及本县合建专祠。

天培，由行伍从征广西，累擢守备，隶向荣军。咸丰六年，从破高资蔡家窑及坝西贼垒，赐号卫勇巴图鲁。七年，克东坝，平宝堰贼巢。连战於邬山、尖山，克溧水，又破贼於

镇江虎头山，累擢贵州定广协副将。克瓜洲，以总兵记名。八年，授云南鹤丽镇总兵。先后偕张国梁破贼秣陵关及江宁南门外，功皆最。和春知其善战，令赴浙江援其兄天受，迭克武义、龙泉，追贼入闽，克浦城。会江南、北军事急，天培回援。九年春，贼分六路攻浦口，张国梁督诸军御战，天培首先跃马冲阵，各军乘之，歼贼无算。贼筑垒於双阳、萧家圩，别由九袱洲出悍众来扑，天培分兵击之，三战三捷，功出诸将上，擢湖北提督，遂驻防浦口。是年冬，匪首陈玉成纠众十馀万犯江浦，天培乘其初至，痛歼之。既而贼麇集，后路为所抄袭，裹创血战，力竭阵亡。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壮。

天孚，从兄天受军转战，以功洊保参将，留江苏补用。咸丰九年，贼犯皖南，副将石玉龙战死泾县南山岭。天孚屯湾沚，驰百里往援，要击於章家渡，大破之，由是以骁勇名。寻援金坛，会诸军连战解其围。十年，江南大营溃，闰三月，贼首李世贤大举复围金坛。天孚偕总兵萧知音、参将艾得胜、知县李淮同守之。淮素得人心，兵民合力，屡却贼。时江南军事大坏，孤城援绝。天孚驰书兄天受，始疏闻，屡诏促镇江副都统巴栋阿偕总兵冯子材赴援，卒不至。凡守百四十馀日，粮尽，军无固志。知音等愿率兵民突围走镇江，淮不可，誓死守，乃中止。屡获贼内应，斩之。城陷先一日，侦知将有变，竟夜登陴，至旦，分半队休息，值大雾，叛兵遽起，先戕天孚。贼乃梯登，知音、得胜突围出，淮死之。事闻，赠天孚总兵，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

饶廷选，字枚臣，福建侯官人。以行伍洊升千总。道光中，从剿台湾有功，擢守备。从水师提督窦振彪出洋擒海盗，擢漳州营都司。迁游击，治匪无株连，得民心。咸丰三年，奉檄赴诏安治械斗，而潮州会匪袭漳州，伏兵於城中突起，镇道皆遇害。廷选闻变，间道驰还，号召乡民千馀，城民应之。贼遁，旋复大至。廷选率乡团固守，迭战破贼，擒贼首谢厚等，遂署漳城镇总兵。外剿内抚，期年始平。总督王懿德荐其才可大用，四年，授贵州安义镇总兵，留署福建陆路提督。

五年，粤匪陷广信，浙江戒严。廷选赴援，扼衢州。寻楚军克广信，贼知浙境有备，走徽州。六年，贼酋杨辅清复图广信以扰浙。广信兵仅数百，知府沈葆楨驰书告急。廷选方驻甲玉山，曰：“贼得广信，则玉山不守，而浙危矣。”值大雨水涨，驶舟急行，抵广信。贼已至城西太平桥，初谍城中无兵，及见旌旗，贼为夺气。廷选所部仅千馀人，屡出奇击贼。既而贼大至，部将毕定邦、赖高翔皆勇敢，献计曰：“今贼不知我虚实，以我能战，后路必有大兵。若稍退，贼追我，且立尽。当速决死战。”廷选用其言，明日开城奋击，自晨至日暮，毁其长围，军声大振。越二日，贼引去，赐号西林巴图鲁。闽、浙大吏与江西督防者不嫌，檄廷选速回师保浙。廷选待接防兵至始行，广信民感其义。

七年，调衢城镇总兵，会皖军克婺源。八年，贼首石达开大举犯浙，廷选分军援广丰，自守衢州。贼骤至，穴地攻城，城圯者三，皆击却之，守七十馀日。巡抚晏端书劾其久未解围，又失江山、常山、开化三县，夺职。未几，围解，三县皆复，授南赣镇总兵。王懿德檄召回援闽境，以病未行，遽

劾，革职留营。八年，会克连城、龙岩，仍补南赣镇。曾国藩奏以代沈葆楨守广信，从民望也。

十年，粤匪复犯浙，廷选赴援，复淳安，擢浙江提督。十一年秋，攻克严州，进规浦江，贼大至，不敌，退保诸暨，而杭州被围急。巡抚王有龄促回援，廷选旧部仅漳勇数百、楚军二千。事急，收集江南溃卒，皆不任战，徒激忠义，勉以当贼。贼於城外海潮寺、凤凰山为坚壁，隔绝内外。困守七十馀日，粮尽，士卒饥饿。十一月，城陷，巷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壮。入祀昭忠祠，於杭州建专祠。兄廷杰，弟廷夔，同战死，附祀焉。既而曾国藩、沈葆楨以廷选守广信功，奏请建祠广信，以副将毕定邦、赖高翔附祀。

文瑞，克什克特恩氏，蒙古镶蓝旗人，荆州驻防。由骁骑校从军，转战湖北、安徽，累擢江西抚标中军参将。咸丰十年，赴援浙江，克余杭，以总兵记名。解湖州围，赐号唐木济特依巴图鲁。授处州镇总兵，进剿金华。贼围浦江，文瑞婴城固守，屡出奇破贼营，逾月乃陷，诏免其处分。回援杭州，入城助守，城陷死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彭斯举，湖南平江人。以团练剿贼，从李元度为平江军营官。战湖口、东乡、贵溪、安仁、玉山，积功晋秩知府。元度罢去，留所部五营隶斯举，始独将一军。会攻景德镇，饶廷选见而器之，调援浙江，破贼於淳安，复其城，擢道员，留浙补用。驻守千秋关，贼大至，搏战竟日，溃围出，移防海宁。会攻严州，下之。进援广信，而所部留驻常山者索饷哗

潰，斯举率亲兵赴杭州，乞解军事回籍，巡抚王有龄留管营务处。斯举建议，省城米粮来自宁、绍，钱塘江距城三里，当筑甬道，兵护之，运道乃无虞。未及行而贼至，城中竟以绝粮陷。斯举分守涌金门，死之。

张玉良，字璧田，四川巴县人。咸丰初，由行伍从征广西，积功至千总。四年，从向荣至江南，战江宁城外，屡有功，累擢永州左营游击。六年，败贼於丹阳、金坛，赐号鼍勇巴图鲁。又败贼於溧水西门，毁其炮台，擢处州营参将。七年，克句容，加总兵衔，擢三江口协副将。破镇江援贼於江滨，克镇江，叙功以总兵记名。八年，大破江宁援贼，擢甘肃巴里坤总兵。攻太平、金川诸门，贼众突出，痛歼之。驰援溧水，毁红蓝埠贼垒，克其城，斩贼千馀级，加提督衔。九月，会攻浦口，大捷。而九洑洲之贼来援，玉良率后队截击，贼大溃。十年春，遂乘胜克九洑洲，诏遇提督缺出题奏，寻调肃州镇总兵。

江南大营诸将善战者，向荣旧部多蜀将，张国梁所部多粤将。蜀将以虎坤元为首，周天培及玉良次之。时浙江军事亟，议分军赴援，咸属望於张国梁，而围攻江宁，功在垂成，国梁为全军所系，不克行。坤元、天培已前歿，乃命玉良总统援浙诸军，专办浙江军务，未至而杭州陷，将军瑞昌独坚守驻防内城，与贼相持。玉良率六百人驰至，出贼不意，毁武林、钱塘诸门外贼垒，梯城而上，遂复杭州。捷闻，诏嘉为奇功，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擢广西提督。

贼之扰浙也，原以牵制江南军，故见玉良至，则不战遽

去，由广德分路趋江宁。总督何桂清驻常州，檄玉良回援，而贼别队已侵江南大营后路。桂清留玉良於常州以自卫。未几，江宁兵溃，张国梁、和春先后殉，诏玉良代节制其军。常州陷，御贼於无锡高桥，贼由间道出九龙山袭无锡。玉良前后受敌，退保苏州，入城计守御，未定，溃兵应贼，苏州亦陷。玉良奔杭州，褫职，隶瑞昌军。瑞昌令规复严州，继克常山，复原官。十一年，复遂安，而严州又陷。玉良自江南败衄后，兵心已涣，不能复振。贼再攻杭州，驰援，军不用命，自知事不可为，战杭州城下，辄身临前敌，力斗，中飞炮，殁於军。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祀本籍昭忠祠，谥忠壮。

鲁占鳌，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官平番营守备，从向荣剿贼广西、江南。继从吉尔杭阿克上海，攻镇江，战皆力，累擢川北镇总兵，调建昌镇。苏州陷，为贼所执，骂贼被脔割，死之。赠提督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刘季三，广西武宣人。以武举从右江道张敬修战桂林、全州，授左江镇标守备。从向荣至江南，积功至副将，赐号直勇巴图鲁。咸丰八年，大兵攻秣陵关，季三於葛塘寺设伏，出贼不意，斩关入，火之，又破六郎桥贼巢，功皆最，擢直隶通永镇总兵。十年，张国梁督诸军攻江宁，季三任上关一路，寿德洲守贼秦礼国献垒内应，破上关，拔出难民千馀，解散胁从五千馀人。从张玉良援浙江，克余杭、临安，进秩提督。是年秋，贼陷严州，掠富阳，季三孤军往援，战竟日，死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毅。

双来，徐氏，汉军正白旗人。由拜唐阿累迁銓仪卫治仪正，出为甘肃碾伯营都司，擢秦州营游击。道光二十七年，赴援回疆，行至黑孜布依遇贼。兵少，被围，相持十馀日。援至，合力破贼。方围急，贼塞水源以断汲路，越日泉涌盈塘。宣宗闻之，嘉叹曰：“此将士忠义所感也！”命以参将用，赐花翎、法福哩巴图鲁勇号。寻败贼於骆驼脖子，加副将衔。历灵州营参将、永固协副将。

咸丰二年，调赴钦差大臣琦善军，擢肃州镇总兵。三年，从琦善攻扬州，勇锐为一军之冠，战辄手执大旗以先，迭破贼，毁西北隅土城，悉夺其营垒。贼遁入城死守，围攻两阅月。双来发炮坏城垣丈馀，作桴渡河，逼城布云梯，鼓勇先登，纵火，贼於城上苦斗，枪弹如雨。双来伤颊，折二齿，晕跌，扶下，从卒多伤亡，以无继援而退。特诏褒奖，加提督衔，他将观望者并被谴。越旬日，双来复督队攻城，力战逾时，中炮，洞穿右股，犹大呼登城杀贼。翌日，创甚，卒於军。

文宗素知其勇，事闻，震悼，手批其疏曰：“双来何如是不幸？朕陨涕览奏，不胜悲愤！然视彼贪生退缩者，奚啻霄壤。”诏依提督例优恤，赐银一千两，命枢归时专奏入城治丧，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毅。后都统德兴阿疏言双来与总兵瞿腾龙战绩尤导，先后於江北阵亡，请在扬州建双忠祠合祀，诏允之。

瞿腾龙，字在田，湖南善化人。由行伍补千总，剿瑶匪赵金龙及乾州苗有功，累擢古丈坪营都司，署镇筴镇标游击。

咸丰元年，率标兵赴广西剿匪，迭破贼於武宣桐木、马鞍山，永安古排塘。二年，援桂林，以巨炮击贼於文昌门，歼毙甚众，赐号莽阿巴图鲁，擢永绥协副将。追贼入湖南，迭战於宁远、耒阳、永兴、安仁。贼围攻长沙，腾龙率苗兵千人赴援，偕邓绍良破南门外贼栅。贼以地雷轰城，圯十馀丈，腾龙守城缺力御，斩悍贼三百余人，城复完，加总兵衔。

三年，从向荣战武昌，遂尾贼东下，擢湖北鄖阳镇总兵。抵江宁，贼已分党北犯，命率所部驰赴山东、河南防剿。行至高邮，琦善疏留其军会攻扬州。腾龙身先士卒，与总兵双来并号军锋。既而双来以伤殒，遂兼领其军，充翼长，琦善甚倚之。扬州久不克，而贼之踞瓜洲者尽力来援。腾龙扼三汊河，贼至，十倍我军，腾龙下令“有进无退，回顾者斩”，下马持大刀闯入阵，士卒皆喋血战，贼退，夜乘雷雨突之，贼不辨众寡，自相践踏，及晓，尸骸狼藉，毙贼二千有奇。寻贼扬帆迳趋扬州南门，登东岸，复驰击走之。於是树巨桩以阻河路，城贼屡突围，击退。十一月，贼全队冲出，并入瓜洲，乃复郡城。

初，向荣疏调腾龙回军江宁，不许。至是诏率兵援安庆，琦善奏三汊河要冲，恃腾龙力守，仍请留。贼於运河南岸筑数垒以逼三汊河，进攻破之。四年正月，进攻瓜洲，设伏诱贼出，伏起，大破之。二月，复进攻，乘夜雪袭贼，连破二垒，深入，贼倾巢出，钞官军后，围数重，战竟日，被伤，下马步战，力竭死之，年六十有四。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壮。

王国才，字锦堂，原姓罗氏，云南昆明人。以武举效力督标，洊升守备。道光末，剿弥渡回匪，擒贼首海老陕，赐号胜勇巴图鲁，擢都司。从剿广西贼，转战大黄江、永安州有功。寻撤滇军归伍。咸丰二年，平寻甸回匪，擢山东青州参将。

三年，吴文熔移督两湖，疏调率所部赴湖北，行至天门，遇贼，以亲兵七十人击走之。会文熔战歿黄梅，国才将返滇，过荆州，将军官文留之，予兵千二百、练勇五百，守城北龙会桥。贼万余猝至，军士气沮。国才曰：“贼如潮涌，不进何以求生！”亲以鸟枪毙执旗贼，大呼陷阵，贼披靡，坠河无算。追至马湟山，贼败窜，军中称其勇。官文令整饬诸县团练，荆州获安，赐花翎，以副将升用。四年，署督标中军副将，从总督杨需防德安。

会湘军规大冶，国才当右路，连破贼，克蕲州。杨需以川练千人益其军，进攻九江。五年，率部将毕金科战城下，数捷。会杨需师溃，国才回援武昌，夜至，城已陷，未知也；先驱入城，始觉。贼由汉阳悉众来拒，国才突围出，驻金口，进大军山。寻屯沌口，偕水师合攻汉阳，设伏诱贼出，歼之。贼屡袭金口、沌口，皆击退。破大别山贼垒，授竹山协副将，署鄖阳镇总兵。总督官文进逼汉阳，国才屡从破贼。六年，诸军合攻，国才越壕逼城下，一拥而入，巷战，杀贼甚众，加总兵衔，记名简放。复黄梅，守之，改隶将军都兴阿。七年，贼由太湖来犯，以空城诱贼入，斩获无算。追至九江对岸，连破贼段窑、枫树坳、狗山镇。云南回匪炽，调回援，官文、胡林翼疏留不遣。黄梅城僻隘，国才谓不足屏蔽，请守双林驿。

都兴阿不许，乃屯城西，分副将石清吉守城，贼屡犯，却之，授贵州安义镇总兵。六月，皖贼陈玉成纠贼数十万上犯，国才被围，力战，歿於阵。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刚介。

虎坤元，字子厚，四川成都人。父嵩林，咸丰初，以湖南游击调广西剿匪，从向荣战紫荆山，攻永安，解桂林、长沙围，并有功。从至江南，累擢湖北宜昌镇总兵。偕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遂从攻镇江，屡破贼於宝盖山、仓头、下蜀街、高资。在江南军中称宿将。

坤元，年十七，从父军，勇力过人，战辄先登，军中号曰“小虎”。初至江宁，夺钟山贼垒，功最，擢守备。四年，克高淳、太平，赐花翎、鼓勇巴图鲁勇号，擢川北镇标都司。五年，援湾沚，焚贼舟，乘胜取芜湖，坤元跃登城，杀守陴贼，遂克之。六年，江宁贼出援镇江，坤元元旦驰至三汊河，击败之。又战於下蜀街，破贼垒，追贼直至仙鹤门，擢建昌镇标游击。从总兵秦如虎援浙江，而宁国告陷，遇贼於宣城红林桥，设伏，身率数骑诱贼，败之。进攻宁国未下，回援镇江，嵩林为贼所困，驰入重围掖之出。会江南大营溃，向荣等退守丹阳，贼蹑至，势甚张，坤元偕张国梁力战却之。遂从嵩林移驻珥陵，扼贼犯常州之路。未几，国梁战五里牌，伤胯，急召坤元夜至，简精锐，未晓即出，逾简渎河，东攻黄土台贼垒，跃上垒墙，毁其栅，大队拥入，劲骑钞截，贼无脱者，连破五垒。国梁亦破河西贼垒，贼势始挫。

坤元以是名出诸将上，乘胜进兵，逾月遂解金坛之围，擢

参将。进攻东坝，填壕登城，负创力战，手斩悍贼，复之。又克高淳，以副将尽先升用。七年，会攻溧水。贼屡来援，与城贼夹攻官军。坤元迭破之於邬山、拓塘、博望、天里山、小茅山，凡十馀战，歼戮无算，擒伪迓天侯陈士章。麇斗城下四昼夜，跃登南门，复溧水，授贵州定广协副将。又败贼於高阳桥，克湖墅、龙都。张国梁攻句容，贼坚守未下，檄坤元往助。值贼出扑，率数十骑突之，进逼南门，纵火焚城楼，大军继之，遂克句容。叙功，以总兵记名简放。从国梁规镇江，时贼由江宁来援，蚁聚七星观、仓头。坤元以轻骑诱敌入伏中，大败之，追击，立破三垒。贼退至三汊河，伏兵又起，无去路。坤元大呼：“弃戈者免死！杀贼首者赏！”降者数百人。是役斩馘及淹毙者三千有奇，生擒三百。寻败贼於西堰冈，援贼复於仓头、顾家坝筑垒。坤元於山后树帜为疑兵，自率小队冲锋，殪悍贼。而贼以大队来拒，诸军环击，乘势全毁贼营，镇江守贼遂遁。追至龙潭，痛歼之。坤元甫授直隶通永镇总兵，文宗手批其谢恩疏曰：“闻汝父子在军营甚为奋勇。汝年未三十，已膺显秩。务自勉励，以副朕望。”至是复下部优叙。寻丁母忧，夺情留军。

八年，攻秣陵关，逼贼巢为垒。贼出斗，败之，穷追，单骑独前，惟游击刘万清从，疑有伏，止之，勿听，进至石桥，中枪而殒，万清夺其尸还。和春疏闻，言：“坤元从军八载，忠勇性成。善以少击众，自为都守。父子所入之货，悉以养勇士。故旌旗所指，无不披靡。历经颁给御赐金牌六次，受二等伤四次，头等伤十二次。灼颈落指，濒死者屡矣。既歿，大江南北同声悼惜。”诏从优恤，於溧水、湖墅及死事地方建

专祠，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未娶无子，以弟坤冈袭。是年，其父嵩林守溧水，为贼陷，坐褫职，以坤元阵亡故，获免治罪。嵩林回籍助剿滇匪，命襄治团练，寻卒於家。

戴文英，广东罗定人。由行伍从剿罗镜凌十八有功，擢千总。咸丰三年，从向荣援江宁。初至进攻，文英偕张国梁穿越深林丛苇十馀处，潜袭雨花台贼营后，大败之，赐号色固巴图鲁。四年，剿贼七桥瓮，往来冲锋，又偕总兵德安破贼营。五年，战高资，皆以勇锐称，累擢惠州营都司。六年，攻镇江，战於京岷山。驰马入贼阵，枪毙悍贼甚多，擢南诏营游击。从张国梁援金坛，率精锐过河奋击，解金坛之围。两江总督怡良荐举将才，文英与其选。大兵克东坝贼垒，平宝堰贼巢，文英率茅村团练独当一路，斩获多，擢淮安营参将。七年，从张国梁攻镇江，驻红花山。贼众来扑，文英冲入贼中，手刺杀悍酋数人，贼大败，擢江南督标中军副将。是年冬，攻克镇江府城，记名总兵。八年，克秣陵关，授直隶通永镇总兵。

时江宁长围渐合，贼百计溃围，屡出冲突。文英从张国梁四面兜剿，直抵外壕，焚毁望楼。皖北援贼陷溧水，文英偕张玉良驰赴会剿，分攻红蓝埠，逼河炮击，乘夜渡河，踏平贼垒，遂复溧水。而贼复自西路来援，文英自督前队，以劈山炮迎击，骑兵包抄，毙贼无算。会提督邓绍良在宁国为贼所困，文英驰援，遇贼於湾沚，连战皆捷，而贼至愈众，力竭，歿於阵。

文英在军中以善战名，为张国梁所倚，甫擢专阃而殒。文宗惜之，优诏赐恤，称其所向有功，克溧水，破援贼，功为尤著，予骑都尉世职，谥武烈。

论曰：乌兰泰忠勇冠军，与向荣不合，致无成功，时论多右之。邓绍良、周天受老於军事，保障皖南，军律不严，终不能保全浙境。张玉良后起，号骁健，江南师溃之后，竟不复振。诸人皆当一面，以死勤事，其成败有足鉴者。双来、瞿腾龙、王国才、虎坤元、戴文英并以善战名，志决身殁，时论惜焉。

卷四百零三

列传一百九十

胜保 托明阿 陈金绶 德兴阿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迁赞善，大考二等，擢侍讲，累迁祭酒。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

咸丰二年，因天变上疏论时政，言甚切直，略谓：“广西贼势猖獗，广东、湖南皆可忧。赛尚阿督师无功，请明赏罚以振纪纲。河决不治河员之罪，刑轻盗风日炽，应明敕法以肃典常。臣工奏摺多留中，恐滋流弊。一切事务，朱批多而谕旨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疏入，下枢臣传问疏末两端，令直言无隐。覆奏曰：“朱批因事垂训，臣工奉到遵行，

他人不与闻，非若谕旨颁示天下。近日诸臣条奏虽依议，而原奏之人不知；交部重案，覆奏依议，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古者象魏悬书，俾众属目。似宜通行宣示，以昭朝廷之令甲，而杜胥吏之蔽欺。至愚贱私议，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适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有采办梨园服饰以备进御者。夫鼓乐田猎，何损圣德。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诚不可不察也。”文宗不恚，明谕指驳，以其意存讽谏，不之罪也。寻因自行撤回封奏，降四品京堂。

会粤匪犯武昌，胜保疏陈办贼方略，命驰往河南，交钦差大臣琦善差遣。三年春，偕提督陈金绶率兵援湖北、安徽，而江宁告急。至则城已陷，驻兵江浦。胜保疏陈军事称旨，命以内阁学士会办军务，克浦口而贼陷扬州，偕陈金绶进剿。击贼镇海寺南，破之，薄扬州城下，赐花翎。又连破贼於天宁广储门外。

奉命赴安徽剿贼，而贼已入河南，渡河围怀庆。胜保会诸军进击，将军托明阿军其东，胜保军其南。时督师大学士讷尔经额遥驻临洺关，援军数路久顿城下，惟二军战较力，命胜保帮办河北军务。七月，分三路进攻贼垒，大破之，怀庆围解，加都统衔，赐黄马褂，予霍奎巴图鲁名号。贼窜山西，连陷数县，诸军迁延，惟胜保率善禄、西凌阿兵四千尾追，一破之封门山口，再破之平阳，绕出贼前，扼韩侯岭，寻复洪洞、平阳。劾逗留诸将托云保、董占元、乌勒欣泰等，罪之；诏嘉胜保果勇有为，授钦差大臣，代讷尔经额督师，节制各

路，特赐康熙朝安亲王所进神雀刀，凡贻误军情者，副将以下立斩以闻。

贼既不得北窜，转而南，由泽、潞间道入直隶境。讷尔经额师溃於临洺关，贼复猖獗，窜顺德、赵州、正定。胜保由井陘一路迎截，坐追贼不力，镌二级。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驻军涿州，直隶军务仍责胜保专任，而以西凌阿、善禄副之。贼东窜，由深州、河间窥天津，胜保转战追贼至静海。贼由独流分踞杨柳青，迭击之，遂聚於静海、独流，负嵎久踞。诏僧格林沁进军合剿。四年春，贼突围走阜城，追击，歼贼数千，阵毙悍酋吉文元。而援贼由江北偷渡黄河扰山东，命胜保移兵往剿，临清失守，坐褫职，戴罪自效。寻破贼，克临清，馀贼南走，追击迭破之，解散甚众。及窜入丰县，仅千馀人，蹙之河岸，悉数歼除。捷闻，复职，加太子少保。僧格林沁围林凤祥、李开芳於连镇，久未下，命胜保回军会剿。开芳突出，分股窜山东，胜保亲率轻骑追之，贼陷高唐踞守，围之数月不能克。迭诏诘责，褫职逮京治罪，遣戍新疆。直隶、山东贼既平，予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

六年，召还，发往安徽军营差遣。七年，予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捻匪方炽，胜保至，连破之方家集、乌龙集、柳沟集，克三河尖老巢。又克河关，复霍丘，大捷於正阳关，斩捻首魏蓝奇等，加头品顶戴。八年，平酆家集、乔家庙、赵屯诸捻巢。粤匪大股围固始，击破之，歼贼万馀，斩伪显天侯卜占魁等，固始围解。诏嘉谋勇兼优，遇都统缺出题奏，复黄马褂、巴图鲁，免其弟廉保遣戍罪。粤匪陈玉成、李侍贤

合陷庐州、凤阳，授胜保镶黄旗蒙古都统，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连破贼於定远池河、高桥。督军抵三河，贼遁走。擒首李兆受久踞江、淮间，与粤匪勾结。及见粤匪屡挫，渐持两端。胜保亲至清流关密招之，许归诚后免罪授官。兆受以其部下家属在江宁，请缓发。至是进攻天长，兆受内应，克之，遂献滁州，奏授参将职，改名世忠，安置降众，自为一军。九年，克六安，擒首张元龙以凤阳降，复临淮关。进克霍山、盱眙，破贼清水镇，斩其酋吴加孝，遂克怀远，而庐州、定远久未下，贼仍蔓延。丁母忧，夺情留军。

十年，罢钦差大臣，命赴河南剿匪。御史林之望论劾，降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复坐剿匪不力，降授光禄寺卿，召回京。甫至，会英法联军内犯，命率八旗禁军驻定福庄，偕僧格林沁、瑞麟进战通州八里桥，败绩，胜保受伤，退保京师。停战议和，胜保收集各路溃军及勤王师续至者共万余人。疏陈京兵亟应训练，拟议章程以进。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亲督操练，是为改练京兵之始。

十一年，擢兵部侍郎，擒匪扰山东，诏分所部五千人畀僧格林沁往剿。寻命胜保赴直、东交界治防，连克丘县、馆陶、冠县、莘县，破贼老巢。招降擒首宋景诗，率众随军。复朝城、观城，命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河北肃清，予优叙。

是年七月，文宗崩於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洎回銮，上疏曰：“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专。皇上冲龄嗣位，辅政得人，方足以资治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

非不宣力有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竟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望，而履四海之心。该王等以承写朱谕为辞，居之不疑。不知皇上缵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以朱谕之有无为重。至赞襄政务，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当专以承写为凭。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待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其托诸掣签简放，钤用符信图章，以此取信於人，无人皆不信，民暑可畏，天下难欺。近如御史董元醇条陈，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乃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道路之人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非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夫天下者，宣宗成皇帝之天下，传之文宗显皇帝以付之我皇上者也。昔我文皇后虽无垂帘之明文，而有听政之实用。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几，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特简近支亲王佐理庶政，尽心匡弼，无以振纪纲而顺人心。惟有吁恳皇上俯察刍蕘，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於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成郅治。”奏上，会大学士周祖培等亦以为言，下廷议，从之。肃顺等并伏法。寻授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

时捻匪肆扰皖、豫间，以张洛行为最强。苗沛霖自踞寿州，逼走巡抚翁同书后，佯称就抚，阴与粤匪陈玉成勾结。署巡抚贾臻被围於颍州，久不解。楚军已克安庆，陈玉成退踞

庐州。朝廷本意安徽军事属之李续宜，用为巡抚。沛霖旧隶胜保部下，心惮楚军，扬言胜保来始剃发。贾臻以闻，诏促胜保援颖州。同治元年，遣军先进，为贼所挫。三月，胜保至，击破贼垒，围乃解，加兵部尚书衔。多隆阿等克庐州，陈玉成遁走，沛霖诱擒之，献於胜保军。诏於军前诛玉成，赦沛霖罪，许立功后复官。沛霖拥众号十万，所属二百馀圩。与张洛行势敌相仇，自请剿之，心实叵测。诏询曾国藩、官文、李续宜、袁甲三等，皆主剿。独胜保一意主抚，上疏言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允之。迭诏训饬，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卒不悛，力言沛霖无他，而为李续宜所疑，恐激变。续宜奉旨进驻颖州，亦迄不至。

会陕西回乱炽，多隆阿援军阻隔不能遽达。遂授胜保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八月，转战至西安，解其围。降捻宋景诗中途率众叛走。东路同州、朝邑犹为回踞，诏责胜保专剿东路，命多隆阿进军分任西路。胜保力不能制贼，而忌多隆阿，擅调苗沛霖率兵赴陕，严诏斥阻，不听。命僧格林沁大军监制，乃止。於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下僧格林沁及山西巡抚英桂、西安副都统德兴阿察实奏上，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

二年，王大臣会鞫，胜保仅自承携妾随营，呈诉参劾诸人诬告之罪。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踞城，宋景诗反覆背叛，皆其养痍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当

其被逮也，降擒李世忠已擢至提督，请黜己官为之赎罪，不许。御史吴台寿疏言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请从末减。台寿兄台朗在胜保军中，诏斥党附，褫台寿职。

托明阿，鄂栋氏，满洲正红旗人。由侍卫擢护军参领，出为山东兖州营游击。从巡抚武隆阿征回疆，以功赐花翎。累擢曹州镇总兵，调四川松潘、重庆二镇。道光二十四年，擢四川提督，以病去职。二十七年，起授乌鲁木齐提督。调陕西，擢绥远城将军，整饬戎政，勤於训练。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祥等陷扬州，逼淮、徐，命率所部赴江南、山东交界防堵，进屯清江浦。贼窜滁州，托明阿赴援，与周天爵会剿。遂追贼至河南，迭战於睢州、杞县、陈留、中牟，进克汜水，歼贼千馀，被珍赆，命襄办军务。贼窜河北，围怀庆，乃渡河会诸军分路进攻，迭有斩获。贼筑土城树木栅以拒，合攻破之，擒斩数千。贼始遁，怀庆围解。论功，赐黄马褂，予西林巴图鲁名号。追贼山西，诏以胜保督师，命托明阿襄办。贼窜入直隶境，坐降五级留任，寻以伤剧解职回旗。四年春，病痊，命赴直隶，仍帮办僧格林沁、胜保军务。贼方踞阜城，坚守不出，诸军围之。托明阿屯东北，贼来扑，辄击退，突由东南隅窜出，踞连镇，夹运河。托明阿与都统西凌阿军东西两岸，围复合。

会琦善督师扬州，卒於军，命托明阿为钦差大臣，驰往代之，授江宁将军。自贼踞江宁，镇江、扬州皆陷，南北梗阻，大军分两路，向荣军江南，琦善军江北。江北军攻扬州不能克，贼弃城去，聚於瓜洲，与南岸镇江相犄角。江宁贼

时乘巨簰顺流而下，陆师不能扼，水师力薄，亦不能制贼。上游浦口最当冲要，贼於沙洲结营，时图进窳。恃总兵武庆一军及道士温绍原六合练勇为屏蔽，亦不能进取。托明阿至军，令副将鞠殿华毁运河铁锁，提督陈金绶循东岸进攻，小有斩获。又截击贼簰，毙伪丞相黄起茅。自督舟师渡江，略北固山、金山而还。五年，瓜洲、镇江贼合犯仪征，令副都统德兴阿、总兵李志和击退。又进军三汊河，诱贼败之。托明阿见僧格林沁於连镇、冯官屯皆以围墙制贼，议仿其法，於瓜洲筑长围以困之。然瓜洲滨大江，江路不断，且地势袤长不易守，实无足恃。围成，屡偕陈金绶进攻，无大胜利。江宁贼踞江浦石矶桥，武庆、西昌阿等驰击，克之。巡抚吉尔杭阿督师攻镇江甚急，於是议南北同时进剿。

六年二月，江宁贼大举援镇江，未得逞。渡江与瓜洲贼合，突越土围，四出纵火。官军战士桥竟日，伤亡多。托明阿营垒被毁，退三汊河，又退秦家桥，几不能军。陈金绶、雷以诚等亦退走，扬州遂陷。诸营溃散，惟德兴阿犹整军力战。向荣遣邓绍良渡江来援。越十日，复扬州，而江浦亦为贼踞。诏褫托明阿职，留营效力，寻以病归。

八年，予头等侍卫，率兵驻杨村防英兵内犯，授直隶提督，迁西安将军。同治元年，以伤病乞休，四年，卒。

陈金绶，四川岳池人。从剿教匪，授把总，积功至都司。道光初，从征回疆，破贼於佳噶赖，功最，赐号逸勇巴图鲁，擢留坝营游击。十三年，直隶总督琦善调司教练，累擢督标中军副将，琦善倚之，以堪胜总兵荐，擢天津镇。

二十二年，擢直隶提督。及琦善督师剿粤匪，率所部三

千以从。诏金绶为杨遇春旧部，命帮办军务，率兵先发。又以其不谙文字，命胜保偕行。咸丰三年春，趣援江宁，偕胜保克浦口，诏责专防江北。扬州陷，由六合、仪征趋援。琦善大军始至，合攻扬州。琦善军其北，金绶、胜保军其西，累战皆捷。贼坚守数月不下，而瓜洲一路通江，兵少不能合围。贼分犯浦口踞之，进陷滁州，遂北窜。胜保率兵赴安徽应援，迭诏以孤城久抗，责攻益急。总兵双来奋进，缘梯登城，金绶策应。兵不听命，双来以无援负创退，寻歿於军，自此不敢力攻，而贼时由瓜洲窥伺来援，屡却之。十一月，贼陷仪征，两路同时来犯。参将冯景尼守杨子桥，先溃，诸军多失利。城贼拥輜重突出趋瓜洲，琦善、金绶不能截击，并坐禡职留军。扬州虽复，贼久踞瓜洲。四年春，琦善卒於军，金绶暂署关防。托明阿至，偕金绶进攻瓜洲，毁贼炮台。寻攻新桥贼垒，金绶之侄能义及游击海明殁於阵。

江北军多疲玩，金绶年老，文宗以其谨愿，姑容之。阅时辄报小捷，屡以虚饰被斥。至托明阿兵溃土桥，金绶及雷以诚驻万福桥，望风而走。事后饰辞自辨，又奏随同克复扬州，为德兴阿论劾，应治罪，金绶已先歿於军矣。

德兴阿，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驻防。道光末，由驻京前锋授蓝翎侍卫、乾清门行走，累擢头等侍卫。以善骑射受文宗知，曾手擒奔马，赐黄马褂。

咸丰二年，命率黑龙江兵赴琦善军。三年，从攻扬州，屯蒋家庙，为通仪征要路，城贼窜出，奋击败之。瓜洲援贼进踞虹桥，与守备毛三元夹击於三汊河。德兴阿单骑陷阵，射

殄其酋，大破贼，加副都统衔。别贼破仪征，分两路来犯。德兴阿急趋东石人头，毁贼浮桥。而瓜洲贼又进筑土城於河西，逼三汊河，与仪征贼相犄角。德兴阿偕总兵瞿腾龙渡河毁贼营，贼乃不能西进。是年冬，贼弃扬州城退踞瓜洲，官军进复仪征，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四年，偕瞿腾龙进攻瓜洲，腾龙深入，为贼所袭，殁於阵。德兴阿率劲骑驰援，贼败走，军赖以全，赐号博奇巴图鲁。寻复败贼三汊河，贼埋地雷诱官军，德兴阿侦知，挥军绕路而前，贼伏垒不出，遂分军两路夹攻，斩馘过当，夺获大炮地雷。捷闻，晋御前侍卫。五年，迭攻瓜洲贼垒，又截击窜贼於虹桥、八江口等处，皆获胜。六年，托明阿兵败於土桥，扬州复陷，诸军涣散，独德兴阿军未动。诏黜托明阿，以德兴阿为钦差大臣，加都统衔。败贼薛家楼，进规郡城。贼万人迎敌，德兴阿身先士卒，斩贼酋一，诸军乘之，贼大溃，乘胜复扬州。同时江浦、浦口并为贼踞，令总兵武庆攻克之。

德兴阿战功素为江北诸军冠，惟不晓汉文，命少詹事翁同书为帮办。添调新兵，军声稍振，进规瓜洲。七年，参将富明阿破贼於土桥、四里铺，水师又击沉贼船，斩伪将军陈磊。是年夏，合水陆诸军进攻，毁贼舰及炮台。德兴阿亲督战，更番进逼，至十一月，大破之，复瓜洲。贼负隅历四年，至是始克。诏嘉调度有方，赐双眼花翎，予骑都尉世职。乘胜逼金山，剿平新河口、龙王庙等处馀匪。江南军亦同日克镇江，专力进攻江宁。八年春，德兴阿进军江浦，获胜。江宁贼势日蹙，悍党陈玉成等由安徽纠众来援，德兴阿兵败於浦口，退保六合，褫双眼花翎，革职留任。贼连陷江浦、天

长、仪征，德兴阿不能救，扬州亦陷，褫世职。寻张国梁率兵渡江复扬州，而德兴阿拥兵邵伯，观望不前，严旨斥责。温绍原守六合历数年，为江北屏蔽，至是亦以援绝被陷，绍原死之。翌日而张国梁驰至，已无及。国梁以江宁军事急，移军渡江，诏责德兴阿规复六合，军已不振，迄无功。

何桂清疏劾：“德兴阿秉性粗率，初赖翁同书相助，得克瓜洲。自同书调任安徽巡抚去后，左右无人，毫无谋略，贻误军事。”和春亦劾其举动乖谬，难以图功。文宗犹念其前劳，未遽加谴，九年，以围攻六合久不下，革任召还。自此江北不置帅，军务统归和春节制。寻予六品顶戴，交僧格林沁差遣。

十一年，署密云副都统。同治初，授西安右翼副都统，留办山西防务，又移驻陕西同、朝一带防剿。五年，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帮办新疆北路军务。六年，丁母忧回旗。寻卒，依都统例赐恤，谥威恪。

论曰：胜保初以直谏称。及出治军，胆略机警，数著功绩。然负气凌人，虽僧格林沁不相下。自馀疆臣共事，无不齟齬互劾。文宗严驭之，屡蹶屡起，盖惜其才也。始终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抚用悍寇而紊纪律，滥收废员而通贿赂，又纵淫侈不自检束。卒因袒庇苗沛霖，与楚军不相能，朝廷苦心调和而不之喻，遂致获罪，功过固莫掩也。托明阿、德兴阿皆战将，非独当一面之才，负乘僨事，宜哉。斯又不足与胜保并论矣。